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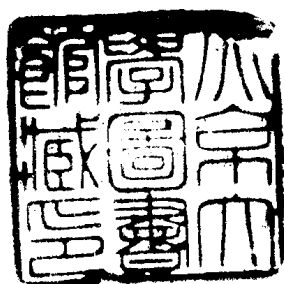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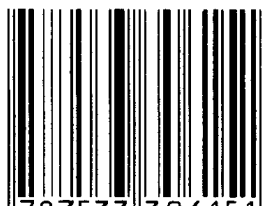
集部

第四〇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〇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清〕杜詔 杜庭珠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采山亭刻本

..... 一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

〔明〕邱濬 海瑞撰 〔清〕焦映漢 賈棠 王贊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邱氏可繼堂重刻本

..... 二〇六

明文遠不分卷(一)

〔清〕徐文駒 羅景泐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 五六六

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

集三卷

〔清〕杜詔 杜庭珠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

采山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叩彈

集十二卷續集三卷》提要

余屏却塵瑯樓遲泉石庭帷薛荔長對嶠院落梧
桐半聞利啄乃者浣花才子攜李名家委宛銀塘並
繫青簾之權聯翻玉趾竭來紅豆之村市倒懸以未
遑顧開城而有喜濯蕃薇之露觸手香生信易樂之
為驚心豔絕凌厲則風雲變色爽仙而山谷傳聲蓋
絲杼軸乎屏言乃能權衡於一代論詩自品崇以還
專遠中晚名集本耳原之賦自比叩彈不拘風格之
同維以情辭為主細有唐之中葉丁大始之垂秋初
以銅馬遺氣縱橫河朔既而金貂煽虐情尚清源戰
起元黃銜分水火旋馳回而霧塞真地者以天荒翠
輦頻移延秋之夜烏誰托紅蕉羅唱紆干之涼雀無

不學集

歸彼有人焉何嘆及矣生斯世也能不悲哉於是騁
國孤忠憂時野老或炳識幾先早披誠而風諭或浮
沉局外但矢志于歌謠美人香草無非寄懷之詞行
路關山大有錄情之什既悲涼而慷慨亦惻愴以纏
綿本此深衷流為絕調有類風人之比興可備感世
之箴規者也猶慮榛楛勿翦殊傷集翠之榮砥礪無
收或損連城之貴辨淄澠而靡獎改殿殿以尤嚴若
夫詮釋名言廣徵七略搜羅掌故旁撫百家疑析聖
芒趣窮隱伏不獨辨蟲魚於爾雅亦寓憂鍼于陽秋
矣二子家藏或庫唯儲書淫杜曲樊川一門雙璧為
湖菰水異地同心夢繞春池關暈碧裁紅之巧林樾

夜雨彈然脂弄墨之勤後知賦出金麟鶴林增價會
見書成石室慕閣公輝將用斯集為乘章成即予言
為篇矢云尔

康熙甲申李秋恒齋泰松齡書



癸未春余與家詒穀讀書駕湖之上間為詩歌因相
與論次唐人詩自長慶以下得三十有七人詩凡一
千六百十四篇取平原抱景咸叩懷響畢彈之意名
之曰叩彈集或疑世之選詩者皆以盛唐為宗茲顧
錄其所棄何也夫語詩之病曰好盡而易俚人之情
與境相搏而詩生焉故發於不自禁而或至於盡流
於無所擇而或入於俚而依永和聲之道存焉者寡
矣於是道之以蘊藉淳蓄使進乎雋永超詣而盛唐
之選尚焉夫唯探索久閱歷深幾得古人之神韻者
為能抑之而愈深約之而愈豐而世之效之者務摧
折磨耗其怒生之氣濃厚之情揣摩影響緣飾皮毛
爭隱現於毫芒較重輕於杪忽其初感之機與夫欲
言之故在若存若亡之間其詩雖工而其人之神已
離矣於是才俊之士又厭其拘斥其屢遂欲盡沒古
人之樊籬而向者之病又作蓋自唐迄今詩之盛衰
往復相勝相激每令學者眩惑莫能自主然吾觀三
百篇中一唱三歎詞繇不殺而人不慮其盡也男女
贈答行路歌謠草木蟲魚嬉戲號怒無所不備而人
不病其俚也是其中有本焉師乙論歌詩曰直己而
陳德趙孟請七子賦詩曰亦以觀子之志誠有不得
而齊者矣如執一格以繩之將噍殺彈諧廣實之音
不當在寬裕肉好之列而詠歎淫液與發揚蹈厲之

狀不得為盛世之樂也其可乎唐人如白香山以迄羅韋諸家不拘蹊徑直抒胸臆或因時感憤或緣情綺靡使神無不暢景無不宣而妍色不淫怨誹不亂之旨未嘗不存乎其間求所謂盡與俚者不可得能使學者疏淪心靈發皇耳目不致美贖學步以自抹殺其性情此叩彈之所由選也若別體裁扶風雅則俟當世之知言者錫山杜詔

例言

唐詩選絕少善本唯品彙庶稱大觀然詳初成而略中晚中晚則詳貞元以前而略元和以後夫詩有正有變正唯一格變出多岐觀其盡態以極妍勢必兼收而並采是選不及元和以上者蓋以品彙所收今已家弦戶誦匪謂後來居上政恐數見不鮮云爾品彙以渾成含蓄為宗是選以才調風情為主鴻濛既鑿風氣斯開作者既各踵事增華讀者寧能膠柱鼓瑟唯放其才情之所至而馴造乎神韻之自然則此編者未必非初盛之階梯而品彙之鼓吹也通相祖述轉益多師少陵緒言具在若曰別設門庭則余

豈敢

唐人至白香山獨闢杼機擺脫羈紲於諸家中最為浩瀚比之少陵一則泰山喬岳一則長江大河憂樂不同而天真爛漫未嘗不同也難易不一而沈著痛使未嘗不一也學者熟之可以破拘攣洗塗澤故是選以香山為始所錄亦獨多自元微之以下各以類及而世次先後或不盡拘其去取大槩每於卷末略附管見茲不具載

作者俱有小傳皆援據正史史未載者參考諸選以備知人論世之義雖云開疑而傳信不免孤陋而寡聞雅博學君子正其紕繆有厚幸焉

晚唐古詩寥寥五律有絕工者要亦一鱗片甲而已
唯七言今體則日益工級婉麗雖氣雄力厚不及盛
唐而風致才情實為前此未有蓋至此而七言之能
事畢矣故此體在選中幾居其半

凡遇典故多采新舊諸名家箋注不揣固陋間有增
補或訂正處加某按字至或作者寓意曲折非訓詁
所及者為之參訂時事略為闡發做錢氏箋杜之意
挂漏之譏所不免耳

唐詩唯中晚未有全刻錫山中翰顧梁汾先生鈔集
唐詩最富前宮允嚴鴻漁先生亦有中晚選本家紱
綸兄嘗從兩先生遊是選頗資考索淵源所自不敢

忘也
印彈集 例言 二 朱山亭

是選始於癸未春余與紱兄手自摘鈔本為巾箱
吟賞之具未敢公之同好也 家大人督課之暇偶
見副本喜曰二子用心良苦蓋出而是正乎遂與黎
棗之工并識芻蕘之見蠹測管窺知無裨於大雅筌
魚蹄兔或少助於初機而已
康熙甲申暮春既望秀水杜庭珠識

中晚唐詩叩彈集目錄

卷一

白居易上

五十首

卷二

白居易下

八十首

元稹

五十首

卷三

張籍

六十四首

王建

九十八首

卷四

李賀

七十九首

孟郊

三十一首

卷五

鮑溶

三十五首

姚合

二十八首

朱慶餘

二十四首

張祜

五十五首

卷六

杜牧

七十首

許渾

六十四首

卷七

李商隱

一百二十首

卷八

溫庭筠

一百四首

卷九

趙嘏

三十七首

薛逢

二十首

馬戴

二十七首

李遠

十四首

雍陶

十五首

曹唐

五十二首

卷十

李羣玉

三十一首

中唐詩叩彈集目錄

二

朱山

韓琮

十四首

崔珏

十四首

方干

十八首

李頻

十七首

劉滄

十四首

張喬

二十九首

崔塗

十七首

卷十一

陸龜蒙

四十三首

司空圖

二十九首

羅隱

四十首

羅鄴

十二首

張翥

十四首

陳陶

二十一首

卷十二

韋莊

五十首

吳融

四十八首

韓偓

六十六首

中晚唐詩叩彈集目錄

中唐詩叩彈集目錄

三

思歸時切為校書郎

養無晨昏膳隱無伏臘資遂求及親祿飽饒來京師
薄俸未及親別家已經時冬積溫席戀春遠采蘭期
夏至一陰生稍稍夕漏遲塊然抱愁者長夜獨先知
悠悠鄉關路夢去身不隨坐惜時節變蟬鳴槐花枝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唐詩集卷之四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唐詩集卷之四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西軒草詔暇松竹深寒寂月出清風來忽似山中夕
因成西南夢夢作遊仙客覺聞宮漏聲猶謂山泉滴

曉別

曉鼓聲已半離筵坐難久請君斷腸歌送我淚酒

月落欲明前馬嘶初別後浩浩闇塵中何由見回首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

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元九初謫江陵
相以秋年少輕機失意臣體臣體江陵士會參軍李益
皆論

永壽寺中語新昌坊北分歸來數行淚悲事不悲君

悠悠藍田路自去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

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

無人可寄書覺來未及說叩門聲瑟瑟言是商州使

送君書一封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絨見手枕

一紙十三行上論還謫心下說離別勝心腸都未盡

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夜宿商州獨對孤燈坐

陽城山館中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斜月下何所有

一樹點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殷勤書背後

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

想君此夜心一章三編讀一句七回吟珍重八十字

字字化為金

新豐路逢故人

塵土長路晚風煙廢宮秋相逢立馬語盡日此橋頭

知君不得意鬱鬱來西遊惆悵新豐店何人識馬周

唐詩集卷之四
新豐路逢故人
唐詩集卷之四
新豐路逢故人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耿耿旅燈下愁多常少眠思鄉貴早發發在雞鳴前

九月草和落平蕪遠山秋陰和曙色萬木蒼蒼然

去秋偶東遊今秋始西旋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

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心跡非蘭菊安得不自笑

秋遊原上

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清晨起巾櫛徐步出柴荆

露枝筇竹冷風襟越蕉輕閒攜弟姪輩同上秋原行

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

自我到此邨往來白髮生邨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

留連向暮歸樹樹風蟬鳴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

見此令人飽何必待西成

邨中留李三固言宿

詔李固言本唐宗室於人主前
論事辭官李德裕執政出為華州刺史

史此詩疑
作於此時

平生早遊宦不道無親故如我與君心相知應有數
春明門前別金氏陵中遇邨酒雨三杯相留寒日暮
勿嫌邨酒薄聊酌論心事請君少踟躕繫馬門前樹
明年身若健便擬江湖去他日縱相思知君無覓處
後會既茫茫今宵君且住

山遊示小伎

雙屨垂未合三十纔過半本是綺羅人今為山水伴
春泉共揮弄好樹同攀玩笑容花底迷酒思風前亂

中唐書第一 白居易

五

朱山手
盧公

紅凝舞袖急紫慘歌聲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感鏡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
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紅顏顚顚容
照罷重憫悵背後雙鬢龍

題贈定光上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
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
我來如有悔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
安得遺耳目冥然返天真

客中月

客從江南來時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見清光最
曉曉殘月知與新月宿誰謂月無情千里遠相逐
朝如流水橋暮入長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誰家客

夜聞歌者

宿鄂州

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徹鄰船有歌者
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
有為顧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
夜淚似真珠雙雙隨明月借問誰家婦
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露襟低眉終不說

題潯陽樓

時為江州司馬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章江州
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
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溫浦月
平旦鐘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
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
俯仰愧江山

中唐書第一 白居易

六

朱山手

遊石門洞

庭珠家字記石門洞在盧山西惠產
對岸縣流數丈有一石可坐二十餘人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迹時逢山水秋
清輝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巖錦
雲霞覆莓苔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
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
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底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
連山如聚勢千年不墮潰萬姓無墊溺
不爾民為魚大哉禹之績

導岷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為不訖功湖水斯委積
洞庭與青草洞庭湖在岳州與青草湖相連大小兩相酌酌合萬丈深
森然千里印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澤水實穴多
農人土地窄我今尚嗟歎禹豈不愛惜邇未究其由
想古觀遺蹟疑此苗人頑頑執岳州古三苗地恃險不終役帝亦
無奈何留患與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脈滯則
為疽痼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偷手提
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河似翦紉凌壅如裂帛滲作
膏腴田蹋平魚鼈宅龍宮變閭閻水府生禾麥坐添
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寄元九

中彈集卷第十一 白居易

七

朱山亭

晨雞曉發聲夕雀候斂翼晝夜往復來疾如出入息
非徒改年貌漸覺無心加自念因念君俱為老所逼
君年雖較少頗預誦南國三年不放歸炎瘴消顏色
山無殺草霜水有含沙蛟健否遠不知書多隔年得
願君少愁苦我亦加餐食各保金石軀以慰長相憶

寄王質夫

東坡詩集卷第十一 白居易
有王居士知余懷白雲自注王居士名質夫

憶始識君時愛君世緣薄我亦吏王畿不為利名著
春尋仙遊洞秋上雲居閣樓觀水潺潺龍潭花漠漠
吟詩石上坐引酒泉邊酌因話出處心心則老巖壑
忽從風雨別遂被簪纓縛君作出山雲我為入籠雀
籠深雀顚顚山遠雲飄泊去處雖不同同負平生約

今來各何在老去隨所託我守巴南城君佐征西幕
年顏漸衰病生計仍蕭索方舍去國愁且羨從軍一作
樂舊遊疑是夢往事思如昨相憶春又深故山花正
落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西澗冰已泮春溜含新碧
東風來幾日勢動萌芽坼潛知陽和功一日不虛擲
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一坐欲忘歸暮禽聲噴噴
蓬蒿隔桑棗隱映煙火夕歸來問夜餐家人烹薺麥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

碧天忽已高白日猶未短玲瓏曉樓閣清脆秋絲管

中彈集卷第十一 白居易

八

朱山亭

張翰一杯酣嵇康終日懶塵中足憂緊雲外多疎散
病木斧斤遠冥鴻羈縲斷逍遙二三子永願為閒伴

遊平泉宴浥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南府城南山德裕舊莊也又樂天未曉東都所居莊在河
南石樓香山書與胡果古敗鄭據劉真虛真張演等集
皆為年不仕者人
暮之歸為九老圖

逸少集蘭亭季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關絲竹
何如今日會浥澗平泉曲杯酒與管絃貧中隨分足
紫鮮林筍嫩紅潤園桃熟采摘助盤饌芳滋盈口腹
閒吟暮雲碧醉藉春草綠舞妙豔流風吹柳寒玉
古詩惜畫短勸我令秉燭是夜勿言歸相攜石樓宿

長安早春旅懷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
纍春草綠棠梨花暎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
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頭老吏泣且言祿山未亂入黎園能彈琵琶和法
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
朝庭珠旋朝元閣在翠山上天寶末歲冬十月帝知驪山湯泉名其宮曰華清自是每歲以十月召幸百官賜浴湯千官起居

叩彈集卷第一

九

采山亭
呈公

環佩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
煮溫湯源貴如蛇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餘冬雪
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寬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庭
按天寶十四載冬十月帝如弓勁馬肥胡語喧疎土人遷避夷
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

按天寶十四載冬十月帝
幸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

如

弓勁馬肥胡語喧
土人遷避夷

狄鼎湖龍去哭軒轅諱鼎從此漂淪落南土萬人死盡
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隄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魚久
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我自秦來君吳問鑿

渭水如荒邨。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開鎖黃昏紅。
葉紛紛。蓋散石。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

每年寒食一開門

送張山人歸嵩陽

庭
即

黃昏慘慘天微雪。修竹坊西。訪禁絕。生馬瘦衣且單。夜叩柴門與我別。媿君冒寒來別我。爲君沽酒張燈。火酒酣火煖與君言。何事出關。又入關。客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大城陌。肥馬輕車欺殺客。夜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外城高處。直下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東墟晚歇

涼風冷露蕭索天黃蒿數菊荒涼田繞豕秋花少顏
色細蟲小蝶飛翻翻中有騰騰獨行者手拄漁竿不
騎馬晚從南澗釣魚回歎此墟中白楊下褐衣半故

中環集卷第一

+

三

白髮新人逢知我是何人
誰言滑浦樓邊玄曾作甘泉侍從臣

放旅雁
元和士
年冬作

元和士
年冬作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
飛中有旅雁聲最飢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
動逼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攜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
今謹譎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
汝飛入雲雁雁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
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靈樞經元氣論云八月氣聚即
度氣少陽氣平氣聚滿後九官軍賊軍相守老
者食盡兵窮將及汝健

兒飢餒身汝喙拔汝翅翎爲箭羽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蒼浪。牙齒
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
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漸
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
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回波。賢愚
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
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
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

上
顯公

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美手不牢
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庭珠按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

花枝缺處青樓開。豔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
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官客長安道。一回
來時一回老。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
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頭如雪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故

續神樂以歌太宗之功

兼貞觀初太宗嘗詔破陣樂舞圖魏徵與世宗等爲之影讚凡七
舞舞自龍興以愛韶鄉廟享享皆先樂之（謂唐太宗大和樂舞凡五十
萬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得其序之書無定字）無定字繫於意不
繫於文古句標其目阜章顯其志詩一百一美其辭節而徑欲見
之者另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誠也其辭壯而貴使樂之者傳
信也其體闊而聲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焉君爲臣爲民
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利小臣白居易
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
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貞元後武德四年唐
僉圖各降賞蓋德將
兵救鄴太宗大破擒之
王世充降斯書建德

亡卒遺骸散帛收貞觀初詔天下陣亡骸骨致祭瘞埋尋又散帛以表之飢人賣子分金

中興集卷第

117.

良獨於夢中今朕失賢臣於後張謹哀聞辰日哭
張謹哀聞辰日哭為之築衣有司
奏日在辰陰陽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
義重父子之情也情發於中安知辰日
開深宮情實可憫今特出之任求悅懷於是令左丞戴
胄結事中杜正倫於掖庭宮西門檢出數千人盡放歸
獄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出
歸家令明年秋來發刑應期者至詔憲原之
勳鳴咽思殺身李訪嘗被管云得龍顏晚夜方可奪之太宗自
剪鬚燒藥賜功臣李李忠摩言中次
含血太宗親為吮血
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太宗親為吮血
不獨善戰
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
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
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

海漫漫
我求仙也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神彈集卷第 白居易

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

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

人行無一回是時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

從茲始知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簡

退歸鄉。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

城鹽州美聖謨而誅邊將也

九年復城之舊并城鹽州在貞元壬申歲者誤也又云鹽州在
塞外無復得障貞元九年特詔減之由是一武無虞

是靈州亦見漢武郡今寧夏衛靈州所銀州亦見銀州今在銀

中華書局
白居易
卷之四
卷之四

西南三百里。廢榆林縣是。夏州亦爲朔方郡。今徐

都司諸

城鹽州在西京京口真番東即楚本國在

忽見新成堂要銘金為飛字寶晉作

所專集集。羣益。君亞嶺面有憂色。詰言少胃。

自蔡鹽州廿餘載。先任鹽羨下。已感置牧。二

長共所歲百里州者邊警急乃又心佳上

生十之九坊百里外言過警急於所人唯此

丹馬庭珠按鄆州亦爲洛交文安集世宗鹿

女黑來郡今延安府屬鄜州是長安華州

城臨州臨州才城天子嘉德宗授自定

將略與廟謨吾聞唐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

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漢珠按三受降城唐張仁愿所築在今河套北黃河東三城鼎峙

屯漢兵東西互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如今邊

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柵看養寇為身謀各握

強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惠贈韓公封子孫誰

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導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白樂天字公垂京兆長安人自洛陽移居香山寺後

乘傳曰近制西邊每歲皆因吐蕃貢方不加勳故作歌以譏焉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

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通

行身被金創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餐飢渴費

杯盤夜臥腥臊汚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

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

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貫本涼原原州亦

為平涼郡屬關內道今大曆年中沒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

身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

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蓮者達于將

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役蕃者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

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

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冢寒草疎偷

渡黃河夜水薄漢珠按王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城北此地多白

聞漢車聲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遊騎不聽能漢語

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東南卑溼地定無存仰空防

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為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

得見却地妻兒虛棄掃沒瘴被囚思漢上歸漢被劫

為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如地如地如一處苦縛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

青石 激忠烈也白樂天字公垂京兆長安人自洛陽移居香山寺後

青石出自藍田山藍田山今陝西藍田縣七盤山縣兼車運

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

作人家墓前神道碑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

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錄虛辭願為顏氏段氏碑雕

鏤太尉與太師白樂天字公垂京兆長安人自洛陽移居香山寺後

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如

石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訶希烈時各於

其上題名謫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

化為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

慕為人勸事君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

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

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與桑賈田納

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虛

人事物即歸彼何必知如錦如人不知何人素
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如白麻紙上書德帝京畿盡放
今年稅昨日里帶加到門手拂足勝勝鄉十家租
稅九家畢處受吾君賜免恩
詔稅自元十九年以來實京兆尹
為收累次時奉夏平京變乏食實
不介意分發發徵承以給進奉奏對曰今年雖旱而穀止於白是租稅
皆不充人窮至墮屋賣瓦木使參詣以應官需是歲內道租庸不奉行用詔
書赦之如初詳
見順宗實錄

緯綾 念女工之勞也

緯綾緯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綺縠應似天台上
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
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漢女漢宮姬去年
中使宣口教天上取樣人間織為雲外秋雁行染

中使宣口教天上取樣人間織為雲外秋雁行染

朱山亭
張玉

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帶金半臂波刀翦紋
異彩奇文相隱晦轉側看花看不定昭陽舞人恩正
添春衣一對直千金汗露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
惜心緯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縹多
如手和和和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無人若見織
時應也惜
詔稅自元十九年以來實京兆尹
為收累次時奉夏平京變乏食實
不介意分發發徵承以給進奉奏對曰今年雖旱而穀止於白是租稅
皆不充人窮至墮屋賣瓦木使參詣以應官需是歲內道租庸不奉行用詔
書赦之如初詳
見順宗實錄

賣炭翁

苦宮市也

使置白望數百人押買人物人有痛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
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
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

駕炭車輕冰輪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
敕賜車馬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
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刺新開舊也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
去年破虜新策勳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
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
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啼行哭
牽人衣以汝夫婦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
中鳥與鵲母不失離離伴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

中使宣口教天上取樣人間織為雲外秋雁行染

朱山亭
張玉

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
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井底引銀鐮 北淫奔也

井底引銀鐮銀鐮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
成中央扣綳沈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言
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
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
安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
柏樹感君松柏化為心關合雙雙遂君去到君家舍
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

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
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
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說交百年身奇言癡小
人家如慎勿將身輕許人

庭珠抱唐以來古樂府音即久亡少陵以時事創新通下古樂府樂
天現切時事微昂痛楚亦足憤世古今不徒以聲韻為工也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
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詩不云白頭老
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白頭一笑百
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庭珠抱此句極寫貴
妃未及明皇寵愛也
春寒賜浴華清
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

中集卷第一白居易

尤

朱山亭

澤畔雲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
中高超從此君王不早朝
詩不云白頭老
中高超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
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
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
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
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
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擊鼓動地來
庭州亦名漁陽郡
開元中置人順天府
翠
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庭州亦名漁陽郡
開元中置人順天府
翠
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

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
蕭索雲橫紫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
非幸蜀路
天漢也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
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即補句於機道中間鈴聲帝方悼貴
妃未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上言機道下言雨霖鈴二字此寫出下段傷心
從地轉四下讀若但覺傷心則機不知雨霖鈴

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如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
開日秋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
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

中集卷第一白居易

子

朱山亭

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
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
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來入夢
庭珠抱此句極寫貴
妃未及明皇寵愛也
臨邛道
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
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偏上
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
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
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
玉扉轉教小玉報雙成問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
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
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

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千行
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
鈿合金鈿寄將去鈿留一股合
一扇釵學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
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此詩按此下重中
結語長恨之妙臨別殷勤重寄詞
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無期

琵琶行 并序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

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

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

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

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

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顛倒轉徙於江湖

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

覺有遷謫意因為長歌以贈之凡六百一

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浔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時茫茫江上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問問

彈者誰琵琶聲傳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弦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澌大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敘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三

宋山事

長教善才服才曲師也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

節節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落車馬橋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湓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

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
近湓城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
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
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咽嘶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
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
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
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
司馬青衫濕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一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二

錫山杜 詔紫綸 集

秀水杜庭珠 詩 集

白居易

草 一作賦得古
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別情

春邨

二月邨園暖桑間戴勝飛農夫春舊穀強要播新衣
牛馬因風遠雞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暮神歸

江樓望歸 時避難越中寄懷公家榮陽自建中四年李希烈
亂陷汝州建別將董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固
白居易

鄭州官軍數爲所敗東都士民震駭
戴避黃巾

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

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 入寇也 悠悠滄海畔十

載避黃巾

西樓

小郡大江邊危樓夕照前青蘋卑溼地白雲沈寥天

鄉國此時阻家書何處傳仍聞陳蔡戍轉戰已三年

詔元二年淮西牙將陳德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詔安其
兵於京西防秋德奇爲兵少謀所殺三年少誘引兵叛歸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次逢此恁情
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離離各長成

夜泊旅望

少睡多愁客，中宵起望鄉。沙明連浦月，帆白滿船霜。
近海江彌闊，迎秋夜更長。煙波三十里，猶未到錢塘。

郡樓夜宴留客

北客勞相訪，東樓爲一開。寒簾待月出，把火煮潮來。
豔聽竹枝曲，香傳蓮子杯。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回。

晚興

極浦收殘雨，高城駐落暉。山明虹半出，松閣雀雙歸。
將吏隨衙散，文書入務稀。閒吟倚新竹，鈔粉字朱衣。

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匹馬來郊外，扁舟在水濱。可憐衝雨客，來訪隱風人。

中興集卷第二 白居易

小榼沽清醕，行廚煮白鱗。停杯看柳色，急憶故園春。

新春江次

浦乾潮未應，堤溼凍初銷。粉片妝梅朵，金絲刷柳條。
鴨頭新綠水，雁齒小紅橋。莫怪珂聲碎，春來五馬驕。

寄皇甫七

孟夏愛吾廬，陶潛語不虛。花尊飄落酒，風葉展歸書。
鄰女偷新果，家僮澆小魚。不知皇甫七，池上興何如。

渡淮

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孤煙生自直，野樹望多圓。
春浪濯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賦得邊城角

邊角兩三秋，霜天隴上愁。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
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鳴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人定

人定月朧明，香銷枕簟清。華星澹澹照，紅袖下簾聲。
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鷓鴣，故故語相驚。

勸酒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遠，白首遞相驚。
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琰，何以敘平生。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如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
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中興集卷第二 白居易

哭皇甫七郎中

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
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

酬夢得窮秋夜坐即事見寄

皎細燈將盡，聲遙漏正長。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縫裳。
菊悴籬經雨，萍消水得霜。今宵暖寒酒，先擬共君嘗。

春晚酒醒尋夢得

料合同惆悵，花殘酒不殘。醉心忘老易，醒眼別春難。
獨出雖慵嬾，相逢定喜歡。還移小蠻去，試覓老劉看。

小蠻酒

夢得臥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

病來知少客誰可以為娛日晏開門未秋寒有酒無
自宜相慰問何必待招呼小疾無妨飲還須挈一壺

孤山寺遇雨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餘水鳥雙飛起風荷一向翻
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與人境接寺門開向山暮鐘寒鳥聚秋雨病僧閒
月隱雲林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顏

答韋八

麗句勞相贈佳期恨有違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歸

中唐集卷第二 白居易

四

采山亭

春盡綠醅老雨多紅萼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客中守歲

在都

守歲尊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
畏老偏驚節防愁預惡春故園今夜裏應念未歸人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自元和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校書省校書郎相識也

肺府都無隔形骸兩不羈疎狂屬

年少閒散為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

汲汲友直每慙慙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秋風拂

翠匣夜月卷書帷高上慈恩論幽尋皇千陝唐昌玉

葉會崇敬牡丹期

唐昌玉葉崇敬寺牡丹期

笑勸迂辛酒閒吟

短李詩李賀詩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為雙脊騰

師師對八面對宮基宮基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為雙脊騰

遠寒銷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樹暖枝餘弱山晴彩翠

奇峰指石綠點柳惹麴塵絲岸草烟鋪地園花雪壓

枝早光紅照燭新溜碧透迤幄幕侵堤布盤龍占地

微伶皆絕選後悉名姬粉黛驚金鈿鐵水

勝移香飄歌被動醉落舞劍遺簪插紅螺梳

席誼譁散歸鞍醅酌醉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

席誼譁散歸鞍醅酌醉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

席誼譁散歸鞍醅酌醉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

席誼譁散歸鞍醅酌醉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

中唐集卷第三 白居易

五

采山亭

雨傳鐘鼓紅塵塞路岐幾時曾暫別何處不相隨

多請三考欲成官運偶千年聖天成萬物皆皆當

少壯田同惜歲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聞功攻文

朝訖講學夜孜孜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若錦時與微之各有鐵錦細管筆知張獲鳥網堅字釣魚坻

濟略三策太平基中第爭無敵專場戰不疲

勝陣犄角寒降旗並同第雙關分客客千條篋等疾

思隨散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選還從

好爵恩隨散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選還從

東垣君諫諍西邑我罪罪元和元年同

東垣君諫諍西邑我罪罪元和元年同

再喜登烏府多慙侍赤墀四年儲之選拜其官官班分
內外遊處遂參差每列鴻鸞序偏瞻解身姿簡威寒
禦列衣彩繡歲貌正色推強禦剛腸賦渥吟常憎特
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當除惡輸忠在歲私下講居
切驚燕雀當道憐切猶南國人無怨史吏不欺之
使東川奉憲八十餘從而平之因分司東都理寬多定跡切諫甚辛此造次行於
是平生志在茲道將心共直言與行兼危水瀾波翻
疊山藏路險熾未為明主識已被倖此下敘
木秀遭風折蘭芳遇露萎千鈞勢易壓一柱力難
支勝口因成病吹毛遂得病憂來吟貝錦謫去詠
江離遲近塵中遇殷勤馬上辭賈生離魏闕王粲向
中書集卷第三 白居易 一六 宋山
荆楚水過清源寺山經綺里祠心搖漢臯佩淚隨峴
亭碑此下敘路緣雲際城樓枕水瀾思鄉多繞潯望
歸獨登臨林晚青蕭索江平綠渺渺野秋鳴蟋蟀沙
冷聚鷗鷺官舍黃茅屋人家苦竹籬白醪充夜酌紅
粟備晨炊寡窶摧風融鰕魚失水驕切聞雞啼渴且
涼葉墜相思此四句集合微一點寒燈滅三聲曉角吹藍
衫經雨故驄馬臥霜羸念湘誰濡沫此下敘醒自歎離
切耶垂無伯樂舌在有張儀此下敘氣衝雲氣憤心吐
莫金言自銷鋒玉性肯磷纖仲屈須看曉窮通莫問
龜定知身是患應用道為醫想子今此下敘後差余獨在
斯此下敘無慘當歲杪有夢到天近坐阻連襟帶

行乖接履兼潤銷衣上露香散室中念遠緣邊
驚時為別離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此下敘舊
里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此下敘安
宅此下敘前事思如昨中懷寫向誰此下敘古松南宅
訪辛夷此下敘有為之此下敘年此下敘長此下敘覺此下敘悲此下敘不此下敘長此下敘如醉
何人共解此下敘多知此下敘夜此下敘年此下敘長此下敘覺此下敘悲此下敘不此下敘長此下敘如醉
加餐亦似飢狂吟一千字此下敘附使寄微之
早春西湖閒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
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
十八韻寄微之此下敘同州刺史再游湖東觀景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弦三數事騎從十餘人
此下敘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使遇草坐為茵
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雁齒輕浪蹙魚鱗
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
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此下敘天此下敘從此下敘所此下敘願此下敘地此下敘得此下敘為此下敘鄰
雲樹分三縣煙波限一津此下敘步此下敘臨此下敘尺此下敘書此下敘頻
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
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雁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
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閒與少應負鏡湖春
此下敘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
水面排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滄紅鮓夜燭舞青娥

雁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絲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楊柳枝二十韻

楊柳枝二十韻
歌之詞章音韻可觀

小伎攜桃葉新歌躡柳枝妝成翦燭後醉起拂衫時
繡履嬌行緩花筵笑上迴身輕委迴雪羅薄透凝脂
筵引簾頻暖等催柱數移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
便想人如樹先將驥比絲風條搖兩帶葉貼雙眉
口動櫻桃破綠低翡翠垂枝柔腰娜娜笑手蕩鞋
吹雀睛呼伴哀猿夜叫兒玉敲音歷歷珠貫字累累
袖爲收聲點鈿因赴節遺重重偏頭別一柏心知
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別離黃遮金谷岸綠映杏園池
春惜芳華好秋憐顏色衰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曲罷那能

曲罷那能
情多不自持

情多不自持
纏頭無別物一首斷腸詩

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

并序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

三月成政形容威德實在歌詩况辱知音

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

情
實相敬不問人事
自洛來必問及安否已復強起河東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

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

名赫赫憂國意切切嚴蔡擒封豕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

新換閭旄保釐東宅靜

關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幘邊雁避烏號今下流如

水仁雷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

武賓僚儼雋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

助魂亡儉狃逃德星銷慧亭霖雨成腥

代開河遠控汾雲晴漠漠朔吹冷飈

軟蛇驚棒倒乃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

柳燕姬酌蒲萄出太極銀合鑿落金屑

從軍樂應忘報國勞紫微留北闕

客叨清宵陪燕話美景從遊遊花月還同賞琴書雅

自操朱弦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

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艘徑滑苔

浸萬綠絲紫岸柳紅粉聯樓桃

常雲以二勒湯代酒招劉共藉糟

蠟盛德終難退明時豈易違公雖慕張范

伊昂眷戀心方結踟躕首已搔鸞鳳上東廡燕雀任

蓬蒿欲獻文狂簡徒煩思鬱陶可憐四百字輕重抵

鴻毛

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遙夜涼風楚客悲清砧餘漏月高時秋霜似鬢年空

長春草如袍位尚卑詞賦擅名來已久煙霄得路去

何遜漢庭卿相皆知也。不薦揚雄欲薦誰。

春中與盧四周鯨華陽觀同居

性情懶慢好相親。門巷蕭條稱作鄰。背帶共憐深夜月。蹣跚同惜少年春。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文行如君尚顛顛。不知霄漢待何人。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

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

此詩當與江樓望月詩同時而作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

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

八月十五夜聞崔六員外翰林獨直對酒玩

月因懷禁中清景偶題是詩

秋月高懸空碧外。仙郎靜玩禁闈間。歲中佳有今宵好。海內無如此地閒。皓色分明雙闕滿。清光潋灩九

門關。遙聞獨醉還惆悵。不見金波照玉山。

此詩當與江樓望月詩同時而作

月也世說秘叔夜醉若玉山詩

得行簡書間欲下峽先以此寄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蕭湘瘴霧加餐飯。滬滬驚波穩

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

院以詩供奉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氛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玉輦同陪

獨憑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露曉乾荷葉

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北樓送客歸上都

憑高送遠一悽悽。却下朱闌手共攜。京路人歸天直

北江樓客。載日平西。長津欲渡回船尾。殘酒重傾簇

馬蹄。不獨別君思強飲。窮愁自要醉如泥。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君遊丹陛已三遷。我泛滄浪欲二年。劍佩曉趨雙鳳

日。邊若報生涯。應笑殺。結茅栽芋種畬田。

百花亭晚望夜歸

百花亭上晚徘徊。雲影陰晴掩復開。日色悠揚山

似加。向夜欲歸愁未了。滿湖明月小船回。

寒食江畔

草香沙暖水雲晴風景令人憶帝京還似往年春氣
味不宜今日病心情聞鶯樹下沈吟立信馬江頭取
次行忽見紫桐花悵望下却明日是清曉

香鑪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按天竺山在臨安縣界
甲天下山北峰曰香鑪峰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南窗內日冬天
暖北戶迎風夏月涼灑砌飛泉纔有幾樹竹斜竹不
成行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

按長安慈恩寺
在曲江西南園內

悵望慈恩三月盡紫桐花落鳥關關誠知曲水春相

按長安慈恩寺
在曲江西南園內

憶其奈長沙老未還赤嶺猿聲催白首黃茅瘴色換

朱顏誰言南國無霜雪盡在愁人鬢髮間

中秋月

按長安慈恩寺
在曲江西南園內

萬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繞天涯誰人隴外久征
戍何處庭前新別離失寵故姬歸院夜沒蕃老將上
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辉紫界宮牆白粉闌曉日維人傳漏
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曲高難和香拂煙霄老
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

親朋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拋黃草

峽眼明驚折紫泥書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

玉除無柰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上篇身重銀魚以助名之許出內必合之重中初到刺史時
魚重者謂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舊作金魚袋

舟中晚起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
店宿時多傍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

有賢

去冷吟閒醉二三年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隄白蹋晴沙濤聲夜入

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袖帶

青旗沽酒趁梨花

看腰一道斜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

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

光不稱白髮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

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
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
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
明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
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弦翠黛不須留五
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蔭陰下鋪歌席紅蕖花中泊
使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中道集卷第二 白居易

答客問杭州

為我踟躕停酒處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
黛湖號錢塘瀉綠油大屋檐多裝雁齒小杭船亦畫
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史刺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
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
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寄殷協律

多被江南苦雨聲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書酒伴皆拋

我雪月花時最憶君幾度飛難過白日光陰馬
紅裙余在杭州時有歌云馬紅裙馬紅裙馬紅裙馬紅裙
南更不聞南更不聞南更不聞南更不聞

故衫

聞澹綈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
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白晝故香因洗艱
猶存曾經爛漫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

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書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
譜四弦翻出是新聲絃索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
更清珠顆淚露金捍撥紅妝弟子不勝情

重答劉和州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
自樂等閒篇詠被人知花邊使外尋香客月下
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池上閒詠

青莎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
裏月明多上小樓頭暫嘗新酒還成醉出中門便
當遊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鬚蕭颯管弦秋

閨怨詞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水
問淮水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閒。

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采蓮曲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

即事集卷第十 白居易

去

采山草

如計程今日到梁州。梁州在漢中，時為御史中丞，送天恩仲送及恩恩寺飲酬作詩云云又旬日得元書果以是日手覆

王昭君二首

時年十七

滿面胡沙滿鬢風，蒼消殘黛臉消紅。愁芒辛勤顛顛

畫如令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若王若問妾顏

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贈內

漠漠闇苔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

黎園弟子

白頭垂淚語黎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鏤宮門。

燕子樓

并序

徐州故尚書張有愛伎三盼，善歌舞，多風態，余為校書郎時，遊徐四門，張尚書

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余因贈詩

云：醉嬌勝不得，風嬌壯丹徒。歡歡而去，爾

後絕不復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

員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

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作也。

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

即事集卷第十 白居易

去

采山草

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

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寧，

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余愛

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

句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

夜秋來，只為一人長。

鈿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

曲，夢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

柩，爭教紅粉不成灰。

詩中云江陰
歸時逢春雪

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贈康叟

意天寶遺民見漸稀

舊房

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琵琶

弦清撥刺語錚錚背

叩彈集卷第二

十八

事不然爭柰子弦聲

代賣薪女贈諸伎

如著紅騎馬是何人

自歎

飽始知官職爲他人

春詞

鵲思量何事不回頭

元相公輓詞

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醉後聽唱桂花曲

此曲韻忽切賦
輒感人故云爾

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元積

左丞燧拜武昌節度使卒贈尚書右僕射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

叩彈集

九

春餘遣興

人生繫時命。安得無苦樂。但感遊子顏。又值餘英落。

蒼蒼秦樹雲去去縵山宿日暮分手歸楊花滿城郭

雙雉

謝靈運詩雉鳴者少養雉于生民和人能招野雉因名曰雉鳴

雙雉在野時可憐同嗜欲毛衣前後成一種文章足
一雉獨先飛衝開芳草綠網羅幽草中暗被潛鷂來
剪刀摧六翮絲線縫雙目啾然能幾時依然已馴熟
都無舊性靈返與他心腹置在芳草中翻令誘同族
前時相失者思君意彌篤朝朝舊處飛往往巢邊哭
今朝樹上啼哀音斷還絕遠見爾文章知君草中伏
和鳴忽相召鼓翅遙相矚畏我未肯來又啄翳前粟
斂翮遠投君飛馳勢奔騰背挂在君前向君聲促促
信君凌無疑不道君反覆自恨飛太高疎羅偶然觸

看架

中書集卷十元稹

手

采山事

看看架上鷹擬食無罪肉君意定何如依舊雕籠宿

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勝情低徊拂簾幕
葉新陰影細露重枝條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滿
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賒違非言官好惡
奏書金鑾殿步屣青龍閣庭珠按樂天時為翰林學士我在山館中滿
地桐花落

分流

庭珠按元稹分水流詩上有分流水東西隨勢傾

古時愁別淚滴作分流水日夜東西流分流幾千里
通塞兩不見波瀾各自起與君相背飛去去心如此

月臨花
即檢花

凌風颺颺花透影臘月巫峽隔波雲姑峰漏霞雲
鏡勾嬌面粉燈泛高籠顯夜久清露多啼珠墜還結

南家桃

南家桃樹深紅色日照露光看不得小枝狂風易
吹一夜風吹滿牆北離人自有經時別眼前落花心
歎息更待明年花滿枝一年迢遞空相憶

夜別筵

夜長酒闌燈花長燈花落地復落牀似我別淚三四
行滴君滿坐之衣裳與君別後淚痕在年年著衣心
莫改

通州丁溪館夜別李景信

采山事

月蒙蒙兮山掩掩東東別魂眉斂斂羣珍覆時天欲
明碧幌青燈風濺濺淚消語盡還暫眠唯夢千山萬
山險

苦樂相倚曲

新題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
生荊刺滿懷天未明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
已衰未有因由相浹絕得半乍伴晚燕轉將深意
喻旁人續綴疵瑕遺滑說一朝認下辭金屋班姬自
痛何倉卒呼天撫地將自明不悟尋時已銷骨白首
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相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

光那有天明在 主令被奪心應苦 欲知妾意恨主時 主令為妾思量取 身我曾排擁無限人

連昌宮辭

連昌宮在長安縣東南

連昌宮中滿宮作歲久無人森如束又有高麗千葉
相風動落花紅簾簾宮邊老人為予泣小年避進因
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上樓前
盡珠翠炫轉燐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夢何暇備
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
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
念奴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舞念奴潛伴諸郎須臾覓得又連催特

中理集卷第二

三

宋山亭

教街中許發燭春嬌滿眼睡紅綃 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郎吹管

管遠巡大徧涼州微色色龜茲錄續 大山間曉風水之聲約節成宮後謝入

中國如伊州涼州甘肅皆盛涼州之盛也 翻數般曲宮中嘗於上陽宮夜後按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送

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 楊氏諸姨車圖風封號諸姨三國夫人明年十月東都破

盡有枯井行宮門闕樹死然爾後相傳六皇帝

凡六帝當此六帝為 不到離宮門久開往來年少說長安玄
武樓成花萼廢去年軟使因礪竹 荆榛柳比塞池塘狐兔騎癡綠樹木無封枝頭基尚

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 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蛇出燕巢

盤關拱菌生香案正當御寢殿相 池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樹柳柳極示

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 夜狐經上門屋庭珠按已上言天寶時及我聞此語心骨

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 若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

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簡選皆

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

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開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

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

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楊國忠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

蜀平官軍又取淮南賊此賊亦除天下寧

遺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勿加厭謫休用兵

夜閒

感極都無夢魂消轉易驚

悵望臨階坐沈吟繞樹行

孤琴在幽匣時送斷弦聲

贈雙文

豔極翻含怨，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開坐愛無憀。
曉月行看曙，春醪見欲消。何因有垂手，不敢望迴腰。

春別

幽芳本未闌，君去蕙花殘。河漢秋期近，關山世路難。
雲屏留粉絮，風幌引香蘭。腸斷迴文錦，春深獨自看。

遣行

七過褒城驛，褒城在漢中府屬。回回各有情，八年身世夢。
一、種水風聲尋覓詩，章在思量歲月驚。更悲西塞別終夜，繞池行。

貽蜀張校書元夫

未面西川張校書，書來稠疊頗相於。我聞聲價金應
敵，衆道風姿玉不如。遠處從人須謹慎，空手爲事要
舒徐。勸君便是酬君愛，莫比尋常贈鯉魚。

贈嚴童子

衛瑾諸孫衛玠珍，嚴司空孫字無即十歲能賦詩。可憐雛鳳好青春，解拈玉葉辭新
句，認得金鑲識舊身。嚴氏世金鑲。十歲佩觿誇得子，八行
飛札老成人。楊公莫訝清無業，家有驪珠不復貧。

清都春霽寄胡三吳十七

梁珠宮殿經微雨，草樹無塵耀眼光。白日當空天氣
暖，好風飄樹柳陰涼。露憐宿露攢芳久，共得新泥拂

戶忙時節，催年春不住。武陵花謝憶諸郎。

放言

安得心源處處安，何勞終日望林巒。玉英唯向火中
冷，蓮葉元來水上乾。甯戚飯牛圖底事，陸通歌鳳也
無端。孫登不語啓期樂，甯戚飯牛圖底事，陸通歌鳳也。各自當情
各自歡。

早春登龍山靜勝寺時非休澣司空特許是
行因贈幕中諸公

謝傳知憐景氣新，許尋高寺望江春。龍文遠水吞平
岸，羊角輕風旋細塵。山茗初含鷹嘴嫩，海榴紅綻錦
窠分。歸來笑問諸從事，占得閒行有幾人。

內狀詩寄楊白二員外

天門暗闔玉瑤鉤，切。盡送中書曉禁清。管內人書
細膩，金奩御印篆分明。衝街不避將軍令，跋敕兼題
宰相名。南省郎官誰待詔，與君將向世間行。

以州宅夸於樂天

州城回繞拂雲堦，鏡水稽山滿眼來。四望亭前
障一室，終日在樓臺。星河自向檐前落，四望亭在州城東南。鷺鷥從地
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重九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
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繞郭煙嵐新雨
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曉動千門闕，湖色宵涵萬

象為問西州西利岸濤頭衝突近何如

酬樂天吟張員外詩見寄因思上京每與樂

天於居敬兄升平里詠張新詩

樂天書內重封到居敬堂前共讀時四友一為泉路

客三人兩詠浙江詩別無遠近皆難見老病心情自

各知杯酒與他年少隔不相酬贈欲何之

和樂天早春見寄

兩香雲澹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樞歌萱近北堂穿土

早柳偏東面受風多湖添水色消殘雪江送潮頭涌

漫波同愛新年不同覺無由縮地欲如何

初除浙東妻有溫色因以四韻曉之

嫁時五月歸巴地今日雙旌上越州興慶首行千命

婦子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新會稽旁帶六諸侯海樓翡翠閒相

逐鏡水駕鸞暖共遊我有主恩羞未報君於此外更

何求

遣悲懷

謝公最小偏憐如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夜復

名單他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舊疾添新

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舊復舊齋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言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

盡錢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

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開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鍾子尋知

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實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

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友封體字友封

兩送浮涼夏簟清小樓腰褥怕單輕微風暗度香囊

轉隴月斜穿隔子明檠燭燄高黃耳吹柳隄風靜紫

駟勢頻頻聞動中門鎖桃葉知嗔未敢迎

鶯鶯詩或風刺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澹妝夜合帶煙籠曉

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行宮一作王建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開坐說玄宗

宿醉

風引春心不自由等閒衝席飲多籌朝來始向花前

覺度却醒時一夜愁

梁州夢

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入慈恩寺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邊更呼人排去

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西歸絕句

還鄉何事淚霑襟一半雲霄一半沈世故漸多饒恨

望舊曾行處便傷心

寒花帶雪滿山腰著柳水珠滿碧條天色漸開日一
望王塵隨馬度藍橋

閒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起臨風吹雨入寒窗

憶事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
月滿庭池水

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閒花氣睡閒鶯
獨兒擡起鐘聲

中興集卷第二

元稹

朱山亭

二十年前曉寺情

劉阮妻

芙蓉脂肉綠雲鬟
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
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白衣裳

雨濕輕塵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
半令烟裏月香

繡一朵梨花壓象牀

蕩絲衫子柳花帶空著沈香慢火熏閒情

離思詩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慢篸綠雲驚
須臾日對

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
閒讀道書慵未起水精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麝
壓第一單嫌村地

弱些些糾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襄陽為盧寶紀事

風弄花枝月照階醉和春睡倚香懷
依稀似覺雙鬟動潛被蕭郎卸玉釵

鶯聲撩亂曙鐘殘暗覓金釵動曉寒
猶帶春醒嫩相

送櫻桃花下隔簾看

元稹

朱山亭

琉璃波面月籠煙暫逐蕭郎走上天
今日歸時最腸斷回江還是夜來船

花枝臨水復臨隄開照江流亦照泥
千萬春風好趁

舉夜來曾有鳳皇栖

風珠散元白傳益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樂天亦嘗自
于者必稱元白也意元詩比白前世差勝而其差勝之今
劉夢得亦與白齊名在中唐最為挺拔頗猶大府之正
故關之又東渡云詩格之變自韓愈始不歸諸元白也
勁不勝與香
山莊題也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二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三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 詒穀 集

張籍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官太常寺太祝秘書省校書郎
為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終國子司業性僻直諫史好士元工樂
府古詞有集七卷樂天詩集云張公何為者家有三子長尤攻樂
府詞繼代少其論議今讀詩有詩云對鏡江南望涕淚沾衣古風無
辭手執語足人知 歲寒堂詩話曰張司業詩元白一集以道得人
心中事為五但白才多而流以張則深而語極其微而得詩律神
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惜花

漢庭庭樹花墜地無顏色日暮東風起飄揚玉階側
殘榮在猶稀青條復復直為君結芳實令君勿歎息

離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
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殞高堂有舅姑
山川豈遠行人自不返

西州詩

晉至大中成
通始復離右

羌胡據西州近甸無邊城山東收稅租養我防塞兵
胡騎來無時居人常震驚嗟我五陵間農者罷耜耕
邊頭多殺傷士卒難全形郡縣發丁役丈夫各征行
生男不得養惜身有姓名良馬不念秣烈士不苟營
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

贈別孟郊

歷歷天上星沈沈水中萍幸當清秋夜流影及微形
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淳意發高文獨有金石聲
才名振京國歸省東南行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
寶鏡曾臨水不磨難自明苦節屈貧賤所知賴友生
歡會方別離戚戚憂慮并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

寄遠曲

美人來去春江暖江頭無人湘水滿浣紗石上水禽
棲江南路長春日短蘭舟桂櫂常渡江無因重寄雙
瓊璫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敢求羸馬苦難
節僅僕飢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
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
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
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
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

得佳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白苧詞

庭珠按樂府清商七曲有白苧者即白苧也在吳歌為白行在張氏為子夜

皎皎白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
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旁人收
請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寄衣曲

纖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
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
城裏殷勤為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節婦吟

此寄東平李司空室作也庭珠按各書三卷三篇在節婦吟中節婦李師古又以書節婦之稱却不納而作節婦吟

詩之

詩集卷第三

三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猛虎行

庭珠按古今樂府三篇庭珠按錄平調七曲三曰猛虎行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
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深谷雌雄上山不
相逐谷中近窟有山郭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
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野老歌

老弱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

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鉏犂倚空室呼兒登山收
橡實西江貢香珠百舸船中養犬多食肉

求仙行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采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
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
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

車遙遙

庭珠按樂府清商七曲有車遙遙者即車遙遙也

征人遙遙出古城雙輪齊動馬鳴山川無處無歸
路念君長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綠日暮放馬車

吳宮怨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
和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覆誰
能數君心與妾既不侔徒向君前作歌舞笑莫滿宮

沙隄行

長安大道沙為隄風吹無塵暖無泥宮中玉漏下三

沙隄行

呈裴相公

沙隄行

呈裴相公

妙朱永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
者避衙官問吏相傳呼當前十里喧空體白麻設下
移相印新隄未成舊隄盡

白頭吟

請君翫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
轉如榮素宮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
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頭白時羅襦玉頭色未暗今
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
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始再
返舊蒲花青月長滿謝靈運詩古馬嘶嘶黃蒲花可憐聞名不覺
道謝靈運詩花月不長滿傷君思之不再也

春江曲

春江無水江水平蒲心出水鳧雛鳴長干夫婿愛遠
行自染春衣縫已成妾身生長金陵卿去年隨夫住
江北春來未到家舟小風多渡不得欲辭舅姑
知問人私向江頭祭水神

尋旅行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斂策在門端荒城無人雪滿
路火燒野橋不得度寒蟲入富鳥歸巢僮僕問我誰
家去行尋田頭暝未息雙轂長轆轤荆棘園入澗
投田家主人春米為夜食晨雞喔喔茅屋傍行人起
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和成難復返長安
陌上相識稀遙望天門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為

向君前歌一擊

少年行

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犂前射雙
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關雞郭市裏贏得寶刀重
刺爭百里報警夜出城平明還宿在倡樓醉遊聞虜到
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
第一日中和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六郡良家子始羽林郎門歸古里
關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采蓮曲

秋江岸邊蓮子多采蓮女兒泣船歌青房員實齊戰
戰爭前競折漾微波訪索綠葉不尋藕斷處絲多刺
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寶釵妝梳落船中未滿
度前洲借問誰家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弄笑
答還蕩槳

關山月

秋月明朗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
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茫茫天氣白胡兒夜度黃
龍碛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旗沙磧連天
霜草平野野馬嘶水碓中鳴龍頭風急雁不下沙場苦
戰多流星暗用流星可憐萬里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古釵歎

古釵墜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皇宛轉有古

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
光輝蘭膏已盡脫半扣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難弗底
入匣中不用還與臨時同

牧童詞

遠牧牛繞郭四面禾黍稠
陂中飢鳥啄牛背令我不
得戲隴頭入陂草多牛散
行白犢時向陂中鳴隔隄
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
四聲牛牛食草莫相觸
官家截爾頭上角

楚宮行

章華宮中九月時庭珠按舊昭公七年楚子章華宮桂花半落紅橋垂江
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關

中潭集卷第三

七

朱山亭

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
相當燭龍左右列成行下
輦更衣入洞房洞房倚如畫
焚香玉階羅帶微有霜齊言
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
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
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
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
夜飮酒

江南春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
晴沙鳴雁雁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春日留別

遊人欲別離醉復對花枝
看却春又晚莫輕年少時
臨行設分處回首是相思
各向天涯去重來未有期

舊宮人

歌舞梁州女歸時白髮生
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
宮錦不傳樣御香空記名
一身難自說愁逐路人行

贈同谿客

幽居得相近煙景每寥寥
共伐臨谿樹因爲過水橋
自教青雀舞分采葦芝苗
更愛南峰住尋君路恐遙

送越客

見說孤帆去東南別會稽
春雲紉溪口殘月鏡湖西
水宿沙邊立山語竹裏啼
謝家曾住處煙洞入應迷

庭珠按謝安東山名今紹興府

征西將

中潭集卷第三

八

朱山亭

黃沙北風起半夜又翻營
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
深山旆未展陰磧鼓無聲
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暮荒林唯鳥飛
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
野鼠綠珠帳陰塵蓋畫衣
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宿江店

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
停燈待買客賣酒與漁家
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
閒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

上國贈日南僧

獨向雙峯老松門閉雨崖
翻經上蕉葉挂衲落藤花

楚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

送南遷客

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
海國戰騎象（雷拔大宛傳見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蠻州市用銅（雷拔時食俗遠近）

舟行別李湖州

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密行舟潏潏多轉機頻
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有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襄國別友

曉色荒城下相看秋草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

中彈集卷第三

九

朱山亭

別處去家遠愁中驅馬遲歸人渡煙水遙映野棠枝

夜到漁家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
竹添邨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

宿臨江驛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

薊北旅思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近遊人處悔得別家時
失意還獨語多愁極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思江南舊遊

江皋三月時花發石榴枝歸客應無數春山自不知
獨行愁道遠回信畏家移楊柳東西渡茫茫欲問誰

古樹

古樹枝柯少枯來復幾春露根堪繫馬空腹定藏人
蠹節莓苔老燒痕蘚蘚新若當江浦上行客祭為神

送從弟戴玄往蘇州

楊柳閭門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著屐到漁家
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蕩花江天詩景好回日莫令賒

沒蕃故人

前年戍月支城下沒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
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江陵孝女

孝女獨垂髮少年唯一身無家空託墓主祭不從人
相弔有行客起廬因舊鄰江頭聞哭處寂寂楚花春

冬夕

寒螿猶罷織湘雁獨能鳴月色當窸入鄉心半夜生
不成高枕夢復作繞階行回首嗟淹泊城頭北斗橫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曲江水欲盡風日已恬和柳色春猶淺泉聲覺漸多
紫蒲生溼岸青鴨戲新波仙掖高情容相招共一過

贈海東僧

別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為外國書

與醫收海藻持咒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處居

贈韓庶子

西街幽僻處正與嬾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遞
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閒時寂寞誰相問祇應君自知

閒居

多病逢迎少閒居又一年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
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此時幽步遠不覺到山邊

送人任濟陰

黃綬在腰下知君非旅行將書報舊里留榻與諸生
贈別盡酣酒惜歡多出城春風濟水上候吏聽車聲

江頭

仲澤集卷之三

士

宋山亭

晚步隨江遠來帆過眼頻談尋新侶客少見故鄉人
回首憐歸翼長吟任此身應同南浦雁再見嶺頭春

寒食內宴

城闕沈沈向曉寒恩當冷節賜餘歡瑞煙深處開三
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寶樹樓前分曉曉綠花廊下映
朱闌宮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回對御春

朝日敕賜百官櫻桃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吏初宣
軟當殿羣臣共拜恩日色遙分廊下坐露香才出禁
中園每年重此偏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送汀州元使君

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解雙鳳
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庭珠按九龍灘清溪溪之東除處屬汀州沙縣山鄉祇有輪蕉
戶水鎮應多養鴨鵝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
誰看

贈趙將軍

當年膽略已縱橫忽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早登龍尾
道庭珠按唐李光弼前功高自破鹿頭城庭珠按唐李光弼前功高自破鹿頭城
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掌內兵會取安西將報
國交煙閣上大書名

送李僕射翹赴鎮鳳翔

由來勲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營擒首
惡盡封官庫讓元公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
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古扶風

仲澤集卷之三

士

宋山亭

寄和州劉使君庭珠按和州刺史
別離已久猶為郡閒向春風倒酒銖送客時過沙口
煙香花多上水心亭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
郭青到此詩情應更速醉中高詠有誰聽

成都曲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
樓遊人愛向誰家宿

楚妃怨

楚妃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輓轡牽車絕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鈿秋水冷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欲寄秋分語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蠻中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甌玉環寶耳誰家如自抱琵琶迎海神

涼州詞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空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

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官渭南尉歷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數年後歸卜居咸陽有集十卷舊云建江為樂府歌行思遠格調詞凡百絕天下

傳播遐邇此體者雖有數家建為之冠

古從軍

漢家逐單于日沒交河曲浮雲道旁起行子車下宿槍城圍鼓角隨帳依山谷馬上懸壺釐刀頭分頰肉來時高堂上父母親結來回面不見客風吹破衣服金鉤在腰節相與拔箭鏃聞道西涼州家室婦人哭

邯鄲主人

遠客無主人夜投邯鄲市飛蛾繞殘燭半夜人醉起爐邊酒家如遺我綃綺被合成雙鳳花宛轉不相離

縱令新會勿違合歡異一念始為難萬金誰足貴門前長安遠去者如流水晨風羣鳥翔徘徊別離此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沈沈在憂中一日如一生錯來千諸使石田廢春耕虎戟衛重門何由道中誠日月俱照輝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聞開日不見明

我今歸故山普與草木知願君去丘阪長使道路平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歸時歡不足去願車輪速回思馬蹄速但令在家相對貧不向天涯金

繞身

去婦

新婦去年舂手足衣不暇縫髮廢族白頭使我憂家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為信傍人語豈道如今自

知苦在時嫌嫌嫌綰綰過有絲不上鄰家機

春詞

紅煙滿戶日照梁天絲軟弱蟲飛揚菱花雲霞繞帷如美人對鏡著朱裳庭中幽桂相思樹夜夜還棲雙

鳳皇

美人別來無處所
巫山月明湘江雨
千回相見不分明
井底看星夢中語
兩心相對尚難知
何況萬里不相疑

遼東行
詔按圖畫大業八年楊帝信高麗使遣水大將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由是樂府有觀遼東湯帝所作也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黃雲蓋地雪作
山不惜黃金貴衣服戰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
鄉遼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阪寧爲草木
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鳥夜啼

叩澗集卷第三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
燭出洞戶。驚栖失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
不離舊栖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
飄雨。溼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促刺詞 樂府詩集作促促詞

促刺復促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
白猶著父母衣四邊田宅非所有我身不及逐雞
出門若有歸死處猛虎當嚙向前去百年不遣蹢
門在家誰喚爲新婦豈不見他鄰舍孀嫁來常在
姑傍

隴頭水

有清水四注下
所謂龍頭水也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鳴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廩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回水旁住憶著來時磨劒處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

田家行

男顏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熟麥風
清檐頭索索纜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
蟻生麥收上場綿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
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

11/0029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牀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餓。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飲莫畏貧。明府上來何苦辛。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井直西有縣路。我教下男送君去。

族類詞

鸞欲老薄頭作繭絲皓皓
庭珠瑤漢雲霞白食蜜飲薄
 伯本作落見蕪山不可寄
 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
 神靈急作莫悠揚年老
 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
 上無蒼蠅下無蝼蛄
 場寬地

婦拜族願前如漂桃如男如奴三日歸薄雲動
先將新箭送點官已歸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
著

當窗織 宿豫府詩集卷之四折楊柳門前一株東風戲不
不問幾行聲只聞女聲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桑行人食貧家如爲富家織
母隔牆不得加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
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輪官上頭有零落
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知素樓倡十指不動衣盈
箱

荆門行

王健

采山亭

江邊行人暮悠悠山頭殊未見荆州峴亭西南路多
曲庭珠按峴山在襄陽府櫟林深深石鏤鏤看炊紅米煮白魚夜向
雞鳴店家宿南中三月蚤蚰蚩黃昏不聞人語聲生
紗帷疏薄如霧隔衣香肩耶邊鳴切苦欲明不待燈
火起喚得官船過蠻水庭珠按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蠻水
停客茅屋新開門埽地桐花裏大聲撲撲寒溪煙人
家燒竹種山田巴雲欲雨熏石熱麋鹿過江蟲出穴
大蛇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斜分溪水橫千
山山青水綠荆門關向前問箇長沙路舊是屈原沈
溺處庭珠按屈原沈汨羅江在今長沙府湘陰縣誰家升旆已南來逢著流人從
此去月明山鳥多不栖下枝飛上高枝啼主人念遠

心不憐羅衫對臥章華庭珠按章華在襄陽府知紅燭交橫
自歸酒醒還是他鄉客壯年留滯尚思家況復白頭
在天涯

鏡聽詞 庭珠按子說林說聽詞見光緒錄卷之四傷古見一古
人言以鏡聽聲之術而當勿令人見雙手持鏡謂之聽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
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
驚怪嗟嗟察察下堂階庭珠按察下堂階見小語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
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
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
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續鏡裏磨鏡面

羽林行

王健

采山亭

羽林行 庭珠按漢武帝置羽林騎又取遼東軍士之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
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台死赦書尚有收
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
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翾

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當虎
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成
道遠遠立不敢涉箭鏃開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
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開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
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
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
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蹋衣裳把酒路
旁勤行客

開池得古釵

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
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隨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
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
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神樹詞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時雨即雨四時八節上杯
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事官上下無
言語老身常健樹婆娑萬歲千年作神主

涼州行

涼州在涼州府西水句以
休居下地唐涼州後漢書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
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征人皆已沒年年旌節發
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
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
裘防關時養蠶繅繭成匹帛那將纓帳作旌旗城頭
山雞鳴角角陽家學胡樂

北邙行

北邙在河南東漢諸侯及唐諸公多葬此
馬融詩北邙山在河南東漢諸侯及唐諸公多葬此

萬里行

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
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同阪崎嶇不
傳轍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輓歌山下宿洛陽城北
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萬草多
於松柏樹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
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
起大宅與高臺

秋千詞

長長絲繩紮復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秋
千盤中結帶分兩邊身輕帶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
鳥翼下來立定重繫和復畏斜風高不得傍人送上
那足貴終賭鳴璫關身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
釵從隨地眼前爭勝難為休足躡平地看始愁

水運行

涼州在涼州府西水句以
休居下地唐涼州後漢書

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樯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無稻
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
不停在生有樂當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壞船畏鼠
復畏漏恐向太倉扣斗辛勤耕種非毒藥香著不
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為費但得一金即為利遠徵
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失釵怨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
妝頭戴此釵如鳳皇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
拜堂鏡中乍無失髮樣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鈿
飄舞塵明日從頭一編新

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
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
蘇蘇半夜緣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衣寒衣濕
披短衫腹穿足裂忍痛何到朋辛苦無處說齊聲
踴躍船出一間茅屋何所為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
此水作平地長使水夫不怨天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行一年十二月強半馬
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
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放篋中有帛倉有粟豈
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傷韋令孔雀詞

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為爾別開池池邊鳳皇作伴
侶羌聲鸚鵡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栖夜夜思歸向
南舞如今顧領人見惡萬里更求新孔雀熱眠雨水
飢食蟲翠尾盤泥金彩落多時人養不解飛海山風

黑何處歸

織錦曲

一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
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
線乾紅縷藏鞋紫背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
重一梭玉腕不傳羅袖卷窗中夜久睡聽偏橫釵欲
臨垂著肩合衣臥時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
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裏怪錦江水涸貢轉多官
中盡著單絲羅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邨逐水名
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

汴路即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
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顚顚不成行

塞上逢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鄉信每日算歸程
走馬登寒隴驅羊入廢城羌笳三兩曲人醉海西營

贈王樞密

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
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

殿遲自是姓同親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建初為南齊與宣王守登有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帝信任中官趙倫之事守澄深憾其讒乃曰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運何以知之是不能對因賦此篇以贈乃脫其詞

華清感舊

塵到朝元邊使急千宮夜發六龍迴輦前月照羅衫淚馬上風吹蠟燭灰公主妝樓金鎖認貴妃湯殿玉蓮開有時雲外聞天樂知是先皇沐浴來

九仙公主舊莊

詔唐公主列傳無九仙之名乃法德王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召見賜采

仙居五里外門西石路親迴御馬蹄天使來裁宮裏樹羅衣自買院前溪野牛行傍澆花井本主分將灌藥畦樓上鳳皇飛去後白雲紅葉屬山雞

上陽宮

東都苑內

王

采山亭張玉

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澗橙花發玉登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遊

酬于汝錫晚雪見寄

欲明天色白漫漫雪打書窗竹葉乾薄落階前人蹋盡差池樹裏鳥銜殘旋銷迎暖霽牆少斜無遮春到地難勞動更裁新樣綺紅燈一夜翦刀寒

上張弘靖相公

河東三世盡傳弘靖相公自宗時宰相封河東家占中條第一峰早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草

開舊路沙痕在日照新池鳳迹重卑散自知青漢陽若為門下賜從容

上杜元穎相公

學士金鑾殿後居天中行坐侍龍輿承恩不許離牀謝密詔常教倚案書馬上喚遮紅背鴨船頭看釣赤鱗魚閒曹散吏無由識猶記荊州拜謁初

贈崔禮駙馬

詔唐時駙馬無崔禮其人順宗東陽公主下嫁崔氏崔氏與禮之詩也

鳳皇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常弦管聽長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蹋香塵

贈郭將軍

承恩新拜上將軍當直巡更近五雲天下表章經院過宮中語笑隔牆聞密封計策非時奏別賜衣裳到處熏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

王

采山亭

贈田將軍

初從學院別先生便領偏師得戰名大小獨當三百陣縱橫祇用五千兵回殘匹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自執金吾長上直蓬萊宮裏夜巡更

送宮人入道

休梳叢鬢洗紅妝頭戴芙蓉出未央弟子鈔將歌偏疊宮人分散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人世苑仙方

百代功勳一日成三年五度換雙旌閑來不對人論戰難處長先自請行旗下可聞誅敗將陣頭多是用降兵當朝面受新恩去算料妖星不敢生

庭子然斯主禮記注天子五門阜雉庫應路也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玉堤。黃帕蓋鞍呈過馬。紅羅纏項關回雞。館松枝重牆頭出。御柳條長水面齊。唯有教坊南草色。古苔陰地冷萋萋。

車羣書所闕紀者往往見於其證

蓬萊正殿壓金鰲。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五門遙北望。赫黃新帕一本作篋御牀高。

平

1

龍煙日暖紫瞳瞳宣政門當玉殿風五刻閣前鄉相
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
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研宣毫各別牀
紅研宣毫各別牀是紅絲研牀
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此詩亦云元稹作

祕殿清齋刻漏長。熬微宮女夜焚香。拜陵日近公卿發。鹵簿分頭入太常。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早入隔門催進打球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徧舞時分兩

1

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中之句

春風吹雨灑旌竿。得出深宮。不怕寒諺道。自家能走馬園中。橫過覓人看。

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
病陽簾教喚女醫人

城東北面望雲樓半下珠簾半上鉤騎馬行人常遠
過恐防天子在樓頭

時起立吹簫管得寵人來滿殿迎整頓衣裳皆著却舞頭當拍第三聲

新秋白兔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

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燈前飛入玉階蟲未臥常聞半夜鐘
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真容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榜
子前頭先進鳳皇衫

春池日暖少風波。花裏牽船上歌。遙索銀鈎南浦。新樣錦東宮。先釣一本作報得魚多。

新衫一様殿頭黃銀帶排方獨尾長紐扣金鞍馬街
馬綠鬃紅額麝香香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
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謂古者婦女以蕭拜為王澤而加張施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則天時婦女始拜而不跪又按周宣帝今命婦相見如男子之儀與此正相類

少年天子重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教見勳臣寫真
樣長將殿裏作屏風

往來舊院不堪修教近宣徽別起樓聞有美人新進
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眾裏遙拋新橘
子在前收得便承恩

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知入
月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喚人相伴洗香裾

新晴草色綠溫暾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山雪初消漸水渾
今日歸青歸晚晚傳聲留著春門

私縫黃帕捨銀梳欲得金仙觀內居近被君王知講
字收來案上檢文書

艾心蘭葉初生小祇關時新不關花總待別人搬數
盡袖中拈出鬱金芽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鵒內中數日無呼
喚揭得滕王蛺蝶圖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
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長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

詔內人爭乞洗兒錢

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裁敕賜一窠紅腳
躡謝恩未了報花開

春風院落落花堆金鑽生衣掣不開更築歌臺起妝
殿明朝先進畫圖來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為逢好日先移
入續向街西索牡丹

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茲語多更覺承恩
澤數對君王憶隴山

眾中偏得君王笑偷把金箱筆研開書破紅蠻隔子
上旋描當直美人來

玉簫改調筆移柱催換紅羅繡舞筵未戴柘枝花帽
子兩行宮監在簾前

兩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玉盆湯內人恐要秋衣
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金吾除夜進雞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
日沈香火底坐吹笙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
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
錦菱角雞頭積漸多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

錦菱角雞頭積漸多謂漢武帝時李夫人入浴於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

夜市千燈照碧雲
高樓紅袖客紛紛
如今不似時平

可同年而論也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四

錫山杜 詔批

秀水杜庭珠詒

李賀

字吉系出鄭王後生而細瘦通長指爪若參疾書未嘗得越然復
為詩每旦出騎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草紙太夫
人使婢探囊出也輒曰是兒要當出心始已耳以父名晉蓋不肯舉
進士辭南奇能舉府數十篇雲韶諸伶皆為之絃管為協律郎年二十
有七而終於此序其文集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言欲請雲韶樂
不足為其能也水之過足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盛盛不足為其和也秋
之明明不足為其格也風之厲厲不足為其勢也瓦之聲聲不足為其
悲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彫敗梗莽丘墟不足為其恨也悲
愁也醉也憂也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也幻誕也驚駭也苗裔理雖不
及辭武過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似僕
可也

還自會稽歌并序

中唐集卷第四 序

宋山亭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
子及國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
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

會稽歌以補其悲庾肩吾南史有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
詩仕梁為太子庶子及簡文即位以
肩吾為度支尚書時值饑饉之亂景造太子仙館會稽縣得肩
吾欲教之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即貸汝金肩吾
操筆便成辭采甚美
乃釋之後歸江陵卒

野粉椒壁黃梁簡文帝詩
野粉椒壁黃滿梁殿梁簡文帝詩
滿梁殿臺城應教人梁簡文帝詩
臺城應教人人臣凡有文字

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脈脈辭金魚梁簡文帝詩
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脈脈辭金魚霸臣守梁簡文帝詩
霸臣守連賤

詠懷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

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追和柳惲梁簡文帝詩
追和柳惲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植樹香梁簡文帝詩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植樹香

蝶飛酒杯落葉露玉軫蜀桐虛朱樓通水陌沙暖一

雙魚梁簡文帝詩
雙魚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梁簡文帝詩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竹雲愁

半嶺涼月生秋浦玉沙粼粼光誰家紅淚客不忍過

蜀國弦梁簡文帝詩
蜀國弦

申胡子感策歌并序

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朔客李氏亦世家

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

北部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

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

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強迴筆端

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換申胡

子感策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人合譟

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排

徊拜客吾聞所宜稱善乎弄於是以弊辭

配聲與余為善梁簡文帝詩
配聲與余為善

集 406-47

樂府

顏熱感君酒含膏蘆中聲花娘參綏妥（謂接續小前休之說安生也）
睡笑容屏誰裁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
上驅雲行（吉慶堂為之推動也）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年生心事如
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劔犯懸關纓俊健如
生徂（徂猶往也）肯拾蓬中藥

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
登青蘭膏歇落照飛娥舞古錦生疑塵露夢中語

長歌續短歌

（原珠按音傳主體歌行也）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

中興集卷第四

王

渴飲壺中酒飢投龍頭栗淒涼四月歸千里一

時綠夜等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

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謂改換也）

（意中）不知照出時外所相和也

感賦

合浦無明珠（漢書流當為合浦太守前政）龍陽有木如（漢志李衡為）

子以龍陽洲有木如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

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律色糾紕（謂結紕也）懷中

一方版版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雨爾處越婦

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宴絲車方擲（謂擲也）

婦通言（謂通言也）其黃縣官路餐土也（謂餐土也）

此詩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躡躡（躡躡足蹻貌）我待紆雙綰遺我
星生疑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謂斷絕也）漢皇十二
常（謂常也）惟帝稱審振（謂審振也）一夕信豎兒文明永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

低迷黃昏徑與鬼相櫛道月午樹無影一山猶白曉

漆炬迎新入（漆炬幽墳螢擾擾也）

星盡四方萬物知天曜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

君平久不返康伯遁國路（謂遁國路也）

思何諒諒關關千人語（此陽南生之語）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蟄蟄垂葉厚

岑中月歸來蟾光挂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迴

淒涼梔子落山望流清瀉（謂流清瀉也）下有張仲蔚披書

案將板（此板也）

追和何謝銅雀妓（建安十五年曹操作銅雀臺於魏都）

佳人一壺酒秋容滿千里石馬臥新煙憂來何所似

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飛

綠水詞（謂綠水詞也）

此曲第一洗南曲有

東湖米蓮花南湖采蒲根未特寄小姑且持感秋魂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縷雙雙白馬來滿腦黃金重

今朝香氣苦珊瑚澀難枕且要弄風人暖蒲沙上飲

燕語歸簾鈎日虹屏中鴉潘令在河陽無人死芳色

難忘曲樂府解題二曰相逢快路間非

夾道開洞門強揚低書戰簾影竹華起簫聲吹日色

畫語繞妝鏡畫蛾學春碧亂繫丁香梢滿開花向夕

崇義里帶雨長安

落莫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秋敗草雨沐飄寒滿南宮古簾暗深景傳籤箭

家山遠千里雲脚天東頭憂眠枕劒匣客帳夢封侯

花遊曲

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采梁簡文詩

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簡文帝春日詩云花開幾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露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

豐澤愁車重紅油覆畫衣紅油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澹卿卿少年昨日殷橋也殷橋即

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蘇小名箭為名婦

蘇小小墓古樂府有蘇小小歌其來油井車即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翦草如茵松

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餅車久相待冷翠燭芳光彩

西陵下風吹雨兩斷韻

雁門太守行雁門太守行一首晉樂府所奏其詞為洛陽令王侯

黑雲壓城城欲摧李賀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

角聲滿天秋色裏李賀詩云角聲滿天秋色裏

半卷紅旗臨易水李賀詩云半卷紅旗臨易水

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馬君死

大隄曲大隄曲一首宋樂府所奏其詞為洛陽令王侯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聽明月與

作耳邊瑤簫風起江畔春大隄上雷北人即食鯉魚

尾妾食鯉魚春風之老老程程也莫指襄陽道綠浦

歸帆少今日暮蒲花明朝楓樹老二句甚言時

白虎行白虎行一首宋樂府所奏其詞為洛陽令王侯

之宿班固西都賦秦以虎視

火鳥日暗崩騰雲周武王本紀有火至王屋流為鳥秦王虎視蒼生羣燒書

滅國無暇印鑄劍佩玳呼將軍功高難保其位玉壇設

醺思沖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擊舟

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東漢書方士言海中有人求神藥不傳方計以爲大鯨魚所

苦請善射者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猛銳烈燒空

無人爲凌天河水靈樞按此言天下於秦之暴無誰最苦兮誰

最苦報人義士身相許漸離擊筑荆卿歌荆卿把酒

燕丹語劍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

封和未終衣龍衣點卿血秦王拔劍朱旗卓地白虎

死漢書其左驂凌元望漢漢皇知是真天子恐非真長吉

夢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斜斜白玉輪輒露壓團

光鸞佩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不復見更變

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列子四海之外無所一泓海

水杯中瀉李太白詩

江南弄古樂府江南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嶂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

竹渚頭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酣醉中仰臥南

山綠吳船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圓如寒玉言月也

李憑箏篋引三才圖會箏篋用箏篋以爲之

李憑箏篋引三才圖會箏篋用箏篋以爲之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疑雲顏不流聲過江城啼竹素

女愁李憑中國彈箏篋西京雜記西人又傷巨擘

前融冷光今言言秋光也二十三絲動絃皇如嫵嫵石

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雨聲如鼓夢入神山教神

姬老魚跳波瘦蛟舞本意言有神仙處夫人善琴瑟

吳質不眠倚樹樹露脚斜飛溼寒兔

送沈亞之之歌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

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

勤請乃歌一解以勞之元和中進士吳人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曉馬

小家住錢唐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裝如

梵夾言其下第其雄光寶璫獻春卿言其下第其煙底蒼波

乘一葉春卿言其下第其白日上柳黃金解言其下第其

聞此天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請君待旦事長鞭

他日還轅及秋律他日再上春官則及秋

春坊正字劔子歌唐六典云太子左右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唐用周處陳月斜

朋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言其下第其

鵲鴉萍花白鵬鴈以狀物直是荆軻一片心莫
秋照見春坊字唐詩此二句言物類無情之妙也按絲郎金鵲鴈
神光欲盡田玉提出西加白帝鵲
鵲鵲鬼母秋郊哭唐詩此二句暗用

唐兒歌

唐詩此二句暗用

願玉曉曉眉刷翠社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
臨一雙鵲人翦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唐詩此二句暗用
銀鸞眼言鸞眼光踞半壁言鸞眼東家嬌娘求
對值農笑書空作唐字唐詩此二句暗用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
作歌人姓李

天上謠

宋山亭

天河夜轉漂迴星抱朴子河轉則銀浦流雲學水聲流雲似
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綰秦妃卷簾北
窗曉言前樓桐青鳳小王子吹笙鶴管長王子吹笙鶴管長
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絲藕絲春
東指義和能走馬方關名曰義和
生石山下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
千偏紅彭祖巫咸幾回死山海經靈臺山王母桃花
錢嬌春楊柳含細煙華大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

身問誰不須浪飲丁都護通雅按宋主劉裕有壯士世上英
雄本無主賈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嚕酒起壯士賈絲繡作平原君
十男兒那刺促言不開懷也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盤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
書不遑花蟲粉空臺思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
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帝子歌

洞庭帝子一千里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涼風雁啼天在水
九節菖蒲石上死九節菖蒲食之長生不死湘神彈琴迎帝
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龍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
石郎石郎閒取珍珠擲龍堂石郎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光臨空天自碧義和龍日一作
邀酒星義和龍日金樽琵琶夜根根金樽琵琶夜根根洞庭
雨脚來吹笛酒酣喝月使倒行不令銀雲櫛柳瑞殿明
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倚海綃紅文香淺

黃鶴舞千年鮑仙人燭樹蠟煙輕清琴醉眼淚

洛姝真珠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風飛綽綽寒蟾斜釵玉燕
悲高樓唱月敲懸瓊蘭風桂露濯幽翠紅絃裏雲咽
深恩下數句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唇醉金
鵝屏風蜀山夢百金索金細界風刺字鶯鶯帶行煙重八
驄籠幌臉差移日絲絲散曉羅洞言日熱市南曲陌無
秋涼楚腰衛質四時芳玉啣寐寐排空光言歌聲牽雲
曳雲留陸郎漢陸賈在南中

金銅仙人辭漢歌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官官車取漢
孝武捧露仙人欲立置殿前官官既折盤
仙人臨行悄然淚下唐諸王孫李賀為作
金銅仙人辭漢歌詔按承露盤在長安
茂陵劉郎秋風客武帝葬茂陵夜聞馬嘶曉無迹畫
闌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

老夫采玉歌

東關酸風射眸子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
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言銅人悲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
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渭
城

采玉采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步搖婦老夫飢寒
龍為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岡頭食蓂子杜鵑口

宮娃歌

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
柏風雨如嘯泉跡挂繩青裏裏邨寒白屋念嬌嬰古
臺石磴懸腸草唐詩高水碧池唐詩安西千
來唐詩三千里其水北流山峽險隘水深湍急此詩言不遇
元微之之辭故舉於不測之地故詩為老夫哀怨之詞以之
貴主征行樂唐詩羅旗香餘金畫葉中軍
奚騎黃銅連鐐甲唐詩羅旗香餘金畫葉中軍
雷辭河陽城唐詩嬌嘶武燕蹋花行唐詩女垣素月角
春營騎將如紅玉走馬橫鞭上唐詩女垣素月角
伊尹唐詩牙帳未開分錦袍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張初效路

長鬚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
人唐詩公主遣乘魚鬚笏唐詩水
行青草上白唐詩匣中章奏密如蠶金門石閣知卿
有唐詩鴈角雞香早晚含唐詩金門石閣知卿
龍西長吉摧頽客酒闌感覺中區窄唐詩葛衣斷碎
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唐詩

蠟光高懸照紗空

花房夜擣紅守宮唐詩蠟光高懸照紗空
丹砂滿七斤唐詩蠟光高懸照紗空
有唐詩家口吹香罷唐詩暖唐詩

七星掛城間漏版寒入牙魚殿影昏
彩鸞簾額著霜痕
關下屈膝銅鋪鎖阿甄
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
放妾騎魚撒波去

公莫舞歌 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
壯士灼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
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礎排九楹
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雞筵

三看寶璣光
起官小臣公莫舞
座上人赤龍子

威陽王氣清如水
大旗五丈撞雙鏢漢王今日

頌秦印絕腹剗腸臣不論
艾如張

錦檐榆繡福橋
二語言其強飲嘔哺爾能

穠滿風雨莫信龍媒隴西士
齊人織網如素空

張在野田平

張在野田平

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解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詠
神曲

神弦曲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踟躕雲畫絃素管聲淺
絲花帶綵縹步秋塵
哭血寒孤死

潭水
百年老鴉成木魁笑聲碧火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鑪炭火香襲襲

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旋風

盤山進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

無聞神噴神喜師更顏送神萬騎還青山

秦宮詩

漢人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

內舍故以驕名大譟於人予撫舊而作長

詞以為子都之事相為對望又云昔有之

越羅衫被迎春風玉刺麒麟腰帶紅

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醉春落花枝入簾

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十夜銅盤臘燭黃禿襟小袖調鸚鵡裁繡床報踞孝虎有伏虎頭履聲斫桂燒金待曉苑白鹿清酥夜半煮銀之桐英永巷駢新馬卷中也水春所種內屋深屏生色畫開門燭用水御錢按漢書素以水而為手陳民起卷起黃河向身瀉按漢書第宅紛紛曰天子之私錢也按漢書之則此意言大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底活按漢書驚龍奪得不還人按漢書醉曉醒能滿堂月按漢書出處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風白曉釵催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力盡吟滿口飛梅雨按漢書

竿頭酒旗換青竿按漢書蕭瑟浪白雲差池黃沙白衫寄郎主新槽酒聲苦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按漢書有千里思小玉開屏見山色

染絲上春機

玉甕汲水桐花井舊絲沈水如雲影美人嬾態燕脂愁春校拋擲鳴高樓綠線結背複疊白拾玉郎寄桃葉為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按漢書

致酒行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歸按漢書馬周昔作新豐客按漢書天龍地老無人識空將笑

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按漢書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鳴呃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盞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鼍鼓結結當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醉酒不到鄧陵墳上土按漢書

夜坐吟

踟躕馬蹄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風羅幕生翠波鉛華笑妾癡雙蛾為君起舞長相思簾外嚴霜皆倒飛明星爛熳東方陸紅霞稍出東西涯陸郎去矣乘斑驢按漢書開愁歌按漢書

秋風吹地百草乾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衣如飛輕馬如狗按漢書一壺酒酒中喚雲天不開按漢書白晝萬里閒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受俗物相賁欺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隨髻半沈檀欒幺亞轉鴻

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
象牀一綰香絲雲縵地玉釵落處無聲纖手却盤
老鴛色也滑寶釵管不得春風爛熳嬌嬌嬌
十八般多無氣力妝成髮髻敲不斜也雲裾數
步躡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官街鼓

官街鼓唐詩云官街鼓馬周上言金吾街鼓
唐詩云官街鼓馬周上言金吾街鼓

曉夢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曉新
相陵飛燕埋香骨碰碎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皇聽
不得從君翠髮蘊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回天上
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

有所思

有所思唐詩云有所思
有所思唐詩云有所思

士

宋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
庭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想君
白馬懸雕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鎮如石妾
顏不久如花紅夜殘高碧橫長河河上無梁空白波
西風未起悲龍梭也年年纖素攢雙蛾江山迢遞
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桂花幾
度黃昏幾處向曉鳴森木風過池塘響葉玉白日
蕭條夢不成橋南更問仙人卜

唄喻使者

唄喻使者唐詩云唄喻使者
唄喻使者唐詩云�喻使者

唄喻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
漓元氣蕊蕊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刺龍鱗下紅

肢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鑿黃事物紀原婦人喜作粉黛如川繞堤
形又似射月者謂之黃星
龍骨冷也柳岸鴨頭香別館驚殘夢傳杯泛
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都尉以沈沈期其也

七夕

別浦今朝暗羅幃午夜愁鵲穿線月花入曝衣樓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唐小水又值一年秋
畫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鷗飛睥睨高睥睨亦作睥睨帆長標越何辭冷掛
作現帆長標越何辭冷掛
吳刀澹菜生寒日鮎魚溪白濤也木花露沐額旗鼓

夜迎潮

夜迎潮唐詩云夜迎潮
夜迎潮唐詩云夜迎潮

太

宋

謝秀才自妻鵲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
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誚賀復繼之
憶雲望斷梨花春荷絲製機練竹葉翦花裙
月明啼阿姊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婿金魚掛在身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絛顯花弄暗粉眼尾淚侵寒
碧玉破不復瑤琴重撥弦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鵠文鵠文士於子鵠勇銳戰幹橫龍
論言其所嫁者試夫也
刀環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淚淫
紅輪重樓鳥上井梁

追賦畫江潭苑

追賦畫江潭苑唐詩云追賦畫江潭苑
追賦畫江潭苑唐詩云追賦畫江潭苑

吳苑曉蒼蒼宮衣冰澱黃小鬟紅粉薄騎馬珮珠長
路指臺城迢迢羅襦袴褶香行雲霽翠華今日似襄王
十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熏宋鵲鵲即宋民大也
尋箭躍盧龍金陵志鍾山西北為盧龍山旗溼金鈴重霜乾玉鈴空
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馬小憐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

灣頭見小憐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請上琵琶絃謝按周以小憐賜

垂竹葉帶鬢溼杏花煙玉冷紅絲重齊宮駕妾鞍

惱公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

主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粧秀麗夜帳減香筒

花鏡飛孤鶴昔有大鶴相別各執半以為信江圖畫水燕鵲

陀梳碧鳳腰裏帶金蟲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

乍倚風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寄書題豆蔻隱語笑芙蓉莫鎖朱

莫匣休開翡翠籠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蝶醉顛拋

紅網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數錢教姹女買藥問巴賈

橫非束竹絃急是張弓晚樹迷新蝶殘蛺蝶憶斷虹古
時填渤海今日盤崆峒繡香囊裏慢羅帶結短封心

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井檻淋清

漆門鋪綴白銅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隈花開免徑向鐸印孤

蹤玳瑁釘簾簾琉璃臺扇烘象牀綠素柏瑤席卷香

蕙細管吟朝曉芳醪落夜楓宜男生楚巷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梳子發

金痛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龜甲開屏濕鵝毛參墨濃黃庭留衛羅綠樹

養韓馮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桐黃城初出坐寵妹始相從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蠟淚垂蘭

愁填粟長絃怨削曲池眠乳鴨水閣睡娃僮綉

琴雙綫鈎綽辨五驄蜀煙飛重錦映雨濺輕容拂鏡

羞溫嬌熏衣避賈充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魚生玉

竊下人在石蓮中含水彎蛾翠登樓濕馬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

君居曲陌園令住臨邛桂火流蘇暖金爐細炷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

遲王子態驚轉謝娘慵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

株防膽怯銀液鎮心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跳脫看年命

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

方帶藥符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經漢苑尋官柳河
橋闌禁鐘月明中婦兒應笑畫堂空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謝按北史齊馬淑地名小憐後從魏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賦之立為左皇后則即淑後主春

婦斷馬蹄痕衙回自閉門長鎗江米熟漢上呼米為長腰雞小樹
素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閣角中大書曾去洛鶴病
悔遊秦謂秦也土甌封茶烹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
誰惜滿溪雲

馬詩 三首

催榜渡烏江神雖泣向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香樓綺羅新龍慶燈鱗回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殿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南園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顏可憐日暮嬌香
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主 朱山亭

宮北田塍曉氣酣黃桑飲露窳宮簾長腰健婦偷攀
柝杆餒吳王八吳王八齋吳王八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疏

珎日課越儂能種瓜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

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

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子不見年年遊海

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諫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

劍頭朝歸去事猿公東方朔傳猿公不名一行冥越春秋有處女道逢一翁稱猿公與之試劍公飛上樹化而去

春水初生乳燕飛黃鸝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

愧魚擁香鉤近石磯

泉沙與臥鴛鴦暖曲岸迴篙舫艇遲瀉酒木蘭椒葉

蒸水謂酒也病容扶起種菱絲

邊讓今朝憶蔡邕後漢邊讓傳能無心裁曲臥春風舍文龍為之何進

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長樂谷口倚穉家晉書穉康人也其先家於穉山之側因而為氏白雲千峰老翠

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蘿花蘿花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硝舊馬牙

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幅染朝霞虞卿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幅染朝霞虞卿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名英 中興集卷第四 李賀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塘下行

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
不是城頭柳那柳來去鴉

巫山行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有亭亭
千載楚襄懷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雲結深閨門

羽林行

朔雪寒嘶朔風勁裂冰胡中射鵰者此日猶不能
羽林兒錦臂飛蒼鷹揮鞭使白馬走出黃河凌

征婦怨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
君淚滿羅巾妾淚滿羅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
路塵如得風吹上君車輪

湘妃怨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滿湘水空碧
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瑞席
寒芳徒有薦靈意殊脈脈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古薄命妾

不惜十指絲為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故聲殘

獨愁

素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
青山有靡蕪淚葉長不乾空令後代人采掇幽思攢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
常恐百蟲鳴使我芳草歇

感懷二首

秋氣悲萬物驚風振長道登高有所思寒雨傷百草
平生有親愛零落不相保五情今已傷安得自能老
徘徊不能寐耿耿含酸辛中夜登高樓憶我舊星辰
四時不遷移萬物何時春唯憶首陽路永謝當時人

送盧策歸別墅

短松窺不樂高石雲不栖君吟滿湘去意與雲齊
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溪身披薜荔衣山陟莓苔梯
一寒冰雪文避俗常自攜句句刻削

長安旅情

說盡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
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送仲弟鄧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
曉色奪明月征人逐羣動秋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怨別

一別一回老志士白髮早在富貴為客居貧難自好

沈憂得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
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

共照日月影。獨為愁思人。豈知題鵝鳴。瑤草不得春。
一片兩片雲。千里萬里身。雲歸嵩山陽。身寄江之濱。
弃置復何道。楚情吟白蘋。

遊終南山

南山。家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
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
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淨名。

送青陽上人遊越

秋風吹白髮。微官自蕭索。江僧何用歎。溪縣徒寂寞。
楚思物皆清。越山勝非薄。時看鏡中月。獨向衣上落。
多謝入冥鴻。笑余在籠窄。

贈鄭夫子鈞

天地入骨髓。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宋玉還大句。李白飛征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
勉矣鄭夫子。驪珠今始胎。

別妻家

芙蓉歷曉露。秋別南浦中。鴛鴦春新贈。通德東牀空。
碧水不息浪。清溪易生風。參差生。成阻。歎。去。無。窮。
孤雲目雖斷。明月心相通。私情詎銷鑠。積芳在春叢。

逢江南故畫上人會中鄭方回

引之

相逢失意中。萬感因語至。追思東林日。掩抑北邙淚。
篋篋有遺文。江山舊清氣。塵生逍遙注。墨故飛動字。
荒毀碧澗居。虛無青松位。珠沈百泉暗。月死羣象閉。
永謝平生言。知音豈容易。

上河陽李大夫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
霜劍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
武牢鎖天關。庭珠控武牢。關即古有。河橋紐地機。庭珠控河陽。關即古有。
謂之河橋。大軍奚以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

行九

中韓愈從軍

集

朱山亭

輕肥試登山。岳高方見草木微。山岳恩既廣。草木心
皆歸。

送韓愈從軍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
坐作羣書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
淒淒天地秋。凜凜軍馬令。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靜。
王師既不戰。廟略在無競。王祭有所依。元瑜初應命。
底珠控元瑜。章論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旌鼓前。笑別
丈夫威。

丈夫威

臨池曲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羣蟬鬢寄迎。

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洛橋晚望

天津橋下水初結洛陽陌上行人絕
榆柳蕭疎樓閣閒月明直見嵩山雪

出門行

長河悠悠去無極百齡同此可歎息
秋風白露露人衣壯心洲落奪顏色
少年出門將許誰川無梁兮路無岐
一聞陌上苦寒秦使我佇立驚且悲
君今得意厭梁肉我後念我貧賤時

海風蕭蕭天雨霜窮愁獨坐夜何長
驅車舊憶太行險始知遊子悲故鄉
美人相思隔天關長望雲端不

中道集卷第四

辛

宋山亭

可越手持琅玕欲有贈愛而不見心斷絕
南山峨峨白石爛碧海之波浩漫漫
參辰出沒不相符欲橫天無羽翰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

暮天寒風悲屑屑啼鳥繞樹泉水噓
行路解鞍投古陵蒼蒼隔山見微月
鴉鳴犬吠霜煙昏開囊拂巾對盤飧
人生窮達感知己明日投君申片言

望遠曲

朝辭後歸信日日登高臺行人未去
植庭樹別來三見庭花開庭花開盡復
幾時春光駘蕩阻佳期愁來望遠煙
庭隔空憐綠鬢風吹白何當歸見遠
行客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五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 詔殺

鮑 溶

字德源元和進士與韓愈李正封王叔文等六人交游又與文德
目時謂為四傑其集如制誥宋敏求始訂正之又曾以歐陽修蘇軾本
為法集其序略云自先王之澤雖久而詩心既周以作者有文辭
并其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故特為之選而遺理者少遺世
之文

唐懷

宿心不覺遠事去勢迫憶曠古川上懷東流幾時息
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曉夢隨月光過秋蘭意色

壯士行

西方太白高壯士羞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

宋山

沙鴻叫天末橫劍別妻子蘇武執節歸班超束書起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羽林行

朝出羽林宮入參雲臺議獨請萬里行不奉和親事
君王重年少深納開邊利寶馬雕玉鞍一朝從萬騎
煌煌都門外祖帳光七貴歌鐘樂行軍雲物慘別地
驚如整部曲幢蓋動鄉次臨風親戚懷滿袖兒女淚
行行復何贈長劍報恩字

舊鏡

輝娟本家鏡與妻歸君子每憶並照時相逢明月裏

春風忽分影白日難依倚珠粉不結花玉璫寧揮耳
心期不可見不保長如此華髮一欺人青銅化為鬼
良人有歸日肯學妖桃李瑤匣若浮雲冥冥藏玉水
時兒不遺照恐學孤鸞死

將歸舊山留別孟郊

擇木無利刃羨魚無巧綸如何不量力自取中路貧
前者不厭耕一日不離親今來千里外我心不在身
悠悠慈母心惟願才如人豈能幾許衣服嘗著新
一飯吐尺絲誰見此殷勤別君歸耕去持火燒車輪

宿吳興道中芭邨

浮客倦長道秋深夜如年久行惜日月常起雞鳴前
夕計今日程息車在芭川霜中水南寺金磬冷泠然
曉昔此林下歸心巢頂禪身依寢昏昧智月生虛雲
羈旅遠我程去留難雙全觀身話往事如夢遊青天
明發止宿從寄聲琴上弦聊書越人意此曲名思仙

古意

女蘿寄松柏綠蔓花絲絲三五定君婚結髮早移天
蕭蕭羔鴈禮冷冷琴瑟篇恭承采蘋祀敢效同車賢
皎日不留景良時如逝川愁心忽移愛花貌無歸妍
翠袖洗朱粉碧階封綺錢新人易如玉廢瑟難為弦
寄羨舜華木

貴與根蒂連希君舊光景照妾薄暮年

秋夜對月懷李正封

援琴悵獨立高月對秋堂美人遠于月徒望空景光
坐憶執手時七弦起淒涼平生知音少君子安可忘
客意如夢寐路岐偏四方日遠迷所之滿天心暗傷
立奉二鯉魚中含五文章惜無千金答愁思盈中腸
此夕臨風歎零露霑衣裳

秋日山中寄懷李端公益

舊事與日遠秋花仍舊香前年繡衣客此節過此堂
侍臣不自高笑解繡衣裳眠雲有餘意入鳥不亂行
我恐雲嵐色損君鞍馬光君言此何言且共覆前觴

題吳徵君巖居

古人重一笑買日輕金紫日盡秉燭遊千年不能忘
言言此何言明日皆異鄉明日非今日山下道路長
一從下山來天地再炎涼此中會難得夢君馬玄黃

題吳徵君巖居

堯澤潤天下許由心不知真風存絲絲嘗與達者期
有道吾不事有生吾不欺澹然靈府中獨見太古時
地脈發醴泉巖泉生靈芝天文若通會星影應離離
亭亭傳氏巖何獨萬古思

隋宮行

御街多行客行客悲春風楚老幾代人
猶耕場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

寄王璠侍郎

前月月明夜美人同清光音塵一以間今夕坐相望
露落芙蓉花凝餘繡服香

途中旅懷

羣雞鳴曉蕭蕭馬辭櫪草草名利區居人少於客
生期三萬日童老半虛擲修短命半中憂歡復相敵
朝提黃金爵暮造青松宅來往日相悲北邙田土窄
嗟嗟西天岳錦繡明翠壁中有不死鄉千年無人
遊心期周太子下馬拜虛碧雀駕如可從他年執煙
子晉乘白鶴歸臥山

秋思

朔風吹雁翼遠別無人鄉君近雁來處幾回斷君腸
音奉千日書撫心怨星霜無書又千日世路重茫茫
國有佳麗城眉富春光自然君歸晚花落君空堂
君其謂不然歲晚雙鴛鴦

冬夜答客

白日誠可愛不如夜漏多幸君霜露裏車馬犯寒過
學耕不逢年稂莠敗黍禾豈惟親賓散鳥鼠移巢窠
獨見青松心凌霜庇柔蘿壯日賤若此畱思意如何
因憶古丈夫一言重山河臨風彈楚劍為子奏燕歌

沙上月

黃昏潮落南沙明月光涵沙秋雪清水文不上煙不

蕩平平玉田冷空曠

永蓮曲

弄舟揭來南塘水蓮葉映身摘蓮子暑衣鮮淨鴛鴦
喜作浪弄花驚不起殷勤護惜纖纖指水菱初熟多

新刺

章華宮行

雲清南鴻呼曉羣章華宮娥怨行雲十二巫峰仰天
綠金車何處邀雲宿纖腰嫋娜三千人宮衣水碧顏
青春豈無一人似神女忍使蛾眉常不伸蛾眉不伸
猶自可春朝處處門長鎖

鳴雁行

中彈集卷第五

五

采山亭

七月朔方雁心苦聯影翻空落南土八月江南陰復
晴浮雲繞天難夜行羽翼勞痛心虛驚一聲相呼百
處鳴更童夜宿煙波側沙上布羅連草色月暗風悲
欲下天不知何處容栖息楚童胡為傷我神爾不曾
作遠行人江南羽族本不少寧得網羅此客鳥

采山亭

春風吹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
損鉤刀一一牽柔長葛絲昔昔春雪鹽深潤擇泉清
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獨坐聲高機織成一匹
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水精夏殿開涼戶冰山繞
坐猶難御衣親玉體又何如杳然獨對秋風曝鏡湖

女兒嫁鮫人鮫綃逼肖色不分吳中自簾泛清水

爭龍手迹蠻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

倚瑟行

今與傳警瀦水涯龍旗參天行殿巍左文皇帝右慎

姪北面侍臣張釋之固高知處邯鄲道壽陵已見生

秋草萬世何人不此歸一言出口堪生老高歌倚瑟

楊清悲樂餘哀生知為誰臣驚歡歎不可放願賜一

言程名云明珠為日紅亭亭水銀為河玉為星泉宮

一閉秦國喪收童弄火驪山上

始皇有訓二世誓君獨何人至於斯霸陵一代無發

毀儉風本自張廷尉

可執其權之前因使其中有可執其權之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執其權

得又何難乎

辭行

漢家代久淳風薄帝重微行極荒樂青娥三千奉一

人班女不以色事君朝傳玉輦召同載三十六宮皆

盼曉不驚六馬緩天儀從容鳴環前致辭若思如海

深難竭妾命如絲輕易絕願陪阿母同小星敢使太

陽齊萬物周末幽王不可宗妾聞上聖遺休風五更

三老侍白日八十一女居深宮（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願將聲內有餘席迴賜忠臣近恩澤一時節義動賢

君千年名姓香氛氲漸臺水死何傷聞（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周先生畫洞庭歌

江南客水為鄉舟為宅能以筆鋒知地脈開分楚水

入丹青不下此堂臨洞庭水文不浪煙不動木末被

稜山碧重帝子應哀窈窕客客人似得嫺娟夢六月

火光衣上生齋心寂聽潺湲聲林水搖鏡水拂筆盡

日獨臥秋風清因遊洞庭不出戶疑君知有長生路

（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王壺先生在何處

送損之秀才赴舉

青門佩蘭客淮水誓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

平沙大河急細雨二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可留

（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酬王侍郎

慙非青玉案故以贈仙郎希冀留書閣提攜在筆牀

詎能煙縷服安待似芸香所報何珍重清光勝夜光

泊楊子岸

繞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遙林藏初霽雨風退欲歸舟

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贈遠

辛苦關西車騎官幾年旌節客河蘭（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辭虎精神暗銀縷交龍氣色寒欲和古詩成書錦

傳書信願向凌煙閣上看（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郊天回

日動蕭煙上泰壇（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帝從黃道整和

九夜玉山壽酒舞千官始知本朝朝（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夏口懷杜少陵

五月清涼蕭史家瑤池分水種菱花回文地簞龍鱗

浪交鏤天窗蟬翼紗閒遣青琴飛小雲（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聞聖主知書梅鳳閣焚香對五車

人日陪宣州范中丞傳正與范侍御傳貞宴

東風亭（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人日春風繞早梅謝家兄弟看花來吳姬對客歌千

曲春風一留人酒百杯絲柳向空輕宛轉玉山看日

徘徊流光易去歡難得莫厭頻頻上此堂

蔡平喜遇馮判官話別

從事東軍正四年（竇氏趙周遷天子后立六宮二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相逢且喜偃兵前

尋從免翻三窟見射妖星落九天江上柳營回鼓每

陽花縣望神仙秋風蕭颯醉中別白馬嘶雲雁叫

和淮南李相公夷簡喜平淄青回軍之作

元和十四年平盧節度使李元平

橫笛臨吹發曉軍元戎幢節拂寒雲搜山羽騎乘風
引下瀨樓船背水分天際獸旗揺火燄日前魚甲動
金文馬毛不汗東方靖行見蕭何第一勛

南塘

南塘旅舍秋淺清夜深綠蘋風不生蓮花受露重如
睡斜月起動鴛鴦聲

漢宮詞

中興集卷第五

九

月映東窗似玉輪未央前殿絕聲塵宮槐花落西風
起鸚鵡驚寒夜喚人

贈楊鍊師

定後唐高祖之鍊師

惹煙衣上繡春雲清隱山書小篆文
天洞玉經云清隱書在元華宮中明月在天
將鳳管夜深吹向玉宸君

合

武進石人崇之曾孫元和十三年上京第官武功尉監製御之給事
一觀家傳錄書云武進石人崇之曾孫元和十三年上京第官武功尉監製御之給事
一觀家傳錄書云武進石人崇之曾孫元和十三年上京第官武功尉監製御之給事

居野行

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開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
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店人盡東西道路侵驪鞍

采玉上山顯探珠入水府邊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
古來一人耕三人食猶飢如今千萬家無一把鉏
我倉常空虛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

拾得古研

僻性愛古物終歲求不獲昨朝得古研黃河灘之側
念此黃河中應有昔人宅宅亦作流水斯研未變易
波澗所激觸背而生罅隙質狀璞且醜今人作不得
捧持且驚歎不敢施筆墨或恐先聖人嘗用修六籍
置之潔淨室一日三磨拭大喜豪貴崇久長得保惜

送任晚評事赴沂海

沂州古琅琊郡

擲筆不作尉戎衣從環跳嚴冬入都門僕馬氣益豪

中興集卷第五

十

沂州右鎮雄士勇旌旗高路東無憂虞半夜開虎牢
丈夫貴功勳不貴爵祿饒仰眠作書生衣食何由消
任生非常才臨事膽不搖必當展長畫逆波斬鯨鰲
九陌塵土黑話別立遠郊孟堅勤燕然豈獨在漢朝

漢書班固傳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武功縣中作

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道城
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
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閒宜縣僻說品喜官微
淨愛山僧飯開披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

初器詞

儀禮註疏

夜渡黃河水將軍險用師雪光偏著甲風力不禁旗
陣變龍蛇活軍雄鼓角知今朝重起舞記得戰酣時

寄杜師義

出處難相見同城似異鄉點兵尋戶籍燒藥試仙方
事校千般別心還一種忙黃金如化得分寄亦何妨

秋夜月中登天壇

秋蟾流異彩齋潔上壇行天近星辰大山深世界清
仙蹤石上起海日夜中明何計長來此閒眠過一生

送李侍御過夏州

酬恩不顧名走馬覺身輕迢遞河邊路蒼茫塞上城
沙寒無宿雁虜近少閒兵欽羅揮鞭去旁人意氣生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絲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
佩聲清漏聞天語侍臣閒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秋日山中

秋來長早起拄杖繞階行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硯清
臨書愛奇迹避酒怕狂名只擬隨麋鹿山中過一生

和戶部侍郎省中晚歸觀

寒日南宮晚閒吟半醉歸位高行路靜詩好和人稀
古樹苔文匝遙峰雪色微寧知逢彩筆寂寞有光輝

送潘傳秀才歸宣州

李白墳三尺墳在太白山當宣州城東在太平府青
山北華天所云采石江邊李白墳是也嗟峨萬古名

因君還故里為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雀聲
老郎閒未得無計此中行

寄友人

日暮掩重扉抽簪復解衣漏聲林下靜螢色月中微
秋露露華結夜深人語稀殷勤故山路誰與我同歸

閒居遣懷

永日府燈絕何曾暫廢吟閒詩隨思緝小酒恣情斟
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世間多少事無事可關心

裴考功厲察院同遊昊天宮都觀

性同相見易紫府共閒行陰徑紅桃落秋壇白石生
薛文連竹色崔語應松聲風定藥香細樹深泉氣清

垂楊靈草影繞壁古山名園外坊無禁歸時踟月明

遊宣義池亭

春入池亭好風光暖更鮮尋芳行不困逐勝坐還遷
細草亂如髮幽禽鳴似弦苔文翻古篆石色學秋天

花落能飄酒萍開解避船暫來還愈疾久住合成仙
逕筍指階起垂藤壓樹偏此生應借看自計買無錢

送無可上人遊越

清晨相訪門前立麻履方袍一少年嬾讀經文求作
佛願攻詩句覓成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

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南池嘉蓮

南池嘉蓮

芙蓉池上葉田田一本雙花照碧泉濃澹竝肩香各
散東西分豔影相連自知政術無他異縱是禎祥亦
偶然四野人民皆盡喜爭來入郭看嘉蓮

和令狐員外直夜即寄上相公（庭殊按員外謂令狐
相公也）

霜臺同處軒窗接粉署先登語笑疎皓月滿簾聽玉
漏然泥盈手發天書吟詩清美招閑客對酒逍遙臥
直廡榮貴人間難有比相公離此十年餘

送陳倜（一作倜）赴江陵從事

荊州勝事衆皆聞幕下今朝又得君才子何須藉科
第男兒終久要功勳江邨竹樹多於草山路塵埃半
是雲新什定知饒景思不應一向賦從軍

莊居即事（一作王定）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却明時過無心求富
貴身閒不夢見公卿因尋岳寺葦辛斷自別王城禮
數生斜月照牀新睡覺西風半夜窺來聲

貴遊

貴遊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里塵紅杏花開連錦
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皇池畔飛金縷絲竹聲中醉
王人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

寄汴州令狐楚相公（庭殊按敬宗朝楚爲河南尹
拜東都留守天平節度使）

汴水從今不復渾秋風驚鼓動城根梁園臺館關東
小相府旌旗天下尊詩好四方誰敢和政成三郡自

無冤幾時詔下歸丹闕還領千官入閣門

送源中丞赴新羅（庭殊按新羅其國在
自濟東南五百餘里）

赤墀賜對使殊方官重霜臺紱綬光玉節在船清海
怪金玉開詔拜夷王雲晴漸覺山川異風便那知道
路長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灑扶桑

送僧眞實歸杭州天竺

石橋寺裏最清涼聞說茅菴寄上方林外猿聲連院
磬月中潮色到禪牀他生念我身何在此世惟師性
亦忘九陌相逢千里別青山重疊樹蒼蒼

酬薛奉禮

栖栖滄海一耕人詔遣江邊作使君山頂雨餘青到
地濤頭風起白連雲詩成客見書牆和藥熟僧來就
鼎分珍重來章相借問芳名未識已曾聞

題田將軍宅

焚香書院最風流莎草綠牆綠蘚秋近砌別穿澆藥
井臨街新起看山樓樓禽戀竹明猶在閑客觀花夜
未休好是暗移城裏宅清涼渾得似江頭

上張水部

出入門闌久兒童亦有情不忘將姓字常說向公卿
每許連牀坐仍容竝馬行恩深轉無語懷抱甚分明

送于中丞入蕃冊立

上馬生邊思戎裝別衆像雙旌衛命重空磧去程遙
迴沒沙中樹似飛雪外鷗蒼庭迴冊禮幾日却回朝

送韋校書佐靈州幕

共知行處樂猶惜此時分職已爲書記官曾校典墳
寒城初落葉萬戌晚生雲邊事何須問深謀祇在君

薔薇

四面垂條密浮陰入夏清綠攢傷手刺紅暗斷腸英
粉著透鬚膩光凝蝶翅卧雨中看亦好況復值初晴

尋買島所居

求閒身未得此日到京東獨在鐘聲外相逢山色中

中丞集卷第五

主

朱山事

謹言人漸老所向意皆同月上應留宿移牀對藥叢

送李侍御入蕃

遠使隨雙節新官屬外臺戎裝非好武書記本多才
移帳依泉宿迎人帶雪來心知玉關道稀見一花開

望蕭關

望蕭關
北平涼府東南

漸見風沙暗蕭關欲到時兒童能探火婦女解縫衣
川絕衝魚鱗林多帶箭麋暫來戎馬地不敢苦吟詩

贈陳道人

樂道辭榮祿安居桂水東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
藥圃無凡草松庭有素風朝昏吟步處琴酒與誰同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

氣滿新興日堪追隔水鳴蟬後當檐雁過時

重霜近藥苗棄不以朝簪貴多將野客期

景宴朝罷有餘閒蝶散紅蘭外螢飛白露間

見寺林靜遠分山吟足期相訪殘陽自掩關

送崔拾遺赴關

清曉凌寒玉朝來拜拾遺行承天子詔去感主人知

歸佩分班日風霜獨立時名高住不得非與九霄期

秋宵讌別盧侍御

風亭弦管絕玉漏一聲新綠茗香醪酒寒燈靜照人

清班無意戀素業本來貧明發青山道誰逢去馬塵

送僧遊廬山

客行皆有求師去是閒遊野望攜金策禪栖寄石樓

山深松翠冷潭靜菊花秋幾處題青壁架梁澗瀑流

送實秀才

江南才子日紛紛少有篇章得似君清話未同山寺

宿離歌已向客亭聞梅天馬上愁黃鳥澤國帆前見

白雲遙籍名高年又少回頭應笑晚從軍

上翰林蔣防舍人

清重可過知內詔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

駕召宴無時不及旬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得後意

長款應憐獨在文場久十有餘年浪過春

題章正字道正新居

題章正字道正新居

獨在御樓南畔住生涯還是舊時貧全無竹可侵行
徑一半花猶屬別人吟處不妨嫌鼓閣眼前唯稱與
僧鄰近來漸覺青莎巷車馬過從已有塵

送唐中丞開淘西湖夏日遊泛因書示郡人
岸新淘見碧霄中流相去忽成遙空餘孤嶼來詩
景無復橫樓殿柳條紅施路幽山翠溼錦帆風起浪
花飄共知浸潤同雷澤何慮川源有旱苗

廢宅

古巷戟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
屋唯有閒人去看花空廢欲摧塵滿檻小池初涸草
侵沙繁華事歇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羽林郎

紫額年少奉恩初直閤將軍盡不如酒後引兵圍白
草風前駐旆領邊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
日除大笑魯儒年四十腰間猶未識金魚

送浙東周判官

久聞從事滄江外誰謂無官已白頭來備戎裝嘶數
騎去持丹詔入孤舟蟬鳴驛樹殘陽遠鷺起湖田片
雨秋到日重陪丞相宴鏡湖新月在城樓

宮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
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種花

憶昔西京官道上可憐桃李畫陰垂不知誰作巡花
使空記玄宗遣種時

劉補闕西亭晚宴

蟲聲已盡菊花乾共立松陰向晚寒對酒看山俱惜
去不知斜月下闌干

近試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
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張祐
字承吉清河人元和中作宮體詩名震一時大稱窈窕是字風格極重大家往往
杜閣止香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其詩多言婦人子孫長慶中
深為今人愛所如楚懷王太子自莫愁家以詩三百篇贈秋娘進杜王京
蜀之張氏在內庭上問之張曰此詩雖小乃其法不為或疑其之恐聲腔
下風故由是失意東歸有玉潔然身
更不疑之句予於丹陽縣令詩一卷

張祐

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
背手抽金鋌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觀徐州李司空獵

送徐彥夫南遷
萬里客南遷孤城漲海邊瘴雲秋不斷陰火夜長焚
月上行虛市風迴望泊船知君還自潔更為酌食泉

萬里客南遷孤城漲海邊瘴雲秋不斷陰火夜長焚
月上行虛市風迴望泊船知君還自潔更為酌食泉

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
山高雲緒斷滿迴日波顏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旅次上饒溪

碧溪行幾折凝櫂宿汀沙角斷孤城樓深片月斜
夜橋昏水氣秋竹靜霜華更想曾題詩凋零可歎嗟

送韋整尉長沙

遠遠長沙去憐君利一官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
木客提蔬束江鳥接飯九謂長安劉雲馬龍驤九行者九飯投之高下無失莫言卑

涇地未必乏新歡

送楊秀才往夔州

張結

九

朱山亭

鄂渚逢游客瞿塘上去船南連萬里海狹入一條元
鳥影沈沙日猿聲隔樹煙新詩逢北使為造幾已殘

途中逢李道寔游蔡州

張結

征馬漢江頭逢君上蔡遊野橋經亦市謂蔡州唐蔡州中州皆在今河南汝南府蔡人隱居大山

路過中州僻地人行澗荒林虎迹稠殷勤話新守生
物賴諸侯

讀狄梁公傳

失運廬陵厄謂狄中宗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

柱正乾坤上保儲皇位深然國老勲聖朝雖百代

合問王孫

題聖女廟

古廟無人入蒼皮灑老桐蟻行蟬殼上蛇竄雀巢中
淡水孤舟泊輕塵一座蒙晚來雲雨去荒草是殘風

題樟亭

曉霧馮虛檻雲山四望通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
樹色連新霽潮聲入夜風年年此光景催盡白頭翁

題海鹽南館

故人營此地臺館尚依依黑夜山魃語黃昏海燕歸
舊陰楊葉在殘雨槿花稀無復南亭賞高檐紅燭輝

晚秋江上作

萬里霜秋客蕭條對落暉煙霞山鳥散風雨廟神歸
地遠登聲切天長雁影稀那堪正砧杵幽思想寒衣

晚夏歸別業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
宿澗侵苔發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題松汀驛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迴聞風
鳥道高原去人煙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詠史二首

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求善馬不算苦生民
外國雖虛結中華憤莫伸却教為後恥昭帝遠和親

留名魯連去於世絕遺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
偶然飛二箭無事在千金回望陵煙閣何人是此心

吳宮曲

日下苑西宮。花飄香徑紅。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蟲。
結蕊初含雪。柔枝欲斷風。可憐傾國豔。誰信女爲戎。

陪范宣城北樓夜讌

華軒曉碧流。官使擁諸侯。粉項高叢鬢。檀妝漫裏頭。
亞多催曉燭。斜眼送香球。何處偏堪恨。千回下客籌。

詠風

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引笛秋臨塞。吹沙夜繞城。
舒卷迎風影。出岫送猿聲。何似琴中奏。依依別帶情。

題潤州金山寺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

中興集卷第五 張祐

至

朱山亭 張五

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蘊蘊。

題潤州甘露寺

千重橫嶺險。高步出塵埃。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
冷雲歸水石。清露滴樓臺。況是東溟上。平生意一開。

題杭州孤山寺

樓臺俯蒼翠。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寒草綠。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

秋夜宿靈隱寺師上人房

月色蒼涼外。江聲野寺中。貧知交道薄。老信禪門空。
露葉隨風落。風枝夏井桐。不妨無酒夜。閑話值生公。

題惠山寺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還。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間。

題普賢寺

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殷勤望城市。雲水暮鐘和。

題虎丘東寺

何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龍應在此。空窺未還。
經年來客倦。半日與僧閒。更共嘗新茗。聞鐘笑語間。

中秋月

雲樹擁崔嵬。深行異俗埃。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
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傷心萬里意。金玉葬寒灰。

從軍行

望落桂含安。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
絕域行應久。高城下更遲。人間繫情事。何處不相思。

少年金氣就光輝。直指邊城虎翼飛。一卷旗收千騎。
將軍身出百重圍。黃雲斷塞尋鷹去。白草連天射。

愛妾換馬

（庭球按樂府雜題曰舊說淮南王所作古辭今不傳）

歸三首漢廷刀筆吏。丈夫功業本相依。

一面妖桃千里蹄。嬌姿駿骨價應齊。乍牽玉勒辭金。

棧。催整花鈿出繡闥。去日豈無霜被淚。歸時還有頓。

街嘶。輝煌躑躅春風裏。揮手搖鞭楊柳隄。

綺閣香銷華殿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
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
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驕嘶兩意同。

和杜牧之九華見寄九華山在池州李

孤城高柳鳴曉鶯風簾半鈎清露華九峰聚翠宿危

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雁

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謝朓字元暉

王山字元暉

周員外席上觀柘枝柘枝舞名柘枝曲名柘枝

畫鼓拖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感霧紅衫

薄銀菱垂花紫帶長鸞影乍回頭並舉鳳聲初歇翅

齊張一時欸腕招殘拍斜斂輕身拜玉郎

病宮人病宮人不

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縹緲不挂鈎縹緲不挂鈎

扶藤夾御雙鬟慵整玉搔頭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

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傷枕函流

宮詞宮詞

宮詞

宮詞

故園三千里深宮十二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小州聞曉角

寒耿稀星照碧霄月樓吹角夜江遙五更人起煙霜

靜一曲殘聲送落潮

大酺樂大酺樂

大酺樂

直想長安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伎竿頭

絕天下傳呼萬歲聲

邠王小管邠王小管

號曰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輿還幸無人

見他花邠王小管吹

李蕃笛

平時東幸洛陽城天樂宮中夜徹卧無奈李蕃偷出

譜酒樓吹笛是新聲

玉環琵琶玉環琵琶

宮樓一曲琵琶聲滿眼雲山是去程回顧段師非汝

意玉環休把恨分明

要娘歌

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行上密隨便喚要娘歌一

曲六宮生老是蛾眉

贈內人贈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嬌眼唯看宿鷺窠斜拔玉釵燈影

畔剔開紅燭救飛蛾

折楊柳枝

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

開玉手和煙弄一枝

華清宮

華清宮

風樹離離月稍明九天龍氣在華清宮門深鎖無人
覺半夜雲中羯鼓聲

二樹蒼蒼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
下笛笛猶吹阿溫堆名阿溫堆明皇采其聲為曲

集靈臺

唐陳鴻撰集靈臺在華清宮中非漢集靈臺也

日光斜照集靈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
錄太真含笑入簾來

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
色澹掃蛾眉朝至尊謂楊太真外傳被國不寵故初嘗素面朝天自衛其體

雨霖鈴

雨霖鈴夜却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記上皇和淚

感春申君

薄俗何心議感恩詔客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

聽箏

容寂寞無人殺李園李園者秦君客三千餘人有朱紫者諸

題金陵渡

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過翠弦中分明似說長城
苦水咽雲寒一夜風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江平月

三星火是瓜洲

東山寺

寒山蒼蒼老柏風石苔清滑露光融半夜四山鐘磬
盡水精宮殿月玲瓏

櫻桃

石榴未坼梅猶小愛此山花四五株斜日庭前風裏
裏碧油千片漏紅珠

題峰頂寺

月明如水山頭寺仰面看天石上行夜半深廊人語
定一技松動雀來聲

孟才人歎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

孟才人歎

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

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緼上憫然復

曰妾嘗藝歌願口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

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隕上令醫

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矣及上崩將徙

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

明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
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爲之
目大中三年遇高於由奉詔於余聊爲興
歎

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詩

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敗竊

之入宮有關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惠皇子傅姆皇子杜封澤王肅
注用事詔丞相欲去己者指以爲報王復譴歷前秋因賜歸鄉鄉千
選金陵感其窮
月老爲之賦詩

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
閑也得相如第一詞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五

中晚唐詩叩禪集卷第六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杜牧

字叔之宰相伯之孫太和二年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佐傅師事孫
西華球府巡官又爲中書樞密南面度府掌書記羅蒙公史分司東
都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農員外郎官兼史職歷爲湖州刺史
以考院郎中知院終中書舍人史稱其廉直有奇節不爲黠諂小謹
所動州大事皆成利病尤切至時無右接快快卒先是祖佑有別墅在
樂川故每下中書員居其中嘗以文集屬其甥某嘗按理某延其爲
燕服而焚棄之存者才十二三今有樂川集二十卷又外集別集多
所遺補諸家遺人號爲小杜以別於少陵陳氏舊錄曰杜牧之
所後遺不羈其詩豪而酷有氣類非晚唐人所能及徐鉉忠曰牧之
詩合逸趣接流情感感抑揚頓挫之高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物
色雖云然其流藝
然其情亦乃矣

郵行

中環集卷第六 杜牧

春半南陽西禾桑偏邨塢裏裏垂柳風點點迴塘雨
簾唱牧牛兒雞窺簾帟女半溼解征衫主人饋雞黍

題宣州開元寺

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朓城

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

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松

桂樹青苔照朱閣
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
月色暉

粉堵閑景無日夕憑闌有今古留我酒一尊前山看

春
雨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

虞珠按：陽山在宣城。
中層巒峭，鮮郡之類也。

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

居寬於一天下尊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一

足愛歎遭逢寡

題寧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春疎雨餘同倚朱闌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劇弘和愚衷深福得相舍臨饒中吾過何由鮮
楚國饒風煙湘岸苦繁宛山密夕陽多人稀芳草遠
青梅餘枝低斑筍新梢短莫哭葬魚人酒醒且眠飯

大雨行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垣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
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鏘鏘雷車軸轍壯矯躍蛟龍爪

中興集卷第六

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

玉京仗萬重橫互羽林槍雲纏風束亂敲磔黃帝未
勝豈尤強（從陳壽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百川氣勢苦豪俊坤

關密鎖愁開張太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
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
者閑展朱盤開酒場奔競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
腰娘今年聞首發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
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

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從陳壽今注敬亭山中有詩人小謝城城）

高跨樓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

雪白玉璫花下行紫風酒旆掛珠閣半醉遊人閒弄

笙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彭利筋骨輕畫堂檀版秋
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老閒腰下丈二組塵土高懸

千載名重遊鱗白事皆改唯見東流春水平對酒不

敢起逢君還眼明雲鬢看人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

十日古來閒阮生是非離別際始見醉中情今日送

君話前事高歌引劍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

煙波不計程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鵲飛暗砌勻檀粉晴窗畫夾衣

袖紅垂寂莫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舊遊

閒吟芍藥詩悵望久頻眉盼盼迴眸遠纖纖整鬢遲

重尋春盡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郎爭得知

揚州

揚帝雷塘土（揚帝葬雷塘在府城北）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肝

胆（揚州駿馬宜開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

脫然空樂

秋風放螢苑（詔按新志螢苑在長安或至江都而仿為之）春草關雞臺金絡擎

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素水沈堆（舊詩云沈）

處處皆華表淮王柰却回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
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除官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恩知。
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馬却遲遲。

池州春送前進士荆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睦州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

中興集卷第六

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警愁眠。
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裁局。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
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經閬中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
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秋我淚如霰。嗟君髮似絲。
正傷攜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間忽忽期。

洛陽長句

草色人心相與閒。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
畫。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
潺潺。君王謙讓泥金事。（錄）蒼翠空高萬歲山。

長安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峰疊海濤。南苑芳艸眠錦
雞。夾城雲暖下霓旄。（夾城在長安）少年羈絡青文玉。遊女
花簪紫帶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

街西

碧池新漲浴嬌鴉。分鏤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人調
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鞍腰裏新宛宛。馬蹏軟。瓊走
鈿車。一曲將軍何處節。連雲芳樹日初斜。

潤州

句吳亭東千里秋。句吳亭在鎮江府治之西南。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
寺裏無鳥迹。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晉）南
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桓伊）一日使人遺之。相傳胡笳為三弄。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
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

集 406-76

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登池州九華峰寄張祐

百感中來不自由
前聲初起夕陽樓
碧山終日思無盡
芳草何年恨始休
曉在眼前猶不見
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
千首詩輕萬戶侯

經古行宮

臺閣參差倚夕陽
年年花發滿山香
重門勘鎖青春曉
深殿垂簾白日長
草色芊芊侵御路
泉聲嗚咽繞宮牆
先身一去無迴駕
紅粉雲鬟空斷腸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
北軒極檻最留情
孤高堪弄桓伊笛
縹緲宜聞子晉笙
天接海門秋水色
煙籠隋苑草鐘聲
他年會著荷衣去
不向山僧道姓名

湖南正初招李鄂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
對酒當歌歌不成
千里莫山重疊翠
一溪寒水淺深清
高人飲為忙事浮
世除詩盡強名看
看白蘋芽欲吐
雪舟相訪勝閒行

送杜顓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
丞相門闌不覺深
直道事人男子業
異鄉加飯弟兄心
還須整理韋弦佩
莫獨吟諺我

題青雲館

荆蟠千仞劇羊腸
天府由來百二強
國一萬人足富諸侯
地險萬里足雄諸侯
萬家相慶喜秋成
處處樓臺歌版聲
千歲鶴歸猶有恨
一年人住豈無情
夜涼溪館留僧語
風定鮪潭看月生
景物登臨閒始見
願為閑客此閒行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
使君家似野人居
雲容水態還堪賞
蕭志歌懷亦自如
雨暗殘燈孤館鴈
來初可憐赤臂雄
雄渡唯有萊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飛
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
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
不用登臨歎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
牛山何必淚霏霏

西江懷古

上吞巴蜀控瀟湘
怒似連山靜鏡光
魏帝縱橫真戲上
吞巴蜀控瀟湘
怒似連山靜鏡光
魏帝縱橫真戲上

得替後移居雲溪館

萬家相慶喜秋成
處處樓臺歌版聲
千歲鶴歸猶有恨
一年人住豈無情
夜涼溪館留僧語
風定鮪潭看月生
景物登臨閒始見
願為閑客此閒行

題青雲館

荆蟠千仞劇羊腸
天府由來百二強
國一萬人足富諸侯
地險萬里足雄諸侯
萬家相慶喜秋成
處處樓臺歌版聲
千歲鶴歸猶有恨
一年人住豈無情
夜涼溪館留僧語
風定鮪潭看月生
景物登臨閒始見
願為閑客此閒行

題青雲館

荆蟠千仞劇羊腸
天府由來百二強
國一萬人足富諸侯
地險萬里足雄諸侯
萬家相慶喜秋成
處處樓臺歌版聲
千歲鶴歸猶有恨
一年人住豈無情
夜涼溪館留僧語
風定鮪潭看月生
景物登臨閒始見
願為閑客此閒行

第四結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庭冰按史記張儀
新舊之臣已早焚防過激爲謂楚使帳連雲影蘿陰合枕繞泉
才曰臣不素已早願獻大王焚王大怒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

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
點夏可汗修職

貢文思天子復河湟

克復應須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
矢九星在狼星東

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宣王

正初酬歙州刺史邢羣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巖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

呻吟語卷第六

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

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也謂遠適解綬去仕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低。含。

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

映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官別離中

早雁

金河秋半虜玄開金河在雲中郡雲際驚飛四散衰仙掌月明

孤影過長門
燈暗數聲來
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

風一迴。莫厭蕭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聞開江相國宋下世

誣告中錫謀立漳王將成其罪尋聞
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

月落清湘櫂不喧玉杯瑤瑟奠蘋蘩誰令力制乘軒

鶴自取機沈在檻猿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夏

夫寃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敢言

南樓夜

玉管金尊夜不休如悲晝短惜年流歌聲裊裊出清

漢月色娟娟當翠樓枕上暗驚垂釣夢燈前偏起別

家愁思量今日英雄事身到簪裾已白頭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

印羅集卷第六

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庭珠按石林詩話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有末句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浙浙溪風一岸蒲爲問寒沙新到

無來時還下杜陵無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邨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

詩多少樓臺望雨

齊安郡中題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婁煙柳影中多。少綠何相倚。

題
寺
可
首
肯
取
風

回省西屋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激激落寒汀不用憑闌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詩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却回頭

題禪院

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消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似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赤野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過華清宮絕句

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紹興唐國史補有妃生於蜀好食荔枝故每歲飛驛以進）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帝使中使輔國探使回山反石陽非交保山金）

題木蘭廟

雲裳一曲下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庭珠按樂府有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無不可尋一夕小數山下夢水如環珮月如襟（紹興任晉陵縣令之趙長安旅舍夢為秦穆公婿公主李應教作戲賦又為銘曰白楊風兮）

鄭瑾協律

廣文遺韻留樽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贈別

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寓言

念昔遊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

贈獵騎

叩彈集卷第六

贈漁父

懷吳中馮秀才

倡樓戲贈

歎花

其人已嫁生子
矣乃張而爲詩

李尚書席上作

坐兩行紅粉一時回

讀

月

印理集卷第六

后照見長門望幸心

許
渾

平陽縣丹陽人歟同師之後太初六年進士歷官當塗太平二年調州司馬大中間監察御史終睦郭二州刺史有丁卯集一卷章莊稱其字至清辭句句奇特可比十斛明珠量不盡也 胡元冠曰僕與若
狀之爲終若匠師精深若或曰熟密若丁卯皆厥磨之鋒鋒者

萬懷

將歸塗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

重遊鬱林寺道玄上人院

落杖叩松關春溪斷藥還雨晴巢燕急波暖浴鷗閒
倚檻花臨水回舟月照山憶歸師莫笑書劍在人間

夏日戲題郭別駕東堂

微風起畫簷金翠暗珊珊晚樹垂朱實春簾露粉竿
散香新簾滑沈水越瓶寒猶恐何郎熱水生白玉盤

秋日出關題潼關驛樓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
樹色隨關迴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

行次潼關題驛後軒

飛閣極層臺終童此路回庭陝關在西安府蓮花軍營西山入關也宋本終童作終南故誤
形朝關去河勢抱關來鴈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平

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

慈和寺移宴

高寺移清宴漁舟繫綠蘿潮平秋水闊雲斂暮山多
廣檻停簫鼓餘絃散綺羅西樓半牀月莫問夜如何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
曉鐘收野蜜尋麝采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題韋隱居西齋

斷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
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鬱林寺

臺殿冠嵯峨春來日日過水分諸院少雲近上方多
衆簾凝絲竹餘英耀綺羅酒酣詩自逸乘月棹寒波

聞兩河用兵因貽友人

故人日已遠身事與誰論性拙難趨世心孤易感恩
秋悲憐宋玉夜舞笑劉琨徒有干時策青山尚掩門

題岫上人院

病客與僧閒頻來不掩關高齋雲外樹疎磬雨中山
離索秋蟲響登臨夕鳥還心知落帆處明月溯河灣

贈王處士

歸臥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閒久病彭澤醉長貧
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憐清渭曲又老釣魚人

洛中秋日

故國無歸處官閒憶遠遊吳僧秣陵寺楚客洞庭舟
久病先知兩長貧早覺秋壯心能幾許伊水更東流

泛舟尋鬱林寺道玄上人遇雨而返因寄
禪扉倚石梯雲溼雨淒淒草色分松徑泉聲咽稻畦
權移灘鳥沒鐘斷嶺猿啼入夜花如雪迴舟憶剡溪

雪上宴別

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懼風雨寄華堂
紅蕖吹秋燭翠簾凝曉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下第別楊至之

花落水潺潺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髮春淚減朱顏

孤劍北游塞遠書東出關逢君話心曲一醉酒陵間

留別偃師主人

孤城漏未殘徒侶拂征鞍洛北去遊遠淮南歸夢關曉燈回壁暗晴雪卷簾寒更盡主人酒出門行路難

征西舊卒

少年乘勇氣百戰過烏孫力盡邊城難功加上將恩曉風聽戎角殘月倚營門自說輕生處金創有舊痕

送李溟秀才西行

萬里不辭勞寒葉疊緇袍停車山店雨挂席海門濤鷹勢甚偏急雀聲秋更高知君北邙路留劍泣黃蒿

送客歸蘭溪

四庫全書第六

士

孫山

花下送歸客路長應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眾水喧聲瀨羣峰抱沈樓沈樓在蘭溪因君幾南望曾向

此中遊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

愛樹滿西津津亭晴淚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人

送韓校書

恨與前歡隔愁因此會同跡高芸閣吏名散雪樓翁

城閉三秋雨帆飛一夜風酒醒離膾美應在竟陵東

韶州送寶司直出嶺

江曲山如畫食程亦駐舟果隨巖狄落槎帶水禽流客散他鄉夜人歸故國秋尊前挂帆去風雨下西樓

送前緱氏韋明府遠遊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山香岳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蘿

送李定言南遊

酒酣輕別恨酒醒復離憂遠水應移櫂高峰更上樓簾涼清露夜琴響碧天秋重惜芳尊宴滿城無舊游

送從兄歸隱藍溪

四庫全書第六

主

孫山

京洛多高蓋憐兄劇斷蓬身隨一劍老家入萬山空夜憶蕭關月行悲易水風無人知此意甘臥白雲中

秋日候扇

百五十六常朝去扇左右扇者三扇

宵衣應待絕更籌環佩鏘鏘月下樓井轉轆轤千樹曉門開聞萬山秋龍旗盡引趨金殿雉扇纔分拜

玉旄虛戴鐵冠無一事留說時澤為滄江歸去老漁舟

臥病

寒窓燈盡月斜輝佩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素蕊柳白雲空長越山微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裏還家不

當歸惟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雁向南飛

韶州韶陽樓夜讌

待月西樓卷翠羅。玉杯瑤瑟近星河。簾前碧樹寒秋
密。窗外青山薄暮多。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識美
人歌。使君莫惜通宵飲。刀筆初從馬伏波。

頤州從事西湖亭謠餞

西湖清謫不知回。一曲離歌酒一杯。城帶夕陽開曉
角。寺臨秋水見樓臺。蘭堂客散蟬猶噪。桂楫人稀鳥
自來。獨想征帆去。望洛此中霜菊正花開。

姑蘇官舍

唐詩集卷第六

草生官舍似閒居。雪照南窗滿素書。貧後始知為吏
拙。病來還喜識人疎。青雲豈有窺梁燕。濁水應無避
釣魚。不待秋風便歸去。紫陽山下是吾廬。

南康阻別

一作南康府新羅山行記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賒。馬上折殘江北
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不斷如雷客。歸夢初驚似
到家。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

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峯

天台天姥峯與天台

山相望李向夢

遊天姥峰即此

來往天台天姥間。欲求真訣駐衰顏。星河半落巖前
寺。雲霧初開嶺上關。丹壑樹多風浩浩。碧溪苔淺水
潺潺。可知劉阮逢人處。行盡深山又是山。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

楊用修云此詩下即集

為憶蓮塘乘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
滿。

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
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闌干盡日愁。

崔林寺中秋夜玩月

待月東林月正圓。廣庭無樹草無煙。中秋雲淨出滄
海。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影漸移金殿外。鏡光猶挂玉
樓前。莫辭達曙殷勤望。一瞬西巖又隔年。

朝臺送客有懷

趙孟頫詩集卷第六

趙佗西拜已登壇。越國舊無唐印綬。蠻鄉今有漢衣冠。
江雲帶日秋偏熱。海雨隨風夏亦寒。嶺北歸人莫回
首。夢花楓葉萬重灘。

題韋長史山居

原注韋長史山居

一言唯買畫公堂。但得身閒日自長。琴曲少聲重勘
譜。藥丸多忌更尋方。溪浮箬葉添杯綠。泉繞松根助
茗香。明日鯪魚何處釣。門前春水似滄浪。

錢塘青山李隱居西齋

文苑英華

小隱西亭為客開。翠蘿深處遍蒼苔。林間墻石安碁
局。山下分泉過酒杯。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
潮來。雲山繞屋猶嫌淺。欲懼漁舟近釣臺。

朱城故少保杜公池亭

才調集

杜陵池榭倚城東。孤島回汀路不窮。高岫乍疑三峽
近。遠波初似五湖通。楸梧葉暗蕭蕭雨。菱荇花香滢

澹風還有昔時巢燕在飛來飛去畫堂中

題靈山寺行堅師院

西巖一徑不通樵八十持杯未覺遙龍在石潭聞夜雨雁移沙渚見秋潮經函露溼文多暗香印風吹字半銷應笑東歸又南去越山無路水迢迢

再遊姑蘇王芝觀

高梧一葉下秋初迢遞重廊舊寄居月過碧窓今夜雨雨昏紅壁去年書玉池露冷芙蓉淺瓊樹風高薛荔疎從此扁舟更東去仙翁應笑爲鱸魚

重遊飛泉觀題故梁道士宿龍池

西巖泉落水容寬靈物蜿蜒黑處蟠松葉正秋琴韻響菱花初曉鏡光寒雲開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壇仙客不歸龍亦去稻畦長滿此池乾

贈茅山高拾遺

諫獵歸來綺季歌大茅峰影滿秋波山齋畱客瑞紅葉野艇送僧披綠莎長履舊圖恭勢盡徧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鶴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贈河東虞押衙

吳門風水各萍流月滿花開嬾獨遊萬里山川分曉夢四鄰歌管送春愁昔年顧我長青眼今日逢君盡白頭莫向尊前更惆悵古來投筆總封侯

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

吳門煙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別劉秀才

三處無功玉有瑕更攜書劍客天涯孤帆夜別諸湘雨屋陰春期鄴社花燈照水螢千點滅擢驚灘雁一行斜關河萬里秋風急望見鄉山不到家

後却寄是詩

祇命南海至廬陵逢表兄軍倅奉使淮海別後却寄是詩

送杜秀才往桂林

桂州南去與誰同處處山連水自通兩岸晚煙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瘴雨欲來楓樹黑火雲初起荔枝紅愁君路遠銷年月莫帶三湘五嶺中

送蕭處士歸嶺南別業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寶館有魚客

久部書無雁到家遲
緣山住近吹笙廟
子曾好吹笙
湘水行逢鼓瑟祠
子曾好吹瑟
今夜月明何處宿
之疑雲盡碧參差

乘月權舟送大曆寺靈聰上人不及

暮色秋盡百泉清
舊鎖禪扉在赤城
楓浦空來煙未散
竹窓僧去月猶明
杯浮野渡魚龍遠
鋤空山虎豹驚
一字不留何足訝
白雲無路水無情

咸陽城東樓

南近城關西對延福寺閣

一上高城萬里愁
蒹葭楊柳似汀洲
溪雲初起印沈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
鳥下綠蕪春苑夕
蟬鳴黃葉漢宮秋
行人莫問當年事
故國東來渭水流

登故洛陽城

主

朱子

禾黍離離半野蒿
昔人城此豈知勞
水聲東去市朝變
山勢北來宮殿高
鴉噪暮雲歸古堞
雁迷寒雨下空窠
可憐綬嶺登仙子
猶自吹笙醉碧桃

金陵懷古

王謝歌殘玉氣終
景陽兵合戍樓空
柳迷近千官
天際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
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
唯有青山似洛中

凌歊臺

在大平府當塗縣黃山

宋祖凌歊樂未迴
三千歌舞宿層臺
湘澤雲盡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來
行殿有基荒薜荔
寢園無主野

業開百年便作萬年計
幾畔古碑空綠苔
此宋祖乃劉宋也
史稱宋祖蕭道成欲廢劉宋少嘗得與從女有私
廢劉宋事謝朓微服時進此或謂有三千歌舞之事也

驪山

聞說先皇醉碧桃
日華浮動鬱金袍
風隨玉輦笙歌迴
雲卷珠簾劍佩高
鳳駕北歸山寂寂
龍旗西幸水滔滔
貴妃歿後巡遊少
瓦落宮牆見野蒿

題衛將軍廟

并序

將軍名遜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有武略
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建義旗
遜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時
擒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

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乞歸

主

朱子

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
以然諾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於
溪之澗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祭
祀頗福其土焉文士王敖撰碑辭實詳

而國史闕書其人因題詩於其廟

武牢關下護龍旗
周穆王秦虎處故名虎
漢業未興王霸在
外遊歷高祖諱以武
秦兵纔散魯連歸
墳穿大澤埋金

劍廟枕長流挂鐵衣
欲奠忠魂何處問
草花紅雨

罪非

遊楊柳寺

碧煙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傷心人不見石楠花發舊歌臺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海熱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謝亭送別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經秦始皇墓

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唯拜漢文陵

重經四皓廟

嶺南黃鶴采芝人雪頂霜額虎豹茵山酒一壺歌一曲漢家天子忘功臣

鷺鷥

西屋澹澹水悠悠雪照絲飄帶雨愁何事歸心倚前簾紅蓼練塘秋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六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七

錫山杜詔紫綸集

秀水杜庭珠詒穀集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弱冠以文干河陽節度使令狐楚楚愛其文召為巡官開成二年進士第補弘農尉王茂元鎮河陽以女妻之除秘書省校書郎中李商隱與茂元不睦楚子令狐綯為中書舍人商隱自是不得為茂元從事綯與商隱素不睦商隱與茂元之妻有私情綯因之排擠商隱商隱乃入朝為左拾遺補內供奉工部司馬商隱為詩極其深婉世號李義山其詩多感傷之辭其體法宗李賀李商隱之詩多感傷之辭其體法宗李賀

無題

叩彈集卷第七

八歲偷照鏡長着已能畫十歲去蹋青芙蓉作扇初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歲六親悉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秋千下

燕臺四首

風光冉冉東陌幾日嬌嬌尋不得窰房柳絮飛共桃葉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絲天亦迷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罥珊瑚寬帶春煙自碧秋霜白研丹筆石天不知帶無情有願得天平鎖冤魂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冷

觀瑋瑋佩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古事賦美人恨寒修者同一寄興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

泉夜半行廊空柝響南朝陳宮人綾扇喚風聞關天

輕帷翠幕波回流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

樨花如芙蓉花結子桂宮雷影光難照驚蟄蟬鳴輕

語直教銀漢離懷中未遣星如鏡來去濁水清波何

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安得薄霧起細帚手接雲耕

呼太君要古

月浪御天字聖涼蟾落盡疎星入雲屏不動掩孤

嶺西樓一夜風筆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

相怨但聞北斗聲迴環不見長河水清淺金魚鎖斷

紅桂春金魚即古時塵滿鴛鴦箇堪悲小苑作長道王

樹未憐亡國金魚即人瑤琴悵悵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

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雙瑤丁丁聯尺

素內記湘川相識處歌脣一世銜雨看可惜馨香手

中故古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青溪白石不相

望古今樂錄神聖歌一曲五堂中遠甚蒼梧野東歸舊華交

隱白雲六日清溪小姑起芳根中斷香心死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

憐婦子楚管蠻弦愁一繫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

向掌中消桃葉桃根雙妙味破曉曉曉凌朝寒定城按

上後諸詩開宜作補綴白玉燕釵黃金蟬風車雨馬不持去
蠟燭啼紅怨天曙古

河陽詩此義山悼其妻王氏之亡也王

黃河搖落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龍頭瀉酒客壽

初主人淺笑紅玫瑰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壅埋

雲子此雲子謂如雲之女可惜秋眸一顰光漢陵走馬黃塵

起此雲子謂如雲之女南浦老魚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二句暗用雙

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天憶得鮫絲裁小卓峽

蝶飛迴木棉薄綠繡箋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

無聊之況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楚絲微

覺竹枝高半曲新詞寫絲紙巴陵夜市紅守宮後房

點臂斑斑紅見李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

曉簾串斷蜻蛚翼羅屏但有空青色玉灣不釣三千

年蓮房暗被蛟龍憎注鏡井口平驚鈿映月寒

鐙鐙不知杜樹在何處仙人不下雙金蓮百尺相風

插重屋側近媽紅伴柔絲百勞不識對月郎爾雅伯

松湘竹千條為一束言疲

河內詩

置鼓沈沈蚰水咽秦絲不上蠻弦絕常娥衣薄不禁

寒蟾冷夜點秋河月碧城冷落空濛煙簾輕幙重金

鉤聞靈香不下兩皇子周靈王有女名鄭靈又一

風竿八桂林邊九芝草短襟小鬢相逢道入門暗數

一千春願去閨年仙家相違以千歲為期惟留待之初故月小梳子交加香夢餘停辛行

苦留待君仙家相違以千歲為期惟留待之初故月小梳子交加香夢餘停辛行

閨門日下吳歌遠欲去閨年而留月小也○右一仙樓上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暗起鯉魚

風船旗閃斷芙蓉欲去閨年而留月小也○右一仙樓上幹傾身奉君畏身輕雙撓兩漿尊

酒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欲去閨年而留月小也○右一仙樓上此曲斷腸唯北聲低樓小徑

城南道猶是金鞍對芳草欲去閨年而留月小也○右一仙樓上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此在廬山正餘

市國東風吹大澤蒲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

人憑酒空餘廟中容此在廬山正餘征東同舍鷄與鸞酒酣勸

我懸征鞍藍山寶肆不可入玉山仍是青琅玕武威

將軍使中伙此在廬山正餘少年箭道驚楊葉戰功高後數文章

憐我秋齋夢蝴蝶此在廬山正餘話旦九門傳奏章高車大

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揖臘月大雪過大梁憶昔

公為會昌宰此在廬山正餘我時入謁虛懷待眾中賞

我賦高唐迴看屈宋猶年輩公事武皇為鐵冠此在廬山正餘

香春夜闌此在廬山正餘明年赴辟下昭桂此在廬山正餘

東郊慟哭辭兄弟此在廬山正餘韓公堆上跋馬時此在廬山正餘

迴望秦川樹此在廬山正餘依稀南指陽臺雲鯉魚食鉤猿

失羣相如廟下已春盡此在廬山正餘帝城前初日曛謝游橋上

登江館下望山城如一彈此在廬山正餘鷓鴣聲苦曉驚眠朱槿花

嬌晚相伴頃之失職辭南風此在廬山正餘破帆壞檣荆江中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使至三陵斬蛟斷碑不無意平生自許非恩惠歸來寂莫

靈臺下著破藍衫出無馬天官補吏府中趨此在廬山正餘

玉骨瘦來無一把手封姓牢屯制囚直廳印鎖黃昏

愁平明赤帖使修表此在廬山正餘上賀嫫姚收賊州中

三年廬山正為武寧節度使此在廬山正餘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

東海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有

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蔡從軍樂不賦淵

明歸去來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思若山童此在廬山正餘

王智興之後軍士驍勇復舊主帥弘正在此延託日下掘靈蛇此在廬山正餘

墓年去其墓之志要於於父代軍士無碑此在廬山正餘

墓人自謂書言時吞彩鳳此在廬山正餘之子夫君鄭與裴

何甥謝舅當世才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蓮傾倒

開我生處疎不足數梁父哀吟鶴鳴舞此在廬山正餘

作爲鶴舞一塵傾想尚橫行開視倚公憐此在廬山正餘

更永而爵若若無人此在廬山正餘橫行開視倚公憐此在廬山正餘

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收旗臥鼓相天

子相門出相光青史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此在廬山正餘

中書侍郎 賊所不死神扶持李師道遺書殺武元衡擊度腰懸
相印作都統元和二年度自任督戰上悅陰風慘澹天王旗
想武古通作牙爪元和五年李愬為虜降度使愬為淮西節度使
裴使李文通為儀曹外郎載筆隨官員外郎馬適道員外郎李宗
從安出征行軍司馬智且勇中丞元稹為行軍司馬十四萬衆
猶虎豹入蔡縛賊獻太廟元和十二年十月已卯李愬殺吳元
社稷之功無與讓恩不塔度宗勳封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
事愈宜為辭舊唐書李愬傳愬年十二月度還愬拜稽首蹈
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
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公退齋
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典與辭典字塗改
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破體書當時清農再拜鋪
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
字如斗負以靈螭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諷之天
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麓砂大石相磨治舊唐書
辭多欽崇時入蔡勳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
出入禁中因諡愬不實詔令磨去愬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肝脾湯盤孔鼎有述
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
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
誦萬徧口角流沫右手臆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
禪玉檢明堂集

陳後宮
玄武開新苑龍舟燕幸頻渚蓮參法駕沙鳥犯勾陳
宮中六星為六壽獻金並露歌翻玉樹塵夜來江令醉別
詔宿臨春
離思
氣盡前溪舞樂府有心酸子夜歌雲弄不得滿水欲
如何朔雁傳書絕相篋染淚多無由見顏色還是託
微波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衮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長貧學恐遲
寄人龍種瘦義山本失母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
鬢絲
少將
族亞齊安陸齊安陸昭王編實皇風高漢武威漢武帝子南為煙
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聞傳箭天山報合圍一
朝攜劍起上馬即如飛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尋初芙蓉小鏡背翡翠輕
錦長書鄭重看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
如香燭燭明其中陰起也
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後簾卷已涼天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古今注蕭史與秦女弄玉妻之輕塗漢殿金漢昭陽殿相兼唯柳絮所得是

蝶

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詔月因戲贈

昨夜玉輪明傳聞近太清涼波衝碧瓦曉暈落金甌

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等幾時縣竹頌擬薦子虛名

晚晴

八

朱山亭

楊雄作竹頌成帝時直宿都樓臨此文帝曰以相如之文莊曰非此臣人瑞子雲帝御召見拜黃門侍郎

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并添高閣迥微注小窓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閒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徑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暴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人煙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河清與趙氏昆季燕集得擬杜工部

河南府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如收青嶺雨為沒夕陽天客驛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迎寄韓魯州贍同年

積雨晚駭駭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高

寇盜纏三輔時與元凱起梅苔滑百牢隋置百牢關在漢中郡聖朝推衛

霍歸日動仙曹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昔歎護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釧無復一壺冰江勢翻銀礫天文露玉繩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

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

杜趙李三掾崔充海崔氏也三掾杜鴻漸崔暹李德裕

杜趙李三掾

九

朱山亭

絳帳恩如昨烏衣事莫尋諸生空會葬舊掾已華簪共入留賓驛俱分市駿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

西溪

繼南集有上柳仲郢詩云前因暇日出次西溪隱僧對陽暉經什即此詩也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

色染妖燒柳光含窈窕離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

鳳女彈瑤瑟龍孫撼玉珂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疎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沈數急芙蓉帶頻抽翡翠簪柔情終不遠遙妒已先深

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花長遞淚筆柱鎮移心

魄使嵩雲暮嵩山有緇衣使者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迴頭灞岸陰

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戲贈張書記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
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弦傷遠道明鏡惜紅顏
古木含風久平蕪盡日閒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環

錦瑟

李商隱詩以錦瑟起興無端二字便有自憐自憐之意此瑟之弦五十弦瑟之柱如其弦而人之年已歷歷如其柱失即北海所謂五十二年之馬已至也莊生夢醒化蝶無端望帝不歸啼血長此以比華年之難再也亦感而明發欲求網罟而獲玉生雖華年之難再而今日追憶無從在當日之盛盛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以錦瑟起興無端二字便有自憐自憐之意此瑟之弦五十弦瑟之柱如其弦而人之年已歷歷如其柱失即北海所謂五十二年之馬已至也莊生夢醒化蝶無端望帝不歸啼血長此以比華年之難再也亦感而明發欲求網罟而獲玉生雖華年之難再而今日追憶無從在當日之盛盛

發曰惘然惘然也
十年世事也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
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那杜蘭香去才
移時玉郎曾此通仙籍金根經云青宮之內有學仙簿錄及主名年
月深淺金蘭玉札有十萬篇領仙玉郎所掌
憶向天階問紫芝

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
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枕南朝宋劉義慶
謝靈運詩木枕也
前朝神廟鏤煙燭滿宮學士官顏色後主
謝靈運詩滿宮學士官顏色也
江令當年只費才江總傳江總後庭花詞及女學士
其賦詩采其尤麗麗者被以新聲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游一條雪浪吼巫
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莫酒壚從古擅
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韓偓詩見西蜀
韓偓詩見西蜀

飲席戲贈同舍

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樹重行憐翡翠
樓雙舞羨鵲雞蘭迴舊藥緣屏綠板綴新香和
壁泥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黎

令狐八拾遺綸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驪駒先自有光輝蘭亭謫罷方回
去晉書裴邈字方回
之子官晉內史雪夜詩成道韞歸晉書王羲之妻謝道韞
又裴之姊夫裴十四亦名

氏之婿時裴內郎漢苑風煙吹客夢雲臺洞穴接郊扉嗟
州故有此二語耳
余久抱臨邛渴便欲因君問釣磯

寄令狐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廣歌太夜翻黃
鶴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鶴下太液
池帝為歌曰黃鶴飛兮下建章從微陳倉獲碧雞秦文公時陳
如無不知名黃鶴飛兮下建章名爲瑞婦亦曰二童名陳實得雞
者王得雞者陳倉人乃漢之北爲瑞婦亦曰二童名陳實得雞
遊獵後會瑞婦
石爲瑞婦而祀之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訂玉繩低鈞天
雖許人間聽閨闥門多夢自迷

哭劉蕡

太和二年策試賢良實切論貴門太橫將危宗社考官
不取留蕡在館中人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中人嫉
之
上帝深宮閉九關巫咸不下問銜冤廣陵別去春濤

隔盜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諫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少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瀟陵夜獵隨田實山勢不識寒郊自轉蓬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言神路若不歸太宗則帝之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後庭花一曲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各無聊軟黃遶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春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籌筆驛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

筆終見降王起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亭下恨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更醉誰家白玉鉤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燭漢武帝嘗使諸家射覆蓋於覆之下置諸物令暗射之也射覆燈紅漢武帝嘗使諸家射覆蓋於覆之下置諸物令暗射之也走馬蘭臺類轉蓬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入玉虎牽絲汲井迴玉虎是井欄之飾賈氏窺簾韓掾少見李賀虛心留枕魏王才魏王才感而八夢因作洛水之神名曰宓妃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光寒遂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員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

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爐暗斷無消息石
榴紅斑雖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元是
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子詩有小姑無郎之句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
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此詩見山無題詩五首其言者臣遇合長遠亦云不
得但以此語目之吳詩又身指今無細說似為近之

漢南書事

通鑑天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
七關來降詔還原安樂鳳翔等軍振武皆出兵應援
其山南節度使亦令收復四年秋八月發諸道兵討
其項連年無功大將不己上願用兵此詩作於其時也

西師萬衆幾時回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
筆將軍猶自舞輪臺漢書西域傳云車
師國西北千餘里幾時拓地成王道
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

中興集卷第七

古

宋山事

曲池

日下絲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
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濫灤回頭更望柳
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留贈畏之

時時走職
遭遲難期

清時無事素明光不遣當關報早霜中禁詞臣尋引
領左川歸客自迴腸郎君下筆驚鸛鵲侍女吹笙弄
鳳皇空記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霓裳
宮詞
開元初制

若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碧城
宮詞
不著些凡實
三斗雲之室中不復換閨苑有書多附雀女牀無樹不棲
鸛名鸛見則天下安寧星沈海底當窓見雨迴河源隔座
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
首莫見洪崖又拍肩郭洪崖
洪崖先生鳳放嬌御楚佩赤鱗
狂舞撥湘弦此句暗用郭洪崖
郭洪崖先生鄂君悵望舟中夜續被焚香

獨自眠郭洪崖先生
郭洪崖先生

七夕來時先有期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宮居承華殿忽有一青鳥集
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項王母至

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初生曉鏡圓玉輪初生
曉鏡圓未有
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

中興集卷第七

古

宋山事

昨在冀道人間總不知

對雪

時時
之東

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梅花大庾嶺頭
發柳絮章臺御寒飛欲舞定隨曹植馬魏志曹植
有白馬有情應
湮謝莊衣莊有
衣賦龍山萬里無多遠曹植行
衣二月歸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
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
來遲豈能無意酬烏鵲唯與蜘蛛乞巧絲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促漏

叩彈集卷第十一

馬 竅

富平少侯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和友人戲贈

叩環集卷第十

目可夜
之義

重有感

明宣宗宣德九年

春雨

長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
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得夢
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深宮

金殿香銷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狂飈不惜蘿陰
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
時鐘豈知爲雨爲雲處只有高唐十二峯

安定城樓

太和九年王茂元爲潯陽節度使兼山南往來其幕故有是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
淚王粲春來更遠游水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
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鴛鴦難竟未休

隋宮守歲

中興集卷第七

宋山子

消息東郊木帝回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爲庭
燎見王玉液瓊蘇作壽杯遙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鼙鼓
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蓮不肯來

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首宿榴花徧近郊內苑只知含鳳
鸞屬車無復播雞冠王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
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蘇武於昭帝始元六年歸至京

詩話云武帝

武帝宗好遊獵及武戲觀愛道士趙路真注蘇又深覆王才人欲立焉后此詩全是託諷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
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
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燕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
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悠揚揚夢惟燈見漢落生涯獨
潛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郢長安人唐末避亂來

人高詩苦帶夷門即大梁城東門萬里梁王有舊園煙幌自應
憐白紵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杏井本至松花

風柳誇腰住水邨蘇小小墳今在否後蘇小小墓唐詩云蘇小小墓前春草綠

中興集卷第七

蘇州紫蘭香徑與招魂

寓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滄江
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前留返照雲從城上結
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宋玉

何事荆臺百萬家唯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
勒屈賦何曾讓景差荆楚辭宋玉與唐勒景差宋玉遊雲夢之臺王今各賦大言唐勒景差賦不如宋玉宋玉乃賦
落日渚宮供觀即開年雲夢迷煙花可憐
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記後車清言於景所信因景之亂自建康遷歸江陵居宋玉故宅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卮山翁山翁也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
下無人問一作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首宿空
教楚客詠江離江離即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北夢瑣言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交泰受知相國既歿子綽繼有重平之拜諱
祖西來書長分重陽日曩山語定於懸事舊題云云綽即之楚惟乃局開此處
終身不處

和人題真娘墓

虎丘山下劒池邊長遣遊人歎逝川
骨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
柳眉空吐效��葉榆英還飛買笑錢
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嫵娟

柳枝五首并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賈風波死湖上

李商隱卷第七

予

采山

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
妝縮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藥調絲
擘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居
其傍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
疑其醉眠夢斷不婢余從昆讓山比柳枝
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
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
為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
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余比
馬出其巷柳枝了驀畢妝抱立扇下風郭
一袖指曰若叔是後三日鄰當去殘帶水

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余諾之會所友
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
留雪中讓山至且曰為東諸侯取去矣明
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
故處云

花房與蜜脾藻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
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慄東陵雖五色不忍值牙香
柳枝井上蟠蓮葉浦中乾錦鱗與繡羽水陸有傷殘
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登樂遊原

李商隱

主

采山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身閒不觀中興
盛羞逐鄉人賽紫姑前楚歲時正月望日
其夕迎紫姑神以下

謁山

從來繫日乏長繩水去雲迴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
海一杯春露冷如水

宿路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
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訪人不遇留別館

卿卿不惜瑣窓春。去作長楸走馬身。閒倚繡簾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人。

代秘書贈弘文館諸校書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霜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評事翁寄賜錫粥走筆爲答

粥香錫白杏花天。玉燭寶源金齋爲大夢。粥香仁爲點引銀沃之。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秋千。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舊賓。茂陵秋病柳如。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却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閒惟有杜司勳。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尊前奏花。

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華山題王母祠

蓮華峰下鑠雕梁。此去瑤池地共長。好爲麻姑到東海。勸栽黃竹莫栽桑。穆天子傳於華澤太華西室有東人因作黃竹詩三章以獻之。其辭即周穆王與西王母語。

宮妓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闌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列子周穆王西遊道有戲工人名偃師所造能之左右侍者王大怒立欲殺偃師偃師立制倡者以示王王皆傳其草木膠漆黑白丹青之所爲王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乎

岳陽樓

漢水方城帶百蠻。四鄰誰道亂周班。如何一夢高唐雨。自此無心入武關。武關在秦楚之衝

青陵臺

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害之乃先築青陵臺置之後竟爲何而因焉後自投河與經信忠有梓木各生於水根交於下枝連於上焉如常無異其樹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訝韓憑爲婦。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咸陽

咸陽宮闕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時天下。醉區京賦言者大索說秦公而觀之舉以釣天廣不開秦地有山樂幸有醉也乃爲金案錫用此土而前諸詩音

河言秦之兼并六國實天帝昇
之非以其地有山河之固也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
三輔黃圖：臺在華陰，陰縣界武帝所造。
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過景陵

唐書：景陵在蒲城縣金嶺山，帝葬景陵在蒲城縣金嶺山。

武皇精魄久仙升，帳殿淒涼煙霧凝。
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處魏西陵。

過楚宮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
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東阿王

中興集卷第七 李商隱

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
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
灌均陳王之典籤，洛神賦王於文帝者。

北齊二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齊書：周師入晉陽，齊主高澄在圍中，告退帝將還北齊，更請一圍從之。

南朝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
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如半面妝。
徐如半面妝，徐陵詩：徐如半面妝。

華清宮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
未免被他衰去，笑只教天子暫蒙塵。
言果如能滅周而玄宗不久歸國，是貴妃之傾城猶在東山下也。

龍池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舞王醒。
唐書：薛王元昌，武宗時，元昌與王俱貴於開元中，而太皇太后與元昌俱失之，宋云作者，微文刺諷，不必一一按實。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賈疎簾相伴宿風煙。
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代贈

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如鉤。
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中興集卷第七 李商隱

詠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鍾山何處有龍盤。

閨情

紅雲枕房白蜜脾，黃蠶紫蝶兩參差。
春窓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袍不得知。

為有

為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
無端嫁得金龜婿，猶憶江南舊翠鈿。

有感

上德李師以金

非關宋玉有微辭却是襄王夢覺遲。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僊子到天）雲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離亭賦得折楊柳

含煙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

李商隱

朱山亭

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

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南鄭尉）又時韓冬郎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

路。鴈鳳清於老鳳聲。

劍棧風樯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為憑何遜

休聯句。何遜苦吟。瘦盡東陽姓沈人。（沈東陽約筆請何遜曰吾每

有東陽之憂矣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七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八

錫山杜

秀水杜庭珠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貞觀宰相晉博之俊與李商隱齊名號溫李然其於詩多作側調此數舉不第大中十三年執政辭其人按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咸通中入京與李商隱有怨錫山杜庭珠不諱後商知政事白用爲郎子助商爲其才思雖工於小賦每入試抑自謂作賦凡八手而八韻成時欲溫入吟其意頭多而辭賦雖精商以爲文士前之又善鼓琴吹笛嘗曰有能與吾匹者不必何事發揚也亦有詩五卷及漢南其妻崔氏金堂等集傳於世

俠客行

欲出鴻都門。陰雲蔽城闕。寶劍黯如水。微紅溼餘血。白馬夜頻嘶。三更霜陵雪。（此詩在長安東門外）

江南曲

溫庭筠

一

朱山亭

妾家白蘋浦。日上芙蓉櫓。輒輒搖紫聲。移舟入芙蓉。谿長茭葉深。作底難相尋。辟郎郎不見。灘聲自浮沈。拾萍萍無根。采蓮蓮有子。不作浮萍生。寧爲藕花死。便嫁江上郎。采蓮起興。岸傍騎馬郎。烏帽紫游韉。含愁復含笑。回首問橫塘。金陵覽古。自江口沿秦淮。蘇持作帳。芙蓉持作梁。出入金船。憶我昔年。前年學歌舞。定得郎相許。連娟若繞山。似約腰如柳。鳳管悲若咽。驚鴻欲語。扇薄露紅鈿。羅輕壓金縷。明月西南樓。珠簾玳瑁鉤。橫波巧能笑。鸞蛾不識愁。花開子留。草長根依。

西洲詞一作西洲曲

武昌何鬱鬱農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黃登樓撫

朱弦餘復輕素手直淒淒

彈三四解（無府元龜）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

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搖兩槳催過石頭城

不地金一門三
有莫愁都樂府所云莫愁家在石城西是也
前烏桕樹慘澹天將

曙
飛
復
還
良
隨
早
暢
去
回
頭
語
同
伴
定
復
算
情

傷去物不安
竹拍傷西
屈在日木
臺雲真竹
西洲

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

秋日

爽氣變昏旦神臯徧原隰煙華久蕩搖石澗仍清急

柳闇山犬吠。蒲流水禽立。菊花明欲迷。桑葉光如渥。

天籟思林嶺車塵倦都邑講張夙所違講張爲幻悔慙

何由入芳草秋可藉
迤泉曉堪涵物華煥
外噴林果

雨霽拾遺此遂開明何然月羣勢曰收鳥雀吟集素

常乎、爰迹、攷注、攷志、所執、哀時、有秉、舊吾、將

事表第

燒歌（說文）野火曰燒

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微紅久如滅。短燄復相連。

差差向巖石冉冉凌青壁低隨回風盡遠照檐茅亦

鄰翁能楚言倚錘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燒鑪作旱田

崔氏與所手秦兩請遠處賽申賢寺幾號人卜鼓瓦

易林鳥 巫俗擊瓦爲卜 尋山上卦歸來桑棗下 吹火向白

茅腰鑷映蘋蕉。天珠按錄音慶風驅櫺葉煙。櫺樹連平。

山迸星拂霞外飛
盡落階前仰面呻
復嚏雅壞咒豐

歲庭珠捲語意至平者李處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
吉神強亦有憎蛾一室語

春曉曲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

四卷十二
印彙集卷第八
主
君甫

肥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閒

不婦衰柳一檣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惜春詞

香不以垂揚惜金縷願君畱得長妖韶莫逐東風還

蕩搖秦女含嚔向煙月愁紅帶露空迢迢

蓮浦謠

鳴橈乳乳谿溶溶。廢綠平煙吳苑東。水清蓮媚兩相

向鏡裏見愁愁更紅
白馬金鞭太隄上
西江日夕多

風浪荷心有露似驪珠不是眞眞亦搖蕩

東峰歌

錦標漫浚玉谿水曉來微雨蕉花紫冉冉山雞紅尾
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梳空石差齒煙香風輕人
參差陽厓一夢伴雲根仙蘭靈芝夢魂裏

西陵道士茶歌

乳竇濺濺通石脈綠塵愁草春江色潤花入井水味
香山月當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
庭經疎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雀心通杳冥

陽春曲

陽春曲也

雲母空窗曉煙薄香昏龍氣凝暉閣霏霏霧雨杏花
天簾外春威著羅幕曲闌伏檻金麒麟沙苑芳郊連
翠茵定遠將軍沙苑庭馬何能留芳草路人不放隨流塵

四

錦城曲

錦城在蜀都

蜀山攢黛留晴雲簾笥嚴牙紫九折江風吹巧翦霞
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
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
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城
荒五千里

織錦詞

丁東細漏侵瓊瑟影轉高梧月初出簇簇金梭萬縷
紅鸞驚豔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紫亂雲盤相
間此意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玫瑰火為君
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齒熏鑪未覺秋碧

池中有新蓮子

蓮子以象牙為大餅

蘭塘詞

塘水汪汪鳬唼喋憶上江南木蘭橈繡領金須蕩倒
光團圓皺綠雞頭葉露凝荷卷珠淨員戴菱刺短浮
根纏小姑歸晚紅妝淺鏡裏芙蓉照水鮮東溝涵瀟
瀟回首欲寄一桮瓊液酒知道無郎却有情長教月
照相思柳

七夕歌

鳴機札札停金梭芙蓉澹蕩秋水波夜軒紅粉陳香
羅鳳低蟬薄愁雙蛾微光奕奕凌曙河鸞咽鶴唳飄
飄歌帶橫鎖盡奈愁何天氣駘蕩雲破陀平明花木
有愁意露溼綠盤蛛網多

東郊行

關雞臺下東西道廣陽門北柳覆斑駁蝶紫草塊露韶
容鎖澹愁青筐葉盡蟬應老綠渚幽香注白蘋差差
小浪吹魚鱗王孫騎馬有歸意林彩著空如細塵安
得人生各相守燒船破棧休馳走世上多應無別離
路傍更長千枝柳

湘東宴曲

湘東宴宴金韶人楚女含情嬌翠頻玉管將吹插鈿
帶錦囊斜掛雙麒麟重城漏斷孤帆去唯恐瓊籤報
天曉萬戶沈沈碧樹員雲飛雨散知何處欲上香車

但願勝清歌響斷銀屏隔隄外紅塵蠟炬歸樓前
月連江白

寒塞行

燕弓弦勁霜封瓦
橫欹寒鵬睇平野
一點黃塵起雁
喧白龍堆下
千蹄馬
龍堆在西北
河源怒觸風如刀
剪斷朔雲天
更高晚出榆關
逐征北
在勝州
驚沙飛迸衝貂袍
心許凌煙名不滅
年年錦字傷離別
彩毫一畫竟何
榮空使青樓泣成血

漢皇迎春詞

漢書武帝元鼎六年春幸甘泉宮迎春

春草芊芊晴掃煙
宮城大錦紅殷鮮
海日如融照仙
掌
淮王小隊纓鈴響
獵獵東風展
綵旗
畫神金甲蔥

中軍集卷第八

大

宋山

龍網鉅公步輦迎句芒
複道埽塵鸞
翬長
鸞翬又
豹尾

竿前趙飛燕
飛燕是時寵幸萬方大幸每上
甘泉等處從在屬軍間約尾中
柳風吹盡眉間

黃碧草含情杏花喜
上林鶯轉游絲起
寶馬搖環萬

騎
詩云
騎馬恩光暗入簾
武帝時人初騎馬已應進士則此詩或作於武帝時
一以爲深高一以爲威帝似不必疑

早魚歌

朝早城東莫罩罩城
西兩渠鳴幽
蓮子相高低
持竿入深水金鱗大如手
魚尾逆波千珠落湘
蕩
風颺飛雨離離菱荇刺
灘驚飛水連網眼白如景
漸
源蓬蓬寒點微楚岸有花
花蓋屋金塘柳色前
豁曲
悠悠杳若去無窮
五色澄潭鴨頭綠

晚歸曲

格格水禽飛帶波
孤光斜起夕陽多
湖西山淺似相
笑菱刺惹衣攢黛蛾
青絲繫船向江木蘭芽出土吳
江曲水極晴搖泛澹紅草平春染煙絲綠
王鞭騎馬
白玉兒
一作兒
刺金作鳳光參差
丁丁暖漏滴花影催
入景陽人不知
彎腿弱柳遙相暎
雀扇員員掩香玉
蓮塘艇子歸不歸
柳暗桑穠聞布穀

舞衣曲

蕩腸纖縷抽輕春
煙機漠漠嬌城頰
金梭浙瀝透空
蕩蕩落皎綃吹斷雲
張家公子夜聞雨
夜向蘭堂思
楚舞
蟬衫麟帶壓愁香
偷得鴛鴦鎖金縷
管含蘭氣

中軍集卷第八

七

宋山

嬌語悲胡槽雪腕
鴛鴦絲芙蓉力弱應難定
楊柳風
多不自持回頻笑語
西窓客星斗寥寥
波脈脈不逐
秦王卷象牀

象牀
滿樓明月梨花
白

曉仙謠

玉妃喚月歸海宮
言月
月色澹白涵春空
銀河欲轉星
屬屬浪疊山埋早紅
言日出也
宮花有露如新淚
小苑
蒼籬入寒翠綺閣空
傳唱漏聲網軒未辨凌雲字
言曉
遙遙珠帳連湘煙
雀扇如霜金臂仙
碧簫曲盡
彩霞散下視九州
皆悄然
秦王女騎紅尾鳳
用舊
乘空
回首晨雞弄霧蓋
狂塵億兆家世人
猶作牽情夢

蕩絲作線難勝鍼。黛粉染黃那得深。玉白蘭芳不相

顧青樓一笑輕千金莫言自古皆如此健劔荆鐘鉛

繞指三秋庭綠盡迎霜唯有荷花守紅死廬江小吏

朱珽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與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輪車
 妻土丁香玉秦兩投金叉口三目朱不令面

乍空戔戔、悠悠楚水、流如馬、恨、嫩愁紅滿平野、野土

一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庭除古木、本有云、名蘇山、

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按晉懷懷賦第十四首云鴛鴦奈何許夜聞家中鶯

霜比失節也末言水流花謝遺恨千年而冢
土成灰依然作偶即古詩之意而究言之也

達摩支曲 總所經達摩支健舞曲也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爲泛蘭臺

李印璽集卷第八

擣麝成塵香不滅。撈蓮作寸絲難絕。紅淚文姬洛水。

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君不見無愁高緯花漫漫

潭浦宴餘清露寒

旦臣僚共囚虜欲吹羌笛先泐瀛舊臣頭髮霜華早

可憐婦人醉中老萬古春歸夢不覺業劫月圓還元

長安封泥關公手書德七年詔謀力開天
起造寺四句與也高緯無姓然多因唐末如蘇武

主鳥埭語地金陵世紀埭山下卽雞鳴埭齊武帝早

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

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濯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

樓鳥紅妝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

盤踞勢窮三百年

朱方殺氣成愁煙
彗星耕地浪連海
單

鼓渡江天
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兼江騎衝虎自橫江
陳主與張麗華孔貴嬪
宵火風

諸侯王公諸侯王公 婦前畫舫填宮方投景陽井以避隋兵 聖少房
 福貴人福貴人 殿巢工燕切生簾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絲

平綠臺成基臺城在壘一則暖色春容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

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昆明治水戰詞

在西安府
上林苑中

汪汪積水光連空重疊細紋晴漾紅赤帝龍孫鮮甲

怒臨流
眇生陰風
鼙鼓三聲
報天子
崩旗
對艦
慘

可謂集卷第八

波起雷吼濤驚白石山石鯨眼裂蟠蛟死池刻玉石為鱗

魚池海浦俱喧。鴈青翰畫。蟲和次來。箭羽。

梅亭西望
三山翠
萬壑千峰
西望海生
塵埃方際
仙云夢在
二四

朔陰詞 并序

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

長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

祖龍黃海珊瑚鞭鐵聽金面青連錢虎額拔劍欲成

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晉明帝見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子湖陰聚數營而出數晝寢三日環其旌警寢曰此

來也使駢道帝幸以七寶鞍與通使費海旗風急驚眠

起甲重光搖照湖水蒼黃追騎塵外歸森索妖星障

前死（前死）子不（子不）五陵（五陵）春華（春華）滿川五
馬空中（馬空中）羽書如雷入青（羽書如雷入青）雪脫如槌催畫（雪脫如槌催畫）筆（筆）
帝座回龍章（帝座回龍章）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閣下春書長

春江花月夜詞（春江花月夜詞）
庭從此後後主所作此書書樂志今改之初無從
知其所作此詩蓋金殿時楊妃在後主之面耶又云此詩蓋春江花月夜詞

玉樹歌（玉樹歌）開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開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秦淮有水水無
情還向金陵漾春色楊家二世安九重不御華芝嫌
六龍（六龍）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芙蓉珠翠丁星復明滅龍頭劈浪哀笳發千里涵空
照水魂萬枝破鼻團香雲漏轉霞高滄海西玻璃枕

上聞天雞變弦代為曲如語一醉昏昏天下迷四方
須動煙塵起猶在濃香夢魂裏後主荒宮有曉鸞飛

來只隔西江水（來只隔西江水）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靜婉（靜婉）采蓮曲（采蓮曲）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詩
者事具載梁史（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詩者事具載梁史）

蘭膏墜髮紅玉春（蘭膏墜髮紅玉春）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鄰鄰（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鄰鄰）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容珂馬踏瑞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容珂馬踏瑞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前斷皎娟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天照（前斷皎娟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天照）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嬌曉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消（嬌曉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消）
塘水滿（塘水滿）綠萍金粟蓮葉短一夜西風送雨來粉痕
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蕩絲絲暗蕩蕩根蓮子相留連郎
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易

郭處士擊瓠歌（郭處士擊瓠歌）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估粟金刻石潭古（估粟金刻石潭古）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君寶馬上神雲碎佩囊鈴滿煙雨（君寶馬上神雲碎佩囊鈴滿煙雨）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六宮花離離輕風吹春星斗稀（六宮花離離輕風吹春星斗稀）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露未乾香著衣蘭釵委墜垂雲發小響丁當逐回雲
晴碧煙滋重疊山羅屏半掩桃花月太平天子駐雲
車龍盤勃鬱雙蟠擎宮中近臣抱扇如侍女低鬟落

翠袍亂珠觸續正跳蕩傾頭不覺金烏轉（翠袍亂珠觸續正跳蕩傾頭不覺金烏轉）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無色莫露香夢綠楊絲千里春風正無力（無色莫露香夢綠楊絲千里春風正無力）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一曉出也愁無色（一曉出也愁無色）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醉歌（醉歌）
庭珠茲此下總言楊帝印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

檐柳初黃燕初和曉碧芊絲過微雨樹色深含臺榭
情鶯聲巧作煙花主錦袍公子陳格觴撥醅百甕春

酒香入門下馬問誰在降階握手登華堂臨邛美人
連山簪低抱琵琶含怨思朔風繞指我先笑明月入
懷君自知勸君莫惜金尊酒年少須臾如覆手辛勤
到老暮算難於我悠悠竟何有洛陽虛全稱文房妻

子卿重春黃楊詩餘集卷八一以長須不長須一婢弄阿羞
光顏不識字老無北來卿自況也下四句說其地公于相揮素儻如驅羊天
犀壓斷朱羅錦瑞錦驚飛金鳳皇其餘豈足露牙齒
欲用何能報天子駕馬垂頭搶冥塵驛驛一日行千
里但有沈冥醉客家支頤瞪目持流霞惟恐南園風
雨作碧蕪狼藉棠梨花

春日野行

騎馬隨煙莎青春索怨何蝶翎朝粉盡背夕陽多
柳豔欺芳帶山愁繁翠蛾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

送洛南李主簿

想君秦塞外因見遠山青柳葉晚迷路松花春滿庭

中書集卷八

祿優仍侍膳官散得專經余亦還愚谷歸心在草屏

巫山神女廟

點點閉宮殿霏霏陰群曉峰脊上的春水臉新波
古樹芳菲盡扁舟離恨多一叢斑竹夜環佩響如何

握柝詞

楊柳繁橋綠玫瑰拂地紅繡初金驛裏花驛玉驛
宿雨香潛潤春流水暗通畫樓初夢斷晴日照湘風

處士盧岵山居

西溪問樵客遙識主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
千峰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鳥飛散滿山蕎麥花

初秋寄友人

閒夢正悠悠涼風生竹樓夜琴知欲雨曉簾覺新秋
獨鳥楚山遠一蟬關樹愁憑將離別恨江水問同遊

早秋山居

山近覺寒早草堂霜氣晴樹影窗有日池滿水無聲
果落見猿過葉乾聞鹿行素琴機慮靜空伴夜泉清

芙蓉

刺莖澹蕩綠花片參差紅吳歌秋水冷湘廟夜雲空
濃豔香露裏美人清鏡中南樓未歸客一夕練塘東

詠山雞

萬壑動晴景山禽凌翠微翻翎翻草去紅嘴啄花歸
巢暖碧雲色影孤清鏡輝不知春樹伴何處又分飛

商山早行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
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鳥雁滿回塘

題竹谷神祠

蒼蒼松色晚一徑入荒祠古樹風吹馬虛廊日照旗
煙煤朝真處風雨夜歸時穿莫湘江客空看蔣帝碑

經李處士杜城別業

憶昔幾遊集今來倍歎傷百花情易老一笑事難忘
白社已蕭索青樓空黯陽不聞雲雨夢猶欲過高唐

西遊書懷

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桑乾古澤地獨鳥青天驚鷹亦
燒殘高秋辭故國昨日夢長安客意自如此非關行
路難

送人東遊

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
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

偶題

孔雀眠高樹櫻桃拂短檐畫明金井井華語玉纖纖
細雨無妨燭輕寒不隔簾欲將紅錦段因夢寄江淹

送淮陰孫令之官

隋堤楊柳煙孤檣正悠然蕭寺通淮茂蕪城枕楚田

宿白蓋峰寺寄僧

山房霜氣清一宿遂平生閣上見林影月中聞澗聲

過華清宮二十二韻

憶昔開元日承平事勝遊貴妃專寵幸天子富春秋
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闌雞花散鄰騎馬玉搔頭
繡轂千門使金鞍萬戶侯薄雲散雀屏輕雪犯貂裘
過客間韶潔居人識冕旒氣和春不覺煙暖霽難收
澀浪和瓊花晴陽上彩旂卷衣輕髮嫩窺鏡澹城羞

洞戶二十二韻

屏於芙蓉帳簾寒玳瑁重瞳分渭曲纖手指神州
御宇迷萱草天袍如石榴深巖藏浴鳳鮮陽媚潛虬
雲白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正月一日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之故時地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不料排單臥成即星牛劍鋒揮太皞旗鼓排
寶尤二句謂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皆遠非尋常仗驛驛二句謂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休二句謂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紫雲生
霄近蒼崖萬古愁至今湯殿水鳴咽縣前流

洞戶二十二韻

洞戶連珠網方疏隱碧潯燭盤煙墜簾壓月通陰

素手琉璃扇玄髮玳瑁簪

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碓醉鄉高窈窕恭陳靜惜惜

衣梳子詠同心樹列千秋勝樓縣七夕鉞舊詞翻白

紵新賦換黃金喉雀調鑿鼓驚蟬應寶琴舞疑舞易

度歌轉斷難尋露委花相妙風散柳不禁橋彎雙表

迴池漲一篙深清蹕傳恢圖黃旗幸上林神鷹參翰

苑天馬破蹄浴牛馬蹄中武庫方題品文園自好音朱

並殊莖森丹桂欲蕭森繡帳回瑤席華燈對錦余畫

圖驚走獸驚走獸不驚走獸不驚走獸不驚走獸不驚走獸書帖得來禽來禽不來禽不來禽不來禽不來禽河曙秦樓映山

晴魏關臨綠葉逢趙后趙后不晴魏關不晴魏關不晴魏關不晴魏關壁戶柱啼泣不消食不消食不消食不消食不消食不消食使斷腸持綠葉逢

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

釣輪形與月輪同，獨爾和煙影似空。若向三湘逢雁信，莫辭千里寄漁翁。蓬聲夜滴松江雨，菱葉秋傳鏡水風。終日垂鈎還有意，尺書多在錦鱗中。

晉朝柏樹

一作法雲觀樹謝安鎮廣陵手植
雙梓樹定中王居改為法雲寺

晉朝名輩此離羣，想對濃陰去住分。題處尚尋王內史，畫時應見顧將軍。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一下南臺到人世，曉泉清籟更難聞。

春日野行

日西塘水金隄斜，碧草芊芊暗吐芽。野岸明嬌山芍藥，水田叫譟官蝦蟆。鏡中有浪動菱花，陌上無風飄柳花。何事輕燒向溪客，綠萍方好不還家。

中律集卷第八

大

春山事

投翰林蕭舍人

蕭德用字子云通達士
就符初召充翰林學士

人間鴛鴦香難從，獨恨金扉直幾重。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紅燭香殘語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春日偶作

西園一曲豔陽歌，擾擾車塵負薜蘿。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竟如何。夜閒猛雨剝花盡，寒戀重衾覺夢多。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

和友人谿居別業

積澗初銷碧草新，鳳陽晴日帶雕輪。風飄弱柳平橋

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注）陳後主二句不遇形容
婦居之勝非實語也花房露透紅珠落，蛺蝶雙飛護粉塵。

題望苑驛

東有馬嵬驛
西有望苑驛

弱柳千條杏一枝，半含春雨半垂絲。景陽寒井人難到，長樂晨鐘鳥自知。花影至今通博望，樹名從此號相思。（注）陳太真外傳上安馬嵬至秋風道見道旁石
相樹樹員袁玩之因年為流正樹至有所思也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注）陳太真外傳上安馬嵬至秋風道見道旁石
相樹樹員袁玩之因年為流正樹至有所思也

過馬嵬驛

穆滿曾爲物外遊，（注）穆天子傳河伯獻之帝曰穆滿六龍經此暫淹留。返魂無驗青煙滅，埋血空成碧草愁。香輦却歸長樂殿，

柳

（注）柳下惠字季食字子高

大

春山事

曉鐘還下景陽樓，甘泉不得重相見。誰道文成是故侯，（注）文成王符字叔元行四年齊人小字文成鬼神功見上封文成將軍。

柳

楊柳千條拂面絲，綠煙金穗不勝吹。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羌管一聲何處笛，流鶯百轉最高枝。千門九陌花如雪，飛過宮牆兩不知。

和友人悼亡

玉貌潘郎淚滿衣，畫羅輕殯雨霏微。紅蘭委露愁難盡，白馬朝天望不歸。寶鏡塵昏鸞影在，鈿筆弦斷雁行稀。春風幾許傷情事，碧草侵階粉蝶飛。

池塘七夕

戟繞城波色動樓臺萬飛天外斜陽盡人過橋心倒
影來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飄蕩似寒梅

蘇武廟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
月曉上羊歸塞草煙回日樓臺非甲帳蘇武牧羊以牧羊五夜
去時冠劍是丁年蘇武牧羊以牧羊五夜茂陵不見封
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蘇武牧羊以牧羊五夜

宿雲際寺

白蓋微雲一徑深東峰弟子遠相尋蒼苔路熟僧歸
寺紅葉聲乾鹿在林高閣清香生靜境夜堂疎磬發
禪心自從紫桂巖前別不見南能直至今

溪上行

綠塘漾漾煙濛濛張翰此來情不窮雪羽襍穠立倒
影金鱗撥刺跳晴空風翻荷葉一向白雨溼蓼花千
穗紅心羨夕陽波上客片時歸夢釣船中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關紅珠斗帳櫻桃
熟金屏風孔雀開雲髻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
陽山與君便是鴛鴦侶休向人間覓
往還

回中作

回中在雍州

回中作

回中在雍州

蒼莽寒空遠色愁鳴鳴戍角上高樓吳姬怨思吹雙
管燕客悲歌動五侯千里關山邊草暮一星烽火朔
雲秋夜來霜重西風起隴水無聲咽不流三秦記其地九
越上有清水四注
下所謂隴頭水也

寄岳州李員外遠

含嚔不語坐持頤天遠樓高宋玉悲湖上殘暮人散
後岳陽微雨鳥歸遲早梅猶得回歌扇春水還應理
釣絲獨有袁宏正顚顚晉袁宏尊惆悵落花時

寄盧生

遺業荒涼近故都門前隄路枕平湖綠楊陰裏千家
月紅蕩花中萬點珠此地別來雙鬢改幾時歸去片
帆孤他年猶擬金貂換寄語黃公舊酒壚

宿松門寺

白石青厓世界分卷簾孤坐對氛氲林間禪室春深
雪潭上龍堂夜半雲落月蒼涼登閣在曉鐘搖蕩隔
江聞西山舊是經行地願漱寒餅逐領軍和食秀去禪師

李羽處士故里

柳不成絲草帶煙海樣東去鶴歸天愁腸斷處春何
限病眼開時月正員花若有情應悵望水應無事莫
潺湲須知此恨消難得孤負南華第二篇庾信第二篇

贈知音

贈知音

翠羽花冠碧樹雞未明先向短牆啼窗間謝女青娥
斂門外蕭郎白馬嘶殘曙微星當戶沒澹煙斜月照
樓低上陽宮裏鐘初動不語垂鞭上柳隄

春日雨

細雨濛濛入絳紗澹湖作寒食孟珠家孟珠家名
朝漫是稱流品宮體何曾爲杏花孟珠家名

車駕西遊因而有作

宣曲長楊瑞氣凝宣曲長楊上林狐兔待秋鷹誰將詞賦
陪雕輦寂莫相如臥茂陵

蔡中郎墳

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蔡中郎墳

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

李德裕

一拋蘭棹逐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每到朱門還悵
望故山多在畫屏中

經故翰林袁學士居

劍逐鸞波玉委塵謝安門下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
樹盡是羊曇醉後春

謝安門下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樹盡是羊曇醉後春

彈箏人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雁皆零

落一曲伊州淚萬行伊州曲

渭上

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煙波繞釣磯橋上一通名利
迹至今江鳥背人飛

夜看牡丹

高低深淺一闌紅把火殷勤繞露叢希逸近來成嬾
病病不能容易向春風

宿城南亡友別墅

水流花落歎浮生又伴游人宿杜城還似昔年殘夢
裏透簾斜月獨聞鶯

郭杜郊居

後夜來風雨送梨花

瑤瑟怨

水簾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

雲十二樓中月自明

楊柳枝

宜春苑外最長條閒裏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斷
處一渠春水赤欄橋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思

切不開春草綠萋萋

庭中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八

叩彈集卷第八

去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九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 詒穀集

趙 蝦

牛承祐山陽人會昌三年進士為翰林學士多與朱敏之受其長笛一解
人倚樓句今散不已以因目為趙何韓韓相持回書歸之大中問按河
南歸時以其詩有早晚相繼身事
水遊歸去一別人為終南南兆云

汾上宴別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暮
一尊花下酒殘日水西樹不待管弦終搖鞭背花去

書齋雪後

擁褐坐茅簷春晴喜初日微風入桃徑爽氣歸縹緲

頻時苦風雪就景理巾櫛樹暖高鳥來窗間曙雲出

鄉遙路難越道寒時易失欲靜又不能東山負芝朮

昔昔驢二十首

靡蕪葉復齊

提筐紅葉下度日采靡蕪掬翠香盈袖看花憶故夫
葉齊誰復見風暖恨偏孤一被春光累容顏與昔殊

采桑秦氏女

南陌采桑出誰知妾姓秦獨憐傾國貌不負早鶯春
珠履盪花溼籠鈎折桂新使君那駐馬自有侍中人

空梁落燕泥

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斜飛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惟卷開窺戶牖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飛

那能惜馬蹄

雲中路香杳江畔草萋萋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
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聲未道休爭戰愁眉又復低

越中寺居

遲客疎林下斜溪小艇通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
水靜魚吹浪花開鳥下空數峰相向綠日夕郡城東

江邊

終日勞車馬江邊款竹扉殘花春浪闊小酒故人稀
戍鼓客帆遠津雲夕照微何由兄與弟俱及暮潮歸

東歸道中

平生事行役今日始知非歲月老將至江湖春未歸
傳家有天爵主祭用儒衣何必勞知已無名亦息機

經無錫縣醉後吟

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窮秋南國淚殘月故鄉心
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何須覓陶令乘醉自橫琴

洛中逢盧鄧歸觀

不堪俱失意相送出東周綠切倚門戀倍添為客愁
春山和雪靜寒水帶冰流別後期君處靈原戴蘭秋

送崔先輩歸觀信安

衣綵獨歸去一枝蘭更香馬嘶芳草渡門掩百花塘
野色亭臺晚灘聲枕簟涼小齋松島上重拂讀書牀

送韋處士歸省朔方

映柳見行色故山當落暉青雲知己歿白首一身歸
滿袖蕭關雨連沙塞雁飛到家翻有喜借取老萊衣

長安秋夕

雲物淒清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
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數點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

蓮愁鱉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東望

楚江橫在草堂前楊柳洲邊載酒船兩見梨花歸不
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關山當寺微綠含風樹

滿川同郡故人聲桂盡把詩吟向次寥天

長安日夜與友生話故山

宅邊秋水浸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潮未
落蒹葭霜在雁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聽疎鐘憶

翠微今夜秦城滿樓月故人相見一霑衣

憶山陽

家在枚皋舊宅邊舊宅枚皋故宅竹軒晴與楚波連菱
荷香繞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礙十洲煙島路

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

年

由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永寒煙暖想裁牋雁故園何處風吹

柳一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徧浪高書到海
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繞釣磯

發刻中

正懷何謝俯長流更覽餘封識嶧州
嶧州在徐州府
樹色老依官舍晚溪聲涼傍客衣秋南巖氣爽橫郭
郭天姥雲晴拂寺樓日莫不堪還上馬蓼花風起路
悠悠

登安陸西樓

樓上華筵日日開眼前人事祇堪哀征車自入紅塵
去遠水長穿綠樹來雲雨暗更歌舞伴山川不盡別
離杯無由并寫春風恨欲下鄖城首重回

經漢武泉

芙蓉池苑起清秋漢武泉聲落御溝他日江山映蓮
鬢二年楊柳別漁舟竹間駐馬題詩去物外何人識
醉遊盡把歸心付紅葉晚來隨水向東流

獻淮南李相公

傳巖高靜見台星廟略當時討不庭萬里有雲歸碧
落百川無浪到滄溟軍中老將傳兵術江上諸侯受
政經聞道國人思再入銓金新鑄雀儀形

答友人

詩家才子酒家仙遊宦曾依積水邊窗戶動搖三島
樹琴尊安穩五湖船羅浮道士分瓊液錦席佳人豔

楚運今日相逢明吟罷滿城砧杵一燈前

寄淮南幕中劉員外

郎官何遜最風流愛月憐山不下樓三佐戎旃換朱
絨一辭蘭省見清秋桂生巖石本蕭灑雀到煙空更
自由休向西齋久閒臥滿朝傾蓋是依劉

泊泉磯江館

風雪晴來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湖
後雁斷雲聲客起初傍曉管絃何處靜犯寒楊柳
津疎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與書

送僧歸廬山

禪樓忽憶五峰遊去著方袍謝列侯花格樓臺千葉
曙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鉢泉香覆
菊流却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溪頭

平戎

邊聲一夜殷秋聲牙帳連烽擁萬蹄武帝未能忘塞
北董生纔足使膠西
詔董生仲舒使匈奴以公孫弘為從
議以漢之乃言於上使相擊西王
渡胡兵合雲滿窮沙漠騎迷自古平戎有良策將軍
不用倚雲梯

降虜

廣武溪頭降虜稀一聲寒角怨金微河湟不在春風
地歌舞空裁雪夜衣鐵馬半嘶遼草去狼煙高映塞
鴻飛揚雄尚白相如吃
詔趙充國解制虎方軍主有胡雄必主之
尚自山而雄解之司馬相如相如口吃而善

經汾陽舊宅

瞳瞳初日照樓臺漠漠祥雲雉扇開
星駐毘旒三殿

曉雲翻珠翠六宮來山呼聖壽煙霞動風轉金章為
獸迴欲識普恩無遠近萬方歡抃一聲雷

八月一日駕幸延喜樓看冠帶降戎

亂風翔之西郭州之北多沒於吐蕃大中三年吐蕃宰相論恐熱以
奉源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歸於是河隴諸州皆失其險人
之計上即延喜樓觀之

城頭旭日照闌干城下降戎綵仗攢九陌塵埃千騎

合萬方臣妾一聲歡樓臺乍仰中天易衣服初更左

衽難清水莫教波浪濁從今赤嶺屬長安

清水縣屬秦州
通志唐赤嶺道

宣政殿前陪位觀冊順宗憲宗皇帝尊號

宣宗以河湟收復建元志遠尊順宗曰憲宗大皇帝尊號
曰憲宗大皇帝皇帝御宣政殿行事冊出御樓曰延喜樓

樓頭鐘鼓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開孔雀扇分香案

出衣龍衣動冊函來金泥照輝傳中旨玉節從容引

上台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哀

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

上人今去白蘋洲雲水蒼溪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

出夕陽沈浦雁花收閒聽別鳥啼紅樹醉看歸僧櫂

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貧女吟

殘妝滿面淚闌干幾許幽情欲話難雲髻嬾梳愁折

鳳翠蛾羞照恐驚鸞南鄰送女初鳴佩北里迎妻已

夢蘭惟有深閨顙顙貧年年長凭繡牀看

長安春日

窮途日日因泥沙上苑年年好物華荆棘不當車馬
道管弦長奏綺羅家王孫草上悠揚蝶少女風前爛
熳花嬾出任從遊子笑入門還是舊生涯

長安夜雨

帶雨通宵又徹明百憂如草雨中生心關桂玉天難
曉運落風波夢亦驚壓樹早鴉飛不散到窗寒鼓溼
無聲當年志氣俱消盡白髮新添四五莖

漢武宮詞

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
案庭際金人捧露盤終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
驂鸞茂陵煙雨埋冠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宮詞

十二樓中盡晚妝望仙樓上望君王

鎖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畫漏長雲髻罷梳還對

鏡羅衣欲換更添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埽

御牀

金城宮

金城宮在唐州華陰縣有隋金
城宮則宮為隋建此詩知為明皇作

憶昔明皇初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龍盤藻井噴紅

豔獸坐金牀吐碧煙雲外笙歌岐薛醉月中臺榭后

妃眠自從戎馬生河洛深鎖蓬萊一百年

開元後樂

莫奏開元舊樂章樂中高曲斷人腸邠王玉笛三更

咽饒國金車十里香一自戎生薊北便從征戰老
汾陽中原駿馬搜求盡沙苑年來草又芳唐故馬之號

題昭華公主廢池館一作廢池

曾發簫聲水檻前夜蟾寒沼兩嬋娟微波有恨終歸
海明月無情却上天白鳥帶將簾外雪綠蘋枯盡渚
中蓮榮華不向人間住須讀莊生第一篇

潼關河亭

潼關在華陰縣北名關也
河水自關門衝激至華山東也

重岡如抱岳如蹲氣壓秦川勢自尊天地并功開帝
宅山河相湊束龍門櫓聲嘔軋中流渡柳色微茫遠
岸邨滿眼波濤終古事年來惆悵與誰論

送靈州田尚書

靈州在靈州縣北

十

朱山

陰風獵獵滿旌竿白草颼颼劒氣橫九姓羌渾隨漢
節六州蕃落從戎鞍霜中入塞凋弓硬月下翻營玉
帳寒今日路傍誰不指穰苴門戶慣登壇

座中走筆送前蕭使君

笙歌慘慘咽離筵槐柳陰陰五月天未學蘇秦禁佩
印却思平子賦歸田芙蓉欲綻溪邊臉楊柳初迷渡
口煙自笑無成今老大送君垂淚郭門前

送裴評事

塞垣從事謫兵機只擬平戎不擬歸入夜笳聲含白
髮報秋榆葉落征衣城臨戰壘黃雲晚馬渡寒沙夕
照微此別不應書斷絕滿天霜雪有鴻飛

醉中看花因思去歲之任

去歲乘輅出上京軍機旦暮促前程狂花野草途中
恨春月秋風劒外情愁見瘴煙遮路色厭聞溪水下
灘聲不辭醉伴諸年少羞對紅妝白髮生

俠少年

綠眼胡鷹蹋錦韉五花驄馬白貂裘往來三市無人
識胡鷹在陽江三市倒把金鞭上酒樓

題黃花驛

在華陰縣

孤戍迢迢蜀路長鳥鳴山館客思鄉更看絕頂煙霞
外數樹巖花照夕陽

馬戴

上

中

士

朱山

離夜

東征遼水迥北近單于臺戎衣挂寶劒玉箸銜金杯
紅燭暗將滅翠蛾終不開

春思

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啼春獨鳥思望遠佳人心
幽怨貯瑤瑟韶光凝碧林所思曾不見芳草意空深

征婦歎

釋子在戎抱送君登遠道釋子今已行念君上邊城
蓬根既無定蓬子焉用生但見請防胡不聞言罷兵

及老能得歸少者還長征

經咸陽北原

秦山曾共轉秦雲自舒卷古來爭雄圖到此多不返
野狹穴孤墳農人耕廢苑川長波又逝日與歲俱晚
夜入咸陽中悲吞不能飯

關山曲

火發龍山北中宵逐左賢勒兵臨漢水驚雁散胡天
水落防河急軍孤受敵偏猶聞漢皇怒按劍待開邊
塞下曲

旌旗倒北風霜霰逐南鴻夜救龍城急朝焚虜帳空
骨銷金鐵在靖改玉關中却想義軒代無人尚戰功

落日悵望

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念我一何滯辭家久未還
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
隴上獨望

斜日挂邊樹蕭蕭獨望間陰雲藏漢墨飛火照胡山
隴首行人絕河源夕鳥還誰為立勛者可惜寶刀閒
早發故園

語別在中夜登車離故鄉曙鐘寒出岳殘月迴迎霜
風柳條多折沙雲氣盡黃行逢海西雁零落不成行
別家後次飛狐西即事

遠歸從此別親愛失天涯去國頻回首方秋不在家

鳴蜩聞塞路冷雁背龍沙西次桑乾曲洲中見荻花

楚江懷古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猿啼洞庭樹人在水蘭舟
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雲中君不見竟夕自悲秋
汧上款舊友

斗酒故人同長歌起北風斜陽高壘閉秋角暮山空
雁宿寒流上螢飛澹霧中坐來憂白髮況復久從戎
洛陽寒夜姚侍御宅憶賈島

夜水動寒色洛陽城闕深如何異鄉思更抱故人心
殘月關山遠閒階霜霧侵誰知石門路待與子相尋

宿翠微寺

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鳥歸霜落盡僧語石樓空
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不厭憶在故山中
邊將

王榭酒頻傾論功笑李陵紅韁跑駿馬金鏃掣秋鷹
塞迴連天雪河深徹底冰誰言提一劍勤苦事中興

爲客自堪悲風塵日滿衣承明無計入舊隱但懷歸
雪積孤城暗燈殘曉角微相逢喜同宿此地故人稀
寄終南真空禪師

閒想白雲外了然清淨僧松門山半寺雨夜佛前燈

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一從林下別瀑布幾成水

江行留別

吳楚半秋色渡江逢葦花雲侵帆影落風逼雁行斜
返照開嵐翠寒潮蕩浦沙自將何所往海嶠擬營家

下第別令狐員外

論文期兩夜飲酒及芳晨坐歎百花發潛驚雙鬢新
舊交多得路別業遠仍貧便欲辭知己歸耕海土春

別靈武令狐校書

北風吹別思落月渡關河樹隱流沙短山平近塞多
雁池戎馬飲鵬帳戍人過莫意行軍苦華夷道正和

送皇甫協律淮南從事

辟書丞相草招作廣陵行隋柳疎淮岸汀洲接海城
楚橋經雨泊煙月隔潮生誰與同尊俎鸞鷟集虎營

送人遊蜀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
虹蜺侵棧道（應陵按舊詩此詩下句言雨雲不應有虹蜺然少陵石龕詩亦曰仲冬見虹蜺蓋蜀土之俗也）兩雪雜江

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

送客南遊

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
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雁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送僧歸金山寺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寺橫洲島歸僧度水雲

夕陽依岸盡清聲隔潮閒遙想禪林下爐香對月焚

（庭璋按唐以五言擅長者斷推馬廐臣其詩宋齊律調非詩明海濤德漸輩所能勝也後來唯張商隱一兩人差堪步武）

邊館逢賀秀才

貧病無踪我與君不知何事久離羣鹿裘共敝因為
客龍關將移擬獻文室館夕陽鷗繞樹荒城寒色雁

和雲不堪吟斷邊笳曉葉落東西客又分

秋日送僧志幽歸山寺

禪寺繩牀在翠微松間荷笠一僧歸磬聲寂歷宜秋
夜手冷燈前自衲衣

射鵬騎

蕃面將軍著鼠裘酣歌衝雪在邊州獵過黑山猶走
馬寒鵬射落不回頭

李遠

字承古太和進士歷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宣宗朝令狐綯為湖州宣宗曰我聞遠有詩云長日嘯騎一局碁豈可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仍為遠舉察可生乃命之

銅雀臺

西陵樹已盡銅雀思偏多雪密疑樓閣花開想綺羅
影銷堂下舞聲斷帳前歌唯有漳河水年年舊綠波

遊故王駙馬池亭

花樹香玲瓏漁舟處處通醉銷羅綺豔香暖菱荷風
野鳥翻萍綠斜橋印水紅子猷簫管絕誰愛碧鮮濃

送人入蜀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寺橫洲島歸僧度水雲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露驛邊樓
杜魄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外何處夢刀州

觀廉女真葬女真善隸書嘗為內中學士

玉窗拋翠管輕袖掩銀鸞錯落雲車斷丁冷玉磬寒
雀尋深院立人借舊書看寂寞焚香處紅花滿石壇

詠雁

早晚辭沙漠南來處處飛關山多雨雪風水損毛衣
碧海魂應斷紅樓信自稀不知增繳外留得幾行歸

吳越懷古

吳越千年奈怨何兩宮清吹作樵歌姑蘇一敗雲無
色范蠡長遊水自波霞拂故城疑轉旆月依荒樹想

嘯蛾行人欲問西施館江鳥寒飛碧草多

聽話叢臺蘇軾志趣高遠手
筆叢臺詩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
盡樹繞漳河掌上來弦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
花開金輦玉輦無行迹風雨誰知長綠苔

聽王氏子話歸州昭君廟鳳翔歸州今屬
利州府有昭君廟

獻之閒坐說歸州曾到昭君廟裏遊自古行人多怨
恨至今鄉土盡風流泉如珠淚侵階滴花似紅妝滿
岸愁河猶殘翠綠樣有時新月傍簾鉤

贈弘文社校書

高倚霞梯萬丈餘共看移步入宸居曉隨鴛鴦排金

鎖靜對鉛黃校玉書漢漢禁煙籠遠樹冷冷宮漏響
前除還聞漢帝親詞賦好為從容奏子虛

贈寫御容李長史

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彩毫輕初分隆準山河
秀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
遙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失雀

秋風吹却九皋禽一片閒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
望遙臺無路可追尋初來白雲翎猶短欲去丹砂頂
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讀田光傳

秦滅燕丹怨正深古來豪客盡霜襟荆卿不了真閑
事辜負田光一片心

友人下第因以贈之

劉毅雖然不擲盧誰人不道解博蒲黃金百萬終須
得只有投莎更一呼

贈筆伎伍卿

輕輕沒後更無筆玉腕紅紗到伍卿座客滿筵都不
語一行哀雁十三聲

雍陶

字隱伯成都人太和進士大中間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為蘭州刺史
今蘭州隸宣威縣與舊蘭州不同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閒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同賈島宿無可上人院

何處消愁宿攜囊就遠僧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
靜境唯聞鐸寒牀但枕肱還因愛閒客始得見南能
贈金河戍客

讀金河路曾逢雪不迷射鵬青冢北走馬黑山西
戍遠旌幡少年深帳幕低酬恩須盡敵休說夢中聞
送裴璋還蜀因亦懷歸

客在劔門外新年音信稀自為千里別已送幾人歸
上日初落馬前花正飛離言殊未盡春雨滿行衣
少年行

不待軍功有俠名可憐毬獵少年情戴鈴健鶻隨聲
下越佩驕驄弄影行覓匠重裝燕客劔對人新按越
姬箏豈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風白髮生

塞路晚晴

晚虹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帶雨痕新水亂侵青草
路殘煙猶傍綠楊邨胡人半馬休南牧漢將旌旗在
北門行子喜聞無戰伐閒看遊騎獵秋原

到蜀後記途中經歷

劔峰重疊雪雲漫憶昨來時處處難大散嶺頭春足

兩痕斜谷口夏猶寒蜀門去國三千里巴路登山八
十盤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

經杜甫舊宅

浣花溪裏花多處為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
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臨飛盡樹壓邨橋馬
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城西訪友人別墅

澗水橋西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邨園門巷多相
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渡桑乾河

客舍豈曾諳塞北年年唯見雁飛回今朝忽渡桑乾
水不似身來似夢來

題君山

風波不動影沈沈翠色全微碧色深疑是水仙梳洗
處酒一螺青黛鏡中心

題情盡橋

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
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送客二首

與君同在少年場知己蕭條壯士傷可惜報恩無處
所却提孤劔過咸陽

行人立馬強盤回別字猶含未忍開好去出門休落淚不如前路早歸來

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

按唐書南蠻傳及和三年南蠻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

成都西郭十里據女子丁供報前而南至大渡河驛等處

雲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誰敢笑一時收淚羨猿啼

唐

字亮梓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下第爲使府從事

漢武帝將侯西王母下降

漢書武帝紀元鼎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下降帝幸甘泉宮

以麻之

崑崙凝想最高峰王母來乘五色龍歌聽驚猶縹緲

印彈集卷第九

辛

東山寺

紗語來青鳥許從容風迴水落三清月漏苦霜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聞簫管是行蹤

漢武帝於宮中宴西王母

鰲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宇期親

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劍佩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

花寒秋風裏月朗朗王女清歌一夜闌

漢武帝思李夫人

漢書武帝紀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得始作金屋藏之池上歌落葉

東坡之曲不自支乃詔李少君以潛英之

惆悵朱顏不復歸晚秋黃葉滿天飛迎風細荇傳香

粉照水殘霞見畫衣白主帳寒鴛夢絕紫陽宮遠雁

書斜夜深池上蘭橈歌斷續歌聲接太微

劉晨阮肇遊天台

廣輿記天台山在台州有桃源洞其水

里有二女笑迎作食進則麻飯後飲水去集衆送之示原路既出無復識至家則子孫已世矣

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動無塵煙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鷄鳴巖下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歸何處須就桃源問主人

劉阮洞中遇仙子

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霞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洞裏乾坤別紅樹枝邊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劉郎

仙子送劉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

印彈集卷第九

主

東山寺

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頭恨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

仙子洞中有懷劉郎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霍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寞人間無路月茫茫玉蕊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易零落此生無處問劉郎

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諸仙子

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冥冥聞深洞雲窗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

織女懷牛郎

北斗佳人雙淚流
穿腸斷爲牽牛封題錦字凝新
恨拋擲金梭織舊愁
桂樹三天雲漢銀河一帶水
悠悠欲將心就仙
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玉女杜蘭香下嫁於張碩
三歲女子也與之十餘歲天女也傳其天人也其有童女而來者
女而去其升謂其父曰我女杜蘭香也其有童女而來者其父曰
道者也

天上人間兩渺茫
不知誰識杜蘭香
來經玉樹三山
遠去隔銀河一水長
怨入清塵愁錦瑟
酒傾玄露醉瑤觴
遺情更說何珍重
孽破雲環金鳳皇

張碩重寄杜蘭香

碧落香銷蘭露秋
星河無夢夜悠悠
靈妃不降三清

叩扉集卷第九

駕仙在空成萬古
愁皓月隔花追歎別
飛煙籠樹省淹留人問何事堪惆悵
海色西風十二樓

王遠宴麻姑蔡經宅

好風吹樹杏花香
花下真人道姓王
大篆龍蛇隨筆札
小天星斗滿衣裳
閒拋南極歸期晚
笑指東溟飲興長
要喚麻姑同一醉
使人酤酒向餘杭

萼綠華將歸九疑
留別許真人
麻姑姓王遠字方平字季康琅琊人
者九疑山得道女也

九點秋煙黛色空
綠華歸思頗無窮
每悲馭雀身難住
長恨臨霞語未終
河影暗吹雲夢月
花聲閒落洞

庭風藍絲重勒金條脫留與人閒許侍中

穆王宴王母於九光流霞館
庭風藍絲重勒金條脫留與人閒許侍中
西王母之邦宴於西王母之邦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

桑葉枝疎閑日華
穆王邀命宴流霞
霓旌著地雲初駐
金素秋天月欲斜
歌咽細風吹粉藥
飲餘清露溼瑤砂
不知白馬紅繩解
偷喫東田碧玉花

默河張休真

樹扶疎壓瑞煙
玉皇朝客滿花前
山川到處成三
月絲竹經時即
萬年樹石冥茫初
縮地杯盤狼藉未
朝天東風小飲人
皆醉從聽黃龍枕
水眠

蕭史攜弄玉上升

豈是丹臺歸路遙
紫鸞煙駕不同飄
一聲洛水傳幽咽
萬片宮花共寂寥
紅粉美人愁未散
清華公子笑相邀
縱山碧樹青樓月
腸斷春風爲玉蕭

黃初平將入金華山

長安客舍敘邵陵舊宴懷永州蕭使君
長安客舍敘邵陵舊宴懷永州蕭使君
出其兄家之不得偶問道士隨之入山得與相見問年何
在曰在山東往視之皆白石耳初平之白石皆成羊

遊煙景餘瀟湘
湘有路入金華溪
頭在樹春常
白年成隊難收拾
喫盡溪邊巨勝花
庭風藍絲重勒金條脫留與人閒許侍中
西王母之邦宴於西王母之邦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

邵陵臺樹碧蔥龍河漢西流宴未終殘漏五更傳海
月清笳三會揭天風香熏舞席雲縷綠光射散盤蠟
燭紅今日却思行樂處兩牀絲竹水樓中

粉堞彤軒畫障西水雲紅樹窳璇題鵲欲絕歌聲

定鵲鶴初驚舞袖齊坐對玉山空向線賦次廖文炯送聽

殘金石怕低迷東風夜月三年飲不省歸時不似泥

木魚金鑰鑲春城夜上紅樓縱酒情竹箭水絲更漏

促桐花風軟管弦清百分散打銀船溢散打謂船數

寬催玉箸輕星斗漸稀賓客醉碧雲猶戀豔歌聲

三年身逐楚諸侯賓榻客居最上頭飽聽笙歌陪夜

飲鞍尋雲水縱閒遊朱門鏤開煙嵐暮鈴閣清冷水

中軍幕第九

木秋月滿山前負不動更邀詩客醉高樓

不知何路學飛翻虛受賢侯鄭重恩午夜清歌敲玉

箸三年洪飲倒金尊招攜每感雙魚遠報答空思一

劍存狼藉梨花滿城月當時長醉信陵門

送康祭酒赴輪臺

瀟水橋邊酒一杯送君千里赴輪臺霜黏海眼旗聲

凍風射犀文甲縫開斷續簇煙山似米馬援說先破陰山

野營軒地鼓如雷周倫敗曹公分明會得將軍意不

斬樓蘭不擬回

送羽人王錫歸羅浮

風前整頓戴荷巾歸向羅浮保養神石磴倚天行帶
月鐵橋通海入無塵龍蛇出洞閒邀雨犀象眠花不
避人最愛葛洪尋藥處露苗煙藥滿山春

和周侍御買劍

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靜寇讎試挂窗前驚電

轉略拋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擊鬼

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閒期剋月支頭後漢永元二年

月支遣其副王

題子姪書院雙松

自種雙松費幾錢頃令院落似秋天能藏此地新晴

雨却惹空山舊燒煙枝壓細風過枕上影籠殘月到

窗前莫教取次成閒夢使汝悠悠十八年三國志司馬懿

八十八年吾兄為公乎如夢北

病馬

驂耳何年別渥洼驂耳良馬也渥病來顏色半泥沙四蹄

不鑿金砧裂雙眼慵開玉箸斜隨月免毛乾骸失

雲龍骨瘦查牙查牙牙平原好放無人放嘶向秋風首

宿花漢書西域傳馬皆宿花

隴上沙蔥葉正齊騰黃猶自踟躕蹄騰黃神尾蟠夜雨

二絲脆頭掉秋風白練低顏子望吳關遠橫白練力憊未思

金絡腦影寒空望錦障泥階前莫怪垂雙淚不遇孫

陽不敢嘶孫陽即

伯樂也

不翦焦毛穢半翻何人別是古龍孫風吹病骨
無驕氣土蝕聽花見臥痕未噴斷雲歸漢苑曾追輕
練過吳門一朝千里心猶在爭肯潛忘秣飼恩

小遊仙詩

玉簫金瑟發商聲桑葉乾枯海水清淨掃蓬萊山下
路略邀王母話長生

玉皇賜妾紫衣裳交向桃源嫁阮郎爛煮瓊花勸君
喫恐君毛鬚暗成霜

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鎮東
方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

飢即餐霞渴即行一聲長嘯萬山清穿花渡水來相
訪珍重多才阮步兵

九天天路八雲長燕使何由到上方玉女暗來花下
立手授帚帶問昭王入海求金方丈瀛洲

八景風回五鳳車崐崙山上看桃花若教使者酤春
酒須覓餘杭阿姥家

叔卿徧覽九天春不見人間故舊人怪得
蓬萊山下水半成沙土半成塵

忘却教人鎖後宮還丹失盡玉壺空姮娥若不偷靈
藥爭得長生在月中

昨夜相要宴杏壇等閒乘醉走青鸞紅雲塞路東風
緊吹破芙蓉碧玉冠

萬歲蟬眉不解愁旋彈清瑟旋開遊忽聞下界笙簫
曲斜倚紅鸞笑不休

方士飛軒駐碧霞酒香風冷月初斜不知誰唱春歸
曲落盡溪頭白葛花

朝回相引看紅泉不覺風吹雀髻偏好是興來騎白
雀文妃為伴上重天

一百年中是一春不教日月輒移輪金盤頭上蓬萊
殿惟有人間鍊骨人

笑擎雲液紫瑤觥共請雲和碧玉笙花下偶然吹一
曲人間因識董雙成

瓊樹扶疎壓瑞煙玉皇朝客滿花前東風小教人皆
醉短尾青龍枕水眠

青童傳語便須回報道麻姑玉藥開滄海成塵等閒
事且乘龍雀看花來

紫微深鎖敞丹軒太帝親談不死門從此百寮俱拜
後走龍鞭虎下崐崙

東皇長女沒多年從酒金芝到水邊無事伴他某

一局等閒輸却賣花錢

聞君新領八霞司此別相逢是幾時妾有一觥雲母
酒請君終宴莫推辭

東溟雨度作塵飛一萬年來會面稀千樹梨花百壺

酒共君論飲莫論詩

暫隨鳬伯縱閒遊

庭珠按成都有神仙橋相傳鳬王張伯子乘鹿仙去

飲鹿因過翠水

頭宮殿寂寥人不見碧花菱角滿潭秋

絳闕夫人下北方細環清佩響丁當攀花笑入春風

裏偷折紅桃寄阮郎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九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

錫山杜 詔紫綸 集

秀水杜庭珠 詔紫綸 集

李羣玉

字文山澧州人性曠進赴舉一上而止唯以吟詠自適棄休唐憲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為薦其進詩表云臣以居性沉湘宗師屈宋繼以蘭浦第思將相無類之餘過於疆野是英口宣教旨卿所進詩詩更常高雅今與一文學官因校弘文館校書郎未幾乞歸卒集三卷後集五卷

我思何所在

我思何所在乃在陽臺側良宵相望時空此明月色
歸魂泊湘雲飄蕩去不得覺來理舟楫波浪春湖白
煙光皓楚秋瑤草不忍摘因書天末心繫此雙飛翼
感興

洞房三五月金缸凝燄滅美人抱雲和斜倚紗窗月

沈吟想幽夢閨思深不說弦冷玉指寒含嚔待明發

湘中古愁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處所
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山中秋夕

抱琴出南樓氣爽浮雲滅松風吹天簫竹路踟躕月
後山雀喚定前浦荷香發境寂良夜深了與人間別

宿鳥遠峽化臺遇風雨

孤雀長松顚獨宿萬巖雨龍湫在石脚引被時一取
驚風折喬木飛燄獵窗戶半夜霹靂聲高齋有人語

江樓獨酌懷從叔

水國發爽氣川光靜高秋酣歌金尊醉送此青楓愁
楚色忽滿目灘聲落西樓雲翻天邊葉月弄波上鉤
芳意長搖落蘼蘭謝汀洲長吟碧雲合悵望江之幽

別狄佩

狄佩字公之孫
旅於南園

翠竹不著花鳳雛長忍飢未開丹霄翮空把碧梧枝
聖人奏雲韶祥鳳一來儀文章耀白日衆鳥莫敢窺
鬱抑不自言凡鳥何由知當看九千仞飛出太平時

小弟離南遊近書來

湘南客帆稀遊子寡消息經時停尺素望盡雲邊翼
笑言憑夢寐獨立想容色落景無來人修江入天白

亭亭倚門念瑟瑟風雨夕何處泊扁舟

瑟瑟風雨夕何處泊扁舟

二

瑟瑟風雨夕何處泊扁舟

秋歸舊窗竹永夜一淒寂吟爾鵲鵲篇中宵慰相憶

鳥夜啼

層波隔夢渚一望青楓林有鳥在其間達曉自悲吟
是時月黑天四野煙雨深如聞生離哭其聲痛人心
情懷夜正長空山響哀音遠客不可聽坐愁華髮侵
既非獨常還恐是桓山禽四子各分散母聲猶至今

將遊羅浮登廣陵楞伽臺別羽客

清遠登高臺晃朗縱覽歷濯泉喚仙風於此溢靈魄
冷光邀遠目百里見海色送雲歸蓬壺望滄海秋碧

波瀾收日氣天上回澄寂百越落掌中十洲點空白

身居飛鳥上口詠玄元籍飄如出塵籠想望吹簫客
冥冥人間世歌笑不足惜揭來羅浮巔披雲鍊瓊液
謝公雲岑興可以躡高迹吾將抱瑤琴絕境縱所適

登宜春醉宿景星寺寄鄭判官兼簡空上人

宜春縣在宜春州
宜春縣在宜春州

曉發碧水陽暝宿金山寺松風灑寒雨浙瀝醒餘醉
夜中香積飯蔬粒俱精異境寂滅塵愁神高得詩思
皎皎榮陽子芳春富才義漲海豁心源冰壺見門地

碧霄有鴻序未展聯行翅但笑一尺繩三年絆騏驎

摧藏接簪客鬱抑曾標事名襟尚未從臨風點舒氣

一身時雲鎮中夜空涕泗側枕對孤燈

三

三

一身時雲鎮中夜空涕泗側枕對孤燈

程前極極王六道生林刺恥息惡木陰難書劍歌意
揚鞭入莽蒼山驛凌煙翠越鳥日南飛芳音願相次

送魏珪觀省

木落楚色深風高浪花白送君飛一葉鳥逝入空碧
倚欄白華秀傷心倚門夕不知雲漲遙萬里看咫尺
蕭蕭黃鶴岸去梅江上宅離觴有黃花節物助淒戚

滿湖入鴈桂廣安縣在衡州府一路紫水石煙蘿拂行舟玉
滿湖杭席多君林泉趣耽玩日成癖長嘯凌清暉襟

情當雲滌登龍屈指內飛舉甚籍籍來折月中枝寧
隨宋都鶴宋都鶴在宋州曰余吞聲地舉足傷瓦礫

見爾一開顏溫明乃珠璧春風到雲嶠把酒時相憶
豆蔻花入船鷓鴣啼送客炎天與瘴海此去倘沿歷
珍重春官英加餐數刀帛

醒起獨酌懷友

西風靜夜吹蓮塘芙蓉破紅金粉香摘花把酒弄秋
芳吳雲楚水愁茫茫美人此夕不入夢獨宿高樓明
月涼

競渡時在湖外偶爲成章

雷奔電逝三千兒絲舟畫檣射初暉喧江雷鼓鱗甲
動三十六龍銜浪飛靈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沈現在
湘水綠草斜煙日暮時笛聲幽遠愁江鬼

春寒

撥火垂簾夕將暄尚冷天閣斟壺酒暖聽雨聲眠
處世心悠爾平時思索然春光看已半明日又藏煙

湖閣

楚色籠秋草秋光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盡虛汀
櫂響來空闊漁歌發杳冥欲浮蘭下艇一到斗牛星

廣陵驛錢筵留別

別筵欲盡秋一醉海西樓夜雨寒潮水孤燈萬里舟
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惆悵三年客難期此處遊

贈花

酒爲看花醺花須稱酒紅莫冷芳樹晚使我綠尊空

金谷園無主桃源路不通縱非乘露折長短盡隨風

杜門

且詠閒居賦飛翔去未能春風花與酒秋雨竹溪燈
世路變陵谷時情驗友朋達生書一卷名利付春冰

中秋廣江驛示韋益

莫惜三更坐難消萬里情同看一片月俱在廣州城
淚逐金波滿魂隨夜鶴驚支頤鄉思斷無語到雞鳴

長沙開元寺昔與故長林許侍御題松石聯句

句

精陰數行字懷舊慘傷情薛荔侵年月莓苔壓姓名
逝川前後水浮世短長生獨立秋風暮發聲隔郭城

晚蓮

露冷芳意盡稀疏疎空碧荷殘香隨暮雨枯葉隨寒波
楚客罷奇服吳姬停櫂歌涉江無可寄幽恨竟如何

廣陵楚宮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
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黃陵廟

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

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

隔湘川

仙眠洲口號

長愛少洲水竹居暮江春樹綠陰初浪翻新月金波

溪風損輕雲玉葉疎半浦夜歌閒漁樂一星幽火照
叉魚二年此處尋佳句景物常輪楚客書

寄長沙許侍御

三年文會許追隨和徧南朝雜體詩未以彩毫還郭
璞乞留殘錦與丘遲郭璞二事具載南史江淹傳竹齋琴酒歡成夢水

寺煙霞賞對誰今日秋風滿湘浦只令搔首詠瓊枝

杜丞相筵中贈美人

席捲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風格祇應天上
有歌聲豈合世間聞曾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
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

送蕭十二校書赴郢州婚姻

蕭十二校書赴郢州婚姻

六

宋山

蓬萊才子即蕭郎綠服青春下鳳皇玉佩定催紅粉
色錦余應惹翠芳香馬穿暮雨荆山遠人宿寒燈郭
夢長領取和鳴好風景石城花月送歸鄉子樂府有風

古詞

一合相思淚臨江灑素秋碧波如會意却與向西流

龍安寺佳人阿最歌

欲摘不得摘如看波上花若教親王樹情願作兼葭
輕爲金界客任改淨人名願墮琉璃地燒香過一生

言懷

白雲高飛不逐羣嵇康琴酒鮑昭文此身未有棲歸
處天上人間一片雲

戲贈姬人賦尖字韻

骰子巡拋裏手拈無因得見玉慘慘但知誰道金釵
落圖向人前露指尖

韓琮

春愁

金烏長飛玉兔走青墳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
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雁無消息水香蘭情別
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暖風遲日濃於酒

公子行

紫袖長衫色銀蟬半臂花帶裝盤水玉鞍繡坐雲霞

七

宋山

別殿承恩澤飛龍賜渥注通注注見前集控羅青裏纓鏤象碧
重龍意氣傾歌舞闌珊走鈿車袖帶雲縹緲釵轉風
敲斜珠卷迎歸箔紅籠見醉紗唯無難夜日不得似
仙家

涼西即事

秋風河漢起涼州唯向管弦閒豺狼羣三千
帳猶度金戈十萬軍候騎北來驚有說成樓西望悔
爲文昭陽亦待平安火初我唐武德鎮成日初誰握旌旄不
建勳

題商山店

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紅錦機頭拋皓腕綠雲鬟下送橫波伴嗔阿母留賓客暗為王孫換綺羅碧澗門前一條水豈知平地有天河

題圭峰下長孫家林亭

在長孫山

趙國林亭二百年趙國長孫無忌傳貞觀十一年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綠苔如毯葛如煙開期竹色搖霜看醉惜松聲枕月眠出樹圭峰寒壓坐入籬沙瀨碧流天明知富貴非吾物莫為金

地仙

牡丹

桃時杏日不爭濃葉帳陰成始放紅曉豔遠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風名移蘭杜千年後貴擅笙歌百

醉中如夢如仙忽零落暮霞何處綠屏空

雨

陰雲拂地散絲輕長得為霖濟物名夜浦漲歸天點閣春風灑入御溝平軒車幾處歸頻溼羅綺何人去欲驚不及流他荷葉上似珠無數轉分明

霞

應是行雲未就歸變成春態媚晴暉深如綺色斜分閣畔似花光散滿衣天際欲銷重慘澹鏡中關照正依稀曉來何處低臨水無限鴛鴦妒不飛

暮春澆水送別

在長孫山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

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駱谷晚望

在長孫山

秦川如畫柳如絲六國懷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

二月二日遊洛源

舊苑新晴草似苔人還香在蹋青迴今朝此地成惆悵已後逢春更莫來

和白樂天詔取永豐柳植上苑

時為東都留守

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吞聲送不忍先歸舞細腰

楊柳枝詞二首

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枝闌纖腰葉闌眉春來無處不如絲霸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崔珣

字夢之書寄居荊州登大中進士為漢縣令有惠政官至侍御史詩以賦賞者得名

美人嘗茶行

雲鬟枕落困泥春玉郎為碾瑟瑟塵閒教鸚鵡啄窗響和嬌扶起濃睡人銀餅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熟朱脣啜破綠雲時咽入香喉爽紅玉明眸漸開轉秋水手撥絲篁醉心起臺前却坐推金箏不語思

量夢中事

道林寺

臨湘之濱麓之隅

臨湘縣志云在長沙縣西南四十里之南鄉道林寺在寺後之山

西有

松寺東岸無松風千里擺不斷竹泉瀉入於僧廚宏

梁大佛何足貴山寺雖有山泉俱四時唯夏不敢入

燭龍安敢修斯須遠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

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轉三桑書野花市井裁

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僧迴步步影石盆水瀝

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手欲攀黃金鳥遶江大

船小於葉遠邨雜樹齊如疏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

一片青縹緲今來古往人滿地勞生未了歸丘墟長

卿之門久寂莫五言七字誇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

此詩有注

皇天厄死飢寒軀明珠大貝采欲盡蚌蛤空滿

赤沙湖

定遠縣志云湖在洞庭之北

味懷賢覽古成長吁不如與罷過江去已有好月明

歸途

岳陽樓晚望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卷

席滿中西日倒銜山懷沙有恨騷人住鼓瑟無聲帝

子問何事黃昏尚凝睇數行煙樹接荆蠻

有贈二首

莫道妝成斷客腸粉膏縣手白蓮香煙分頂上三層

綵劔截眸中一寸光舞勝柳枝腰更軟歌嫌珠貫曲

猶長雖然不似王孫女解愛臨邛賣賦郎

錦里芬芳少佩蘭風流全占似君難心迷曉夢窗猶

暗粉落香肌汗未乾兩臉天桃從鏡發一眸春水照

人寒自嗟此地非吾土不得如花歲歲看

和人聽歌二首

氣吐幽蘭出洞房樂人先問調宮商聲和細管珠纔

轉曲度沈煙雪更香公子不隨腸萬結離人須落淚

千行巫山曉罷行雲過猶自微塵舞畫梁

紅臉初分翠黛愁錦筵歌版拍清秋一樓春雲和塵

落午夜寒泉帶雨流座上美人心盡死尊前旅客淚

難收莫辭更送劉郎酒百斛明珠異日酬

哭李商隱二首

成紀星郎字義山適歸黃壤抱長歎詞林校紫三春

盡學海波闊一夜乾風雨已催燈燭滅姓名長在齒

牙寒口應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為語落花人何

在竹死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疏舊交心為絕

時衰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水精枕

十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

得北方寒氣此中凝黃昏轉燭螢飛沼白日寒簾水
在簾新簾蜀琴相對好裁詩乞與綠煩襟

和友人駕鵞之什三首

翠蛾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煙島猶回
首只渡寒塘亦並飛映霧乍迷珠殿瓦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逐梭齊上玉人機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指中流羨爾歸

寂寂春塘煙晚時雨心和影共依依溪頭日暖眠沙
穩渡口風寒落浪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毛衣蘭閣空無人見相逐相呼何處歸

中唐書卷第十

主

處白雪花成處浪時琴上只聞交頸語窗前空展共
飛詩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多所思

席間詠琴客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七律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方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登雪竇僧家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贈鏡公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冬夜泊僧舍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湖上言事寄長城喻明府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除上懷周賀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庭事五弦佐大雅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庭事五弦佐大雅庭珠樓東都賦
瓦綠翠虹梁臺壯

樹勢連巴沒江聲入楚流唯應化行後吟句上開樓

送市縣司馬丞之任

舉酒一相勸逢春聊盡歡遊故交少遠別後期難
路上野花發雨中草草寒悠悠雨都夢小市與長安

送姚翁下第遊蜀

蜀路何迢遞憐君獨去遊風煙連北虜山水似東甌
尤折盤荒坂重江繞漢州臨邛一壺酒能浣長卿愁

清明日送鄧芮還鄉

鐘鼓喧闐室車徒促夜裝曉廚新變火輕柳暗翻霜
轉鏡看華髮傳杯話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自雲裳

敘錢塘異勝

暖景融融寒景清越臺風送曉鐘聲四郊遠火燒煙
月一道驚波撼郡城夜雪未知東岸綠春風猶放半

江晴謝公吟處依稀在千古無人繼盛名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深苦思苦神勞華髮生自學古賢修靜
節唯應計宦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燭和雲溼

不明何事嬾於樞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次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如在故山時宿盤遶勢投孤
興慙更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窗欹枕倦澄泉繞石泛

陽遲音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南身旅羈

贈會稽張少府

高節何曾似任官藥苗香潔備常餐一分酒戶添猶
得五字詩名隱即難笑我無媒生雀髮知君有意借
漁竿明年莫便還家去鏡裏雲山且共看

贈華陰隱者

少微夜夜當仙掌更有何人在此居花月舊應看浴
鶴松蘿本主伴刪書素琴醉去經宵枕衰髮寒來向
日梳故國多年歸未得因逢此地憶吾廬

哭秘書姚少監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入室幾人成弟
子為儒是處哭先生家無諫草逢明代國有遺篇續

正聲曉向平原陳葬禮悲風吹雨濕銘旌

題嚴子陵祠

蒼翠雲峯開俗眼澄泓煙水浸塵心惟將道業為芳
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惜花

可惜妍華正當時剛被狂風一夜吹今日流鶯來舊
處百般言語帶空枝

李 燦

古意

白馬遊何處青樓日正長鳳簫拋舊曲鸞鏡鎖新妝
玄鳥深巢靜飛花入戶香雖非寶箔婦錦字已成章

秦原早望

一禾鄉書薦長安未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秦堂
燕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過幾花開

過四皓廟

東西南北人高迹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
龍樓前作客翟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廟木春

春日南遊寄浙東許同年

孤帆處處宿不問是誰家南國平蕪遠東風細雨斜

旅懷多寄酒寒意欲留花更想前途去茫茫滄海涯

關東逢薛能

何處不相思相逢還有時交心如到老會面未為遲
苦學綠明代勞生欲白髮唯君一度別便似見無期

冬夜山中尋友

何人山雪夜相訪不相思若得長開日應無暫別時
禁寒獨飲霜泉凍落微暈即此天明去重來又未期

送劉山人歸洞庭

若逢雲山去人間又絕蹤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
秋盡草蟲急夜深山雨重平生心未已豈得便相從

淮南送人歸汾州

風色忽西轉坐爲千里分高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曛
斷燒綠喬木盤鵬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

長安送友人東歸

白社思歸處青門見去人鄉遙茂苑樹路入廣陵塵
海日潮浮曉湖山雪露春猶期來帝里未是得閒人

寄范評事

行坐不相遺轅門載筆時雅知難更遇舊分合長思
夢即重尋熟書常轉達遲山齋終擬到何日遂心期

送人遊吳

楚田開雪後草色與君看積水浮春氣深山帶雨寒
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鐘殘爲把鄉書去因收別淚難

送友人陸肱往太原

并州非故國君去復尋誰檢狄方爲寇嫖姚正用師
成煙未有號邊雪下無時更想經轡上應逢禁火期

黃雀行

欲竊高倉集御河翩翩疑渡吳秋波朱宮晚樹侵鶯
語畫閣香簾奪燕窠疎葉暗棲寒露重空城飢噪暮

煙多誰令不解高飛去破宅荒庭有網羅

春日思歸

春情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
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千戈後親友相逢夢

寐間知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題古寺

古寺蕭條偶宿期更深霜壓竹枝低長天月影高窗
過疎樹寒鷄半夜啼池水竭來龍已去老松枯處雀
猶棲傷心可惜從前事寥落朱廊隨粉泥

春晚旅次有懷

晚出關河綠野平依依雲樹動鄉情殘春花盡黃鶯
語遠客愁多白髮生野水亂流臨古驛斷煙凝處近
孤城東西未遂歸田計海上青山久廢耕

汶陽客舍

年光自感益蹉跎岐路東西竟若何窗外雨來山色
近海邊秋至雁聲多思鄉每讀登樓賦對月空吟叩

角歌遙遙舊山伊水畔破齋荒徑閑煙蘿

入關留別主人

此來多愧食魚心東閣將辭更一吟匹馬客程秋草
合萬壑關樹古槐深風生古渡河聲急雁過寒原岳
勢侵對酒相看自無語幾多離思入瑤琴

秋夕山齋即事

衡門掩閉蒼苔綠下簫疎野菊開半夜秋風江色
重山寒葉雨聲來雁飛關塞霜初落寄鄉山客
未回猶生高窗此時節一彈瑤瑟自成哀

寓居寄友人

雨餘虛館竹陰清獨坐書窗軫旅情芳草衡門無馬

迹古槐深巷有蟬聲夕陽雲盡高峰出遠岸煙消洛
水平今夜南原賞佳景月高風定苦吟生

寄遠

西園楊柳暗驚秋寶瑟朱弦結遠愁霜落雁聲來紫
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蕙心迢遞相雲暮蘭思繁回楚
水流錦字織成添別恨關河萬里路悠悠

張喬

地州人與計業縣各張瑄諸人同賦十哲果能之則能無曉九華 品景
云唐書陸崇大順進士貢舉龍興初為之說應化華按唐書無傳
文志陸崇字大順進士貢舉龍興初為之說應化華按唐書無傳
在唐書陸崇字大順進士貢舉龍興初為之說應化華按唐書無傳

楊花落

北斗南回春物老紅英落盡綠尚早韶風應蕩無所

依偏惜垂楊作春好此時可憐楊柳花繁盛豈更藏

人家人家女兒出羅幕淨掃玉除看花落寶環纖手

捧更飛翠羽輕裾承不著歷歷瑤琴舞袖陳飛紅拂

秘省伴直

喬枝聚暝禽疊閣鏤遙岑待月當秋直看書廢夜吟
殘薪留火細古井下絳深縱欲鈔前史貧難遂此心

宿劉溫書齋

不接夏窗月天然格調高涼風移蟬聲落葉在離騷
迴筆挑燈寶懸圖見海濤因論三國志空戴幾英豪

江樓作

憑檻見天涯非秋亦可悲晚天帆去疾春雪燕來遲
山水分鄉縣干戈足別離南人廢耕織早晚罷王師

遊少華山甘露寺甘露寺在少華峰之西
有水名甘露之潭有甘露寺

少華中峰寺高秋衆景歸地連秦塞起河隔晉山微
晚木暉相應涼天雁泣飛殷勤記巖石祇恐再來稀

書邊事

調角斷清秋征人倚戍樓春風對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著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

江行夜雨

江風木落天遊子感流年萬里波連蜀三更雨到船
夢殘燈影外愁積草叢邊不及樵漁客全家住島田

宿昭應寺昭應寺在長安
今名昭應觀

夜憶開元寺淒涼里巷間薄煙通魏闕明月照驪山
半壁空宮闕連天白道閒清晨更回首獨向灊陵還

潯陽別舍

荒林寄遠居坐臥見樵漁夜火隨船遠寒更出郡疎
雪送登舟路風阻轉江書寂莫高窗下思鄉歲欲除

江郵

貧遊無定蹤鄉信轉難逢寒渚暮煙闊去帆歸思重
潮平低滅火木落遠山鐘況是漁家宿疎籬響夜春

江南逢洛下友人

洛下吟詩侶南遊只爲君波濤歸路見蟋蟀在船聞

曉月江城出晴霞島樹分無窮懷古意豈獨繞湘雲

聞仰山禪師往曹溪因贈

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玄理千峰繞定身
異花天上雨靈草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真

送友人許崇

離鄉積歲年歸路轉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
干戈愁鬢改瘴癘喜家全何處營甘旨潮濤浸薄田

送蜀客

劍閣緣空去西南過幾州丹青行客語明月杜鵑愁
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滯少年遊

送許棠下第遊蜀

天下猿多處西南是蜀關馬登青壁瘦人宿翠微閒
帶雨逢殘日因江見斷山行歌風月好莫老錦城間

送友人及第歸江南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登車思往事回首勉諸生
路繞山光曉帆通海氣清秋期却閒坐林下聽江聲

送友人歸袁州

東江猿鳥清曾向此中行才子登科去詩侯掃榻迎
山藏明月滿樹繞白雲城遠想安親後秋風夢不驚

劉補闕自九華山拜官因以寄獻

冥鴻久不羣微拜動天文地主迎過界山僧送出雲
登車殘月在宿館亂流分若更思林下還須待致君

平建州李員外

次院議作事松
集自有事詩

銘旌歸故里，猿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
客傳為郡日，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聽琴

清月轉輪軒，弄中湘水寒。能令坐來客，不語自相看。
靜思荒寺出，急疑風雨殘。幾時歸嶺嶠，更過洞庭彈。

山中冬夜

寒葉風搖盡，空林鳥宿稀。澗水妨鹿飲，山雪阻僧歸。
夜坐塵心定，長吟語力微。人間去多事，何處夢柴扉。

題小松

松子落何年，纖枝長水邊。斷開深磳雪，移出遠林煙。

命集卷第十一 張翥

雷

宋山事

帶月栖幽鳥，兼花灌冷泉。微風動清韻，閒聽罷琴眠。

和崔監察題興善寺古松

種種近王城，前朝古寺名。瘦根盤地遠，香吹入雲清。
窄動池臺影，僧禪雨雪聲。看來人迹老，因此歎浮生。

書邊事

萬里沙西寇已平，犬羊震外築空城。分營夜火燒雲
遠，校獵秋鵬掠草輕。秦將力隨胡馬竭，蕃河流入漢
家清。我戎不識干戈老，須賀今年聖主明。

謝公亭懷古

謝家煙徑長，蒼苔半落虛欄竹。上開流水不將山色
去，閒坐時帶角聲來。六朝舊迹遺詩在，三楚空江有

雁迴達理始應惆悵，盡因僧清話憶天台。

題河中鸛雀樓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雀過。樹隔五陵秋色
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
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贈友人

自說安貧歸未得，竹邊門掩小池冰。典琴賒酒過蕭
寺，送客思鄉上霸陵。待月夜留煙島客，憶雲閒訪翠
微僧。幾時賦了相如賦，去向嵩山采茯苓。

九華樓晴望

一夜江潭風雨後，九華晴望倚天秋。重來此地知何

命集卷第十一 張翥

重

宋山事

日新別墅勤更上樓

寄維揚故人

離別河邊縮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遙。月明記得相尋
處，城鎖東風十五橋。

冷

命集卷第十一 張翥

江上旅泊

汀洲一夜泊，久客半邊牆。盡說逢秋色，多同憶故鄉。
孤舟生晚燒，獨樹隱回塘。欲問東歸路，遙知隔渺茫。

申州道中

命集卷第十一 張翥

風緊日淒淒，鄉心向北迷。水分平楚闊，山接故關低。

客路緣烽火人家殿鼓聲那堪獨馳馬江樹穆陵西

巴山道中除夜書懷 正音作五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
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

秋日晚為道中 正音作五

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
芳草不長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南渡鄉國是天涯

與友人同懷江南別業

因君話故園此夕倍依依舊業臨秋水何人在釣磯
浮名如曾得滄海亦終歸却是風塵裏如何便息機

讀方干詩因懷別業

中興集卷第十

朱山

把君詩一吟萬里見君心華髮新知少滄洲舊隱深
潮衝虛閣上山入暮窗沈憶宿高齋夜庭枝謝海禽

巫山廟

雙燕儼如嚙應傷故國春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
夢已傳詞客靈猶福楚人不知千載後何處又為神

過昭君故宅

以色辭胡歷名還異眾嬪免勞征戰力無媿綺羅身
骨竟埋青冢魂應怨畫人不堪逢舊宅寥落對江濱

春夕旅懷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
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催滿

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過繡嶺宮 在嶺

古殿春殘綠野陰上皇曾此駐泥金 高祖陵旁宮開元三
城帳屬升平夢 高祖陵旁宮開元三 一曲鈴關悵望

心苑路暗迷香輦絕綠垣秋斷草煙深前朝舊物東

統在猶為年年下翠岑

已亥歲感事 初是歲為僑宗乾

正聞青嶺起葭萌又報黃巾犯漢營豈是將皆無上
略直疑天自棄蒼生瓜沙舊成猶傳檄 漢書匈奴傳

楚新春已廢耕見說聖君能側席不知誰是請長纓

赤辭懷古

中興集卷第十

朱

漢室河山鼎勢分勤王誰肯顧元勳不知征伐由天
子唯許英雄共使君 漢書王莽傳 江上戰餘陵是

谷渡頭春在草連雲分明勝敗無尋處空聽漁歌到

夕曛

初過漢江

襄陽好向曉亭看人物蕭條信歲闌為報習家多置
酒夜來風雪過江寒

巫山旅別

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無限別魂招不
得夕陽西下水東流

讀庾信集

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遊
唯有一篇楊柳曲（詞）江南江北為君愁

感花

繡甃香牀夜不歸少年爭惜最紅枝
東風一陣黃昏雨又是絲華夢覺時

聲

歌感曲來恨不平此中高下本無情
韓娥絕唱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
（詞）韓娥善歌一聞其聲則寒者得溫
樂三日舊唐書韓娥善歌一聞其聲則寒者得溫

韓娥善歌一聞其聲則寒者得溫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一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集

陸龜蒙

字魯望博學工歌詩及賦名振江南舉進士不第嘗從張翥為蘇州二縣從事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初稱天竺子後自號江湖散人又號甫里先生

贈遠曲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
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
妾思冷如簪時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
路水魂夢短怨坐泣西風秋窗月華滿

美人

美人抱瑟瑟哀怨彈別雀（詞）雄南北飛
旦異棲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
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
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聖姑廟

聖姑廟（詞）聖姑廟
聖姑廟是水仙宮芳嶼神因知古佳麗
不獨湘夫人流蘇簾遠天斜領生輕塵
蜀綠駿霞碎吳綃盤霧勻可憐飛燕安
合是乘鸞賓坐想煙雨夕兼知花草春

茶人

茶人（詞）茶人
茶人（詞）茶人

茶人

茶人（詞）茶人

茶人

謝安集

茶筍

丁隱君歌

二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
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
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
龍潭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
童羅猿狖一作猱去歲猖狂有黃冠一作道士官軍解散
無人關滿城奔迸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
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采樵客可以
拋身猿鹿羣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
更爲丁隱君

族

肖翹雖振羽威促盡疑冰

招接莊子駭聞高樞與之蟲有翅之物
註有翅則飛之屬詩六月莎雞振羽李

蟬

伴貂金罽影映雀畫成圖

於漢書傳中加金華元又古今

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三

行次野梅奉和日休韻

飛耀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回風憐薄媚留香

與月會深情借豔開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

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應添萬恨來

時子 寒風 霜雪 梅花 何處 三兩 梁塵 齊唱 一簋 尺牘 外郎 當 駁 正 之

一書此在元帝宮殿之側者非一時盛歎及乎望陵夢感倍尋

人平落荒恩不可追如有謝客之語都注不考原作故解皆鑿空

懷楊台文楊鼎文二秀才

秋早相逢待得春
崇蘭清露小山雲
寒花獨自

愁中見曙角多同醒後閒釣具每隨輕舸去詩題閒

上小樓分重思醉墨縱橫甚書破羊欣白練裙用義

和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湘涼波魚鱗

動遠上士備書式五茸春草短媒嬌吳王獵所皆各有名園味

雲籠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

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韻

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雞桑半頃麻盡趁晴明修網

架每和煙雨掉綠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歸來

帶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

和褚家林亭

一陣西風起浪花繞閣干下散瑤華高窗曲檻仙侯

府臥葦荒芹白鳥家孤島待寒凝片月遠山終日送

餘霞若知方外還如此不要秋乘上海槎

和吳中言懷寄南海二同年

曾見凌風上赤霄蕭將華藻赴嘉招城連虎踞山圖

麗路入龍編海舶遙江客漁歌衝白荇野禽人語映

紅蕉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文州記云有君

建德有朝聖廟

和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春盡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凭欄樓居人愛近沈珠

浦候吏多來拾翠洲寶稅盡應輸款且初按員外外錄狀如

赤書是書曰款且

相見經年俞義出蠻童多學佩金鈎知君不戀南枝久拋却經冬

白廟表

梁鴻夫婦欲雙飛細雨輕寒拂雉衣初下雪窗應春

戀大乘煙曉柰光輝參差扇影分華月斷續蕭聲落

翠微見說春風偏有賀露花千朵照庭開

嚴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間舊矣余晚於江南

相遇甚樂不幸且歿襲美作詩序而弔之其

名真不朽矣又何感其死哉余因息悲而為

之和襲美按月餘襲美于重詩序余在鄂時鈔詩會人教之集

和見有山道嚴憐詩後至吳遠憐以復遠於吳而觀之生

樂歸吳與兩月以吳亡

每值江南日落春十年詩酒愛逢君芙蓉湖上吟船

倚翡翠巖前醉馬分祇有汀洲連舊業豈無章疏動

遺文猶憐未卜佳城處更願要離冢畔雲襲美年葬

薔薇

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外布芳菲雖笑

日中含苞刺欲傷人清香往往生遙吹狂蔓看看及

四鄰過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照煙新

小堂後書事

時候賴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逢人

別夢龍唯應欠雉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

邨前鄰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和過張枯處士丹陽故居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徑今為舊卜鄰一代交遊非不
貴五湖風月合教質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編在
史臣開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應珠按本集詩
古未有此語遠風流實極而家為性者必當無力致之
從未有此語非此語不為還不善田利產為身役計

端靜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鵲鵲者貺余黑
襟青脰碧爪丹喙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
卑感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能招累
者而因錄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為活
大不校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

事者和

大

詞賦曾誇鵲流

（鵲流鳥相如上林賦鵲屬玉交稱月半時
三輔黃圖及事類賦以今人所呼白鵲子者
為鵲流其鳥白如玉又金經云鵲流也）果為名誤別滄洲雖

策靜置疎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
至今走組野人難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

鷗

和鷗孔雀

嬾移金翠傍檐楹斜倚芳叢舊態生唯索瘴煙籠飲
啄可堪春雨滯飛鳴驚鶯水畔回頭羨豆蔻圖前舉
眼驚爭得鷗鷺來伴著不妨還校有心情

洞房怨

玉插朝扶鬢金梯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夜雨難裁

花成子

春風等君意亦解欺桃李寫得去時容歸來不相似

古意

古態日漸薄新妝心更勞城中皆一尺非妾髻嫌高

有示

相對莫辭貧蓬蒿任塞門無情是金玉不報主人恩

夕陽

渡口和帆落城邊帶角收如何茂陵客江上倚危樓

春思

江南酒熟清明天高高綠旂當風懸誰家無事少年

子滿面落花猶醉眠

齊梁怨別

寥寥鼓月看將落檐外霜華染羅幕不知蘭橈到何
山應倚相思樹邊泊

鄴宮詞

花飛蝶駭不愁人水殿雲廊別貯春曉日靚妝千騎

女白櫻桃下紫綸巾（鄴宮中因石季龍嘗以女賜
千人為白櫻桃紫綸巾）

懷宛陵舊遊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山李白樓唯有日斜溪上
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和女墳湖

即吳王葬女之所

水波平澹繞迴塘
窈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
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宮懷古

香徑長洲盡棘叢
蒼雲黯雨祇悲風
吳王事事須亡國
未必西施勝六宮

雪衣女

召掖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皆呼雪衣女為雪衣嬌一日飛上寶帳繞皇姑投以多心經記諸籍終日夜不息若擲滿難有所獲者上與貴妃出別殿賞之聖重衣於少繁竿上燕之同出既至方於殿上繁竿有雁搏之而驚上與貴妃數息久之

嫩紅鈎曲雪花攢
月殿棲時片影殘
自說夜來春夢惡
學持金偶玉闌干

和蔡美春夕酒醒

幾年無事傍江湖
醉倒黃公舊酒壚
覺後不知明月上
滿身花影倩人扶

答友

荆卿雄骨化為塵
燕市應無共飲人
能脫鸕鷀來換酒
五湖賒與一年春

有別

且將絲絳繫蘭舟
醉下煙汀減去愁
江上有樓君莫上
落花隨浪正東流

白蓮

素蕊多蒙別豔欺
此花真合在瑤池
還應有恨無

人覺月曉風清欲隨時

和重題後池

曉煙清露暗相和
浴雁浮鷗意緒多
却是陳王詞賦錯
枉將心事託微波

浮萍

晚來風約半池明
重疊侵沙綠罽成
不用臨池更相笑
最無根蒂是浮名

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第由宣武軍節度使判官中書舍人長安典選開闢至河中仍宗室舊朝知行在周知制誥中書舍人後符寶郎不獲從又遷河中軍節度使不之取宗室在華召理宗時符寶郎已會遷洛陽初宗室在華召理宗時符寶郎已會遷洛陽初宗室在華召理宗時符寶郎已會遷洛陽

效陳拾遺子昂感遇

醜婦競簪花花多
映愈醜鄰女恃其
姿媚之不盈手量
已苟自私招損乃
誰咎寵祿既非安
於吾竟何有

塞上

萬里隋城在
隋人謂之三邊
虜氣衰沙填孤障
角燒斷故關
碎馬色經寒慘
鵬聲帶晚飢
將軍正閒暇
留客換歌辭

江行

地闊分吳塞
楓高映楚天
迴塘春盡雨
方響夜深船
行紀添新夢
羈愁甚往年
何時京洛路
馬上見人煙

下方

三十年來往中間京洛塵倦行今白首歸臥已清神
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更慙微詔起避世迹非真

退栖

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因殊接德園本居竹林山王官谷得劔

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

遁何妨亦愛鷹海珠詩言支遁嘗養鷹馬而不樂放曰愛其神俊自致此身繩檢外肯

教世路日兢兢

浙上二首

紹興南陽府新川縣西接武關南連浙西五善地之文地有秦雲雙雨之句蓋地理志山迴道有新川

華下支離已渴河又來此地避干戈山田漸廣猿頻

到郊舍新添燕亦多丹桂石楠宜竝長春雲楚雨暗

相和兒童栗栗迷新徑歸得仍隨牧豎歌

西北鄉關近帝京煙塵一片正傷情愁看地色連空

色靜聽歌聲似哭聲紅蓼遮邨人不見青山繞檻路

難平從教煙樵更南去休向津頭問去程

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

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冢上卷旗人簇

立花邊移寨鳥驚啼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

鼓鼙時取一壺閒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

歸王官次年作一作光啓四年戊申歸隱陽元光字日

乙巳至丁未凡三年戊申即改元文德

亂後燒殘數架書峰前猶自戀吾廬忘機漸喜逢人

少覽鏡空憐待雀疎孤興池痕春漲滿小園花韻午

晴初酣歌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

重陽山居

詩人自古恨難窮暮節登臨且喜同四望交親兵亂

後一川風物笛聲中菊殘深處回幽蝶波動晴光下

早鴻明日更期來此醉不堪寂寞對衰翁

山中

全家與我戀孤岑踣得蒼苔一徑深逃難人多分隙

地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名應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

近佛心昨夜前溪驟雷雨晚晴獨步數峰吟

偶書

蜀伎輕成妙吳娃狎共纖晚妝留拜月卷上水晶簾

獨步荒郊暮沈思遠野幽平生多少事彈指一時休

樂府

五更窗下簇妝臺已怕堂前阿母催滿鴨香熏鸛鵲

睡隔簾鐙照牡丹開

楊柳枝壽杯詞

偶然樓上卷珠簾往往長條拂枕函恰值小娥初學

舞擬偷金縷押春衫

稻畦分影向江邨鰕鱖經霜只半存昨日流鶯今不

見亂鶯飛出照黃昏

處處繁空百萬枝一枝枝好更題詩隔城遠岫招行

客便與朱樓當酒旗

遊仙

蛾眉新畫覺嬋娟
走將花阿母邊仙
曲教成慵不理
下階相簇打金錢

漫書

長擬求閒未得閒
又勞行役出秦關
逢人漸覺鄉音異
却恨鶯聲似故山

狂題

自傷衰病漸難平
永夜禪牀雨滴聲
聞道虎創仍帶鏃
吼來和痛亦橫行

南北史感遇

行樂最宜連夜景
太平方覺有春風
千金盡把酬歌

三

舞鶴勝三邊賞戰功

景陽樓下花鈿鏡
玄武湖邊錦繡旗
昔日繁華今日

恨短媒聲晚草芳時

亂後人間盡不平
秦川花木最傷情
無窮紅豔紅塵

裏路馬分香散入營

華下

故園春歸未有涯
小園高檻別人家
五更惆悵回孤枕
猶自殘燈照落花

關外風昏欲雨天
薺花耕倒枕河壩

北邙南望莫時回
望一雙鴛鴦下渡船

修史亭

本名王官谷之曰清觀漢乃劉大基像撰其石曰修

志其所著也疑論之
右序曰修史亭所藏也

烏紗巾上是青天
檢束酬知四十年
誰料平生臂鷹手
挑燈自送佛前錢

燈花二首

蜀柳絲絲幕畫樓
窗塵滿鏡不梳頭
幾時金鴈傳歸信
前斷香魂一縷愁

姊姊教人且抱兒
逐他女伴卸頭遲
明朝關草多應喜
前得燈花自掃眉

力疾山下吳邨看杏花

浮世榮枯總不知
且憂花陣被風欺
儂家自有無情處
閨第一功名只賞詩

羅隱

字昭諱新終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

得意及歸投錢鏐不納遂以所為口詩一語觸銜銜不得意黃袍後
英雄之句鏐於卷末鏐覽之大笑因加殊遇累官錢鏐令鎮海節度使
時鏐以錢鏐為吳越王鏐謂鏐兵弱鏐口說無憑功權可運抗抗自為
東帝鏐向之仲弟鏐為鏐上之鏐平鏐始不遇於鏐鏐有怨心及聞
其言鏐不能用心鏐義之鏐相以鏐諫召不遇鏐鏐感鏐忠義與鏐通
鏐言鏐不遇鏐鏐中今然鏐了兩公鏐以詩賞鏐鏐曰吾不遇鏐
鏐言鏐不遇鏐鏐中今然鏐了兩公鏐以詩賞鏐鏐曰吾不遇鏐

江南行

江南煙雨鮫綃軟
漠漠遠山眉黛淺
水國多愁又有情
夜橋燈酒銀船滿
細柳搖煙曉空吳王臺榭春

夢中驚鶯灘鷺喚
不起平鋪綠水眠
東風西陵路遠月悄悄
油鉞車輕煖蘇小

江南別

去年今夜江南別駕驚翅冷飛蓬熱今年今夜江北
邊鯉魚腸斷音書絕男兒心事無了時出門上馬不
自知

薛陽陶齋集
子前成通中丞相子自大樂移鎮淮
文軍入八公山名有同朱處半相左右者謂之果是公是
如獲之物以與日蓋管之事詩陶齋相左陸遜元白所撰歌一
大出處管於實心奉之會必天然而來情
思陶公為詩蓋實是時隨詩是陶賦也

平泉上相東征日曾為陽陶歌齋集吳江太守會

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

碩莽衣冠後金印蒼黃南去疾

樓冷落夏口寒從此風流為廢物人間至藝難得主

懷抱差池恨星律

渡瓜洲吐伊鬱西風九月草樹秋萬喧沈寂登高樓

老篁揭指微羽吼場帝起坐淮王愁高飄咽滅出滯

氣下感知已時橫流穿空激遠不可遏騷騷似向伊

水頭

宗皇帝御宇時四海恬然知所自境除桀黠似提帶

制歷權豪若穿鼻

調和冬有門謝安空儉真兒戲功高近代竟誰知藝

小似君猶不棄勿惜暗鳴更一吹與君共下難逢淚

秋浦

晴川倚落暉極目思依依野色寒來淺人家亂後稀

久遊身不遠多病意常違還有漁船在時時夢裏歸

秋日懷賈隨進士

邊寇日騷動故人音信稀長纓慙賈誼孤憤憶韓非
曉匣魚腸冷春園鴨掌肥知君安未得聊且示忘機

秋日懷孟夷庚

秋葉黃波下孤舟憶共誰江山三楚分風雨二妃祠
知己秦貂沒流年賈鵬悲中原正兵馬相見是何時

寄蘇拾遺

早歲長楊賦當年諫獵書格高時輩伏言切宦情疎
慷慨傳丹桂艱難保舊居退朝應課草能忘馬相如

春思

蕩漾春風漾似波惹情搖恨去悠悠

永日音聲好柳舞空城意緒多蜀國暖回浮岷浪偏

爆清轉過雲歌可憐戶外桃兼李仲蔚蓬蒿奈爾何

七夕

絳角星河萬箇天一家歡笑設紅筵應領謝女珠璣

簾盡寫檀郎錦繡篇香帳簇成排窈窕金鍼穿罷拜

嬋娟銅壺漏報天將曉惆悵佳期又一年

東歸途中作

松栢蒼黃覆釣磯早年生計近年違老知風月終堪

恨貧覺家山不易歸別岸客帆和鴈落晚程霜葉向

人飛買臣嚴助精靈在應笑無成一布衣

金陵夜泊

冷煙輕霧傷衰叢此夕秦淮斷蓬樓鴈遠驚酒
火亂鴉高遊落帆風地銷王氣波聲急山帶秋陰樹
影空六代精靈人不見思量應在月明中

漢東秋思

簾卷雨林琴瑟秋暫憑前計奈相留塵飄馬尾甘蓬
轉酒憶江邊有夢遊隋帝舊祠雖寂莫楚妃清唱亦
風流可憐別恨無人見獨背殘陽下寺樓

題袁溪張逸人所居

蒲梢獵獵燕差池數里溪光日落時芳草文君機上
錦遠山孫壽鏡中看（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雞窗夜靜開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

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若使浮名拘絆得世間何處
有男兒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

（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子幾不起潭城亡西幸誰人從武皇四海為家雖未

達九州多事竟難防已聞肝食思具將（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會待改游致假王（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迹綠槐端正驛荒涼（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月吹敗葉於樹上天下合兵討賊時食二倍蓋有故人之思焉西
東與綠槐端正驛荒涼（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小牙柱石兩俱銷一點偷塵九土搖敢恨甲兵為棄

物所嗟流品誤清朝幾時審算殲張角何處惡人戴

隗（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那氣奔騰瑞氣移清平過盡到艱危縱饒犬氣迷常

理不奈豺狼幸此時九廟有靈思李令（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三川悲憶恨張儀（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樂重對紅蕉教蜀兒（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黃路屈盤（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丹鳳有情塵外遠玉龍無迹渡頭寒（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業難不將不候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青溪江令公宅（注）此詩後漢書袁氏傳袁氏字

驚殘夢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燕罷風流人不

見廢來蹤迹草應知驚憐勝事帝空谷蝶戀餘香舞
好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閒窺

湘中見進士喬誦

吳公臺下別經秋破虜城邊暫駐留一笑有時堪解
夢數年無處不同遊雲牽楚思橫魚艇柳送鄉心入
酒樓且酌松醪依舊醉誰能相見向春愁

江南寄所知周僕射

曾陪公子醉西園峴首碑前事嬾言世亂共嗟王祭
老時危俱受信陵恩潮憐把鏡吟江微雨憶凭闌望
海門飛蓋寂寥清宴罷不知簪履更誰存

登夏州城樓

寒聲獵獵戍旗風獨倚闌干悵望中萬里山川唐土
地千年魂魄漢英雄誰心不忍聽邊馬往事應須問
塞鴻好脫儒冠從校尉一枝長戟六鈞弓

寄前宣州賓客侍

往年西謁謝玄暉尊酒留歡醉始歸曲檻柳濃鶯未
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玉
一圍今日亂離尋不得滿簑風雨釣魚磯

春日憶湖南舊遊寄盧校書

旅榜朋年過洞庭曾提刀筆事甘寧從陳旌安志家字與翁
好游俠初合輕少年
中孤劍在夢餘江上數峰青金貂見鵬嘉賓散回首

昭丘一淚零

縣谷回寄蔡氏昆仲縣谷屋
成都

一年兩度錦江遊前值東風後值秋芳草有情皆礙
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心斷水帶離聲入
夢流今日因君試回首澹煙喬木隔縣州

夜泊毗陵無錫縣有寄

草蟲幽咽露初圓獨繫孤舟夜已闌濁浪勢奔吳苑
息疎鐘聲出惠山寒愁催鬢髮凋何易貧戀家鄉別
漸難他日親朋應大笑始知書劍是無端

江邊有寄

江邊舊業半凋殘每軫歸心即萬端狂折野梅山店
暖醉聽邨笛酒樓寒只言聖代謀身易爭奈貧儒得
路難同病同憂更何事為君提筆畫漁竿

送丁明府赴唐山任從陳旌安志家字與翁
好游俠初合輕少年

金徽玉軫有躊躇偶共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圻
後馬前山好雪晴初樂公社在憐鄉樹從陳旌安志家字與翁
好游俠初合輕少年
潘令花絲賀版輿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風度看
何如

送友人歸夷門

三年流落大梁城每送君歸即有情別路算來成底
事舊游言著似前生苑荒壇認詞人會門在空憐烈
士名至竟男兒分應定不須惆悵谷中鶯

愁坐蘭閨日過遲
卷簾巢燕羨雙飛
管弦樓上春應

千金壘土望三山雲空無蹤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

得茂陵何事在人間

梅花

絲如瑞雪壓枝開越嶺吳溪免用裁却是五侯家未識春風不放過江來

張墳

字象文初與張衡齊名世號張衡進士第封樞密院直學士入蜀後為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新開書院頭而細細草水面風更聚落花愛之問知頃刻乃歸盡先成今堂詩以道後進二百首衍

過蕭關

出得蕭關北儒衣不稱身隴狐來試客沙鷗下欺人曉戍殘烽火晴原起獵塵邊戎莫相忌非是霍家親

登單于臺

三三七 中律集卷第十一 單于臺 宋山平
邊兵春盡回獨上單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沙翻痕似浪風急響疑雷欲向陰關度陰關曉不開

宿山寺

中峰半夜起忽覺在青冥此界自生雨上方猶有星樓高鐘尚遠殿古像多靈好是潺湲水房房伴誦經

送董卿赴台州

九陌除書出尋僧問海城家從中路挈吏隔數州迎夜蚌侵鐙影春禽雜櫓聲開圖見異迹思上石橋行

送友人歸武陵

聞近桃源任無郎不是花成旗招海客廟鼓集江鴉別鳥垂橙實開田長荻芽遊素未得意看即更離家

雲朔逢山友

會面却生疑居然似夢歸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戰馬分旗牧驚禽曳箭飛將軍雖異禮難便脫麻衣

邊將

按劍立城樓西看極海頭承家為上將開地得邊州磧迴兵難伏天寒馬易收胡風一度臘吹裂錦貂裘

寄友人

戀道欲何如東西遠索居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甸麥深藏雉淮苔淺露魚相思不我會明月屢盈虛

贈別山友

從容無限意不獨為離羣年長驚黃葉時清厭白雲

中律集卷第十一 張衡

舊山回馬見寒瀑別家聞相與存吾道窮通各自分

世輩

叢叢寒水邊曾折釣魚船忽與亭臺近翻嫌鳥嶼偏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遙憶巴陵渡殘陽一望煙

夏日題老將林亭

百戰功成翻愛靜侯門漸欲似仙家牆頭雨細垂纖草水面風迴聚落花井放輕絃閒浸酒籠開鸛鵲報

煎茶幾人圍在凌煙閣曾不交鋒向塞沙

宴馬宅

牙香禁樂鏡相攜日君恩除散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綠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

御題別向庭蕪真吟石不教宮伎踣成蹊

贈李司徒

承家拓定隴關西勳貴名應上將齊金庫夜開龍甲
冷玉堂秋閉鳳笙低歡筵每怨嬌娥醉閒櫺猶驚戰
馬嘶長怪魯儒頭枉白不親弓劔覓丹梯

邊情

窮荒始得靜天驕又說天兵擬渡遼聖主尚嫌蕃界
近將軍莫恨漢庭遙草枯朔野春難發冰結河源夏
半銷惆悵臨戎皆効國豈無人似霍嫖姚

陳陶

字嵩伯嶺南人進才及品兼作嶺陽人入中時遊學長安善天文曆數
於時不合隱南昌之西山自稱三教布衣宋開寶中嘗見之云傳去

巫山

高麗詩云巫山十二峰高麗道元水經注曰巫山
者帝女居焉宋玉謂帝之女名曰巫山行雨而亡對
於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麗之姬也

玉峰青靈十二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楚宮

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怨三峽春風幾夢裏

王獵青鸞不在嬾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飄散絲

巴子天苔蒙玉壘紅霞鮮歸時白帝掩青瑣瓊枝草

草迷湘煙

小弄笛

武則小
笛弄

一尺玲瓏握中翠仙娥月浦呼龍子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醉五夜流珠綠夢鄉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丹穴飢兒笑風雨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而文名 燭皇碧玉星語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閒骨隨寒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綺席驚鶯冷珠翠星流露泣誰驅使江南

一曲罷伶倫笑蓉水殿春風起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謫仙詞

牧龍丈人病高秋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白頭玉氣蘭光久摧折上清雞犬音書絕蜺旌失手

遠於天三島空雲對秋月人間磊磊浮沍容鸞驚蟄

蛭飛自隔不應冠蓋逐黃埃長夢真君舊恩澤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錢塘對酒曲

風天雁悲西陵愁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紅旗弄濤頭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笑聞悠悠嗟峨吳山莫誇碧阿陽經年一宵白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來何遲十二玉樓蝴蝶飛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門去遶東白雀無歸期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悲悄六釐如鏡天始曉

庭朱紫馬腰長面顰
吟水巾不見已載竹

尊前事去月圓員琥珀無情憶蘇小

自放牧以對名篇

時無英華耳勿謂其勝之定持也南州三語自負之

西川座上聽金五雲唱歌

蜀王殿上華筵開五雲歌從天上來滿堂羅綺情無
語翠香止駐雲徘徊管弦金石還依轉不隨歌出靈
和殿白雲飄飄席上來貫珠歷歷聲中見舊樣銀篦
淺澹衣元和梳洗青黛眉低叢小鬢膩鬢鬚碧牙錢
掌山參差曲終暫起更衣過還向南行座頭坐低眉
欲語謝貴侯懷臉雙雙淚穿破自言本是宮中嬪武
皇改號承新恩中丞御史不

中丞御史不

天

宋山

劍不得親嫁與卑官到西蜀卑官到官年未周堂衡
標罷東西遊蜀江水急駐不得復此萍蓬二十秋今

朝得侍王侯宴不覺途中妾身賤願持卮酒更唱歌

歌是伊州第三編唱著右丞征戎詞更聞明月添相

思明月滿地猶疑見行人夜久當如今聲韻尚如此何況宮中年

少時五雲處處可憐許明朝道上哀中去須與宴罷

各東西雨散雲飛莫知處

贈谷南律中丞

普寧都護威重

九譯梯航歷

要津十二銅魚尊畫戟三千犀甲擁朱輪風雲已靜

西山寇閭井全移上國春不獨來蘇發歌詠天涯半

是泣珠人

投贈福建路羅中丞

越豔新詞不厭聽樓船高臥靜南溟未聞建水窺龍
劍應喜家山接女星三捷楷模光典策一生封爵笑
丹青皇恩幾日西歸去玉樹扶疎正滿庭

閒居寄太學盧璟博士

無路青真奔錦袍恥隨黃雀住蓬蒿碧雲夢後山風
起珠樹詩成海月高久滯鼎書求羽翼未忘龍闕致
波濤閒來長得留侯癖羅列植黎校六韜

朝元引

玉殿雲開露冕旒下方珠翠壓鰲頭天雞唱罷南山
曙春色先歸十二樓

竹

不壓東谿綠玉君天壇雙鳳有時聞一峰曉似朝仙
處青節森森倚絳雲

萬枝朝露學瀟湘杳靄孤亭白石涼誰道乘龍不行
雨春雷入地馬鞭狂

燕燕離時紫米香野溪羞色過東牆諸兒莫勸成蹊
荀從結高籠養鳳皇

一節呼龍萬里秋數莖垂海六盤愁更須瀑布峰前
種雲裏闌干過子猷

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

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可憐虎竹西樓
色錦帳三千阿母家

隴西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
骨在公更安所猶是春閨夢裏人

閒居雜興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釣五谿魚中原莫道無麟
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馬令南陽志云南陽元中將諸葛亮以未嘗立
少乘政恐不合餘雲南西山日詩源為事會

中彈集卷第十一

手

此丘出嶺南易記志不屈而著
其亦不為事而作詩自詠云

越里娃童錦作襦豔歌聲壓郢中姝無人說向張京

兆一曲江南十斛珠

雲堆西望賊連營分間何當舉義兵莫道羔裘無壯

節古來成事盡書生

投贈福建桂常侍

後來台席更何人都護朝天拜近臣長笑當時漢卿
士等閒恩澤畫麒麟

匝地歌鐘鎮海隅城池鞅掌舊名都不知珠履三千

外更許侯嬴寄食無

答蓮花伎

蓮花為妓至為難得事此意遠矣宋處士不為吟聲
蓮花女下陽春詞答之云云後人移其意為嘲諷非也
蓮花伎為妓者往往為嘲諷不顧其為詩家士云

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升天得門
戶錦余深愧卓文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一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二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 詒穀

示莊

字號已杜陵人見紫之孫號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郎官至開元初
進步尚書郎兩川府為判官以中原多故徵為左庶子尋為
以起居舍人名建康留之使相建康為平章
詩云花林坊葬於白沙所著詩文集行世

閏月

明月照前除煙華蕙蘭溼清風行處來白露寒蟬急
美人清易傷暗上紅樓立欲言無處言但向姮娥泣

衛練篇

月華吐豔明燭燭青樓婦唱舞衣曲白拾絲光纖魚

晉書卷第三

東山李

日菱花綴帶鴛鴦簇簇臨風縹緲疊秋雪月下丁冬
寒玉樓蘭欲寄在何鄉憑人與繫征鴻足

長安春

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麟麟家家樓上如花
人千枝萬枝紅豔新簾開笑語自相問何人占得長
安春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如今無奈
春風人駿馬輕車擁將去

章臺夜思

清瑟怨遙夜繞弦風雨哀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
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延興門外作

麗珠按去安志延興門
為京城東面三門之一

芳草五陵道美人金轡車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
馬足倦遊客鳥聲歡酒家王孫歸去晚宮樹欲栖鴉

贈薛秀才

相辭因避世相見尚兵戈亂後故人少別來新話多
但聞哀痛語未親凱旋歌欲結巖樓伴何山好薜蘿

建昌渡頭吟

月照臨官渡細情獨浩然鳥樓彭蠡樹月上建昌船
市散漁翁醉樓深賈客眠隔江何處笛吹斷綠楊煙

貴公子

大道青樓御苑東玉闌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
院朱墀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二

東山李

簾櫳瑤池宴罷歸來晚笑說君王在月宮

咸通

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
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遊回辟

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

牛僧孺下世家藏錄自是內監選錄
而諸葛氏遂第上而唐室大壞矣

思歸

暖絲無力自悠揚牽引東風斷客腸外地見花終寂
寞異鄉聞樂更淒涼紅垂野岸櫻還熟綠染汀草

又芳舊里若為歸去好子期凋謝呂安亡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
午夜清歌月滿樓
銀燭樹前長似
畫露桃花裏不知秋
西園公子名無忌
南國佳人字莫愁
今日亂離俱是夢
夕陽唯見水東流

此詩以時遣興思長安感時而作所云西園公子名無忌不過謂當日五陵年少志氣行樂無忌名之非誤以建爲信陵也焦贛案東漢書卷之四十一不亦以辭害志乎

贈邊將

昔因征遼向金微
庭陁地遠金微馬出榆關一鳥飛萬里只攜孤劍去十年空逐塞鴻歸手招都護新降虜身著文皇舊賜衣只待煙塵報天子滿頭霜雪爲兵機

洛陽吟
時大駕在蜀集定永平洛中寓居作

中興集卷第十二

三

宋山事

萬戶千門夕照邊
開元時節舊風煙
宮官試馬遊三市
舞女乘舟上九天
胡騎北來空進主
漢王西去竟升仙
如今父老偏垂涕
不見承平四十年

喻東軍
時大駕在蜀集定永平洛中寓居作

四年龍馭守城隈
鐵馬西來步步遲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五運未教漢鼎六韜何必待秦師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幾時鸞鳳歸丹闕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到處烏鵲從白旗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獨把一尊和淚酒
陽雲遙奠武侯祠

北原閒眺

春城回首樹重重
立馬平原夕照中
五鳳灰殘金翠

滅六龍游去市朝空
千年王氣浮清洛
萬古坤靈鎮

碧嵩欲問向來陵
谷事野桃無語淚花紅

觀軍回戈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大賊長安中軍士

關中羣盜已心離
關外猶聞羽檄飛
御苑綠莎嘶戰馬
禁城寒月擣征衣
漫教韓信兵塗地
不及劉琨噓解圍
昨日屯軍還夜遁
滿車空載洛神歸

謁蔣帝廟

建業城邊蔣帝祠
素纓青骨舊風姿
江聲似激秦軍破
山勢如匡晉祚危
殘雪嶺頭明組練
晚霞檐外簇旌旗
金陵客路方流落
空祝回鑾奠酒卮

中興集卷第十二

四

宋山事

聞再幸梁洋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總喜中原息戰聲
又聞天子幸巴西
延燒魏關非關

寒自躍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空嘶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夢太白山前月欲低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龍馭黃巢八長安傳宗幸蜀時遣使迎擊討賊

題淮陰侯廟

滿把椒粢奠楚祠，碧幢黃鉞舊英威。
能扶漢代成王業，忍見唐民陷賊機。
雲夢去時高鳥盡，淮陰歸日故人稀。
如何不借平齊策，空看長星落賊圍。

過揚州

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青樓夜。
歌花發洞中春日，冰月明衣上好風多。
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
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發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遺車枉降訪病中延候不得因成寄謝

三年流落臥漳濱，王祭思家拭淚頻。
庭珠王祭堂樓賦云扶清澤之通浦兮倚幽

三年流落臥漳濱王祭思家拭淚頻庭珠王祭堂樓賦云扶清澤之通浦兮倚幽
自為江上樵蘇客，不識天邊侍從臣。
怪得白鷗驚去盡，綠蘿門外有朱輪。

夜雪泛舟遊南溪

大江西面小溪斜，入竹穿松似若邪。
兩岸巖風吹玉樹，一灘明月照銀沙。
因尋野渡逢漁舍，更泊前灣上酒家。
去去不知歸路遠，權聲煙裏獨嘔啞。

湘中作

千重煙樹萬重波，因便何妨弔汨羅。
楚地不知秦地亂，南人空怪北人多。
臣心未肯教遷鼎，天道還應欲止戈。
否去泰來終可待，夜寒休唱飯牛歌。

鷓鴣

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
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弔殘暉。
秦人只解歌為曲，越女空能畫作衣。
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

章江作

庭珠章江在今江西南昌府地一名贛江居贛州亦為豫章郡地
杜陵歸客正徘徊，玉笛誰家叫落梅。
之子擢從天外去，故人書自日邊來。
楊花慢惹霏霏雨，竹葉頻傾滿滿杯。
欲問旌揚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

鄧杜舊居

却到山陽事事非，谷雲谿鳥尚相依。
阮咸貧去田园盡，畫向秀歸來父老稀。
庭珠向秀晉向秀經山陽舊居作思舊賦
秋雨幾家紅稻熟，野塘何處錦鱗肥。
年年為獻東堂策，長是蘆花別釣磯。

長安清明

草玄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庭珠唐書白打錢者唐中書省白打錢也
亂嘶紅叱撥，庭珠中書省白打錢也綠楊高映畫秋千。
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綏州作

庭珠綏州屬延安府即秦昭王太子扶蘇監兵處
雕陰無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
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
明如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驛

已秋前按後漢蔡琰字文姬是女也為胡所獲一在胡十二年曹操與是善遣使以金帛贖歸一曲琴千暮燈
起扶蘇城上月如鉤

與東吳生相遇及第後
出關作

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襟老去不知花有
態亂來唯覺酒多情貧疑陋巷春偏少貴想豪家月
最明且對一尊開笑口未衰應見泰階平

出關

馬嘶煙岸柳陰斜東去關山路轉賒到處因循緣客
酒一生惆悵為判花危時祇合身無著白日那堪事
有涯正是瀟陵春耐綠仲宣何事獨辭家

傷灼灼

灼灼蜀之麗人也進則實且老則
落於成都酒中因以四詩弔之

中彈集卷第十二

十

朱山

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髻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
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
貴家流落錦江無處問斷魂飛作碧天霞

悼亡姬

鳳去鸞歸不可尋十洲仙路彩雲深若無少女花應
老為有姮娥月易沈竹葉豈能銷積恨丁香空解結
同心湘江水關蒼梧遠何處相思弄舜琴

古離別

晴煙漠漠柳毵毵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
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白櫻桃

王母階前種幾株水晶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
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離筵訴酒

感君情重惜分離送我殷勤酒滿卮不是不能判酩
酊却憂前路醉醒時

殘花

和煙和露雪離披金葉紅纒尚滿枝十日笙歌一宵
夢芳菲因雨失西施

金陵圖

州西

誰為傷心畫不成畫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
事老木寒雲滿故城

中彈集卷第十二

時在登

家

東陽酒家贈別二絕句

州作

送君同上酒家樓酩酊翻成一笑休正是落花饒悵
望醉鄉前路莫回頭

天涯方歎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店
月醉醒何處各霑巾

江外思鄉

年年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
上斷腸煙柳一絲絲

宿蓬船

夜來江雨宿蓬船臥聽淋鈴不忍眠却憶紫微情調
逸阻風中酒過年年

江上別李秀才

前年相送瀟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
莫向尊前惜沈醉與君俱是異鄉人

寄江南逐客

二年音信阻湘潭花下相思酒半酣
記得竹齋風雨夜對牀孤枕話江南

臺城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循州江上別李秀才

千山紅樹萬山雲把酒相看日又曛
一曲離歌兩行淚不知何地再逢君

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四首
及寒食
出關作

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
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秋千

雕陰寒食足遊人金風羅衣溼麝熏
腸斷入城芳草路澹紅香白一羣羣

聞元坡下日初斜拜掃歸來走鉤車
可惜數枝紅豔好不知今夜落誰家

雨絲煙柳欲清明金屋人間暖鳳笙
永日迢迢無一事隔街聞蹴氣球聲

鍾陵夜關作

鍾陵風雪夜將深坐對寒江獨苦吟
流落天涯誰見問少卿應識子卿心

吳融

字子華越州人龍紀初第進士車昭慶尉
開皇臣贈賀正先王於時左右歌吟
語意詳亦寄實良厚進戶部侍郎
不克從去客間鄉飲召還翰林遷
中書侍郎

奉和御製幸嶽寺

嶽寺清秋霽宸遊永日閒
寬旌森物外風爽落人間
玉漱穿城水屏開對闕山
皆知聖情悅麗藻瀟芳蘭

渚宮立春書懷

春候侵殘臘紅蕪綠已齊
風高鶯轉濕雨密雁飛低
向日心須在歸朝路欲迷
近聞驚御火猶及灞陵西

秋日渚宮即事

漠漠澹雲煙秋歸澤國天
風高還促燕雨細未妨輝
靜引荒城望涼颺旅枕眠
更堪顚顚裏欲泛洞庭船

春詞

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
羞多轉面語妒極定睛看
金市舊居近鉤車新造寬
春期莫相誤一日有花殘

湖州溪樓書戲鄭員外

危檻等飛橋閒追晚際涼
青林上雨色白鳥破溪光
目以高須極心因靜更傷
唯公舊相許早晚侍長楊

旅中送遷客

天南不可去君去平實均
落日青山路秋風白髮人

言危無繼者道在有明神滿目盡胡越平生何處陳

上陽宮辭

苑路青青半是苔翠華西去未知回景陽春漏無人
報太液秋波有雁來單影可堪明月照紅顏紫落
花催誰能賦得長門事不惜千金奉酒杯

太保中書令軍前新樓

十二闌干壓錦城半空人語落難聲風流近接平津
閣氣色高含細柳管盡日卷簾江草綠有時來夜雪
峰晴不知奉詔朝天後誰此登臨看月明

禁直偶書

玉皇新復五城居仙館詞臣在碧虛錦砌潮看翻

中興集卷十二

樂窗還詠碧蟾蜍敢期林上靈鳥語會草
雲間彩鳳書爭奈滄洲頻入夢白波無際落紅葉

憶山泉

穿雲落石細瀟瀟盡日疑聞弄管弦千仞瀝來寒磬
玉一泓深去碧涵天煙迷葉亂尋難見月好風清聽
不眠春雨正多歸未得只應流浪更潺湲

春雨

霏霏漠漠暗和春羅翠凝紅色更新寒入膩裘濃曉
睡細隨油餅靜香塵雲似纖休迷雁帶柳如啼好
贈人別有空階寂寂事綠苔狼藉落花頻

東歸次滿上

初按西安府還驛驛在唐十八里士家舊城址
又按本集此詩在通鑑後唐紀四卷一百一十五

必相近非河國
府之瀛州也

曉煙輕澹草霏霏一片晴山襯夕暉水露淺沙無客
泛樹連疎苑有鶯飛自從身與滄浪別長被春教寂
寞歸回首青門不知處向人楊柳莫依依

登漢州城樓

雨餘秋色拂孤城遠日凝時萬象清疊翠北來千嶂
盡漫流東去一江平從軍固有荊州樂懷古能無岷
首情欲下闌干一回首鳥歸帆沒成煙明

重陽日荊州作

萬里投荒已自哀高秋寓目更徘徊濁醪任冷難辭
醉黃菊因暄却未開止國莫歸戎馬亂故人何在塞
鴻來驚時感事俱無奈不待殘陽下楚臺

春歸次金陵

春陰漠漠覆江城南國歸棹趁晚程水上驛流初過
雨樹籠堤處不離鶯迹疎冠蓋兼無夢地近鄉園自
有情便就東風動離思楊花千里雪中行

望嵩山

三十六峰危似冠晴樓百尺獨登看高凌鳥外青冥
窄翠落人間白晝寒不覺衡陽遮雁過如何鍾阜關
龍盤始知萬歲聲長在只待東巡動玉鑾

後因感嵩山之說歎不
得如太岳巡幸時也

分水嶺

兩按分水嶺非一處魏詩中已見之
南陽南縣分水嶺也又鳳陽府有小山

兩派潺湲不暫停嶺頭長瀉別離情南隨去馬通巴
棧北逐歸人達渭城澄處好窺雙黛影咽時堪寄斷
腸聲紫溪舊隱還如此清夜梁山月更明

過九成宮

鳳輦東歸二百年九成宮殿半荒阡魏公碑字封蒼
文帝泉聲落野田太宗行幸有泉自涌碧草斷露仙掌露
綠楊猶憶御爐煙升平舊事無人說萬疊青山但一

川

登鶴雀樓

鳥在林梢脚底看夕陽無際戍煙殘凍開河水奔流
急雪洗餘山錯落寒詩登鶴雀樓前時中修下臨大河始為一名拋故國近

寺院

中興集卷第十二

王

張玉

關西驛亭即事

晚霞零落雨初收關上危闌獨悵留千里好春聊極
目五陵無事莫回頭山猶帶雪霏霏恨柳未禁寒冉
冉愁直是無情也腸斷鳥歸帆沒水空流

新安道中玩流水

新安縣在今河南府

一渠春碧弄潺湲密竹繖花掩映間看處處使須終日
住算來爭得此身閒縈紆似接迷春洞清冷應憐有
雪山上却征車再回首了然塵土不相關

和人有感

莫愁家住石城西月墜星沈客到迷一院無人春寂

寂九原何處草萋萋香魂未散煙籠水舞袖休翻柳
拂隄蘭橈一移風雨急流鶯千萬莫長啼

寄殿院高侍御

黃梅雨細羃長洲柳密花疎水慢流釣艇正尋通客
去繡衣方結少年遊風前不肯看垂手燈下還應惜
裏頭一夜自憐無羽翼獨當何遜滴階愁

即事

抵鵲山前寄掩扉山在荊州便甘終老脫朝衣曉窺青鏡千
峰入暮倚長松獨雀歸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
藥苗肥何須一箸鱸魚膾始挂孤帆問釣磯

秋日經別墅

別墅蕭條海上邨偶期蘭菊與琴尊尊檐橫碧嶂秋光
近樹帶寒潮晚色昏幸有白雲眠楚客不勞芳草思
王孫北山移去前文在無復教人歎曉殘

叢祠

叢祠一炬照秦川雨散雲收二十年長路未歸萍逐
水舊居難問草平煙金鞍正伴桐鄉客粉壁猶懷桂
苑仙何必向來曾識面拂塵看字也淒然

廢宅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鎖門幾樹好花閒白
晝滿庭芳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鬧棲燕梁空雀
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金橋感事

金橋洛陽橋名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

北射隄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伊川見蘇軾詩而蘇詩

野巨不五利寧無魏絳功晉侯欲伐山戎魏絳曰不可日暮長亭正愁

絕哀第一曲成煙中

彭門用兵後經沛路

經沛路沛在徐州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鎖

月初連新冢已封苔漢書去病攻匈奴入祁連山及塞霜凋綠野

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

賦莫興哀

敷水有句者云是馬侍中諸孫憫而有贈

中

中

中

中

按唐馬燧傳燧以平河中功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子勣善理財實甲天下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誠亂燧使四圍逐逐至固窮子無遺產

自紀奉誠圖上觀即其安

天地塵昏九鼎危大紹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

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即今奉諸孫仍

見句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關時

送于員外歸隱藍田

曾吟工部兩峰寒今日星郎得桂冠吾道不行歸始

是世情如此住應難園基已訪生雲石把釣先尋急

雨灘若遇秦時雪願客此芝萊可備朝餐

一聲南雁已先紅神女霜飛葉葉同自是孤根非暖

地莫驚他木耐秋風燒煙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

半空長憶洞庭千萬樹照山橫浦夕陽中

紅影飄來翠影微一辭林表不知歸伴愁無色煙猶

在替恨成啼露未晞若逐水流應萬里莫因風起便

孤飛楚郊千樹秋聲急日暮紛紛惹客衣

新雁

湘浦波春始北歸玉關搖落又南飛數聲飄去和秋

色一字橫來背晚暉紫閣高翻雲幕黑瀟川低渡雨

微微莫從思婦臺邊過未得征人萬里衣

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

零落敲斜此路中盛時曾識太平風曉迷天仗歸春

苑暮送鸞旗指洛宮一自煙塵生薊北更無消息幸

關東而今只有孤根在鳥啄蟲穿沒亂蓬

浙東筵上有寄

靈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傳見了又休真似

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隴禽有意猶能說江月無心也

解目更被東風助惆悵落花時節蝶翩翩

便殿微對

宣呼畫入榮珠宮玉女窗扉薄霧籠待得華胥春夢

覺半竿斜日下相風

涼思

仗劍夜巡城衣襟滿霜霞賊火偏郊垌飛鏃侵屋瓦
積雪似空江長林如斷岸獨凭女牆頭思家起長歎

五更

秋雨五更頭桐竹鳴屢屑却似殘春間斷送花時節
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纖被擁嬌寒著山正愁絕

閒步

莊南縱步遊荒野獨鳥寒煙輕惹傍山疎雨溼秋
花僻路淺泉浮敗果樵人相聚指驚麋牧童四散收
嘶馬一壺傾盡未能歸黃昏更望諸烽火

寄遠

在壁
日作

省如半照雲如曠梧桐葉落鼓井乾孤竹亭亭公署

山陰集卷十二 韓退之

文

宋山陰

寒微霜淒淒客衣單想佳人兮雲一端夢魂悠悠關
山難空牀展轉懷悲酸銅壺漏盡開金鸞

意緒

絕代佳人何寂寞梨花未發梅花落東風吹雨入西
園銀燭千條度虛閣臉粉難勻蜀酒濃口脂易印吳
綾薄嬌嬌意緒不勝羞願倚郎肩永相著

金陵

風雨蕭蕭石頭城下木蘭橈煙月迢迢金陵渡口去
來潮自古風流皆暗銷才鬼妖魂誰與招彩牋麗句
今已矣羅韞金蓮何寂寞

信筆

睡髻休頻攏春眉忍更長整釵梳子重泛酒菊花不
繡疊昏金色羅襟損研光有時閒弄筆亦畫兩鴛鴦

馬上見

騎馬錦連錢乘騎是謫仙和帶穿玉鐙隔袖把金鞭
去帶憎騰醉歸因困頓眠自憐輪廐更餘暖在香鞵

欲去

紛紜隔窗語重約踴青期縱得相逢處無非欲去時
恨深書不盡寵極意多疑惆悵桃源路惟教夢寐知

無題

小檻移燈地空房鎖陳塵額波風盡日簾櫳月侵晨
香篝更衣後銀梁攏鬢新古音聞詭計辭語近天真

山陰集卷十二 韓退之

手

宋山陰

妝好方長歎歡餘却淺嚙繡屏金作屋絲牕玉為輪
致意通絲竹精誠託錦繡歌聲眉際恨酒發臉邊春
溪綺疎輕越樓簫豈羨秦柳虛懷冷氣梅實引芳津
樂府陰清唱宮廚減食珍防閑襟并斂忍妒淚休勻
宿飲愁縈夢春寒瘦著人手持雙萱草的的為東鄰

三月

辛夷才謝小桃發踴青過後寒食前四時最好是三
月一去不回唯少年吳國地遙江接海漢陵魂斷草
連天新愁舊恨真無奈須就鄰家甕底眠

春畫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

澗斷雲含雨入孤邨人閒易得芳時恨地迴難招自古魂
慙歔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爲到西園

避地寒食

避地淹留已自悲況逢寒食欲霑衣殘春孤館人愁坐
斜日空園花亂飛路辱漸憂知已薄時危又與賞心違
一名所繫無窮事爭敢當年便息機

亂後却至近甸有感

狂童容易犯金門比屋齊人作旅魂夜戶不扃生茂草
春渠自溢浸荒園關中却見屯邊卒塞外翻聞有漢邨
堪恨無情清渭水渺茫依舊繞秦原

重遊曲江

追尋前事立江汀漁者應聞太息聲避客野鷗如有感
損花微雪似無情疎林自亞長隄在春水空連古岸平
惆悵引人還到夜軟梢風冷柳煙輕

山驛

參差西北數行雁寥落東方幾片雲疊石小松張水郭
暗山寒雨李將軍

秋花物態宜無味獨鳥笙簧稱靜聞蕭瑟衿靈遺世處
驛樓紅葉自紛紛

過漢口

濁世清名一葉休古今翻覆勝堪愁年年春浪來巫峽
日日殘陽過沔州居雜商徒偏富庶地多詞客自

風流聯翩半世騰騰過不在漁船即酒樓

過臨淮故里

交遊昔歲已凋零第宅今來亦變更舊廟荒涼時樂絕
諸孫飢凍一官成五湖竟負他年志百戰空垂異代名
榮盛幾何流落久遣人懷抱薄浮生

老將

折槍黃馬倦塵埃掩耳凶徒怕疾雷雪密酒酣偷號去
月明衣冷斫營回行驅貔虎披金甲立聽笙歌擲玉杯
坐久不須輕矍鑠至今雙臂硬弓開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

入翰林後作

清水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花應洞裏常時發
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相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
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

雨後月中玉堂閒坐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
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尉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
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苑中

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俊兒立
玉柱雕成狒狒啼

後退走邪注其陽也山陰迴如人面大角星身
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俗本作滑稽言以諷諷出戰名
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中官過馬不教嘶上每乘馬必問官
習如能操獲謂之得鞍御以進謂之過馬笙歌錦
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中秋禁直

星斗疎明禁漏殘泥封後獨憑闌露和玉屑金盤
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觀樓臺歸苑外風吹歌管下
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宮柳

莫道秋來芳意違宮娃猶是妒蛾眉幸當玉輦經過
處不怕金風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動映
樓枝澗松亦有凌雲分爭似移根太液池

冬十一月駕幸岐下作

王

東山李

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鉦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
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羣吏夜發宮壇詔
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

冬至夜作

天復二年
寓嘉陵下

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應枯草
綠九重先覺凍雲開陰冰莫向河源塞陽氣今從地
底回不道慘舒無定分却憂蠶響又成雷

恩賜櫻桃分寄朝士

未許鶯偷出漢宮上林初進半金籠蔗漿自透銀杯
冷朱實相輝玉碗紅俱有亂離終日恨貴將滋味片

時同霜威食禁應難近宜在紗窗緯戶中

寄湖南從事

索莫襟懷酒半醒無人一爲解餘醒岸頭柳色春將
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去國正悲同旅雁隔江可忍更
啼鶯落花暮下風流客試與溫存謹遂情

小隱

借得茅齋岳麓西擬將身世老鉏犁清晨向市煙舍
郭寒夜歸邨月照溪鑑爲窗明僧偶坐松因雲折鳥
驚啼靈椿朝菌由來事却笑莊生始欲齊隱居樓
謝見莊子

避地

西山爽氣生襟袖南浦離愁入夢魂人泊孤舟青草
岸鳥鳴高樹夕陽邨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
國恩白面兒郎猶巧宦不知誰與正乾坤

八月六日作四首

王

東山李

八月六日作四首壬申年作時王中書就化二年也是
時晉岐吳高祖唐天祐九年歲次庚子
今追言指原禍始而以自敘終焉誠謂非壬申年作并議侯考
故朝不忘興復之望是年六月全忠爲子友珪所殺致光聞之
日離黃道十年昏唐書天祐元年五月有月五日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日之所行月五星隨之君象也敏手重

開造化門火帝動鑪銷劍戟風師吹雨洗乾坤左牽
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唐書李勣傳李勣者左牽犬右袒
其意蓋又於漢書爲呂氏者右袒

丹筆不知誰定罪莫畱遺迹怨神孫

唐書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十月全忠奏遣車駕於正月全忠營至壬申凡十
年此十年內唐國亡矣日曆修補上以丁酉爲歲賦內與興復可爲乃懸
蓋之詞非實事也夫馬指全忠家繼相附逆者二語乃昭宗一朝定案結言
唐亡於諸臣之手不可謂罪昭宗史臣謂昭宗有是興復而外亂已成內亂
實昭宗正此詩同前詩明按此篇
是昭宗時作此詩同前詩明按此篇

金虎挺災不復論構成狂狷犯車塵庭賦此懷東宮賦

小人在位與老為鄰若金猛若虎也庭賦此懷東宮賦

虎也庭賦此懷東宮賦

后身庭賦此懷東宮賦

非惟欲害仁人黃旗紫氣今仍舊免使老臣攀畫輪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簪裾皆是漢公卿盡作鋒鉞劍血腥顯負舊恩歸亂庭賦此懷東宮賦

主難教新國用輕刑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見穴中狡兔終須盡井上嬰兒豈自寧底事亦疑德庭賦此懷東宮賦

未了更疑書罪在泉局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坐看包藏負國恩無才不得預經綸袁安墜睫尋憂庭賦此懷東宮賦

漢庭賦此懷東宮賦

石靈屏天與隔埃塵隄防瓜李能終始免愧於心負庭賦此懷東宮賦

此身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翫水禽

兩兩珍禽渺渺溪翠襟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沙成庭賦此懷東宮賦

慈暈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庭賦此懷東宮賦

晨雞庭賦此懷東宮賦

庭賦此懷東宮賦

失准

正憐標格出華亭庭賦此懷東宮賦

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雨却閒腥幾時翔集庭賦此懷東宮賦

來華表庭賦此懷東宮賦

爐庭賦此懷東宮賦

鵲

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眾所知高處營巢親鳳庭賦此懷東宮賦

闕靜時閒語上龍塢化為金印新祥瑞庭賦此懷東宮賦

飛向銀河舊路岐庭賦此懷東宮賦

飛託身須是萬年枝庭賦此懷東宮賦

湖南絕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庭賦此懷東宮賦

傷懷因成四韻庭賦此懷東宮賦

時節雖同氣候殊不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風食留三庭賦此懷東宮賦

鳥誰許鶯偷過五湖苦荀恐難同象七庭賦此懷東宮賦

無復瑩蠟珠庭賦此懷東宮賦

帝都庭賦此懷東宮賦

登南神光寺增院庭賦此懷東宮賦

無奈離腸易九回強施離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城海

蕭外園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

秋深閒興

此心兼笑野雲忙甘得貧閒味甚長病起乍嘗新橘
柚秋深初換裝衣裳晴來喜鵲無窮語雨後寒花特
地香把釣履兼舉白不離名教可顛狂

有賜

晚涼閒步向江亭默默看書旋旋行風轉滯帆狂得
勢潮來潑水寒無聲誰將履轍詢長策願把琴絲屬
老成安石本懷經濟意何妨一起為蒼生

寄隱者

煙郭雲局路不遙懷賢猶恨太迢迢長松夜落銀千
股小港春添水半腰已約病身拋印綬不嫌門徑是
漁樵濯濯晦迹南陽臥若比吾徒更寂寥

春盡日

樹頭初日照西檐樹底鶯花夜雨露外院池亭聞動
鎖後堂闌檻見垂簾柳腰入戶風斜倚榆莢堆牆水
半淹把酒送君惆悵在年年三月病厭厭

見花

寒棠擁鼻正吟詩日午牆頭獨見時血染蜀羅山蹙
蹙肉紅宮錦海棠黎因狂得病真閒事欲詠無才是

所悲看却東風歸去也爭教判得最餘枝

青春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光陰負我難相
偶情緒牽人不自由遙夜定嫌香被卻悶時應弄玉
搔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橫塘

秋寒灑背入簾霜鳳脰燈青照洞房蜀紙麝煤添筆
媚越醖屏液發茶香風飄亂點更籌轉拍送餘弦曲
破長散客出門斜月在兩眉愁思向橫塘

倚醉

倚醉無端尋舊約却令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深春
雨遠處簾櫳半夜燈抱柱立時風細細繞廊行處思
騰騰分明窗下聞裁翦敲敲偏闌干喚不應

多情

天遣多情不自持多情兼與病相宜舊偷崖蜜初嘗
處鶯啄含桃欲咽時酒蕩襟懷微駭駭
春牽情緒更融怡水香騰注金盆裏瓊樹長須浸
一枝

有憶

畫漏迢迢夜漏遲傾城消息杳無期愁腸泥酒人千
里淚眼倚樓天四垂自笑計狂多獨語誰憐夢好轉
相思何時斗帳濃香裏分付春風與玉兒

媚娜

媚娜腰肢澹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著詞但見櫻桃
破飛殘遙聞豈惹香春惱情懷身覺瘦酒添顏色粉
生光此時不敢分明道風月應知暗斷腸

偶見

千金莫惜旱蓮生一笑從教下蔡傾仙樹有花難問
輕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歌喉咽瘦去誰憐舞
掌輕小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

閨情

輕風滴磔動簾鉤宿酒猶酣嬾卸頭但覺夜深花有
露不知人靜月當樓何郎燭暗誰能詠韓壽香銷亦
任偷歡折玉釵歌轉咽一聲聲入兩眉愁

代小玉家為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公相國

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迴眸辭傳
粉便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埋青冢半鏡隨郎葬
杜郵（送妹嫁所飲別酒）人解玉釵花燕事半鏡用陳樂昌公主事
此宵魂夢裏殷勤相覓鳳池頭（此句言從生契闊之意）唯有

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有懷

往年曾在彎橋上見倚朱闌詠柳絲今日獨來香徑
裏更無人迹有苔錢傷心開別三千里屈指思量四
五年料得他鄉過佳節亦應懷抱暗淒然

（詞）致先香齋集自序云余弱冠句始有年矣誠知非丈夫所為不能忘情入
所賦也又云柳絲青樓朱窗綠柳金闌嬌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露之香生九
竇咽三危之露薄美動六情如有貴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若韓氏曰世傳
香齋集江南韓熙載所為者故沈中存筆談又謂漢相和裝所為後實錄名
於世亦非也

偶題

俟時輕進固相妨實行丹心仗彼蒼蕭艾轉肥蘭蕙
瘦可能天亦妒馨香

商山道中

雲橫峭壁水平鋪渡口人家日欲晡却憶往年看粉
本始知名畫有工夫

阻風

平生情趣羨漁師此日煙江愜所思肥鰕香稻小樓
艤斷腸滋味阻風時

以庭前海棠梨花一枝寄李十九員外

二月春風澹蕩時旅人虛對海棠梨不如寄與星郎
去想得朝回正畫眉

侍宴

蓬黃蝶粉兩依依狎宴臨春日正遲密旨不教江令
醉麗華微笑認皇慈

秋霖夜憶家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愁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
少一滴秋霖白一莖

寄鄰莊道侶

聞說經旬不啓關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霜壓邨前竹
牋見溪南幾尺山

宮詞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
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寒食夜

側側輕寒翦翦風杏花飄雪小桃紅夜深斜搭秋千
索樓閣蒙籠細雨中

聞雨

香侵蔽鄰夜寒輕聞雨傷春夢不成羅帳四垂紅燭
背玉釵敲著枕函聲

已涼

碧閣千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
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庭秋詩厚宋詩人如羅季英韓可以追配溫李境昭誠於微事元系中時常相生故錄與雅馴者皆已上三家如風光含思性既至亦變風之餘波而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二

前集諸家各從全集采錄多至百餘少或十數大約
什取二三其篇什雖餘而風格未逮與流傳雖久而
氣韻失妍者多從陶汰既又念自元和訖後唐百六
七十年之詩而蓋之以三十餘人恐未足以盡風氣
之變乃與紫綸兄悉索諸編更互編閱披珠玉於泥
沙擇嘉禾於稂莠標新領異剔隱探微然或欲退而
旋收或將登而輒擯至於數四不敢濫不敢忽也凡
所得二百六十五首前集已付剞劂別作三卷附其
後名曰叩彈續集是歲秋杪杜庭珠又識

叩彈續集序

朱山

續集上

李紳十首

楊巨源

寶

劉言史四首

張碧一首

盧仝四首

沈亞之三首

賈島十首

施肩吾二首

李涉八首

李廓六首

章孝標三首

張蕭遠一首

殷堯藩一首

王涯四首

張仲素六首

王初二首

顧非熊一首

崔涯一首

周賀四首

牟融二首

續集中

項斯八首

薛能八首

劉得仁六首

李郢九首

劉威三首

于武陵四首

儲嗣宗二首

紀唐夫二首

趙光遠一首

司馬禮六首

曹鄴三首

劉駕五首

聶夷中三首

于濬一首

邵謁一首

胡曾八首

許棠三首

李山甫一首

皮日休四首

顏一萱一首

李昌符三首

秦韜玉三首

來鵬三首

高駢四首

鄭畋二首

段成式三首

王道三首

續集下

唐彥謙十首

鄭谷九首

孫棨一首

沈彬四首

章碣一首

崔櫓二首

杜荀鶴六首

江為二首

徐夔四首

殷文圭二首

黃滔三首

鄭準一首

曹松二首

周朴一首

李建勛三首

李洞四首

張泌十首

李咸用二首

王仁裕二首

嚴郾二首

譚用之七首

劉兼七首

錢珝三首

羅虬二首

高蟾二首

崔道融五首

王渙六首

徐鉉六首

續集目錄

能死惆悵追懷萬事空
雍門琴感徒為爾
雍門以琴見孟嘗君曰千秋萬世後生則封君遊竟陵上而歌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乃如是乎於是引琴鼓之孟嘗君涕泣而去

過鍾陵

余長慶三年除江西觀察使奉詔不之任

龍沙江尾抱鍾陵
水郭邨橋晚景澄
江對楚山千里月
郭連漁浦萬家燈
省拋雙旆辭榮寵
遽落丹霄起愛憎
惆悵舊遊同草露
却思恩顧一霓鷹

發壽陽

分司敕到又遇新正感懷書事

七年正月八日立春在壽陽凡

休為建隼臨淝守
轉作垂絲入洛人
通珠按謂分司使常能閑舊林

三載籍又開新曆
四年春雲遮北雁
愁行客柳起東

風慰病身漸喜雪
霜消解盡得隨風
水到天津

宿揚州

江橫渡闊煙波晚
潮過金陵落葉秋
嘹唳寒鴻經楚澤
淺深紅樹見揚州
夜橋燈火連星漢
水郭帆檣近斗牛
今日市朝風俗變
不須開口問迷樓

憶被牛相留醉州中
時無他賓牛公夜出真

珠輩數人

余有填樂曲詞時小有傳於歌者

嚴城畫角三聲閉
清宴金尊一夕同
銀燭坐隅聽子夜
寶箏筵上起春風
酒微舊對慙衰質
曲換新詞感上宮
淮海一從雲雨散
杳然俱是夢魂中

定珠按此蓋牛僧孺節度淮南

水寺

煙波野寺經過處
水國蒼茫夢想中
雲散浦開江月迴
日曠洲渚海潮通
坐看魚鳥沈浮遠
靜見樓臺上下同
閒說化城方便喻
留我法華經五多諸方便於險道中作一化城是時靈鷲之中前以大藏生已免相逐安

毘陵東山

東山在毘陵驛南
連水西館館即獨孤及在郡所置荒廢已久
至孟公簡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翫
孟公在郡日余以校書郎從役同宴於此
今則荒廢仍舊

昔人別館淹留處
卜築東山學謝家
叢桂半空推枳棘
曲池平盡隔煙霞
重開漁浦連天日
更種春園滿地花
依舊秋風還寂寂
數行衰柳宿啼鴉

重到惠山

再到石泉寺內有禪師鑒立影堂在寺南
峰下頃年與此僧同在惠山十年鑒立
在壽春相訪因追舊歡

碧峰依舊松筠老
重得經過已白頭
俱是海天黃葉信
兩逢霜節菊花秋
望中白雀憐歸翼
行處青苔恨昔遊
還向窗間名姓下
數行添記別離愁

楊巨源

字季山蒲州人貞元進士文宗時為河中少尹

曲一作

春日有贈

長城聞笛

長安春遊

贈張將軍

部按秦將王翳謀
人也集作平陽詠

蒼

寄中書同年舍人

和大夫邊春呈長安親故

三台

寄江州白司馬

觀打球有作

觀伎人入道

在今日花前學誦經

聽李憑彈箏篋

聽奏絳弦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鳴
君王聽樂黎園
喚翻到雲門第幾聲

實 翠

字友封和向第五子雖有本名
於時元稱即皮武昌奉軍自副

少婦詞

坐惜年光變遼陽信未通燕迷新畫屋
春識舊花叢
夢繞天山外愁翻錦字中
昨來誰是伴鸚鵡在簾櫳
登玉鈞亭奉獻淮南李相公

西南城上高高處望月分明似玉鈞
朱檻入雲看鳥
滅綠楊如繡繞江流定知有客嫌陳榻
從此無人上

度樓今日卷簾天氣好不勢騎馬看揚州

南陽道中作

東風雨洗順陽川蜀錦花開綠草田
彩雉關時頻駐
馬酒旗翻處亦留錢新晴日照山頭雲
薄暮人爭渡
口船早晚到家春欲盡今年寒食月初員

寄南游弟兄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
獨立衡門秋水
閑寒鴉飛去日銜山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
日暮東風春草
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庭珠按今廣州府越秀山有
越王臺以南越三尉姓名也

襄陽寒食寄宇文籍

煙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
大隄欲上誰相
伴馬踏春泥半是花

劉言史

趙州人與李賀同時成日休稱其歌詩美麗自
賀外世莫比焉謝靈運詩不覺後為同功錄

買花謠

杜陵邨人不田穡入谷經谿復緣僻
每至南山草木
春即向侯家取金碧幽豔繁華春景曙
林夫移得將
何處蝶惜芳叢送下山尋斷孤香始回
去奈少居連
鵲東千金使買一林紅院多花少裁未
得零落綠
娥纖指中咸陽親戚長安里無限將金
買花子澆紅

濕綠千萬家青絲玉轡聲啞啞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王中丞

石國胡兒人見少
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
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
蒲箭殘西顧忽思鄉路遠
跳身轉轂實帶鳴弄脚
綰紛錦靴輕四座無言皆
瞪目橫笛琵琶偏頭促亂
新毬雪水毛傍拂輕花下
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
槿花西見殘月

樂府雜詞

紫禁梨花飛雪毛春風絲管翠樓高
城裏萬家聞不
見君王試舞鄭櫻桃

庭珠按樂府詩集卷之五
鄭櫻桃曲是樂府有鄭櫻桃曲

長門怨

獨坐鑪邊結夜愁
暫時思去亦難收
手持金箸垂紅淚
亂撥寒灰不舉頭

張碧

字大器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坊紅翠開鑿
其詩情者不可及也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青目無際然上端
灑灑然則觀長吉之詩者所為之視聽者耶余云
貌志壯勇心懷恨不得繼文勝以文於觀觀者而己

美人梳頭

玉堂花院小枝紅
綠窗一片春光曉
玉容驚覺濃睡
醒員蟾桂出妝臺
表金盤解下叢鬟碎
三尺巫雲綰
朝翠皓指高低寸
黛愁水精梳滑
參差墜須臾攏掠
蟬鬢生玉釵冷透冬
水明芙蓉折向新
開臉秋泉慢

叩頭集上

九

宋山

轉眸波橫鵲偷來語
心曲屏風半倚遙
山綠

盧仝

洛陽人自號玉川子累舉不第歸食為河南尹
愛其詩厚禮之復因宿王涯第遂預甘露之禍

贈徐希仁石研別

靈山一片不靈石
手斲成器心所惜
鳳鳥不至池不
成蛟龍乾蟠水空
滴青松火鍊翠煙
凝寒竹風搖遠
天碧今日贈君離
別心此中至淺造
化深用之可以
過珪璧棄置還為
一片石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
美人顏色嬌如花
今日美人棄我
去青樓珠箔天之
涯娟娟姮娥月三
五二八盈又缺

翠眉蟬鬢生別離
一望不見心斷絕
心斷絕幾千里

夢中醉臥巫山雲
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

深美人不見愁人
心含愁更奏綠綺
琴調高弦絕無

知音美人兮美人
不知為暮雨兮為
朝雲相思一夜

梅花發忽到窗前
疑是君

送邵兵曹歸江南

春風楊柳陌連騎
醉離觴千里遠
山碧一條歸路長
花開愁北渚雲去
渡南湘東望濛濛
處煙波是故鄉

感秋別怨

霜秋自斷魂楚調
怨離分魄散瑤臺
月心隨巫峽雲
蛾眉誰共畫鳳曲
不同聞莫似湘妃
淚斑斑點翠帶

沈亞之

叩頭集上

十

宋山

字下賢登進士第其詩里見前集李賀詩注亞之事出韓之門張
祐杜牧皆有贈詩牛商隱有擬下賢詩蓋亦當時名流所共推者

汴州船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曉蒼蒼秋林拂岸香
露珠蟲網細金縷免絲長
激浪時回泳驚鱗乍觸航
蓬煙粘綠線棘實綴紅囊

亂繩搖尾垂根挂鳳腸
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
紅芳發盡井邊桃
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宮門

庭林枝葉之夢春終公請拜左庶長而公上館
命至聖德宮時見珠翠遺跡青階下宮
外惟然依然亞之感咽良久因題詩云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
秦景自傷秦襄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轉應舉其為文送舉進士大中末官遂州長江謫有長江集十卷

元日女道士受籙

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
霜下簫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右肘繫符歸
朱可久歸越中

石頭城下泊北固頭鐘初汀鷺潮衝起船窗月過虛
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踪日欲躬調膳辟來何府書

送朱興上人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山歸
錫挂天涯樹房開岳頂扉下看千里曉霜海日生微

病起

萬丘歸未得空自責遲回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
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來鐙下南華卷社愁當酒杯

暮過山郭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相親

寄宋州田中丞

古郡近南徐關河萬里餘相思深夜後未答去秋書
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

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
岳出關書信過龍溪龍溪三載在韶州樂昌縣界赴潮峰懸
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卷盡月
明初上浪西樓

逢博陵故人彭兵曹

曲陽分散會京華見說三年住海涯別後解餐蓬菜
子蓬菜山別錄蓬菜山在臨向前未識牡丹花偶逢日者教
求祿終傷泉聲擬置家蹋雪攜琴相就宿夜深開戶
斗牛斜

贈圓上人

誦經千紙得為僧塵尾持行不拂蠅古墻月高聞咒
水新壇日午見燒鑪一隻童子澆紅藥百八真珠貫
綵繩且說近來心裏事仇讐相對似親朋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窺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
蟀宿從棲處挂獼猴小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
石樓心憶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年遊

施肩吾

字希聖洪州人一作睦州人元和十
年爲睦州刺史西山有西山集十卷

夜宴曲

蘭缸如畫買不眠玉鑪夜起沈香煙青蛾一行十二

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
漢轉被郎嗔罰屠蘇殘酒入四肢紅玉軟

代征婦怨

寒窗羞見影相隨嫁得五陵輕薄兒長短豔歌君自
解淺深更漏妾偏知畫帶多淚鴛鴦溼雲鬢慵梳
瑣垂何事不看霜雪裏堅貞唯有古松枝

李涉

字清溪洛陽人李渤之兄初隱廬山玄宗時為太
子通事舍人大和中為太學博士自號醉吟子

牧童詞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邨口谷荷笠出林
春雨細蘆管臥吹沙草綠亂插蓬蒿箭滿腰不怕猛

中唐詩集上 施肩吾李涉

圭

東山李涉

虎欺黃犢

與李渤新羅劍歌

我有神劍異人與暗中往往精靈語識者知從東海
來來時一夜因風雨長河臨曉北斗殘秋水露背青
螭寒昨夜大梁城下宿不借跌跌光顏看庭中夜半光顏
傳山南鄭元阿氏為河東軍將節度使馬諷曰於
官於相於心於大解所無知贈之劍以功拜司農卿及河東
沙鉢羅痕半是蛟龍血雷煥張華久已無庭中夜半光顏
牛牛問問當燒香寶物之精在陳寶物之精在陳沈冤知向
何人說我有愛弟都九江一條直氣今無雙青光好
去莫惆悵必斬長鯨須少壯

六歎

綺羅香風翡翠車晴明獨倚芙蓉集上有雲鬟洞仙
女垂羅掩殺煙中語風月頻驚桃李時滄波久別駕
鴛侶獨傳一札孤飛翼山長水遠無消息却鎖重門
一院深半夜空庭明月色

深院梧桐夾金井上有輕鸞青絲索美人清晝汲寒
泉寒泉欲上銀餅落迢迢碧甃千餘尺竟日倚闌空
歎息惆悵不來照明鏡却掩洞房花寂寂

晚泊潤州聞角

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
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京口送朱晝之淮南

中唐詩集上 李涉李晝

南

東山李涉

兩行客淚愁中落萬樹山花雨後殘君到揚州見桃
葉為傳風水渡江難

揚州女子

庭中夜半光顏 李涉至揚州一女子拜且泣問之曰宋
隱也故與劉員外之妾姬劉李有昔年之分涉
因贈 詩云

嘗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
夢唯有而今宋玉知

陵陽夜謠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沈

海不見常娥二十年

李廓

唐宗室宰相程之子也紀事云登元
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

雞鳴曲

星稀月沒入五更膠膠角角雞初鳴征人牽馬出門
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檐頭下月中角聲催
上馬纔分地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
亂招手夫婿不聞遙哭聲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
栖近窗戶

少年行

戟門連日閉苦飲惜殘春開鎖通新客教姬屈醉人
請歌牽白馬自舞躡紅茵時輩皆相許平生不負身
新年高殿上始見有光輝玉雁排方帶金鸞立仗衣
酒深和杭賜馬疾打珂飛朝下人曾看香街意氣歸
小婦教鸚鵡頭邊喚醉醒犬嬌眠玉簫鷹掣撼金鈴
李商隱詩集上 李商隱詩集上 李商隱詩集上

送振武將軍

碧地攢花障紅泥待客亭雖然長按曲不飲不曾聽
葉葉歸邊騎風頭萬里乾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蘆酒燒蓬煖霜鴻燃箭看黃河古城道秋雪白漫漫

落第

勝前潛制淚眾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章孝標

元和十四年登第大和中山
南史進士第大和詩

織綾詞

去年蠶惡絞帛貴官急無絲織紅淚殘經脆緯不通

梭鵲鳳闌珊失頭尾今年蠶好繅白絲鳥鮮花活人
不知瑤臺雪裏雀張翅禁苑風前梅折枝不學鄰家
婦懶蠟蠟搯粉拭護官眼張翥詩

古行宮

瓦煙疎冷古行宮寂莫朱門反鎖空殘粉水銀流砌
下半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春日花學嚴妝妙
曉風天子時清不巡幸祇應鳳凰集梧桐

聞角

邊秋畫角怨金微半夜對吹驚賊圍塞雁繞空秋不
下胡雲著草凍還飛關頭老馬嘶看月磧裏疲兵淚
溼衣餘韻嫋空何處盡戍天寥落曉星稀

張蕭遠

一作蕭遠
紀事云元和
進士第

送宮人入道

舍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階墀金丹擬駐千年
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
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聞向瑤臺盡淚垂

殷堯藩

秀州人元和登進士第從李綱長沙
華府後為水寨令又以侍御官以兩

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危樓高架沈寥天上相閒登立綠海樹色到京三百
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峰聳日當周道秋穀垂花滿

舜田（漢魏五河）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

蘭前

王涯

字廣洽太原人擢進士宏詞元和中和相又相昭宗至文宗時為刑部尚書及相

隴上行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閨人寄遠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為報邊陽客流芳不待人

遠戍功名薄幽閨年貌傷妝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塞下曲（一作塞上）

三戍漁陽再渡遼驛弓在臂劍橫腰匈奴似欲知名

中興集上 卷之三 王涯詩

姓休傷陰山更射雕

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

破火照旌旗夜受降

張仲素

字繪之長安人中和中與張文昌為翰林學士事宣宗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斷文辭嚴之後給中書舍人

春遊

煙柳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秋千

行樂三春節林花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占鬪雞場

漢苑行（一作王涯）

迴雁高翻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

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春風澹蕩影悠悠鶯轉高枝燕入樓千步回廊聞鳳
吹珠簾處處上銀鈎

秋夜曲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通夕
響征衣未寄莫飛霜

碧窗斜月滿清輝愁聽寒蛩淚溼衣夢裏分明見關
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天馬辭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一作龍媒）不知
玉塞沙中路首宿殘花幾處開

王初

字子初京兆人元和初進士及第

送王秀才謁池州吳都官

池陽去去躍雕鞍十里長亭百草乾衣襟障風金縷
細劍光橫雪玉龍寒晴郊別岸鄉魂斷曉樹啼烏客

夢殘南館星郎東道主搖鞭休問路行難

送葉秀才

伎騎聰龍刺玉羈河梁返照上征衣層冰春近蟠龍
起九澤雲間獨雀飛行想北山清夢斷重遊西維故

人稀漢庭狗監深知已有日前驅負弩歸（一作負弩）

狗監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為乃召問相如又相如為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

顧非熊

況之子存舉揚垂三十年長慶中坐罪為野貽尉兼官歸茅山

長安清明言懷

明時帝里遇清明
還逐遊人出禁城
九陌芳菲驚自轉
萬家車馬雨初晴
客中下第逢今日
愁裏看花厭此生
春色年來誰是主
不堪顛顛更無成

崔涯

紀事云吳楚人與張籍齊名

詠春風

動地驚天物不傷
高情逸韻住何方
扶持燕雀連天去
斷送楊花盡日狂
繞柱月明過萬戶
弄帆晴晚渡

叩彈續集上 類非熊題

五

吳山子

三湘孤雲雖是無心物
借便吹教到帝鄉

周賀

字南卿少為僧號清塞地合皆其詩加之冠中有集一卷

長安送人

上國多離別
年年渭水濱
空將未歸意
說向欲行人
雁度池塘月
山連井邑春
臨岐惜分手
日暮一霑巾

杪秋登江樓

平楚起寒色
長沙猶未還
世情何處澹
湘水向人閒
空翠隱高鳥
夕陽歸遠山
孤雲萬餘里
惆悵洞庭間

大聯見劉隨州集

柏巖禪師

野寺絕依念靈山
會徧行老來披衲重病後讀經生
乞食嫌邨遠尋溪愛路平
多年柏巖住不記柏巖名

寄金陵僧

水石致身閒自得
平雲竹閣少炎蒸
齋牀飢減供禽食
禪徑寒通照像燈
覓句過秋山落葉臨書近臘研
生氷行登總到諸山寺
坐聽蟬聲滿四稜

年

融

唐自家詩融有贈張籍朱慶餘詩知為貞元元和間人英華列中唐末今從之

送羽客之京

羽衣縹緲拂塵塵
帳別河橋贈柳條
開苑雲深孤雀迴
蓬萊天近一身遙
香浮寶掌仙風潤
花落瑤壇絳

叩彈續集上 周賀集

五

雨消自是長生林
下客也陪鸞鷟入清朝

陳使君山莊

新卜幽居地自偏
士林爭羨使君賢
數椽蕭灑臨溪屋
十畝膏腴附郭田
流水斷橋芳草路
澹煙疎雨落花天
秋成準擬重來此
沈醉何妨一榻眠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上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中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 詔穀集

項斯

字子遷江東人初受知於張籍而楊祭酒微之尤酷愛其詩所至稱之會昌四年擢第終外郎集一卷張籍序云元和中張水部將幣幣不涉其體斯於當時成之際尤為水部所賞其詩格興之相類

欲別

花時人欲別每日醉櫻桃買酒金錢盡彈等玉指勞
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錦段裁衣贈麒麟落剪刀

小古鏡

字已無人識唯應記鑄年見來深似水攜去重於錢

彈續集中

鸞翅巢空月菱花偏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為仙

鸞翅巢空月菱花偏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為仙

鸞翅巢空月菱花偏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為仙

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試新船

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不逢寒便老相問莫知年

夜泊淮陰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
鑑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乘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送歐陽象歸閩中

秦城幾年住猶著故鄉衣失意時相識成名後獨歸
海秋蠻樹黑嶺夜瘴禽飛為學心難滿知君更掩扉

寄流人

毒草不曾枯長流客健無霧開蠻市合船散海城孤
象跡頻藏齒龍涎遠藏珠家人秦地老泣向日南圖

送宮人入道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
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
賜筆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山行

青楓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數家分山當日午回峰
影草帶泥痕過鹿羣蒸茗氣從茅舍出綠絲聲隔竹
籬閒行逢賣藥歸來客不惜相隨入島雲

薛能

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歷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後為京兆尹後復為徐州刺史昌黎縣所載集十卷

下第後春日長安寓居

關東歸不得豈是愛他鄉草碧餘花落春閒白日長
全家期聖澤半路敢農桑獨立應無侶浮生欲自傷

題開元寺閣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閒
唱樵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亦可羨西景掩禪關

舟行至平羌

幾處直沙孺嚴更護早眠簇霜孤驛樹落日下江船
覽去非吳起終休愛魯連平羌無一術候吏莫加護

庭陰深處
之有知
庭陰深處
之有知

晚春

惡憐風景極交親
每恨年年作瘦人
臥晚不曾拋好
夜情多唯欲哭
殘春陰成杏葉
繞通日雨著楊
花已汗塵無限
後期知有在只
愁還作總戎身

秋夜旅懷

庭鏤荒蕪獨夜吟
西風吹動故山心
三秋木落半年
客滿池月明何
處砧漁唱亂沿
汀鷺合雁聲寒
咽隴雲深平生
只有松堪對
露花霜欺不受
侵

送人歸上黨

燕臺基壞穴狐蛇
計拙因循歲月
賒兵革未銷王
在

三

錦桑露臨發客還
家霏微對岸漳
邊雨堆阜鄰疆
剗北沙

鉞辟魔邪

杏花

活色生香第一流
手中移得近青樓
誰知豔性終相
負亂向春風笑
不休

黃蜀葵

嬌黃新嫩欲題詩
盡日含毫有所思
記得玉人初病
起道寒裝束厭
穠時

劉得仁

吳公武讀書志云得仁字慶中即以詩名歷舉進士不第嘗自述云外
族弟是之中國故稱其貴主出也按唐公主劉得仁字有孫劉子

東劉與者得
仁或具後贈

長信宮

一作子
注陵

簾涼秋氣初長信
恨何如拂黛月生
指解縹雲滿梳
一從悲盡扇幾度
泣前魚坐聽南宮
樂清風搖翠裾
宿宣義里池亭

暮色繞高亭南山
竹青夜深斜舫月
風定一池星

島嶼無人迹菰蒲
有雀翎此中休便
得何必泛滄溟

樂遊原春望

樂遊原上望望盡
帝都春始覺餘華
地應無不醉人
雲開雙闕麗柳映
九衢新愛此頻來
往多閒遂此身

訪曲江胡處士

何況歸山後而今
已似仙卜居天苑
畔閒步禁樓前
落月明沙岸微風
上紙為靜還林石
下坐讀養生篇

陳情上知己

性與才俱拙名場
迹甚微久居顏益
厚獨立事多非
刺骨搜新句無人
憫白衣明時自堪
戀不是不知幾
冬夜寄白閣僧

營營不自息睽隔
數年情林下期難
遂人間事旋生
鳥栖寒木動月映
積水清石室焚香
坐懸知不為名

李 郢

字楚望長安人大中進士
第傳仙史唐末避亂歸吳

陽羨春歌

石亭梅花落如積玉蘇欄斑竹姑赤祝陵有酒消若
空煮粳蒸魚作寒食長橋新晴好天氣雨市兒郎催
船戲溪頭鏡鼓狂殺僕青蓋紅裙偶相值風光何處
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樓下遊人顏色喜溪南黃
帽應羞死三月未有二月殘靈龜可信淪水乾對草
青青促歸去短簫橫笛說明年

春日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蕨挽樹得青梅
燕靜銜泥起蠶喧抱藥回嫩茶重攪綠新酒略炊醅
漠漠蠶生紙涓涓水弄苔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上裴晉公

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雀姿天上玉書傳詔

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秋月庾亮嘗夜坐嘗嘆天
下無事自是後亮子於此與復不淺下盡羊曇一局棋羊曇嘗與亮共下棋
亮曰此局正佳子於此與復不淺

之從來月登樓不覺寒多欲起遊之
次准安分爲出遊別墅與之同
其時野謂羊曇曰以野化沙
惆悵舊堂局綠野夕陽無限鳥
飛遲

江上逢羽林王將軍

蚺頭纓額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曉沒夜雲知御
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
鬢蒼唯存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送人之嶺南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素

女有長言人繼繼於海邊有一大塚時復中藏有物作運水銀自具端疑之
見一少女從塚中出問之云我天漢中山水素女上帝時若孫後使我故某
越王潭上見青牛南越王越王是越代水爲船以青牛爲之
而歸於潭後時聞附船有唱唱之聲更有青牛與
見嵩臺月照啼猿曙石室煙含古桂秋回望長安五
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留蘇南南男始志刺桐花南漢多福州皆有
之交陳當刺桐刺桐文理細密有頃刻如雕

故洛陽城

胡兵一動朔方塵不使鑾輿此重巡清洛但流鳴咽
水上陽深鎖寂寥春雲收少室初晴雨柳拂中橋晚
渡津欲問升平無故老鳳樓回首落花頻

長安夜訪漱上人

關西木落夜霜凝烏帽閒尋紫閣僧松迥月光先照
崔寺寒溝水忽生冰瑤瑤曉漏喧秦禁漠漠秋煙起
漢陵聞說天台舊禪處石房獨有一龕燈

宿杭州虛白堂

皎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微曙不成
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曉井

桐陰覆井月斜明百尺寒泉古甃清越女攜餅下金
索曉天初放曉轆轤聲

劉威

紀事云會
昌時詩人

冬夜旅懷

寒窗危竹枕月過半牀陰嫩禁不歸夢暗蟲成苦吟
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寂莫誰相似殘燈與素琴

七夕

烏鵲橋成上界通千秋靈會此宵同雲收喜氣星樓
曉香拂輕塵玉殿空翠輦不行青草路金鑾徒候白
榆風綵盤花閣無窮意只在遊絲一縷中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
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
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于武陵

武陵集
劉處士武陵

品貴云杜曲人紀事云會昌時人通考大中進士按武陵
詩多與于鄴詩相混或云武陵即鄴然唐詩文志各有集

王將軍宅夜聽歌

朱檻滿明月美人歌落梅忽驚塵起處疑有鳳飛來
一曲聽初微幾年愁暫開東南正雲雨不得見陽臺

過侯王故第

過此一畝辛行人淡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
歌聲雲初散樓空燕尚存不知彈劍客何處感新恩

南遊有感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
東風千嶺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復春

秋夕聞雁

星漢欲沈盡誰家碁未休忽聞涼雁至如報杜陵秋
千樹又黃葉幾人新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却登舟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
及第見品彙後同

贈隱者

畫室居幽谷亂山為四鄰霧深知有徑窗靜似無人
崔語松上月花明雪裏春生涯更何許尊酒與垂綸

早春懷薛公裕

幽獨自成愚柴門日漸蕪陸機初入洛孫楚又遊吳
失意怨楊柳異鄉聞鷓鴣相思復相望春草滿南湖

紀唐夫

三子
印理續集
于武陵詩集
紀唐夫

時人

贈溫庭筠

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需
命鸛鵲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思黃綬拂
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行塵
方城
長沙
猶隔
千山
與萬
津

驢馬曲

驢馬曲
和張翥詩
一曰驢馬
曲

連錢出塞蹕沙蓬豈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
路長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因知碧
草同今日虜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

趙光遠

大中
時人

題北里伎人辭

魚鑰獸環斜掩門，姜萋芳草憶王孫。醉凭青瑣窺韓壽，閒擲金梭惱謝綰。
庭深綠葉垂金鎖，手幼紅蓮露玉環。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尊。欲知腸斷相思處，役盡江淹別後魂。

司馬禮一作

大中
時人

道中早發

野店雞一聲，蕭蕭客車動。西風帶曉月，十里猶相送。
絃弦滿長道，羸馬四蹄重。遙羨青樓人，錦糸方遠夢。

送進士苗縱歸越山居

九

朱山

功名不我與，孤劍何所用。行役難自休，家山憶秋洞。

送進士苗縱歸越山居

汝上多奇山，高懷憶清境。強來干名地，冠帶不能整。
書言夢歸處，泉石寒更靜。雀聲夜無人，空月隨松影。
今朝拋我去，春物傷明景。悵望相送還，微陽在東嶺。

江上秋夕

茂陵歸路絕，誰念此淹留。極目月沈浦，苦吟霜滿舟。
孤猿啼後夜，久客病高秋。欲寄鄉關恨，寒江無北流。

登河中鸛雀樓

樓中見千里，樓影入通津。煙樹遙分陝，山河曲向秦。
興亡留白日，今古共紅塵。鸛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

龍門樹色暗蒼蒼，伊水東流客恨長。病馬獨嘶殘夜月，行人欲渡滿船霜。
幾家煙火依郵步，何處漁歌似故鄉。山下禪菴老師在，願將形役問空王。

送孔恂入洛

洛陽古城秋色多，送君此去心如何。青山欲暮惜別酒，碧草未盡傷離歌。
前朝冠帶掩金谷，舊遊花月經銅駝。行人正苦柰分手，日落遠水生微波。

曹鄴

字鄴之，桂州人。大中進士。第洋州刺史。集三卷。

洛原西望

築城畏不堅，城堅心自毀。秦樹滿平原，秦人不居此。
猶為泣路者，無力報天子。

長相思

前妾身上巾，贈郎傷妾神。郎車不暫停，妾貌寧長春。
青天無停雲，滄海無停津。遣妾空牀夢，夜夜隨車輪。

碧潯宴上有懷知己

秋花蘆葉滿溪流，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
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

劉駕

字司南，江東人。大中進士。官國子博士。

送征夫

昔送征夫苦今送征夫樂寒衣縱攜去應向歸時著
天子待功成別造凌煙閣

早行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
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孤城莫羨居者閒谿邊人已耕

寄遠

雪花豈結子徒滿連理枝嫁與征人妻不得長相隨
去年君點行賤妾是新歸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
悄悄空閨中蛩聲繞羅帷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

上巳日

上巳曲江濱喧於市朝路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
日光去此遠翠幕張如霧何事歡娛中易覺春城暮
物情重此節不是愛芳樹明日花更多何人肯回顧

上馬歎

羸馬行遲遲頑童去我遠時時一回顧不覺白日晚
路傍豪家宅樓上紅妝滿十月庭花開花前吹玉管
君當未貴日豈不常屯蹇如何見布衣忽若塵入眼
布衣豈常賤世事車輪轉

鼎夷中

宇垣之河東人成通
進士第官華陰尉
燕臺

燕臺高百尺燕滅臺亦平一種是亡國猶得禮賢名
何似章華畔空餘禾黍生

大垂手

金刀剪輕雲盤用黃金縷裝束趙飛燕數來掌上舞
舞罷飛燕死片片隨風去

公子行

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蹋殺人街吏不敢詰
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縱勝畫不畏落暉疾
美人盡如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
綺席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四時皆殊不如前言下畫下夜為樂而極矣乃言更樂之極生且多
中雅集卷中 漢代公子行 陸士

于漬

宇之稱咸通進士
終泗州刺史

邊遊錄戍卒言

二十屬盧龍三十防沙漠平生愛功業不覺從軍惡
今來容鬢改知學彎弓錯赤肉痛金創他人成衛霍
目斷望君門君門苦寥廓

邵謁

鄆州人少懷國為縣吏客至令起不措林逋去遂發書縣門發憤詩
書辭於前歸縣國學府溫庭鈞主試乃獨與第三十餘篇以振公道

古樂府

對酒彈古琴弦中發新音新音不可辨十指幽怨深
妾顏不自保四時如車輪不知今夜月曾照幾時人

露滴芙蓉香銷心亦死良時無可留殘紅謝池水

胡曾

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為漢南從事有安定集十卷

交河塞下曲

交河水薄日遲遲漢將思家感別離塞北草生蘇武泣隴西雲起李陵悲曉侵雄雉鳥先覺秦入關山雁獨知何處疲兵心最苦夕陽樓上笛聲時

薄命妾

阿嬌初失漢王恩舊賜羅衣亦罷熏倚枕夜悲金屋雨卷簾朝泣玉樓雲宮前紫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裙龍騎不巡時漸久長門空掩綠苔紋

獨不見

玉關一自有氛埃年少從軍竟未回門外塵凝張樂榭水邊香滅按歌臺窗殘夜月人何處簾卷春風燕復來萬里寂寥音信絕寸心爭忍不成灰

寒食都門作

二年寒食住京華寓目春風萬萬家金絡馬銜原上草玉釵人折路傷花軒車竟出紅塵外冠蓋爭回白日斜誰念都門兩行淚故園零落在長沙

夷陵

夷陵城闕倚朝雲戰敗秦師縱火焚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

細腰宮

楚王辛苦戰無功國破城荒霸業空唯有青春花上露至今猶泣細腰宮

高陽池

古人未遇即銜杯所貴愁腸得酒開何事山公持玉節等閒深入醉鄉來

武昌

王濬戈鋌發上流武昌鴻業土崩秋思量鐵鎖真兒戲誰為吳王畫此籌

許崇

字文化宜州涇縣人與張商賈人同以許名號隱遁十哲晚年李嗣言為之誌歸隱第

憶宛陵舊居

舊憶陵陽北林園近版橋江晴帆影滿野迴雀聲遙鳥徑通山市汀扉上海潮秦城歸去夢夜夜到漁樵

登渭南縣樓

近甸名偏著登樓景又寬半空分大華極目是長安雪助河流急人耕燒色殘閒來時甚少欲下重凭闌

成紀書事

魏按唐地理志在成紀秦州天水郡

蹉跎遠入失羊中荏苒將成白首翁三楚田園歸未得五原岐路去無窮天垂大野鵬盤草月落孤城角嘯風難問開元向前事依稀猶認隄鵲宮

水成紀人記

李山甫

全唐詩話云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
依魏博幕府有詩集一卷藝文志同

公子家

柳底花陰壓露塵
瑞煙輕罩一團春
鴛鴦占水能嗔
客鷗嫌籠解罵人
驀裏似龍隨日換
輕盈如燕逐年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皮日休

字襲美一字逸少號錫鬻人隱居支硎自號閑氣布衣咸
通中及第為著作郎出為武康縣令有文集十卷

病孔雀

煙花雖媚思沈冥
猶自搔頭護翠翎
強聽鴛鴦如欲
舞困眠紅樹似依屏
因思桂蠹傷肌骨
為憶松鴉損

李山甫詩集

主

性靈盡日春風吹不起
鈿毫金縷一星星

病後春思

連錢錦暗麝氛氲
荆思多才詠鄂君
孔雀銻寒窺沼
見石榴紅重隋階
聞牢愁有度應如月
春夢無心祇似雲
應笑病來愁滿願
花枝好作斷腸文

館娃宮懷古

在研石山蓋
以西湖得名

豔骨已成蘭麝土
宮牆依舊壓層崖
弩臺雨壞逢金
鏃香徑泥銷露玉釵
研沼只留鶼鶼鳥
浴陂廊空信野
花埋姑蘇麋鹿真
閒事須為當時一
愴懷

魯望憫承吉之孤為詩序邀余屬和欲用余

道振其孤而利之噫承吉之困身後乎魯望

視余困與承吉生將孰若哉未有已困而能

振人者然抑為之辭用塞良友之意

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孰為嗟幾箇詩編分貴

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葉姬繞荒田泣

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

顏 萱

紀事云字弘正江南進士
與皮陸倡和詩集於顏集

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祜稱之
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

二六二

中唐詩集

皮日休詩集

主

李山甫

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三紀於茲
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

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華門啓

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

杞兒問之三已物故唯杞為遺孕與其女

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汝墳矣但有

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

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

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

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

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為穆生置

離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

以聞好事者

憶昔爲兒逐我兄曾拋竹馬拜先生書齋已換當時主詩聲空題故友名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紫扉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

李昌符

字慶符咸通四年登進士第歷縣尉員外郎

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鄉邨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羈馬倦西東

送人出塞

中興詩集

卷之四

七

宋

北風吹雨雪舉目已悽悽戰鬼秋頻哭征鴻夜不栖沙平關路直磧廣郡樓低此去非東魯人多事鼓鼙

秋夜作

數畝池塘近杜陵秋天寂寞夜雲凝芙蓉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鐙迹避險巇翻失路心歸閒澹不因僧既逢上國陳詩日長守林泉亦未能

秦韜玉

字仲明京兆人爲田令秋神策判官中和二年得進職及第有號知小錄

貧女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哀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闌

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春雪

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片纔著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銷惹砌任他香粉妒紫叢自學小梅嬌誰家醉卷珠簾看弦管堂深暖易調

對花

長與韶光暗有期可憐蠶蝶却先知誰家促席臨低樹何處橫釵戴小枝麗日多情疑曲照和風得路合偏吹向人雖道渾無語興勸王孫到醉時

來

鵬

柳章又詩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七

宋

寒食山館書情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經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寞楚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

漢京人又按豫章今南昌府所建東南有東湖徐孺子祠在東湖上

鄂渚除夜書懷

鸛鵲洲頭夜泊船此時形影共悽然難歸故國干戈後欲告何人雨雪天箸撥冷灰書悶字枕陪寒席帶愁眠自嗟落拓無成事明日春風又一年

宛陵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

菊花邨晚雁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便尋垂釣

侶家貧己用賣琴錢浪生湓浦千層雪雲起爐峰一
炷煙倘見吾鄉舊知己為言顙顙過年年

高駢

字千里素文孫也家世禁衛頗精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處通中拜
都督鎮安南傳宗立加同平章事從勸南西北歸唐復得諸道行營都
統黃巢亂擁兵自固以欲任呂用之
諸人卒為其將孫師所殺集一卷

和王昭符進士贈洞庭趙先生

為愛君山景最靈角冠秋禮一壇星藥將雞犬雲間
試琴許魚龍月下聽自要乘風隨羽客誰同種玉驗
仙經煙霞寂莫無人到唯有漁翁過洞庭

池上送春

持竿閒坐思沈吟釣得江鱗出碧潭回首看花花欲
盡可憐寥落送春心

中平集卷中 宋 蘇軾

盡可憐寥落送春心

閨河中王鐸加都統

（僞唐僖宗中和二年王鐸以高駢
無心討賊發遣鐸行乃以鐸為都統）

鍊永燒鉛四十年（宋倫漢字道
家故性采）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
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鑄像不
平如此）

題風箏寄意

（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南宮僕射蔡攸
四十里驛加恩賜其姓名曰閨風箏）

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繞堪
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鄭畋

字台文榮陽人會昌進士第累翰林學士承旨僖宗時同平章事出使
度鳳翔拒巢賊有功復拜相賊為人仁恕要來如時王有鳳池書草六
卷

金鸞坡上南望

玉晨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
地綠煙深處認中書

馬嵬坡

（關史云馬嵬本真嶺所題詩者多傳感即此為
風翔縣事曰關云云觀者以為有誤）

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
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段成式

字何古文昌之子以族
為校書郎林公常少卿

折楊柳

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穠短人多
折已恨東風不展眉

寄溫飛卿牋紙

余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
三十六鱗充使時（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高駢
無心討賊發遣鐸行乃以鐸為都統）數番猶得裏相思
待將袍襖重鈔了盡寫襄陽播摺詞（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高駢
無心討賊發遣鐸行乃以鐸為都統）

不赴光風亭夜飲贈周為憲

屏開屈戌見吳娃蠻蠟同心四照花蛇女不愁難管
領新新得裏得黃牙

王道

宣城人咸通進士
有詩史詩二卷

楊柳

亞夫營畔柳濛濛隋主隄邊四路通攀折贈君還有

意翠眉輕嫩怕春風

詠酒

萬事銷沈向一杯竹門亞軌為風開秋宵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夢來

項亭

不脩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隔岸故鄉歸不得十年空負拔山名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中

王遵

王遵

王遵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下

錫山杜詔紫綸集

秀水杜庭珠詔毅集

唐彥謙

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應進士不第中和中王重榮辟為從事史三遷舊唐書云彥謙少師溫庭筠故文補題之

上已寄韓公

上已接寒食驚花寥落晨微微潑火雨聲聲獨看人涼似三秋景清無九陌塵與余同病者對此合傷神

玫瑰

麝炷騰清燎鮫紗覆綠篆宮妝臨曉日錦囊落東風

叩彈續集

王遵

無力春煙裏多愁暮雨中不知何事意深淺兩般紅

春雨

綺陌夜來雨春樓寒望遠客迎燕戲亂響隔鶯啼有恨開蘭室無言對李花敲渾拂檻柳重欲垂隄鏗樂昏魚目熏鑪咽麝臍別輕天北雀夢怯汝南雞入戶侵羅幌梢檐潤繡題新豐樹已失長信草初齊亂蝶寒猶舞驚鳥暝不栖庾郎盤馬地却怕有春泥

漢代

漢代金為屋吳宮綺作寮豔詞傳靜婉新曲定妖燒箭響猶殘夢籤聲報早朝鮮明臨曉日回轉度春宵半袖籠清鏡前絲壓翠翹靜多如有待閒極似無懼

祥澤花猶滿靈和柳未凋
漳昏巫峽雨屏掩浙江潮
未信潘名岳應疑史姓蕭
漏因歌暫斷銓爲兩頻挑
飲酒關三雅投壺賽百嬌
細蟬新翅重金鴨舊香焦
水淨疑澄練霞孤欲建標
別隨秦柱促愁爲蜀弦么
玄晏難瘳痺（面）臨邛但發痛（指）
疾相如病（指）聯詩徵弱絮思友詠甘蕉
王氏憐諸謝周郎定
小喬鬚幃翹綵雉波扇畫文鯨
密妨垂釣荷鼓欲渡橋不因衣帶水誰覺路迢迢

春陰

一寸迴腸百慮侵
旅愁危涕兩爭禁
天涯已有銷魂別
樓上寧無擁鼻吟
感事不關河內笛
傷心應倍雍

門琴春雲更覺愁
於我閒蓋低郵作
吟陰

寄將二十四

爲轉蓬飛日漸長
旅人情味悔思量
禪門澹泊無心地
世事生疎欲面牆
二月雲煙迷柳色
九衢風止帶花香
亦知高士禁愁寂
試倚闌干某斷腸

離鸞

聞道離鸞思故鄉
也知情願嫁王昌
羣芳一別楊朱路
風月三年宋玉牆
下疾不成雙鵲
淚斷多難到九迴
腸庭前佳樹名
旆子試結同心寄
謝娘

秋晚高樓

松拂疎窗竹映闌
素琴幽怨不成彈
清霄極望雲離

岫紫禁風高露滿盤
晚蝶飄零經宿雨
暮鴉零亂報秋寒
高樓睥睨目歸鴻
遠始信嵇康欲畫難

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霽景澄
廣亭高樹向晨興
煙橫博望乘槎水
日上文王避雨陵
孤檣夷猶期獨往
曲壑愁絕悔長凭
思鄉懷古人傷別
此際哀吟意不勝

春早落英

紛紛從此見花殘
轉覺長繩繫日難
樓上有愁春不淺
小桃風雪凭闌干

鄭谷

字守愚
京兆人父與司空同官幼年見而奇之嘗歎其無異昔白香山詩云
宜春平谷詩名盛於唐末人多傳
鄭谷爲鄭都官而弟名此集六卷

旅寓洛南卹舍

卹落清明近秋千
釋女誇春陰妨柳絮
月黑見梨花白鳥窺魚網
青帝認酒家幽棲雖自適
交友在京華

登杭州城

一作題樓

漠漠江天外登臨
返照間潮來無別浦
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
漁人夜唱閒歲窮歸未得
心逐片帆

江行

漂泊病難任逢人淚滿襟
關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
夜雨荆江漲春雲郢樹深
殷勤聽漁唱漸次入吳音

送人之九江謁郡侯苗員外紳

澤國尋知已南浮不偶游溢城分楚塞廬岳對江州
曉飯臨孤嶼春帆入亂流雙旌相望處月白庾公樓

輦下冬暮詠懷

覓句千名祇自勞苦吟殊未補風騷煙開水國花期
近雪滿長安酒價高舊業已荒青霽徑寒江空憶白
雲濤不知春到情何限唯恐流年損鬢毛

蜀中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間雪下文君酤酒
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邛落人歌紫
芋間隄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復征蠻

鷓鴣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
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溼佳人纔唱翠
眉低相呼相應湘江上苦竹叢深春日西

曲江紅杏

遮莫江頭柳色遮日濃鶯睡一枝斜女郎折得殷勤
看道是春風及第花

早入諫院

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聲偷得微吟斜倚
柱滿衣花露聽宮鶯

孫榮

記事云榮與
鄭谷同諫垣

贈伎人

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喚劉郎
賭雲髻情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
子原來未得如

沈彬

字子文高安人乾符中南遊湖湘及嶺表范氏讀書志云彬有與東
倡和詩疑又嘗遊龜入蜀也宋藝文志有開元集十卷然彬久在

入塞

苦戰沙門臥箭痕戍樓閒上望星文生希國澤分偏

將死奪河源答聖君為覩敗兵眠白草馬驚邊鬼哭
陰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

塞下

貴主和親殺氣沈燕山閒獵鼓聲分雪草偷邊
馬箭入寒雲落塞禽隴月盡牽鄉思動戰衣誰寄淚
痕深金釵設作封侯別壁破佳人萬里心

秋日

秋含砧杵擣斜陽笛引西風顚氣涼薜荔蒼煙籠曉
蟬菱荷翻雨潑鴛鴦當年酒賤何妨醉今日時難不
易狂腸斷舊遊從一別潘安惆悵滿頭霜

金陵雜題

暮潮聲落草光沈賈客來帆宿岸陰一笛月明何處
酒滿城秋色幾家碁時清曾惡桓溫盛山翠嘗牽謝
傳心今日到來何物在碧煙和雨鏤寒林

章碣

李益子登
乾符進士

春別

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嘶金街
去樓上人垂玉箸看柳陌陌離愁風嫋嫋河猶自雪
漫漫出子關于關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黃河合殷勤莫厭貂裘

重恐犯三邊五月寒

崔櫓

宋志
作志

沈影筆題崔櫓詩

六

朱山

廣明進士紀事作大中基
杜武微詩有無機集四卷

過蠻溪渡

綠楊如髮雨如煙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迷舊
路渡頭芳草憶前身隨遠道徒悲梗詩賣明時不
直錢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高眠

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
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自號九華山人按品第大中間進士又全唐詩話云大
順初擢第於翰林學士王審知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為唐風集或曰荀
鶴牧之
從子也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情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送人遊吳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開地少水港小橋多
夜市賣菱蕩春船載綺羅遙知未暇月鄉思在漁歌
和高祕書早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天有惜花意恐花開染塵先教微雪下始放滿城春
且醉登樓客重期出郭人因酬郢中作霜鬢數莖新
寄益陽武灌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寂寥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

中彈續集
朱山

月滿彈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雲水路迢迢

旅舍遇雨

月華星彩坐來收岳色江聲暗結愁半夜鏗前十年
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閩中秋思

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
海祇堪圖畫不堪行

江為

宋州人避亂家建陽縣黃云今建陽
縣七里許安寺即故居題省集

江行

越信隔年稀孤舟幾夢歸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煙微

峰直帆相望沙空鳥自飛何時洞庭上春雨滿萊衣

登潤州城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霓
鳥與孤帆遠煙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徐黃

字昭夢莆田人乾寧進士官秘書
正字依三寄如幕府歸老隱高溪

漢宮新寵

位在嬪妃最上頭笑他長信女悲秋日斜月滿可能
久花落色衰殊未憂公主鏡中爭翠羽君王袖裏奪
金鈎妾家兄弟知多少恰要同時拜列侯

開元即事

中興雜事
紅為徐黃

八
泰山

曲江真率國中謠尋奏漁陽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
用幄中無策印空多國史補云曲江相公相國四十餘使
史至宰相八使塵驚騎透潼關
鎖雲護龍游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
冤坡

新葺茅屋

藉水耕山息故林壯圖嘉話負前心素絲續上分愁
色絲緯牀頭和苦吟筆研不才當付火方書多誰罷
燒金同年二十八君子遊楚遊秦斷好音

贈黃校書先輩璞閒居

史文志璞有
居居子十卷

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
祿白髮滿頭猶著書東澗野香添碧藻南園夜雨長

秋蔬月明埽石吟詩坐讀却全無擔石儲

殷文主

池州人乾寧五年
進士後事揚行宦

題吳中陸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
血水面風披瑟瑟羅莊吏靜眠清夢永客兒芳意小
詩多龜蒙家兒謝
靈運小字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公卿換得瘖

八月十五夜

萬里無雲鏡九州最圓員夜是中秋滿衣冰彩拂不
落徧地水光凝欲流華岳影寒清露掌海門風急白
潮頭因君照我丹心事減得愁人一夕愁

黃滔

中興雜事
徐黃文主黃滔

九

字文江莆田人乾寧進士先化中四門博士五寄如幕府
度雅官監察御史其行華府海用文及贈三為半出五
茲地亦多
上於滔二

塞上

塞門關外日光微角怨單于雁駐飛衝水路從小解
斷絕城人到月明歸燕山臘雪銷金甲秦苑秋風脫
錦衣欲弔昭君倍惆悵漢家甥舅竟相違

寄蔣先輩

在蘇州

夫差宮苑悉蒼苔苦攜客朝遊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
見江頭酌酒伍員來秋風急處煙花落明月中時水
寺開千載三吳有高迹虎丘山翠益崔嵬

雁

楚岸花晴塞柳衰年年南北去來期江城日暮見飛
處旅館月明聞過時萬里風霜休更恨滿川煙草且
須疑洞庭雲水滿湘雨好把寒更一一知

鄭準

字不欺登乾寧
進士有清宮集

江南清明

吳山楚驛四年中一見清明一改容旅恨共風連夜
起韶光隨酒著人濃延興門外攀花別采石江頭帶
雨逢無限歸心何計是路邊戈甲正重重

曹松

字夢錫舒州人天
復進士第校書郎

十

朱松

南海旅次

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
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
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春催

陪湖南李中丞瑋宴隱溪

竹林啼鳥不知休羅列飛橋水亂流觸散柳絲迴玉
勒約開蓮葉上蘭舟酒邊舊侶眞何遜雲裏新聲是
莫愁若值主人嫌畫短應陪秉燭夜深遊

周朴

字大朴吳興人避地福州寄食烏石山僧寺貧寒
寇亂欲降之曰我尚不仕天子豈從賊遷見書

春日秦國懷古

荒郊一望欲消魂湮水繁紆傍遠邨牛馬放多春草
盡原田耕破古碑存雲和積雪蒼山晚煙伴殘陽綠
樹昏數里黃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

李建勳

字致堯關西人
仕南唐爲相

春雪

南國春寒朔氣回霏霏還阻百花開全移暖律何方
去似誤新鶯昨日來平野旋消難蔽草遠林高綴却
遮梅不知金勒誰家子只待晴明上帝臺

落花

字夢錫舒州人天
復進士第校書郎

十

朱松

惜花無計又花殘獨繞芳叢不忍看暖豔動隨鶯翅
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
又關忍把一尊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

惜花

澹澹西園日又垂一尊何忍負芳枝莫言風雨長相
促直是晴明得幾時心破只愁鶯踐落眼穿惟怕客
來遲年年使我成狂叟腸斷紅牋幾首詩

李洞

字才江唐諸王孫昭宗時不第遊蜀爲詩
甚賞鳥時人多病其詩體清麗長融稱之

送人之天台

行李一枝藤雲邊曉扣冰丹經如不謬白髮亦何能

弔草堂禪師

春日隱居官舍感懷

葉隔窗蓮謝鏡中花苔房毳客論三學招按說文毳藏韻手也西域以織細羊毛

毛爲額鉢羅慈野獸毛爲褐縹傳空錄道林師就身上粘起布毛侍者士
 馬時謂之布毛侍者義客謂僧也旁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名三

因以治宇爲衙齋之請也。賓領菓食自
比。梁泊題曰隱居官舍疑其摹削作也。
銷得人間無限事江亭月

白誦南華

寄東蜀幕中友

官亭池碧海榴殷遙想清才倚畫闌柳絮漲天籠地
暖角聲經雨透雲寒曉親台座香煙溼夜草軍書蠟
炬乾爲話門人吟太苦風摧蘭秀一枝殘

張泌
南唐書
作泌

春晚謠

雨微微煙霏霏小庭半折紅萼微鈿筇斜倚畫屏曲
零落幾行金雁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
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晚窗時有流鶯語

春江雨

雨溟溟風泠泠
老松瘦竹臨煙汀
空江冷落野雲重
江邨鬼火微如星
夜驚溪上漁人起
滴瀝蓬聲滿愁
耳子規叫斷獨未眠
畧岸春濤打船尾

所思

空塘水碧春雨微東風散漫楊柳飛依依南浦夢猶
在脈脈高唐雲不歸江頭日暮多芳草極目傷心煙
悄悄隔江紅杏一枝明似玉佳人俯清沼休向春臺
更回望消魂自古因惆悵銀河碧海共無情兩處悠
悠起風浪

春夕言懷

風透疎簾月滿庭倚闌無事倍傷情煙垂柳帶纖腰

三
百
四
十
七

中
華
書
局

主
持
人

王
一
平

難平幽窗謾結相思夢欲化西園蝶未成

秋晚過洞庭

征帆初挂酒初酣
暮景離情兩不堪
千里晚霞雲夢北
一洲霜橘洞庭南
溪風送雨過秋寺
磬石驚龍落夜潭
莫把鐫魂弔湘魄
九疑愁絕鎖煙嵐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孤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
渡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
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村落夕陽邊

題華嚴寺木塢

六街晴色動秋光雨霽憑高只自傷一曲晚煙浮渭
水半橋斜日照咸陽休將世路悲塵事却指雲山記
故鄉回首漢宮樓閣暮數聲鐘鼓自微茫

晚次湘源縣

煙郭遙聞向晚鐘水平舟靜浪聲高林帶雨楊花
軟曲岸籠雲謝豹啼子規自啼二女廟荒汀樹老九疑山
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

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
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臨海風月為多情還到春時別恨生倚柱尋思倍惆
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李咸用

唐末人詩不勝枚舉
為推官有詩集六卷
訪友人不遇

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空掩一庭竹去有何寺
短僮應捧杖穉女學擎茶吟罷留題處苔階日影斜

湘浦有懷

鴻雁哀哀背朔方餘霞倒影入瀟湘長汀細草愁春
浪古渡寒花倚夕陽鬼樹夜分千炬火漁舟曉失一
蓬霜儂家本是持竿者為愛明時入帝鄉

王仁裕

字德裕天水人應舉入蜀宗平蜀為秦州節度判官唐帝立以都督
即中充翰林學士又歷事晉漢周五代史云仁裕少夢到西王母以酒
水灌之朝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也
是又思日進乃集所作詩號西江集

放猿

仁裕從事漢中有猿猴見者所其然其有之曰野
猿年壯大跳躍頗為驚恐紅綃綃頭懸諸送之

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
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慨白
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遇所放猿再作

仁裕罷職入蜀行次漢中遇所放猿見一
猿在石上對客吟之聲如應立
馬移時不見樹上猿之聲如應立

嚙豕祠前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
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繼夢松餐非復稻
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嚴郎

藝文志載嚴郎
二卷字里闕

望夫石

何代提戈去不還獨留形影白雲間肌膚銷盡雪霜
色羅綺點成苔蘚斑江燕不能傳遠信野花空解妒
愁顏近來多少征人婦笑采蘼蕪上北山蜀詩云樂府云
上山采蘼蕪下

故夫

賦百舌鳥

英華集
嚴郭

此禽輕巧少同倫我聽長疑舌滿身星未沒河先報
曉柳猶粘雪便迎春頻嫌海燕巢難定却訝林鶯語
未真莫倚春風便多事玉樓還有晏眠人

譚用之

字藏用按唐書文士有譚藏用詩一卷又見宋史鄭起傳

江館秋夕

耿耿銀河雁半橫
夢敲金碧轆轤輕
滿窗謝練江風白
一枕齊紈海月明
楊柳敗梢飛葉響
菱荷香柄折秋鳴
誰人更唱陽關曲
牢落煙霞夢不成

秋宿湘江遇雨

江上陰雲鎖夢魂
江邊深夜舞劉琨
秋風萬里芙蓉國
暮雨千家薜荔村
鄉思不堪悲橘柚
旅愁誰肯重王孫
漁人相見不相問
長笛一聲歸島門

途次宿友人別墅

千里嶠函一夢勞
豈知雲館更蕭條
半簾綠透侵寒竹
一榻紅侵墜晚桃
蠻酒客稀知味長
蜀琴風定覺弦高
感君巖下閒招飲
細縷金盤膾錯刀

河橋樓賦得羣公夜燕

芙蓉簾幙扇秋紅
壁府星郎夜燕同
滿座馬融吹笛月
一聲張翰過江風
杯粘紫酒金螺重
談轉瑯瑤玉塵空
深荷良宵慰顛顚
德星池館在江東

感懷呈所知

十年流落賦歸鴻
誰傍昏衢駕濁龍
竹屋飢煙思梓澤
酒家疎雨夢臨邛
千年別恨調琴蠟
一片年光覽鏡慵
早晚休歌白石爛
放教歸去臥羣峰

山行白石爛生不遠矣與奔揮長夜漫漫何時旦

贈索處士

不將桂子種諸天
長得尋君水石邊
玄豹夜寒和霧隱
玄猿秋曉隔山懸
驪龍春暖抱珠眠
山中宰相陶弘景
洞裏真人葛稚川
一度相思一惆悵
水寒煙澹落花前

山中春晚寄賈員外

不隨黃雀起煙波
應笑無成返薜蘿
看盡好花春臥穩
醉殘紅日夜吟多
高添雅興松千尺
暗養清音竹數科
珍重仙巢舊知己
往來星騎一相過

劉兼

見宋劉兼詩其集有宋太祖長春節之作唐末五代時人入宋尚存之

春怨

繡林紅岸落花鈿
故去新來底自然
絕塞杪春悲漢月
長林深夜泣湘弦
錦書雁斷應難寄
菱鏡鸞孤貌可憐
獨倚畫屏人不會
夢魂纔別戍樓邊

征婦怨

金閨寂寞罷妝臺
玉箸闌干界粉頰
花落掩關春欲暮
月圓敲枕夢初回
鸞膠豈續愁腸斷
龍劍難揮別緒開
曾寄錦書無限意
塞鴻何事不歸來

春日醉眠

朱闌芳草綠纖纖
敲枕高唐畫卷簾
處處落花春寂寂

蜀都春晚感懷

春晚閒望

晚樓寓懷

郡樓閒望舒懷

錢
玕

春恨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

色區扇須防白露秋

蜀國偶題

忽憶明皇西幸時
暗傷潛恨竟誰知
佩蘭應語宮臣道
莫向金盤進荔枝

朱展芭蕉

冷燭無煙綠蠟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緘書札藏何事會被東風暗坼看

羅如

比紅兒詩

芳姿不合並常人雲在遙天玉在塵因事愛思荀奉倩一生閒坐枉傷神

花落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窈娘堤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

高 塘

春

明月斷魂清鶻鶻平蕪歸思綠迢迢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東風也不消

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崔道融

荆南人唐末不仕休王審知閩中避句詩一卷

班婕妤

寵極辭銅簾思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銅雀伎

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

長門怨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

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西施

四庫全書下 高麗進貢王孫

手

宋山子

苧蘿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蘇臺上春一笑不能忘敵

國五湖何處有功臣

讀杜牧微集

武微才調復知兵武微唐書傳云牧憤國家失河北嘗作軍書上

生還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長安風雷筆下

王 渙

字季言大略二年登第

惆悵詩

李夫人病已經秋漢武看來不舉頭所得穠華銷歇

畫楚魂湘血一生休

李夫人

隋師戰艦欲亡陳國破應難保此身設別徐郎淚如

兩鑑驚分後屬何人

懷王

嗚咽離聲管吹秋妾身今日為君休齊奴不說平生

事忍看花枝謝玉樓

韓琬

陳宮與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

死他年江令獨來時

麗華

少卿降北子卿還朝野離觴慘別顏却到茂陵惟一

慟節旄零落鬚毛斑

蘇詩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鏗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

曉腸斷君恩信盡工

柳

徐 鉉

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史學有聲於世

主

宋山子

垂楊界官道茅屋倚高坡月下春塘水風中牧豎歌

折花閒立久對酒遠情多今夜孤亭夢德揚柰爾何

寒食宿陳公塘上

寄撫州鍾郎中

去載分襟後尋開在建安封疆正多事尊俎若為歡

都護空遺鐵明君欲解千纜朝時不用非是殺身難

雲中作

雲中作

賦分多情客經年去國心疎鐘寒郭晚密雪水亭深
影迴鴻投渚聲愁雀噪林他鄉一尊酒獨坐不成斟

奉御札賦茱萸詩

賦茱萸詩一題以進此詩之與物類相類思不可備即
宜應急微同賦前詩餘詩士臣餘錄進詩云

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房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
宿露霑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

禁中新月

今夕拜新月沈沈禁署中玉繩疎間彩金掌靜無風
節換知身老時平見歲功吟看北埤暝蘭燼墜微紅

京口江際弄水

退公求靜獨臨川楊子江南二月天百尺翠屏甘露

印彈續集 餘錄

朱山

閣數帆晴日海門船波澄瀨石寒如玉草接汀蘋綠
似煙安得乘查更東去十洲風外弄潺湲

和元帥書記蕭郎中觀習水師

元帥樓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千帆日助陵江
勢萬里風馳下瀨聲殺氣曉嚴波上鷁凱歌遙駭海
邊鱗仲宣一作從軍詠回顧儒衣自不平

夢游

繡幌銀屏杳霭間若非魂夢到應難窗前人靜偏宜
夜戶內春濃不識寒蘸甲遞觴纖似玉含詞忍笑膩
於檀錦書若要知名字滿縣花開不姓潘

送仲兄赴臨川幕

梁王藉寵就東藩還召鄒枚坐兔園今日好論天下
事昔年同受主人恩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板亭邊綠
樹絲方與廣覽臨川鄒舊有金板園
國中蘇州李景物為一州冠唯有音書慰離別一杯相
送別無言

柳枝詞

風暖雲開晚照明翠條深映鳳皇城人間欲識靈和
態聽取新詞玉管聲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下

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內附藏本

國朝杜詔杜庭珠同編詔有雲川閣詩集已著錄庭珠秀水人尚書璘之子是書以明高棅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名曰叩彈取陸機文賦語也諸人俱系以小傳卷末間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采然如元稹鷺鷥詩李羣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偓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槩濫登於精審猶有愧焉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

〔明〕邱濬 海瑞撰 〔清〕焦映漢 賈棠

王贊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邱

氏可繼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邱海二公

文集合編十六卷》提要

原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尤者莫過於周宣王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間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按而行之必不能久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洽卽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仰思者矣况其下乎三代以後以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昭代而有丘文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代折衷

庫文

時宜人主行其說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逢柄用當熙洽之朝言雖不必盡行然而黼座之經綸諸曹之展設率不能出公所條列蓋犁然炳然真爲經國之文善得周官之遺意者矣而其時又去國初未久習尚渾樸文取明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見奇聞取公他所爲詩文讀之率春容恬適意盡辭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多而輦悅少近擬金華烏傷遠追廬陵南豐卽邇來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或以臺閣體目公而要之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竟未能逾勝公也自公後而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內江華亭新鄒江陵接踵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阿晉江南

北兩山陰皆斐然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不在章布不在他曹而在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生色而要之于博古綜今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也蓋公起孤貧力學既選居中秘復博極羣書經史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做論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皆有裨於學問經濟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言論天變可與修省所宜先皆鑿鑿中窾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歸哉公嘗論我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西洋權歸常侍釀

序文

二

成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已公詩文有曾孫鄉槃男效光已刻行於世至玄孫爾穀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景行之仰其爲文取明白曉暢意頗與公同至于博綜有用則遠不及公乃得以姓名附公牘末亦云厚幸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槩如此今政歸六曹權操臺省輔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出半語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不獨文矣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實錄玉牒總裁官後學福清葉向高撰

序文

葉三

序

瓊海爲東粵僻壤自漢武始置郡而反側無常賈捐之猶有棄珠崖之議是秦漢以前風化所不及文運所未開也始宋崔清獻提刑來郡獎廉効貪興利除害著海土澄清錄由是漸知禮化蘇文忠謫居儋耳黎子雲輩執經問道姜君弼遠道從游轍跡所至過化存神士風因之丕變至若環海奔流五峰聳峙則又得山川之奇鍾毓秀數千百年始篤生文莊丘公忠介海公爲一代大儒千秋名世迄今考其行讀其書莫不心儀神往匪粵東一隅爲然也文莊著有瓊臺類稿及世史世綱諸書忠介則平黎治河諸

序文

焦序

封事及奏議章疏正言讜論不一而足大抵皆本天地之正氣岳瀆之靈根發爲道德文章炳若日星垂諸史冊以繼往而開來者也予分巡雷瓊獲登二公之祠宇訪其著作之富得之簡編者妄加校訂去繁就要以資後學觀型書成聞太守賈公亦留心茲選過而質之其鑒賞同品大同去取亦無不同始歎予二人仕同地學同道好古有同心而纂述有同志也及公陟嶢使赴任五羊言別海濱予曰公之守瓊與予之巡瓊無異轍也公選二公之文與子選二公之文無異尚也公今去瓊則合集之刻非予之任也乎遂取公選並予選者參校之非敢以後人之筆妄爲

刪訂也譬之珠玉然合浦所得者皆珠也不必有魚目之混而必以照乘者爲寶崑山所產者皆玉也不必有碔砆之辨而必以璠璵者爲珍若此者何也精而益取其精也况曠世相感文字神交者耶噫清獻文忠宦瓊于二公之先爲二公所取法賈公與予宦瓊于二公之後而取法於二公私淑之懷亦竊比古人遺意則合二公之集壽之梨東公之同好期無負咎于昔賢貽譏于後哲以表予二人宦瓊之蹟暨平生景慕之私云爾至于兩集原板字句剝落及遺失篇次者未敢謬以已見增補入選不無滄海遺珠之歎姑闕疑以俟后之君子

序文

焦序

二

皆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新秋分巡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三級關中焦映漢謹序



序

嶺南人物自唐宋迄今後先蔚起中間相業之盛首推曲江張文獻九齡南海梁文康儲瓊山丘文莊濟文質炳著餘相弗若也至其清風高節正言直諫之藎臣如增城崔清獻與之番禺陳給諫諤瓊山海忠介瑞均有矯矯之操赫赫之名後之讀其書思其人者流風餘韻庶幾見之子生也晚見聞弗廣張梁崔陳諸公皆有表見垂諸國史載在志乘者僅於千秋金鑑封藩詔草劍閣題詞大聲奏事恍惚一斑管窺止此矣至若丘海二公生平著述如瓊臺彙稿世史世綱平黎治河章奏封事日久簡編盡蝕有如序文

序文

賈序

一

予奉

命守瓊下車問俗謁二公祠像徵求遺逸廣詢博採闕疑存信刪繁輯要合爲一書鈔訂成帙絨諸篋中俟有道者正焉閱七載乙酉觀察焦公分守茲土撫綏之暇讀書懷古手不釋卷取二公遺文編而次之出以見示中間刪補詳略與予前鈔若合符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次年丁亥予移視鹽政將赴廣州焦公送之郊握手言曰丘海二公海外文獻也作者觀者旁參而互訂者均有同心焉心同則理同理同則事同制刷之役當共荷之子唯而別至廣

州乃鳩工焉廣工工而材善也焦公寄俸使專任之三月而竣嗟夫二公生不同時事不同主遇不同勢其勲業之隆氣節之高文章風雅之盛光于日星章于雲漢亘古迄今互相輝映無不同也方諸前賢相業清風竝垂不朽焉有不同焉者哉是役也焦公倡之子隨而和之兢兢然惟亥豕魚魯之是慎恐有負於二公者負焦公也將無同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兩廣總使甘陵後學賈棠拜書於鹽署之退思堂

序文

賈序

二



合刻丘海兩先生文集小序

文莊忠介兩先生專集膾炙海內以歲月歷久魚魯豕亥
剝落殆盡甲申冬余承乏瓊山視事之明年文莊公嫡孫
丘珩捧遺集跪而請曰先人造集行世久矣愈久愈湮乞
公新之余曰是吾志也展卷披讀差訛殘缺不可勝紀因
細加校讐缺者以補訛者以訂重刻二百五十餘頁亦完
好如初矣兩先生海外文龍筆墨之香學者每以不得讀
全集爲恨然著作之富淵樞克筭而汗漫繁多又苦不能
於全集而竟其讀也 巡憲焦公乃爲刪繁就簡拔其尤
而謀合刻其意與 中憲今視鑒兩省賈公適合而選

序文

王序

一

亦同爰不鄙余淺陋俾與檢閱而編次之 焦公捐俸授
梓而 賈公實力襄其事噫二公可謂留心文獻者矣文
莊以文章經國擅有明一代宗工其言皆雅馴可實致於
用忠介則勁節千秋初不着意於語言文字而性情所感
不減字挾風霜而血穿紙背則亦何繁何簡而庸選擇爲
然與其汗漫何如簡約益於美不勝收中莫不有其尤者
拔而出之彌簡而彌該彌約而彌旨又况以經國之文章
合於千秋之勁節兩相濟美俾向之讀兩先生全集每嘆
汗漫不能竟其讀者一展卷瞭如指掌兩先生之面目粲
眉畢露於行間是則合刻之意也夫康熙四十七年歲次

戊子秋月北新安後學王贊獻甫題於瓊署之真我堂

序文

王序

二

重刊邱海二公合集序

溯我先忠烈公殉難後屢遭兵燹遺集迺失歷四世蒐羅補輯仍漶漫不全吁嗟子孫弗克負荷而又未能讀先人之全書誠有生大憾事予惻惻中懷未嘗須臾置也已已歲予承乏澄江壬申冬代庖瓊邑適文莊公諸裔謁予而言曰公署篆視事甫匝月重建景賢祠知公羹牆先哲厥心甚殷先祖文莊與海忠介公為斯邑傳人曩有二公合集若干卷世遠年湮蠹編殘缺無以公諸海內急欲重梓而力未逮幸公蒞茲上則光前文獻惟公是賴予聞之悚焉若失嗟予風塵鞅掌安得我先忠烈公之全集而付之梓人是文莊後裔賢於予遠矣遂捐俸為倡時邑孝廉伍君衡文明經蕭君璋與予有同志而踴躍共襄厥事者十有餘人隨於景賢祠開局重鋟蕭君從而校閱釐訂俾無魚魯亥豕之訛又採有明侍郎何公珩撰二公傳國朝中丞彭公特建邱海祠記增補入冊則二公之文章經濟愈彰越六月而工竣復問序於予予不勝悲喜交集喜邱裔之賢而能繼述悲予不

序文

党序

一

肖未獲全讀祖書有志未遂也倘他日歸田於故塚
藍族購得先忠烈公之遺集而付之剞劂其愉快更
當何如耶亟援筆而為之序

乾隆癸酉仲秋上浣

賜進士出身署瓊山縣知縣知澄邁縣事閩中後學

党維世謹撰



序文

党序

二

乾隆癸酉

署瓊山縣知縣知澄邁縣事党維世鑒定

舉 人伍衡文

拔 貢蕭璋 較繕

瓊府訓導謝膏露

澄邁教諭周 炳全閱

澄海教諭邱紹先

博羅訓導吳位和

貢 生鍾世聖 王 綬

邱海合集

貢 生林世增 高瑞儒

生 員吳士衡 符 詩

監 生蔣肇登 楊友椿

編次

監 生邱琇

舉 人邱士佳

典籍嫡派宗孫

廕 生邱鎮魁

特建丘文莊公祠記

莆田彭

公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也相孝宗紹烈祖致太



今著述甚富皆有裨於後世教而衍義補一書自謹幾微
至成功化本末內外罔不畢該可以接賢聖之傳可以贊
帝王之治實與西山真氏同為大學功臣乃僅準鄉先生
社祭之義從坡公共祀景賢豈非闕典余竊有慨於斯久
矣龍集辛巳按事至瓊謁其祠竦然曰崇先賢所以勵後
學也况公之文章事業尤足興起百世者乎不專何崇不
崇何稱庸已諸因命雷瓊道黃副使等移之夾堦而更其
邱文莊公集 祠記

邱文莊公像



丘文莊公集

像 祭文

一

御祭文

弘治八年春三月初二日

皇帝遣禮部尚書倪岳 諭祭於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濬曰惟卿早擢

高科歷事 累朝博學能文名聞允昭簡在朕心置

卿近客入告謀猷每多裨益胡為嬰疾竟爾告終爰

念往勞深惻予衷特頒卹典有贈有諡給驛還喪並

賜葬祭君臣義篤終始克全卿靈如在其歆鑒焉

十二日特贈諡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贊幹化機必資耆壽許謀治道須藉博聞故

既優其請老之期而復厚以卹終之典故光祿大夫

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

濬海邦間氣翰苑名流績學群經留心庶務久居清

祕晚佐鈞衡官八轉而至三孤於今為重壽七旬而

加五歲在古尤稀方深倚任之懷弗聽歸休之請踰

年賜告一旦云亡天不憖遺朕殊傷悼茲特贈太傅

加特進左柱國諡文莊於嚴朝以爵鄉以年並繫一

時之望官有贈行有諡永貽百世之榮不朽者存尚

丘文莊公集

祭文

二

其祔服

十四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徐瓊 諭祭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特進

左柱國諡文莊邱濬曰卿以文學擢居重任方切倚

毗遽云長逝中心悼傷其何能已茲臨三七特用遣

祭卿靈不昧庶其歆享

丘文莊公傳

關中焦映漢撰

丘公諱濬字仲溪號瓊臺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先世未詳祖諱普樂善好施宣德甲寅歲郡大祲饑殍遍野普捨地爲義塚瘞枯掩骼爲第一水橋等處封塋累凡百餘所每遇清明必酒飯設奠幽明德之壽享期頤論者咸謂陰德之報云父諱傳早卒母李氏守志食貧頤復教誨有孟母風濬生有穎質讀書過目成誦甫六歲能作五指山詩矢口成章負異絕倫識者知其國器稍長博觀羣籍家乏儲書出歷書肆就座借閱雖三教百家之言靡不涉

丘文莊公集

傳

焦一

獵退而載筆無有遺義年十七習舉子業下筆數千言其草立就儼若宿構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人五策進呈海內傳誦兩試禮部名居乙榜乃詣京師讀書國學祭酒蕭鎡溪器重之景泰辛未告歸省母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序而送之甲戌復試禮部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閱卷至論策意出濬手及榜旣放果然衆服二公之鑑云廷試因策中微觸時諱置二甲第一與孫賢徐溥徐緒等及第出身首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是科同榜接踵樞要以勳名顯者十餘人濬其最也尋被命同修寰宇通志海有衛官軍苦遠調濬奏免專防海黎賊寇上嘉納之

至今沿海衛所官軍歲時祀之憲宗嗣立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授侍講官與修英廟實錄三年成進學士官侍講經筵尋丁內艱服闋復供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陞翰林院學士十六年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時士習文風多以奇譎相高熾不可遏濬考試兩都士凡怪詞險語悉痛斥之及爲祭酒輒諄諄垂訓自是文體復歸渾厚士有虛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微名干譽因主考會試發策言之務令士習趨於中正掌太學十餘年論者謂師道尊嚴不愧李時勉云先是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旁採經傳子史中有裨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

丘文莊公集

傳

二

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凡一百六十卷書成進上稱旨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以金幣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書付書坊刊行會修憲宗實錄充總裁官弘治四年三疏懇求致仕不允冬十月加陞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五年上治安疏上善其言七年復三疏固辭不允秋八月加陞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八年春二月卒於官年七十五歲訃聞天子嗟悼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正德初命孫營蔭尚寶司丞尋卒復以曾孫邵襲其官賜額祀於其鄉曰景賢祠附宋學士蘇軾祠配

祀以風示天下文臣思魯之隆近世未之有也考明史遽自進大學衍義補卽蒙眷生平生著述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並行於世濟生平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諍論是非雖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姘媚取悅至其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加配享東坡有以也夫按名臣錄云丘文莊公穎悟絕倫無書不讀其爲已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於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有出其右

丘文莊公集 傳 三

者又雙槐歲抄云丘公生平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近倖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年俸祿所人惟得指揮張淮一圖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嘗面責主事陳晟衣繡弔喪又嘗勸門生謝遷王鏊二學士讀書循理至面檢修撰毛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嫌之者閣老劉健嘗戲之曰丘仲涇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素子只欠散錢論者傳爲口實至若陳白沙王三原之求退或歸咎於文莊蓋由文莊主考會試發策之言

不無齟齬以跡疑之其太虛之微雲乎光明廣大之體固莫得而掩之矣選丘海二公合集既成海公已有傳矣丘獨缺焉因博稽前聞廣詢輿論近考郡志遠參明史編輯成文聊補前缺以備觀覽云爾

丘文莊公集

傳

焦四

邱文莊公傳

閩中何喬遠撰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浼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韻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閣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寢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洗馬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奉庭邱文莊公集

傳

何一

閩固宜浩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濬以海外孤生蹤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既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計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政韓雍征代濬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燭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

當困也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澄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縣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簾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縣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探極迫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猺獞所在有之惟邱文莊公集

傳

何二

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瘡今欲進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賊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

我豈從賊不得已耳他日賊平故可輸賦供役如平居
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真賊遁入山中才不可
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真可傷憫今之總
帥宜戒前事召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
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
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
其驛驛加意撫綏廣平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士
官使聽調遺厚加犒賞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
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
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

邱文莊公集

傳

何三

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
濬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
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
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
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
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趨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
難者至於奏對勅諭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
有用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
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爲百六
十卷凡例十二目詳例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

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
萌防奸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
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上深嘉
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裡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
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
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
上處臣內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
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但恐行時不如言時
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

邱文莊公集

傳

何四

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
許既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
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伊尹幡然
於數語傳說嘉命夫三篇管仲問答於齊桓樂毅披寫於
燕昭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策姚崇入相而要臣
之愚忝上遠古人若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
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
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主不棄進之內閣
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
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行或有窒礙姑留俟

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名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追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多事之秋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州無事國家尚有餘力采輯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綵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逸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旣不能廣有所儲卽儲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遂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扁鐫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

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泯爛斷絕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本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勅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胥

同典籍等官一二彙若千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各街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諸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仿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晒晾畢事扁鐫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極三十年所有製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於上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

邱文莊公集

傳

何七

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繇觀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宜大其名聲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院學士詹同宋鑑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祖承致治之迹惟賴寶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

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繇憑藉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質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甃石不用樑棟勅寫一部藏以銅匱度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於鐵匱度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

邱文莊公集

傳

何八

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貽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而地震無慮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宇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彗宇三地震五飛禽二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疊見二十五六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

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司回天變消物異因
擬二十二事曰佛道道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
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
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
祀神可禱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賜賚如舊例曰
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開田爲
已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
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
司使用之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
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
邱文莊公集

傳

何九

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
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
請如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
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
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亡何太醫院判劉
文泰許恕恕意濬教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
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
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叅
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叅七年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

計開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進行
人護歸官其孫營尚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
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
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俟
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
之末有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
濬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監祭酒譏諷以文體士行訓人斥
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
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
未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俗卽不仕
邱文莊公集

傳

何十

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於賜冠嶺南耆
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
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營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
其官賜濬景賢祠於鄉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
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
弟稱

丘文莊公集目錄

卷之一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乞儲養賢才奏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請昧爽視朝奏

乞免李興夙彭程戍邊奏

奏再乞免李興夙彭程充軍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請建儲表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卷之二

序

大學衍義補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武溪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菴集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尚約先生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學の後序

贈廉州邢知府序

贈曲靖蔡太守序

送鍾太守詩序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贈瓊郡林同知序

卷之三

序

五一居士詩卷序

樂閒堂詩冊序

觀瀾閣卷序

忠愛祠詩序

海航詩卷序

心師軒詩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三

江湖勝遊詩序

柏菴詩卷序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贈許寺丞序

贈董侍御考滿序

賀丘治中序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叅序

送雲南傅叅議序

送陝西楊叅議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贈浙江謝僉事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四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湖郡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金華周知府序

送瓊郡葉知府序

贈瓊郡王太守序

卷之四

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送伍通判序

送傅推官序

贈湖州張推官序

送鄭鈞州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贈詹州林知州序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五

贈鄭陳雷復任序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贈韓敬夫序

贈如臯易知縣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送鄭司訓序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送鄉友林茂才潁州府學訓導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送王繼甫南歸序

歸田樂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蔣生歸省詩序

壽延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六

謝署正輓詩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丁守彝哀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卷之五

記

高州府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瓊山縣學記

萬州遷學記

道南書院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會通河土橋石牖記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瀛州橋記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七

延祥寺浮圖記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天妃宮碑記

茅山復古堂記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稽古軒記

竹坡記

栢庭記

愛竹居記

牧菴記

世引堂記

野花亭記

卷之六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忠愛堂記

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存耕堂記

經訓堂記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八

甘節堂記

春和堂記

鍾秀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葑溪草堂記

東郭別墅記

半山亭記

松軒記

梅軒記

林軒記

博雅軒記

清風樓記

長樂居記

雲軒記

留耕亭記

進學齋記

雪筠記

南溪小隱記

蒙溪清隱記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九

可繼堂記

卷之七

記

東溪記

雁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願豐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士莊記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無逸子傳

題跋

跋江山雪霽圖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書百牛圖後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十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跋虞山圖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說舟送林宗敬

卞和三獻玉說

字說

林升宗敬字說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蔡國珍字說

韓儉克慎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

馮顯子充字說

卷之八

雜著

貪泉對

書貪泉對後

鏡喻送李景修

考隸送張正夫

賦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七

石鍾山賦

別知己賦

懷鄉賦

南溟奇甸賦

頌

瑞菊頌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邢克寬畫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許道中四像贊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張汝炳畫像贊

李時習畫像贊

蕭士高畫像贊

兄伯清先生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謝大韶尚書像贊

梅峯先生贊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七

某處士贊

甘汝霖行樂像贊

韓敬夫遺像贊

自贊

程尚書像贊

西昌楊君像贊

無心石贊

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處士周公墓表

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卷之九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哀辭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三

陳莊靖公哀辭

蘭湖先生哀辭

彭處士哀辭

祭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韓都御史文

祭周廷叅編修文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祭姚江戚編修文滯墓文

祭妻弟金鼎文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感興 其一

過友人園居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 其二

擬古 四首

秋興 其二

小景

送廣東夏廉憲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四

雜詩 其三 其四

秋懷 其二

送劉紹和還南京

劉草窻輓章

兀坐有感

送鄭通判還襄陽 其二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聽琴爲柯狀元乃尊作 其一

題畫爲蕭考功作 二首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擬古樂府

採蓮曲 二首

鵲衣曲

對酒行

短歌行

花遊篇

登高丘而望遠海

浩浩歌

七言古詩

讀東坡詩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五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四首

雲山清 題圖爲歐陽道人作

嚴子陵圖

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送伍天錫

瓊林醉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望雲圖 詩同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題林以善畫送王珩

竹庭爲袁秉中作

秋臆詩爲辛城義士袁鑑作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

岳王墳

輓羅都御史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題山水圖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題李都督虎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六

題楊廷玉忠義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梅腮琴樂

赤壁圖

笠澤圖

彭澤圖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明妃曲 三首

明妃圖 其一 其二

閨怨

春江曲

秋風

征婦

春日卽事

九日有懷

五言律詩

閒居雜詠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七

村行

村居

夜泊近漁舟有感

晚泊

夜到山莊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良之父

書房四幅爲新河許生作 二首

廬山瀑布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 二首

送人入蜀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

秋晚答友人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洞庭圖

除夕 其二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六

偶成

過峽山飛來寺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無體無用因足成

之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送友人余景文下第歸五羊

送朱忱之弟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其二

晚適

梅溪處士輓章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感舊偶書

五言耕律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六言

春日卽事

秋思

江行

卽景

客聽三景次友人韻 三首

丘文莊公集

目錄

尤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向晚散堂閉門倚之而作
頗有林閒之趣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題希夷長睡圖

春閨怨 二首

古意 二首

題小景

晚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送樊景瞻河南大參 共四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共二其三共四

春寒

過某氏園亭有感

經舊遊有感

南行途中見北人

客中夜雨

題程彥實尚書晴州卷 共一其三共九

題傅巖圖

寄題釣臺

丘文莊公集

目錄

辛

題墨梅

松月

題虞美人墓

春思

詠史 共二

小景 其二

寄題南華寺 三首

七言律詩

五指叅天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
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謾錄於此

送趙公子還蜀

過沛縣弔張克勤

春日郊行

寄張煉師

多景樓

輓張處士

金陵卽事

寄題虎丘可中庭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卽事之作明年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三

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

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詩二首云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二首

哭唐珊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初讀書中祕與修天下志書東陳宣之

寄所知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

公多和之意蓋有寄出命子屬和子村學究

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四首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輓茅山隱者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春日田園雜興其一共三其四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三

都城春日

秋興七首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送蔣容卒業南雍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送吳克恢南歸因東王用先生

輓羽士

郊行口占

蘇武歸朝圖

運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春興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貶壽昌令畱別韻

哭童大章庶子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和陽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

輓沈時暘大叅之祖

輓淮安畢義士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題仙水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三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輓劉員外

醫士輓章

秋日有懷

送畫竹屈生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九日次友韻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旨分獻中鎮

送饒廷瑞赴袁州太守

夢起偶書

送人遊嶺南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楊叔獻哀輓

送董尚矩庶子領詔朝鮮

思歸偶書

遊山寺寺僧攜卷求詩因次人韻

退朝偶書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丘文莊公集

目錄

五

重陽三首

江行

廻文

夜宿江館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悼亡 其二 其三

歌行

竹林七賢歌

題山水

剡溪圖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秋思

江村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子誦而喜之欲擬

作一詞未有以啓其意者適子友志昂奉常以

松雪翁釣竹卷求題故爲作此詞

丘文莊公集

目錄

董

和東坡戲題赤壁

題情歇美原啓下第

丘文莊公集卷之一

李

宗孫鎮魁

賈棠書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矩 符詩 馮廷璵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唐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節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太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爲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瘡遠方下士明昇朝廷厚祿六轉官嘗以

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日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於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

丘

公集

卷之一 奏

三

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惓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齋以所撰大學

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磨副本發福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恩休致未蒙允許臣祇奉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事少待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

丘文 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三

省尚不敢受此重任况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起陞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尪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頓困纂修過用力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

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皇上鑒愚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四

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謀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疾加之雖有可用之才法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仰惟我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人入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雖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微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

勢日加無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游之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以微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當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疎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爲儒得以所學爲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五

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况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爲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卽問見事卽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爲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擁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願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既而自恨自歎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聖恩下孤素志與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僞之讓悃

其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手敕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爲節初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六

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專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即超陞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塵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

臣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田里疊蒙聖旨勉留而有年深學行老成特茲畱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所係非優老養疴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爲今則閱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七

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摧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已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渺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質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畱神於臣所進大

學術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
外此萬一或爲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其類采於千百
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
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
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
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
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
詠太平以爲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
待罪之至奉旨朝廷用人已有敕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
固辭該部知道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八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
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
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願臣何人叨
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
臣年已老耄而猶畱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
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
以仰副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
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
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

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
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
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稜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
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
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
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誦及
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
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
可貴恩典爲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
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件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九

國家之事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
歐陽修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
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兩年僅六十
八乞身之章一陳卽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修
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
卽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
爲美談臣無歐陽修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
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
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
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

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齋赴通政司具奏以聞奉旨朕懼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題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施行臣等看得選新

五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十

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樂二年爲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爲天爲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

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官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事例於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卽取以預選若其辭鈞棘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

五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士

構文字於此一月之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畱所畱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譎便堪供事所畱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誦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卽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粵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官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

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疎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

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卽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直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編之製乃補宋儒真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

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冒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真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晷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叅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

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畱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時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徒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知伏候敕旨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鞭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古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拏送來衛好生打著問今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起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產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

十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入則彼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來趨未淨者聞風而倣倣入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填實京畿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鄰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天閼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爲朝廷所任意欲倣倣彼殊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况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誣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國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古

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關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觀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剗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聖祖之訓雖以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之愚遵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太宗填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既往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去

惟限制其將來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母及其尸首全家處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梟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畱備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使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巡檢司嚴加盤詰有提獲者考滿得與軍囚一例陞用臣叨以凡庸爲朝廷所任用係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知伏乞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彝之禍不勝大幸

請昧爽視朝奏

仰惟皇上自卽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先朝故事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茲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爲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閒有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閒往往于卯未方出臨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皇上勤政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其爲聖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旣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蓋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警畏不畱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觀太宗皇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旦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旣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七

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聖祖諭臣之誥每日常朝率以味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共於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

乞免李興夬彭程戍邊奏

某日欽蒙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良服竊惟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祖宗法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六

度亦多廢棄且如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看其書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誡之以戒知道理者固謂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歿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歿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先朝末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然天下之大入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

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則曰誅無罪不當死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九

萬人之戒發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皇上待法司具本復奏之日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各道御史押李興於奉天門下遣司禮監太監傳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夬發極邊地彭程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赦吏部及都察院今後選御史理刑讀誦憲綱必須通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應行事俱要遵依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之備見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宗廟之孝申祖宗成憲於

久廢之餘舉風憲舊規於不振之後全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次彭程充軍

某日欽奉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于次彭程充軍臣等待罪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國家大體者不敢不言況此事非但於國體有損而於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皇上稟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忽有誅譴言官之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章奏

平

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聖德益崇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死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為先帝所任用以致顯榮受恩深重歟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訴冤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歟不奉詔矣豈肯申救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為之言者據理之正原彼之情守祖宗之法保宗社之福焉耳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自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函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主

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緝閱之時自起編劇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

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使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麤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取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剴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三

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恙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浚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擴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

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慙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千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三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昏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閩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鯢波盡入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
通八荒於化外奇敵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占
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夸
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
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
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
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
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
肆我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
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歷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表

書

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
世之圖咸畱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
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
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
所藏萃外史之通掌遍閱累朝之史劄蒐百氏之言與夫
羽陵宛委奇文汲家西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
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
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
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
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

之類宮室闡梁之倫古今俱載畱則民愛去則民慕官蹟
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
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夸亦附所以廣聖道之
咸容示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
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
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
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
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
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剿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
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親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表

書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
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爲
民先富奉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
歡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
思通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
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
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
用是率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先祖之享庶幾知

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日農祥晨正土脈春滋卽齋宮以潔心歛嘉壇而舉趾紺轅黛帟循行於隴畝之間綠耦朱紘客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墾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既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闊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梓爲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五

功德之敷遺既大典冊之紀述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前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惟憲宗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續五聖之洪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

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勤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竊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廢匹喜怒以濫加雖一頓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革心寇或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經者如密考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義牆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通駿子先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五

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杪述實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

續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浹有慙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儲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天

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祉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爲辭然聖嗣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長宜克巋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爲嫌是以再竭惓誠必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无

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闕昌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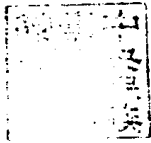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悋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九重丹詔

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鐘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
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
允著伏望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責
勿以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兩宮之權下以極萬民之望
特頒冊命早建儲君郊社宗祔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夸繼
貂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表



丘文莊公集卷之二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璵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公族

序

大學衍義補序

學府圖書
館藏書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
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
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
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一
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
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
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
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
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
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
真德秀又剏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
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
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
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

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
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
之先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
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關其一
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二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
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
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雖不止
乎一日然一日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雖不止乎
一隅然一隅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仿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二

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
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
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
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
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
目十有六曰馭邊方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
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
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
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
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

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竝駕前賢以犯不
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
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
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
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
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
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
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
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
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三

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闕
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
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
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
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
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
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
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
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
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

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七叨官禁
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觀儒
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
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
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
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
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
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謹爲聖明
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四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
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
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
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
詔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
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
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
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
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
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譚

姚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
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赫赫在人口
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其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
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纖
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比與兼若進子生公
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穉時嘗得詔郡所刻金鑑
錄讀之灼知其爲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
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
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
錄僅成帙間先批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五

刻之道詔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
蘇君韓謂公此集乃詔之文獻請畱刻郡齋嗟乎公之相
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
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
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詔人也詔
郡二水夾城自號來者曰武溪湏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
是爲曲江張公旣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
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微自少有志慕二公之

高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觀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竝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與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會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二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序

六

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無有焉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韓通判涂君瞻請畱此刻郡齋中且求爲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爲越之人士解嘲云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爲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爲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爲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爲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爲外書世儒於此三書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序

七

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爲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爲此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觀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修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劍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垂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爲名今憲副君乃以編修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

子全書云

王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修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卽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八

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爲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爲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撰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閔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爲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王溪童蜚卿氏爲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爲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

郡王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爲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爲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備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王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子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九

文之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爲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顧顓焉似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山水樂甲辰進士敷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爲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藻

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大廷時公爲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爲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爲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馴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序

十

同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爲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已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變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參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廁

連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爲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中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腐員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爲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承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披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盡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序

七

惟言也者宜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采載爲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於洪武長於永樂仕於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於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樸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雕肝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濫官臨事如其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卽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擬古人而

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穢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後斯人亦無後斯文矣先生諱鑑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涵以爲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七

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茅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

都陽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

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陽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

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

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

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瀦也嶺爲山之支海爲

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

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

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皇入中

國是時也南蠻之習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

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七

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夸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闢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倚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上以命侍講臣詹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鉉教諭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爲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古

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聖賢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典其道大以明宛然邃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噫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卽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

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顧不偉與臣濬祇奉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士司以失言之羞

會試錄序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卽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旣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古

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卽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濬當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與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

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略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七

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殊方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公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

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而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儒失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士苴以爲追薦禘禴之事而世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七

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歛歛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懵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爲愈也殊不知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

濟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六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案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

耳者所共聞雖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同是而馴致大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中外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中外之分其界限在疆域中中外外正也中不中外不外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七

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人類不亂於禽獸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於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口口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人類中之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正人類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

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人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壬

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歿其社稷臣必歿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中必統夫外外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與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

之策天冠天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子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多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壬

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子焉以有別昆弟干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干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夫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殊甸衛平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拘於

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嘉泰庚辰之歲減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藝出掃于昂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學の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

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眾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

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蘊一一周備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

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微論諸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雷

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旣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焉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致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贈廉州耶知府字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爲甚就三郡論而廉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推廉郡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命既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歎以謂五六年前蚤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朝籍筮屬地官持心勵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辜乃得此殘破之區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雷

將安施乎予曰此正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爲力之不足以爲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耳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意或出諸此乎雖然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卽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尙奪構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歟于寇歟于饑歟於疫歟于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爲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耆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

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至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朝廷愛養元元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朐如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共卵父母妻子其血屬隴畝其汗萊棟宇其荆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得爲太平之民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子贈言子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爲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太守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美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台蔡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命既下議者謂君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不足以盡其用今願置之遐方之域山窮水絕之處以臨夫侏儻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淳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爲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健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俟於擇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

政以變其舊俗曷以異于平地方履一簣乎範我馳驅於荆棘阨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慎擇其人曷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夸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於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夸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子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爲君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毛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顧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者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沔二州政聲與詩名日風風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滿需還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容偉如也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響清越蓋有得于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

士也居無何拜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爲君榮嗟乎此淺之爲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爲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曉然而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足以厚人倫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真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天

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宜導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爲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爲言者舉其長敘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年登

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域人民纔可視江西南一堂縣命既下朝士大夫多爲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敬十言且舉衆言以諭子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人民雖渺而風俗素淳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殆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擲出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餘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爲大小風俗醇薄爲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天

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子晉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圍奪之家豪植以爲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理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構禍而恃害者無有也椎埋之盜陰穢而公剽者無有也訾訾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暴悍之俗好勇而鬪狠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父兄之勢而公請托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嘲笑之態而詭譎阿悅者無有也於凡天下古今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蒞善政馭善民而爲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前

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耶子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味之果有如何向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三

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爲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華華焉爾心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爲文者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

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歎曰吾之於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子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況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子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闥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內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序

三

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況于吾郡乎則其所以勉規儆之者又不可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遠勝下去鄉井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朝命之榮也果誰爲乎亦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畫錦還鄉而意闌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卽階宵秩縷金以爲衣纓銀以爲帶便道還鄉稱觴獻壽母子兄弟敘天倫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

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高蓋躍溟池綠駭鳴鸞轡道前
呵後導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黃堂瑤高座屬
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與臺皂卒左右侍立屏氣側耳以聽
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
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
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旣踰其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
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其庶幾乎蓋勤則
無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輟矣畏則無肆心而上
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
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保其榮而在子者亦得以常
丘文莊公

卷之二 序

特其幸矣夫豈但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三 本經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上賈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唐登翰

序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已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
一之以爲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紙硯
各一與已爲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
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爲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
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
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
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
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
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
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
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
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
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

爲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與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應幾几之間名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盡之微托幽興於運運之未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吳字懷廣初爲潮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二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爲號大理卿錢塘夏公季鸞既爲之記會其子永領京閒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淡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爲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爲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爲樂哉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隙矧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爲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爲實用

適意於其所享川之寶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悅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虞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新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况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其閒於其後且宗遠自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益壯之親康和而清健下有允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蝕意無嚮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

人哉子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爲所居堂序

觀瀾閣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爲泉流於地上則爲川或爲窪池或爲沼沚或爲溝洫或爲澗溪大之爲江爲河極其至也則爲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爲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疎人瞻視而啓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四

心思者孰有過於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歸田里介其鄉人林徵京庠生攜其所謂觀瀾閣卷求子爲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蓋瞰溪流以爲屋也閣以觀瀾爲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爲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是否乎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歟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沒出激於石而爲噌吰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爲渦

旋而爲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沫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設或過斯景焉其尚釋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臥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歿其質實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家嗣翰林學士二葉請予序其首古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五

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天子命來爲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可公移牒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言軍搜山澤獲男婦避

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
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
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
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之且
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又犯
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
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
于蓋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
大戰于大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殲其巢穴平
日矣不幸以疾卒于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六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滿廣洋之言
曰某宋宗室盛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
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
日之間陷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
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爲號蓋
用以自儆也鄉人訢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
其意稔聞翰林丘太史名子之京師幸爲丐一言以爲終
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
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
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七

蓋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
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
用於訟四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利
用言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廣洋氏未嘗操巨艦以
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
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
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氏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
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
曰用則持吾誠敬之枕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
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修撰安成劉公旣爲某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予之有心自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旣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若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所謂又烏能爲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牕洞開無人萬籟寂然丘文莊公集卷之三序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姻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

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甯非商耶今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稼穡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於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真爲魚者哉吾意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子之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丘文莊公集卷之三序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旣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母慮數十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

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于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蓋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於地受命于天惟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蓋栢之爲物心堅而實其充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燕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植物也舜聖人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爲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子敘太學時生爲太學生頴然出倫類中子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爲人暨子官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

事戎務清簡得以暇日從事咕嗶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荅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鄉溫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卽山名名之以爲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久傾圯詩文隨亦散失森間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徵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址薄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森來京師編于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子所以延吾子

濟其美寧有既邪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五與起也夫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守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詞齋文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閑則未也較之他曹局稍爲優爾我朝之制制誥詔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敕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屏去浮文凡前代所謂所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職務尤爲清以閑也子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讀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雖曰根本之地然自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畱粉比舊爲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內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雜印文生綠寶篆凝香纖塵不侵衆籟俱閑昔人所謂凌玉清邈紫霄者真誠有之豈但比方議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子既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祖宗創

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昉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先生際遇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蓋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緒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方來子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風清支枕睡餘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其四夸之首長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夸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改而封之惟滿刺加之有國實我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黃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

分鯨徧往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同也咸至于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于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子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之絕縱詭觀者哉予聞滿刺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夸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類怪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餘隸國者卽所謂瀾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瀾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卽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卽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固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霜暹惟夜露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詰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

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曾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顯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淵徵子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爲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爲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亂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常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赫赫著京邑間部使者以聞于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爲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衆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旣而入爲

御史贊理中書總樞臺參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是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况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

贈董侍御考滿序

子友四明董君廷瑞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京師天官卿以陛見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謂子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子以君之始授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旣成其績茂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去

著乃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効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旣七年始一開口論陸敬輿沮裴延齡蓋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誣矣子言之毋多讓又曰有初而鮮終宦成而心忘人之常情也董君前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士愛助之心有不能自己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躋也子尚

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爲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于帛以爲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旣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去

于郊廟及秩于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子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人民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奇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

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夸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夸非孔子所云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溪蓄德而廣積學器于身而不器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子言而遽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僑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由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

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頌回之于仲由別也行若則曰何以贈我居若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子以去也敢不竊取頌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子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于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送山東張布政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祖宗全昇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子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

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卽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詔復畱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上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齋客涕淚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序

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島嶼者再寇懷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產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偕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

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齋客涕淚以爲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卽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于邊方亦猶下皇皇于室家也一急于謀國一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噫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矧今上方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爲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異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于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爲哉子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序

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璉瓊郡守吳琛聞而題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旣滿秩復畱三年間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京師予旣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藩泉諸公又不遠千里遣倅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含甘棠下旣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其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遠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

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士以至於輿隸小民所以歎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藩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讀以予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俊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向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明廷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忝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

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莆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家率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泰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始而後始人君既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閭大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母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重

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聞實踐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况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于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嚴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命下或以謂予朝廷引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修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外驅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鳥言夸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雷

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夸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劫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衰而利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子故述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爲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具用也哉

送陝西楊參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參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彝輩謂予曰應奎之行某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嗟于子何如予曰不能尚彝曰子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慎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向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禁闥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几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雷

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臧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同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况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子向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菁功業在廊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

身有志古人者也故子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彝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太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美

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辰登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卽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朝廷拔君于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灰生之必其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

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子序其端子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知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子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浙江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上可之卽擢浙江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有日矣或謂子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子曰某將勸之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毛

講學或笑子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竝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子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教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

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賴是
俚日眈眈然以環視乎我口啾啾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
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黜
闇者待我以明汗濁者待我以潔懦退者待我以立震憾
擊撞者待我以鎮定僂闕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
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
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
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
頗彼且羣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
蜩與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无

且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慨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
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半而禮
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溫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
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
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于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
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顧而去左春坊右
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叅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
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珍伯珍聞予言
而趣之請書于帛以爲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人
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子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士
大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子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子
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
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子何言矧廷秀
勵行嗜學發于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
練夫人能知之子何言雖然子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
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共事君也憂
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
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无

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
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
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
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
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
善類者恒切切然惻惻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
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
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
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脈以壽天地間之元
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

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子植必以是爲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子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予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爲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爲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爲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于是邦焉蓋以境外卽西南諸夸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爲邊鄙患故是邦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獍乘我不備越境以爲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內生焉于是始

撤外之藩籬以爲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爲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爲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途乘易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于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優爲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遠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觀村落之草莽試爲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與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子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間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旣而筮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旣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俘之歸則結

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棄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反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勸輕重曲直之事的然中天理畢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爲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曾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重

制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事奚足云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

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子文以故不敢辭子惟民生于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重

歷觀往古蓋茲道者蓋鮮陳龍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爲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爲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哉李君以經爲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

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潮郡黃侯登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必怱怱袖手旁觀而不之問焉豈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爲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罔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衰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

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反早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泝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聲者二公豈得專美于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丞李允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僞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華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夫孺子足不入城市日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真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溪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僞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赫赫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

玉隨所在而光彩華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岐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異時鑄爲鼎以象夫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子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卽其有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送金華周知府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美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穎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達次必於儒者子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發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止山何氏賈得朱子之正傳

以授王魯齊而金仁山許白雲以大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島傷之黃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白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赫赫著聞遠近迨于國初宋濂先生佐我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胡蘇戴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彥亦有若濟若沂若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之民風士習回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蓋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出守也試一問之君至郡蒞政之暇試爲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毛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爲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以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壤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嚴冰墮指之苦民不憂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饑也奇香異木文甲氈毳之產商賈

賀遷北人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異懦鄉無武斷豪奪之家俗鮮椎埋橫伎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輓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稱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歟才弗瞻與望弗隆與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爲瓊州府知府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卽得其爲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真其人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瞻然後有運用之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恆物議而厭衆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雖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檄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畱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歎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謹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屬曰瓊郡去京師萬里顙顙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卽筮屬秋官凡厥攸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冤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冤人者以爲之父母師帥哉君廷辭有日子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冤者多矣一日得君以解其冤煩幸因其行請卽朝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阿賀其得不冤人之人以爲其父母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若幼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幾植植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逮至不冤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免之心以不冤其無所冤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慎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用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

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人不隸爾於尺籍爾良人也人不鐵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惜酷爾俾爾身疥疳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撓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撫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子用是豫以爲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姻睦爾鄉黨里鄰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母師師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早

之命吾言雖毫爾其聽之哉無數君至郡蒞事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於是又不能不爲吾鄉人父老朋儕子弟慮方今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於茲一邦也漢廷張干之仕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爲不冤者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于帛以贈

丘文莊公集卷之四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命下卽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旣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爲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爲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一

其有瘳乎語旣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子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爲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旣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知也財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口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略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

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
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
饒宜其民之富今反貧焉朝廷以其地去京師最遠特優
待之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
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
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若縣學校
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
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
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是蓋其易見
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之往試一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二

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其蠹
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
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爲
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
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鬪訟多椎剽之盜武斷
之豪訟謀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
如其意幸得往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
功貪聲利冒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

爲樂予友丰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腸
不設城府爲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蚤膺鄉貢
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拜命爲寧波府通判
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山秀拔湖蕩清溢衆流斯
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濱瓊海海錯雜
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不絕世宦之
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
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向
所謂數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
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
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
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况治人乎而况樂山水之
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相
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子尤厚者故爲序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
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
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
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得

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星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原其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頌乃鰥鰥然捃摭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樸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四

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敗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肝江傳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卽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若其在此斯人乎同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直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需選大官拜命爲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走謁于需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橫惡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災仍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五

東海冤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則爲一人而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下慎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爲師而從事杖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略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敕法於貝日無敢折獄於豐日折獄致刑於旅曰不

敢謂微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詞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惟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開鍵開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漢文巧詆刺骨磨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大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教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子友雲間鄭叔潤誠實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六

也資流而謹格平生無偽言僞行自其居家處里閉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已接物一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境之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象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觀關廬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子贈言子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子言爲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子言子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廣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歟之則成已

施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平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恒可使之不入境鯉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難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若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子爲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新興賀知州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羣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之首擢長沙賀某謁予文以爲近仁之官贈予聞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迪之策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夸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之失其所以爲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孽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兩有所失哉考

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二十六郡盡降張處陀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梁毗不取一金書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略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民莫不皆然况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湖湘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爲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真知人子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聖天子軫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位殆不止此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八

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夸悅服儋之士咸以爲前此數十年撫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予來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真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真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

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已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恣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俱者來京師拜官南還濱行求予文將持歸以爲侯贈予問之俱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九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蕲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潁既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爲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潁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潁者意有在也况今地在皇畿內爲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

今日之仕干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
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
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
張紳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額人之不得久專其
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謁子文以代之言嗟乎世
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
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
芒刺而得釋况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
文忠公之於額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
乎平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一不寬而不弛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十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共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
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
其勛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戶口蕃殖耳夫
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
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時
流民自古八萬餘口皆僞增誠如史氏所云邪建安陳君
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於茲矣報政來京天官考
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子求言子聞今之膠州卽古之膠
東也疆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一成者豈真不可
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如之耳 未可能也勞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十一

贈姚自明權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恭他

令則觀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敕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天子輦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矯虔法比之植觥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印志以行難矣哉自非行之卓特守之堅者不足以當仕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十三

吉廬陵人其

先以勞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史一旦拔等奇而出以與天下豪雋士相頡頏非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太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未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特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爲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同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

中其肯繁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之繁尚優爲之况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真誠知人而君亦真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十三

縣如陷阱

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

耶之未易稱

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胷中之勃勃然未易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郊迎令狐峒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俛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與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

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
關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
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子友段可
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媿阿
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
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
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
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一
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尚理以御氣無若
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臂中見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

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

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其諸交游屬

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稽張君景猷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
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
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猷曰必
得其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
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予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

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
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
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煩劇而民
難治君從容爲之綽有能譽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
况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今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
屠牛之刀不難于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體體之斧斤
不憚於剝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替者之相不憂其步履
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於大而不能
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
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樞

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

旁觀之時當局則昏瞶矣雖然此所以於袖手

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

以充之持之以定忘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

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

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

諸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畱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間識與不

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
樂者竟曰子友海陽鄭君暉之爲陳畱令六年於茲矣人
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
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
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近之
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
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
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

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

緒而織縷字幼而華裔吾不爾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十六

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

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

以希賞擢者其誠僞正譎之分爭翹天

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

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

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

者去後恒見思仰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

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

之子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

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因天下百司朝覲京師首舉更賢
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有名
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預焉潘洪克寬
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澹源溪得弋陽縣梁昉景
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
熙者咸爲之慮焉子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

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

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

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貢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十七

有家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

其人者乎清德惠政爲兩浙所稱

鄉人也千里之遙引領冀覲况親爲

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經學古之才得二公

其於治邑也何有子所以恃而不爲景熙慮者止爾鳴

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

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子於是不獨

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子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第

言禮部不得意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始以太學舍選得爲婺源縣知縣濱行過予言別曰某大學十年交游之舊茲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惴焉吾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公之闕里也吾敬夫平昔所讀者文公之書凡其所以見於脩身制

子物

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臨文公之故里

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俟他

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天

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鑿

寒食粟蔬必可以不饑也雖然求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八

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在同安也

予以義理其在南康也列三條以

條其後臨漳之政亦稱是焉寬嚴適

之序俄頃之化非但足以致一時循良之

千萬世治民之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

道也吾敬夫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

治諸

其鄉之人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

夫其勉之哉敬夫曰唯唯適監察御史司君希謙求予贈

言遂書以爲敬夫之官之贈

贈如臯易知縣序

予友高涼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年夏拜命爲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友連過予徵文以爲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官也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

於世

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

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既固之後決

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

士風土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

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誦或得之於談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九

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

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

畧繁簡贏縮淳澆真僞始終本末因

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

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

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

者一

且出而用之於時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可

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

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

天人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

學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壬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國初定制專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菅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喜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劍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在治也躍出而自鳴

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命既下人咸謂世隆生長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啓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頗而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且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壬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戶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令容在十數年前子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子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崗岨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雞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重

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繫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睜睜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職守心似倪倪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常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況此殘破之區乎子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子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

摩愛惜既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滌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暑戶塞其竅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臥必擇夫溫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子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梁弘道教諭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重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子嘗循浚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阜蔚蔚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蓄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子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海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尋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子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巨

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
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
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不請以
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崔南士所間有唐
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
變南蠻之習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
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
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
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
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衆惟事故大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送鄭司訓序

余重穉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
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
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間
論及當世良有司皆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蓋文學之弟
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朝廷進太學生

於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
下府州縣學子叨在考校之列既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
充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子竊念焉得非樂會
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
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
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子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
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子文學乃其世父也於是爲
歎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
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
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送鄉友馮元吉敘諭序

之勿自棄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奉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子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京詔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爲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遯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子行邁我心鬱紆絳絳屯羣激激雁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此離孔頻昔之哀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興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辭子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子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爲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卽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卑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爲業以道爲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爲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爲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况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爲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以此自尊富而不屈於人且用是以

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真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釀錢具酒殺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荏華饒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苓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天

有新廟貌兮高渠渠我其冠兮講唐虞說說髦士今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干彼權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算談笑權譴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踴躍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糞中物謂試援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

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歛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輒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準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啤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潄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天

今之水卽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洺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已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末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上弗許旣而章再三上上以其

情詞懇切特命其情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謀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樂佐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用旋於壇墠之間咫尺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裸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頌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先皇帝所眷注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卽自駕其車轅一解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峻爲業有田園

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園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其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慘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顧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哺駕可也子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爾公之再來子已去矣子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子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子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爲最盛子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竝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卽上章乞致其事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

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瘠以文字爲職業而以送行文見委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鹵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酣秦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瘠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湜川之劉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宋則南海道宗武漢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蕞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生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取桑榆之效歸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耆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竄其然

乎瘠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臺臺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卽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人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羣入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下咸被羣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狂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兇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歎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筆乎邑人於是大懾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推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固有所忌憚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卽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卽躬執馬具

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宄扶貧弱爲事兼并家忌之肆爲誦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牘撫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然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晃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雷

於池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衛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大學解褐卽倅衛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衛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衛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闊蓄久養充前日衛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雷

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卽上章乞致仕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微幸者不能畢懷晏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

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始有見於此下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爲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濟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爲八詩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釀家家皆有酒披衣蹠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輒開口開口向天笑更謔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吟月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礙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寬水近多得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吟邀皓魄坐到東升到西落吟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朶朶龍舟繁浪去如飛鼙鼓喧天槳欲破掀髯岸幘坐江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標入手拍掌笑楚聲一些帶醉謳向晚竿舟沙背泊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神

海上涖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塲後家家醺錢賽田頭刈牲醑酒歌且舞雞骨瓊杯代神語須臾微饌飲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遼邈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舫小魚濺濺盈尺長天寒歲暮草木黃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鮮且薄旋發新筍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耕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公家負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遙相連芒針刺水成如縑秧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鷗鷺田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齋馬循阡陌田家風俗殊古朴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况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仙婚嫁畢驪軒後人正閒適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昔風流重振作不數杏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學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樸太古之遺民海邊鄒魯故自謂江
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僑耳永冠禮樂班班起齊民
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問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
成敦鄒薄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
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
若帶繚繞乎山腰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
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辰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
友人蒙亭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鳥島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美

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榔之屬遠而望之
鬱然溪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
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卽其勝釐爲八
景攝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子爲同學而特以序
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象而君
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于山也有艮之象
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
止也有兌之象於山而未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
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
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

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
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
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
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
無往而不有是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
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
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
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櫺曉天霞暎疑張錦春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美

雨花明似寫生煙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橫清時
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碧橫
紆田腹界雲黃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涼羨殺
江頭垂釣客綠簑眠月聽鳴榔

榕樹屯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陰嘯最相宜倚雲翠蓋童童立到
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陰移閒來
廣地支頤臥絕勝公庭聽五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遙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細映
日輕搖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
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瑣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
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涼氣沁詩腸箇中
妙趣人知少況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麗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日晴烘錦繡園陰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轉繞叢飛可堪
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野市柴門趁曉開木屐穿花遊子至綠
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晨常集拄杖無錢晚始回曾有
仙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曉色溟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濕溪
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疊真信黃金在一犁白首
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
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
日之積也資稟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
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
而無所紹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覲今既老矣決無
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
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
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
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筮仕以來即以文字爲職業
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
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
豁去來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
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
中夜興思撫枕發歎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
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子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
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
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踰而言曰先生幸
與先人有一面雅冕願執弟子禮以終身子意其止欲習

舉子業爾拒之生曰冕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
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求利春官循例暫歸家乃數
然西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子館下
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子
遠去欲畱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
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
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
自己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
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
念不忘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母一步數回顧
欲任萬鈞重寧見頽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老成倬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愛言如受金
纖錦由寸縑成山豈一簣臂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與其求知人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

采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
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
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
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年其爲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林侍講良臣
得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閭老以下
咸有之既粹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滄
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
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
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
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
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
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畀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
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

駸駸夫中壽之歲矣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卽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卽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夸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閒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眞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願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

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縈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于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子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隅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禕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名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魯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長咸集酒醴維醕殺核維嘉俎豆既潔且粢先生蒼顏白髮頽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菊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諸洽禮儀中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驚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願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

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輝煌天詔之褒嘉瑰辭麗句之譔讚揄揚誰所致歟觀其服章佩夫詔旨諷其篇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子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酖顏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蹊鵲尾之次冀開十八二莢是爲初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度之辰派其懸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子雖不識是翁因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已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瑤華來自劍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子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斂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峯峙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峯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彩煜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

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子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子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惠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歎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歎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序

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敕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訃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歎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歿者傷傷生於歿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閭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

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既粹成帙偕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京師求予文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贈之子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亦因以得周君之寮案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萑萐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有以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

以考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灼灼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聞有守佐俱廉能著稱致璽書竝褒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送莊堂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堂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以妙年書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初筮仕卽得令繁劇之邑命下惕然懼而當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子曰令而難矣誠如堂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已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徧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

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告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數於是乎書以爲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步選天官者拜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韋君子同邑

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子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己僅得一官自視矜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

如仇豈得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入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卽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慎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丁守彝哀詩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

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死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行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

之生一 歷歷然在目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歿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籍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絕世之行撰頤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矧守彝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

後

丘文莊公集

卷之

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

而知

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爲序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歿也而歿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歿之難處歿之難也尤溪教諭大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歿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日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歿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歿以歿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歿孝爲臣歿忠可謂歿得其所者矣然歿忠與歿孝

實同 異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大者

可以一 子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又何暇計其歿生也哉是故親歿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歿也而或歿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歿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歿也是其歿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歿生者此焉然則君之歿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又

王青

丘文莊公集

卷之

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歿是尤不大可哀

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間識與不識莫不爲

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

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稔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快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歿用以解或人之

病君者云

丘文莊公集卷之五

李樞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馬廷珙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高州府學記

館藏書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
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
地爲崑崙所侵掠民十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
事一切廢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關
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
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
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
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
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
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
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
二郡兵務然其心尤倦倦於高顧惟士氣疲靡人心渙散
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

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
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
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
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
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
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永福文學楊拱來求予記
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
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
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
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二

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
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
舉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旣脩義理
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
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必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
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
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
頭目知尊君尙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
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
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旣作頌官准攸服

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其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爲嶺海要地皇上以邊疆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輟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三

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湍庖庭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閱麗觀漢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

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絃琴之區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于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千羽千兩階而有苗格魯信作頌宮而淮夸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祖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祖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四

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賦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歟強悍之氣以固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旣敘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承不忘也

桓桓學宮于江之泮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

庠夾輔經閣義興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
有廬養賢有庖有庖有涵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備
舉室千斯楹櫺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
如暈之翳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
靡有事上丁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千羽麗牲有碑
薦醴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儻有翼其趨十百其侶聞
聞啾啾僮僮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俟俟衣裳
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始始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
墟千祀之宇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都魯如漢穎汝
撥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兕而頑我礎以斧不飾
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覲父詒其子孫承於
祖相話以言銘饒肺腑曰今學官昔焉草莽倏然而成
莫匪神助匪惟學官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
我所有孰非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子因民心
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詒終古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
於蠻夸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
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

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三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
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
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
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
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脊之志乘桴浮海之歎豫有
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眚目也
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
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脩繕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六

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
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費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脩復
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徐
君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甯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
基兼助其費以舉前功又剏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
事五羊梁斯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訖工
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
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
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
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

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姚廷趙謙古則來典
敘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川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
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
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夸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
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
言在所懷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者蓋楊韓
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業行
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
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夸之志
浮海之歎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莫極之後蓋百世可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七

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
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
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
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
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業
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
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
予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還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

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而之所向日
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
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
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
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
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難以區區四
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
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
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國初改軍
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八

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
按察使涂君奉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
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
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昌
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畯在民間譬
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圃者移彼置
此區別而羣聚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
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
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
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

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山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籞其爲臺業爲桐椅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萊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方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未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九

晉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歎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會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矣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

乃大明于阨閼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尤生蓋以周程二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穎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何素仲素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十

先豫章人也避地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劔產也而朱子亦生劔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脉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朱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

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邇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劔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與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劔津而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主

下東與福境共東之朝京國者沂劔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

源所自之地不亦難與侯曰然遣伴來求記於予予既提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記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閏庚辰是爲大明弘治二年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命臣濟臣於是時叨居讀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主

卷之列而文武羣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命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詞藻繪而已也盡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

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闢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而文運遂以否塞我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士載闡人文既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大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是六千二千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聖祖創業之年而大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三

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親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覲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

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以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特形以生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古

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于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

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邕及邕之孫礪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漸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遑遑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

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與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畱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朝廷既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

故所在學官輒礱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未以求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歎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礱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

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
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
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
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
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
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
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
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
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西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七

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
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
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
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
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
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
後來者勸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溪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
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

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
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
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
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
其上流之牐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牐曰
戴家灣派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
牐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
不能行日集而聚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器推
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
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八

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
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
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
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
卽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
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
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
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
役薪葉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
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

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於天者既潤其載頽之苗俾生生以爲民矣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既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剏刻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始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國家竝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元

之境氣勢衝絕脈絡中閼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固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濶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著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子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

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俊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茫沮洳之區莫不眇眇而荒荒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疏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敷侯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辛

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龜曰栢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區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龜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蜀近鄞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龜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

無與焉於平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子文以承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澗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而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圭

亦必舉夫疏通溝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爲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膏有旣邪於是乎書以爲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卦以占其利涉

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面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奧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隨流沿邇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閩里萬世道統闢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湖入閩之咽喉八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圭

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歎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圯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始與寮案熊傑輩捐俸以爲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錦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丘童陳志翁泗僧鷺峯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十有一端

呼物之成敗雖有五數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圯時天之十千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蓋是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舉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微之空言哉靜之初舍鈴藥之習以臨吏民卽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枉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枉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爲之記請卽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潛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

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卽位之初又策遣作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竝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諒事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灼灼有光氣主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夸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旣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既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

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暉景旻倅是郡因語及之畱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圯磨滅今陳跡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免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雄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重

詔等府兵備臨行別于子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子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礪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子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山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瀘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負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

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邇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微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美

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知其進蓋未可量也子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餘里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富寧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屬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耆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決事哉不勝欣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大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

十世傳爲異人所創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吳時僧康會創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修飭天下倣而爲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爲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磨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老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錢塘南高峯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竊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圯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天

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後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徽終訟以告許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敎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若亦姑爲是以街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喝以相勸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坊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棒視道法以矢極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惠馨敝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敎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

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宗南渡紹興與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加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夸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祝封神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異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爲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饒成礮石爲碑介天官副即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大物不足以僣之僣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具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液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

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熾曠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之大與天同而司海之神稱天以誅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矧茲京師密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修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威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夸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國家祝號祭秩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三

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旣爲文昇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絕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仞中崩雲屑雨歇巨風歿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靜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微章懿號昭皇封我巖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隆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禋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所翺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鄰於茲重爲修建其夫人暨子

墟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云歲久而圯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修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爲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旣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與慶也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與慶淚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節費鳩工聚財卽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構之啓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爲堂構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三

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旣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徐君傳求子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攸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

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平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具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重

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咸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劫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朱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祖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每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

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成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國朝屢修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歎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既成爰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本衍衍以和倏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既捐館舍者千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重

背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取其渙散俾咸推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新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回

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歲邇流以祖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蓋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教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重

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邇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致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人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度千軒憲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風

契世有通家之好求子文爲記子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輒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廷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已者尤在武焉子願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美

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數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成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母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

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知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隲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彝倫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齋下憩竹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清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雁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蒼黃問讀書者以篠簜箇篋問讀詩者以菁菁籊籊之義問讀禮者以箭筈笏本管簫簫簫之類問先生一一答之盡其詳諸生充充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楹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

聞而歎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自是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朝廷以纂脩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隲吾不復往矣兒曹輩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竹與南隲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答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亂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聽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

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醴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命伶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五

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籥無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

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牧菴記

肝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早

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齊居曰牧菴因以自稱振明幼有川世志旣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子嘗延振明教幼子豈不幸焉正振明因從子游暇日以菴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自牧歸黃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歟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然振明以柔和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窶不思其

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贅哉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場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以爲閑校敬恭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既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人遷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菴振明宜服膺之母教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聖

世引堂記

古儋大姓符氏世居其鄉之大里里環其居數十里間皆山菁箬洞其中居民咸依焉以居符氏之先系根紫貝在勝國時曾受符印爲守土官國朝永樂初符添慶者率其人朝闕庭文皇帝嘉其功授宜倫縣令以撫其人世襲其職及宗孫符節應世其官以俊遷入昌化縣庠爲弟子員今有司以充貢上春官旣引赴奉天門試中例該陞進太學循資出身節歎曰環我家村總總之人恃吾家以有生吾一旦名繫仕籍游宦中州吾之身榮矣而此數十百家何所依乎今幸朝廷有太學生不願仕者賜冠帶授散官

之比蓋歸乎哉以終我父祖之惠乃以其情言於天官天

官卿爲請於朝上曰如比節將歸謁予而言曰節自幼有志世用潛心經史而專門於春秋初志圖欲出一奮以光大我宗祏也但以祖父來世官鄉土節忝爲宗子當嗣其職而爲一方人所附土俗非其宗不屬也不得已舍已之所業以締先世之所基恒念自先考無恙時爲屋數楹中有黃堂爲祖宗棲托之地傍有列館爲會友讀書之所他日仕歸將爲終老之計今幸蒙聖恩未老而榮歸故里將終焉於其中伏請大人先生賜以一名上述祖德下示子孫以爲不朽之託非但符氏一族有幸凡吾一方之山林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聖

草木亦與有光焉予於節之大父元春有一面之雅知其家世爲詳通名其堂曰世引蓋有取爾也旣而節請所以名之義予曰父子相繼爲世引之爲言延也長也世世而引之由一世而致千萬世自義率祖引而上之往者日以過自仁率親引而下之來者日以續往者如水之歸海愈積愈深來者如泉之出山愈出愈有引之又引曷有終窮哉且汝家歲時有事於其先亦曾開工祝之假辭乎所謂承致多福無疆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勿替引之者是卽予名堂之義也夫古來聖賢遭際不出卽處不仕卽農農者躬稼穡以爲養仕者膺爵祿以爲榮穡乃祖乃父世

襲其官不出其土榮矣養矣汝今奉恩錦旋則所以榮而養者不又引於無既耶汝尚益懋乃德延師儒以教汝之子弟廣聖化以率汝之毗庶使汝子若孫若曾若玄若雲來世世相引敬承先志丕振家聲善而繼之光而大之引而伸之延而長之永永勿替以供汝祖宗之祀事豈不偉歟節再拜曰敢不服膺至訓以詒厥孫謀請持歸刻之石實之家祠以垂示久遠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微天之陽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聖

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又有又他郡所無者子自蚤歲竊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即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泝湏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

朱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

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歎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豔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將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見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聖

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欄檻朝視夕顧以觀其長成開發迫其及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子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

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園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已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詠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旣而萎槁者幾盡予爲程限所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記

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子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爲亭記用者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爲野花發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六

宗孫鎮魁典籍

賈崇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贇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璵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粵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岡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

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千世至處士洪僧者爲黃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廚齊沐之所外爲三門緣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恭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二

釐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珩暨其從子璣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親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授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旣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與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

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珩持歸饒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關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關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竝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唐尉贊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贊以孝聞於朝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關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三

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關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衮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旣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揭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

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
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爲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
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
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爲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
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爲之表其門閭與夫黃璞
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
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爲歌詩以讚揚之我文廟御纂古今
孝順事實以爲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
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
孝友之祠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四

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
祀者以宗名在國爲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
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
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
邑然而業爲士者或仕而爲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宜祿
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
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卒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爲僭
盍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
則世之玄孫往往有遠事高祖者豈得爲遠哉又何用追
爲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

中以爲範茲蓋百世人家常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
氏者哉古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爲百行之本德莫盛焉闕
下之林獨望于莆閩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
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
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
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
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哉我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
之名長赫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敘誠恪崇
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五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正家昭
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
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陞世以
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社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
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
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
身爲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
爲常施諸人者忘其爲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大
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額于高堂之楹蓋摘太宗文
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

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實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竝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竝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幹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府丹青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六

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兵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閭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擇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多福之語及讀太宗爲善陰騭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愼密恩信遠孚玃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

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宮傳公主宗盟膺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世家所傳懿德茂實旣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鼻若仍以雲蔭授而祿食耕耒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觀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七

之心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子之幸非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驃爨玃獠之蠢昆蟲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茲以安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子屬以堂記泣

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傳叨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教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積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既榮而就實矣憩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漑之人也興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也子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卽吾之所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既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八

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蓋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

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既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九

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家子玠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繕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欽羨咸曰入國朝來武胄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

戲事以希有爲榮矧策武功而受詰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爲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子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輝珥貂曳組鳴玉伉伉武升烜赫於前雖備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固以爲幸矧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勸功鐵券爲國之勳臣厥嗣登名金榜掌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十

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弟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子嘗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爲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卽其字扁其所居蓋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

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吟嘯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畱之家家不能受畱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幾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體方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蓄畬也積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苗畬先世所以植生產以遺子孫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十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苗畬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

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嗣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真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子于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田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五十八畝也詩三百五篇則所得者三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芟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主

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巋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觀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京師需子文以爲堂記予喜用貞不忝其兄而又能克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名

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爲甘至於久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陞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罄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旦暮紡織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母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主

豢之甘而茶董之嗜非不知茶董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母於此蓋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母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母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母焉故爲之記如此傳廷美持歸書堂之

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爲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其名聞于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于冢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嚶達有莫知其所由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古

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既垂則夏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圭

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為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為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為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其宿為說昂精為何是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七

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飢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備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闕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趨拜王相綽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

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稟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為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為記

思補堂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七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窅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為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為牧者乎親為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溪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饑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為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為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為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

者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于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塵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大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爲之以斃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

故凡天下之山其脈皆發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網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尤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蓋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

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由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畱心於事中方有心應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三

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於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疾者恃以葬咽嗚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於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

始未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曰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恩來歸乃卽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設有井疏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音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三

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旣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兵部郎中進三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參政左右布政使八副都臺兩巡邊方叨備六卿再掌國計輔儲宮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皇上優臣以閒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朝時曾屬吾子豫爲之記旣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

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選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陽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華轅下過行大禮猶與陪位我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懸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卽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三

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園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松裊茸茸之豐草易朱絃以山酒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閒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塵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目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肯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略其景而原其心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

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溪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既有幽溪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構以爲亭扁之曰半山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顙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木有隄堰以灌漑有河堯以逶迤眞人世勝境也繇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廬江之名山大川山若天四馬槽冶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目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三

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於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夸鄉里稱爲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汨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憩

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斯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濶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界繼仁勒於石而實諸其亭之壁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雷

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華華兮花菲菲花以釀酒今充吾儂我且醉飽今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樂據樹以哦兮陰陰以眠臥起其間今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澹觀政京師每以語子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

以記見請于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復淵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衷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重

授瑞歸以遺君實諸軒間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詠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顧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瀾瀾倒之餘而有歛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修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以爲和美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

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歛以實人皆驚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鬱鬱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刪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美

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真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子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

有之君臥起輒著屐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橫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嗒鳴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旣而洞開八窗憑欄四顧喟然歎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栖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毛

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夸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鑠庶幾疑於神歟有虞氏居溪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遲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遲

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爲林軒記授還歸書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吳永年氏構軒以藏修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爲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天

棄置不復少寓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櫫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奸言希字鬼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劇目鉢心指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爲工巧取黃配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肆爲弘闊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

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昌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駕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天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蠓磯宋人常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蠓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夫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

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江之濱構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迴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真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真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汎之軒窗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胷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尚慕古人而一時宜寓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棹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辛

乎無垠而聚此江潯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潮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略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子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衝蓋古所謂羅源璞鄉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

至土君才者淳諱而明爽幼以民俊鼓篋鄉校旣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焉恒自歎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漱之餘卽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逶迤而出於庭院園圃之中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壬

左顧在盼某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某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修飾剪剔燥而灌之穢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卽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成陰野花發而幽香真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做蘭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

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情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幽水一中一觴一詠以樂其自然之趣自切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冕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子文爲長樂居記子與君同生海隅同爲庠生子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子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歿葬祭於斯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卽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子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卽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子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榷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蓋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瀾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鳥者似擘如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需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顓顓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子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己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吾鄉人榷司知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雷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攜諸子遊焉

屢顧而歎時子彥宜侍側而問曰大人何歎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眇眇而茫茫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蒼莽之際何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雷

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畱耕翁曰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援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

亭之壑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歎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進學齋記

穎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冢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卽生所見者以爲生喻生聞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雷

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鄉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不知其凡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郡邑之形勝閭閻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

道也履歷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不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而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冀諸齋壁朝夕玩焉

雪筠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美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溪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竝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飄飄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飄飄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

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子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南溪小隱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毛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爲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以見也言當其可以出也知適其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也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握手而有析楊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械坑陷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雞犬不得寧也室家不

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源發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望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齊先生某其父今憲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美

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後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仙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

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庠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六 記

美

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子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楹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

帥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榮然僅二孫存止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曠書之揭於寢堂之楹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爾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

丘文

卷之六

記

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已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已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崩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大嘗

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真諸堂之楹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鬢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夫而

丘文

卷之六

記

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曾子

丘文莊公集卷之七 李樞

宗孫鎮魁典籍

賈 崇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箋濤選定

吳纘矩

符 詩

馮廷琰里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鼎民族

記

東溪記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爲業有樂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髣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着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瀉瀉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一

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瀉瀉兮來自西顧免下浴兮柱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爲常客有過而聞之者歎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視之乃皤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戶訪之遇一儒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翳濛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宣尼所謂善人者客所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汨汨兮天下皆然孰洽其

流今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爲魚兮躍于淵抑將爲藻兮漾于楚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

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子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子因筆之爲記

雁集瓊庫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于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諸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泮池之中北貌貌而小似鳬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于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鳥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二

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贊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渚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然悲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洳視茲泮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官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願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子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雁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間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

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遞謝焉雁聞人言若對以應童子舉手俛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雁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京師得十數楹于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墜以楮中設几案左右列圖書外隙牖于牆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楮半蓋于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瓦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蔭蔭蟲蟲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闌闌塵紛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緝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爲炎歟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陰槐以讀書取必於已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

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嫩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願無爲之地耳旣登名仕版且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四

脩子與焉編脩職事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施設館局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蘊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歎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八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

升胃監也有日會之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資既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濟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茅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授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蠢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五

天以致其祝歎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

壁

藏書石室記

子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顯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卽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免至十數人積久至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六

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子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已

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恍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于癸巳年七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櫃若干內度以書僅成子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子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七

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沒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

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共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子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其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暢然快輟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八

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渙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初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溪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地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

而耕者其常歟子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溪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謂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卽丹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溪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獲登常數焉環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九

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出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蒼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敕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雒蹠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闐闐之維逕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十

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
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坳之間者靈山
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
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
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
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
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
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
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
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士
樓臺峰岫十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
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
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
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
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
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
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葦爾之地居
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區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
今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
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真身金馬玉堂

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
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
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
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卽歐陽子
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
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聞其愚而以柔遠之禮
優之俾得以守其故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
老於是莊之上炊稷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
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
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遣子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記 士
孫尚亦有利哉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號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奎矯稱陳氏絕嗣查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除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過遁至京懇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豈爾蠻夸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夸大將軍印統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夸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夸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敕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遠伯朱友領驍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管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惠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濟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儔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禱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蹕江蘇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母殺降母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勩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遯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古

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譟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夸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敕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共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氛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彬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和儺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

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邊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擄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遣喪與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七

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還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

論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陰雷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溪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戍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至陰雷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驍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夫

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護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船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泐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驍騎將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施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溯江由希江麻半江直

至盤灘固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子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賁敕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七

則自有准備王知此敕是欲以歛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昇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肘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

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棋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火光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六

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來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搗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城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擄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

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雷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規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雷兵于鹹水關兩岸雷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九

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已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雷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乘進調柳昇魯麟土官莫塞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濱州

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擒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干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十

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已卯年殺光泰王願立其子頡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雷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

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赦有司爲陳王贈諡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卹窮獨革去夸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陷於外夸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詩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主

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又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充征奪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保征酋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又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土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

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錄

主

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爲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

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伏填滿山澗賊徒散遁還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還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得渠魁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奪將軍印充總兵官任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十五年以上以王久勞於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閥者福住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子次第之子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敕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傳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有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擣撻得分寸書片格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筆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君在清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饒燦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容苦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收節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

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歛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逕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闕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城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硃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督戰於是士卒奮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

三千餘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齒十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歎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良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教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齒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敕獎諭委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敕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

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壁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礮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畝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追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蹶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剄駐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

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官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歿於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歿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史濬曰初君歿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歿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歿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污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子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覲子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顧旣歿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賊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

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州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公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纒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徭種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屏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无

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畱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步于賊內處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威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

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裔民攜家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菹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衆心攜貳致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葬之流眚聞風來歸者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舍禾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屯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亟呼其黨掇甲出迓怪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首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跪奉觴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旣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諭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丁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

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寶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邵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眷拔後歿於賊公撫尸動輿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夸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牛祠祀之公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猶聞公公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主

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鑑尋陞左布政使蒞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敕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四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侍從平反冤獄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爲厚德君

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上不允既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卒於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爾豈真欲浮洪濤而居瘴癘之鄉耶孰意其真極之後二千餘年而其間孫乃真以其却萊兵墮三都之術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旨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况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爲未學而不欲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逮及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主

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况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謂乘桴浮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耳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尤不足道也安國顏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况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爲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

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十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子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願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子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詔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子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僉舉爲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大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教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王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

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俱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櫛慢需用無不備焉既歿歛襲殯葬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病歿者十餘口閭里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之至夜又爲之歛殯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屑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潭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循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幸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

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永永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情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既而可襁負也又繼而可提步也俄而髡且毆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長長之者苟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覩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大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傳

三

大塊息我以灰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縷易簣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子言至京師子聞之驚且駭焉曰茲豈今世人哉茲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子于所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告子以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

平日用之常無甚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而艾而耆今且老矣爲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羣從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資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題跋

跋江山雪霽圖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三

子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子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熙目之以江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野圖維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欽湖竹館柳浪茱萸洲辛夸塢之類子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酬爲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磴磴亂石矗矗山石硤聳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爲必求其人以貴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壽不可哉豈但壽不可哉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爲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爲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墨

璵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投之寶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爲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璵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爲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若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

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爨於戎於政於輓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冑以履以帶以冒鼓以貫編以箠箭以包于戈以緣席褥以鞍若轡焉其煮而凝之以爲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美

則用以弓以櫛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肩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爲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嚙飲蹄觸臥起搔鳴奔鬪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爲圖欲世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子跋一言予

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觀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既以駕犁肥又用轉車穀爲我運百貨爲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苦亦良酷云乎世上人甘心埤口腹既而食其力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觫觫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子友潘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元

裝潢爲冊暇日以示子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內殘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爲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爲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威爲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

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養自是其府僚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爲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景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卿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敬之君子猶以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非所以養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明

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環侍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真宗爲王時其門下所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爲之慨然書以歸之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

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子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攜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舉目卽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顛卽在其趾有事出境踰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既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向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題跋 望

闕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爲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藏皆在茲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貲龐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冥冥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爲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爲符驗若世之置田產者必有質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池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

公以爲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上也僅數尺苟可以携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輪於人列於肆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爲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拆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大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雜說 望

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僵立萬山之中地險巖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自致萬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歎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薦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強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固

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歎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資亦既有閒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子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子就禮部試子尋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爲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子適得告與古岡蔣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雜說

聖

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藏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鐵於冶煉灰以脩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艗觸維纜篙釘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藏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藏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機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

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強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真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艗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雜說

聖

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惶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振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此就一舟而言

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虔吉者自鄧越來者有之自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雜說

聖

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卽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之日同其至也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暮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矣雖然此時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間檣如竟天之虹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

得瓊林人盈之材泰天合地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海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真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志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由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利祿得遲速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雜說

聖

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子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慰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飲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斷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幾其內知者固若是耶子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真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真知石之爲玉故

再獻再刑而不悔使其知不真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下服况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真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黑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下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况吾身乎

字說

林升宗教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聖

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淡矣哉是故擊拊曲跕皆足以朝必爲珞璫珩璜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袒免之節豈固爲是緝飾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也鄉貢進士林升旣冠而賓字之曰宗教其取諸此歟宗教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筠風所時猶童艸也已若老成人予心奇之歲庚午聞鄉書兄宗教名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飾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

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教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者其名曰義類萬有不同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聖

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己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己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不可不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家子曰時芳旣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教徵子爲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初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拆以華以舒以天以包以碩以孳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

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穉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共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爲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兕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若賓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祇懼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藉承蓋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既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

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緞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斐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用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爲有司勸駕進之於天子之庭羣試于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離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子鄉先達也求爲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爲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荆璆也魯寶也昌城之藥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羊

真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朝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格無遠弗安無幽弗屆無滲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爲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

時文亦應貢來京師儉謂微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
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
服敢煩吾子達之微以爲言子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
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
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爲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
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而自放之謂雖以孔
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於已
而光輝著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
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
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承圖噫儉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至

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
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稱其所從行
必稱其所敬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爲心如傳所謂
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
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
慎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
之慎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永
如皐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
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
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 有序

清湘蔣冕子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
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
幾又介其父執陳郡陳先生執贄求從子學爲古文辭又
明年昇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成賓備禮然
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子求字乃命之
曰敬之又爲之補其祝辭於乎子老矣而冕年方艾子不
日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冕乎聞
人呼汝之字恒如聞子之聲出於心而宜於口誦乎此辭
恒如子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至

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辭曰
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
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綬前後有旒文而得中
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
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
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既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
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
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
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馮顯子充字說

吾邑之鍾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顓子
長女子瑀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
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子曰顓名而未字蓋字之子字
日子充復請中其義按字訓顓大也而又謂之顓者大兼
形氣而言顓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
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
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則上下四方
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身內事也然則所謂充者夫豈
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七

字說

垂

而顓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顓之一言至於有宋
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
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
今顓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
宜何如哉蓋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
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
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用敬進學在
致知此程門教學者人道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於
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
名烏可不任其責哉

書

丘文莊公集卷之八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馬廷璵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唐登翰

雜著

食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食
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歎曰古人云飲此水者
一飲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
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可以墜痰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潤能使人多髮晉之碧
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係
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臥諸船窓之
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
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
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爲言之若謂泉之
果能食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
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
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肯由茲道而行
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

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愁焉或不愁焉其愁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即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食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秉駭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曉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二

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漸也酒水讓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頰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飲吾者即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母惜一開口之勞以辨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子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

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其敢爲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賊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取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臨梅關泛清溪則其心與昔所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三

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水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真可畏哉飲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爲所污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子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
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
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子座隅適有鏡懸
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
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
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
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
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
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
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然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四

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
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
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
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
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
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
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
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
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
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

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濯
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頽乎其前
而不之見矣况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
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教予曰未也是鏡也
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
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
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
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異域無所如而不
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五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卽今
之隸古之隸卽今之所謂楷世俗傳舛襲僞往往反稱之
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
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爲小篆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
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
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
爲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
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
或爲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

漢隄後草書體曰愛璧末葉典籍彌繁惟作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尤簡略成公後隸體曰蟲篆既繁草書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強懷璞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者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真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山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雜著

六

賦

石鍾山賦 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肝江何秋官廷秀旣爲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卽所兄爲後石鍾山賦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龍從岡巒嶢嶢駁駁之幾里崇崛疊之萬壘危臨溪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夸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空明兮穴殿蕭蕭翠兮杉松子嘗纖舟其下履險陟崇爰窮幽而振微盡詭狀兮奇蹤重天塹之渺茫極岳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晨曦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沄其成濑萬籟聞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爲石千態萬狀怪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射察坎鏗鏘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採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鄴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傳今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茲一峯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湧瀾而訇砰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啞啞吾恐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淳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挹酒注之巨觥釀江流醅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之所以名

別知已賦 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命下同朝卿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賦

七

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駭愕歎惜者累日甚至齋咨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深至尤非泛泛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嘗魯君問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平日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朝著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略又相似焉今君一旦舍予以去南

之哉君其念之哉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儔驅余車以北征兮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諒多聞之是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脩亦有良朋兮如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夕連牀以共話兮朝並子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

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已兮乃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塞好脩而練要扈蕙萳與蘭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衆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其爲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產兮追逸足以超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成期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腥恥齷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既聯袂於金門兮日終遂此情慄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羗別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

懷鄉賦 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馳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中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

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人
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
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惘然有不能自己者因述中心
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
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今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
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晝神想以遐驚
今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榮
離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
把而今拱者舊日以凋謝兮哀樂集其多壘朝吾登子金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賦 十

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
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簪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齒之
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
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插予以雙翅馳寸心於
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
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
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
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申申告吾
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爲瀆或爲之忻忻兮或爲
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慙而爲之慙

愧今或傷而爲之怊悵惘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
兮儻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
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歎息而
不休情惛惛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橫流方資其朝夕
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
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又將別子
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聞天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冀衰
嗣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兮因以
寫吾之心行何處我今母金王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
今閱半載之光陰既治復遯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賦 士

溪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慰吾親倚閭之思
今日不久請告而歸來

南溟奇句賦 有序

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敕有曰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句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
時瓊郡入賦方僅再葺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
陋而我聖祖卽視之以箴旬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
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敕何啻百
數大率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
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

賦曰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

集 406—386

而色五竝贊遊而數偶脩蝦而龍鬚文魚而鸚鵡鱗登陸
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金狗騰綠樹杪而飛馬乘果
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
如郭索海濫之貝大如玉斗花象靡刻而文烏構不涅而
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蒸
之可通神明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
衆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
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蚶蜊茲
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
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賦

六

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今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
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
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
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
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
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
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
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
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
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上乎一水一山之餘而

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
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咸最遠其勢
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
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
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
七郡而入于中國南蠻之習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
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情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
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
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劇橫
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賦

七

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
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
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
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
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
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
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
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
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
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開坤珍而幹旋厚孰遠移而近書執合以皆同質交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爲神奇變雜駁以爲精粹迄今如逝未焉如既九其所期今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然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甸而甸之所以爲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輟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遽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有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又七

不知凡幾王號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睿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頌獨憐憐於窮海之一垓奇哉斯甸兮何幸得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頌

瑞菊頌 有序

子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汴溝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蒂三華一時衆衆咸詠歌之傳至京師子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爲况菊之爲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爲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儼之於伯夸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又

又雜之杜蘅申椒薏苳之間每爲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庶其儼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

爰有嘉植號曰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夸之清兮和如展會介則魯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苗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今胡獨此本參秀並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于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干其他而生此

滿服之庭兮 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 晚節之待壽之徵兮
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濬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流
涕焉 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 愿有老成不識城
邑者雖貧下戶亦有所蓋藏 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
豈弟之君子 予子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
公者以寬仁之德 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
大庭赫胥氏也 噫民生斯時一何幸哉 二公之後更于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九

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思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
俗亦日趨於薄矣 嗚呼安得爲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
公哉 二公不可見已 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 王公
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官僚循良之報天
之於二公可謂厚矣 彼以誅求爲事者吾知天必不輕
恕之時 用出其祖畫像見示 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
貽翁拜公於座下 今餘四十年矣 猶能彷彿其形似之
一二 今幸與時用交好 拜瞻遺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爲
之贊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遠

如邇公何能茲德 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
不可涯 湊公形雖化心則不灰 所不灰故在人口耳公不
人責天乃厚 界界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
我拜公像悲極而喜 喬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昔蹇蹇之
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
之義衆方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
而不肆不徇時之好必行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
殆所謂天下之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十

彭學士書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
雲龍斯文在茲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
神巫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壑如冰斯融功名
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
止四莫測其真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之時
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鞞或具
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中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

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
悒悒悒悒希聲默默至道魯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賈邪真邪方其
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瑚璉之質而未滴其淳也迨
其壯也茫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
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閱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
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
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
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主
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形吾立之先生之
爲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惰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
露歛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
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
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
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爲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

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宜
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爲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
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乎若河而不波以滿之人也宜
致身於鳳閣盡簞羽於鵷班吾知其鵠起有日而不終老
於校官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
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蓋
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闔聖賢之門牆而期臻其奧
者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主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也坦
乎吾兄之胷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
兄之中共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已也
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
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目者孔多憂溪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歛鋒鋷而不出向之雄辯者發而爲咨嗟向之深憤者形而爲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回視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廊廟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詔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嶇也朗然其白匪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雷

行觀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內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風颯乎鳴世之音文不離平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雨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溪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已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焉魯國之禽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冰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

似乎先生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爲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廈之上人擬之以爲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變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荆山之璞彼哉書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雷

身於巖壑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真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子子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嚶嚶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真作古之人矣噫

自贊 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爲謂汝子無知邪則似乎或有

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邪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寡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固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決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末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

謂其爲我邪而我又在此謂其非我邪則又酷我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爲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統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雲

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體之真有時而歸之造物書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有見之者尚曰此瘦山之丘仲潑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黯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肢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寥廓噫奮自嶺海登平館閣雖不能爲一世之人龍敢自咤爲一方之雞鵠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已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靈而幾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爲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議於內者王諒其忠經營于外者民被其澤未滿七旬之年嘗爲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天顧奪之何五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今儀爲世道惜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爲關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長瀾濯儒林之秀早舍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鋌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爲屏翰家賴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贊

雲

無心石贊

之以爲堂構其尚朝兢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旣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溫潤峭厲極極立辨之聲巖巖具瞻之勢不豔而成不求而至名曰無心夫豈無意

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羽比爲姦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闔塞卽還鹵因乘之以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懇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至半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毛

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饒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涑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某等官台憲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卽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頤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僑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

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已己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姦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東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天

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而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旣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旣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疫而事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境間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左

時廣西燧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存賴以不擾陝西地臨
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日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
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
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溪文巧詆者輒不樂
之刑用是平僮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
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
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建遣大臣巡撫僉曰
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命至公
卽日就道甫下車露禱于天雨卽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
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壬

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
餘萬又有餘方以致於前代聖賢有功於齊魯者爲建祠
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
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
以老疾上章乞致仕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
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鞠之獄成後歸
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頤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
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頤爲之構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
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
泊如也歲丁未以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

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賜葬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惠山之原弟
頤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子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
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諱 珪俱以公貴
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
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義官龍
庭補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壻也孫男二欽釗女
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國變
荒爲熟公佐邦刑於必求生最其功業所在烈烈曰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辛

而報摧折大姦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
卒于家有司以聞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譔文遣官諡
祭之其子頤以子與公交莫逆求子文志其墓先是公無
恙時以書畀鄉人林徽抵子豫以銘文爲託得書未幾而
公遽捐館舍公長子五歲子幸後必安敢負公托耶乃杖
淚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
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
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虔祚之女贈孺人公以

永樂丙申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汀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其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已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于信者鞠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邊事方興儲餉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宜府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盈月邊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曹私屬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革舊驛由黃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擴撫之無所得及公滿秩需選銓曹適知縣甄鐸有故勘人命獄有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訖其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贖之公無所受又有耆民數十人赴京告甯然公竟坐是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蘇州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蓰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徭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有爲務從簡素神祠惟涓潔其在祀典者解字惟脩葺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繼饑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卽強奪公卽帖示俾饑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年爭持狀赴府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

之同官有以事未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叅政仍掌郡事降敕褒獎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獎廉能黜貪懦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賁丹徒二河增築奔牛一橋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奉敕飭理兩浙鹽法已丑又敕考察文武官員凡軍民利病悉聽便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十有三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長頊林出次璋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焉洛雲翳陳繼宗其婿也孫一旦頃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公於邑中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讀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爲無益之語字畫亦道美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踰八耋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務略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自樂而已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潛丘因自號潛丘道人云銘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爲邦司直廉其不訕明憲之典而不傷乎物爲民師帥不赫厥聲盡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歟爲銘其藏

贈翰林院編脩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口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廷言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甚性勁直是是非非無所假借人至有所不堪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爾也人之生也直吾豈爲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曰直菴人咸謂名稱其實云公諱昇字淑高曾祖諱覃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次詳次詮次諱其季閻郎廷言也女一人適士族祝升公以廷言貴敕贈翰林編脩階文林郎朱氏贈孺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爲業而總于其長一人凡出而有所懸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父掌家政獨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家御史也尚須防閑耶蓋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三十年一錢尺帛不爲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寓臨清主劉子中家子中父歿甫歛畢鄰火起將延及其家子中時寢疾母年踰七十公爲負其母出走同商者十數人昇其柩十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所賫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

西岸見有以女鬻娼家者詢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御史者因捐金贖之娼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爲辭翁曰彼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辱于娼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論落耶丞悟以金付娼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賣姓者以持竿黏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時游卒有掠小兒者公因令僕伺其幼子由潛誘之匿他所黏鳥者歸不見其子偕其妻號於道誓不獲與俱斃公給曰得非游卒掠之去乎乃益昏仆地久之稍蘇翁曰人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子心痛如此安知禽鳥之失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吾爲汝物色之願使僕呼其子出贈以緡錢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善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麗初婿外氏時答以襲衣中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可衣此乎却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痿兩手顫痺不能舉物猶以資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忽舉首呼其子闇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榮以秀累謫戍邊以書歸索乾魚名鄉生讀之生讀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乎母大奇之以語其兄咸

同知同知爲擇婿以歸公母以愛女故厚其嫁資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邊方方受苦忍攜家所有以適人乎盍用以資贖送僅受其半歸費氏既踰月卽親操井臼躬澣濯時家食口衆娣姒番次直庖孺人當直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人與食者輒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數世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率子女拂神位滌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旣沒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旣葬卽責諸孤以事生業遣閭爲郡庠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耀受經暮歸卽問閭所業稍怠則諭之曰汝忘汝父垂絕之言乎繼之以泣閭悔過讀或踰夜半恐其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之孺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孺人性至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旣沒事繼姑益謹姑老病時時索飲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父景榮晚歲有還自謫所旬必一歸焉曰定省久曠姑以是補之景榮次無子其母就養娣家孺人數數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歿之夕母夢見孺人純素泣拜牀下連以手拍胸曰我不孝我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娣語未竟而訃音至矣時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己卯得年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華蓋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

某日附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其倫然天
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之身蓋身之所事者有限心
之所存者無垠直哉此公舉事以義存心以仁矧有內
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
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
阡風氣溫淳留骨不朽與天地長春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仕明生元至正丁酉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毛

得年僅三十有二卒大明洪武戊辰葬於其鄉之倉背園
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鐸始以其爲刑
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
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
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
時目熟其行耳熟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
自汝祖歿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爲人
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吾父母有
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需也吾意其姑以是相戒耳
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

恐少有拂逆之自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嘗無事恒謂吾
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
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持捧薦獻勤勤懇懇儼
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詔告之然與人謀事不輕然諾既許
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
有患難不啻若在已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
之不寧者移日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爲
貧所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瘦死烏可以一牛之故
而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餘
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汝祖爲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毛

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惡適里人有
相構訟者辭偶連汝祖逮繫京獄論輸工作忽得疾臥金
陵邸舍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
我必命也勿作無益悲幸養我母鞠我孤我即死不恨矣
又指牀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
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齋志以歿汝其持是歸以屬吾
妻謹什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
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汝父不幸蚤逝不
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官
朝著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勉哉其

母忽有政君數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君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子俾表其墓登所謂有待者耶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岡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於天下後世子不容別有所撰謹掇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甫大父景德父同憲母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卽陳儒人子一人存敏以子貴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劉仲昇孫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三

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八人女五人

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竝生天地間而物爲人所用人心之存與否事之宜與否恒必因物之取子見之一取一子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而無所私於已卽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之必將久且大雖然豈獨人之子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子之矣子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卽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

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攜之則不勝攜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周舍惟其宜必甫有二子偕其長者以行而置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矧身與其間旣爲已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子之而不受者尤鮮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四

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爲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爲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而性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儒人亦賢也已夫義婦順一門之中吉德參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爲世勸處士孫愈子考春關時所取進上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間持其鄉人過邸中所作行狀來求子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友頗讀書知道義嘗挾所有游梁沛間所至交其賢豪潘卽必甫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則以已物與之或言

其者則曰吾夫婦爲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桂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即愈次志女二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旣以卒之年葬在本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呼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入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是以秀之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衰而天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聖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予承登暇之賜休於私適鄉貢進士順德梁和持其二世祖行狀求銘言於予曰和先祖墓葬于番禺抱奇林屋坑甲向之原迄今幾三百稔凡九傳矣雖有田以供墓祀然塋石碑文日就圯泐天順丁丑歲和泰例南還省于墓下鬱然念曰吾宗子姓不下二千餘指田業無慮二百餘頃香香綿綿引而勿替皆先澤也茲墓石傾頽磚刻漫滅雖曰古不修墓寧忍忽然而立俟其墮哉矧歷年久而近世

多失今弗圖則愈遠而愈忘其本矣肆謀諸族捐祀曰租積石鳩工而新焉惟誌銘未補敢干治朝史筆以闡華代幽光也嗟夫祖孫世遠鮮念厥先今和能敦本追遠承言孝思良可嘉也按狀公諱仲欽字志鳳先世閩之晉江朱贈大師越國公諱格者之裔由閩徙廣高祖丹崖公拜大理寺評事致政避金人難由保昌珠璣巷遷居南海之奇石父諱延泰別號文嶺爲雄州方正再遷順德之桂林母顏氏於宋紹興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公夙負英敏孝友克敦年十二而母歿二十五而父公嫠嫠一身非道不狎非義不取博覽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聖

新斯墳塋用垂悠久則公之名誠稱於後世遠矣敬為之序而銘歸之銘曰

人之學夢夢而弗思孰如公今極深研幾人之行嫻嫻
鑄於時孰如公今令色令儀道萃於身今性命真知德
晦於時今後嗣恩惟有封若堂今有崇者碑歲月幾何
今以存以隳斯今復銘今聞而賢之噫嘻厥裔今永念
在茲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墓誌銘

墓

丘文莊公集卷之九

李樞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矩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
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焉國家承平日
久道協乎中治循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
愉之極馴至於己己之變公義鬱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

丘文莊

卷之九 神道碑

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潑於公有感
焉是歲八月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景皇帝以親王介弟
暨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
哭不起颺言曰聖駕爾外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
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碎
順髮齧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
不知警真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
爭以手足捶次順眾猶哭未退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
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

隕出二人衆又捶歎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哀捐其身以爲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於直以爲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爲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爲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爲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家

丘文忠

卷之九 神道碑

二

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適國家有北狩之變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旣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北敵擁駕南還直犯都城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梁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爲敵所敗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歾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敵於菜市日

與之戰敵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胄入朝而陳其故因奏高禮被創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乃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旣而有旨命福壽聽公節制敵尋遁去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之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敵戰于祁溝敵敗去旣出境衆議恐敵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稔民歿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

丘文忠

卷之九 神道碑

三

近者人日飼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六月濱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廬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歿者給以棺爲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

江叅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居半年英廟於官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玆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敵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叅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敵犯靖邊之郭城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道會旱公齋禱於神卽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爲忠誠所感甲申以利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望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四

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貼黃缺官公薦脩課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干外公遂以疾辭章凡五上始九歸養病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爲終年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墓且戒其子歿後毋循衆例乞祭葬以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卒于家計開有司循故事爲請葬祭皆予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純錄純曰約曰微曰續曰纓曰綸曰繹經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純錄用爲太學生續纓綸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豪雋尚氣槩義所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五

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之豪哉公之子經嘗從子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爲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詣子辭子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於兩廣不以子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爲諱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子適考士南畿歸復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遂永訣哉子因經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六

請旣爲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界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令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理以養心氣以行義目擊姦兇心爲不平敢於公庭黨庇其朋怒氣勃然挺刃爲有旣梓以手復嚙以口臂指唇齒受命于心如發矟刀如出冶金雄名大義蓋于天下旣笏罔功朱劒徒借天爲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于衷曷論彼此彼何人哉黨邪害正弗竟公用匪公不幸偉哉是舉足蓋平生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饑餉餉門庭寇坐計籌策躬

· 懷甲冑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有
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車駕北狩外寇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手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白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七

及歸盡爲賊所戕脇從者口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知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母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謹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旣出公忽病作扶入

臥榻卽呼其子玠曰我亦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旣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具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歟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闕月大軍卽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旣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老旣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於官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八

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瑞公薦佐廣藩陞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敕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姦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贈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旣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

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畱乞備其事上聞亦有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旣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畱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己汲汲然爲之惟恐後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兇疾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公卽奮先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皆然亦皆帖服毋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居家時聞鄉鄰兄弟有不睦或構訟者輒至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九

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一奉敕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善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網疎闊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事上下交征恬不爲恥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欵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訟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

來可也長曰彼謂保認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繼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爲政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諡贈賜公諡曰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溢者仕爲昌邑教諭始介其鄉人禮部侍郎俞公欽會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將纔于石溢少嘗受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居官清白身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遺恨於世也以子出嶺南知公事爲詳特以見屬議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之後世居其邑之彰耀山會祖祖皆不仕父文吉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十

以公貴贈給事中母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月日享年六十有一歸葬於本縣上王山之原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玖瑄玢瑗玖以公廢餒爲國子生任桃源縣丞女一適張斐子也於公嘗有一面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矧以紀事爲職業無溢之請恒欲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况重以溢之請平既紀其實復系以銘楊公烈烈特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憚何懼靡追靡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逢生爲正人仕爲直臣歿爲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歿則不朽矣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歿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頗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劒寇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礙限而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聞知所措往往驚良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歿之嗚呼豈非毅然大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十一

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愿仕遠方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起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警備又於

縣南五十里立山足蘇村大巖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公賊聞震驚始爲民患今則逃生由是諸邑晏然而郡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也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訓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畱陳謙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三

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匿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水爲柵時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嚙齒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旣而賊近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中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歿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

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諸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西廣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歲而孤與兄祖弟源相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三人長卽魯次然魯以公卒之某年月日歸葬鬱林之某原厥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祠公於鬱城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子子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歿事之臣爲國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子皆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三

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子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歿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擾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徃安久案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顯歿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歿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歿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銘曰

灰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灰義於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晚一聞風聲晝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日忠與義公惟一身以灰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灰其身雖漸盡心則孔熾以我之灰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爲臣灰忠於天無愧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古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我太祖皇帝始簡儒臣入內閣司王言遂預機密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爲之其選至嚴也一時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遙避不敢萌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攀援來自他途者於館閣故事多有所更革幸而饗齋先生由官端復歸禁林稍稍復其故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戊子四月丁巳薨於位於乎惜哉衆皆爲辭哀之子亦附其後辭曰峩峩禁林距天咫尺地密勿代王出言居帝左右預

機密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輔弼古相之權隱然寓中洪其迹默契潛孚啓沃一人化八極百僚具瞻禮接情通不赫赫匪德匪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自廬陵忠節域高科盛名蓬屬史館任方伯英皇當宁侍講經緯多啓迪簡在帝心復位之初首詢及起身外藩入長宮端率羣職進臺輟機寵以嘉名進濟秩領袖羣仙闡明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壽考永終吉天不憖遺一疾弗瘳遽終畢訃音四聞九重震悼衆於邑矧在官聯清言光範日延扈易寓我哀效古陳詞寫何臆

蘭湖先生哀辭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逸儒儒之書如五經四書非不盛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假途榮宦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蓋亦鮮矣若蘭湖先生夏良輔者豈非世之絕無而僅有者歟先生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疎裔孫生而天資近道年十六七卽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長於道若有所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平生著述雖多其大且要者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四書而小學一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以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儒之說而附以己意文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

便覽或爲之梓行予得而觀之歎曰草澤之中科舉之外
世乃有斯人耶後復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孟寅同舉
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孟寅每爲子言先生之爲人凡
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者非一又知先生於
聖賢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已於是益歎世之如先生
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而先生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
復有斯人哉乃爲辭以哀之辭曰受元陽兮明以清承貞
則兮願以寧儼古道兮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紛鶩兮詞
藻差獨畱心兮聖經迴其源兮洙泗戒途兮紫陽之庭慨
斯世兮鮮儼冠玉蓉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山峩峩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神道碑 六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
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
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
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
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辭辭曰維少微之垂光分于
吉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其下葆醇熙兮服儒雅環卑之
人兮薰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澗兮以遊以冶
水可釣兮田可稼愬風流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羌

胡爲今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於社嗟若人之雖亡今
中有存者

祭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
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奇學必先
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醇秉筆必直言不苟同事多裨益
民方荷其陰受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胡姦人之詆誣
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蕭索或伏
歐刀之慘或受邊塞之謫幸其善念不至於盡忘猶俾先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七

生全歸於鄉宅嗚呼彼獨何心肆行冒臆貪天之功空人
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于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
靈而難惑天目一旦開明暖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
剛雷雨霽作解之澤小者以起疑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
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
正容易簣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陞乎岌岌講經者籍
穴出於大道之旁摘辭者雕刻壞其本然之質道德分裂
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
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
之如昨緬儀形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

以歸省道經貴邑具一瓣之心香兩行之清泣曩守制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克茲免寒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戚望佳城而致奠報殊於萬一伏惟尚饗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才之生日德曰才爲賢爲能位皆隨時而可致望非積久而不成所謂望者必由歲月之積累夫豈旦夕之經營良以國家用之而屢著其效遠近聞之而皆識其名如久旱之雨人望之而知其爲澤如積陰之星人見之而知其必晴其處也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雀之鸞鷹用之固足以成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六

之情泛觀一世斯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年弱冠卽振風紀僅及立年遽總憲體首按江西令行禁止如霜之嚴如風之靡再殿嶺南民安盜弭如防斯遇如水既沉禁革之政在江人口耳保障之惠淪廣人肌髓聞之者膽懾見之者氣餒轟轟然於一世之依阿昭昭乎於衆人之謫詭以此致譽亦以此致毀喜固以此怒亦以此嗚呼自古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乎天乎蓋緩公灰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尤爲難爾已而已而九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嗚呼哀哉哀哀曷已哀雖衆同痛實切已因令子歸緘辭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

饗

祭周廷參編修文

嗟嗟廷參謂君不壽耶則已年踰四旬方之顏子固爲過矣謂君爲不貴耶則官居七品方之王令固爲多矣所可恨者七旬之父垂老六尺之孤尚稚學已優而未得可行之位以濟時道已明而未成一家之言以傳世善人命薄從古則然彼哉何倚富貴長年豈見德於人者顧得罪於上天天道茫昧無從質焉嗟嗟廷參天也奈何考其平生樂少若多雕肝鏤腸以爲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草未見用於清廟明堂矩行規步以瑞操履特稱之於親舊僚友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七

未見知於秉鈞當展嗚呼士之不遇乃士之常今雖未達後尚可望惟未下壽而遽歿在善人則淚爲可傷然反於心苟無愧則命雖短而若長百歲亦歟何以較量某生積南君居浙西均糧鄉魁均游虎闥繼入翰林又爲寮友每聞君言如飲醇酒觀君之持守莊重步履舒徐恒私心之竊念是皆壽考之符豈意以辭言之故遂飲恨以長歎嗚呼哀哉嗟嗟廷參何至於斯天耶人耶尚忍言之河冰既解旅櫬載歸臨行致奠聲吞涕垂尚饗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古一家

之父子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蜚聲獨步屢納金匱之書專掌玉堂之署樞貳天官之卿兼處官端之副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尤爲無負所情者澤未洽於黔黎恩將推於祖父前朝之史垂成當寧之眷方注胡一疾而不起動四遠之哀慕喪我良朋居然寡助幸而後執行將歸去率僚屬以醇一觴表平生之衷懷尚饗

祭姚江戚編脩文湍墓文

嗚呼文湍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誼激切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闊每下視夫塵世凡衆人之嗜好不足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遊少足以當其意於人之惡讎若不啻於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三

之善未嘗有忌時發驚筵之辨臧否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質不違於背有憤世嫉邪之心有勇往敢爲之志嗚呼文湍之爲人殆古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者耶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惓惓以交勵奈何用之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茲餘二十禩孰知其漠之魂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滋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迴避既而果如所言幸免顛覆嗚呼文湍人傳君之爲神泄胥濤而享祀卽今所至而復之無乃莽

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由其心之無愧氣之聚也既落落其不凡氣之散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歿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期刑雞犬而設誓腰首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軋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火炎於顯盛之時冰清清於困窮之際半臂纔解遇諸途遽轉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卽磨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又爲操戈之舉落筭不援手忍施下石之計親其身也追郵况仇儂乎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歿同一致不忝

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三

爲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緬想舊游獨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卽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醕伏惟英魂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飲御醒之醇味嗚呼痛哉尚饗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歿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歿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歿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歿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歿也不宜歿而歿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可歿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

可灰也父已老而望汝以養不可灰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灰也不可灰而灰之豈非天平天平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謀命不可必靜言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兄弟盡心故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今既亡弟也隨歿一雙愛刀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酌酌誰其苗畝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亦繼亡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丘文莊公集 卷之九 祭文 三

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邱文莊公集卷之十

宗孫鎮魁典

賈棠青南

員位和 員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三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吳族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千金買寶刀 百金買角觶 寶刀頭有環 角觶能解絲 慙慙寄遠人 用以慰所思 所思不見察 幽獨甘自怡

客從天上来 贈我雲錦章 五色光奪目 上有雙鸞翔 秘之不自用 篋笥謹什藏 幸然遇良工 爲我裁衣裳 結以紫霞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古

一

殺佩以鳴玉 瑞服之朝九 重文采何赫 煌煌盛服今所尚 令德古所藏 珍重鵬鵠詩 三復不敢忘

遙川無回流 落日不再午 人生百歲間 役役徒自苦 朝爲

樹上花 暮作花下土 去住無常勢 奄忽成今古 反袂問蒼

天天乎奈何許

感興

人生會有老老至 不自知壯心恒未已 外貌忽已移 青青中中髮 俄然成素絲 灼灼鏡中顏 忽覺如枯槁 盛年不可持 行樂須及時 有酒且痛飲 不醉將奚爲

天際多剛風 淪淪隔弱水 相思不可極 之子在萬里 萬里

各一天恍忽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輸中情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嘉魚爭出躍好鳥鳴相和天氣既已曠景物亦已多主人雅好客相對酬且歌歌竟各歎息人生能幾何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

空齋坐幽獨夜氣澹以清冥心古聖賢悠哉怡我情天機一何淡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勉旃惟思誠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飛鳴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爲我儔百鳥莫子羈笑彼冥飛鴻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古

二

猶爲七人慕

南極有名相屈度遶難得鳴皋羣刺天孤鳳戢其翼韶石佳山水因之增秀色斑斑青史間流譽靡終極莊誦感遇詩臨風三歎息

溪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不見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嗟爾匹羣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 四首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涼悲涼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暮聽邊馬嘶朝看邊雁翔饑餐風中

糜渴飲雪下漿羊角衝北起沙磧爭飛揚回首望故鄉長

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妾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霽幾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仰天額上帝矢心期不忘但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

客集高堂上衆味羅珍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清醕飲桑落妙聲發吳謳寶兒噴清煙芬芳襲輕裘肥腴正厭

飲文錦何溫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黃茅連白沙風雪寒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咽啾馬毛縮如蝟髀肉厭

生周羔裘煖如烘潼醕清如油君身千萬艱妾心千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古

三

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况值秋風時柳衰不堪折情苦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口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憐死者亦何益

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返颼颼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

秋興

秋來百蟲號各自悲其生物情尚有感况乃骨肉情幽幽堂背花歲晚雪色零忘憂更不忘日夕憂思增嗟爾客遊

子胡爲常遠行

孟秋雨初霽虛館生晚涼悲風振木末激烈流清商寒蟬抱葉悲哀鴻叫雲鄉蚯蚓出共寂蟬蟻鳴在房蟻蚤鳴我前蟋蟀鳴我旁物各感其時豈必皆不平而我於此際兀然坐欲殫凄然動我心冥思搜枯腸壯哉秋聲賦三蒙恩歐陽蘭臺一何卑戚戚徒爾傷

小景

川光涵遠空山色淡平野危樓夕靄間高樹涼雲下久客厭塵紛羨殺舟游者

送廣東夏廉憲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五言古

四

當宁念遠慨塗炭日以極詔東在廷臣往振風紀職食曰御史某秉德剛且直屬耳按江右風聲甚煇赫兵政旣以舉吏弊亦以革謠言聞遠近公論推第一無如斯人可拜手答明敕天子曰命哉趙校三品秩天語重丁寧綸命光鳥奕百僚無間言相見咸喟喟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百預爲鄉人喜從此得蘇息特恩許乘傳陞辭行有日走也官禁近早有半面識中心久有懷臨分忍執默聊爲陳本末幸與垂采擇惟茲東廣地富麗自古昔秦初已內附漢後益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六十邑衛所錯其間小大五十七億昔全盛時承平久寧謐家家有蓋蔭人人各安適

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農家務耕織先期

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筆楚兵不識鋒鏑行旅不寄糧遠山不待吉昏夜絕剽竊歉歲無行乞况復天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著苧衣五月收新植山畝少汗萊水田有潮汐舟游泛滄茫火種燒芳萌曉包蒸燼飯晴著登山屐海錯富蚌蜆家畜刺豚驅文本生山林珍貨來番舶荔枝然火樹橘柚垂金實間有食素封田園盛嘉植愛身寧破產終訟羞珥筆還邇總安恬公私舉豐殖邇彼廿年前長吏恣胥臆厚利動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愚藐茲地遐僻遠決疆義防大肆搏噬力把臂視其示挾口奉之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五言古

五

溪壑填不滿氣餒撲撲難熄上下相師成前後通沿襲豈云無鷹鷂方自爲蠱騰天門遠萬里無地訴冤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兇險質弄兵潢池中延息苟旦夕外邪尋卽除中虛遂成疾蠹茲洞中猗窺伺乘間隙始惟掠近地稍稍出復匿迹彼素脆頓異戎與貊制伏本非艱而我狂安逸武胄恥言兵文吏諱申賊縱虎出薄林延鬼入居宅路有橫草虞關無一夫檢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邊境遭輜轡脅從日漸多徒類日增益居民就流散人烟渺蕭瑟已身不自卹何暇問家室田蕪之曠耕井渠無人汲萬家春草青一望秋地赤

禾麻種殆絕雞犬聲亦寂昏雨鬼火青涼月滅骨白內地
幸苟免因之困供億相屬成弗靖濡沫聊載職方今堯舜
朝大臣總臬稷萬國俱時雍一方獨艱阨九重赫然怒遣
將捧其裔天道信好還王師本無敵鼎魚姑假喘穴蟻難
藏迹行當見掃平腥穢永蕩滌却愁火燃岡岡辨玉與石
嗟爾嶺徼人罹此殊可惜買父來每晚謝令去不亟由來
非一朝往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耀草木回生
意山川增秀色福星離紫垣甘雨隨舟載指日下須江持
節鎮南國先聲一以聞父老慙以泣迎拜古道旁應以手
加額願言明使君代天布仁德爲我招魂魂爲我肉枯骸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五 五言古

六

爲我作保障爲我剪荆棘爲我開巖壑爲我插羽翼嘗我
眼前瘡除我腹中匯我寒示以藁我饑食以粒生者受我
廬歟者與我棹一夫或失所孰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行
行去須急齊民正倒懸異類尚反仄如病望醫師如旱望
雨澤寄聲報吾人此公古難得瘴海行將清食泉不能感
佇看凋弊區復作全盛域

雜詩

羲馭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滄海隅羣鳥集扶桑乘時
競奮飛引脰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冥鴻弔孤
影四顧悲且傷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斷削爲素琴絃以
朱絲絃寄以太古心時時橫膝上山水託意深別鶴爲翔
舞游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雅鄭竟莫分吾
心安所任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駒駉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我聞
開國初羅鬼生龍駒貢之入天閑用以駕鼓車疾徐皆中
節步驟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並馳驅安知今所良在
昔非其駕按索久成俗誰爲焚其圖世無九方畢歎息還
擲榆

秋懷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古

七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鳥飛日向暮豈不懷故林閱人
日以多涉世日已深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青青海中
山層層山上岑行行即到決意須在今有山不歸去何
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徧寰宇契合無幾人駸駸入老境落落星在晨鼎鼎
百年間會晤能幾旬况復限區域世務縈其身久別喜相
見見疎情轉親俄頃又復去寧不舍酸辛緬懷古賢哲未
必生同辰道同心自契千里如比鄰溶溶天上月湛湛空
中雲舉目卽見之光景常如新

劉草窻輓章

劉均癖於詩老大意轉豪舉目一世空振衣千仞高左顧
少陵杜右盼彭澤陶瑣瑣兒女語咕嚕徒嗷嗷仰天肆大
嚼對客揮長毫劑量古與今缺砂詩與騷一一中膏肓豎
子焉能逃惜哉抱所見白首竟莫遭已矣勿復道落日悲
風號

兀坐有感

兀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宛在瞬息間開眼
無間隔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歎女織爲我
衣男耕爲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資給我身乃大蠹何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五言古

八

以報天德

送鄭通判還襄陽

我昔游新河君時猶未冠有如金在鎔氣餒已光爛京華
再見之風采殊舊觀青松既出壑勢愈凌霄漢對庭違夙
心佐郡試新宦政聲如江湖日日臨堤岸况當有事秋一
日百趣辦事機紛以沓無不迎刃斷驥足雖可展猶自困
羈絆去去宜努力莫起風勞歎時方需異材九重正宵旰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羨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牛刀
初小試遽爾涖劇繁一朝謝師友莞然吏民間衆目胥朋

晴萬口誰以譴寒者待我衣饑者待我餐勝者賴以明鬱

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所貴各當理事安民
新安况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一事胡可苟頃刻寧暫閑
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腎肝民身
卽我身心肉何忍剝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報國
思民者君之天愛民卽愛君慎勿忘斯言

聽琴爲柯狀元乃尊作

幽人事佳趣開軒對陽明興來拂瑤軫暢我平生情心中
有真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蕙下弦諧鳳鳴坐覺胃襟
開塵滓頓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琴箏何當謝塵務枕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五言古

九

流階下聽

題畫爲蕭考功作

愛此春山秀微雲淡悠悠蒼松俯溪澗翠篠媚清流結屋
者誰子獨占雲山幽抱琴循側徑引領仍歸舟歸舟天際
來何時經丹丘丹丘多羽人爲問相見不

春景

入夏草木長林壑迥幽雅雲際川光浮石鏡巖瀉瀉誰當
三伏中高會江亭下倚席和棹歌縱目極平野陽波浩蕩
間羨彼舟游者臨淵空有言結網人何者

夏景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青旌懸翠旄龍竿綴鳳尾持出大明宮搖搖向東指氣節

橫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三韓人快覩古君子

擬古樂府

採蓮曲 二首

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妝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
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撓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
荷花香荷葉長紅妝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搖蘭
槳傷葉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隔江響
採蓮採蓮難療饑不如採桑堪作衣

搗衣曲

涼颼透窓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况君遠在陰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擬古樂府 十

山北風吹妾衣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搗衣明月下不辭臂
力摧心肝一聲孤悶添兩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
數離愁搥不破須臾搗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并不知
遊子在萬里今夜魂神寧不寧

對酒行

我有方寸地中涵萬古天幾回欲施布地步狹且偏起來
行摩挲天地萬物如我何天地若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
沿蕩蕩而豈蠡能測碌碌伯倫輩何止容數百欲作郝隆
晒却恐金烏歛彩陽光敗欲作仁裕洗却恐天吳震懾波
濤起韜鋒晦迹且隨時磊磊落落徒爾爲不如放出別腸

三百丈停蓄丹田爲酒池龍頭飲醉甕底臥開口笑歌拍
手和倒囊傾出千黃金鑄取仙人劉白墮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苦惡
人生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揚州鶴

花游篇

雲樓霧閣溪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丹臺裏浮
槎直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冒鮫綃裙天衢
空闊舒禹步俯瞰人寰惜丘墓一聲鐵笛下天來擬借重
湖爲酒杯珍珠落槽冰在梳雪兒歌唇玉奴板天邊一任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擬古樂府 十一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居嶼壘間目極蒼茫外神游八表縱大
觀氣噓千丈發長慨直從混沌鑿破初大偏虛空無盡界
天於子會開一元地自坤隅分兩戒山萬重水千派神禹
勞勞躬四載野外脩途七聖迷海上神山六龍載波濤洶
洶泛蒼溟沙漠茫茫連紫塞豈不欲鼓枻登瀛洲却愁弱
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瑤池恨無神駿能壓塊不如振
衣千仞圖老眼空明無障礙近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大

華三峰勢若蹲黃河九曲流如帶舜功封濟四海同禹蹟
平成萬世賴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怪七十二福地一一
異姿態驅山走海入雙瞳咀今嚼古供一嚼山嶽降神生
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峴山依
舊存杜子今安在桂劍殊非昔日墳釣魚乃是今時鱸赤
壁人尋折戟磨浚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今倏成忽敗物
理不齊時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變故今幾代古蹟日
已湮昔人日已邁瓊樓玉宇不勝寒民墮顛崖苦凋瘵重
衾春暖夢無魚破釜塵生色如菜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
韜鈴多債帥惜時感事氣填膈以手撫摩聊一概君不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擬古樂府 五
地爲輿天爲蓋人在其間梯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
真能容渤澥逐日何須隨夸父步地誰云有章亥請學尼
丘古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 客有繪登高望遠圖獻鄉先
達大司徒薛公既遠者故卽
古樂府題
爲擬此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礙奮志無不通玄穹
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
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無
多年粵從混沌初開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
奄忽盡幾許名畱在方策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

收以一心浩浩歌浩浩倂仰人開發清曠春陵南去是
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七言古詩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真天人文豪邁如有神光燄豈但長萬丈筆
端真可幹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滾五盤明珠無定準統國
夫人控五驥淡掃蛾眉却胭粉風霆煥欬一時來須臾雨
霽烟雲開虹收電戩星斗爛一天明月光昭回此翁落
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
魯直前生自是永禪師後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蓮不足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古

三

貴羅浮瓊海真瑰奇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真么磨
者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箇海南遺跡有雙泉我
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雲烟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四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鈴閣旌旗不動柳風輕劍
戟無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兩袖春風拂地垂閣遍
三軍超距樂晚涼乘興詠歌歸 春遊細柳

松風流響團涼影翠薄翻空火雲令一軍無事枕戈眠萬
馬不嘶清晝永將軍燕坐凝清香靜對珠鈴萬慮忘不用
更揮諸葛羽溶溶心月自生涼 夏坐松林

霜染楓林秋氣肅
潦水收痕山露骨
蒼鴉一夜化為烏
鳥含羞倚林麓
將軍小隊出西郊
金環壓轡青驄躍
一聲軍吏賀半空
雲外落雙鷗

秋郊狹彈

凍雲不飛朔風直
野獸畏寒出還沒
角弓鳴箭趁蟲飛
霜錐吐芒驚鬼哭
將軍自控五花驄
翻雲騎爭追從射殺
南山白額虎碧油
幢底夜論功

冬野行圍

雲山清趣圖爲歐陽道人作

山蘊蘊雲漫漫
雲容山色微茫間
一天淡月秋空靜
滿地落花春雨寒
道人愛此有清趣
穿雲結屋依山住
一縷茶烟午夢餘
兩腋清風欲飛去
欲飛不飛無限情
拂絃時作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古

古

太古聲驚猿吐月
淚潛墮老鶴知更相和鳴
夜深萬境俱岑寂
兀然虛室生寒白
回頭人世隔紅塵
雲山慘淡無顏色

嚴子陵圖

長笑劉歆頭不及
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
况敢橫足加帝腹
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
雲臺清風遼邈一萬古
落日頽波挽不回

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東
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
謫仙仙去不復返
惟有江水日夜流
人生一世幾何久
不如眼前一

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
歟後虛名竟何有
請君看此李謫仙
仙掀揭宇宙聲轟然
長安市上眠不足
長來采石江頭眠
百世光陰一大夢
余天枕地無人共
寧知浩浩長江流不
是醕丘春酒甕
此翁自是太白精
星月自合相隨行
當時落水非失脚
直駕長鯨歸紫清
主人雖歿神不滅
終古長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掉頭歌且吁
拔劍斫池呼烏鳥
酒酣興逸雙耳熱
仰天舉手長盧胡
斯人豈是噲等伍
磊磊落落非凡夫
潦梁五車不足讀
取黃醢白羞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
雲濤變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古

古

幻時有無鄧林樵
天白日動春風著
物枯槁馳丈夫卓犖
有如此置身合在承
明廬年來一擲金注
拙日光五色成模糊
無人爲薦阿房五舉
世空仰靈光孤一朝
得係聖賢籍攜經載
道之荆湖渠渠高堂
據中席說說英俊趨
座隅鈞玄纂要說道
義巍冠大帶談唐虞
名教由來有真樂功
名富貴皆土苴范金
合土無躋踏不須北
望生鬱紆

瓊林醉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奉天殿上傳臚罷
日照金門榜初挂
中使傳宣敕大官明
朝賜宴南宮下
張天爲幃雲爲茵
金盤犀箸羅八珍
宮花剪彩來宮禁
御苑分香出上尊
鼙鼓掀天播欲破
梨園法

樂喧相和妙舞清歌次第呈幻形奇技紛紛過承恩侍宴
皆貴臣繡金孔雀銀麒麟焚香望闕北面拜共賀官家新
得人白面青年三百五人似神仙氣如虎烹泉浮酒不知
數兩袖翩翩欲飛翥瓊林宴罷日斜時馬蹄得意去如飛
團團皂蓋空中舉短短絲鞭柳外揮微風不動香塵軟十
二街頭簾盡捲衣裁草色碧將流旗拂杏花紅尚淺金環
搖響穩於車笑拍吟鞍不用扶恥向平康問花柳還歸視
市枕詩書明日半醒扶醉走兜籠題詩謝天子就中醉者
誰最豪中原才子長短亭

聖雲祝壽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六

昔賢望雲憶親舍雙日焚焚逐雲下今君望雲祝親年一
心炯炯依雲邊舉頭見雲如見母獨立蒼茫凝睇久輪輪
困困鮮且明浮光呈瑞表壽徵潤石遙從泰山出雨下土
今茲萬物有如春暉煦草心亦似飢飢吹棘針母恩如此
莫可報望雲再拜情何任情何任意氣已目極天南萬餘
里越王臺上陽生時焦子初黃蟹螯紫高堂綺席倚雲張
紛紛兒女羅酒漿就中獨少讀書子挾策多年遊帝鄉帝
鄉迢迢歸未得對此佳辰應惻惻馳心直與雲天高恨不
將身在親側蒼天漠漠雲悠悠雲色還如親白頭孝誠一
念感穹昊雲影爲之凝不流何事良工心亦苦筆端寫出

心中語紅雲朵朵捧天庭白雲片片迷江樹紅雲影裏望
白雲白雲如舊紅雲新裁雲作衣雨爲酒共祝君親千萬
壽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淮之水清瀾瀾山陽古郡淮之渙道仙之孫古君子似是
馬曹官自理何以况之淮之水

淮之水清湜湜郡縣遠跨淮南北林侯秉心淵且塞民不
知勞馬輶誰誰其致者侯之德

淮之水清微微沮洳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一時
僚佐皆肖似餘波漸漬良有以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七

題林以善書送王君

近代翎毛誰最工邊家父子誇獨步羊城林氏雖晚出筆
勢飄飄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時虛憲盤礴窺天機毛生
點頭墨卿舞舞意氣所至皆神奇飛者自飛宿者宿色形神
氣無不足等閑尺素落人間坐使山林在華屋嗟嗟百鳥
皆天生結果叢叢哺方成形胡爲獨奪造化妙眼前倏忽飛
且鳴我從故人得此幅每日朝回洗塵目吾家外弟別我
去輟贈慙慙表束曲故鄉南去更千岑對此還思別意淡
物類尚知相聚樂矧伊人矣不如禽

竹庭爲袁秉中作

綠雲垂空寒欲滴
窻外蒼龍作人立
有時鼓鬣風中號
有時垂涎雨中泣
既如軒轅遊洞庭
鏗鏘仙樂天半鳴
又如李靖發田舍
滴瀝大瓢雲外傾
中有書生負奇志
千金學得擾龍技
辛勤十載謹護持
坐使鸞鵲滿庭內
只愁天作雷雨風
斯須變化出九重
雲收雨散歛神功
但見萬陂萬丈溪
深淥

秋憲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一年之氣秋最清
窻涵霽色偏澄明
萬條疎朗斜碧入
一點圓空虛白生
坐間四時如一日
凍雪炎風不相及
筠簾晝捲寶鳬微
細帙午寒金薤濕
千崖氣肅天字高
紛紛木上

上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古

大

葉飄林阜丹桂涼
蟾香散亂碧桐疎
雨冷瀟灑浩然陶
鶴者誰子終日栖
遲此憲裏平生志
節明如霜一片精
神淡如水霜明水
澹秋更宜凜然相
對清以淒孤高遠
慕伯夸聖搖落不
作宋玉悲秋行屬
金德爲義見說承
家多義事十尋雲
棟敕旋門五色天
書金作字義聲久
著越天涯冠蓋過
門每軾車何日南
歸經錦里爲渠重
放筆頭花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 其家舊有桐墩

昔君築墩當近林
種桐十載期製琴
今君築墩向遠壑
移石千山期得璞
晨昏來往兩墩間
功名富貴皆等閑
有時哦詩石上坐
有時拂軫桐陰陰
彈鳳凰枝老秋蕭
索却傍雲

根事耕鑿琅玕箇
箇拂雲長玉屑霏
霏逐風落一溪流
碧灣半瑣泉聲琤
琤鳴珮瑤山含輝
今木含潤人言此地如
崑岡瓊枝奇樹羅階
砌夜深疑有白虹氣
藍田餐法曾試無
北平種子應生未
我家城西君城東
梯雲石磴遠相通
別來茫茫隔煙海
置身遠在羣玉峰
何時對子盧胡笑
把酒同燒磊砢觥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
至今樹枝尚南向
草木猶知表蓋臣
君王乃爾崇奸相
青衣行酒誰家親
十年血戰爲誰人
忠勳翻見遭殺戮
兒未必能公秦鳴呼
臣飛灰臣浚喜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古

元

臣浚無言世忠靡
檜書夜報四太子
臣構再拜從此始

輓羅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敵溪
入富道者建議趣
召宣府總戎官率
兵入衛京城或欲
遂棄其城衆紛然
爭就道時羅公爲
都御史巡撫其地
乃毅然仗劍坐當
門拒之且下令曰
敢有出者手斬之
衆遂定口外人至今
能言之而脩宣府
志者亦載其事公
平生事業固多而
此舉猶爲卓偉抑
菴先生作墓志略
不及何也濬初來
京師時嘗拜公於
寓所極蒙獎諭及
濬登朝公已致仕
家居不久捐館舍
矣辦香致

敬其道無由茲因其壻鍾轅應貢來致其子泰命

求輓章因次第完城事爲韻語以補公志之略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敵馬長驅去復來何
人却建捐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餘鏐強兵
健馬盡南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南海客手持一
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歾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
馬駐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鐵壁湯
爲池雲州失守赤城破健兒躡足城邊過老妻稚子盡登
陣公亦援袍雪中坐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
敵騎南來資扼塞王師北出恃屯營屏蔽京師功卓偉護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古

平

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真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
勞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塞路無入上
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拆簡不通
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一夜收
英靈公兮生歿已無愧邊人至今嗟未平邊人能言不能
紀慙我鄉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些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茫茫瀛海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
里平地拔起凌蒼旻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
琪花不落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橘如斗蓮如舟脯

蒼麟兮駕紫虬木公金母互來往天鹿人鳥時嚶啾銀濤
凝碧漫山麓山麓渠渠列華屋黃金布地玉爲階五色雲
霞長蓋覆屋中插架皆仙書非金非木非琳球連楹克棟
十餘屋堆積高竝崑崙丘山中老人若童孺沈沈伐毛知
幾度桑田變海海成田下得籌來已無數仙境變幻無定
居仙人綿邈不可呼誰知仙凡了不隔人中亦有列仙儒
列仙之儒服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辟雍環水如道山矜
佩趨庭總仙裔考古直遡盤古時積書多與桃核齊仁人
自爾享遐壽海屋添籌徒爾爲

題山水圖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古

三

昔年棲迹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書如今置身朝市間開
眼見書如見山山耶書耶孰真孰假具眼之人世間算景當
好處背起樓趣到佳時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厭厭林
壑輕烟霞一朝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廣庭曲巷
通幽處壘石栽花脩勝具眼中彷彿雖逼真畢竟人爲靡
天趣回思舊隱隔世間欲一見之千萬難殘縑斷素纔尺
咫傾囊倒篋不復慳君從何處得此幅十里雲山數間屋
遠山淡淡橫翠碧近山亭亭削青玉山頭處處飛白雲樹
頭樹尾晴輪囷平林忽斷天光露眼色迢連雨氣昏蒼苔
白石羊腸路平麓盤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手把瓊

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涵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浩
起天末高堂白日生雲烟興來却憶竹鶴老見書何如見
山好人生即景須盡歡韋仙何必蓬萊島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世間何物聲最清秋高嘒嘒寒蟬鳴常州別駕日無事公
餘徙倚軒前聽物聲妙與人心合聲入心通無恨樂鼓吹
何須兩部蛙凄清絕似三更鶴初聞一聲如撥絃舍商轉
羽如有言一聲未已一聲續千聲萬聲斷復連夕陽欲下
雨初霽樹影不搖風細細奏出千腔雅樂聲帶得九秋玄
露氣有如伯牙鼓瑤琴鍾期聽音知其心又如南郭聞天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古

五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前年棹鞅翰墨塲英雄三百齊翔翔青雲滿眼多契合就
中最厚張與黃二君英英氣如虎明目掀眉論今古酒酣
拂劍落霜花興發揮毫灑秋雨今年同自江東來我一見
之心眼開長鯨吸海海欲竭巨靈壁山山爲摧摧山竭海
懸河口風雲變化龍蛇走盤古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
一成敗興亡如指手相看一笑氣味投典衣沽酒鎮日雷

鄰翁侍吏共驚訝平日見我曾有此客不此客何昂藏此
主大癡絕牙關斷斷憂金聲口角霏霏灑瓊屑帝城春暖
百花香軟紅塵土飛悠揚明朝馬首向東去燕雲一碧天
茫茫燕雲不斷吳雲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渡頭生碧
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三友松竹梅其間一友我萬物於人同一理意契神交無
不可君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人又不見
書酒琴棋集古錄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將身混物中滯
心太古窺鴻濛此翁妙得古人意白首山林無物累每將
富貴等浮雲却與幽貞結深契左挹大夫袂右拍君子肩
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居其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
道豈所論金石未爲堅耐久且莫逆忘形更忘年

題李都督虎

陰雨颼颼振林木百獸魂飛草中伏舉首爲旌尾作旌白
晝橫行誰敢觸汝虎雖猛何如人慎勿夜逢李將軍將軍
射石尚沒羽薄肉淺毛何足數

題楊廷玉忠義

幽燕自古多奇士勃勃胸中抱奇氣要雷世上不朽名羞
見人間不平事金臺我我易水寒相看意氣何桓桓君臣

義大此身小寧問鴻毛與泰山荆生不還田生亦地氣烈
爲時勢使西風吹散壯歌聲百鍊鏗鋼系繞指文皇建國
來全燕風聲震地雷轟天聲名獨出百王上風氣還回三
代前關西後裔范陽客二十辭家侍君側出入勾陳太乙
間一片丹心嫩如日落落身無七尺長忠肝義膽無他腸
前年持矛刺狂賊去年上書論流賊有勞不伐言皆應四
民安堵三邊靖丹心自結明主知時時特節銜王命禁庭
之獄非等閒生歿都來掌握間昨日九重親錫命三軍百
姓總開顏好生惡殺天之道聖主仁明法天造楊君楊君
聽我歌臣心盡處君恩報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古

五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胷中豪氣老更豪
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鳥鳥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
拔劍爲我舞電光燭欵雲披敷仰天大噓向人語顧儂豈
是噲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曾次三千歲今古憶年二十
三十時風中快鶻囊中錐廣寒紫桂白手斫滇池綠駿赤
脚騎奉天殿下丹墀底頃刻雲烟生滿紙瓊林宴罷馬如
飛一轡穿花三十里功名富貴皆等閑致身承明殊不難
覓得一州如斗大又被秋風摧紫蘭瑤簪玉筍山如畫靜
荷韜鈴意閒暇堯山祠下拜放勳于羽兩階祈日化絳灌

之武隋陸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籌人手一運轉溪山失
險鬼不神李廣數奇顏駟老發弓束書遵舊道英雄回首
卽神仙忙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湫茫吳山高兮粵
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送行章我亦頭顱
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惻惻明當歸棹過嘉興看劍檢書話
嶠昔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我聞仙山有奇木似木還非又如竹叢就天池走陸龍削
成玄圃輝山玉天生尺度齊人長清如冰雪堅如鋼偶然
爪甲相擊觸鏗金憂玉函宮商赤城九節殊怪詭蜀江桃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古

五

竹未爲美不知漢家何處得此枝骨格不凡足文理經年
閱代何靈奇在處神物常護持上端或炳太乙火節間容
刻丹書辭天子用優老老臣恃扶危夸父寧忍棄長房不
敢騎變化去來寧可測既失千年今再得當時北闕賜師
臣今日南州壽仙客南州仙客高士孫白頭釣隱荆溪濱
至人傳與養生訣步履如飛不動塵聞道今年年七十桂
杖趨朝此其日玉堂令子阻稱觴望拜南雲寄詩什絨題
寄遠祝長生共願年高身轉輕曉起撥雲穿竹逕夜深挑
月扣松局歲歲年年持此杖長伴神仙地上行

梅窓琴樂

高人好琴得天趣
閑窗靜對梅花樹
江空歲晚夜溪靜
丁似共南枝語
淡香疎影太古音
箇中樂趣清且澁
等閒三弄梅花曲
花不在梅花在琴

赤壁圖

烏林赤壁江東注
千載曹劉爭戰處
黃州遷客雪堂成
水落山高天薄暮
扁舟一葉泝流光
洞簫吹月鶴橫江
自從兩賦留傳後
世人不復談周郎

笠澤圖

我聞在昔天隨翁
浮家浪迹笠澤中
筆牀茶竈隨所寓
酒物搜腸情興濃
七澤三江通甫里
一葉扁舟五湖水
年來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古
美
遜世避風波
不知長在風波裏

彭澤圖

幾年作縣山城裏
只緣五斗官倉米
終朝汨沒簿書間
矮屋檣頭頭不起
可堪時事日已非
賦歸豈爲鄉里兒
候門童子望我久
奮飛不得嫌舟遲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
傷心對月華
願憑今夜影
同照故園花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
微雲低度山
黃龍青雀艇
不似釣舟閑

明妃曲 三首

塞雪彫宮鬢
胡霜裂漢裙
畫工雖可恨
不似奉春君
嬌態能傾國
蛾眉解殺人
妾身亦何幸
爲國淨邊塵
骨已成邊土
魂猶戀漢庭
千年遺恨在
孤塚草青青

明妃圖

生長陽臺下
分明見漢君
孤絃彈破夢
恍惚一行雲
使回煩寄語
莫殺毛延壽
君王或夢思
留畫商巖叟

閨愁

歲暮風霜勁
路長山水多
聞郎駕船去
願作楚江波

春江曲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絕句
毛

雨過水添波
驚鷺飛來漸
多春江深可愛
其奈別愁何

秋風

客裏渾無賴
樹頭俄有聲
倚窗頻側耳
無限故鄉情

征婦

君身上船去
妾目送帆飛
江空人去遠
猶自立錢廊

春日卽事

蝶趁飛花舞
鶯和睡柳啼
日長人境靜
聊爾試春衫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節
籬邊菊未開
倚門空悵望
不見白衣來

五言律詩

閑居雜咏

鼎鼎百年間誰人未老閑古心惟自得塵事少相關風定
一花落簾開雙燕還算飄隨處有不是故希顏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趁曉晴鴉邊殘照遠兩外斷虹明山徑
高低路村春遠近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村居

郭外幽居好橋邊水逕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淺淺
落鳧水國團圞宿鶯沙板扉青布旆記取舊東家

夜泊近漁舟有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律

无

漁舟何處泊淺水荻花邊風月全家樂江湖到處田蕪
邀賈客乞火與鄰船自笑謀生拙臨淵却爾憐

晚泊

風定帆初落籬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隔竹
見燈影橫江聞鶴聲有懷愁不寐坐數驛樓更

夜到山莊

草徑直穿園溪流曲繞田村春應谷響炊米散林煙雨過
池添水雲開樹露顛主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良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歛天真花落閒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

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

書房四幅爲新河許生作

鎮日掩書窓心閒萬境忘汲泉烹茗若添火試沉香琴韻
清宵遠詩聲白晝長青編長在手倦倚竹方牀
一室清如洗翛然絕俗羈字臨春景蚓畫辨午時猫烟淨
芸香細風微竹汗消還期太乙老藁杖燭清宵

廬山瀑布

何處飛泉好廬山自昔聞懸空一水立驀地兩山分直瀉
崖前月平霑樹杪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寄題金山寺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律

无

岷江萬里下梵剎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潮聲
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雨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賒寒雲晴度雁城日曉翻鴉雪化
經冬水梅開隔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二首

落月傍西山初開虎豹關銅壺龍滴水朱戶獸銜環玉佩
趨馳道香烟拂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龍顏
曙色催仙仗祥光繞禁闈門開雙象侍鐘動萬鴉飛江漢
宗滄海星辰拱紫微疎愚亦何幸每日近清輝

送人入蜀

嗟君萬里去孤棹下雲安地濕天常漏時清道不難江流
春泛雪灘石午生寒如過臨邛令琴心莫浪彈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共訝
鬢毛改自憐生計疎故人應笑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僧居卽隱淪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長日
飯留客夕陽鐘送人他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律 辛

雲海權遊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細雨
滋蒼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

風雨晝冥冥閑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花落
隔簾數鳥啼欲枕聽願言頭蚤白歸去候農星

秋晚答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希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訪舊
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墨綬綰銅章還乘下瀨航重沾新雨露舊帶舊風霜官舍

溪山淺溪流到海長邑人遙爲喜令尹得張綱

洞庭圖

八月潮面闊天低地盡浮四山通潦水萬里聚重樓木杪
仙人過雲中帝女遊何時乘雅興徙倚豁吟眸

除夕

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夕便是隔年期歲月
添中減人情黯處癡元正與除夜相去幾多時

偶成

往事今如此前途已可知但求身健在屢遇歲豐期自分
爲人拙誰來問我癡朝同高枕臥夢見孝文時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律 壬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鐘磬
出幽壑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築堤

連相府度磧到龍庭聞道西河裏漂流不暫停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曉日都門道西風酒一卮幾年悲玉後萬里賜環時古水
前朝寺燒花后土祠淮南風景好歸去莫教遲

送友人冷景旻下第歸五羊

曉日都門道春風酒一杯爲憐君獨去却憶我同來楊柳
春堪折芙蓉秋始開臨岐凝望迴目斷越王臺

送朱忱之弟

南人不識重况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歸雲
孤度影老樹短垂枝一別又萬里重來未有期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使節行初返君恩許暫還聊爲六月息且得幾年閑白繞
飛雲舍青連過海山自憐家更遠臨別憶鄉關

晚適

向晚乘殘興穿林透水隈林空客鳥過樹動覺人來山戴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言律

三

雲頭日風傳澗底梅村居多石磴步步踏蒼苔

梅溪處士輓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煙無鶴避梁月有人思披覽
經行處巡簷索笑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竹杖穿雲過柴扉冒雨開好山如洗出幽鳥似呼來減舊
哀絲結開懷醉玉頰人生歡會切欲去重遲回

感舊偶書

憶昔歡遊處青林翳翠茅竹皮消舊粉椰腹解新苞沙暖
雞乾浴泥稀燕濕巢故人誰復在夢裏或神交

五言排律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佛法來東旦禪宗肇嶺南一溪香氣水萬縷藕絲結子
花開五先人聚示三心燈受弘忍梵派演瞿曇山髻青螺
聳波心碧玉涵泉流歸大海孤月印寒潭藹藹花雲煖灑
灑法露甘未迴煙水棹空費葛藤談奏樂皇岡石讀書張
相巖也知祖堂近無暇一登參

六言

春日卽事

晴日花開蝶拍暖風柳畔鶯聲沂水詠歌氣象前川隨傍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六言

三

心情

秋思

水落淺灘石出霜冷疎林葉丹天外數聲過雁人在高樓
倚欄

江行

翠竹白沙村逕落霞飛鷺江天倚杖夕陽影裏閑看江上
歸船

卽景

天通屋漏生白日映紗窓透明掃地焚香坐處湛然心地
清平

客窓三景次友人韻 三首

明月欲上未上烏鴉東飛西飛物類皆知所憩何事遊人未歸 黃昏

漏滴銅壺恰半月到天心正圓人在子規聲處幾回欲眠不眠 半夜

樓上更傳五點鄰家雞叫三聲正是銷魂時候倚牀坐待天明 五更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甚向晚散堂閉門倚之而坐

頗有林間清趣

午睡醒來無事斜陽轉過松陰倚樹科頭箕踞宛然身在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絕

七

山林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業往

來惟羨道傍松

題希夷長睡圖

墜驢一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汴二杭闔又廣依

然春夢未曾闌

春閨怨 二首

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

事遊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古意 二首

簾幙沉沉宰地垂重門十二掩斜暉慙慙更把殘機理待剪征夫寄遠衣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郎歲晚尚防邊秋來莫作還家夢妾

貌于今異少年

題小景

石橋流水潺湲千樹桃花萬壺山謾道仙家有靈藥看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絕

七

來終不似人間

晚感

寒鴉日日晚投林却憶山家隔萬岑豈是不歸歸未得暗

風吹淚落衣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齋

丹杏香邊翠竹中幽禽兩兩立東風不知毛羽紅多少却

得人呼十二紅

送樊景瞻河南大叅

天光近處地蒲青記得君王問賈生謾向河南望河北碧

天涼露滴金莖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百雉層城雁翅開
陰陰古栢擁霜臺
正好頻西望千里
荒煙接野萊

時廣城以西被獮寇

春風不到海邊天
喜見皇皇使節鮮
料得吳兒心似鐵
不妨多飲石門泉

家在天南地盡頭
白雲歸處海悠悠
君行是我家居處
莫謾逢人歎遠遊

時老母在南土定之親在北

春寒

九十春光將過半
淒淒猶似舊冬天
依稀記得江南景
小扇輕衫戲水邊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絕

美

過某氏園亭有感

危牆荊棘鎖重關
不許游人取次攀
一夜西風零落盡
牛

羊成隊下空山

經舊遊有感

當年同醉習家池
歌舞流連醉不歸
今日獨來牆外望
亭

臺依舊主人非

南行途中見北人

旅食京華數十春
飽諳霜雪慣風塵
南來忽見幽燕客
還

似當年遇越人

客中夜雨

旅館秋風夜雨聲
思家愁路憶神京
寒蛩亦似知人意
相伴哀吟直到明

題程彥實尚書晴洲卷

舉世昏昏夢裏過
晴明時少晦時多
一生日月光中老
閑向沙頭弄碧波

少居河北老江南
風月隨身到處參
最是芳洲晴景好
泥融沙暖水光涵

一片溪山景最奇
空濛潏灩兩皆宜
青天白日好歸去
不待沾裳濕足時

題傅巖圖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絕

美

何事君王感夢頻
騎箕天上有星辰
自從版築形求後
惟見丹青畫美人

寄題釣臺

祚終四百已無漢
灘歷千年尚姓嚴
終古祠堂釣臺側
水光山色擁高簷

題墨梅

老龍半夜飛下天
蜿蜒斜立瑤階裏
玉鱗萬點一齊開
凝雲不流月如水

松月

素娥夜駕玉蟾蜍
來訪雲亭五大夫
十里人家總驚訝
老

龍擎出夜明珠

題虞美人墓

自古英雄數霸王
喑鳴叱咤萬人亡
只消幾句悲凄語
柔盡平生鐵石腸

春思

暉暉初日照窻明
風定飛花落地輕
境靜不聞人語笑
隔林鶯囀一聲聲

詠史

萬人叢裏擊龍車
說道民愚却不愚
天下簡編焚毀盡
圯橋依舊有遺書

丘文莊公集

一作簡編總成燬盡
未圯橋猶有未燒書

卷之十七言絕

美

小景

行過山邊又水邊
眼中非樹卽寒泉
囊琴謾道樵青抱
流水高山不在絃

題寄南華寺 三首

達摩傳得藕絲衫
浮海東來到嶺南
人向西回法東轉
曹溪溪上建伽藍

佛法興從漢永明
始傳四十二章經
當時未有禪和子
縱有花開子未成

紅梅過去到黃梅
正遇曇花五葉開
當日傳衣從此去
又從此處轉回來

七言律詩

五指參天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

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謾錄於此

五峰如指翠相連
撐起炎州半壁天
夜壑銀河摘星斗
朝撥碧落弄雲煙
雨餘玉筍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
豈是巨靈伸一臂
遙從海外數中原

送趙公子還蜀

柳花飛白綴征袍
擊筑酣歌別思豪
老氣逼人雙劍古
好風送客一帆高
五湖烟水歸程遠
三峽雲山入夢勞
別後相逢更何處
引杯燒燭論龍韜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律

美

通沛縣弔張克勤

青山迢遞綠蕪深
欲弔孤墳何處尋
萬里遊魂今古恨
百年交誼死生心
雲霄竟折升天翼
文彩空餘擲地金
幾度泗河河上過
悲風淒慘動哀吟

春日郊行

三月韶光滿帝都
郊遊士女競歡呼
五花戰馬馱紅袖
百結柔絲絡翠壺
畫困柳眠鶯急伴
春濃花醉蝶爭扶
書生對景愁虛度
也學乘風詠舞雩

寄張練師

辭家學道人青冥
曉汲清泉瑤窟新
苔衣染春雲同鶴
色劍

涵秋水帶龍腥吟成白雲風生席歌微青天月在塵幾度
絨書寄仙侶蓬萊空爾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闌吟眺奈愁何浮雲京國生春曉落
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鬢空皤時來
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輓張處士

少徵星殞海天秋漠漠悲風起暮愁郡乘定書耆舊傳仙
遊真訪羽人丘雲中鶴去茶煙歇架上書成竹汗收盛傳
不隨身共化百年有子紹箕裘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律

早

金陵卽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旂帝運開鳩鵲傳雲外觀鳳
鳳蕭秦月中臺千峰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
江南非昔比子山詞賦莫興哀

寄題虎丘可中庭

玉宇澄清寶界平一庭寒影恰相應柱頭千載歸來鶴石
上三生過去僧蟾窟依然光滿滿虎丘空有氣騰騰生公
說法神聰處此日來遊記我曾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一片閑情對月明錦纜起鷗傷往事青

錢跨鶴笑狂生吳公塘路已陳迹后主觀花空有名欲訪
平山舊閣檻有無山色暮雲橫

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卽事之作明年復

至因觀高棅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劉蕢然初
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閣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派去六
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偶我
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

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古
井妖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律

早

不用誇天塹南北與圓總屬臺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昔年曾作鳳臺遊萬里長江入望流龍虎時形長拂廟金
銀厓氣謾成丘眼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
古人多事在烟波雲月起閒愁

和李子憐都門春日韻二首

碧桃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犢路雨餘生嫩草官
河水泮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暖多我有
新詞三百闕興來呼酒對君歌

寶馬雕鞍白玉珂花雲淡草柳風和梵宮密密關金剝海

子溪溪湛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脩禊麗人多誰憐
寂寞楊雄宅門巷無人自嚙歌

哭唐珊 珊時應泰道

洗耳沿途聽捷音捷音未計先臨苗生南畝初成秀雲
出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宣李詒世間空有鑄顏金青年
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望汝心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秋水蘆花似故鄉客中無那又重陽籬邊摘菊人應異筵
底看山興更長把酒不如前會健登高無復少年狂同行
賴有曾光啓共買村醪醉一場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七言律

聖

初讀書中秘與情天下志書東陳宣之

五鳳樓頭百八鐘萬鴉飛動曉天紅玉繩影轉瑤階日金
蘼香生紫閣風牽錦文章清禁裏登瀛人物玉堂中回看
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迥不同

崢嶸傑閣殿東頭聖代儲才禮數優四庫有書資檢閱九
關無禁任觀遊日華暖映三珠樹雲氣晴浮五鳳樓海上
仙山真浪語玉堂深處即瀛洲

寄所知

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爲悲秋歎二毛席地夢回雲氣濕仰
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覽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九皋有約

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

多和之意蓋有寓問出命子屬和子村學究也不
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首

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蒙白雉音塵絕庸
蜀金牛道路通烏首百年終不自宮烟三月尚餘紅淳風
吹去無回日天下紛紛類轉蓬

莫向鴻溝覓舊蹤一場春夢五更鍾也知賜醢緣情薄豈
是分羹愛味濃萬里使槎來首宿半空仙掌出芙蓉濛濛
黃霧連天起不見秦關百二重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七言律

聖

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開草昧幾雲雷千年晉水飛龍起午
後周官控鶴回山下玉環啼粉面嶺南金鏡憶良才繡袍
華帽開金統真信人間有劫灰

紛紛國步苦艱難汗簡千年往事殘夾馬營中香氣散黃
龍堆上凍翎乾金源運去讎方復起羣魂驚骨已寒日月
齊肩終古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其子重遷其墓合葬

天上仙遊去不還溪林暮雨落幽蘭庚桑過后鄉猶稔賈
誼公來井未乾五父衛開防墓合九歌聲斷楚山寒通家
有子今文伯爲發潛光石上刊

曉茅山隱者

三茅峰下華陽洞，鶴怨猿驚失隱君。
載酒無人問奇字，招魂有客賦騷文。
塵埃長鎖楊雄宅，車馬頻尋白傅墳。
曾記題詩詠高致，不堪哀訃此時聞。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旭日初升萬國明，鉤函玉札下南溟。
符臺自昔瞻卿月，遠道于今望使星。
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龍腥。
茲行萬里真奇絕，好把新詩紀所經。

春日田園雜興 四首

二月春融土脈甦，趁時農圃正耕鋤。
曉犁破草翻新塊，晴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律

墨

甕分泉養嫩蔬，鵲鴝飛來牛背立。
鵲鴝對向樹頭呼，老妻攜酒花間勸。
醉倒殘陽手就扶，

生意津津樂趣深。一犁春雨萬家金，
繞畦菜莢初生甲。出水秧苗漸露針，
藻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穿尋，
就中

興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

二頃湖田五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
風和鶯語笙簧巧，雨

過蛙聲鼓吹喧。木屐穿花沾露濕，
桔槔澗水帶泥渾。老妻

報到茅柴熟，相約鄰翁醉竹根。

漠漠平疇沙鷺飛，
啣樊圃野鶯啼綠針。
白水秧千畝黃，

蝶青苔幾畦。脚踏莓苔隨意往，
手持竹杖與蒼齊。興來

獨得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
論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
川原遼遠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
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 二首

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
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園雨後長蒿萊。
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真成有劫灰。
荆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

四海平寧獨亂離，轉頭已是十年期。
駢蹄旁午侵城郭，飛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律

墨

壘縱橫，傍樹枝遠客歸來前路失。
遺民假息故城危，荒郊白骨宵飛燐。
風雨耿耿正怨誰，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秋又似前身。
似東翎飛不去事，如春蔓苦相纏。
還家路梗須浮海，報國才疎只望年。
幾度自憐還自笑，羨魚何事屢臨淵。

時廣西徭寇侵海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修謨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節旄，
旄旌玉堂仙子錦官袍。
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雞林價倍高。
萬頃龍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
遠空未見熙朝鳳，爭看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三尺陽烏離海上九
苞威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官錦雲氣浮香注玉杯此際
道傍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巍紫氣高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藻春
老鶯銜御苑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浥塵香雨潤如膏太平
有象寧常醉不用攜樽倒濁醪

秋興 七首

楚客多悲况值秋都將心事付東流病來豈有空青石寒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吳

到兼無幹白裘丘隴纍纍多宿草江湖泛泛總虛舟芙蓉
零落空洲暮一夜閒情白盡頭

木葉蕭蕭下樹柯御河流碧送晴波西山鳥雀飛鳴遍內
苑菱荷積漸多日映鳳凰新出穴雲迷烏鵲舊填河寂寥
燈下悲秋客懷古思鄉奈病何

西風吹鬢冷蕭疎宦况無多客影孤海燕知時辭舊壘寒
鴻趁暖就新蘆渴懷甫里烹茶竈醒愛高陽醉酒徒百尺
高樓千里眼岸連蕭艾水沉菰

曉色蒼涼日色新小窓睡起鳥聲頻千秋蕭瑟三秋景九
陌紛紜萬井塵雲氣乍生猶淡淡波光將動漸粼粼都門

共恨多離別誰是臨歧贈策人

六街晴色散秋光一片浮雲接大荒塞雁隨陽如有約
猿叫月已無腸寒葉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間怕履霜此日
不妨多酌我壺中廣大醉鄉長

風掃長空積雨晴短槐疎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
上蘼蕪日夜生嘉樹有蹊荒蘚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
九曲餐霞客獨抱寒蟾遡紫清

秋風秋雨夜淒淒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投曾宿處開
花還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墮地遲萬里
鄉心千古意興來聊誦少陵詩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吳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徹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同看龍關近極
東遙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
好懷無處寫欲沽尊酒對君論

送蔣客卒業南雍

束書攜劍去匆匆此日真成點額龍天意不孤清苦士世
間寧有輟耕農春回南國鴻飛急雲滿西郊雨氣濃莫設
相逢嗟未遇秋江隨處看芙蓉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節旄晴拂海東霞扶桑水接南溟闊析

木天遙北斗斜鋤首衝風龍伯助鳳毛瑞世鳥夸誇皇明
威德今無外莫諱中朝第一家

送吳克恢南歸因東王川先生

話別匆匆欲去遲送歸因憶別來時平安有信因君寄
祿無能報母慈風雨十年多舊約雲霄萬里更遲期奇聲
爲問王夫子何日相逢慰所思

輓羽士

十二樓頭海月空朝元人去葉珠宮形銷忽作貝非子物
化真成匹是公玄牝養來神不灰庚桑過去歲猶豐牀頭
一卷參同契設有彬彬萬過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哭

郊行口占

閑來策杖出城隈信步徐徐踏翠苔林下聞鐘知寺近溪
邊待渡喜舟來一聲清唳橫江鶴幾點寒香映水梅老我
歸來機事息等閒鷗鳥莫相猜

蘇武歸朝圖

茂陵煙樹碧蕭疎白首生還志不渝面目依稀猶似昔節
旄零落已無餘歸期不待燕生乳遠信真成雁寄書頗有
幽懷忘未得夢魂時或到穹廬

通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三千殺下諸姜客十

高留中小范兵談策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鬼神驚先
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答聖明

春興二首

塞雁乘春又北飛越人何事未南歸十年館閣虛糜祿三
月庭闈阻換衣樹背時時勞夕夢草心寸寸戀春暉幾回
喜懼交并處屈指親年近古稀

百計思歸未得歸夢魂夜夜到庭闈愁心苦似九和膽淚
點多如線在衣愛日每憐駒易過臨風却羨雁能飛朝來
聞報高涼捷萬一歸程或可幾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貶壽昌令留別韻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哭

纔捧綸音出禁闈演池赤子遽來歸安邊自謂無遺策平
地誰知有伏機送客江亭休贈策逢僧野寺謾畱衣從來
六月鵬鵬息不久乘風又奮飛

哭童大章庶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老懷拍塞向誰論素車白馬違心約黑
樹青林感夢魂契誼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潛吞歿生
一盞論交酒忍痛來澆宿草根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昔年曾向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別後交遊雲四散開
中歲月水東流哀絃淒斷聲難續醉墨淋漓迹尚畱却恐

鄰家更吹笛老懷哀風不禁秋

送和至和郎中使高麗

鸞鵲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
白山綠水玄菟境玉璫瓊瑤虎才絕域喜沾新雨露
遠人驚見古傳曩懸知不是乘機客
肯帶葡萄首稽回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

閒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
文解送窮聊自劇詩成泣血不須頭
顛種種還如許世態悠悠能幾何不朽
只消賢子在尋常名利流爲多

輓沈時賜大參之祖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律

手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驚德多循良
醉仙或過沈東老惡少怕聞王彥方
黃鶴一去久汗漫青山千古成荒涼
高年厚德已足羨况有諸孫能顯揚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咸知尚義名
晉鄙盡薰楊子德鄉人不愛魯侯盟
漆園千歲椿何在蒿里三春草又生
多少鄰家需舉火至今聞諱尚吞聲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北于今兩玉堂儼如東壁望文昌
趨朝暫免通門簾視事榮看結院章
竹汗消青春晝靜槐龍屯綠午陰涼
輓紅

塵土長安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濛樹色深人家住傍碧溪濤
半江月照天在水五月風來秋滿林
逖世獨輪高士隱披圖因見昔賢心
人間何處有此景我欲因之寄越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自古號清卿君去南京分外清
案牘盡懸周典禮官僚竝列魯諸生
函香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治城
却恨無由追驥尾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以陶器滿成次遼東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言律

至

遷客年來盡賜歸獨憐君去杳無期
春秋斷獄古今少暮夜辭金天地知
遼鶴空聞語在燕烏堪歎白頭遲
百年公論今初定欲擬招魂托楚詞

醫士輓章

業精岐扁更能文不出門庭自遠聞
常笑宋清書藥券每非徐孺謁邦君
窓前生意餘春草江上愁心結暮雲
他日生芻何處莫松間碑碣竹間墳

秋日有懷

木落風高九月天一聲塞雁叫霜前
黃花冷落愁殘蝶紅對淒涼咽暮蟬
夜枕雨聲添別淚晴窗雲影伴孤眠
故交

契闊成今古俯仰令人倍愴然

送畫竹屈生

東風吹散酒河冰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依依連故國雲
山點點引歸程郢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夜聲白首
奉常無恙在輓才應已付鄉生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津宮西畔偶來尋香火祠前氣肅森柴市陰霾存積恨崖
門驚浪鼓哀音更無地滴包胥淚祇有天知豫讓心我爲
綱常連下拜清風颯颯襲衣襟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五

二十年前入禁闕朝朝侍立看朝儀頭顱種種疑非我世
道悠悠責付誰人到衰年情願減天將陰雨骨先知可憐
歲月閒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

得家書

老來肌骨怕寒侵無夜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半載一
封書到值千金抗顏壁水知無補營老菟裘念愈深預報
吾兒掃門遲乞骸早晚便投簪

九日次友韻

重陽無酒堪惆悵况是東籬未有花草木變衰人感物關
清迢遞客思家秋容不斷天無際晚景無多日易斜白髮

故人今我在相逢不用惜年華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旨分獻中興

聖皇秩祀蒞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英瑩禮行金闕下燔
柴煙起彩雲間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駕還明日
慶成應賜宴奉天殿上侍龍顏

送顧廷瑞赴袁州太守

交朋落落苦無多臨老其如又別何賓館自應長寂寞詩
壇誰與共吟哦江湖獨往情難忍冰雪相看鬢總皤佇聽
嘉聲來闕下玉河還擬並鳴珂

夢起偶書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七言律

五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曉前樹挂碧絲榕蓋密籬
橫青荊竹城堅林梢飄葉重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
身閑便歸去看魚鰕鳥過幾年

送人遊嶺南

君行是我來時路贈別因思舊所遊綠柳春風巢翡翠碧
蕪寒雨叫釣塢三冬氣暖人揮扇八月天清蜃結樓風度
祠前拜唐相爲言早晚便歸休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清朝邊餉付儒臣坐倚韜鈴護北門帥閫得人重有范將
陶生子果如孫烏臺憲度新威振鸞掖文章舊價存共喜

禁中頗牧出臨分無惜醉芳尊

楊叔獻哀輓

窮冠相逢今白頭別來又是十餘秋他年舟過期重會前
日書來未及酬無命遽成終古訣有才可惜半生休朝來
忽得江南訃老淚臨風不覺流

送董尚矩庶子頒詔朝鮮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值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
音遙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爲
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思歸偶書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律 五

歐公思穎終歸穎老我懷鄉不得歸刺水殘山俟我久老
妻稚子竟誰依在陰獨鶴鳴無和向晚樓禽倦尚飛手植
故園松與竹綠陰盈畝碧成圍

遊山寺寺僧攜卷求詩因次人韻

暇日來遊祇樹林焚香話久落花溪竹光日透成金界鳥
語風傳雜梵音草繡嶺頭成紺髮月沉潭底印禪心老僧
攜卷求詩句乘興揮毫試一吟

朝退偶書

一生辛苦事經綸待得時來志已湮乾鵲結巢寧爲已春
雲作繭自纏身相逢說明朝話自分甘爲此世人強曳

病軀循壁走老來無復舊精神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八月秋高露氣涼悲時感物倍思鄉白頭倦值文淵閣清
夢頻歸學士莊柳殼脂凝將滅水椰胎子出正分房尚方
珍饌經營偏却憶家林野味長

重陽 三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籬菊含滋欲放香明日陰晴殊未定先
時歡會又何傷茱萸細看今還健竹葉新醅且預嘗幸免
催租人敗興不妨連日醉盡觴

滿城風雨作重陽籬菊滋滋濕更香不用登高狂落帽正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七 言律 五

須開口笑傳觴村醪彷彿宜城醴田舍依稀崔氏莊乘興
盡歡同一醉明年誰在又誰亡

滿城風雨送重陽不獨蜂蝶已忙乘興還來聯斷句開
懷重與盡餘觴須知佳節難常遇未必寒花遽減香笑殺
牛山垂淚客逢時不樂却悲傷

十日

江行

緩步沙頭散晚愁行隨流水向東流山吞落日紅垂沒樹
接飛雲白暫留眼色入林天向夕涼風飄葉景初秋閒中
却憶滄浪叟高臥忘機對白鷗

絕文

夜宿江館 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
人周明老龜山題文詩命予兩和共韻以夜宿江
館爲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
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
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
波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爲難及矣
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旣曰
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一意而兩出矣當
漁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日乎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美

湖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遠星
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滿盡寒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
楚天江渺渺荳蔻蘼蕪處落鴻輕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荆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鵲鴻得路爭先驚
鷗才高却累身直以疎慵拍物議不越權勢正因循只因
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惟物役猶將談
笑山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裏輸贏總未真芳草有情
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淡淡飛鳥滅客舍青青柳

色新東澗水流西澗水錦江春似曲江春長沙不久留才
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水
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悼亡

芙蓉肌骨綠雲鬟傷別傷春更萬端去日漸多來日少別
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始乾無可
奈何花落去五更風雨五更寒

一別音容兩渺茫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燕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美

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憐貞白重寒芳愁來
欲奏相思曲只恐猿聞也斷腸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炎精無光蜀嶺銷當塗墜地馬蹴槽矯時之枉遂過正素
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富脩竹猗猗萬竿似淇澳一天
爽氣風聲清滿地涼陰雲影綠風流醞籍三四子適從何
來聚于此中有一人龍鳳姿土木形骸出泥滓神交一世
皆名賢渾金璞玉人中仙攜琴沽酒對青眼欣然神解皆
忘言或作絕交書或爲大人傳窮爲途中哭同向樹下煨

傾酒有德以酒爲名羣豕每同飲五斗乃解醒寓情廣陵
琴感舊山陽笛黃公爐畔互酬歌廣武觀前閑歎息作者
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舊墟落枯株豈有餘根荻
我觀竹林間爲作七賢歌晉人曠達尚玄語其源起自王
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爲之倡自從決去禮義防狂瀾頽
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稽山兩阮劉王向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朝中客玉關金門非不戀碧水丹丘也
須憶每當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鑾思棹謳夢魂不怕江山
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止惆悵偶見新圖心悵悵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一 歌行

五

恍如去國見似人間若逃空聞足響上題一塵不到處境
靜人閒多雅趣彷彿疑爲舊所居分明似識曾行路記得
山中睡起時倚閣停雲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友心欲急
見嫌舟遲圖中便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輕綃
萬里思無乃筆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居然念鄉曲江上
愁心千疊山雲間遶迹三間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
前曾夢木木已合抱孩白頭某山某水何日重釣遊爾時
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漂渺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滄州逕遶出高人隱居處千疊坡仙心上山半

聖丁公夢中樹江天漠漠雲悠悠一塵不到境更幽阿
青天白日裏却駕山陰乘興舟舟從天際來人倚窗而立
心急恨到遲興盡愁歸亟人生百歲須臾間交游心事千
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簪會合良獨難所以棄榮土神
交反千古未見恒相思既見愁遽去幸此太平世有此
日閑寧舟時相訪罄我平生歡心交苦不多好會亦云罕
如何未相見中道俄然反晉人虛浮固可嗤王戴交遊
可知須知知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圖歌此詩

詩餘

寄題岳王廟

丘文莊公集

卷之十

五

爲國除患爲敵報仇可恨堪嘉願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
親何處幾許人才萬劫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甚來
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權 雖然天道恢恢奈人衆
將天拘轉回數黃龍府裏未行賓酒朱仙鎮上先奉追牌
兵戴仇天甘投灰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
載永不沉埋 若謂此圖善

秋思

雲散橫頭光葉落山形瘦目斷遙空雁不來正是悲秋候
雨點水痕圓風颺波文皺顧影徘徊立小池頓覺人非
舊 有調生查子

江村

路隔破青林，鳥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綠空
人生只合閑中老。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
鳥，醉來白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城闕我幾禁，簾重梁家池。館開春風韶，光盡在花畦。畔生
意都來草徑中。天廣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醉中
記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右調鵲鵲天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子，誦而喜之，欲擬作
一詞，未有以起其意者。適余友志昂奉常以松雪

王文莊公集

詩餘

三

翁鈞勸竹卷求題，故爲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葉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邊幅。
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聖帚掃成飛帛，雕鏤金
薤琳瑯。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黃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蓋
烏林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算，到此俱銷雪。橫江一笑，眼
中誰是英雄。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倍增輝發。鶴夢
蕭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滅。靜對新圖，閑歌古句，豈起衝
冠髮。何時載酒，江心重泝流月。右調滿江月

題情慰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歎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不管好惡，隨人
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遭隨凡苦。不平如此，問天天
竟無語。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今如許。惜問紫
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綠意晚繡，過客驚看
堆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葉引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所以爲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累爲六經語孟蠹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肖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喘平昔矣有所作濫稱文章者

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又私念以爲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爲洩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爲是牢不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子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爲我規焉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爲有大焉不猶爲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

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龜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

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白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叙自爲一語識之以告同志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海山

葉引

二

海忠介公像



海忠介公集

儀祭文

公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於萬曆十五年秋八月
卒於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謚忠介
賜塋祭

御祭文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秋八月二十五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沈鯉 諭祭於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謚忠介海瑞曰惟卿高
標絕俗直道視身視斯民由已饑寒耻其君不爲堯
舜矢孤忠而叩關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
攬譬勵澄清之志迫起家於再廢乃決歲而三遷巖

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慨然先進之風
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蘊弊若金在冶百
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特頒祭塋爰責始終卿
靈不昧其歆鑒焉

公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韓敝衣有寒士所
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爲具歛
百姓哭之罷市者七日

皇帝遣與公同里行人許子偉護喪歸瓊安塋裏出江上
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
絕

海忠介公集

祭文

二

重建海忠介公祠記

莆田彭鵬撰

品行之高由於學問公之忠貞取介公之學問爲之也世乃以爲血性之剛不知公矣今觀備忘集文章經濟皆足千古而治安一疏尤言至情言至理非有大學問而能然乎故夫以末秩而折權要非妄也以小臣而觸天威非狂也以盛位而甘清苦非矯也於理見得真於心存得正於氣養得充蓋自藏修之年卽著嚴師教戒而凜凜於虧影辱先則學問固超然遠矣余不敏學問不逮遠甚然區區之心時欲以公爲法吾師乎吾師乎豈有歷其里登其堂見其廟模狹隘而不亟爲更新也者顧是役也躬之者余成之者黃副使國材而董修不辭勞者賈太守棠姚郡丞哲是皆有志師公且欲瓊之士庶皆知取法乎公者嘻人盡師公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天下何事不能爲哉庸書於石以俟

海忠介公集

祠記

海忠介公傳

同郡梁雲龍撰

海公諱瑞字汝賢一字國開其上世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瓊山不數傳族氏蕃衍有諱寬者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卽公大父寬子廩生諱瀚卽公父也公生而秀挺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居室間人所易忽公獨謂此正君子造端之道位內位外飭已刑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幼不踰閭閻相往來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傳

一

處伯仲嫺嫺肅肅雖坐立跪拜惟禮是閑從子鵬與公年將同鉛槧同上春官言必名事必秉母稍假司徒摩二溪楊公鄉先達年最長於公爲姪壻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責故少貶在郡庠郡博且嚴敬之其論文則日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耳窮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成心用在五字上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卽古今文詞要以闢發性靈而止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刮目公文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出婦某訟公且誣裴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對至所誣裝俱不辯惟

貧賤而已林公益重之已酉督學蔡公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駭移時因詢公隱事數日茲所謂淫而不縞者耶壬子舉孝廉會試不第即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矣必甲第遂就教而瓊方平剿黎岐未定公始舉于鄉所對平黎策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聞者建之下兵部議覆獻圓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授南平學教諭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條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張剛者之辨反覆啓迪以發真心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家有冠婚諸事稟請循

海忠介公集

傳

二

禮而行甚而減年微細亦曰卽此陷於不誠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祭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為標幟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迎送國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跪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靦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謂區區禮節不見諒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愧悔曰彼所執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爲閩學憲聞之再三慰留聘赴正學書院脩書按院至率諸王侯郭門有分子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跪叶舌

曰世有若牧官耶會典憲綱故事久廢獨創舉于公更相歎服抗顏南平四年如一日守相臺察成交稱之閩中驛傳不命有司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者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爲上策若因職級崇卑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而公之由縣令至巡撫則從上策矣戊午權知淳安縣事履境睹痛苦萬狀歎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克囊橐者卽賢者亦鄉原正道交異胷中用是申飭所行事宜由縣而丞

海忠介公集

傳

三

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著爲令曰淳安政事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家僮下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上官檄縣取金餽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贖緩內辦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無則禍至公獨曰充軍永罪寧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豈盡不黜安可身居下流也淳故多後祠社學獨缺公殿祠宇爲社學振興士子以道義不以

勢利時都御史鄧氏挾權相總制八省議政威嚴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興臺井理凌虐公不顧密執鄧關防詐偽中所云申文得鄧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鄧憲令巡歷所至務爲節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事之動費千百計程當一日至嚴嚴守相戒盛供具以待公獨上稟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懼招尤欲從傳聞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鄧接稟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欲威去嚴守知公具稟故慮禍且不測迨鄧事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爲汝難爲汝然鄧雖陽屈公陰嗾私人袁巡邏曰不聖海疆項何以

海忠介公集

傳

第四

持風憲體袁既受頤使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諄曰汝卽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爲陞任狀不准考竟論公然公無事可摘尋有通判嘉興命又以袁論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布且敝朱公曰卽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爲言公清望於家宰嚴公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陞戶部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以太恭

人怯北寒發王恭人攜二男隨歸輕身北上既視事見肅皇帝一意玄脩綱紀廢弛慷慨上陳責皇上以父子君臣夫婦之薄土木醺脩服食桃藥之妄散爵祿耗精神君道不正臣職不明之失批鱗逆耳侃侃數千言疏始入訪同鄉庶吉士王公于玉堂公署自分必歿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歿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甚悉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爲主徐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正道何由而復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纖微可憐之色乙丑季冬疏入逾年丙寅數月

海忠介公集

傳

第五

不下時有嚴衛人在公左右偵探公終日子子無所顧畏一日忽下公獄論獄中外失色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丁謙獄雖上竟畱中莊皇踐祚首奉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主事丁卯晉玉尚寶旋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已已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通政提督贍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備巡撫

應天撫故與按址驅壓一方欲有規畫必衝騰後行公則
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相侵獨以昔所爲教南平令淳安
與國者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意蓋主於黜貪墨搏豪強
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旣布郡邑吏陳陳競飭昧者望風
解印綬權豪勢宦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願者補其
門第以居聞公明日至一夜遂易而勦監造中貴某素驕
橫出入肩輿八人一見公卽貶損肩輿人遂減半吳故有
淞江匯震澤入海顧江田祿灌漑弘多被潮噴溢爲陸議
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
實應民語按院某者素惡公歷已故爲相左且欲按劍尋
其後公毅然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輿往來江上
督番鋪不旬月報竣役成而民不勞按院某驚歎曰萬世
功被他成了至今吳民德之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
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化離瘠苦之狀接於目侵占壓
奪之訟聚於庭公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恩厚如華亭
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行
井田井田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法至不得已而
限田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兩率疲邑皆用
清丈茲又令獻贖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稽
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

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
午四月回籍開門却掃爲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祿
人僅買居第一區祖田十畝外無益惟治太恭人葬事兵
憲陳公助贖金始置墓田數畝耳居恒不給交際所入輒
周戚里貧乏邦大夫造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纚纚正
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爲公減一
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而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惟
喜讀書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尤樂引進後學
家居十餘年日爲課誦論說經義不輟平生有用世志嘗
讀嚴子陵傳至足加帝腹歎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
以萬物一體爲已任有君如此安忍負之歸未幾薦者踵
至都諫維涇坡等會薦有忠實日月望重華夸之語兩奉
上命選清散員缺起用爾是御史若唐若龔若梅若王都
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薦甲申冬鄧按院純吾報命
如會薦然乙酉正月起僉南臺御史未至以爲南吏部右
侍郎海內聞公起莫不舉手加額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
矣聞命束裝就道自瓊至蜆岡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
祇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無
知者五月履任家宰丘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
票取辦公讎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

紙數日以五城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苦矣吏部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更有輸銀公費新任賀禮一切革除并疏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責絞律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觀者不察遂謂欲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若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

海忠介公集

傳

八

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母見天子言與語切而近於意即帝心亦且難之甲申二月疏上則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決歲三遷咸屬磨砢自此疏出忌信參焉梅房御史遂憑藉離黃大使詆擊惟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疏乃足昭正氣植善人耳公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固是未洽主眷未衰火甲夫差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議正母縱母苛衆咸服之至火甲止爲地方防守原無襍差今一京千百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經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使官不侵民

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冊上以稽下以應雷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六乞骸骨不允丁亥秋卒於雷都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檢篋內僅祿金一十餘兩綾紬葛各一子姓兄弟無一在側二腰四僕又愚弱不任便衣沐浴舍歛悉都御史王公與諸御史左右襄治噫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都諸縉紳相顧悼曰天不佑善傳正人氣奪百姓悲號若喪慈母上聞之咨嗟纓惻申命秩宗希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行人治葬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海忠介集

傳

九

海忠介公傳

閩中何喬遠撰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顧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戌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一

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誓服劫邨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旣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舒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百里自崖州轉東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經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踞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二

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時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輪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蓄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險且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旣至御史行軒詣學官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子地不當屈體兩訓導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却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礪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草木之實悉出示民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

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後
帳具續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
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罪也都御史鄒懋卿以總理鹽法
行部携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廁飾
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
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
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
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
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只
可潔已不可潔人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真認真取禍不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三

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自待以鄉愿待人棄吾子姓欺吾
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卿士大夫
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
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
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
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
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
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
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
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

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
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
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
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
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
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
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民生今日何不幸
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
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
屈類瑞鄒懋卿嗾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職瑞以故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四

秩調興國治如淳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
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
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
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
之將無使人眩瞀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
美過曰過披肝握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
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
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
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

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
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
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
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
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而後稱
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
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
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毀謗
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
陛下薄於夫婦隔井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五

萬方則效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
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
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
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
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
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
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
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
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
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三事之不
當應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臣欺君
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
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
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
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
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
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
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六

嘯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
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徑行耶云天
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
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
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
也而歷仕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鵠突依違寧希嵩之順
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
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相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七

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盤想逸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寵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嚙曰皇帝受晉海瑞而泄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

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霽棺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晉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謝上刑部比子馬父律竟留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禁錮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僉都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八

御史撫治蘇松命下縣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緒第居一夜黜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屬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訐告紛紜等求其故皆曰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

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未見均平軍民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禁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群臣絕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與臣兩經論劾衆口啾啾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爲則一

海忠介公集

傳

何九

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旣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終古之門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有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孚契尤在年力精強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目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

是非公閣部臣若以徇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亡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飢蔬冬不具裘韜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廣東御史撫營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嘆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十

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旣至官歲餘治如其前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隨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草之誅以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爲今因力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

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視職爲民瑞竟以南京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謚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蚤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謚宜瑞遂賜謚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氣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愚入鄉愿最深其所爲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俗者乃鄉愿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名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爾完節而當完而心母疚中餒氣母矜能諱賊母外爲強舌而內愧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十一

影衾母洵洵易操而末流靡淫母質冕參裳媚恥於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青葉夾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也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謚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巧固未易與爲直爾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批龍鱗食馬胸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

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丞既按部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向暮中丞噓貴豪不能令貴豪助弱民但縱機口宿宿中丞寬租稅不益甲家餽粥但飽吏胥腹小家累乾餓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寢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賄吏胥一分賄小民一分充餽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復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閩江南百萬戶戶戶泣且訴生不愛冰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亦自直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咄哉齊景桓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海忠介公集

傳

何十二

海忠介公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平黎疏

治安疏

乞正赦款疏

辨黨邪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興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海忠介公集 目錄

處補練兵銀疏

革募兵疏

乞終養疏

被論自陳不職疏

告養病疏

卷之二

策

治黎策

訓論

訓諸子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海忠介公集 目錄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稟帖

稟鄧都揭帖

告示

勸賑貸告示

禁革積弊告示

示府縣嚴治刁訟

示府縣狀不受理

禁印書籍

保甲告示

保甲濫再示

招撫逃民告示

條例

鄉飲酒禮

杜絕送迎

聽訟

開礦

海忠介公集

目錄

三

卷之三

序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賀屈元禮生子序

賀廖錦臺膺首薦序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贈衆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海忠介公集

目錄

四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吳順庵二尹句容序

卷之四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贈總督府擬齋劉公平八寨序

贈羅近雲代丈安定田序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觀序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勸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臯考績序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贈毛帶江陞天台大尹序

贈陳侯丈畝成功序

海忠介公集

目錄

五

贈喻遂川獎勸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太守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贈周柳塘入觀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汴水尋源卷序

註唐詩鼓吹序

卷之五

記

脩學宮記

樂耕亭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龍南令馬峰吳公墓誌銘

海忠介公集

目錄

六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書簡

啓劉石圃誠意伯

啓譚次川侍郎

復郭夢菊

復史鴈峰太僕少卿

啓史方齋瓊知府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復熊鏡湖軍門

啓熊鏡湖軍門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復趙大洲閣老

再啓閣部高中元諸公

復淳安大尹鄭諱應麟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啓譚次川侍郎

海忠介公集

目錄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相庵掌科

奉二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復巡按龔懷川

復總督凌洋山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復分守道王用吾

七

議論

嚴師教戒

卷之六

論

出處

嚴光

朱陸

秦伯論上

秦伯論下

孟子爲貧而仕議

海忠介公集

目錄

周公使管叔監殷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道性善

鄉愿亂德

其嗟也可去

八

賈 榮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璣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璜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唐登翰

奏疏

平黎疏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額領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一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管之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一

潰而為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遠方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鷄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夸道路自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鵬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轉服迄今叔村殺人無歲

月無有臣生長於瓊既聞黎患痛瓊民歲月恤害虛費陛

下兵糧迄無一臣為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

請為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

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

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

東歷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

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

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

氏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崗抵瓊山縣大

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二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赤子若此之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家錢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冠文臣養里待遷圖目前苟安不為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黎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為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釁之說我隨可懼欲舉而止無一

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陛下擔當事者黎冠稔知之習竊卑笑之是以大兵一退卽旋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仍前爲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疊不日此亦可以奏功蒙顯賞擢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桑將府兵備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周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若處縣新鄉崗等黎瓊山縣南岐崗等黎今悉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崗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三

之非得人不可直而使黎國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擣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故臣嘗以爲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遠人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有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不然數年後必一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兩必殘破地方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

我臣雖未嘗手操矢及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爲治地黎岐動變盡爲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并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于此不爲是謂虛位伏乞陛下明勅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克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槩乘機密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宜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四

用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克其費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効必得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爲之不可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有國家無已之費紓陛下村僻之憂可計日見矣經畧瓊州計無有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爲陛下言之一爲陛下任之臣每痛焉伏望皇上采納臣言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各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治安疏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爲直言天下第一事
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
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
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事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
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
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
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至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
乃使之反求眩瞀失以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
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諱過不爲悅不過計披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
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
也文帝性仁慈柔慈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
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
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
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
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
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
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

歲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
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
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
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順之性節用
愛人呂祖謙稱其能盡人之才力誠是也一時天下雖未
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貢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君
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
謂選興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
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
低名爵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六

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
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廢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
陛下收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
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
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
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
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今日所賴以弼桀匡牧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以聖

人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
陳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
乃歷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與官室工部極力
經營取香瓦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
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
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
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
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獎陛
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
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身愈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
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
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
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
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
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
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
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
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

大端在修熙修熙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
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
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
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中文不能長生而陛
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恠妄尤甚昔伏羲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圖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
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
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
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八

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言采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
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
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中之長
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
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
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事觀嚴嵩
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肯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鵠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子行而莫遠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聰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衛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乎無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九

是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齟齬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與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兪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

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驢糞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體俗復屯墾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藉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轉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十

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熙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練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卷卷爲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於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正赦款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爲懇乞勅諭各部條正赦款以廣天恩以全民命事臣向自僭言朝廷重務干冒先帝威顏罪在莫贖法在不赦臣萬死不辭矣當是之時卽蒙陛下念臣一點赤忱雖冒出位妄言之罪實存忠君報國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心特命左右侍臣傳諭刑部及錦衣衛官毋加重刑留臣後用以至微軀得全殘生幸免是萬死之中得一生也此時先帝旣崩陛下登位他務未遑庶政未舉獨先赦臣復臣爵位是臣今日之生皆旣死之年而陛下之所特賜者也賜之以旣死之年則報之以免死之事固臣之所甘心而樂爲也況當今日政治清明之際臣亦安敢自棄其生不思有以圖報乎古人求養其身以有待於今臣之所以當死而不卽死者正養其身以有待之謂也然臣有當死之罪而陛下獨生之臣犯不赦之法而陛下獨宥之在臣一人固萬萬幸矣然天下有罪之人皆陛下之赤子也雖其

一時無知而犯罪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陛下今日改元建極上法堯舜之仁以建唐虞之業將決天下之民一洗而更新之則凡各府州縣監禁有罪之人皆倒懸望解久矣何不以此赦臣之赦赦天下而獨赦臣之厚乎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惟初年頒赦二次續後數年又赦一次至今已二十餘年不見赦於天下有罪之人所仰望於陛下者何啻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者乎屢年天雨不調寒暑不均皆積獄積怨之所致也臣罪犯在不赦尚蒙曠世厚恩視在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念而時不可行正有待於今日也蓋臣所見者在京一處監耳在京如此天下可知也一處如此處處可知也邇者三三大臣雖奉聖諭議陳赦款殊未仰承聖意善體聖心致陛下洪恩厚澤阻抑而不遠施狹隘而不得遠布也詔開十惡及強盜重罪不赦可也至於左道逆富貪酷枉法指稱誣騙者犯罪甚輕者盈於十惡強盜均之不赦乎且此等俱係在京之事與在外府州縣有何預亦混殞於天下乎此責在刑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詔開侵匿漕運京庫錢糧不赦可也盈於在外小民侵收錢糧入官給主者皆可宥之賍至列於漕運之不赦乎且此等皆撫按官

所當量行曲處者何不盡宥之以藉民困乎此責在戶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吏部有當官吏宜量免其數有其罪愆禮部有完室之犯罪者除謀反外悉宜赦宥工部有無益置造之者除婚祭外盡宜罷免皆當勅之條正者也蓋陛下有愛民無窮之念而二三大臣無仰承善體之忠不惟不能施恩澤於民而且不能盡革故開新之美使臣又默而不言則陛下之寬仁厚澤又何以自達於天下哉詔內開款又皆狐疑不決句多兩可之說不盡由言之詞近自遠方來京者皆云府州縣貪暴苛剋之官每每堅執詔內開款凡一切在監有罪之人少有於條內皆不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放甚至一府州縣不得開一二十人者良可惜也臣雖自體陛下獨厚之仁以有免而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如臣之有免以體陛下之仁亦何以一日安寧於朝廷之上乎使天下後世稱陛下有洪恩於臣而不能廣施恩於萬民豈非一二大臣之罪哉臣亦預有責也一四月前刑部尚書黃到監審錄罪人等免一二釋放皆大聲號哭死罪不赦遂有哭泣之詞重罪不赦遽與怨恨之嘆所以然者祇由前詔開款未明抑且狹窄不寬故也願陛下總臣所奏即賜勅諭各部預陳條款逐一開明使天下之民得以盡宥大開悔過遷善之門則臣亦安受陛下再生之恩矣而天

下之民皆得如臣之有免而仰荷陛下千萬世無窮之恩矣

辨黨邪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聖明賜乾斷重治黨邪言官以定國是以正人心以扶宗社事古昔聖王謂天子君臨天下一已聞見不能及遠以其責寄之臺諫之臣故臺諫之臣為天子耳目夫人一身必目而後能視必耳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也切任也臺諫膺此重任切任是以苟有論列必隨天下公議公議所是臺諫亦是之非天下之公是不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公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齊康正皇上耳目所寄也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夫徐階輔弼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先帝神仙土木之誤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誠歉然矣然階與惡嵩同相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廉嵩以其邪階以其正惡嵩父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來階為首相天下駭駭然有向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之力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陛下陛下信而任之其才與德諒亦昭然莫逃於聖鑒下矣孟子第人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為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威保位間不

免於容悅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且其不招權
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爲之容素所怨惡事在
可取而不爲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克伐怨怒不行焉
階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
選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案
也齊康身爲御史任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公非
捏架無影虛詞汗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保惜名
節均之可必其爲善不爲惡人也康奏連及焉善人君子
齊康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狡且兇如高拱者謂有才有
而遺之以輔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兇強刀矢慣熟故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殺人刳財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人非才不能
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惇大養和平續一綫之脉
以躋之生全之區其汲汲也復付兇醫再施毒劑識者知
其不可康乃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陛下斥階而用拱焉
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如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
以當鈞軸備在南北科道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
論所可恨者齊康并爲鷹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類顧一
已爵祿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拱矣宋楊甲試邑有聲部
使者以不降意誣劾之時有猫噬鷄鷄罪無可恕之說康
職爲御史不咋如鼠高拱反噬鷄鷄徐階情可恕乎伏望

皇上細加體察如果臣言不謬速賜乾斷罷斥高拱將齊
康重加刑治以爲人臣黨邪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
位行志朝無小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改折祿米倉糧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題爲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
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
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軍敷洪恩賜之改折
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
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六

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亦不生今距
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五六滄溟水中來麥
麥秋頓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
北之淮揚徐鄆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
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
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
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
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
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
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

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况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使傅即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三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入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七

謹題

開吳淞江疏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淦泥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

是也而小爲淪沒漂溺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視計所需民生攸頓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損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捌錢伍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貳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大

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業督率上海縣知縣張損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開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

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濟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三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尤

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克他用吳淞江河因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饑民尚苦無處赴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

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四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捐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亭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干

處補練兵銀疏

題爲河工告成乞賜處補錢糧兼圖後敘事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勘得吳淞江淤爲平地約有八十餘里三吳水利此爲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臣思昔人興工救荒旋於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臣親行相視量得開濶該一丈六尺面濶十五丈下濶七丈五尺前估計題請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止用過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堤未開并近堤一里內再議開濶三尺以受堤外渾泥并管工犒賞開堤造橋等項共再

用一千餘金可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入夫以饑趙事連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內出之水係清流外入之湖湧帶泥土若內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淤泥免於淤塞父老皆稱太湖水道節有欄壅計有嘉定縣夏家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胥等處行委同知黃成樂吳宗吉踏勘凡可通流入吳淞江去處逐為疏濬畢後方行開堤又臣於正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勘得白茆一河果是狹隘亦於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於三月初報完工陸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工完工不過月盡矣其吳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主

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管發常州府練兵銀一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水災臣令徧修圩岸塘浦支河堰埧賑濟原查導河賊罰銀兩聽各該府縣克用是以解至吳淞江白茆者其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皇上將臣二次題請俯賜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接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白茆河未完工并夏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巡撫御史吳從憲見在巡率約至三月盡可成功矣大事貴善始尤當善終若使先年時加修濬吳淞白茆豈

至於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別事別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事與已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爲曠官本官不以爲失職水利事與其所由來久矣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着令時加修理撫按以此殷最府縣部院以此殷最撫按庶乎旱澇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收之利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募兵疏

題爲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主

設民壯卽古遺意爲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名募夫本地兵今人呼爲主兵自他召募呼客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而爲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爲兵散兵則爲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卽此前日之賊應之往往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真可測度之

不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為兵載塗怨謫縣之守戰事有難為之者轉之召募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則誠誤矣處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關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萬萬不可謂無禦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發厚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頂補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犒賞行糧無多事也倉穀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蘇松常鎮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有奇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地方用克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有奇民以為厲有損於民而無絲毫補益者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永不徵派剪絕禍亂之萌一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瓊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入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者瞻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賢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

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原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甫四歲父瀚不幸早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黹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以次兄弟母念父嗣如終愛臣尤篤臣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閏三月內授南平縣儒學教諭三十七年五月內陞淳安縣知縣四十二年十二月內調興國縣知縣三任十一年母皆隨祿就養母之待臣雖年當強仕日夕相依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衰自憂不堪北地寒苦是以四十三年十月內臣當朝覲陞戶部主事臣母涕泣別臣回鄉調疾四十四年十月內臣以建言值先帝震怒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病轉劇後法司擬臣罪取決招請先帝留中不下旋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遣詔復職此出臣母望外以為必

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也先帝厚恩出臣望外伏讀蓋愆成美端仗後賢之詔則今日亮承獻納捐軀圖報於陛下以爲先帝報猶恐萬分之一未有濟也陛下新服厥政之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求去可言之乎忍言之乎但臣所值有甚不得已者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於多得況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旁無兄弟以調母疾下無男嗣以紓母懷止是一母一子而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衰病百端攻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苦我祖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宗以孝治天下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就養者聽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臣今日不得不歸之故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奉侍老母俟母養獲終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致身捐命所甘心矣臣心懇切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天恩亟賜罪斥別選賢能以當重任事臣於今三月初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卽所計開逐一思省無一字是

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官誣妄臣請爲皇上陳之蘓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迎送過客爲事小民冤抑雖有欲爲分理之心而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理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聞之久矣臣到任之後所准狀果是比前任撫臣爲多通民隱抑強橫也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約止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解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則告人減前所准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五

訴不咎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歷可查考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蘓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府縣官招呈往往兩可調停誣告擬罪輒曰姑念貪民愚民改輕擬詰之各官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奸勝非此不能解爭而息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會援肥田瘦狀之說刊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謠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民爲臣興謠臣列爲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爲借口耶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賣文契也蘓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其人厲民致富者誠不爲少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實賣文契耶臣於他府縣告

係白奪之狀間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推頗多蓋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衆小民胥怨而恨兩京十二省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向府縣官問故群舉而告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向諸生員問故則又群聲而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賢者亦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再後狀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訴日積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嘆先年士風不如是也爲富不仁人心同憤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蘓松接壤婚姻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然鄉官富橫則既知之素矣鳳翔果有爲民爲國之心不私親故舉而聞之皇上無不可也今本內隱下鄉官不說止說壯民隱下實賣契書不說止說五年巧爲言說爲鄉官立一赤幟不爲小民伸理多年莫訴冤抑可以爲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報數冊到臣見在天理人心不容泯滅鳳翔獨無是心耶鳳翔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爲虎小民二十餘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內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內况先奪其千百今償其所償無幾情見乎詞臣竊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祖宗設有軍士民壯今日別行召募成法之

壞久矣臣於到任之後與各該管兵官計議計其不可聚散亦計其係是汛畢時分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則多而散守十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水行者途至定海關陸行者途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原議不散謂其與土著無異也選練軍舍以克把守又革去供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寇民壯以存兵補之原議如此案卷具在賴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兵雖多了無言說聞報之日排入都院賴湯兵備權宜救解不知鳳翔何聞何據也原練兵銀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內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如此派奉旨如是非各府置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何謂偏累止照旨共派五萬兩何謂兵糧仍派加有如派徵之民輸之官臣必行文府縣必有案卷臣能隱之耶鳳翔捏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寇攻陷城池普血爲盟劫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斷絕事干地方非小小也臣欲自爲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鹽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紹先時常巡歷蘓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若彼不言爲罪不小肯爲臣遮蓋耶鳳翔欲陷臣而捏爲危言以欺皇上鳳翔之罪大矣蘓松四府水荒爲甚是以臣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編修圩岸塘浦支河與

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蘓松尤甚劫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謂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道非正路也二十年來行者憚江西驛傳道九江兵備道二衙門掛號裁革其路始通臣聞之久矣臣初到任卽行池州府查議并移文江西九江道申復相同彼不愛波江西之民而反欲臣行之耶府縣官稟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例取利佃戶稱無收施賴臣令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哥矣富人哀此災獨又當再酌口說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美官數富家亦乘出米之時同還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完

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償也臣官南通政日妾死於七月十三夜係自縊妻病死於二十四夜妾死於十一日之先妻死於十一日之後無妻先妾後妾毆妻一日致死之事錦繡叅謂臣昔爲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官爲僭居尊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辱人討船之辱臣所未論皂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禍且立至何人被害狎慢士夫何官爵何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一煩瑣以責天聰鳳翔論臣捏有指實謂臣自德州而下用夫一百名則驛道有循環簿謂臣柴燭取足本鄉有司則番南二縣有用度數欺天玩聖臣查所准狀并問之府縣

絕無此語招案皆在陞任同知李世藩被皂隸索二十金李世藩見任南戶部員外王司業被皂隸索三十金放免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擢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隸責三十臣當時所遇二司今僅汝達張尚夫周舜岳羅元廣見官廣西雲南廣東人口可問者臣不能錄其口使不言文卷在官者臣不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謂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臣誠查省之久非敢上欺聖明強爲辯說也皇上勅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翔之妄矣然鳳翔論臣每言其小愚臣負國其罪實大夫總理提督皇上畀臣重權行無不可而足以有爲矣賢能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辛

當之二三月而治化收觀無難事也蘓松常鎮賦役不均是第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未見均平次是軍務而軍兵未開強壯禁誣告而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修僧如初謂扶弱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肆侵奪而富者自富

則不可是非淆亂則國家之理亂因之三四年來公私並行議論騰沸賢否莫辨人無定趨有識者曰詩人之訛訛瀚瀚也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兩可敗正死不願聞伏望皇上亟奪臣官別選英賢以代其任而又大舒乾斷別白是非微臣負國鳳翔欺君兩不寬貸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宗社幸甚臣不勝幸甚

告養病疏

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恩兩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科臣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近見邸報皇上不加罪責着臣以原官總督糧儲皇恩廣大無可報矣臣復何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三

臣嘗謂今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有銳然望治之心群臣絕無毅然當事之念互為掣肘互為排獎而又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與國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劾衆口呶呶臣尚執已為是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總督巡撫惟行之大小不同而施於有政事功則一臣尚欲以身為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為標開復古之門路職賦有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臣日夕念之職任所到執臣而行補報吾皇或可萬分一二也但任事在君臣字契猶在年力精強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

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去六十僅三年耳天道一周人身亦一變新春增年又覺衰憊目今痰氣交作血氣益虛每一動發昏迷半日勉強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衰臣之自視外強中愈衰弱為甚況臣母今年八十一一向隨任視事之餘得以左右侍養而老人樂所自生日念鄉井臣報君事母交戰胸中論臣衰年義當奉母伏望皇上察臣苦情臣前自陳俯伏俟罪萬一皇上寬恩不加罪謫賜臣回籍永終田里臣廣東瓊山縣人瓊山萬里京師微臣忠悃無日可達臣再有一言焉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三

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謫而輕改臣事忠信之事蠻貊可行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况半真半假者乎閣部臣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公矣閣部臣如不以臣言為然自以徇人為是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者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遂階朱室不競之禍我皇上何賴焉胡銓之諫孝宗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

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宋社幸甚愚臣幸甚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一 奏疏

三

海忠介公集卷之二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寶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策

治黎策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策

一

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溪望者乎夫執事之問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夸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為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為是廩廩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為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丘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即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為之也先哨去而

後哨敗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敷之使然猶獨二年崖民死徒將盡未有能勦絕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今王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孤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圖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瓊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後將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策

二

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又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是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毆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剝良民雖廉耻有所不顧而況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

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悞宋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遲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以一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旣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夸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

訓諭

訓諸子

二三子之從遊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責士發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策

三

揮而滴淚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夬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末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憾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于史反之清夜瑩靈之氣固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踴躍於諷咏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克也仲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訓論

四

由不耻緼袍之立孟軻藁大人伯夸之敢於弄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克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鄉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真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耻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衆評

知縣衆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俸則知子賤之政矣復中牟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戒膳撤樂謹告上則獨和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笑獨必哀憐寒必恤不恤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丘鬼覆盆中鮮鵠亭寃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厲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途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耻多方措斂以克彙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衆評

五

彙腋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譜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右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察已不可察人察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鬭趨利

未有息訟之期感乎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美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溪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詳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爲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慢雷封之畧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聲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海忠介公集卷之二參詳六

主簿參詳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卽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卽陟黜科登廕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觀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

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爲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爲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主簿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參詳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鬭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樓僅一枝飲惟清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唇吻曲盡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已賊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况屈一夫宛一婦天之霜早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海忠介公集卷之二參詳七

教官參詳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廉廉薄質俱賴其陶成况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難不能如尼父設教泮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耆耆濟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群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聯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

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見諸生嚙飲呼盧，逐蠅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肅忠臣孝子、錄階然問問，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與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身謀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費，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叢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機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蒼子之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達。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叢評

八

陰德主閉調而焚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夭札。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蠱浴。春官司厭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克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情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設，大運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叢評

醫者秉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脉理，識藥性以劑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歷之頃，識監子於膏肓之際，以

之醫國可醫人，可醫能辨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癒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沉瀉，情然無下手而歸鼠之技，窮矣。更為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放，但皆值龍官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大失為醫者之心。夫醫可無恒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叢評

古者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叢評

九

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因構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期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遷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歟，簪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獎，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袖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鼻口，歸亂下也。非老

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爲一里十軌爲一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
五等之長金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制立
一都圖卽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幫之里之甲有并苦與共
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貪誰富誰困苦誰逃流誰
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
數於里長而爲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
天理心里既無索賄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剝肉之慘甲
丙之老稚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好縣官孰能如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參評

十

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爲之
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
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
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徧爲同護善柔者不行扶
持事兼利已則同甲首作獎以欺府縣事止利已則假府
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
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
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群士黌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

待之不爲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

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

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

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

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

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贖

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觀

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

脩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

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脩之始壞之終闕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參評

士

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庭感後人可

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脩自養有

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

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群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

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

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

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

紛紛焉比之播問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爲利

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

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群起而曰護

我類焉智戰國肯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叙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為閹女孟子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意也今之秀才不為處女而為婦亦多矣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

海忠介公集

卷二 參評

三

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廉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為吏者每以得利為誇惟以得利為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徇吏呼之賤之也一為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試未第曾具奏蒙兵部奉聖旨行撫按持遵道從公計議後授今職母老在堂便道歸省且冀得

一至臺奏所未盡并不可先言者一一誦之事或可成也時臺下往雷州府候清軍察院旋復與本職起日相值不得已更日求見奈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日不得一接思慮過期始渡海北上中途每思及此淚用憮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為臺下言之夫瓊州府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焉者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三州十縣可寧謐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六十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事而可舍不為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舉受禍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千谿萬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申文

三

徑皆可施功五裂四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曰不可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有四全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任未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視慕榮途之速心蔽遲難之一見先入為主一也詢訪未的妄信人言謂黎岐地方瀾山嶺峻林木茂密通之為難妄信人言謂黎人強衆出沒千百為輩敵之為難英雄豪傑當為而不為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民事區處猶難況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有亡呼吸心膽喪矣不復為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

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衆人將
我何地口前成功後當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
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平黎之說情
然不識地利險阻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津津然
說平黎易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二說東遺了西說南
差丁北上人因其二盡疑其一二也誌書歷載諸人議論
然其人亦有可爲地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致上
人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以必爲
爲志於奉職奏疏上兵部圖說治黎策一遺少致意焉且
於不可信之三求其必執此說之故於不擔當之四溪求

志介公集

卷之二

古

衆不擔當之由彼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壯吾膽竊笑
其四借四以淡吾謀將見反掌事炯然臺下目中矣夫一
時之爵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萬年廟食臺
下欲不爲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尚疑臺下有憚心焉寧
非謂提督府不與我以他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土
兵廣東漢達官軍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此據人皆可
行言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蓋瓊民游蕩并無衣食
棄爲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兵借州縣民壯工
食權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米山貨木價給其終兵行糧
隨殊無難事又寧無謂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

夫本職云川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生奸人玩侮之念大
約此衆先易後難隨機鼓舞止川一撫字自可了事本職
思之日久歷之日溪問之日多事決可成無後患臺下
請壯贍行之本職初官遠不得上人意這等世界究竟做
成甚事業母老在堂歸期指日中有言未盡者俟到臺日
悉焉

稟帖

京邸都揭帖

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瑞謹事伏讀臺下劄付云凡有登
於鹽政者我三司并府運州縣等官具帖詳報又云素性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五

簡朴不喜承迎凡飲食俱宜儉朴爲尚毋得過爲華
侈靡費里甲又云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務宜體亮諄諄然不一而止仰知臺下爲民爲國言出
由中非虛設也第今時風俗喜諛惡直今時居官人利害
得喪動其心因一人疑千百人樂於爲諛不樂於爲直臺
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云各處皆有酒席筵席
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下程則山禽野獸
人不能致者備焉供帳極華麗雖溺器亦銀爲之與臺下
頒行條約大悖矣夫都院出理鹽政我祖宗以來未之有
亦希聞事也事出希闕則疾苦者望車駕而赴訴貪酷者

望車駕而改心百姓得希聞之遇焉可也乃今府縣悉以不周致罪極意買辦里甲懼於出財恐口噉噉百姓不沾希聞之恩反苦希聞之費是毋乃官屬奉臺下樂為諛不樂為直諫認臺下之心歟卑職先任福建南平縣教諭時阮軍門道經南平供奉過盛而峯駭之鄉官進禮敬軍門之說而峯答云此極是害我爾鹽法通滯卑職知其端未知其悉不敢妄為之說獨此一事耳聞目見嘗私謂縱使臺下日後一不收受然物既買辦必有花消里甲若怨誰則當之官屬以今時俗例度臺下竊恐臺下又者官屬利貢諛不利執守禮法事不反知而悔無及也嘗有甚於海思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六

鹽法之滯者是以致竭區區為臺下誦之為此具稟

告示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與有申叔儀之請魯有臧孫氏之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圖富積穀粟之家每每幸荒歲勒索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利息其貧甚慮無可償者雖倍約亦固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輾轉溝壑少有人心者見之有不能為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

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汝畧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畧無惻隱倍稱取利許貧民指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為尚義之美抑將為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廣及于孫爾等念之

海思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七

禁革積弊告示

吏部侍郎海 為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西營街人陸武告狀審之初執票六張後西營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出票兵馬司自行八十九張為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張曰此偶未繳送兵馬司者是其先日繳還者尚不知其幾何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事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歷歷明禁今兵馬司官也小做了一箇狼之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于上官又做了一箇過送賊私的積年此與侵用里甲何異何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有官定皂隸等役又加之此

非也然猶一說可通姑聽之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稟
侵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三
考役滿辦事想祖宗初亦進士觀政舉監生歷事之類流
今日而上銀於官曰罰班曰納辦一部之官上而下正用
私用妄用在焉出何典散出何年律令自今以後俱停止
不許收已收者自五月初一日及今給還在四月內不給
蓋已費用給各人役領不可追也其本衙家火諸件除上
手流傳下之外出此銀辦者退出必用不可無者一一以
本俸薪銀給還一如原辦價分文不短是雖價直之多罷
官之日賣可送人可留後人用作已小惠可又不然一船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六

之便載借用前途不足換米換柴賣克路費可爲官人不
貧況至侍郎本不至是有激而憤戲談之其伺候諸人原
領此銀定工食聽其自散必用而不可無者一如家火物
件以已銀給家宰統百官豈有吏部不能令行一兵馬司
聽之借口科道各衙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來告做
百姓不可做才賴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
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欄街或
叫門不禁狀上必明說通政司畏忌若干次告不准送字
樣上下有體豈有堂官不能出令一司屬官乎北吏部此
等銀年有三千餘兩之多輦轂之下不禁我不知也執事

官吏今後爲有司所迫不出此銀而禍隨之許登堂叫訴
又本職上任先後日各衙門諸公往往贈有禮物曰交際
先日規也夫今日做了朝廷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嘗謂
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獵較猶可況受其賜孟子
亦誤說也彼謂此答殊是虛繁卻之不爲已甚合行告止
前二件後附一件共三件皆朝廷法度中事今非違道以
干百姓之弊非借此許人之短赤子如在水火深熱中如
將入井部事不尚書主侍郎輔候丘尚書日久不至居一
日官蓋一日職故不自嫌疑突此嚴示

永府縣嚴治才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七

撫院海示照得江南才訟太甚本院已約府縣官無憚煩
煩不爲姑息正欲變刁訟之風爲淳睦之俗也近見各府
縣申到招詞往往兩可調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備言大
抵狀詞難行則便得利俗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說誠
哉言也乃知刁訟盛行皆府縣官號而召之至論民情土
俗則又以健訟爲說何故爲此仰各府縣官曉諭各百姓
今後告狀須從實致詞不得一語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
今後斷訟除非已自訟事迫不得已陷不知者與之量情
議罪并吏書作害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鈐束之過鄉官
安等族人家人作害其實皆是倚靠鄉官名色不可執以

誣告論之外此絕無相干生端波及一一執律擬罪如仍前兩可姑息如狀求追銀則曰念彼貧難姑量追人命不貸下手亦姑量給埋葬之類者定以故出入人參論不恕示府縣狀不受理

撫院海示照得才訟惟江南為甚畧無上事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也本院已諭令各府縣官始無憚煩終無姑息痛之使畏庶乎事可衰止迄今反坐招詳尚有姑念貧民愚民之說各官徒知一念之差情可矜恤不知矜此一人壞千萬人不能治一人之誣必召千萬人之訟其間豈有纖跡畏彼刁詐餘之曰姑念貧民愚民亦有之才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日盛非府縣官召之而使之來也耶又告狀人往往稱府縣官告不理軍民赤子府州縣官父母也凡爭鬪戶婚離是情節當為剖分衣食等項當為處理若先億其誣捏十狀九誣弃九人之誣而一人之實亦與其中矣况十人中或不止一人之實十人中一人為冤千萬人積之冤以百以十計矣不能執我嚴法使誣者懼之不來乃併實者有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為民父母哉情者不肯受重傷者不能執法其事均不可通為此再行曉諭今後凡民小訟州縣官俱要一一與之問理若果無情盡辭雖小必治甚明誣之極之日端苦之如有仍前寬縱復為

姑念之說與不受理者一併治罪若曰多之不可勝理也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始不免於多終當享其逸若置之不理年年月月止是如此多而已矣民怨且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府縣能一日逸於民上耶始無憚煩終無姑息本院的見得民情官法恰是如此各官信之行之毋自貽悔

禁印書籍

撫院海示訪得各撫院按院臨將復命往往輝行府縣印刷書籍為入京封怕用費以數十兩計至數百兩亦有之合各府縣笑不啻數百兩矣有假稱動支本院贓罰有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動贓罰借稱無碍官銀者此等皆是府縣剝民克之縱是贓罰原無可作此用之理朝廷原無許作此用之法憲司官犯法法當叅究念是俗套相沿辦送在外使之辦而送之者致之在內私人私事其來已久為此票仰某府官吏即行各州縣官但有各院道刷印書籍并取送鄉官長夫禮物等項即抄本院前後禁約將原取牌面申繳其有一意阿奉不恤民艱不顧國法者定行究治此等事在內謂之禮在外執律論之便是贓府州縣官識之

保甲告示

察院近行保甲之濫止論居止人戶年至十五以上盡行

門報爲保爲甲不論原管都圖冊籍蓋原該管都圖人戶
今有遷徙又有他方來此爲工爲商雇工流寓之人故又
立爲保甲之濫以計奸細聯渙散使爾等出入相友急難
相救亦卽古者井隣里邑比閭族黨之意也爾等可照發
去式樣照依居住次序編甲若街道狹窄去處則編東一
戶爲第一西一戶爲第二又東一戶爲第三西一戶爲第
四若居住星散參差難以齊一者各隨其居相近者爲一
甲多或十餘戶少或不及十戶但取守望之便不必分拆
割補拘定數目多者接紙再填四五戶於十戶之後遇有
寺觀去處卽儘其寺觀內之人爲一戶甲內有新來人戶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增入新去人戶開除旬日雇工人止覺察來歷不書論年
月雇工人書入去則除之各戶人丁年貌有冊牌上止書
花名一甲擇一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甲長三甲
或四五甲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保長日輪一
人領牌覺察各戶動靜遇有面生可疑之人蹤跡可疑之
事卽便舉覺一戶每三丁出一人巡夜戶有二丁亦出一
人巡夜戶止一丁者免領牌巡夜之人於是日是夜外出
則輪及別人其人回日行補一戶每三丁出一壯丁爲鄉
兵餘人才力稍劣雖時常習武不克鄉兵如止一丁二丁
願爲兵弁本縣自行選僉該圖自行保薦者不在此限每

人等便各備好堅利器械甚至貧不能備者亦備堅好木
棍遇有警各甲或鳴榔或擊鑼每三丁出一壯丁救援追
捕戶止一二人者止於自戶門首聲援莫遠出其巡夜領
牌之人各里總總甲自於格眼下笑一月三十日某戶該
某日填寫卽是一戶一人一日一戶二人三人一夜也保
甲之濫大畧如此其間或有本縣思慮不及窒礙不可行
者卽在奉委人自爲通融惟安常懶惰不食報不舉行則
不合式若實心舉行甲有聯絡戶有利兵領牌有人巡夜
有人酌量冬察人無不均之願則無有不合式矣里邇保
長人等仍於稍暇召各人戶各鄉兵習學武藝本縣到圖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五

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去縣不及三里者調到縣同
在市鄉兵操習凡到縣操試者日給米一升日中給果餅
克午飯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再念保甲之法令爾
等互相親愛互相保守身家聯屬渙散敦行禮義甚美意
也爾等如或冥頑不聽曉諭不依約束惟欲目下偷安不
體諒上司爲爾計圖長久有隱瞞一人不報官登冊里總
總甲并所隱人員編甲之後有警不出救援并保甲長不
率領救援者各治重罪爾等試思無自外保障自貽罪悔
保甲濫再示

保甲之濫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遣

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聞爾衆多不樂爲一金爲兵難色怨言爾衆果其頑不靈如是耶爾意豈不以一編爲甲則有覺察有巡夜不得如舊閑逸近六都一圖三十一都三圖被殲徒劫掠爲鑒不遠若先事防禦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其頑不靈惟爾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食鄉兵則有慮於我爲敵如倭寇如殲徒皆舍死之人也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倭寇殲徒爲衣食計而來也爲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平時不愿食兵臨寇里風奔潰爾衆其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敵亦致死者正因保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救援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不幸而死上爲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爲鄉隣救難義士也死無愧心遠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強辭苟生人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義爾衆其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之淳俗喜訟好爭其來久矣至今毫髮爭忿服毒自縊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爭鬭氣比之

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若何如乃殲徒臨門束手伏死倭奴經縣遠近逃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怯反而用之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其爲無名枉死其爲健訟才民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行可怪逆施可惜爾衆其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又其一也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病不明故再以禮義論再以遠大之計爲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丁食兵臨危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前日殲徒窮民計圖衣食情猶可恕今劫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隨即殺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爲忠義士死法爲愚頑民爾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等試思毋貽罪悔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當之謂此只可立爲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不利遠攻夫良法遲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浹肌膚淪骨髓歲月焉能驟變我法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別計應之同井之制已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村修爲和睦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闊視之則客兵之害甚於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其末遂不深探其本

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爲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之人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何事客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韓退之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誠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爲比閭黨族州鄉出爲伍兩卒旅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師軍者亦迂闊事耶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於後之理也

招撫逃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各都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遇時節所標掛的祖宗丘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贖錢糧些小產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寫衣食不克錢糧何出妻啼子號苦惱萬端而里遙多科尚未已官府刑徵猶不息致小民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惟願無

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連篇累牘之詔惟願無放黃犢白之文奈人願不從籲天無路所以忍割天性之愛含淚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事稍可已而爾等爲之地雖然竊爲爾等籌之泣願爾而適樂國愛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杖杜者呼見弟而不見恤歌采當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百年夜室致使樵童蹕蹕其上此時懸想故鄉寧無脊令之嘆乎歲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回首山陽荒烟野蔓走燐飛螢種種凄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離云人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管子父視之也我實爲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恣矣我實有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告示 三

子而向他人之父爲父爾百姓寧忍之乎言念及此遺歸之志應有不遑脂車者矣今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收成者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贖無虛錢糧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逃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牛種與爾安生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貳分或用充答應使客夫役或用充脩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同之人給與執照符三年之後生理充足然後科派爾等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體之諒之毋疑遲貽悔

條例

飲酒禮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第飲酒禮尊重年德正為政首事也
縱與席之人未必的恭德行有可師法亦當愛禮存羊買
死馬骨致千里馬以隆聖治可也今當事之人每每怨暑
於是禮非不行而意念所隆不在是焉民不興行風俗不
美由不知堯舜之道故也又生員多係年少後生邈然不
知讓道眇視高年長者以故事視鄉飲凡進酒供湯饌禮
貌衰慢夫鄉老雖愚拙父兄也生員凡民之秀縱狀元進
士睡手可得亦子弟也隨行侍食禮所當然聖賢關口便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條例 天

杜絕送迎

聞之閩人魏立峯名一地任布政便道往返皆有僱人夫
民船不馳騁今居官有若人焉當事者欲獻慰勤情何所
施粵人譚次川名大任江西驛傳道凡使客過往痛加裁
抑江右以此省費今當事有若人焉過客縱欲需求審何
所用二者得其一焉過往有一舉可動當事執法之思當

事有次用可動使客守法之念民疾或少瘳也而二者均
之不可得也此民之所以日就困憊與死為隣哉

聽訟

各衙門日日聽訟迄不能止訟者何失其本也考之龔黃
卓魯專以德禮勸諭魯父子訟者而孔子繫之三月豈以
孔子而不能別其情哉求其心也虞芮爭田文王決之見
牙雀角召伯辯之聖賢未嘗不聽訟也其轉移化導之機
則別有所在而不在於是今上司每以未完責下下屬惟
求完事以避責成化之意微了事之情切獄訟日繁而不
可止不有由哉今時風俗健訟若聖賢當於其間當必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二 條例

開礦

按礦乃天地自然之利官開以應朝廷諸用軍門不得也
之費減省吾民一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且免盜掘接濟
之害不亦可乎說者謂官開則必立官設衙門取掘礦夫
役種種費用十倍礦利礦利盡日且必併其賦於吾民軍
受盜開之害不可受官開無窮之苦瑞瓊人也邇思採珠
之苦誠若議者之言年年戍守珠池防盜採珠丁賊
盜起珠夫起供給官府諸費大約民間每珠銀一兩可買
者計採珠并進珠交珠之費有二十餘兩之數官開誠不

可也實產於地反不得取之以濟國用少紓吾民天地自然之利反生劫奪接濟重為民害私開為盜盜開為害官開為正正開亦為害廟廟上當事諸公不知何一無所建明一無所處置至棄此天地自然之利使民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也

公集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海忠介公集卷之三

李樞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矩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唐自美

序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黨里雖溺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之習各神不死謂天地根莊老發之世之言養生者宗焉公得天之美不期近似已而業部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一

其虛寂之體

此顯其應之月師莊老而失焉世才

之矣嬰兒未孩與完固然區區內守無補於人無裨於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弱志强骨莊老非為養生計也養生之秘率不外是存養立命言其功還虛久視推其效無二說也公壯年學問本原於孔孟發揮克拓執古為貞宅御今為應塵實之莊老歷仕歸田中道若性瑞嘗極其始末秀才事業無傳於人不必言矣世宗皇帝銳然有為初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土木一役亦罕有以是當簡在者公晉甲科郎署工部道承其會鮮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留用駸駸然世宗之視公大用指日矣念彼共人取途權

要公上答天子下揖相公疑神袍一執此而在泊如也以
此罷歸亦竟以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而胸次悠然實
超然於富貴之表怡怡間里將若終身且日規日勸謀與
鄉人同歸於道事之苟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子姓
至親法不爲諱失之於前復之於後與先日逆觀嚴氏今
日誅亡守一不阿無異張公藝以九世聞無能改於武后
之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公不爲無忍不爲百
忍白曰青天其心其事大率如此用能滌除玄覽開闔天
門歛藏於專氣致柔之淵迅通於冲用不窮之會惟公得
天惟天壽公不偶矣瑞公門弟子所願百歲師公今癸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西二月八日公八十一誕辰也鄉父老子弟謂子知公微
一言爲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舉鄉人之言又曰公父復
庵唐尚書諱賢秀爲瓊始祖公繼祖武發祥有在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天下之道蔽於是矣疑神立命無越於此復
庵獨觀於復惟公以復得天源蓄流長父作子述詩云樂
只君子胡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公父子以之并書
以頌子傷公之未免厥用也載營魄抱一言公言其心也
榮公之壽本於復庵原其自也道其實也唐尚書公世遠
事湮言可畧云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堯山自幼與子同師友爲學業其神氣之靈諸童稚中識
者異之子亦歉然於子謂得天之美不堯山若稍長業舉
子文論文宗諸大家盛有稱許清逸之氣不混塵俗而別
爲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能俯就時調夾科第科第之文
非堯山所不能攻堯山所不與事也經世論今事不平之
憤有發焉亦古人好靜無爲上一層意也隆慶庚午子罷
官歸別堯山念年矣塲屋中堯山終不得一捷晚克挨食
廩日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萬山之中卽此採山釣水
還以物與人風俗詠歸隨地而樂夫一歲貢生亦庠序士
愈窮而不得不安於小者之不可得者堯山棄之惟我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願我則行之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傍
花隨柳鶯飛魚躍堯山有焉說販屠羊每聞人說及堯山
萬山中木石居鹿豕遊翛然有脫去世故凌雲氣遊天地
間意唐人之咏懷有曰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薇子去堯
山居三百里許夢想神交方醉堯山之樂意堯山載營魄
抱其一靜之徐清形可長生也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爲
堯山再甲子誕辰且室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
酒幣走賀謂冀缺梁鴻麗鹿門天作之合於今罕有因問
頌言於子子惟堯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學博作爲文
章包羅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疾苦其志憤經畧人間世

曲暢旁通其識精今時命大謬反之身而謀之神者回視前日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焉專氣致柔與魚鳥花木忘其形於天壤之內古之得道術者蓋如此心與天遊天爲培之夫豈曰不知其雄守其雌聚埃積塊之守豈曰以期年耆而無經緯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夫婦值今六十又一平格伊始而衆心戴焉詩云令終有假公尸嘉告用是不辭其懇備及堯山自幼而今天眷之隆不偶然也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乖氣爲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氣孰爲大曰孝於親爲大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卽此和順之心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四

洞然八荒皆在我闔一和之所感名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之其和氣之大萃於一門者乎弘宇母何氏相夫事姑克盡婦道先自益和於身矣天地間和氣之祥固有事適其幸心迹並之其不然則惟心之和而迹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必於其迹迹亦可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韓昌黎謂歐陽詹生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心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心樂也大孺人始就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於下不必言矣先官浙庠今澄邑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

留安成垂遠若無甚於此矣然太孺人願子道濟四方不願子爲兒女溫清膝下母利民母利已上無負君下無負學母以老婦爲念之訓顧君朝朝夕夕周旋以之視無形聽無聲恍若母氏日臨在上已身日臨母氏之旁若是慈訓和順興焉用爲澄民一邑之利有子如此母心誠不能無快於是也古稱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爲君子三樂之要心契心感融融洩洩雖隔千萬里外如日見之矣天下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五

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所發不過守先王之道出弟入孝以待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日侍老母與顧君同衰病林泉無復爲天下念風自火出容保無疆舉於顧君屬之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我祖宗因之萬曆初天子率祖攸行加惠宇內爰命內外臣工得封父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群吏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媾者不與也見庵陳公至是益榮膺

三朝之命矣公世聞長樂人封君太夫人久奉璽書發勇
曳繡族戚稱觴以慶國人遙爲見庵公榮之衛指揮某某
日以其事爲子誦所言以賀子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孰
不欲其親偕老一時金章紫綬荷天寵光也哉顧德不足
以使媚於天子因之我不足以悅於其親祿後昭先孝子
不置已則然也公由進士服官所至有聞於人嘗閱李三
州初稿所爲贈公之文公平生行業恍如見之公能於其
官不待今日之贊矣令終有倣其亮功熙載休揚於世以
顯父母有可爲公言者東坡氏謂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
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往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六

濟茲公兵備我瓊入境之初正冠首肆行之際特撫而騷
禍機叵測人衆以此觀公然尚以秀才官虛文無磨千人
一律疑公也公叱咤間群豪喪膽俯首約東置洵洵水火
之人而措之祗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稱異於人哉人徒以
其見畏寇如虎公以才以其氣已大物小不見其爲虎也
天下而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誰則
辦之詩云孝德引翼四方爲則然則公之所以荷總百祿
顯揚二親以承王休率此措之內則懷心外無掩襲其所
及寧可涯哉國人歎其事而稱之如革金壯丁官當驛傳
丁糧民壯反初日之不均者與民均之民之利也予獨區

區於海酋之一言誌其大也率海之濱衛所布列寇無畏
焉氣不足以守其才坐是爲累若公所爲鮮不爲則矣用
是書之以爲賀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 推萬曆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
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蒞子爲問夫事無係於
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
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懸內黎外海窺繫有
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七

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
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
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
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
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
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
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
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
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
無所聞尚當自我知能如百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日前

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
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
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
至今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
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
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
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爲今武人酒食嬉游之
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
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
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八

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
梅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
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
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况侯沉靜優閑質美可
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爲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爲
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今
者希濶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利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
也天下事亦爲之而已思梅勿以爲訝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有仕於此奉上交下動見尤怨謗之曰時勢之不可宜者

非也夫士患無萬物一體之心爾萬物一體之心人皆有
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衆人之母解衣推食無逆於
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小而呵譴之及風雨霜露莫
非同人於道意也同人於道有不得於人者乎孟子曰以
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山
趙君令瓊今日月計三季代巡楊燕山公不及章薦馳檄
獎之三尹張子奉文行事揖予乞一言以張其美先無是
例而張子心欲之二百年來無今尹言之不可以已也夫
三尹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所云漫不可否事爲長官之
惟聽今日體貌大都然也三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九

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意微樽俎背憎之風熾也乃
三尹惓惓然道三山美不啻口出蓋三山誓不貪泉改心
帝命三十六字養之既有素矣志在厚民生民服化從義
日辭訟中哀哀赤子呼冤案前不忍舍之而曰別爲一教
道也因彼競爭論之禮義由慰日勤罔不勤或戒且農桑
風化日諄諄焉實心實政細大兼舉俗吏視迂濶事三山
直前爲之此何心哉萬物一體之仁不得已也百蠹攸
除百廢興與見之日行莫非萬物一體之仁蓋由蓄之中
藏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乎上竟之上之人與其共不
獲乎下竟之下之人仰其澤僚友同歸於道以弟稱不俗

道厚士隆士於義不於私諸士子喁喁以懜弟頌張尹大
道爲公淵源有自家聲見於是矣 實則三山心感心使
之也而謀象恭不如之也然則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
已之求而人之責其得爲論心之當也哉雖然三山政尚
節氣言冲和尚減分數天地萬物吾一體有得於光明正
大之功無得於和融渾純之用大之似矣而未始融之也
入人心則如此矣又此而上其爲威將如之何三山勉之
哉天地萬物爲一體仁道也成已治人道無上於是矣書
之復張三尹意爲三山賀勉

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十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
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詒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二佐僚
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二
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頡頏於上二佐既與府正員
惟命是聽同之而二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
不得爲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
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二瓊郡計今七
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
位之義自廢於已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
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府縣事大槩互聽功居他

事十之九侯非託於威惟託於富惟明惟臨民好民惡曲
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口稱賦請出納令出而施
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
民哉侯有淡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
昔與予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
以年例不及章薦爲恨建水廉平有聲視永康無異侯既
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
克有終侯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
卽侯所代亦既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
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錢之入若可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十一

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
歛怨不於已克蠶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
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
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
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卽其不已於行之心
小有警聞輿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爲禦灾捍患之大矣何
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我
侯以之具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
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群吏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
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

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與議于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若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無爲有增細以巨裂絲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饑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渴飲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器吳應第等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爲官俸祿柴馬民自爲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賊一也賊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民日就腹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出於此郡有守

邑有令聖天子以收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爲其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之惟獨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協痼痼在身一旦夕不能安也燕山之獎侯曰督橫造冊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埒民頌其才夫冬計今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錢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歡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老又卽先後尹比方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跡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瘴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淑用是子其請書之絲以爲賀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聖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焉所與州縣錯置蓋五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計餘人倍徒之所管轄有戎務有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圉翼我聖明之治實兼牧養允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釐係焉行道遂志視州縣有大者今守令下民莫敢仰視人視之不勝其崇且榮所則不然其故起於秩襲父祖不由問學於官守義情無所識且其無理德以和心氣也動輒猛悍殘厲以凌剝其下撫按藩臬用是從而抑之抑之誠是也沿以成習遂致厚相黨與者牢以坐受爵冕致斥顯顯然中秩之崇反出文雜流下居之者恒亦愀然不樂曰此奴隸冠裳爾其間志有所尚者竟亦以莫可奈何付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之道夫人之參其身於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我而後能立哉執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况五品之秩森然明也吾得執國制以爲倚公理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十四

在人心未嘗泯也勢之亟重有甚焉者吾得以執人心之公而反之理可以張屈抑之勢制足以振品爵之崇故愚嘗以爲今日之武受抑於文者十一我之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以自範者繆戾尤甚旣以威莫如州縣譟嘆矣乃日剝媚之行州縣固名文士也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撫按藩臬之我督者固偉然名進士斷斷然天下望也彼亦州縣之爲爾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效殖貨利以求容媚方以爲庶或可申一二不然甚矣計之良也孟子曰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然則武秩之遜乎其卑而謂盡由於文士之抑者其然乎其不

然乎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爲今之策亦曰執制以自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數然不諉於莫如之微斯然不牽於剝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益且上乎我者將唾穢而奴視之矣吁獨與之角也與哉獨求不我抑也與哉千兵景竹亦有志而付嘆者撫按請於廷而軍政及焉反此而遂有由矣恐懼其莫知所執也因軍士之請用是書之以質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景竹尚勉之

賀屈元禮生子序

屈子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慶覺而生子衆咸欣欣於餘慶之說相率徵子言以賀焉子曰人生而無以嗣於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十五

其身者能幾言之抑可以已也或者教以成子之貴乎然今之教者於聖賢之道則戾蓋自門左之懸久廢馬援之遺王昶柳玭之誠特書於司馬氏者與鄉習之愿符節遂贈炙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之男丁之身矣其負荷若之何也顧沉默之名而精若義者能堪之乎是故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以爲天地四方之射也漢人因有生男如虎猶恐其鼠之說子非敢以漢人爲適中見也第中人之性振其氣而挽之中也易抑其氣而企之中則難中行不惟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於天下之教者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爲之計顧

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邈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哉疏少傳不以財遺自謂爲子孫念尤奕史冊矣而犯者慶焉矧道之見頌於君實而世又率以爲是者誰則挽之諸友聳然曰元禮少學禮知此義者也予亦欣欣然慶餘慶焉幸天地四方事於此予乎攸寄也用是次之以爲賀

贈廖錦臺膺薦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謂今無經學士大有爲於天下哉國朝以經術造士士非此無以進其身迫得官則又有今時應官之道經術之在聖人芻狗矣有儒官焉薄收而薄出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六

人無望焉而奔走奉迎故事虛文視熱衙門無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所以責士判然兩途矣然天下有稱善讀書者又不如是吾省新會錦臺廖先生富有經學文翰擅名於時卽彼小試瓊山而言丁丑落第乙榜而瓊非今人爲貧之仕借此自暇逸者乎舉人教官又今以一過路譬之上下所不深責者錦臺自做秀才攻墳典而舉人日矣比今仕有職掌寒暑燈窓無殊先日非乾乾惕若中有實趣者不能課士子不廢文論爲時制也孝弟禮義尤所課中諄切之急道有本末教有後先舉髦士於鳶魚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嚴師尊道必人爲敬學之日早麓之

三章心有天游之聖也錦臺會之矣然卽此而論不過卽事論事得錦臺之小尚無得於內蘊之多所以爲他日設施之大嘗自督府浚洋山公之薦言之錦臺蓋繭絲牛毛之學天高海濶之心矣簡編之在今日蓋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事莫不有於方寸之中舉此而措今日之應酬莫非已往之成效措之而有不當焉者乎夫子子讀經爲文又經史正道中出乃入仕則背而馳若戴聖祝欽明之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爲階祿之地真心本不如此錦臺不變塞於今日之官矣不變於旣閑且逸人不深責之官變之於遺艱投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荆公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七

以一執拗得之始敗之終錦臺溫如玉不然也然則錦臺非如心之經學有用之文華也乎洋山意欲廊廟上大用錦臺使得盡展底蘊不負初學言其大畧其小蓋經學文章其精神心術之蘊今日舉行教事其精神心術中小小之餘也老子謂樸散而爲若故大制不割今日與其言錦臺於一官一事之中孰若論之於不出戶知天下之上洋山之見有大焉者矣因言之內之廊廟百執事以外撫按薦章爲據外有薦章之美大行其志機會也庠弟子欣欣有此相與問言於余余養疴閒人事有聞見不盡有聞見衍而文章因人言也若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爲

贈

贈高將軍陸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於僭之神尖三載矣死以王事天子卹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僉屬某某謂天恩所及生死光榮也問言於余爲今肇南君贈余惟神尖之役前江迫於兵巡道不得已而非其本心子加之級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史方齋不知有此陷前江爲不知彼已之死前江冤矣然兵勢有期方齋至僭前江不至前江得當而後進非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齋滅此後食之心其急如火初非有讐於前江前江知之心不勝大而以二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小舟突二十七舟前江不愛其死至此欲以平生不顧身家心事爲後人計白之史方齋也死於迫不死於義贈其子以其父之義何以贈衛指揮及軍餘先後前江日寇未到股慄先之不能前發一矢者比比萬一不然亦大抵顧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之念雖盧和高手飲之烏附數百未易起其陷下氣也前江度越此等百萬倍余嘗謂使方翁若能少諒其心謀勇兼資前江非徒死者無神尖事得不死將不爲虎豹在山之壯乎外海內黎方齋之功尤大前江原領兵前進方齋迫不爲無因君命不受將終執之於義或可今日始知獄吏之貴乎不可爲也有此二

難前江受迫卽死之輕志無異先日慮勝死綏之慎心卒之李賊破席俯首聽招一死而地方之受益多矣前江之勇於是可見時以其事上聞隱此不及其實前江白日青天心當厚典無歉夫厚旣死之身可子可否其父未見也何以父之天下有其父子不如其父者乎一血脉之親而又氣習風聲之近子不其有千百之一從古而然以目所見言千戶崇昇能無懼而已驍雄之將也今其子名維續者他何觀法氣槩大抵近之今高將軍夫苟無能如續近似其父夫獨非前江之子耶古稱父作子述子不其父人以不肖子呼之今高將軍得贈一級聖天子亦以有其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父有其子也得天之榮當思所以保有其榮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其志保榮之道也市井人一時之忿有耳以其身償人之死不顧者職分內事不盡國法鄉評柰之何獨無忿心猛烈而死之人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孫冥有依附昔人自責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高將軍苟無識朝廷加今官之意能見前江於依附之間也哉家有祠堂郊有墟墓隨入隨出可愴可感父倡子和天機有必然者僚屬贈言之乞有聞者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之趣焉故不辭而爲之說言長矣一言以蔽之曰肇南今將軍是則前江之子而已書爲贈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聖天子曰爲天下求才官惟其備矣事不立於天下者才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今人舍去本心別自爲才以不才言才應天子選治其人之身不於其人之道天下坐是爲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爲裂而中流之砥難乎其入矣隆慶三年秋予自北歸海上鄉人曰有東梧侯之譽謂侯秋毫無染鉅操切機事可用而侯不爲與侯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予心異之然猶未十侯中心之類何如也今既四載於茲矣所得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者日詳日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狃於俗立異於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今天下士動關佛老日流於機械變詐而莫之反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又佛老之所羞稱陋之而不爲者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俗見迥異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泣事臨民應於其心有規爲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偽則佛老之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真一之體而外不失其因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潔已格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紀綱造化經理人物有其心不背於用侯庶幾焉居今之世有人如侯者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性分足焉舉此措之天下之事畢矣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子肯

欲侯擴充分量以盡其才持侯本真破天下偽應天子求才意歸老山林獎侯而進之未能也燕山楊公奉命旌侯知侯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因學師生請微顯闡幽爲侯贈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爲當然事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清濁間於今爲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爲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爲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宛抑於彼今之仕也爲已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予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難犯其視之爲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况瓊去京師萬里食泉易心毀譽淆雜子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

曆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間一邑欣欣向榮百姓改人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饑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梓麻豆日爲小民喻勸相質爲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有行之法三山宜方豈弟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日借之爲虛譽視爲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合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子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予不敢爲三山願之矣

贈顧肖坡榮獎序

昔李平庵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貸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水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開濟之業卽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肖坡顧君以隆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慶六年冬尹文昌閱月卽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尹上策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工信肖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片言爲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爲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肖坡毫髮於民無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剗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興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如是耳過此則慈祥愷弟沛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享溪仁貌肖坡心之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果斷三者與子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爲弟魏冉計收窮翁心王薨之

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道也肖坡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收南溪買犢飛龍百凡抑強扶弱豪家群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權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捍闔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爲儒不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靜之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需有乎張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生復卽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爲贈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今之灌陽掌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請予徵言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者也子辭之不得因言之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融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學胡安定有得於是經義治事並舉之爲蕪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之人事索之經典天下之事具於是矣而別於治事之中求之益經典言

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變事中之幾百千萬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所傳幾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狹盈縮有劑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爲謬苟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當然于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講明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之體昏如矣抑何通之故子嘗謂聖天子爲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爲天下利獨見官爲天下擾大端在不曉於官民義利之辨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毒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焉下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事經典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而又有其事之變則必於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於經典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蕪湖教法至今稱之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其能預講之未用之先而其所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司庶府士得此謂之仕內國學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學府縣庠謂之仕仕焉而兼乎其學者也鍾君司訓文昌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計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於其事而爲之夫引而伸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與口耳之所談說意趣各別以躬行之所自見之於事示之於人真切有味爲從爲悅必然矣鍾君之於二邑不徒遐邇仰其獨清之高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領身教言教灌賜士子今而後特無多幸乎哉教成十人爲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爲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於府縣之秩爲銓司不知人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如石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大由閑散而之權要予於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溢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陸象山謂此可爲觀人之法言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予於鍾君則錙銖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爲贈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項獨居一海中外通閭廣接諸番諸不逞之徒便風帆一息輒抵州縣城下商民業加毒之民倉卒不及爲計萬曆改元參戎以吾晏公奉命書督其事專區保護隨變便宜瓊人幸之無幾惠潮寇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園復起事於

西洋洋風濤倭寇如舊依倚聲援勢必然也督府石汀殷公計度身堪多故望洋而勇其上請天子命之洋海以西付公調度海南衛指揮某千戶某等念惟北駐陽江不免於歲月之間也乞言爲贈予惟諸君之意言之曰夫自倭夸之爲梗也我中國不逞之徒因之蓋自嘉靖中嘗試台寧突如其來志滿氣得三十年矣天子之靈中國之大迄無一人立功爲庸揚氛海上其故起於戀官睡俗中外同風內無許國不二之忠臨變應兵又不曉於司馬孫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利鈍吾有命焉自談於武人而莫之講也无合結私冒權借譽外此未之有聞矣三年來子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接以吾之貌聽以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爲也大方報國每一爲兵幸時熱中迄無如願枕席退師繼嗣斬獲計自今亦既功於前人矣然非公稱心作用不足爲公言之也先者從事浙中督府趙劄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上曰敬慎謀畧沉毅才猷事實心以求濟務要全勝之謀敵果敢以爭先不爲觀望之計素諸夸情熱開水戰忠信足以動人恩威而能得士吁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嫩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淵塞然則殄滅妖祥救寧海岱指今日之危而注意焉匪公屬誰屬哉人苟不以死生利鈍入心矧方納私冒功罔上昔見其可今視爲妄悔無

其之心澄氣勁義集而天下無不可爲矣人患有其外無其內質有其內事從其欺知之而不與行之乎公必不然告之而不以實嫌諱夸毗薄之也用是書此以爲贈極諸衛所官意

贈定安傅莫君署澄邑事廣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陸拾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食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曆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柳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又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嘆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爲貪暴苛刻之爲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爲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爲之時惟士惟民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已講學之

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爲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迺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途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顯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河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廢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琬之簣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且易之說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顧君以鄉薦繼改令澄邑佳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獎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者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曰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况今天下

士舍其行道志之義。尋應舉爲家圖慶得官爲已利。曰
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卽一日也。做
不得以借口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
。寧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舉止
語默動爲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已而已。
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克已。用以一毫
市已。私不免卽此一毫爲親民殃。門皂胥吏外。以一人克
已。役以一人。市已私不免卽此一人爲部民害。僅一人一
毫已。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况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
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治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爲視。下視
岐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
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半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爲是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藝言亂正。失真何可勝
紀。聽之使人眩。瞽出入反不若信。吾本心之真信。我聖賢
之道之爲得也。荆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今之世。當有
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燈色。方以行志爲幸。予
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且遜
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具法焉。東萊請復。輝之烈。豈僕僕
憐而求人之譽者哉。子於顧君亦云。用是證民之言。未嫌

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爲贈焉。

贈丁敬字父封君壽誕序

夫天下有親如父子者乎。一氣脉而流傳之形。雖二而不
可以二言父子也。况日夕家庭。又有風聲氣習之近。藉氏
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夫豈以子弟故爲父兄隱
如血在其史之爲厚也哉。子不如父人。以不肖子呼之。謂
一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父先如其子爲之矣。其不
盡然萬一不至。贅賤丹朱。言動易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天下有不陷親爲不義之子。天下有陷身不義之父乎。百
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者。今封君七十有一之老。敬字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丁君之父也。余於封君一無聞焉。於敬字子則嘗聞之。敬
字之於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具舉。滿腔子盡是惻隱政
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
也。目見耳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尹者。然人之
賢不賢。亦有自來。余意度之。苟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敬
字。則必敬字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苟
處一焉。君子曰。父之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之時。何時哉。
子得一官之榮。又望子滿爲足家之計。財帛世界。見可欲
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習氣也。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
未有棄口體不爲父母計者。敬字六年之中。人一不見其

有內累於家意氣吁非封君之能賢敬字能若是乎余於敬字完美於六年之中見封君近有義方之大封君於是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禮於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同其子而慶之今已卯孟秋一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也夫亦誠可爲敬字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燕笑不能爲心況居官則有民責明有百姓之非幽則有吾心無能於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爲敬字一日安之乎不安於是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矣得子敬字人人頌尹之賢六年之久甘雨和風邑無異議是今日斑斕之衣莫非一邑懽娛之色持觴慶祿百拜稽首子爲之亦一邑之人爲之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天地和氣萃於一門吁盛矣文林封諱錫之天子七十有一之壽平格自天夫豈偶然之故哉人間樂事無越於此用是不辭其僚屬師生請書所以可慶之實爲之贈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已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就爲之心爲之心爲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爲的不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迷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公劾薦於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案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希子言

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俟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修已學業俟於人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與撤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爲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及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況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誰責彼子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環海而爲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爲累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爲之真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間然也又况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實於耳目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持憲爲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爲已責自體呂祖謙請狼臠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子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真有以

見公以傷親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間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真也二侯曰然書爲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府榮龔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若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岐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曆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權推吾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書

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屹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撤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子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

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怨惡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山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于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克之以盡其大無自盡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備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克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書

贈吳願菴二尹句容序

願菴吳子二尹句容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京行別以至於今日有思慕思慕何謂意氣不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宇丁進士爲之長官賢而知賢可有顯績乞余遙致一言以見其愛願菴於余親故時有會晤曾以一二言一二事高之謁進將行巡崖邂逅托馬鞍於余回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指今官而有得醜狀戲之供一笑也願菴變聲色而曰公人品高矣乃允賢矣則不然有友同行曰醜狀戲談回言如是友人亦雷同余許之而終以爲恩慙犯執滯之病不可官吁非也言

念願菴地芥青紫自功而志有大焉不意有日一旦曠典
恩貢人意必願菴之得果然然候選天官所授不過縣尹
事有堂長主之而爲其貳南都上下京師瓊人必由且止
之地也旬容去之不遠鄉人一接願菴而歸曰衙中空空
如也柴馬俸錢外無從有毫釐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
如法而行不貪不辭不自乃諫不自爲情無殊先日秀才
之氣時事二尹於今罕有人有同言余信之有不盡然於
余心者願菴句容而今三啓於余矣大抵卑抑無聊之情
因之有懷鄉掛冠之想夫吾平日有取於願菴取於氣之
直也直氣卽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事勿忘之驗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榮無不辱乘田委
吏孔孟無一日爲歸與之興行道之氣竟如不服爲心也
願菴三書於余向家如切大抵見小官之亦有榮又見還
鄉之反爲適不能遂不能退旋以三思蘓氏發明慊心之
驗曰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於吾
可見之氣心服其所本然之理也今由歲貢而出之人偶
授知縣府判推猶有向前氣概降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
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侍之諸進士大官之下譬之雲泥
縱使出於其才誰則我與泰山壓卵因而頽廢願菴歸心
或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能不見官之爲

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而天下之人首肯之矣謂世無不
好諛之人諛幸少安夫豈其不然而自謂然是人情上
官又有其說曰一爲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爲侵漁之計
無有也願菴不前十人而十余以爲二說皆是做成今天
下有其事無立事之人天下靡靡國家無賴人不能重已
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自重致人輕已有之在彼在此均
當分任其咎使吾職掌無決不愛一文其心好諛之人彼
亦人爾絕無一服義心哉不然矣句容堂長丁敬宇之賢
也有知於願菴必不以堂長崖岸繩願菴不繩之必能揚
之至此而願菴無不可爲之丞矣雖然吾人浩氣之氣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序

三

因物而亡有不依形而立吾執其是彼峻其非
相過乎前也浩然於天地之間其大無外聖賢論在我不
論在人道又如此願菴素有方直之氣入仕途不免動其
心於榮辱得喪之來轉步移身余憂之君子愛人防所未
見書爲贈世尚圓活圓活私意之所自起也敗盡天下願
菴能如先日之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爲矣願菴勉之

海忠介公集卷之四

邱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矩 符 詩

馮廷琬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學爲已仕爲人其義不講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人之害瓊州號爲嶺南百粵益南之遠陵地連崖州山海貨比郡治下爲勝其地又居郡城之盡有仕於此爲食爲肆實爲已百方文飾傳爲人又毒於郡治中人矣自非介石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之守豪傑自命未有不以地變者浮梁秋塘吳侯由恩貢國子生授萬州判判爲州守之貳韓昌黎謂漫不可否事者無得自見之懷雖有識者亦無不曰其有不爲有制之爾三載考績得晉其州屬陵水尹言陵則無有出尹之上矣其食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乎乃侯復任又二載奇矣無意於香仔無索於海泊里甲紙贖徵收火耗有事於官而爲幕夜之人其非已所有不爲已人不必言矣雖出村至府飯食供需前人無不求辦於里甲中者侯亦不然其清節有過人者以言其才則昔日漫不可否今則可者可否者否有猷有爲毅然身獨當之勤事厲精吏胥無能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二

爲獎行鄉約辨爭訟百凡有爲民則便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曾不得已捐俸二十金充蛋戶額課雖謂之滿腔子惻隱之心可也然皆未足爲異事也白面書生出人意料牛嶺刼奪非百年來前尹以爲無如何事哉招撫勸諭誠信有以服其心營堡屯戍先入而險又有以屈其力小則溪田歸心大則萬州龍吟崗二十餘村雄桀不受控馭亦惟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楊帆擄掠非犯則無敵者哉防禦有方士氣百倍打水六七人先試而侯衆突擒其一道乾反以畏途視陵轉洋他去侯蓋不特牧民有政才課士子有文事內黎外海四百里內民蛋仗侯武事而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養然後外有施設侯仕能爲人侯學能爲已爲之若侯者其可以今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于歷世故多於人情亦熟嘗謂人心不古變譽難信然酌量於彼此公私之間參之以尚書聽詞於差之法百與而百無失矣况今巡道錫崖舒公日時廉訪尤加之意者府州縣正官也激濁揚清於侯許與民牧若侯也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瑣屑曖昧日雜然尹前府及守巡撫按千百端其難爲亦府州縣草創十室之邑自昔難之侯果能曲當於應學優外無歉然不滿吾當官之懷

哉反吾歉而求之分盡於所求之中矣用是囚士民圖侯撫黎事并德政大端乞言以彰其美據所說附已意書爲贈焉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憲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爲守邑爲令有其人必爲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爲民極日久法繼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週年矣言念劉侯溫其如玉識者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民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意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公承以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子易近民聽斷無冤催科亦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請予微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生者深責侯以爲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况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至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爲而爲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惻隱納

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休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辨士子一入官而昏心馬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爲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爲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公于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爲害也况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也况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四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况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

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及相向自昔記之茲以弓及爲雪讐之其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子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本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人入版圖百千萬年無不可者所恨如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爲誠我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甚至誠之爲難乎其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此之俗吏矯飾外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貌學於詐而務爲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有四村讐殺旁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蒞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詐者乃侯爲之近不曰叵測之爲凶遠不曰嵐瘴之爲毒心何心哉曲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怨爲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已之無誠也誠不足爲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爲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卽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遂彼之願無碍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子嘗以爲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爲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

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爲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子未敢曰師出之爲名也此則大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爲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子曰吾意也雖未爲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爲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真士民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苟朝廷之上薄賦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蔡侯而爲之無不可矣單車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六

往諭侯得爲而爲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之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爲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蔡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爲之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聚之衆倚險作寄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爲策夫亦

無以來之而已。祖宗兼設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革去
征虜將軍之任總其事于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列聖
奉運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用兵之害何故大
自其不盡王化恃有山以自雄誠憤矣然北仰九重曰天
朝知有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天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
視如神明望爲標準羈縻去留大抵督府之命惟聽威畏
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開府而一人何如督府日有
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可謂曰賢然言在仁義者十之
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宜行事天
下謂握權重故臣衆特多兩廣會衆兵多又居天下之一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夫止此柴馬止此鉢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賦証也。經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軍門罪我與掠軍門劫掠猶我山中
人之言也非瑞經行茶棹等處數十年前耳。飲聞者乎流
至今日其言尚存標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
之人難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於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
回音天朝言之可爲愧口。湖湘凝齋劉公當風靡波蕩之
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始仰其切近之小持言
之督府兼有巡撫兵事其急故曰軍門決勝千里大抵身
不親行藉總參而下將領於外運用晚唐債帥宋南渡而

下殖私財以自結於私人今日墮之行爲自痿痺其手足
之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突然反之賄門不開將
領生氣所在有李光弼八營調發間精采百倍之象八寨
之舉瑞時以先事之端倪占後事之成就師不愆期果爾
捷奏天頗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如公之舉有之而紙
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府縣民牧
不得安於其牧矣一將功成瓊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
繼文通判黎九臯懇一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
心不能以清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
時遊其及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雖之蠻貊無能行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八

贈羅近雲代丈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衆多之口從其
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爲美法者乎漢初限民
名田今日廟廟有人遍舉均糧新例是雖貧無立錫猶自
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痛千百而取其一是亦井田
之遺也發令之初家之田連阡陌亦曰此一均平美事貧
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遲而今日則大不
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冊爲主名曰流水魚鱗蓋
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別臆爲之開端既差末流之弊莫可

禁止東扶西傾朝更幕改百病之所由生獨臨高會同文
昌人以彼善於此分之文昌者近雲先生今晉欽州太守
舊治也文昌丈事方畢上官知美才復付爲定安之丈近
雲不辭委於始不昏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絲
有法有田則丈顯顯條緒非亂絲也近雲坐得易簡之道
是以得之定安之事余未之有聞也然觀其彼善於文昌
可以十於定安亦必有善心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爲而理
其緒聞其後一得開親行核奸匿不丈之家二十有一准
之改補完報雖曰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而
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人愛人之仁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九

一介之操又足以鎮之排難解紛乃其餘緒道有出於丈
田之上不可以其一盡者是宜乎朱尹忠齋神服而樂與
之也忠齋必余言爲近雲贈秦穆之誓曰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忠齋有焉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八觀序

易冒天下之道圖從中起中起言心也天下未有一物一
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聖天子思得寡欲
之才與天下共宵旰尤切文昌地濱海獨稱旣瘠貢役之
繁反甚其他州縣碩鼠食苗天子需才才不我顧亦惟文
昌爲劇以今時事言之蓋非大過人之才不足以爲大過

棟橈之濟也自昔宦遊瓊土惟江右人士民則宜之然資
稟近民求如豐城伯輔之徐天下堅無不可破溪無不可
入又不可得近雲羅君來自宜黃一時邂逅余猶妄意君
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無幾絕無之中得僅有之見邑
人遠邇不約同頌究其所以則曰當年里甲逐辰罪緩及
一切非縣官所可有時呼常例前人未有不特秋毫無犯
之者侯獨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赧色羅侯也彼關生
白塵盡鑑空見之行事不足以稱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
文昌非人窮而詐百年來鼠穴不可詰不可止者乎君懲
一儆百之餘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君無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十

見亦無不興惟民之尊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留更僕未
可悉數君何以得此於民哉君之心爲之也集義所生是
非義襲而取以故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
瀾抱變等方剽寇往來之藪非前人付之無可奈何急則
抱印而村者乎君無所不盡之心戰守得地林道乾所向
無敵視之若無有焉遠近恃爲無恐一邑安堵大抵近雲
侯一人之力民苦衣食轉徙他資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
年歲矣識微君子不能無日後子遺之慮非過慮也前人
亦非不曰當務爲急招來有文復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
告歸於故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心應者有

原有機毫髮掩襲之而不可得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言尹如君吁賢矣哉君趨庚辰王正之觀以已卯八月去任急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生員某將其意懇一言爲贈述職者述所職也守令六事對揚上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爲故事矣反以書帕之禮用爲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京謂之賍君行之乎書爲贈用爲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於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情之不得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檢齋李先生起官桐廬已卯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序

士

夏奉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以爲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何以得此於人哉德守之溪日夕思所以爲守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澣拜雲端以致其孝報守也報守而止於世類之係言之誇張而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待而成事言必其事請爲諸人士言之今聖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爲斯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然大抵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

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三可已不已當之此在已可父母之際難母又難之難者閭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足如是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當乎難而難矣萬以香藤板葛柅柳海舶利爲小民衣食之資耕蚕不足以供不得已而賴之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十人九人滿載而北惟侯今日益不止曰於事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老老少少談不絕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其母脫然於財帛之中能得有脫然無累之子出世俗外吳隱之之心其心也哉詩有不遑將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序

士

母四牡之使父母何嘗羽翼之臣一時里仁爲美家庭之中不止一陟岵之母不恤其緯之婆可以想見然春秋而上人物無足異也今此何時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母如此吁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後從子之後頌母之美有言不爲虛涉言之可矣猶有進於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爲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民怨之錢歐陽詹生雖有難憂親心樂也母和於清江之原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朱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以爲孝子心樂也子和於今日牧民之堂矣聚州縣之權聲將望雲之喜意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樂李氏一門以之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爲介也和氣也天地和氣萃於一人吁盛矣用是不辭人士之請書之以爲贈若夫行道揚名召伯其棠勿剪伐拜孝大而遠俟他日與侯記之不先及云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這資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困之孔門在得之戒爲戒無有也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執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所自來也非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論之文行於一十七條之外諭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切責之詳人之應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脫於儒吾郡霜栢先生上肩鄉科之士獎薦亦有與焉諸弟子謂此希濶遇也乞一言爲先生慶吾觀霜栢於未得獎薦之先寃霜栢於既得獎薦之後大抵卽霜栢之言貌可以得霜栢之心胸古人指悶倏狹狹之輩不可方物曰小人霜栢內雖文理有別外則寬易舒夸口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養素之正定靜之衷當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幫補入學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脩以上均此誨

心待之不滿懷翁克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與其間其心清矣內有清心外自有清應教官無府縣吏事之繁習讀考課外無幾也霜栢之素行之而有不平乎人各有師霜栢初謂不可攬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迫錫崖舒公條約既行之後一概取必若與已異而霜栢奉行之謹不啻已出已不謗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士人日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栢奉行之力也不見物我之分霜栢之賢於是爲大余故曰苟非其養素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在於言言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者兀者王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駱溫伯雪子是也霜栢如之虛而往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何有不脫吏部資格之外程功霜栢可一縣尹劉方未有他異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霜栢事也過此以往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棗陽人也以已未歲中乙榜署淳學教事始至進謁於子視其貌忠信溫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又欣然若以是官爲幸者夫教官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豐

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有樹立且嚴戰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實義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既廢之緒而直任之也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嚴道德為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為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丕變計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弟子服先生之化不岐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巡按際岩周公羅岩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淳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五

以此職為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為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淳有成效矣正朝廷治天下方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靖安縣令天子俞之夫今按有一邑祿入稍裕呵從塞途經百凡出納苟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橐夸耀閭里即所常事巧便吏書習於計簿欺設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千名雷同上下上府毋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恒以不可以府縣以藩臬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異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沉而沉時浮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懸也時俗之薄

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誇聲勢父母斯民之道勿學壯行之守逸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為之乎孔子之補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為子路頌夫治肅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淳一溫裕不苛即所謂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倫不擾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為之必矣雖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克君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令革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財雖項惟多民之黠者訟訟必求勝窺罅隙以投所好靡攸弗至先生能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旁交百凡垂垂於今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焉得喪利害李少卿謂賜一日而九遇有之先生無恐於一二能恐於十百千萬其人乎真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倚以變化為利鼠穴其間室於此則通於彼市狹狹公符以暴於鄉豪橫胥朋比以威剝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得伸籲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者與其可禍福於已乎擴克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克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六

於其間矣吁道云乎哉吁守云乎哉子於先生宦游於淳
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爲先
生贈也竊効顏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
爲先生誦

贈林東臯考績序

子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今瓊山計七年於此
矣實有丈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泣於人者雖心暫淑慝紀事執春
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淹咎爲美增細以
巨雖以龔黃召杜顯顯然擬之者責反出嚴來下用是善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惡誣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屬歌而
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
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自之君子
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爲東臯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
臯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日績業留於郡邑之志瑞
不必多爲之贅然東臯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
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
所奉隨之東臯以其迥及而解之才乘迎又可解之力隨
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固徇身以忘國
毋私已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于遐邇功

烈者於不刊循良憲諍映耀今古子得以從而鼓舞於其
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
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臯先生何以復我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所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而理之
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凡民之俊
秀則不曰父母改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焉禮義
廉耻日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其子期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六

遠大進之聖賢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與君天下徒
衣食之聽之由不强使知不同今府縣官有顧父母提調
之名而思其義者乎模不模範不範言提調失官則百來
年視父母爲甚起於厚學校之爲私謬於借士譽之爲累
事之半不可破其大也御史有賢學校三論特嚴之出巡
條約之外而今學校之中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
中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應余以爲終焉已矣天下以虛
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爲之壬午春初忽一日澄士揖余
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公不約同獎願言爲今獲上有道
之贈先是老幼亦同此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新政大槩其

舉學校儀未詳得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之狀則曰今縣與
先年有異鄉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於假之室也
此子羽之自守則然今有欲至之而不能先日囑託之風
今日消絕夫曰投刺曰出入請托非人所帶芥人士有口
不爲逆而聽之者正履任之初正其要譽之棘觀之蔣公
政訓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爲執無期會也上與懷川之
論符合如一提斯謂度操大綱而夫子教我正矣陸九淵
謂丈度石量徑而寡失可爲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待
士之矣其他之小而不能執乎仁父母不能爲提調之
嚴有之提調稱官不能父母之仁無有雖然執之是也道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九

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得不足以執者老未及人士能道其
詳請再言之夫瓊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以身莫得伸
額非強盜扳扯事乎蓋官司以得盜爲功奇貨可居富戶
也遂川初任特忿然曰盜人何心有自扳其黨乎置不問
上人先日風肯不顧也未幾別得實有贖物真犯十人脫
然無累蘓子瞻謂孫君介夫剛者也不仁而能以一言脫
十二人於必死乎余於遂川亦云夫執今人所不執過此
而往何所不執明今時人所不明過此而往何所不明先
之明成就其執後之執完美其明父母提調人何間言且
事若薄士而士反歸之曰厚大夫士能相與以有成也皆

可書也用是不辭其請書之贈

贈毛帶江隱天台大尹序

古之君子急欲得君而仕之廣士衆民中定天下孟軻氏
之言君子意也夫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欲也必此而
後欲之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樂也必此而後樂之今
之君子急得君與古同意所自來則古異今出身之途三
言舉人無促於下第後教官例矣今之將仕者顧曰歷事
後亦有例縱使卑之不失減縣正官之數如之何去終身
之熱就一世之冷蘓東坡出守河東其詩有酒肉淋漓渾
舍喜之句此正冷熱之別也士君子性分內事何事初登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三

仕路便孜孜然此念橫耶帶江毛先生近古風味吾取焉
帶江長於文學豈科甲躋步人哉落名丁丑遂忻如於樂
會之就四年冷官安之一日周元公師道之立會之心矣
分巡道舒公問以割雞小可試之俗稱權官如刼沉香皮
水之舊帶江不與刼也感恩七里之民素不習爲官府逢
迎之事不遠千里之難而有今日保留之再君子之善規
人物者石量丈度之而亦有以盡帶江之概矣萬曆辛巳
之秋吏部特以帶江擬長天台之缺天語俞允先導有感
恩今日之天台熟路也世有談天台山水其幽邃清絕之
勝者言之如畫人人有凌空欲去之意謀野則獲帶江坐

而得之士子問余一言爲今日之行賀信若四年履歷之狀遙指他日山光水色之胸情雖列之竹帛而非誇言矣然余有僅見古心之許不盡什然一信千百之定諸葛孔明之言曰學以廣才二邑天下之小也可以廣言之乎人之相去若九牛毛先儒以天地江海鍾鼎筭別之象山不取天台大於二邑天台而上十百千萬有大於天台人有改行而非其先日者許邵每月更爲題品名之曰月旦評一人之身後先異議無負熱冷之初心學與日新廓是二邑之小試余於帶江日有望焉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感恩樂會縣往事也苟能克之不能克之天台今日而上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贈

贈陳侯丈畝成功序

萬曆八年部劄天下有司徹田爲糧再舉洪武三年令典也天子有均平之旨天下同然誠擇公正書算於未事之先畫里界田埭於將事之際約日起手冊日一報流水魚鱗縣官秉有公廉勤慎四道行之一里公正書算之人了一里歸號歸糧之數至簡而亦至詳初無難事計之雖久不出三月四月外之功而今也三年行之行之三年百姓以爲三年之害獨臨高一縣稱許不然蓋有治法先須治

人臨高一縣不然有山然也夫曰公雖鄉士夫亦不敢干之謂夫曰廉富人亦不能賄之謂勤時時田里之中慎一字不入吏書手目也他州縣曾有之乎而振源陳侯自入臨而來則已然矣今謂丈田爲國家之重典民事之急務四道之有於身日益加篤一縣之人得有千百年均平之美有其田方有其糧舉賴於侯刻骨之感忽一日耆老吳應朝士子林士航謝尚賓輩將合縣意求言贈余辭焉辭之者謂衰老之年而文又素非所能也旣而又自思曰聖天子宵旰之初付之州縣不得觀有成功有甚於今者乎自初官迄丈田事視國如家民若子高論獎勵之謂也焉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片

三

能爲有匹哉師弟子遽欲援之爲賀夫亦大非陳侯素所期待而小視侯矣余辭焉師弟子曰瓊去君門萬里毀譽淆惑陳侯期月得之自今亦可以爲陳侯行道之兆夫謂之兆而有待於外也哉士君子受天地之中以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大行不能爲我加窮居不能爲我損也天下國家舉賴於君子一人之身道無待而有待於外一恒人譽之自以爲喜一恒人毀之自以爲不足失之矣失之者縱使得官亦大失已之謂楊龜山云假饒外邊立得功與業與聖賢作用處終是天地懸絕人有天地之身堯舜同性懸絕聖賢功業何用今日之所以願於侯者蓋

物一體之義養之深矣望其益深中流砥柱之心守之固矣望其益固光足以行伊傳周召我自任之兆足以行矣而又不行公伯寮愬子路嬖人有臧倉者沮君自我安之其任之者任我之不能加其安之者安已之不可損人亦有言非陳侯其人乎漢司馬遷歷覽天下之勝說者謂史筆之奇山川爲助龔黃卓魯彼其四逸致聲亦此得之好是龔德之心不可謂獨太史公當有也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陳侯之在今日能西歸矣於此不言他尚何言用是改辭復爲求言之口者復獨云臨高一縣不然他州縣奚爲我后之望也良工心獨苦此獨非宇宙事乎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贈侯併爲侯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爲天下之公者澄邁大尹遂川喻先生任甫五月按院凝初公有獎耆老洪以讓雷一誠辛巳季冬之朔揖予而曰我尹二以不獲上有今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先自得民而來造福於澄當不至如富陽建安年月不多指屈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意志其喜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出亦有所聞姑詰之曰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母子之於父母寒求衣饑求食苟有不得求致子於不得其所之地

父母之責缺如矣二老之言曰徭差之均當聽斷之公明稱收先後之弊無有也先時吏胥作奸今茲無有待民接士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蓋無一不當人心之舉有尹如喻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福矣舉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說尹之賢終不離口且曰有大焉人曰暮夜無知我尹湯伯起四知也其賄賂不行不必言稱收不爲火耗之借名紙罪不爲溪文之克囊先後尹不及二老謂將一縣人思非出於自爲私而借之口矣漢人謂處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則有及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人之恩亦有一事而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之言皆遂川日日行事之的正蘓老泉某也賢以某事知其賢某也能以某事知其能之謂蓋不得一縣人意言實不實卽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爲一縣人意而非私矣二老欲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人之公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籠絡之爲術也刮目之乎以其時與事考之信二老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貫莊絞罪之律我太祖愛民之深與初年皮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姑以其峻厲之形改從和緩之象益亦使人士觀典刑而有憚心嚴之於先全之於後刑期

無刑也。自託於定事例。改竊犯失初意。而刑法繁矣。民不蒙惠。瑞自出仕。至今往返所到。大抵唐人寇來。尚可尹來。殺我之怨。禍此瓊為甚。澄邁治不附郭。又甚。寇來言劫財也。遂川能不為劫財之政。當祖法廢弛之後。且不遠遺特。非無待猶與之傑。與莊生謂嗜欲深。天機淺。遂川無今仕為己之心。清本源而心在民矣。天下未有貪鄙之心。能假為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由中可見之迹。民不宜之正。本而萬事出焉。余於是益信二老之言。為一縣之公言。而非妄言矣。雖然。君子之德。必本於父兄師友。余巡撫應天十一府州俗之美。朴近古。惟太平靖江公自歷官而巡撫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子筮仕得遊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閭。嘆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子始聞而疑之。以為此特市井小人自為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我輩讀書知禮義。辭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眾。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膻。試之投燭火。

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為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已。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家詩書詩云。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為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肆拾兩。及餘物。勿勿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間人物也。數日得失至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人氏當官。眾完壁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扳指官追為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閭爭不已之患。不為利已不為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眾之懲。適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生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為之。

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康膳生加優禮上人之
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摺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
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爲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選制至憲宗純皇帝始
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議者以權重勢專補接輅之所不
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
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難雅俗半真假行已清
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
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七

之利救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
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食一節已出士民望
外矣其政事則又片片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
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
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
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類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
當事者動以開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
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
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囑子兒戲盡
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

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
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
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祠陽志平寇亂似徐
伯輔今晉秩衆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
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
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脩之功
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橫之有
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鴈時亦弋獲用書
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八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緣必以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此孝弟養成此浩然
泰山岩岩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克滿於其身者不徒然
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
以徵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
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爲之擴
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
自是而上後之人無敢舉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
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
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

德性命之微焉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爲功而
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
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
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
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
爲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
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僧之行乃留更
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
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
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顧昂蹇驕較之孟子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无

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
學之門而不敢踰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
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
爲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
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執
思親詠刻示予更祈櫟枿以爲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
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水名
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
士子上人也身言兼之廼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類師
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爲之

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真正大英雄却於
戰兢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慎
毋以子言爲不然云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殷輔參陪
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爲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
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
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
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爲念然
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黃應上求者起於官爲傳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舍不如私士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
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爲初心善承迎爲完
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爲
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爲良言之耳
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
因人爲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
弟之後文爲經綸武以保障仁興利明詰好隨事而應應
於其方莫非爲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
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
書催科儀文獄訟富與教無聞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爲誠爲傷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已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爲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爲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溺女貪詐之風淫靡辦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爲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序

三

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爲不亡者古人愛人而不以煩而以規言可畧也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爲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今敝區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於此後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橐甚者蓄貨積實加餓豺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割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輅不及駁舉易淪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此比巧彌縫蒙私庇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亟上官不我亟也中人值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已暮夜無知瓜子海物不可得

而言矣奪諸彼以予此且惟藉譽口則申媚之士子鄉官之素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爲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心嗟嗟遠民蘊息何日聞方齋史公來自晉江守瓊旋晉兵備七載一日如節省民費嚴勅吏胥謂民寃之所及也珠瓊之名人所忻得公習觀之矣饒遺先例公無犯焉土貨民財不入胸次脫於其俗愜人心矣燕喜課士訓先仁禮得一善惓惓然獎而納之惟法所至則又小民同公不士故異愛民愛士有權衡焉先例貨若士而遺民不與行也持法不持愛後先政事大率如此書曰國違道以千百姓之舉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公其有焉以此益民民得蘊息先時覽戰論兵公身先士卒寇來迎敵退躡踪士驕將慢不奉命習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者不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實執孫武宮嬪之法屢經敗衄益厲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反公重焉知公也誌紀黎亂屬之涂棄之才與志十字郡邑公日夕未忘也外寇方殷業未暇及可謂其有志矣士論上周柳塘殿山次及公言兵則謂公發揮之可涂上下今晉參浙政乞言以頌夫公奉職不恤身執法不爲黨淡泊養心不見貨利是道也管之天下可也何有於浙士心鏡善惡無係於私可念也用是不辭其請且使後公者知有士論公曾及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序

三

曰亦思爲竊計云儒有高不臨溪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
曰公法漢人行之母替發揚之功益廣兼包之度一體萬
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惟厥初之望頌不忘規意也併書
以贈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
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
來學校官無可爲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爲就師特營舉
業文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爲
之銓司是空名無補輕之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重

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爲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
是藉口爲貪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
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
訓拜命天庭克然無卑貶其官之意口語人曰君子性定
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爲之
耶吳沉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適子聞而嘉之
願一言爲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
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
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
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

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
而不同焉不足與有爲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
廉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
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
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爲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
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爲當相率
爲譏周惇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
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
臣無克艱之思心替恒難其寄之曩皇皇當宁若無一臣
可爲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語

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粗豪一點使不着也與孟子
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子慮其或牽於世俗之
說也用是卽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爲贈元山之
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天子奉天子民我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
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自隸稱
秩三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天子所寄以奉若天道
父母吾民尹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故凡爵位
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至今晉秩往

往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亦未之有改問職分事庶富教無開焉素祿曠官視外司府爲甚彼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亦初不曰職業不脩人也其獎起於仰望待遷之說謂官列九卿不應復爾細務又纖旬法工部理街渠御史分五城巡察厥衛廉奸犯近侍董國威拱衛官闕貧一入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爲之者四者權力與府尹丞悅彼侵之從而與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隆重不當爲侵有於人者謂先例於是不能反祖制無是也而今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於尹丞不相聞涉尹若丞今日人猶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以爲坐不知其所以榮矣懷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疏大禮大獄諸臣恩宥與先皇帝爭是非忠心義膽爭光日月三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吾職所至而義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詭隨不爲也志氣既起塞於天地舉而消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臺參陟至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聖天子化行先於懷東乎屬之矣兆上有日執贈處義懇卽氣節稽事功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爲佞也若夫昧虞廷協恭之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議者又不必爲懷東言之矣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感恩掌學事黃生仁甫別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下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苟余素謂是亦科第人數也顧屢試無幸挨貢得分新淦之教後三年晉掌璫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至小者也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不一人與若不足爲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年夏任特憤憤而起曰孔子不誣十室也存乎其人焉耳雖小有大諸凡庠序規件祖宗先年之定日尋綱目提數十生耳而新之不責貸於歲時拜見之間意實志懇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五

賢曰懷川先生巴蜀內江之傑也三諭詳婉復之巡約通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倡於上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諸人聯翩有年月日而仁甫助教之請則今壬午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吏部三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贈夫士苟無會於錫崖之爲高贈之誠是也夫亦知京師之所爲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天子之耿光今流之獎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馮道胡廣之區蘊味道婁師德之地崔亮裴光庭一切輩會而合之之鄉井家室也首善人耳到此則樂京師人人出得口京師人人出得頭茫茫乎天下之是也達可行於天下

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寸而退尺祖宗遙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途轍亦不免岐或駭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日新淦感恩初脫井中之見錯之科甲濟濟之間十手指摘發言盈庭愛仁甫者爲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執之乎有師道朝廷有治乎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是書曰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爲行色之壯立已於大靖自舒錫崖官至今無一帳文治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體天地萬物爲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爲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設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寒爲之衣饑爲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病痒呼吸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弛弛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

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間閭疾苦之情顛顛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爲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蒞瑞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卽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濟之宛然顏賜由必諸人矩度卜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整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爲公言矣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振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聖賢準獲收聖賢治功窮谷溪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三

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爲公頌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爲已何所不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同之微子一言爲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

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詣予
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爲中國盡地昔
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之只一太守孤
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備降此鞠
凶乞一言以爲之顧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
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十百先日二十年矣
今寇盜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
備之保障在太守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爲難煦育招徠
俟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
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

海思介公集

卷之四

三

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
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
自抵其巢而諭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已酉大師十
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爲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
駕爲疾不堪事之痼以此爲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冤
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爲生之苦剥牀
以膚激發於侯宋蘓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
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構机饕餮爲之縣令而上不之
覺然則今有冀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
幸生爲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

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
事諸庠士則亦多爲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冤如
蔡侯之冤而甚可勝憤乎爲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
侯之澤小人剥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
寃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諛嘗以爲
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觀彼賢能同
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
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
起自側微未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
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又狐
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爲累用小弁之舒
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
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
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溪感焉僭以美及之

沐水尋源卷序

沐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
百人沐稱郡縣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
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
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
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况在同宗

海思介公集

卷之四

四

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垣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爲二蘇老泉自叙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嘆矣況事殊勢別分而爲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爲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間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踰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泮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聖

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爲固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爲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爲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匆匆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爲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矢詩海門爲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其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本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庄焉往返行囊須此爲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克於中發於

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爲之說且以爲杞人告焉

註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詩教爲首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蓋人稟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精神之發也約而爲詩不多言而內見蘊藉外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騁騁則襲物感人變化因之禮稱人聲在上長嘯中有敵騎因之而北有次詩能興人往往而是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臺廖先生有得於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瓊山學事課弟子員因出所註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宋一代論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序

聖

士用時義論策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臺日課生徒遵時制也乃以先日於鼓吹中有見并之前人之註鼓吹多矣章什句解究其事之所自來探其意之所含議較錦臺不及爲甚余謂同一文章取士如以其文而已兼唐及宋爲得我朝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文不爲使之詩文且可以爲全乎哉錦臺造精學博得我心之然矣雖然錦臺新會人昔公甫陳先生講學白沙天下企仰其品題以前詩人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有別傳向來稱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學詩匪杜人平其詩未有許可及康節者乃公甫又若於康節獨推焉少陵愛君憂國兼之于野

之獲發之視彼流連光景漫無邑居爲據誠一人矣吟賦
浩歌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妙也少陵能之
乎蓋不特文彩動君之誇隨塵冷灰不用爲愧一二不足
道拳拳君國之念堯夫亦奴僕而命之矣宋進士許洞詩
會九僧約以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禽目星鳥無犯其
一九僧閣筆夫天光物色抑亦一時之觸爾本真在我因
觸而悅故亦因觸而詩假若周朱張程有洞之約性真之
悅出之矣無待於外能困之乎子美除却君國諸作一時
曳白料必九僧同之可聖取哉嚴滄浪說詩方之妙悟禪
道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羚羊掛角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聖

萬屢庵鄙焉夫水月鏡象言若荒誕水誠有不可執着之
月鏡誠有不可執着之象而非誕也文泥矣以詩之曲暢
旁通隨樂而興濟之文之妙也履庵直據文理或則古詩
人同物之趣無溪會乎伊川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閑言
無用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二詩絕句是亦履
庵之見也余嘗謂唐宋詩人均爾一知半解之悟孰爲唐
高孰爲宋下欲定說於滄浪履庵之間彷彿二妙合去取
焉而未之及荆川唐子履庵之師也履庵嘗以其意附劉
因於邵子之後謂天資學力若未足然已爲莊陳權輿矣
吁禮義無窮人心有覺况賡歌風雅頌詩法在焉自是而

後又安知無有兼莊陳靜修出且入二妙而止之者乎
時以註白沙古叩之錦臺錦臺謙曰無得也夫錦臺生
長新會時去白沙無幾有得於白沙權輿後學有在矣惟
與於白沙鼓吹又不必言矣透徹之悟錦臺其尚求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聖



海忠介公集卷之五 李樞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斐濤選定

吳纘矩

符詩

馬廷珪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益翰

記

脩學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作之中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其害孰要於是俗有與人不睦勸人蓋屋之說受天子之民而牧之外者顧其智不俗人若哉目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為己之財也南華之經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一

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令人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為官五瓊山三一官一舍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今非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居止之安六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初不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敬亭唐公蒞任之次年書院中有危閣改公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學後山之麓事非創新為之通風日於文莊石室之中板其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二

周圍上下尊經貯從古經史石室貯文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板猶有存焉貯其板路聖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合訓導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其五期漸畚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編星之左見龍於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昧之象也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前瞻雁塔後眺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性情一助也省牲之所儲祭品別之庫有合於制先有今墜先人未有行之者今則為之後先錯舉皆萬曆七年八月日之事其脩徑栽植一瓦一木補葺罅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大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口一心在士其功如此士類感德之深向余母吝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以茅茨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士有天下國家之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舜聖人之心庶可小補之爾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民必其俗之改愛士必其習之正不覺聲色之峻俗士言不便矣不以今之所謂厚悅其口傷民財力悅其目乎日舉興作之中不忘與民休息之意造士之功於是尤見其大貳守賓湖楊侯別駕鶴峰黎侯以調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有贊成之力於義得書雖然古人謂文人紙費梓文曰災木今災石矣茅茨土階是

亦不可以已乎并之爲記

樂耕亭記

始予未接西塾先生意一養之人云爾獲交數歲見其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羨焉若有企望弗及之意嗚呼休哉茲世祿之難也交益久見其聞仁篤檢約之行欣欣然羨焉行且欽崇敝屣躬詩禮訓厥子敗度維欲敗禮維繼將溪愧弗爲焉嗚呼休哉茲世祿之尤難也嘉靖甲辰之歲于瞻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構樂耕亭於上將以就率僕佃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一旦以其事爲子誦予所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流之者則曰不此之憂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三

而顧彼營焉裕祖之繼非孝也予意不然賈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爲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身不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寶丞之榮俾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之物固一不備其爲國夫紅女之蠶可勝痛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爲耕也且以樂名推此意也必不忍朕若飲食爲穀粟之靡必不忍脫若衣服爲布帛之蠶又必不忍厚若

聲色之娛妄若貨賄之聚爲厥生傷年彌邵德彌崇舉凡淫侈小物爲世祿子所有者咸芟夸蘊崇之漸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親之行義節之羨行且於反官之日可期矣亭扁樂耕豈曰小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爲游聚之地瞻玉堂有述亦殃也烏乎孝始而士今而農不爲五民之靈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爲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瞰江公共籍瓊山居址去不十里許恭人林氏之賢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四

聞之矣而門內朝夕事不及言其細日月有時將葬其嗣燕石君以狀付余乞從先人故事爲誌子辭不獲據狀敘之感今稽昔按恭人瞰江公同東岸里居高士林翁女也燕石祖主事約島公與林交莫逆一日出瞰江公見翁奇之口言恭人矢與爲配意與其母馮氏不合蓋馮不欲以已富家之女女貧士旦夕進有汎言乃翁執初不易母論豐約恭人逆知父意之有大也言歸黃門之後雖處貧則難未嘗以毫末缺爲夫君向學內岐其心之累脫富而貧有公寵勉蓋自入門來而婦人從夫之義無歉然矣萱堂有姑峭厲其性而恭人朝朝夕夕反得吳太安人之心嗟

菽飲水饑仍之歲有之太安人見婦有色笑焉蓋恭人婦禮無失深愛之下又婉愉而有感動也暇江得有恭人之後不徒外有親師取友之資抑且內無高堂奉養之缺年二十五領鄉薦歷六科第進士蓋又十有九年彼一時也士風儉嗇無異其先賢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四年乃授西曹主事西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於給而恭人安之安之於不得之日易安之於妻妾之奉改心他爵得之矣之日難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恭人不爲也暇江不變塞於舉人進士之初豫養潛泊之心爲他日有爲之地恭人成之其尤可言者暇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郎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誌銘

五

資及得推臨汝刺史二千石一遷銜而諸不同矣恭人方且不自爲逸隨官僕蔬糲績紡有不堪充之日秀才小家照舊如是不自逸於太守恭人之日反逸於其他焉乎恭人惟儉惟勤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占知於知府一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享有一官之入享入而盛內外員不親民知府若也暇江不幸嘉靖癸丑歲內艱服闋則赴部例也法也而恭人意獨不然枕席之言若於古人知足知止先幾而退有默得之今士誇功名大指又在富貴鐘鳴漏盡行猶不休多之矣日無見聞閭守之女反有出於日有見聞士人者之上有之乎宦海波濤暇江補

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戒心焉上疏請歸田恭人不行一着爲先導也歸田之後夫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爲暇江公敬有自來矣吁賢矣哉大抵暇江性達曠恭人性澁沉達曠矣而非得澁沉者加之收肅終不免於水以濟水琴瑟專一之失黃氏厥子若孫於瓊稱盛經史精微暇江之力而朝夕檢約自童孩以至今日弗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人之助居其多也言念恭人妻道婦道母道無不可紀奉先筵賓酒漿應對內外宜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訓訓則小不遺蔑率之中有急則周少或漸染流俗不以一失不勤飭諭暇江晚年益自疎放恭人又自嚴整過前持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誌銘

六

其家及身內外斬斬微無不謹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資近道有如此燕石謂家有嚴君父母之謂竝暇江公而稱之誠得恭人之所爲恭人矣恭人生於弘治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乙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封安人後嘉靖甲辰以子貴封恭人以丁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于金雞嶺暇江公坐之左恭人有是全德天與全福銘曰

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於爲婦女之仁翼夫廸子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利牝馬之貞往元亨也齊驅士人振聲今日正家而定蓋自有因御窮持富莫與之

臻齡年命服初齋趾麟勿替而引命自天申金雞之兆
卜者曰氣固而悠益久益伸百千萬年倚歟恭人式德
如新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
陽令王子汝爲也公之季嗣登以誌銘久未有屬爲缺典
乃持狀詣予泫然願有以請也予爲公晚輩蓋素辱公教
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
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聞
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誌銘 七

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
娶滕氏生女榮姐滕氏卒本擬歸閭以繼祖與榮姐畱瓊
畢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
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遊邑庠踰年考妣
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李舉
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已子爲
之聘娶教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
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殯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
具請于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胄會脩郡志載
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庸以風世也已卯公

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
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
柳州志咸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
修都臺志凡諸諫章詩文多屬焉其以才識見推於上如
此公在柳時唐公密遺缺贍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
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遺三百
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知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
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釐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
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
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誌銘 八

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勦三洞招二
酉謝鉞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戡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
建議當險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檄入賊巢相地二酋
悉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檄二
首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滅戮二酋悚
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僭號倡亂鉞鑑伏兵擒捕上
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勤能効勞於上如此縣
中巨猾陳攸徐杲輩素黨羣賊以賊破尤公適小民詣縣
告攸并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杲賄囑泰和
刁犯蕭福捏詞誣公公直之富道得其狀真之獄公復視

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
歸閩邑士民攀留無計以輓批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
百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
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書布
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
秋誕忌日輒興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
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
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爲本樂道人
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圖皆就質平因
泰酌藍田鄉約朔望會衆舉行期以反淳敦薄至今賴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諸銘

九

晚養靜湖南疎闊世事當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
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嶺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
孝義者乎立置訟者以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
顧垣屋歎曰真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
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
諸生詣門敦請始一爲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懦大率類
此生平觸景興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韓晚年
日錄共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塾歲戊午泊庚申廢疾者
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
邇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豁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瓊

以賈爲業有市絹遺金者既去候其還而返之子父純和
府君端恪謙遜與人無競鄰有屋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
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爲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
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
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
于白水塘那壇之原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爲之銘
曰

於惟吳葉延浦發祥生此哲人褒然瓊陽吏隱南湖既
壽而臧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穀以貽奕世其昌令名
不朽湖山蒼蒼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諸銘

十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
守惟以道德而範鄉邦世皆以先生稱之瑞亦番禺人也
隸籍瓊南追憶昔年旋里過沙菱間舊故經葛麻岡獲禮
先生墓讀前學士黃公諒誌其墓甚詳後與先生裔孫建
柱臣輩同學省城禺山書院其院乃先生講學舊址祀先
生其中瞻仰德徽親依靈爽非一日矣茲庚申夏建等重
修先墳遣使遠至淳安具狀乞余一言誌墓予辱交賢爵
夙慕高風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百揆字宗盛其先閩
之晉江人贈太師越國公格之後大父文領翁由雄州入

廣居桂林鄉父諱仲欽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真西山稱爲純儒丘文莊追表其墓先生少謙厚苦志力學登嘉泰甲子省元嘉定丁丑進士初授太學錄晉符璽郎歷奉議大夫立朝侃侃雖職非言路而屢疏條議國政直諫有聲後值廢立抱病休歸隱處愚山開吳端明正誼有功名教學者稱爲端懿先生生卒詳載譜乘娶沙灣何氏封宜人子四靖厚智彪厥後分居南順多以文章德業顯予謂宋室當變之日使先生得行其道言正言行正行維挽安全綱舉目張百弊剷絕天下共享昇平之福豈不甚善不知先生斯時不爾也常聞人臣以道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誌銘

七

格君而化之上也以德匡君而輔之次也以是諫非而痛之下也夫人臣亦何樂居其下以諫得名哉然國家誤用小人顛倒是非綱常倫紀蕩掃於青天白日之下舉朝皆貪位保祿巧媚諂佞之徒而於直言敢諫之士排譏怨謫有不殺其身不止嗟嗟時不我爲勢不我與端懿先生所以抱病休歸退隱愚山明道見志也先生沒今三百餘年矣而先生直聲亮節百世不朽也景仰先生當何如哉因爲之銘

時而可行批鱗逆耳時而可止明道正誼珍藏葛山名垂國史奕世流徽德音罔已空爾後人介以繁祉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爲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爲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泉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爲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爲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爲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拳拳然持此以爲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醺而他從者願終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三

地焉矣况夫遇有常變君子視人恒於久近間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公則無所爲矣無所爲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足爲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悖於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淪于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未足爲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婦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聞之著節無軒輊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則難中行不得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

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于天下之教者何如哉
其子而深爲之計願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
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邈矣謂之能
成其子也然乎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華獨非君子之
所欲揚而不容自己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况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操之壞有如三才
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改之
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子粵
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己用是書之以頌

書簡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七

啓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
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
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才訟略
無分毫事情而駕爲天大之說誠可駭良生亦未嘗不重
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柳號又先痛打
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
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消息刁
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諭曾無前華公爾念及此
感感客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台鑒

啓譚次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
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
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
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爲欣慰戶部錯認做箇錢
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
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
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
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卽此
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十四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
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
若書之怠分守道正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
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况是鄉年之雅
握手平生心曾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
而有一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一

時相從刻心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山人又有山林作用頌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計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復史雁峯大僕少卿

禮以積財能散爲賢者中行之行生二十年前會試經南都聞翁名稱誠哉居廊廟濟天下處鄉黨濟及一方仁之爲道無施不可也近望沙公備及與今昔耳聞不謬正欲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五

達之左右望翁成終成始施於有政適華札下及使歸特此申候致私念仁道不大行而加不小施而損惟留意感公嘉惠段緡樂不敢領酒果拜賜矣并附謝

啓史方齋瓊知府

三月間聞舟次上新河口令人候之則已發帆數日矣咫尺間不得一瞻顏範可恨可恨仰惟我公守已冰蘖視民若傷誠百年內未有太守也環海感戴何可言盡南來人因問而說云自公一身言公無可議矣然貪酷未免肆行吏胥如舊爲害里甲用度徭平加徵未見其大有改革過前日也纖微曲折照察不及終爲不滿之分此則在公加

之意而已水清無魚治去太甚別是一道盡以爲據而施之政事焉不可也生自入仕至今未南歸俸金所入僅僅足用餘無分文可債可貨田業止祖遺糧一石二斗外未增一畝一升有以二事呼瑞銜進狀者皆詐僞也乞臺下一查治之勿少假貸上碧崖下縣屬并乞轉此相諭人便特此申候兼致願私萬惟留意瑞南望滄溟惓惓無任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貴府事生習聞之矣與今華翰種種說無一參謬爲虺弗摧釀至今日以千萬人之命論之前人之罪不勝誅矣今日坐視之人能逃責乎天假賢守才足堪謀足濟直前擔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六

當直出數十年郡守之上生爲諸年丈地方慶幸久矣而當事者噴噴有言焉可怪也凡百事可以盡心得以竭力無不爲諸年丈少効一二以期無負但核兵尅糧言執法可矣論情則處之亦未盡是用其力而不滿其食亦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虛數虛糧事非一朝一夕特非情所不便而不可行者歟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成天下之事而以乖戾之氣行之彼我文武區以別焉不可也侯守不久大用始終造福於潮諸公聲所聞見左右贊襄侯守益勵初心宜通而通宜執而執則區區至願耳諸事不及盡者付回人口數年殊缺候間不便也統惟台鑒

復熊鏡湖軍門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爲念仰知海濱有賴十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實功實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次第二是怕士卒敗憶憶二念而其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倏矣能有濟乎廣中用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句譚二華前後迄無能戰孫子斬官嬪法討繇子半殺士卒行之正以兒戲將官驕士卒卒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變成敗觀人百謫隨之是亦良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乎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勝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七

啓熊鏡湖軍門

君子成天下事類皆虛已樂聽爲之生非其人感公虛已卜問且自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道長捧華札據愚見隨付莫員外奉復矣料公自有成算刻日見功不必更爲

賢論醫道多端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當固其本廣寇大都起於民窮民窮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爲第一之害掃平之後願惟別加之意使元陽得有底定之所焉斯爲可耳瑞嘗謂興利莫如久任除害莫如募兵自以爲切中今事區區致望於公此而已不然止絕於今禍將復起於後我兵中大半賊人雖一掃而盡實樂太平生不敢以功頌也生叨轉騰黃老母年八十矣不堪奔走不得已止上荆婦柩歸孤次丘首道途多故欲乞一釣牌以保無虞若於事體無妨惟公惠之夫馬廩給妨百姓煩騷通不敢求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太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生於公原未有聞識也舊歲入京會虞坡岡及坡翁稱正爲海外求此人物時不勝喜忭窮荒僻壤得此大賢爲之困者蘇疲者息矣何幸何幸下問地方事及居官矩度此等具人心布方冊舉而行之而已本無俟於人言况在執事高明之見尤不俟人有言遵而行之者耶今人每謂做官人有套子比做秀才不同不可苦依本俗人俗見謬妄之甚區區惟願明公執我經書爲本行之而已如此不執雖熟人情老世故百凡通融失已失人全無用處士夫如通判廖平菴年高識寔生自幼業師也可就問餘事散

見奉夫數帙中茲不備悉明公寄三千里之命誠不可草
草爲之昔人謝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况一府耶瑞
不勝惓惓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忭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
過喜幸也今既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伊周事
業具人心布方冊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故今人事權在
手每每不滿人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
此自安斯高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
已處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十九

再啓閣部高中玄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主恩報知
已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瑞亦
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本先後事絕無影響可怪可怪此
事從古有之不平之累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
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
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

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怨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贊成
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
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
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垂
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訝
不宣

復淳安大尹鄭 諱應齡

使至承惠高篇遡流窮源曲盡今日利病令人仰服展省
館書疏義氣凜凜如見乃知淵源有自非偶然也伊周之
道得一縣亦可小試亦淳安人今日之幸矣江西錢糧俱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二十

入一條鞭法小民既知一定之數官亦得通融緩急應解
兩便尊議獨少此耳餘皆至當無疵駁捧誦再三因知拙
刻濫稱政事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尚缺然未備
也時事近稍清明人尚苦節交際之禮指爲賄賂比之先
年賄賂之私借名交際不同自今期與公高下議論有見
輒盡意附便相示彼此有益若儀物分毫不必見賜亦彼
此心安也恨與公相得晚特此惓惓致私願并候與居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不及者惟台鑒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生性苦直率好賢如渴見一善必曲爲回護加意申獎汲

汲然恐其不得貫通顯明達之天下也况在執事人中尤不易得神交氣合先有一日之雅者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浪說也生前歲以人言歸入境訪問得不微錢糧達道于譽之說又得備述保狀借名於人出執事筆之說此皆上人口語若士民則頌德如一較在南都日無異聞矣夫士君子立已行政寧必人之我譽哉邦家無怨不過因人自考道之一端爾非以無怨之言盡人之道也推其極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亦曰視皆好皆惡則不知於此爾亦非曰善者好惡者惡自考之道盡於是也守已方人孔門自有成法恤人言亦不恤人言君子盡其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在我人言不足入吾心爲輕重意矣但今士大夫皆奔走仕途人物洗心不清百凡舉止顧毀譽計得喪間雜私意論德理日月至焉而已矣官則尊矣身心何益况假不勝真終必爲累執事明朗烈人也此不足爲執事言之矣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人所言反觀省察勉其未周防其或誤又非壘土師保進德養心之一助也耶恩平王邑博瓊會同人也僕人資華札及厚貺旋馬謹此附謝并致願私惟台鑒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執事造福於瓊計七載矣一旦言別人情之常雖不容無

戀戀不滿之意士君子期在啓發成德濟天下事不在是也贈文二首承命爲之不足以揄揚美政則既知之矣誦公將來之病未竟之憂係畱既去之語不覺大加感歎夫士君子職分所到萬物一體之義俱之若必傳舍職掌秦越天下去則過矣而不畱焉有仁人之心者忍之乎人之知已莫若已之自知人之責我莫若我之自責克去任性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充所未周勉所未及廣業崇功潤澤天下萬物一體之下瓊人與焉則又在公發揚之而已推廣之而已瓊海萬里京師較之中土地方情態爲別尊駕渡海之後吏治民情駭人觀聽係畱於既去之後又第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義也何以計之乎處之乎區區言別不敢更爲寒暄夸毗說也謹復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紀綱法度今被此老壞盡其說蓋謂織造查盤自改元日之詔宦官溫旨今日作俑爲之不能執禮處已不能執禮處人也此等處大是差步人人不滿小人欲行私意必卽公議爲之今日歸曲直青意雖不善其所指則正義穢辭不可破也黨與卽此抑揚遂有用無用之說所幸遺詔功淚寡不敵衆彼爲奸橫識者不之與耳易六五童蒙吉正其時也無故驚疑自稱沮抑然則必俟君爲堯舜然後可

以行吾志耶竊意投幾之會當卽出視事一則身爲障蔽得以廻狂勢於方倒之初一則反爲擔當得以善補過於方壞之始得君則有時首事則有權人心歸向扶者尚衆功烈一八焉一出焉孟子云不爲也非不能也今之謂矣首權在我我乃避人獨非法乎良首良尾自動中官之懼獨非惑乎事由中發尊翁動以謂停國手自許然調停處得之者少調停處失之者多人情好諛憚不爲直况在首相門下耶諛人滿前不分所長別所短伊傳周召勅而譽之內自生疑不能執外不聞過無由改有由然矣今日奸人得有借口吾與之借復何咎哉復何咎哉區區憤懣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平言語竭盡乞一一達之有別說毋吝封示尤幸

啓譚次川侍郎

生得北通政自謂職掌閑寂無多事旦晚得趨門下領教益也如願未幾朕違繼之新命外補樂于晷報然失良師友遠誨益未始不悵然恨焉事之不能兩全類如此曾慙祿米諸用不知公信而華之否生今日巡撫江南言涉有爲第愀掃爬斗羅篩不收板席量減歇家脚子通關諸費節爲裁革乃生管舍日所行非今日也雖板榻初定熙齋筆峯不見允行然生亦未嘗不委曲區處從省減焉江南糧長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隱也如榻所行置

之無用之地及官橫僭用之需何益何益尤不可通者舊例小未用細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席細席比方席價增五倍祿米亦大米也乃用細席清糧歇家豈兩貳錢祿米乃壹兩五錢祿米加籩與飾皆工價高者漕糧半折色半本色版無磚鋪本色足用祿米全用本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生先日已略行之非今日官于其地而始私之也惟公諒之外余同麓封語文未就統祈留意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千百之一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言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昌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浙後間倭餓殍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地方何幸地方何幸撥亂世而反之正誠非公無能也但君子論事在獲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之今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

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成心烏頭附子全治標矣氣逆後又未嘗不及及日用和平丸散解酤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食吏法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日急以治標明年亦日急以治標日日發散其冷真元之氣何如截騎射絕人直前倡士撥亂世而反之正瑞不敢爲公許之矣范雲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五

爲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一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晉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尤據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晏遊擊來援亦旣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讎今日之讎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

矣明公身當復讎之任苟尚因仍兒戲瓊民如水益涸如火益熱憐恐日久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斯似此景象言非過意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追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謾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寇騎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五

效自異不可一槩謾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錢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下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使自旤疆惟別爾念地方不勝幸甚

復胡紀泉都掌科

罪咎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鄰爲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已

不在君若異法兼濟不藏不諱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
忌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已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
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
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
深思亟置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
在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歿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
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
爲何如

復歐陽栢菴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五

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
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
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
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
有後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
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
餘布無遠無邇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
有以處之非坐歿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功場圃夫脚嗣
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

無用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
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侯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
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
術也治標與後來動和作用不同始就速化一端言之富
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
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
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歟地聖人
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
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
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五

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
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伯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
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
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
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
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
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
聞道夕歿可矣天下之人歿矣矣而後可以爲人乎賜
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歿不爲生
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關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一籌

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奉二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惴未嘗頃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承宜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腿之肉聞其衆嗷嗷口語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塞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膏壅蔽若斯耶財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焉不可得也恤死勵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鄭德賁之灰井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寧能揚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間能強戈向賊皆德賁罵詈所致曾射傷

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勵死難之士哉執事運籌于中俞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爲殲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爲賊衆猖熾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與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并著於時而殲民感功報德于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

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處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二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托之嚴明之訓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黷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真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遊岐邠間必慶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且辯者顧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子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

孟軻直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寧揚善特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妄揚規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况中閨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嚚瘠之身有不能自己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者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復巡按龔懷川

盛陵邂逅至今神采器度猶如見之以過可化以緩可來區區東粵下及禽魚草木有沾被久地方何幸地方何幸天下惟患無其志有志如翁其人又以代天巡守之權濟而行之尚有不盡之分無能滿慰一方之望有之耶十府雲霓可預爲賀古人有博訪之說又有五聽之法五聽所以爲博訪詳也先民有言詢于薊蕘訪之而其人止是屬官止託查盤官訪之詳而非博然此特明照中不及分數

十而有一不足爲翁言者筆至姑及之瑞平生有濟世之
念而人不與庚午告歸展布萬分無能及一此非怨天尤
人之念終已一生止此還天不能不自爲歉也區區泉石
有夢不在周公忽覩雲章兜管猶動孟子謂廣土衆民君
子欲之申定四海君子之樂有此施爲之本懷以故有此
樂欲之情色天下惟俗見久之能遮蔽人本然之明俗說
紛紜立有根脚石亦或牽之而去苟其不然性分天地感
之而應決江河矣事有俟人言而後可行有不俟人言行
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杜審
言天下之狂也反席未安之前尚有不見代人之恨今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以台翁當之瑞臨楮惓惓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版
齒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
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
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悵學疎才窘有司賀文惟公運
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歉爲歉誤蒙垂惠稽首升
受慙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
舉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
謂賊今日亦殺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

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易於瓊州事者乎部
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
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洽兵備名隸者其人不請一兵
指日指月版齒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
之也可縣可所卽縣之所之如今日羅翁事也天下事不
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
告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北都一面未幾時而泉石安吾身矣知子博白之行乃黃
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陞刑曹主事入夢吾無心也何以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來之回思子平日節槩癡人說夢尚是鴻漸於干而已無
足爲異有此人事有此天機夫豈偶然之故哉日月之間
料必有驗今吏部止是一簡資格這資格了許多賢者
不得出頭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誠如極地之說然
吾人出處之小係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幾不必在念所
根山修海阻不得朝夕仲和視是今日割雞之功可否伊
呂小試之道君子曰軒冕者物之儻來也寄也今人以寄
爲累毀譽得喪官階所係我心隨之做官累心做官何用
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何
若自知之矣聖賢無問時之達不達盡其在我自有無限

受用此正莊子寄在樂不爲荒寄去未嘗不樂之謂何大
小高下遷不遷足言哉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此而已祖
宗初原無資格吏部無端作俑而行不知遵何訓令沿襲
不改歲貢五遷六遷之官乃進士出門卑而不授之職進
寸進尺借之口曰今日三途並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
吏部之鄙而鄙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官七品尚非與
爾鄰里時節遠來絹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同人
返壁新刻奉覽并照入

復分守道王用吾

泉石間報有貴人書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蓬然之喜者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書簡

三

矣何幸何幸再及閒絨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方拳
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中所易
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了矣不特不蒙倣官人之福
而又反當倣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鸚鵡從人有其言
未必有其心也卽言見心有如翁其人者生可無一言以
爲復乎今時視倣官爲戲場事口曰認真而心實不然昧
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古之謬又且日羣羣
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不扼腕而歎者又非可以
一言盡也敬以先刻八冊居官職分大槩敬見於其中者
呈覽瑜矣或亦不免於瑕有之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

刻日春再致使人回謹此附意諸所不及者祈台鑒統焉
及之

議論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業
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
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
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
石君子能降師親父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
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五

議論

三

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
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
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
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騰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
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官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
手昔有所操今或爲怙怙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
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
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
手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
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

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八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瘼以立于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此歟三復斯言稟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戲規碎冒之諍爾旁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論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之謂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彼一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無道而極

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日不舍置其時以時而隱若丈人若荷簣長沮桀溺微生率至以果哉末難潔已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爲堯舜亦在於是丈人荷簣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真體一體之義葆真抱一機則貪湯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無怵惕矧隱之心非人矣余嘗仰之賦與卽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對待

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爲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爲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爲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間生生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已之也曾子云仁以爲已任處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言之仁卽天地生物之仁志卽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天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二

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到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爲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末信夫子使之仕謂有不可不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子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王如用子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悟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三

嚴光

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爲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爲一身不爲天下計孔孟不爲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不信也

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說尤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有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論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爲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

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途人一也性在是職分在是自天子以至途人作川一也故天地萬物舉而屬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爲我一人日用常行之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萬物一體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道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爲理之念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卽子陵之所立而定也真機實際子陵何故不樂爲之孔子生于春秋流行轍環日不令置荷簣丈人知不可而不爲之矣夫子罪之相對累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爲賓主二女九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四

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爲不爲之耶孔子於荷簣責其果於後生責其固於丈人責其潔身亂倫就子陵言之其爲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爲君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爲孔子孟軻之出可勝悲乎一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高而奇也三代而下蟬蛻汗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權位名利若敝屣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有偏斯石宦官官妾甘其心而履之矣况天子之尊故人之厚彼自求之不與得之獨非人間世一希闕事千仞之上翔之者乎甚矣人之好怪也又况足橫帝腹古無

有也今無有也天下後世無有也噉人間雖然君子之於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我所性乃所以爲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爲珠玉寶器不爲布帛菽粟子陵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卑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得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殄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內重而見外爲輕蓋如此有諸內形諸外不能飾也子陵苟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故人之矣天子卿相浮雲景色何所爲而高下視之昔日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耶見王侯卿士而媼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五

俗心也見王侯卿士而輕之亦俗心也清濁不同見在人不在在已內輕而見外之爲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乃子陵只是一味薄天子而不爲之狂出此之外更無他長耶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得志之志卽得志之志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未之有也子陵無其志是以無其具無其具是以只就平日之狂成一个是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侯霸朱浮僅免歸韓歆戴涉終見殺云胡君房雷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微夫有是臣則有是君自建武中三十年論之中興事業止此而已尚不如子陵順與抱一不爲之高百姓怨氣滿腹羊裘

曠散江湖無能優劣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傅周召之需不能輔成光武天下得有禹湯文武之澤耶事屬後日如果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得於先亦不我力於後故人有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晚也謹厚如光武中興如光武奈之何預逆其不可先自絕之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傾蓋如故子陵之於光武貴賤易交白頭而新言一人之交二人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輔世而長天下之民可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身心天下德之在我爲之區區然桐江煙水富春風月有一節之偏缺全體之正可以言德之真也哉范文正謂子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奴故態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陵稱賢是則好高好奇之過絕無之中僅有其一醒人耳目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爲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何之哉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

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特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爲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爲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爲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學先之之力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反限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爲千里之謬者乎夫顏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強而亦不得而飾也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顏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爲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以爲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

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子業卽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廢講學論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宣仁義孝弟亦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惹惱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子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爲空虛寂滅之養朱子指陸爲禪然則將不講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八

其心就外爲天下國家之用呻吟其咄嚙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然後爲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于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爲禪之詆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爲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未年之悔謂今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爲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誠意章在溺於誦說沒身不復聖人六

經躬行心得之餘爲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子則先意於此讀書爲先求心反爲後繭絲牛毛識者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纂其長則亦可矣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爲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人繫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爲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爲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九

他獨指朱子爲過陸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汨於利祿當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不知心之爲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爲入門指著述爲功業途轍旣乖所得隨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而非明道以爲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往京師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憎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顏子默契道體孔子子欲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言而自薄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養之滋之益

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呂東萊謂銖銖而折之寸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格物爲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以故一意解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日日經史其不滿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學文之君實無足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心爲之陽明致良知其什經不取朱子之說者多說在心性上朱子什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陽明鶻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爲本原之義也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爲尊德性而設正與孟子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也以屬之知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心著已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會有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亦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中庸分章分句分爲相屬明費隱天道人道小德大德分中分道不可離此言素位此言不願太極通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靜支離爲甚默而識之識言知之於心平聲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記之於心不以聖賢說聖賢以已之所誤說之能說之耶

得人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喻將能之也哉然又非止言語文字之間鸞湖白鹿往返議論之差而已荆公祠記千百年大公案也學問偏枯識見昏昧之故其誠之不遺餘力與初之指爲禪會無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人膏肓之病也使在周邵聞之喜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愛人書乃謂諸君子衆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唐交惡錄齊則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耶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爲崇晦菴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爲朱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爲朱陸之辨

太伯論上

太王剪商之志金仁山胡雙湖辯之詳矣愚竊謂太王實有是志太伯去之夫子亦不當以至德許夫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則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末衰弱之始其天命人心尚完固未動所謂剪商亦言乎其志焉耳非爰整其旅如觀兵孟津陳師牧野之爲也泰伯無荆蠻之逃則國屬之泰伯矣屬之泰伯而泰伯以不取爲心則剪商之志蓄於太王者息之泰伯李歷不得位日後無武王事紂無滅亡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更爲何如太王欲傳位季歷則剪商之志季歷從之矣太王啓於先季歷從於後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無難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身維持其間而托於採藥之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充類至義之盡泰伯其得爲有君也哉且弑君天下大惡也幸而成之公議凜於斧鉞不幸成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貶削投荒流離終世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竊以爲泰伯之愛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聖賢之論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夫子臣異道非止謂其天合人合義當如此也子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主

泰伯論下

於父一體而生比之異姓君臣情分有別以光明正大之義投一氣相通之親婉順號泣至三至再無不可以感通而挽回心者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無君一念此其事爲何如可逆料其不可反而遂逃之耶仁傑周旋于則天之朝雙陸不勝之兆姑姪子母之言且能動之俾天下復爲唐有太王固非昏暗之武后也仁傑能行於異姓之婦人伯不能行於至親之父且朱子之論伯曰德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回父心吾不信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爲而不爲身爲世子權有可爲而不爲以事父言則不孝以事商言則不忠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主

無愧直遂徑行可以維持左右使不至於成其逆者皆不爲之泰伯不得爲多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國事料太伯於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從如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下而泰伯潔身去之謂讓天下於商可乎且朝諸侯有天下之說尤不可曉說者謂周之頑民爲商忠臣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必三紀而後風俗移易牧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然猶有前途交戰之人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是以難也泰伯雖盛德當不過于文王文王文值罪惡貫盈之紂不能爲之泰伯當祖甲世去高宗中興未遠又焉能朝諸侯有天下易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說者謂九州所以不遽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可延之勢以泰伯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爲天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太山而四維之矣朝諸侯有天下此必無之事也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耶以德言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之幾徒見夫遂成吳國之迹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夫歸泰伯之人正邠人從太王之人也其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夫可君者翕然歸之又躋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恐知有仁人之人不如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古

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卽遂翦商之心遂成吳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推已之物以與人謂之讓指商家未敗之天下爲泰伯當得而不取之恩是何以異於盜賊指所未劫之家其所積爲已有而姑讓與積財者所用耶大禹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爲益伊尹周公且所讓商之天下不可謂爲泰伯所讓尤可知矣夫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像推之於太王泰伯心事皆不得其實而其時其事并夫子稱許之言有相悖戾不可強通者不若止以讓國季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推許之爲得也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圭

孟子爲貧而仕議

人生天地間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雖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當斯世既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資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且云非出處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謂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懸望祿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義分無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諉夫君子出仕義矣天地間無可以生此身者爲之祿也舍農工商之養自己出區區於抱關擊柝之祿由人

制者焉大賢君子之所爲寧若此哉孔子平日進以禮難於進也退以義易於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辭蓋亦順其舉授者而無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係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爲貧以進寧復能後其食耶孟子平日執不見諸侯之義分庭抗禮直若壁立萬仞之不可卽者莫非剛且大者爲之斯言一出吾恐氣體亦有所不充集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處管蔡諸家皆以爲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愚竊謂不然舜之處象雖云封之有庫而天子之吏實理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六

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之心又使之不得少肆其惡其爲家國臣民之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於親切人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於親真謂之真者非獨詳於此也且夕周旋心術之善否見事之明暗才調之大與小莫不畢照於我而非若他人之日月一至見其一二而未見其千萬也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師羣居終日而以知友稱亦以親比不離之故也謂蔽於愛兄之心然則舜何以不蔽四端必有隨感異應舉天下皆然而周公獨何以得此失彼大學稱莫知其子之惡責溺愛者之不明也古稱諄子爲賢子教以義方爲賢父胤子朱

啓明臣民稱焉義且以匿訟弃之見有真否之別也將謂過惡未著而其志其才有可取者知人則哲維帝其艱四凶不去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未能先爲之別者矣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亡國之子而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親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帝之艱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使焉者正其才志之可觀兄弟之真見今觀金縢之冊公之愛武王何若恩斯勤斯之詠公之愛成王何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兄在彼猶在此者附仇人以背懿親管所爲有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爲監殷之舉公必自慶以爲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意或如此無取我子鬻子之閔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閭閻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於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使畢戰問井地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必衣食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七

所資然後爲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絕訟之原舉賴於此故嘗以爲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然自三代而下垂數千載而莫之行若何井田所以爲民而亦兼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於爲民者能幾人哉間有欲爲民隱之恤久遠之計者又苦於考究之不詳變通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其天奪富民之田以畀貧者紛紛籍籍無從下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記誦之士議及井田懵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莫已利也因不舉之以爲君誦者亦有舉之世相安於因循之習竟無經久之計望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大

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卒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稽古博識者莫如端臨馬氏其爲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使豪強坐擅兼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其出二公之外而爲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然後授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吏於民者舉不欲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用民之脂膏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旁午而縱橫之者何爲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獨不可舉而久任之乎汙吏黠胥能舞文以亂簿書田里之一一可觀丈尺可憑或不可亂

還授之姦敝無窮今則然矣井田既行之後而民猶有窮之弊耶商君決裂井田廢壤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果若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靜而一乎不反其靜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遂舉而棄之不端其本而齊於末端臨于是爲失言矣我朝丘文莊有取於蘇葉之論而其言曰可於國初人寡之時爲之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終歸於墮廢程子謂天地間決無人多地少之理今之糜費五穀計富數倍吾民日夕之食而猶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失先王之制歷舉貢助以爲勝文誦孟子之所云潤澤不如是也丁田相配取效於數百年之後井田以漸爲之而俟其成獨不可舉而行之乎謂張載處之有術之言惜其要妙隱而未發吁三代行之其爲日若此其久也地里舉目可見量度反掌而行寧能隱之耶文莊之見亦端臨之見也誤之者蘇葉而二公之言尤自可笑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涂專達於川康成以爲此

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蓋以平原曠野之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麓之地行貢法然非貢助一定於此而不易也昔朱子論建國謂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若夫濶澤正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奪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而後可爲聖王之井田將塞之平之奪之壞之易之而後爲之也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謂聖人也而所行之事寧若此愚癡不通耶必九百畝而後井必方百里而後同不足於九夫之地百里之同而可耕可植者將棄之乎隨田之廣狹而爲多少之授可井則井不可井則一夫二夫當之可同則同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平

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助不必野而行賦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二氏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難乎其爲古矣所見之舛若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歿其骨已朽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宜乎其然矣井田者井田之名也人必有田而不必於井者井田之實也觀野行助法國中十一自賦聖人變通之權可想見矣爲今之計不必訪求故堰遺陂之已廢者按今日之土田隨地區畫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有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守宰縣令一以井田爲事其纖悉又屬之一里之長

不以今日紛紛之病而沮其必行之心必委曲以力行而求爲久遠之計既定之後舉簿書以驗田土度地不足則吏胥之姦弊可稽正不必慈祥如龔黃精明如張趙而亦可以濟斯世於虞周之盛區斯民於樂樂利利之中矣橫渠曰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蓋謂其或以召亂也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井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吾知其欲從必矣王者固有減人之族沒人之產而束手聽者取其有餘之田而不奪其上下之養彼亦安得而達之竊以爲井田之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同然之心而不必恤其衆多之口反覆曉諭委曲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至

變通必無召亂之事也然則數世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可以永徙無出鄉之法行之者若何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其間獨無若此者乎然要在必有田宅而不失所養化裁變通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如意而較之田不井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白骨遍野平時則奸僞朋興有故則羣橫寇盜其相去萬萬矣愚故以爲斷然必在可行而無疑也按古今論井田之難者惟強奪民田以召怨讎一語爲稍近似舉今日吏胥無窮之弊守宰遷徙不常之山乃不揣其木而齊其未之論若夫執溝洫井田之法而謂今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

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聖人不通之甚者也夫人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後天下之治可定今日太平之業必世後仁之化舉須於此彼夫心所同然而口之怨譴固不必恤也力而行之而民可與樂成矣然封建所以維持井田者也田欲井授亦將舉封建而行之乎日久守宰之任而一里之長長子孫於其中者復爲之維持焉井田之可行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志一習俗成其所維持之者不難矣然則奚必封建爲哉

人皆以井田爲聖王之養庠序爲聖王之教養民於先教民於後有養而後教行焉若井山自爲養庠序自爲教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五

相涉矣然易履卦君子象之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辯民志定教之成也一夫百畝之田百畝外不能加毫末五畝之宅五畝外不能加毫末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民志之定何如程伊川傳履歎後世自士庶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降至今日較伊川言殆有甚焉所稱名人賢士口談道義者皆不能絕去爲富不仁之心小民持此爲觀法借此爲口實用是風俗日流莫知紀極法不能止大抵皆厚田宅豐衣食美妻妾一念使之有此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

以自賈自賣致焉井田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習見而志定矣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爲悲止此田宅史何欲可觀漢人以彼民情見美則悅爲歎止此田宅更何美可悅富者欲過貧者欲企雖有其心而蓋無其由也無其由而過企之心滅矣井田未嘗移民而域民於教教道之妙有若此嘗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下之治井田爲之學校不過輔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於始學校不過成教於終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後世紛紛然交騖於利彼身當教化之責者亦惟利是馳制度非不詳教戒非不切也以言相禁實則別以惠相傳夫曰教之夫曰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治耶井田盡天下之事與其竭力爲庠序爲教約百端鼓舞民志不定迄無成功不若竭力爲一井田以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可以王莽三田增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質實兼於中程子所謂一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爲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無離合無後先性即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五

可不合而爲一舍之而未嘗不分渾然之中燦然者著焉
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說夫人之
所以信服於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
証之天下也程張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爲
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
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橫流
不得不執性善之說矯焉春秋時俗較去戰國不遠孔子
稱姓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
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諄諄
然不一而止無非爲性善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論 五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詭隨上客之說
卽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割切痛快者蓋鄉愿餒
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之氣孟子身有之見鄉愿若爲
身害故言之詳惡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人人最深凡
處已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內
義外乃不知仁義三字字義所謂非知仁義二字義固欲
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

之義區區執敬飭湯水之說辯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
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說於氣質之性既知
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蓋孟子意欲伸此抑彼
如說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說四端說擴充欲人知體認
此性充廣此性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道行之世俗羣
然稱僻性稱所行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然後得
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爲而已所稱賢士大夫不免正
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
必爲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此說者謂孟
子據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當以
惡鄉愿爲第一

其嗟也可去

天下孰爲重德義爲重德義孰有之君子之身有之合仁
與人謂之道有此身然後有此德義是人身爲重非人身
之爲重德義身有之之爲重非德之德非義之義自視此
身之爲輕是不知有此身而後有此德義身之爲重孔子
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身有輕焉者矣孟子曰取食
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身有重焉者矣去身
言德義德義當酌之去德義言身身當酌之天下一德義

而已曰酌之酌之云者言當用中而行不可見一偏執爲德義不顧其有甚焉者身之爲重也饑者不食嗟來之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或曾子曰微與微言小節細故得之矣至謂嗟可去謝可食則又不然夫人一身宇宙內事其分儒行言愛其死以待養其身以有爲饑者之身何身獨非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分內事之身耶身有重焉者矣嗟來從謝區區間於我何與孟子云與禮之輕禮非有輕視會通以行之之謂禮非德非義而俗執之禮之爲輕會可得而與我天地之身一較量哉誠不啻食之爲重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等處天淵懸遠誠不可以其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三

小如之大者之上也饑者之或姑就其近易曉者言之饑者獨無父母妻孥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哉一不食或則或矣或矣不復見矣嗟不嗟謝不謝何所子孫自安溝壑何心哉何心哉饑者父則不念子不慈之父饑者子則不念父不孝之子饑者爲夫則不念其妻不義之夫此亦宇宙分中之事謂之近淺姑就常人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言之常人孺子皆向爲身或不受之一端又會有奚翅食重之大體變而通之與時宜之輕其輕重其重嗟來食頭風過耳從而謝浮雲觸目其謝我不感之以爲恩其嗟我不藏之以爲惡時適困荒不食則或由此入彼我之身有

大焉豈計其他禮祀有日偶失於防牛羊抵觸可以改卜牛羊無知可以廢祭乎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與之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之爲大也夫子取其功有不忍之心饑者獨無大戕天地近戕一身饑者之操無可言矣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聖人無取焉此惟陳仲子非李三咽柴子羔不實入於室尚全其生可以當之孔子謂子羔爲愚饑者以愚而或不得其貞窮而凶之道也二父母天地之身生生不息草木同仁忍棄之耶其故起於講之不明知有一事之義而不知有一身一心天

海忠介公集

卷之六

三

地與立之全於其大是以徒執於其小苟有見焉會有略其陋是一道也造化生乎身之身父母妻孥所仰望而終身也七尺之軀可忽乎哉責人與責已不同管仲無足取者爲酌量大小之說借明之疾固也子無取於饑者之操無取於謝則亦不食而或矣曾子謝也可食之言無取焉雖然人有不爲篤信之美然後可以望他日有爲恢宏之大饑者則誤矣志趣胥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人物也得聖人依歸之此其最高者歟後之乞糲嘗糞奔趨勢利日無休息生不如死母以饑者爲口實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焦映漢賈棠所刻邱濬海瑞集也濬瑞皆瓊州人映漢與棠同官於瓊故有茲刻濬瓊臺類稿本七十卷此選定爲十卷瑞集有自作藁引不著卷數此選定爲六卷映漢爲濬作傳又載梁雲龍所作瑞傳蓋是編刻於康熙戊子時明史尚未成也

明文遠不分卷(一)

〔清〕徐文駒 羅景泐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明文遠卷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胞弟徐文炎季輝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鐫慎調

奏疏五 聖學 法祖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繼承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論之。曰。明年春。朕東宮出文

明文遠卷十八 奏疏

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主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卽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成就君德之意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明文選卷十八 奏疏五

大臣忠愛之意溢於言表氣體蒼潔自與枝枝葉葉者不同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外精微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名論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天者臣昔忝陪宮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層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幾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

明文選卷十八 奏疏五

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邪偏弊。何由聞之。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漸少。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

奏疏五

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由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代之。而後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天理人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愚。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湛然凝思。常恐

奏疏五

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

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論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裔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諫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譏佞諂諛者則黜逐之愚姦狂直者則容恕之

奏疏

審訥不能言者令具本赴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近日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二。若官鮮廉耻之節

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爲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閑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伏望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奏疏五十一

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伏惟陛下裁擇

文懿公先朝重臣其惓惓君德如此黼座之間可當箴誦。內外兼舉聖學方全非精心參究者不能道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畱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即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

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鹽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用。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

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卽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肯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韋執誼。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

昏其知也。元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汙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散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作門日閒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衆。實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

未必勸罰窮黜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益
根弊源將必有在。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
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
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
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
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碍則善政未
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知
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
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

印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十

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
行某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
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
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
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豐泰
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
載尚何足道哉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倦倦是書之
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
是矣
議論深切方見帝王經史之學與儒生章句不同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
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親勸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聖
聽靜專臣豈勝聖學緝熙之望邇者暑月暫輟講事臣切
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做則存故廢於講學則
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預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
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
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

印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一

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
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於逸罔滯於樂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
朋淫於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
怠荒則做做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厥世
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
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嗣王生
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滯於觀於逸
於遊於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

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逸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處探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

明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十二

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朴實無技辭，却自十分深警，真有德之言也。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琚

臣伏觀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奉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惟欲速從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君父於過舉也。臣惟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廟尊嚴，上同於天，乃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

明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見，即今之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我朝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即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

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宜法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爲（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外寇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陛下乾剛中

明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十四

正之資爲天地百神生民之主宜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衢來往坤欲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爲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其義嚴悚其慮深長正容而陳有闕世道西漢劉光祿之亞也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 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民肝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聖子神孫期於世守以承德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羣姦扇亂更變不常陵葬

明文遠卷十八 奏疏五

十五

而至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陛下龍飛藩邸出繼離明卽位一詔汎掃奸弊之流恢復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觀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陛下將大有爲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卽位以來味爽視朝孳孳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人望布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先朝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復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失以宜治而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爲祖宗之法未修

也。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國步多艱。姦臣誤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色。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責。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累朝補偏。揀弊之政。屢有轉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先朝之制也。此某人奏准之例也。以之而惑聖聰。以之而排衆議。陛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陛下今日之法。果皆祖宗之舊矣乎。昔年弊政。果皆盡去矣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官爵之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得踰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食儲乏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關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維所愛憎。刑名之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縹流。建置之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歎息而莫之奈何也。陛下亦嘗考諸太祖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

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命爲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況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景暮。來日將無幾矣。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治效未臻。老成將盡。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及此而爲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修政當及時也。且我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國祚中微。陛下入承大統。實爲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太祖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爲而不爲。此臣所以鬱結而長歎也。伏願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爲不可行。而以祖宗之法爲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加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俗。禮制軍政。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爲祖宗之法。何者非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毋避忌諱。毋沮權豪。毋以先朝之所嘗行者爲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爲是。隨條論列。纂成中興令典。

進呈陛下揭諸廊廡日賜瞻覽校正每遇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爲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姦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聖聰陛下於萬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姦巧之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太祖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陛下留意焉

歷陳時政之弊鏟剔隱微人臣告君必如此方見氣節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五

十八

明文遠卷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恭閱

奏疏六

儲策一官閣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

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爲懇請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崇國本事奉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年再讀奉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臣等竊計來歲壬申東宮妙算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新春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十

今日蓋皇太子一身關繫最重上而天命下而人心宗廟社稷賴以靈長遠近內外賴以撫馭矧茲出閣講學正天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曲加培養而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好陳於前紛華靡麗雜於後則規模一定游習漸淡後雖百計維持將不能挽其既定之心奪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明王聖帝必加意皇儲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慎始之道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總分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無餘蘊矣臣待罪該科欣逢盛典敢

不披瀝愚衷。爲陛下獻。伏惟太子天下本。宮僚者又太子之本也。昔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卽以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之游。詩書禮樂爲之習。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故。成王能聖。而周道用康。漢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唐張九齡曰。吳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吳則吳。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今士庶人家。欲光大門閭。尚爲其子選擇賢傅。矧陛下之於皇太子哉。故簡任宮僚。誠方今第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二

一事。於此不慎。擇忠良。而或間以私昵。恭以匪人。爲他日倖進之地。則上負天子。下負此心。陛下之臣。固知其必不爲此矣。但恐士生斯世。以文學相高。論人者於心術人品。或未加詳察。則賢者未必選。選者未必賢。而摘章繪句。術巧爭能之人。反高出老成數倍矣。況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左右贊襄。惟練達忠誠是貴。昔周勃少文。漢高倚以爲重。趙韓王匡扶二帝。止於半部論語爲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卽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爲哉。今陛下選用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品優劣。則

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青宮職銜。會官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則甄別薦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可得矣。又惟簡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擥未破。非所以聯上下之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罔不情意浹洽。故有臥則同榻。行則同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者。豈過爲謙屈如此哉。蓋天子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子榮貴已極。不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異之可懼。不知閭閻徵役之苦。不知疆場戰鬪之危。與夫一切欺蔽逢迎。儉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欲開發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皇太子聰明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不欲悉分相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輔導皇太子焉。誠恐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宮僚雖盛。而

實用罔臻。奢質徒勞。而纖毫無補。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干古人君之末鑑乎。臣願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忘勢為心。以隆師親友為急。合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為簡便儀注。勿拘文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皇太子優柔厭厭。融會有得。方始還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聞。陛下不時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導之溫習。無使忘記。此非特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惰忠邪。亦藉是可考矣。又惟上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下事。何者非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皇儲哉。使宮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改遷別用。不將以他務為重。而以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不過一務。所統不過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何獨至於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崇卑。酌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九 奏疏六

四

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臣道當然。而賞養爵秩。皆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勞也哉。臣願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如此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庭供奉之人。日侍左右。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則為勢甚便。為言易入。此在司禮監諸臣。慎與不慎焉耳。往見東宮冊立之初。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皇太子殿下尚幼冲而學庸論諸書。皆歷歷成誦。且其字學疏朗。筆法道健。雖聖子神孫。靈秀自別。而典聖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誣者矣。矧茲出閣之頃。正羣情鼓舞之會。臣願陛下嚴資司禮監。將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等第。有功者破格陞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外加持。養聖之功。莫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謹以千慮一得。及今當預為整理者。忝附輿憤。上塵天聽。其他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十九 奏疏六

五

切未盡事宜。應行禮節。併乞勅下閣部大臣。虛心延訪。悉力講求。務期有神東宮德業。無負皇上任使。逐一開具。停妥。上請定奪。候來春次第舉行。其有踴躍偷風。夤緣干進。及以邪佞矯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送充選者。容臣等兩京科道及大小諸臣指名叅劾。惟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幸甚。祖宗社稷之靈幸甚。

忠謀至計。一往皆有裨諭教之言。筆意亦蒼健有古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卽爲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乙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正。名分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

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金封爲王。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天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卽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

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下

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愛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

今以東宮而授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違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嗣。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不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將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九

或可權宜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己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屬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歟。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諍。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誦。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一身。

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閼頤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者乎。寧保無祕語不傳。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元宗者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蔭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卽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脫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

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爲解。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緩諭教之義。啓震蕩之端。無漆室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兔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設爲問答之辭。在奏疏中。別是一格。氣昌詞達。頗似歐

陽公論事劄子。光宗母無寵。福王母鄭氏也。神廟嬖甚。嘗盟於元武神前。曰有子則爲後於天下。書其盟於約中。分之上意。欲立福王而誦於廷。臣之議故。假待嫡爲辭。此舉朝所以力諍也。然名疏固多。撥精擷英。無如此作之詳盡者。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奉聖旨后以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聖明正位中宮。以慰人心。以光聖德事。奉聖旨知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卽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況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爲事關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爲我皇上陳之。臣聞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育。君猶天也。皇極者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后猶地也。坤寧者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皇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皇上之意。以為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皇后之事。皇上也。猶地之與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帡幪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皇后非皇上以為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朕違日淡。拂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退耶。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中央之位。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為中宮之出入耶。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皇后乃與皇上共奉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可使不安其居乎。又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疎而遠之。而不得日炙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於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況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十四

不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哉。伏望皇上早賜綸音。速請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睿體自平。聖德益光。典禮崇而華倫敘矣。臣之生死不足惜也。氣昌詞直。理足意醇。當與匡衡妃匹論相表裏。

明文遠卷十九 奏疏六 十五

明文遠卷二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諭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七 國是上

請革西廠疏

商 輅

伏惟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瑒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良善。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逮果生事。有以激之。

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歸戴。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祖宗之成憲。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眾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若舊說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市園段罵詈

照應起以

爭雞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追賊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晝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割。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廠不論有無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探聽事情。彼其間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夫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

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章瑛。係無藉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倖資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謠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計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遠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章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收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開任以全其身。將章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設立廠衛專以伺察為工。前朝所以傷國脈者。在此宜文殺公極言其害也。抗顏而談。切直痛快。

舉正欺弊疏

劉最

伏讀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爲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人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爲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五

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已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彌違之志未能體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方陳謝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就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加上之不聽何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

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溫育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育假君父以迫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朝凡大臣員缺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六

焉惟武宗朝羣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起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爲科道之劾章爲張龍之催官符然武宗豈能知之權奸猷苞苴之欲朝廷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陛下以聖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簡在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迺排臺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爲之地以壞陛下之法者夫

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爲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璫。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武宗朝耶。臣愚欲乞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被劾情由。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劾或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二也。我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爲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爲。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永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勅於朝堂。盡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旣嚴。情好旣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是爲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慙直不阿。敢言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枉哉。臣愚欲乞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爲能。要必以剛直爲貴。雖以浮瑣爲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爲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慙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爲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旣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引繩批根。幾令若輩無處躲閃。以此觸邪指佞。毛骨悚然。三事實有關國體。不是泛泛條陳。苟且塞責。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大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

明文遠卷上

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欵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頽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歷上陳。期于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

明文遠卷上

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距。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消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濫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寇敵侵犯。特勅廷臣集議防寇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會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審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慮。動見譴張。虛曠歲

時成功難。賈誼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防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一

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萬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綱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

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跌蹇者，淺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慘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慘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慘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二

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曾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致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

道也。臣看得舊規見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害。該衙門自宜奏的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三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判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注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

事無壅滯矣。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取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求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金駕而俱疲。工拙以混試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四

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倖倖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因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而毀譽失實。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

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惟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常。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雖頻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

十五

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告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請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或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卽可陞叅政。食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二。同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邊警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惟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邊警盜賊乘之而起。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

十六

下獨恤之詔。黎元忻忻。方且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而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

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七

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賊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爲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

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矣。一。傷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外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

明文遠卷二十 奏疏七 十八

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敵情最叵。測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上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糧無用不愈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在我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怠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敵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耕牧。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敵卽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又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有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七 十九

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途諸郡。在有備而敵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止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行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

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而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竊發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江陵一生作用。全露於此。雖其攬權怙勢。相業未必粹。然而精悍之思。強幹之力。固是申韓嫡子。未可與庸庸者同類而並議也。鐵餘陵陵其筆力。亦不可及。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七 二十

明文遠卷二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訓泰閱

奏疏八 國是下

承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 南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請欽蒙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皇上於貞吉之奏不即允俞施行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議且命以着實會議來說。是聖心獨有見於軍國事重。詢謀宜同。德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勅釐正。更改。則臣與在廷諸臣。欺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聖心。上裨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者。者。吁。嗟。都俞。不暇君臣。師錫。時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期裨補於國。靖獻於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祖宗時。凡置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於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

盡知至期會於東闕該衙門掌印官於所當議事首發一

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為應答或竟無一人

應答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

出關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

言至是始噴噴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

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

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

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為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

私遂陷於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堯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舜之誅復難容於盛世臣久為腐心切齒欲有敷陳今幸蒙皇上留心而況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為幅於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於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為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已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

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樂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爲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主。當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悞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萃爲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群言。慎加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悅達。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有永賴矣。臣愚昧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萬喙雷同。以水濟水。此千古會議之通弊。國是將安賴。

乎指陳切實。意美法良。百世而下。固當奉此疏爲救時之藥。

明史文選卷二十一 奏疏 三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爾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書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臣臣工。剖心豁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泰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被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岐。終於兩敗。不但人才兩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

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仰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五

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常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常止則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審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扶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六

可不辨然必先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滌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

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叅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叅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異。言過卽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也。臣之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衷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口。耳口須手足。今手足聾耳目。耳目又聾心。心與耳目手足相離。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事。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輔持國體。調變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卽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叅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辰。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及其下隕。與石無異。

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仰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時有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之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元

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恩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以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憂國奉公。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文肅寧神宗皇帝。堯枯之集水火之爭。皆以隻手爲之。指挂是疎其耿耿者。可想見也。

歷陳國勢病繇疏

李三才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時政亦異。正言譴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農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盜賊內訌。而國之費侈矣。自邊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十

微多事。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鳴鏑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克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征席之赤子。勤瘁海之荒區。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窮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於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域中。每每生釁矣。如曰彼風志忠順也。有之非

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人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會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猶猶之人需種之性耳。土司所轄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會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奪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以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加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可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冰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與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十一

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卽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餽。小民皮骨。餓餒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填於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蓋聖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皇上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口。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淡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當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肝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慎。必恭必廉。共解倒懸之民。齊贊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至情激切之言。一字一淚。當時人怨天怒。雜然僉作識者已知爲亡國之徵。故言之沉痛至此。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

十一

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伸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國難職不勝推心欲絕者久之伏惟皇上上厯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憐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絕比聞稍稍解嚴乃始漸離津城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爲當寧獻職惟我皇上注意封疆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邦畿震蕩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十四

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外敵猝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爲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概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當時壞事之根實是如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於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蹙

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入縣生靈結一粗了之局則廷臣彙彙若若可幸無罪者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甚不覺群臣對曰此乃盧杞之所以奸也職每每反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職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推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十四

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奉。為。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乎。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正。前。日。已。壞。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於。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哂。然。有。以。自。異。故。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本 十五

自古。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職。以。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勒。王。亦。有。思。徐。生。之。徙。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忠。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

方。亦。自。不。乏。其。人。而。徃。徃。逐。之。以。去。遂。致。天。下。成。寒。蟬。結。舌。之。狀。夫。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昨。戍。何。以。東。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鄭。雖。久。干。鄉。議。而。杜。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仰。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乘。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本 十六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天。下。事。尚。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嘿。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救。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我。皇。上。言。之。也。痛。哭。流。涕。言。之。先。生。所。以。啟。悟。烈。皇。者。至。矣。盡。矣。而。日。中。見。日。月。明。終。蔽。於。輔。臣。良。可。嘆。惜。

輔臣以去明心國事因嫌滋諉疏

詹爾選

頃臣具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家臣與諸輔臣蓋爲大臣擔荷不力徇情不言而發也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爲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聖旨云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璉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俄而遞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稟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以對九廟之式燕下可

明文遺卷二十一

奏疏

十七

以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昭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爲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曷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惟時皋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舜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且鰥鰥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於皇

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乎李璉不識皇上爲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絀紳從來廟堂所不屑爲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痛心如焚之時而忽有奉爲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緣驚懼愈深遂不覺抗

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爲相疑以爲要譽耶夫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舉萬當以是爲信其君者恐即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於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臣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

明文遺卷二十一

奏疏

十八

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耻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況今天下之欺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三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則將領矯儒日甚聖意恩禮感激於鈇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蹂躪之逗遛貪冒則或疑急於右武穿札與操觚金課非是者勿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於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謂德而齊力縱使強寇混迹於道塗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觀之說行上意在

暫。甦。民。困。臣。亦。以。爲。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家。之。大。義。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爲。痛。懲。奸。頑。也。而。或。疑。千。載。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慮。驅。策。之。無。當。小。人。懼。陷。累。之。有。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策。欺。欺。嘖。嘖。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輔。臣。之。共。也。以。言。而。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無。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勝。則。挺。身。招。承。敗。則。潛。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八

十九

形。通。竄。駭。心。志。而。煇。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誼。作。言。官。敢。諫。之。風。嚴。勅。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爲。戒。寧。獻。可。替。否。無。籍。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籍。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於。以。觀。廓。清。平。治。之。猷。成。紀。綱。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抑。揚。宛。轉。剖。瀝。肺。肝。大。意。在。廻。護。閣。臣。而。其。議。論。辭。藹。足。以。名。世。

明。文。卷。二。十。二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奏。疏。九。郊。社

受。業。羅。仰。鈞。慎。調。參。閱

郊。祀。對

潘。潢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祀。以。贊。其。長。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觀。會。通。之。嘉。以。行。其。典。禮。臣。實。承。詔。敢。不。奉。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以。乾。爲。天。爲。君。爲。父。以。坤。爲。地。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九

爲。母。爲。妻。爲。臣。而。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帝。於。郊。因。社。事。地。祭。社。於。國。燔。柴。泰。壇。崇。效。天。地。表。埋。於。泰。折。異。樂。殊。目。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蓋。慎。之。也。以。此。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外。郊。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於。上。也。不。亦。二。乎。臣。愚。切。謂。禮。有。貴。多。亦。有。尚。寡。文。質。無。常。惟。稱。之。適。國。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宜。非。所。施。是。

故掃地之典義不可曠矣。郊廟列聖作之踐位行禮於今百禩。神靈之所依。祖宗精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人勿剪勿拜之意。有其舉之。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於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於郊。皆直繫之天。更不兼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夫子有兆於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於北郊。其言本孝經。委於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

明文遠卷二十一 秦疏九

其類矣。嚴母莫大於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於其國。亦曰昨土。是大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或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曰方丘。折曰太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殺地。社之爲

大示昭昭矣。自鄭元諸儒。牽附讖緯。誤分太折爲祭昆蟲。方丘爲祭神州。於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則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甸師用牲於社。大祝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小祝冠戎之事。係郊祀於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暨樂獻功於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蒞戮於社。類皆言社而不及殺。臣謂此天子之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國王自立之

明文遠卷二十二 秦疏九

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禱求諸太折方丘。卒啓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其僅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靡於食。雖地力緩征。猶懼勿贖。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變至道。卒難爲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爲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於正。陛下誠欲率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

包荒之量。憑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明人之公。不可不先知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時然後動。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述古。理須改闢。不勝欲速之志。取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於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臣前之說。明禮審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與已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惟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計慮。毋固求禮以幸天下。

議論高辭氣雅結構密一篇西京劉向文字小儒夢不到此

太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

四

郊祀疏

潘黃

臣聞生人之道。禮為大。禮祭為大。祭大郊為大。大郊也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列聖所以祗答神休。幸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恤。一歲不郊。臣愚以為此非聖朝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陛下試垂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綈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蓋君雖尊。不尊於天。國喪雖重。不重於郊祀。故聞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亮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綈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綈而攝祭者。後世惟獨任成害。南而聽治。既不得不出於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貴諸代矣。若能行古亮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宰。或如周禮大宗伯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之喪。或問程頤。郊祀當否。頤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獨於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禮見。豈不能因人道定省之間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觀大明

太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

五

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爲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也。此譏郊遲爲不時。郊甚遲爲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九月爲特甚也。譏其前此無故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爲早而雪。雖過時猶且許之。苟魯之郊。祇以禮。且或有故。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 六

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於已也。若曰苟過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予其不郊乎。左氏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一郊而已。然或三年之內。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闕事於天地祇而後可郊。且祖宗之時。前

用分郊。後用合郊。前建闕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仁祖。後配太祖。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皇太子。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爲失今之時。而能從古之道。總有過時之嫌。猶免亡本之誚。况前日之過。未爲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於變通之宜。不遠之復。蓋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黷祀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色。乃昭告於皇天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來大郊。上古之禮。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 七

不知一歲不郊。卽不成歲。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爲黷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陛下所宜朝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之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惟曰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肯任其責。聖魯與齊戰。莊公謀於曹。劇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劇猶曰。小信未孚。神勿福也。今國家之於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竟不得郊。鬼神非人實親。惟信是依。不信者三。神誰與我。若又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四裔君長聞之。

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將何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於四遠。况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月。雨暘失時。諸穀爛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起敬起孝。為民祈福。乃猶迂徐怠緩。重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為今陛下繼統先帝。嗣大明服。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以為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祀。宜略倣古圖丘報本之制。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陛下今日處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斷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聞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朽。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九

八

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禮之常也。篇中所論禮之變也。必謂郊不擇時。亦非確論。然其辭句典雅。識議通達。固非儒者不能。

申議天地分祭疏

夏言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命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親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拏。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親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辯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陛下聖孝。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為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燎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醴沉。醢辜之禮。以享人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九

九

鬼則有獻饌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証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九

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樂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

明文遠卷二十二 奏疏九

十一

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乎。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

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傳主合祭矣。元豐一

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養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

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訓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經。同咨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遺跡三代之隆。而正

千古之謬。建一代之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許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祖宗已然之跡。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

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乎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上論邪記下辨節之失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劾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祖宗之大法故韜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好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

明文遠卷二十一

十四

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祗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爲紊亂朝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欵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

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聞以禮樂制度爲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拏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爲真犯也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繫刺者除逆黨家屬併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繫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呈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繫刺判罰罰制之刑

明文遠卷二十一

十五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將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誤說之說也

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皆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

中。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執要而百事詳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誣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土直。而莽集其

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闕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萇、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黷亂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攸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邪？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况近年禮部行移，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局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

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牽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爲不必盡信，則不能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者執政大臣之事。主張議禮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卽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諛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况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聽，矜愚盡下，曲

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圓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昭合周禮。然祖宗金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爲獻。如蒙再下臣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之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願不休哉。伏惟聖明。親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根柢前賢確有見地。議論殊不可易也。當日紛紛聚訟。至以公謹之故。有詆宋儒爲竊者。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明文遠卷二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鎬慎調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奏疏十 郊社 禘祫 廟制

申議郊祀二祖金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視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者。

明文遠卷二十三

也。又伏觀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金侑三帝。金配之事。宗周典禮。驟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金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

君世上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金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闕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

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金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闕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况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傳璉大學士攀聯翽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

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議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賁耳稽諸神理其不可金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闕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闕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佑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賁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

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金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金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亂以奠我萬世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

明文遠卷二十三

四

父子之間連袞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金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常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

於園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園丘則周之后稷配祭

明文遠卷二十三

五

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金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爲臨御十年於茲敬天法祖億萬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於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然矣迺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

是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非而爭之。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聞闕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脣斷。殊切憂疑。恐陛下萬一惑於異說。斯禮稍有乖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以大孝之

明文選卷二十三

心。上承太祖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贊陛下之決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敢爲陛下建此議。非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採擇。伏乞斷自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

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禮無僉配之文。况太宗於太祖功德懸絕。尤非可一例論也。義精辭達。千古不磨。

明文選卷二十三

禘祫疏

魏校

伏承問及禘祫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皇上聖孝達天德。固已默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求其名義。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異同。擇其可徵者。以對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思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

不明文達卷二十三

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爲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願皇上常齋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臣按。祫有二。有大禘。有時禘。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祫。祫則不祭。故時禘惟遷六廟之主於太廟。至於大禘。

則凡已毀廟未毀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子孫之於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祫。然其恩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爲大禘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臣願皇上常念祖宗一脈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禘禮

臣按。禘祫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祫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帝也。審諦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曰。禴禴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

不明文達卷二十三

誤以禴爲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之禮。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淆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也。禘莫重於裸。孔子嘗歎禘自既裸而往。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閒祀。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蒸。冬祭也。周

禮所謂以蒸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祠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禘。

右總論祭禮

又

伏讀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皇上真聖人之資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俗儒終身學之。往往牽制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皇上開言。卽悟。渙然不迫於心。縱一二言便了大義。自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曷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逢也。更得講求二三名儒有實學者以備顧問。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

十

問朝夕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學之要。進生民困苦之狀。陳帝王經世之畧。聖心洞然開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真大聖人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禘固王者大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特制此禮。在創業時。却未有此禮可行。故我太祖止立親廟。追帝四世祖考。所謂禮時爲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聞矣。前三代夏商周也。皆常行此禮。而商周之禮不可通於今。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末常行此禮。惟唐宋行之。然不盡合於古。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

答禘祀之問

虞書肆類於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刊誤常辨其非。聖諭謂上帝卽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天人一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分而爲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問

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然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於郊。祭后土於社而已。人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心。只有一個主宰。獨運。豈有兩個主宰並稱。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同牢。始於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爲學。始於漢儒。科舉取士。始於隋煬帝。資格用人。始於拓拔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於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問

臣自少有志古禮常與同志講求今幸躬逢聖明何忍默

而不獻誠以天下事有緩急此意更切此非莊渠下今四海困窮所在人相殘食

此豈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時邪若欲潤色太平為事則是

以禮樂為虛文矣我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惓惓惟願皇

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乃今日急務制

度文物在所可緩况今學士大夫知禮者甚少知樂者絕

少徒使皇上焦心勞思誰與討論哉宜勅下禮部博求能

通禮樂者薦之來京使之攷求先王遺法以備他日任使

仰惟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於天但聖體清癯臣縷縷血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一

誠切以為今日第一義莫大於保護聖躬焉耳皇上思慮

太多勵精太急故於不急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兩神

恐非養德養身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臣敢稽首以獻

儒者之言通達大體辭不繁而意已盡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

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

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

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

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

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一

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

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

室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

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恨此朱子之言後學

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

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顯祖

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廡

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寢殿

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廚其一時制度倣合古禮而後改

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皇上。峻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御劄。宜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陛下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一

四

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奠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卽今太廟南邊牆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容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不世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今七廟九

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墮然爭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爲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一

五

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爲儉約也。况臣等恭親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之盛。比隆太祖。而憲宗又我獻皇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於此文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

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
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
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也。臣等
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見佩玉。執圭服
袞。循紆曲之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
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恭然疲執。非獨
筋力有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
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
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制。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

明文遠卷二十三

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
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
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
之子孫也。今之降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
爲如不祭也。况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
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
立爲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

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
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
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
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
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濶。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
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
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
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
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

十七

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
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懿王爲昭。共孝
廟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弟。於世次穆
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
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
廟也。至穆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
穆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羣廟之
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
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

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祀。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祀。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懿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祀。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父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十

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聖諭以爲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太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爲列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議。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列聖各設帷帳。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儀。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况向來恭聞陛下有諭輔臣御劄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

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爲一室雖有帷幃而無所間隔
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爲黃屋儼如朝廷之制
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幃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
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制如古建廟之
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美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
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爲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
以爲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
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陛下博
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

伏乞聖明特賜裁斷

其所定廟制未必盡合典禮而攷據詳核議論昌明石
渠天祿問此疏決不可廢

明文遠卷二十四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泰閣

奏疏十一 廟祭

議祧廟疏

楊守陳

往者欽崇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
之制命文武大臣下迨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
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
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
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
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
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
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
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稱祧懿
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
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
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

矣。夏之額頊既帝而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祀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叛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祖、翼祖、宣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允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常祀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祀，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祀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復宣簡。

申文選卷三十四

奏疏十一

而諡爲獻祖，并諡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祀獻懿德宗，又祀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禋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禋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祀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禋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禘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

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彥王、普之倫，屢常論列宣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祀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乎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常以德祖擬商周之契稷，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

申文選卷三十四

奏疏十一

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禘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禘祭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

臣子瞻之。孰無憾。必有傳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常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四

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謂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不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祧子孫者。德

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叛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所云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強以無功者擬之。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為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五

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會議改歲暮時享為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是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復條陳於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八

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前。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譬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實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六

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

也。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攷。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侍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七

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於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無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爲祖。

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度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宜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座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八

謂武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諸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元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

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稷契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建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擬稷契不可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耐食於太廟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矣。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大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祖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與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果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諸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廟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

月七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奉僖祖爲太廟始祖矣。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王安石粹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

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王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義。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卽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卽廟之始祖。是謂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

月七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王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背禮矣。何乃以是問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王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古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强辨。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

周稷契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轍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興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昔棻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祫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卽廟而享於禮爲祫

明文憲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十二

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

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損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堯之意而默推

明文憲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十三

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蓋

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後稷始封於邰。而不窟已自竄於裔國。公劉太王再遷而后定。文武之興。又何常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宜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光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理無事也。臣按熹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

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廟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損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議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尚在。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十五

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損。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常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常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常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

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謂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蔡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逆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等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

宋明文卷之二十四

奏疏十一

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請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脤愛敬其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畱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

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啟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邪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有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矣而

宋明文卷之二十四

奏疏十一

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義尊僖祖爲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揜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亦可以期斷祖考之謚亦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抵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

當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大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何謂無祖也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短長知思各有得失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焉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未嘗詳攷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十八

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常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頤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之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金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

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仲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小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小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稷契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書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

月七 奏疏十一 七

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元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元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禮義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真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元成等數十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

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故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是時。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今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願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

明文憲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甚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常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

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壓。所謂所仲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大孝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卽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遷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

明文憲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仲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壓。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獻祖不與。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仲也。祫祭則獻祖尊

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恆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稷。契。廟以稷契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今與商周之禮同。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元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七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常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議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

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哉。觀安石與熹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稷契。而爲始祖也。較然矣。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罔常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商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達哉。

明文遠卷二十四

奏疏十一

援据夫子祖功宗德之言。反覆議論其理。似不可廢也。累朝廟祀聚訟紛紛。從無一定之見。要當以夫子言正之。

明文遠卷二十五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銓慎調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奏疏十二 典禮

守禮儀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皇上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羣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君。甚盛節也。繼而

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君。上激聖怒。陛下不察而誤信之。尊號之上。斷自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聖諭詰責。以爲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畏懼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若長此而不已。則陛下獨斷於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於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於易簣。蓋

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獻帝。非但一贊之失也。以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陛下爲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獻帝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而於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宗廟宮闈無僭越之嫌。而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羣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陛下入繼大統。以考孝宗。天下臣民愛戴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陛下。誰敢有二心者。况聖德高明。視朝講學。孳孳圖治。在廷之臣。莫不感激初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爲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
○事○卒○如○所○料○
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
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
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
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
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使節盡忠守師丹司馬
光之正以開悟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還就回互二三其德
以冒寵祿而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
信而用之其件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

本明文遺卷二十五 奏疏十二 三

闕達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聖志堅定國論昭
明無復敢有動搖宗廟離間宮闈而聖德大孝光於四方
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為可
罪哉然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於先帝
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者乎今
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
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有也所宜上下交修畏天憂民寢
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滄愧無匡救
以報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陛下而從背言死有
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
光則臣屏伏田里亦與寵榮干犯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
至

於議禮諸臣得罪之後仍自娓娓言之理直氣昌思深
慮遠真可謂蹇蹇諤諤矣

本明文遺卷二十五 奏疏十二 四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臣竊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廼即勅議追尊與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以稱與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與獻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而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

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常。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夫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咸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廟祖。而廷臣遽祖

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與獻王兄也。與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與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宜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者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與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

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統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

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叔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
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概論
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
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
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
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父母而無二
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
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
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

月之望
奏疏十二

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立將使天
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未言孝
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
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
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
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
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
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未嘉所以得寵在此其不滿公論亦在此然通情酌理
不爲無見未可以人故廢之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
陶王宋漢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
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
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此非
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
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
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
阻於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

明文遠卷十五
奏疏十二

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
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
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
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
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
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
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
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
之辭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

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歸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明文憲卷二十五 奏疏十二

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予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武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

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

明文憲卷二十五 奏疏十二

以強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與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常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譬腹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

明文遠卷二十五

奏疏

十一

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之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開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開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

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在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

明文遠卷二十五

奏疏

十二

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元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

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而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

明文選卷三十五 奏疏十二

曰後嗣萬一有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於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

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朱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咸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

明文選卷三十五 奏疏十二

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堯稷禹受舜禪而不尊舜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堯稷不知以堯爲父乎韓賈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

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

明文遠卷五十五 奏疏十一 十五

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乎敬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凡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

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辨。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思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

明文遠卷五十五 奏疏十一 十六

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漢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

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
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
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
況我皇上乃人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
也如之何臣答曰乎敬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
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
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
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

月文卷之五十五 奏疏十二

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答
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乎敬小
子何能敢避此不避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
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
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乎
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
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
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

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乎敬不敢爲終
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荒服大失則入於禽獸乎敬懼
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

一問一答辭義了然其引經據典處亦自顛撲不破

月文卷之五十五 奏疏十二

廟議疏

張孚敬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十一

十九

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于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晉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如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

可無廟。漢宣帝祠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當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十一

二十

邪。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

辭嚴義正。萬古不刊。此疏出。未嘉得免小人之目矣。雖專權固寵。相業無足觀。然考論典禮。綽有經術。其得君非盡倖也。

明文遠卷二十六

甯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銓慎調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男 徐震昌從起

恭閱

奏疏十三

大學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大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

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地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察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表師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名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士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

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政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

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續承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歡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

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墮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而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悚之至

明文憲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議論昌明有功名教。學校盛則人才與之俱盛學校衰則人才與之俱衰自古名人傑士表表史冊者未有不奮身經術者也彼夫業備牧豎盜取金章牙儉弄兒濫竽墨綬是皆生民之蠹而已讀文正公一疏爲之耿耿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歟。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子弟者

明文憲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不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爲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

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訓，稟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皇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陟之召，為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

此東臨吳千載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五

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其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詆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

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惠，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常是時昭纂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壘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六

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

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常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陳

七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遠、瑗、林、放、申、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

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恕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蠱，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陳

八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苟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楊所及，若

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僭。而本領不及。夷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爲少著

明文遠卷二十六

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有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

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

明文遠卷二十六

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

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程氏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珌。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平情酌理。考古衡今。議論顛樸。不破當時。雖泥於成說。沮格不行。其後永嘉據之一。正祀典。則望敬爲之前導也。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臣恭惟皇上欽定四郊祭祀禮儀。遠法帝王成典。近復聖祖初制。茲命臣領纂修事。欽定名曰祀儀成典。復論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序纂入。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備載一代之制。以爲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聖王祀典。聖明已有定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

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論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元宗追諡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公。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諡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謠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

明文遺卷二十六

秦疏

十三

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欺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

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謂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

明文遺卷二十六

秦疏

十四

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元宗開元既尊老子爲元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

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真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諡也哉。然則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

明文遠卷二十六

十五

爲諡。然文之爲言。諡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諡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諡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終也。孟子以樂之

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其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元宗開元間。詔追諡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嘉謨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邪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十六

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見于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緒紳。或當代之臣子。若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

十七

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上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悉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異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

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遵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遵十幕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遵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遵十豆。故增爲十二遵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遵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遵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遵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遵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遵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遵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

十八

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元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未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朱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金顏孟別

明文遠卷二十六 秦疏十三 十九

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金南而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絲黹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

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嚮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黜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

明文遠卷二十六 秦疏十三 二十

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黜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

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輩齋先生追論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

明文遠卷二十六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皇明有道之世也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而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書又多遽瑗林放申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楊雄實相伯仲今言者欲命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當進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又按宋儒白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當進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翼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

明文遠卷二十六

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皆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者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付之沉之

明文遠卷二十六

二十三

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

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朱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宜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指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明文遠卷二十六

奏疏十三

二十四

永嘉以議禮得寵言聽計從祀典遂爲一正然吾鄉楊文懿公之論亦未常不可行也高皇帝盡革諸神封號而獨仍夫子之舊意或在此至其所論從祀大概藍本竝增粹然無可議矣

明文遠卷二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潭同選

奏疏十四 祀典 樂律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閣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謬也又曰禘祫無禘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微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扇惟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

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合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第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政廷。覆亡宗社。千載可爲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

明文憲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通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

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天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倖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

明文憲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任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梓潼神學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

大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五

於靈峯白日上。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天師。中和四年對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夔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因朝

大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六

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螭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元教大宗師張西孫賈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大嶽鎮海濱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為真元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元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元武為真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

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元旗統攝元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

廟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人王靈官爲隆恩真人又建一殿崇奉二真人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人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九

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克軍顧珏顧倫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主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謬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遭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

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人王闕隆福真人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王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通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人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

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爺爺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王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王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

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與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惠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

本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一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儉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姓。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煩

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謹具覆奏。伏候聖裁。

國之大事在祀。鄭子產小國諸侯之相耳。尚能援據典禮。不爲神怪所惑。況天子乎。引經據史。攷索詳明。存此以爲世道之防。溢祀可一正矣。

本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二

議改北嶽疏

沈 鯉

謹題爲仰承德意請正祀典以隆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來貢題奉聖旨恒嶽祀典着禮部查明定議來說。欽此。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遙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再巡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

大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三

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卽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又云在上曲陽西北。杜氏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

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真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記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三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

大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四

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改。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言。本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

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五

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祀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於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禮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遙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記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改祀

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爲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理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六

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毀廟貶廢碑刻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委應遵依憲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鎮巡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幾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祀嶽爲國家大典不當輕易變置分明似嚶義例了然議禮者可以爲式

請斥添祀疏

唐 曹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既集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大典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邢如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七

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令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助

何據而敢爲此言也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不與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監王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八

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創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其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附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証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

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卽古爾祖從享祭於大燕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爲世所仰而助今日之祇奉睿顧且能奏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十九

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勝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題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

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楨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助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啟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

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疏十四

二十

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忤怩於非議之旁則助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國家之一代禮樂崇隆於聖明之世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于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武定以平滇得侯與開國功臣迥別而當時乃造作小說至欲比績於徐常數公直不滿識者之一笑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爲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製園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

明文遠卷十七

奏疏二十七

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謂之以十

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

明文遠卷十七

奏疏二十七

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旄旌舉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

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僂。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

今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陳二十七 二十四

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土。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詠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

祖謂熊罴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釋其義。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雅樂之失傳久矣。以人聲爲主。萬古不易。義明辭暢。真不愧儒者之言。

今明文遠卷二十七 奏陳二十七 二十四

明文遠卷二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鎬慎調參閱

奏疏十五 命令 制勅

法祖宗慎脩旨以光聖治疏

顧 濬

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四海九州之所以觀望天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禍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後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後可以闢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後可以燭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後可以銷天下之粗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後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通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象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來。而相告語。殿陛之間。而家人父子

之風行焉。命令烏得而不善耶。降及季世。堂陛之階過嚴。

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

之數也。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軼此故耳。西漢之

時。惟文帝庶幾有古帝王風。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

今。凡天下事情。諸人皆得章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

然後命下。海內康寧。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

掌絲綸。凡章奏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帝前。磨覽。遂下各

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間者。故當時脩旨之頒。皆

公是公非。善惡苟乖於法。不諱私昵。苟有其勞。疎遠不遺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焉。自茲以降。聖子神孫。萬世守之。萬世之盛也。奈何。變於正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下之口。以顛倒是非之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愛國。弗便已私者。多畱中不出。其出者。或着回將話來。或便加黜逐。或跪門後着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或道路遠假駕帖到處拏人。朝為廷臣。暮為邊鬼。生不保身。死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票擬。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祖宗之德意。失天下之心。莫有甚於此。幸而陛下龍飛雄藩。入繼大統。凡先帝時逆瑾等弄權。弊政一旦剗洗殆盡。聖德神功。彌漫天地。天

下車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敢增減一字者或親灑御墨
府有一頒天下罔不稱快暇則時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
問務求至理或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之皆擊節稱
歎以爲虞廷之風亦不是過聖祖神孫正相合德成上高
宗不足爲也尚何有於漢文帝奈何邇來道路喧傳以爲
漸不如初向之章奏陛下悉經睿覽而今日之經睿覽者
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
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資之意微向之
憂國愛民者多見命允而今每不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三

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罷黜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
議之所以日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
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莊誦邸報曰已有旨了曰已有
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
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着鎮撫司知道或便着回將話
來雖元老舊臣畧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朝廷天下
是非之極也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罔有不定
者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去矣可不懼哉可不
懼哉故聖旨之頒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

苟前旨偶未當焉則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聖治
可矣故從諫弗拂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
也豈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切報
罷如臣等所見邸報睿旨與夫臣等所聞道路喧傳者哉
况款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乎
縉紳忠諫之人夫諫官乃權勢之讎有國之寶也彼固欲
效忠於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他也人主之於
天下一日萬幾眩惑壅蔽者不少而進諫者又以螻蟻之
軀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之所利哉故人主開導而求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四

諫和顏色以受之尤恐其不諫豈料聖明在上乃有此訑
訑之聲音詎人於千里之外夫如此而欲其命之發也動
天地感鬼神海外率俾福履駢集胡可得也夫如此而欲
其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圖天下之邪燭天下之幾微銷
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得也雖然臣
等據道路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在此誠有不自信者蓋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總攬乾綱日深一日則親賢講學
必日篤一日進德修業必日增一日其肯不任內閣票擬
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非我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

入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經史德音亦遠此論。無幾也可不痛哉。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之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輕則諸君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祖宗則重。不法祖宗則輕。重則君尊。則其國安。輕則君卑。則其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一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后稟擬似亦不須臣等以為破祖宗之德意壞國家之大體。必此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太宗之德意不足法乎。况二言官之言多出一時憤激。適足為藉口。長奸之資耳。且稟擬在內閣。主張在陛下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益以法祖為心。凡睿旨之頒。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稟擬。自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非。毋私怨。而私惡陛下。時賜面語。立為稽考。仍乞戒諭司禮監。務虛心求善。覓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監張佐之所自詣者。亦眾人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路所聞。邸報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智遺累歟。抑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五

者也。聖諭一頒。彼必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定。君臣之美惡。將見聖旨之頒。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與經史之所稱述者。媲美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而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

自古君臣相與溫綸批答。情意藹然。何至輕薄如奴隸也。一則曰：這廝再則曰：打着所謂使臣以禮者。安在哉。輕命令。即所以輕朝廷。此段議論。在宇宙間。必不可少。其發揮精綻處。直是警心動魄。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六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 僑

邇者南京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爲懇乞天恩
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
其進也。仰惟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爲此輩所惑。而臣竊有
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
未卽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何敢於自
鳴哉。其爲此謀。蓋以嘗試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
之。死灰復燃之心。靡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
所爲過慮也。痛惟先帝初政清明。可繼列聖之美。未幾爲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七

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克。釀十年之
禍。而汚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
言之備矣。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
他每隨侍先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官闈。竊弄威柄。
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
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
寬處。谷大用丘聚降俸。南京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貨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
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手繼繇緒。係和劉

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
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
遣黜革。豈容貨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
的卽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乃嘉靖元年十月之明
旨也。夫天語誠嚴。威於雷霆。稟於鈇鉞。山前旨則大用等
死有餘辜。由後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
矚。何所倚賴。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先帝。復欲誤陛
下。既誤先帝於御前。復欲誤先帝於康陵。其爲設謀積慮。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八

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
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羣兇競起。擅久憤之毒。
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先帝既
誤。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
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慮
不及此。而輕啟其實。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
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
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開文武官吏人等。或
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

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怨家致讐。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申嚴異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負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閒官吏人等。希圖復用。靈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拏。斥逐務在盡絕。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陳十五

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之私也。伏惟聖明裁擇。

前朝閣宦之禍。至正德極矣。天啟則踵其弊而甚焉者。也。蔓草復萌。終爲社稷之患。沉心讜論。千古不磨。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通者給事中劉宸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賜優容。不意上犯天威。嚴加詰責。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胃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聖慮耳。然臣念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陳十五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歉乎。陛下卽位之始。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謂得巽之義矣。旣而初心漸弛。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駭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高回風聞言事。自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

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劾益難。儉邪曰。肆矣。聖論又曰。劉宸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宸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陛下多廢內帑。宸亦奏所聞耳。其實固不可知。宸既有聞。不敢不告。宸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宸何嘗詐。使宸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陛下止令宸查明銀兩耳。宸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陛下固未嘗責宸回話。宸亦何得認其罪哉。聖

明文遠卷二十八

論又曰。始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陛下弄臣也。劉宸陛下諍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諍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宸更疎狂。徑許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聖論又曰。這厮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有敢為同官。奏擾聖情。以輕陷拏問究治之禍。又况草疏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宸乎何回護之有。陛下殆亦不

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救戒。不敢怠忽。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詔也。天自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羣臣不能悉合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裏。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興議。將謂外庭於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羣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

明文遠卷二十八

又如內帑銀兩。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宸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宸查明以難之。及宸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陛下先因別部之奏。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嚴。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臣恐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

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取之官。自今府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羣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闕庭。不勝戰慄。層層披駁。幾令世廟無可藉口。在奏疏中極有章法。極有骨力文字。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十五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內閣傳奉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嚴衛暗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九重嚴命。微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嚴衛暗訪一節。實係國體安危。不敢不爲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卽弗疑。疑卽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嚴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置西廠。潛奪威福。流毒縉紳。先帝卽位。首鑒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媲美都兪吁咈之盛矣。設今部

明文遠卷二十一 奏疏十五

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
日侍左右自足備顧問資鏡照矣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厥
衛哉且訪日暗訪則事必冥秘恐以是爲非以無爲有何
不可爲徃日西殿之事可鑒也况厥衛既得以訪部院則
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陛下不惟疑股肱疑
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厥衛耳疑既多
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爲寒
膽方今聖明在上太陽當中羣陰退伏仰厥衛諸臣固未
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至陛下以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十一

耳目寄之羣小羣小之中萬一有韋瑛王瑛者最煽其間
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
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皇上推至誠
以體羣生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明加譴責或
令科道等官指實奏奏下輔臣計議恭候宸斷其暗訪一
事再乞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厥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
妄生事端希張氣餒者仍許臣等訪實奏究則羣疑自釋
庶職畢修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頓首祈懇之至
厥衛生事專以伺察爲工人主一墮術中自謂精明而
不知適所以成壅蔽其害乃不可勝言矣三復此疏爲
之耿耿

重制誥疏 張孚敬

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
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
體猶爲近古明敷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
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
無費辭受之者無愧色近來俗習干求吏尚誇大藻情飾
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勅莫自知其
所以然者率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十六

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詞哉伏乞勅下內
閣自今以後凡爲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
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制誥之文莫詳於宋亦莫善於宋除一官必予一誥其
降謫亦如之精嚴典雅不可移易所以成一代文明之
治也後世空浮枝蔓濫觴極矣當國制者不可不莊誦
此疏以萬乘之君下譽匹夫匹婦之賤爲可惜不媿
宰相之言

明主體以重王言疏

張居正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概及比之考

績不同故以資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

今後都着刪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恭諭制勅房辦事大理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驛賣浮詞蔑視制誥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此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詞尚體要况命令之詞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整正伏乞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詞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大意根據永嘉反覆申論別有一番精魄

明文遠卷二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銡慎調參

奏疏十六

爵賞

辭封爵等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為辭免封爵等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十六

十

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恭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胡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恭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庸庸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謫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為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孽孽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竊謂臣幸無覆敗既而謾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額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闕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舊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頌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十六

二

不為陛下一陳其實天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獻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

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會同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輝。及楊材。王冕。顧必。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

月之卷二十二 奏疏十六

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為兵機。以提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

黃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搢。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蓬身粉骨。亦無以報。經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

月之卷二十二 奏疏十六

苟免鯨鱗。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溫施於臣者。曾於眾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

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避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平濠之時錢寧輩羣小用事與文成公捐軀赴義肯大
都賞不酬勞而公亦功成謫興譴恩叢集岌岌乎幾不
自保至是風恬浪靜始得明日張膽言之爲同事諸人
巾雪表白嗚呼功名之際難矣

月之建德二十一年
奏疏十六

再辭封爵會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
旨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王守仁
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等因欽此臣聞命驚惶
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
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
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剿除大
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
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十六

臣方焚然瘠疾僅未殞絕聞命悻悻魂魄散亂已而伏地
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
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
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
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
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閭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
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
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
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

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寒。冒斧鑕而探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縣。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

明文遺卷二十九

奏疏

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膏之禍。從赤族之誅。路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以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何可

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求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迨於衆口之誅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謂。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則此

月文遺卷二十九

奏疏

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而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常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常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

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耗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就不同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十○六
○九

舍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族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因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營

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石於河水，而曰是有膠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膽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羅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雖其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十○六
○九

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斧鑕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其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亦庶有不遺，而乃

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舍
卒。蒞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
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
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
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
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
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
也。今臣受殊賞。而眾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眾
人之死而共成之。掩眾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
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
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
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
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充臣之辭。不以
為偽也。而因以會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
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
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
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
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愛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

懼懇切祈禱之至。
傾肝吐膽。一洩無餘。不如此不得透快也。文成公心事
大畧具前疏中。及疏入不省。始不得不大聲疾呼。以冀
當宁之一聽其心。苦其辭激矣。筆意縱橫。變化如黃
河之水。發源星宿而滔滔汨汨萬里。不窮。魚龍翔舞於
其內。真奇觀也。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臣等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勅旨。內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詹錦衣衛世襲指揮者。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如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計六

十五

壞國體。臣未之信也。陛下興獻帝長子。興獻帝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孝宗。非陛下而誰歸。然則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況先帝之遺詔。明頒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至於駙馬等官。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惠安伯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爲功。而殊恩曠典。一概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臣。陛下卽位

之初。俱荷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日陛下之有天下。與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太祖高皇帝如何。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陛下應得而得之。在陛下不爲泰。於諸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計六

十四

臣不爲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勞勩。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陛下勅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恩。擬議不下廷臣。揆勅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願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况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

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獨不以先帝爲鑒乎？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階，亢食贊員，布滿朝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而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朝政始清。今陛下行之未久，何爲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貪饕餮小急，於富貴蠱惑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爲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願得矣。於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誤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竄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臣恐此舉之後，

明文遠卷二十九

奏疏

十五

供一事者，必自敎，偶一得者，必要功。姦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覲覲，賁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於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故，敢不捨生昧死，爲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成命，俯恤人言，庶幾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正氣直辭義形於色

明文遠卷三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奏疏十七 用人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計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楊士奇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違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今各處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徇私，該部不

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

明文遺卷十 奏疏十七

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鑒所在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保舉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必得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卽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恩實非出於下也此令行於宣

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謠言傳播中外其意專欲毀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人作歌謠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聖明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臣受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明文遺卷十 奏疏十七

朴直如寫家書却自有公忠體國之意溢於言外。保舉固善然保舉又每不公則立一法卽有一弊千古通病也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顛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四老。臣棄不就。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為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七

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謹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

道備矣。我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

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陛下今日尤為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為道至約。而其為教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為之統領。求在館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七

五

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致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陛下不時延問。口傳神授。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為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款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

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網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輔德在親賢古大臣格君之道莫先於此議論大有關係

任人圖治疏

彭 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兩無足取而苟以充位非徒無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謀罔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爲徒爲國家之禍而已。臣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處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已有祝才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如已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爲忠厚小廉曲謹以爲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爲爲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徇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修政立事上則致君爲堯舜下則澤民爲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真才真德而用之則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裔聞之而有畏豈不興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豪傑解體四海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訟喧騰。不以爲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跡迹請認。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踰搏擊而已。蓋爲人機軸似冠。漢而才不及。步驟類吳。顧而險過之。搖身攘臂。殊非偉重之才。暴色疾言。直爲僂薄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附之。無勢則虐之。張常之故智也。是非任情。黜陟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爲長。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八

策以苛刻爲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輔。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居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禦侮之畧耶。臣竊以爲不然。夫古人所以善典戎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流

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暴躁無狀。淺見寡謀。人雖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愆。俾之專治。方隅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協將帥。以抗強敵。乎其能必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猶不可。居中用事。將如之何。臣雖非先見之呂。瞻敢希直諫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下勝憤激耳。蓋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爲甚大也。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爲可惜也。願乞下臣此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九

革。俾六科十三道公評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以爲非。伏望陛下以職掌繫風紀爲念。以用舍關治亂爲憂。將張岐別行敘用。如王荅李乘葉盛者。乞俯詢外庭。斷以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明。用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任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耿南仲之徒。乃迭陞兩府。遂使百姓廢弛。人心頹鈍。敵人乘之以亂宋社。方今四海全盛。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盜賊跳梁。敢犯要地。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可望

者賴得人。以扶持之耳。今宜進賢如不得已。不啻千鈞之勢。不輕發可也。苟或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家拂士益疎。曲學佞倖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反委之庸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況臣忝廁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國家得人。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事之天而已。他非有願望也。不勝惓惓。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專論劾張岐而於用人一道洗發已盡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爲。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每每下咨於群臣。夫舜聖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以我用人。固不若以人用人者之爲公也。臣伏見陛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而以某爲禮部尚書。某爲鴻臚寺卿。某爲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呂經。潘瑄。俱陞級外任。或蒙特旨。或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也。臣愚以爲勅戒百官。各司其職者。陛下之事也。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十一

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與外官之六品。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陛下自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上厪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陛下豈以某某四人者。爲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爲人臣者。易進者必難退。患得者必患失。某等自甘躁進。不卹清議。彼方乞哀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訾議。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陛下將降唐虞之治。顧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有位也。臣又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遞相效尤。不謹其初。遂

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其極。將如之何。至於呂經潘垔。待罪諫垣。似無深過。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畧其葑菲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今來陞任特異尋常。此固天地瞻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疎斥言官。而凡依違苟容者。亦將鑒此而潛默在位。臣實惜之。誠願體念建官之意。而思知人之難。將某某等通行罷黜。以沮作進。呂經等照舊供職。以廣言路。使四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而有虞泰已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伏望俯垂采納。幸甚。四層議論條芻分明。言不煩而意盡。他手冗長枝蔓徒詞費耳。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 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華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復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橫矣。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強敵憑陵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十三

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修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譏胥怨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覲觀觀望之心此何爲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稷可痛也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爲是官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簡總攬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耽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疏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二日擬票由中展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

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陛下沛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辯大奮乾斷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念茲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爲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爲小臣者以官爲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爲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勿頸乎計國之盟綵僞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與彈冠之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國家之治安其爲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勝戰慄恐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祈之至。

此亦是建中間調停之說矣。含糊兩可終覺議論不明。然其憂朋黨之說起票擬之權奪則思深慮遠有國者當以爲鑒。

宜陳謝悃并明職掌以佐中興疏 章正宸

臣孤踪新進不揣狂率干冒威嚴自取譴逐萬死何恨。雖聖朝無轉石之艱一肯無求鋼之理先後廢謫翹首待環。至於臣者才闇逢時品圉自好豈復望皇上矜而用之。自臣始乎遭逢明聖破格原情圖土僇餘仍班鎖闥曠古所希威極零涕憶臣當入棘候值嚴冬重人煙灼斷隔衣糧延喘四旬始卽吏訊斯時也九死一生非投命至聖至仁之皇上誰有今日皇上試思以臣冒昧抗疏慷慨對簿尚心驚獄吏之貴命懸湯火之中諸他逮繫委身仇口奴隸

深文欲免挫屈向關叩訴豈可得耶。夫蒙寵因官懲前緘後臣非不能顧有難爲者以使過之仁不易遵而司諫之職不敢鰥也。職諫不諫卽謂之欺猶夫關員與國同體弗能盡心竭節雪恥除兇卽謂之過非如群有司必有穢狀掛於刑書乃從顯僂也。邇來朝堂邊鄙可言之事多矣而習爲恬默冀以自完梧掖雪臺風力何在。他日將抱此首鼠觀望者出而彈壓一方應清朝緩急乎必無幸矣。蓋臣歷稽史傳古帝王勵精求治祇畏顧暑未有切如皇上者也。而何以天災人患層出迭見禍亂所由豈非大小臣工

有未恪共厥職者乎。綸綍屢申。習心未改。而持祿養交。刻
淡迎媚。揣摩爲計。詐巧便營。試問其果能精白未矢。毀譽
不驚。利害不怵者誰哉。究不過護一官耳。盛氣壯顏。康劑
自喜。矜稜難犯。諸變無方。試問其果能淡沉有斷。去奸如
脫。進賢如拔者誰哉。究不過護一身耳。通國臣僚。盡爲身
名利祿。無一人爲皇上分此猷念者。而獨以孤危之勢。遺
皇上後事他鄰。未知塗費所出。臣竊傷心。食不下咽。夫以
祖宗數百歲之滋培。皇上十年之幸作。詩書薰習既深。序
序漸摩既久。而一切營私。無足倚仗。由此推之。宮庭贊御。

○才○貌○情○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十八

其亦未可全恃也。夫以堯舜之聖。不能得人。亦王化不行。
四表不服。是故致治之本。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知人。
皇上聰明神武。超軼往代。其於人材。真廣豈有不知。方將
寡欲清心。金觀兼聽。臥薪嘗胆。緝熙聖學。以勵翼庶。明鼓
舞群策。而大小臣工。有不滌洗積鋼。見從國起。奮淬精神。
龜勉砥礪。爲朝廷愛惜人材。培扶元氣。以仰紓宵旰。願養
聖躬。必非人矣。今方屬國失守。海濱未寧。雨雹相凌。陰陽
未序。告訐高張。刑法未措。苞苴廣布。奸黨未清。悍弁逍遙。
軍興未肅。潢池肆警。民命未甦。襟肘俱露。泉府未通。皮肉

盡枯。聚斂未止。皇上靜觀大局。治平亂乎。而阿指充位者。
工機械。矯特迂疎者。工潔身。推諉激昂。總成敗局。豈二三
臺諫。以立堯舜之朝。事大有爲之主。而首見觀望。即可需
遷。追罰乎。縱惡長奸。法當震殛。臣四載棲遲。朝無知己。志
不自營。州井避匿。不知皇上何鑒於臣。而以原官昇之。方
欲言政教源流。議風俗厚薄。陳紀綱弛振。籌兵食短長。以
報稱浩恩萬一。而驚魄乍收。中懷尚鬱。若夫緣私詆欺。變
黑爲白。惑亂皇上耳目。動搖羣工爵位。以取寄譽。巧資身
計。臣實恥之。萬不敢出。惟皇上省察。

明文遠卷三十 奏疏十七

十九

主非公國之主。臣皆公國之臣。毅宗此言。痛絕心髓。讀
章公一疏。已有和盤托出矣。誤國誤君。總在護官護
身四字。

明文遠卷三十一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勑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參同

奏疏十八 論諫甲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日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啟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肯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收易詔書不信政令不中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口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

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聞衝鋒破敵名次揆之舊制俱不該載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封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爲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資緣傳奉奉詔裁革絕不幾時遽聞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拷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

政令之失六也。章與齊元。盡或先帝。盜空府庫。一則貨緣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仍復照舊。磨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鑄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崩。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消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

若讓之能者。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伴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永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

劉謝既去。而茶陵獨留。貽議千古。然讀此疏。其耿耿憂國者。要白不可磨滅。卽此十失。孝宗之澤衰矣。武宗所以自剪其後也。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四

丁丑封事

楊慎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駭愕驚惶。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無非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稱警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輟。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庇。在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佩刀以備盜賊。陛下綦衣露蓋。柳風沐雨。曾不顧備。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為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川之憂。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

明文選卷三十一 奏疏計入 五

之所事也。又豈謂敵人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為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於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為不可行。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為不可行。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為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澤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而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況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敵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剽悍之鋒。其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已已。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已已。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為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

明文選卷三十一 奏疏計入 六

集 406—696

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鉄鉞爲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反覆開導語典意深極似古名臣奏疏相如銜蹶之諫未足多也

應詔上書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常患心真言實不識忌諱視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外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也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歎焉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心廣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病不可長焉夫天下之

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民○之○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人○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據○所○見○昧○死○以○開○具○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廿八 九

其○形○譬○患○內○耗○暫○未○及○發○自○謂○之○安○此○爲○病○則○傷○元○氣○臣○切○觀○當○今○士○氣○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以○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

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憂○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心○腹○之○病○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矣○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之○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廿八 十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擿○發○某○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

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見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授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改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一

十一

進。即有小人。相率而舍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肯為愛也。今某有司。幸適實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剷內官之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

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糧食有增於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二

十二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

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今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
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
於未形計之上也三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爲歛重
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
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
三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歛
之不同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遁
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
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遁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廿八 十三

無辜暴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
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
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
不倍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焉必又倍矣又經
事如說家帝無所不盡
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嗚呼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
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
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嘗降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
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

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
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
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
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亦謂非
其田也率賜皇親家皇親之家即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
遂白奪其田土掘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
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其祿非不豐貴非不極
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廿八 十四

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
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場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
之臣切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
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閣其
生理男不耒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者轉而死於泥
途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
切見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辦亦官租耳非
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
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遂

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詭泰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爲便。

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更匱。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己誤之也。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十五

矣。和買之不足。於是有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若漢唐塞外者也。竭天下之力以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天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願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作孰匪以鉅萬計。諺曰。百人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

下民惟草。今方春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庾。助不給賑不足。顧偏發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在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之事。內財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何所出。故曰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故在民窮。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十六

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者困而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凍餒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餒。追緊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裔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自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

可爲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一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斯一卽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十七

官。乞廕者。廕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其爵不足以勵。其賞不足以諷。功。黃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金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恤此一官。則斯儼穆之藏。縶纓之惜者。皆

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外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舛爲天子。其父替。賤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舛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舛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鬻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十八

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帝。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

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勅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葬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金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陛下誠心。睿資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草。不力。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

明文遠卷三十一 秦疏十八 十九

法令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使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今日皇親之家不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極富。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可踰也。臣於是又嘆曰。

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故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

明文遠卷三十一 秦疏十八 二十

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危詞讜論。皆他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後人動相營營。曰北地云云。嗚呼。彼亦曾有氣節如北地焉否乎。

秘錄

李夢陽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卽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銓行詣王氏筮得解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三十一

主訕母后謂疏末張氏斥后也寧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實實羽翼予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泰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大醫院使吳鈺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鈺往見一近侍問會閣擊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闔迎鈺以褶子泣曰此爺爺口鼻中血也鈺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闔負

之自寢出云已闔收淚謂鈺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鈺

叩之闔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鈺曰不知闔曰上初無奈壽

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曰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

力一日朝是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

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

爲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

釋之曰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

止罰俸三月汝以爲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

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閣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三十一

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輒

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

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捨關節打之必

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問亨至江西

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

積盤云積盤者供近侍闈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

矣而一日未中問忽有旨趣辦積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

不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

矣一老闈來曰官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

聞耳語瑛曰知攢盤否瑛曰瑛何由而知也瑛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瑛問曰何事瑛曰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瑛叩詳細聞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勲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遷迤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讀此則知孝宗不獨受諫兼能曲意保全世廟有慙色矣熹宗朝更不必論也

論裁革中官疏

江循

臣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會鑑等題本開坐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裔中外傾

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仙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舍繼人

之志。舍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聖人美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陛下從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承先帝未行之志。自有祖宗之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英宗皇帝英曆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躋蒙塵。幾危社稷。正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監。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卽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舍其後。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同其始。

變將已極。無勇者以舍其終。君懷諫而樂宴安。臣好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靡泰爲譬。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之言爲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得相。上下交修。以成治安之明驗也。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陛下卽位以來。陰雨震雷。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恆多。陰雨恆少。陽恆使其有餘。陰恆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亦以事幾兆。

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惟，常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祿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誠有望於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二十七

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有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昵於近習，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先帝之志，光復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為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

圖報稱於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批龍鱗，履虎尾，岌岌然若撼山之重，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耻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干刑惟欲博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子之徒，所願於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

引經據古慷慨而談，議論斬截透快。不特裁抑中官，并為廷臣喑默者痛下針砭。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八 三十八

明文遠卷三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慎調

四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男 徐震昌從起 泰園

奏疏十九 論諫乙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致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謾語而諛公私欺妄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

齊伏願陛下汲汲於此時而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涕泣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然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蓄爲利實則可愛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盡則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未入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舉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害而以大可憂者爲樂邪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邪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

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勛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此段諫土木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三

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也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餓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日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

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蹙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國。願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四

夷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恭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命。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逆

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煩。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離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仰有孚。願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情怠。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

此段論方士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苑金紫。赤紱實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屑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其非聖天子

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

此以爲拒諫

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于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六

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咎。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

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盡杜口。則譏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預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誠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耨耨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謹論危言深中世宗之忌。故得禍甚重。其幸而獲全者天也。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爲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決。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誤。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頗仁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愾宗之志。不僭亂。宋仁宗

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刻除積弊
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
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天下欣欣然以大
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
以上稱其美
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
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
以下見其過
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
可得一意元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
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戾辱臣下
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
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
亦有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敕陛下破產禮佛日
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
諱以諱計亦非入告之禮
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天下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
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
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

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
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
以弼乘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
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
惡不必設之也水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
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
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都吁俞拂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
之甚也然愧心餒氣追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
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
而磐石之也一意元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
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
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
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提
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
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

當之形跡。憶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詞關於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十一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祕。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元修多年矣。一無

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修妄念。區區僥倖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

明文遠卷三十一

奏疏十九

十二

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揆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嚮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術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修無益。臣之收行民之效尤。天下

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十三

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克召募。驅縹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薛困。徹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其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其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十四

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精神元修求之。懸思鑒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而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懼恐懼之至。激昂感慨言人所不敢言。想見稜稜風采。此公爲戶

部主事時疏也。疏入世廟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取徐聞之意。若爲動者。雷踰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臣工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振天下矣。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未幾擢僉都御史。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爲狂妄之說。塵瀆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間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於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爲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之見聞。實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言。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於臣民之公論者。爲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自官之表。而汪鉉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亦慎其重任。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鉉。豈不以鉉爲賢於諸臣耶。然而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小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鉉所宜處也。蓋以鉉之爲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祇期於報復。向總

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爲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常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好同。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爲臣子者。朝夕觀效。皆知助之爲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常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爲清要。

非心行純白。資淡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克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卽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於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常用也。臣愚竊妄。以爲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皇上踐祚在廷之臣。條建議諭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純繆。以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

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爲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人才爲請。卽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爲是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非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於施爲之間。如稽復舊

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金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修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求命之心。不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其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樂。敢於大內闢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爲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僥倖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願之念。

明文遠卷三十二 奏疏十九 十八

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所謂何哉。凡此或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有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或使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小有間斷。卽未純一。卽非中和。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然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而至履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忠君愛國之意。浮動毫端。故義直而辭甚婉。他日猖狂。

明文遠卷三十三

奏

十九

激計一瀉。無餘縱日。以直諫名。方此多艱色矣。

明文遠卷三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澤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閣

奏疏二十
論諫丙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 紳

臣聞帝王之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脈耗。是故奸諂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堅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觀皇上登極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

明文遠卷三十三

奏

一

止之言。有以仰窺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懽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聖懷。講求德意。或託舊例。以誤天聽。或假謝恩。以售己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爲聖明惑之。臣節查得大明會典。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

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蓋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戲談之徒。創爲此舉。以誤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乞爲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爲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外。與北敵爲鄰。其間雖有平行田疇。類多鹹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罄趣窮軍。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爲不貲。朝廷之所待幾何。而計其所耗。

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讎。此愚臣之所爲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爲謝恩。此實先朝敝風。所宜亟爲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命閭外。僅可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玉等。

悉爲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濶。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四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殘官員。仰荷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爲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人爲生者。其心專。

爲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陛下以求售其奸。陛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況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爲交州之害。而出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爲世美談。伏惟我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簞。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

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
口腹累人。而我仁宗覽黃驥買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
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之言。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
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京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
從何而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肖。而祖宗之所
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與則具在。
是固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況今物力凋敝
之餘。軍民困苦之後。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
項。皆已量免。其漢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病疴瘵

明文遠卷三十三

奏疏

四

無細不納。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
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
也。夫歲額租賦。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聖慈惻隱之念。於此
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聞。伏願陛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喪實多。知馬匹之
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未聞。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爲停免。以未除窮邊
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着在令甲。止是各鎮

自行創造。因仍未改者。並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
官。敢有指稱謝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卽爲根究。來歷
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詔旨之初意。而有以
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指陳貢獻之害。情弊了然。萬世可以爲鑒。

明文遠卷三十三

五

追罷遣差疏

章 僑

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事。過爲憂時之計。日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管。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殺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辯。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爲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中興之君。與創業等。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太祖太宗爲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

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舉。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况奇災酷旱。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

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御漏沃焦。如恐弗及。奈何以此舉爲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貴。如文景如成康如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卽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饑虎之輩。而所用參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參隨之官。或官費纓紳。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誣誅求必盡

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盜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爲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參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思此終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臣則謂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有前項差遣伏乞速賜追寢臣濫叨

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章明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藥石之言切直痛快然終不足以回天聽可奈何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聞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蓋於今日謂詔令。遡政機。切慮深思。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己。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不信。且易致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覩陛下入繼大統。御極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議。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蘇兇邪。不旬月間。盡復祖宗

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德私昵。秕政乖令。日以益甚。殆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以爲常。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罰。將來之禍。不可稱講。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矣。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師臣言之。謾答以知道。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奪法司

之職。首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授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磨。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中教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廉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為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爾矣。或竊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

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武宗時病已陷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機已形。臣言今已晚矣。伏願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勅送法司。

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警其餘類。然後務舉親政遠色去讒。勉舊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克彝。治可商周。功可祖宗。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賜諸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謀。固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議論切直。無忌諱。是敢於批逆鱗者。武宗承孝廟之澤。故不至於亾。世宗承武廟之禍。故易及於亂。此論不朽。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革之詔書。復有奏擾重治之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姦。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玉。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爲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揮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明文遠卷三十三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銀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額天無從幸。陛下斷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於上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欺故凡爲之申理。聞說

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懼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易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參矣。而該部該司未開引詔。日當查革。引旨曰。當重治。束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況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爲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關涉國

明文遠卷三十三

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攘臂。壞之一朝。則腐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伺者。卑視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焉。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過而障之。其爲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爲言官。皆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增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曉曉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爲罪人。使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爲頑民。使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聖心方堅。猶且橫爲奏

援如此況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爲之遊說耳且然者乎
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爲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其
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
論功真者十一而僞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僞之
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
其累犯之罪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
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間擬發遣
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爲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

明文遠卷三十三 奏疏二十一 十四

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辭直氣昌大義凜凜

重陵寢以培國脈請聖斷以息羣議疏

夏言

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
顯陵迎請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
以全大孝一節卽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罷開光祿
寺錄事錢子勲之說相同近又據錄事監生詹廣溫州府
武舉生杜承美爲民兵馬周密潮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
事甯和相踵具奏卽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之出
於公私誠僞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忠以贊成

明文遠卷三十三 奏疏二十一 十五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
奉行前尚書席書固已備論於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
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
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皇陵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
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
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勲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議者
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陵之議意者本出於聖母萬年
之情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不敢率輕議

者。非謂才識謬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欺而不敢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諛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顧一己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親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神靈已安。比者屢頒聖制。封其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二十一

十六

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厘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命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鉉具奏。又奉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惟。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初梓宮。重易衾服。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為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

主。必能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據其機者。乃若先皇帝元宮久闕。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聖明留神加察。淵謀獨斷。上同聖母。早夜籌慮。自有以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群議之所搖惑。况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設。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

明文遠卷二十三

奏疏二十一

十六

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一時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為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聖明採擇。臣愚伏乞裁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

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事。傷國家大體。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園陵重事。豈可輕議。遷改讀此。則官家陵寢。固常嚴絕。壬言而卿士庶民之家。或於風水朝更暮易。亦不可不以此為戒也。

明文遠卷三十四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楫若濟

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

奏疏二十一 論疏丁

論聖政疏

劉健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為者。勿論也。天事之重且急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延至半年。

或終雷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為常。仰惟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民。非所當務者也。切聞寺觀宮院。齋醮無時。佛老經書。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罷尚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缺。以方便為仁。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

實以慈悲爲寬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謂當祭之鬼也。而况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言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况爲吾聖賢之教者乎。伏願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啓聖聰。奮行乾健。以萬幾爲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蠹政。而不勞聖慮。務使紀綱大震。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宗社萬年無疆之慶也。

質實無支辭。得大臣入告之體。劉公所以不失爲名相也。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間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佞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昭明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各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慈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資。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誑罔。聖王之

所必禁。在昔梁武帝未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俄死臺城。一則鼎鑊外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名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元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譏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閣之內。

明文遺卷三十四 奏疏 四

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方。其為陛下

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盡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座。伏望聖明。亟納臣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資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傳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視施用過米粳菜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視施

明文遺卷三十四 奏疏 五

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樸直無粉飾之言。而辭意肯款。娓娓入聽。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納聽。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外寇陸梁。犯我邊鄙。居氓騷擾。成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

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愆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事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費。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賚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

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明聖聽納之主。貧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羅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

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賁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寺。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耳。會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若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

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魏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八

賜。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好。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然。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淡若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兩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城狐社鼠。舉朝所莫敢言。而此獨言之。痛切只是忠義。所欲置生死禍福於度外耳。筆鋒銛快。雪慄霜寒。每讀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九

林公章疏爲之心聳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宮闈之中不時修齋醮或於乾清宮或於坤寧宮或於清寧宮或於仁壽宮或於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爲好事或一末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爲高公督率番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爲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大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學士楊廷和等奏爲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爲虛傳而宮闈禁密之地有所不爲爲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聖明益深駭愕是豈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爲言即宜明示罷革乃復泛然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諉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所知果何爲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求命耳爲崔文輩者亦以爲非此則無以搖動天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也陛下不察遂

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爲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其術爲可以祈天求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爲道也供奉之惑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給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爲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誅戮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爲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儉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求一身之命亦以爲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再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

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
嘗伏讀皇明政要太祖御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
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
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濟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
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母爲所惑太宗御道士獻經者有曰
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
曰人主好尚稍不勤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
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
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二

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
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教驗可見矣世之
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夫論語
中庸之言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
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修身
體道朝廷日近乎儒髦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
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
有聖人之德盡爲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
蕪莠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爲視達四聰而用衆

人之聽以爲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
俱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我太祖太
宗宣宗聖諭所及又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
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修身持節欲觀
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爲
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災而
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
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於敬止故三代皆享
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於齋醮之所禱乎陛下稟仁聖之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二

資當奮大有爲之志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經筵之
所當習講與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於秦漢
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未終無敝陛下上法祖
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明旨
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壇場
之勞以凝神於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
之母禮經筵必勤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鳩毒以保身服忠
謹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
罷革將太監崔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黨惑有名

之人逐一查出。通關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奸邪欺罔之戒。則陛下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屏寒。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熙。則聖壽之圖極。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敗蔽蠱惑之禍。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元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四

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爲。而欲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聖明斷然行之。勿爲因循。勿事姑息。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懇惓激切俟命之至。

恢張正道。攘斥異端。議論光明。俊偉百世。而下可以爲鑒。

諫止齋醮疏

張寧

臣聞佛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寔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改建事。無非爲此五者而爲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爲。而終於無爲。彼佛之法。不足以有爲。而強於無爲。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婦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五

詎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常仰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僧道。叫化不便爲詞。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

表揚孝道。慰慨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敕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逆。慈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未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六

鮮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岳。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闕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常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

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偏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略有所妨。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聖賢。正常道之

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世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明文遠卷三十四 奏疏二十一 十七

從昌黎諫佛骨表脫胎議論昌明有補名教

明文遠卷三十五

甯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鎬慎調祭問

奏疏二十二 修省上

修省十事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雉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鳴。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勤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敦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下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巳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便殿。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二。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翳。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

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造繆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求樂問。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

明文遺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不收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詢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擬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

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闕。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大兵凶器。動必傷

明文遺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白登受圍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冠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葬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之心合。

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群寇思幾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令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彝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還將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川之兵。用全十餘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敵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滅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名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忠愍官侍讀其所上封事愛君憂國如此以視希龍附會者何如嗟乎此劉公所以爲千古人物也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羣工同加修省。次日臣又欽蒙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聖懷。俯省己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常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羣臣之負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曰開陳。今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願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爲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罔之爲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爲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漢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開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其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爲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共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爲陛下陳之。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

朋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一

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爲濟險應變之才。四裔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爲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爲傳舍。以官廨爲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

其可得乎。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爲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最復如是。民之迫而爲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爲甚。

朋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一

北直隸八府爲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稿。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漕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水。飄蕩屋廬。泮沒人口。今不爲之所。將無民矣。乞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秋成時。視其豐歉。另爲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爲覈實。具奏蠲免。此

收人心。固邦本。感名和氣之至意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賠之弊。貽帶徵之害。以負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爲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啾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爲職。陛下令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九

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廋慝。何由而知。謾諂而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威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爲忌避。尤望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卽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

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於以廣四方之視聽。於以決天下之壅蔽。陛下恭已於上。羣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公忠體國之言。提綱挈領。字字典要。真不愧天子大臣矣。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十

急修大本圖治安以盡修省疏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敝。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裔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社稷。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於近臣。發其罪狀。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累朝之舊章。弔羣黎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下莫不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一

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跋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存興。盜賊蠡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卽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流血。殺人如麻。城市村落。蕩爲灰燼。賊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況比歲乾象

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獨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誦之餘。感懼交集。展轉思之。無可爲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造。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額。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死有餘罪矣。謹撫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爲陛下陳之。天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恆規也。陛下每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一

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爲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願得一覲聖顏。一聞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俛俛無依。憂思鬱結。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寔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怨怒。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開於外裔。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爲常。黼座僅歸於數刻。給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爲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新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瞻

視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古者天子退朝。後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興長幸。勳居宮闈。日豹房不知爲何所。似非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爲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密邇廟社。恐無以安神之靈。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疲精於擊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爲之惕然。陛下乃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此。羣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清溪居近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休心體之和。這淫雜不經之所以清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上帝孚啓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國本有託。人心以安。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徵。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禮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今。祇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冬。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親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理義。以培本原。則聰明有

所開發。治道益明。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此百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陛下俯從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亨天下之屯。延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可消。境土可寧。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緒。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答中外之觀向。實宗社萬億靈長之福也。臣等竊時高位。勢共安危。受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二十二 十四

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消患害。茲奉明旨。修省若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阿諛忍。苟度歲年。縱能免禍。迨之罪於一時。豈能逃誤國之罪於他日乎。臣忠憤填臆。不知所裁。冒犯天威。罪當萬死。三事皆武宗對症之藥。昌言偉論。典則可傳。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王守仁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中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中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開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中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三十一 十五

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傾餉已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

數齊至并臨填城寨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自給斷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常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役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楚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洵洵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服豈還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三十二 十六

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服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將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

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旬旬，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固然與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詭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論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惟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

十七

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嚙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

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

明文遠卷三十五

奏疏

十八

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亦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舒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小民流離困苦之狀，羣寫殆盡，一幅鄭監之流民圖也。前賢身任封疆，直抒民隱，且不憚大聲疾呼以求達其說，自非公忠為國肯若是乎。

明文遠卷三十六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楫若濟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 參閱

奏疏二十三 修省中

奉勅陳言疏 鄒 緝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論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謫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二十三

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利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致失宜所需無藝培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

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薪采葉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

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通古皆然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貴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客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卽加譴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懼。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爲惟。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餓殍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四

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閑遊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綬。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驢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裔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代之亂。今乃許令外國募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覷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彝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土。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四

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卽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凡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譴之興。實由於此。天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眚及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有躬責已。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五

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裔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畱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裔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存心叵測。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

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關。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勵。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六

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概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洴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或降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欽料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今皆舉

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而責之以功。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三十三 七

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

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於中。輒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以復明詔。干犯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陛下察其狂愚。少垂聽鑒。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三十三 八

當日時政之弊。至此可爲歎息。使非仁宣繼世。培養國脈。其能成三百年盛治乎。君子讀書論世。而不勝生民不幸之感也。慷慨言之。切直透快。有披鱗折檻之風。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茫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常消者未消陽之常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豁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以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畱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旧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

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舉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井。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倚角。而元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十一

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噍。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滂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

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韋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衡。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明。則敬以養之。果人欲取。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十一

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繫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

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陽
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
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
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
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
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
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
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

臣顧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十三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
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
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
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
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
全吾軀乎惟陛下爲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
弘大靈長之統一畱意焉則天下幸甚

議論一層進一層剝膚見髓昌言不諱三代而下如公
者未易多得也。公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泉菴掃

樹葉燃之讀書達旦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弘治二年星變公上此疏不報羣小恨之次年坐御
史湯鼐等妖言事下獄免死謫廣東石城吏目從陳公
甫遊其學益進若四年得疾暴卒古城張吉克修謂汝
愚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志氣類乎陳亮而
能根據義理不事豪俠人以爲知言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十四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然鬱抑。痛自悔尤。亦既消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歡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廝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略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廝養也。今陛下方釋天

明文遠卷三十六

十五

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也。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衆。臣不敢毛舉。以貢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潛聽焉。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

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必佞但。倪若不敢然。甘於摸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孰察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

明文遠卷三十六

十六

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述若鶩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

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

明文達卷三十六

奏疏

十七

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願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願視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其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佈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聞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於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

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議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未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邃。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常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明文達卷三十六

奏疏

十八

舉而已哉

論天下事易論大臣君側之人難守義抗辭不避嫌怨如汝愚者真可謂豪傑之士矣

明文遠卷三十六

奏疏

十九

明文遠三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奏疏二十四 修省下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惟禮部春為修省事題奉聖旨朕仰承天慈下戒實切戒備遠待朕行祭告禮修省者今日始青衣角帶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飾須中加省畏自陳依行餘罷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皇上欽承天道寅畏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天心格而和氣襲邇者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災若此天人不順應者臣僂而思之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皇上致之意中外臣工不能仰體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為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黜罷之由伏惟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

爲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固不如意。溫
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在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
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
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
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
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
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

明文選卷三十七 奏疏二十四

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大夫。難進而易退。寧
自守已以俟時。無寧違道速化以失已。寧遁世不見知。而
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
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
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國。臣
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啗其拙。奔競者
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卽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售。或
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員有缺。各趨權勢之門。講
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

不爭趨走。而論之往來。頻數聞者。厭煩矣。既講而得。則
人阻。嗾騰謫。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論搶攘之
嘲。斯人也。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見笑於側矣。夫
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
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
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姦究何由而除。是
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止靈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矣。而臣下貪
穢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怖耶。臣惟都御史職任

明文選卷三十七 奏疏二十四

糾劾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爲甚。既不
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
悠悠坐視。日惟慨嘆。致使內外姦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
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卽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所逃。且夫
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
應甚著。况賄賂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
害及地方。視之上干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
矣。伏望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選才賢。以端實政。可以責

成懋功可以建立庶政修省以寬而災變亦可弭矣。

抗顏而談似爲世蕃父子發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切直痛快安得捺白簡者盡如王公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

憂危疏

呂坤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亂心已辨。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轅天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祚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

貴之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王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之所資。而守天下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鬪。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奸淫。惟欲是逞。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于成萬。越鄉隔省。爭中爲在門下。

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日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惟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奸。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吾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前朝疆土大於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何四民之心。前朝失之。而太祖收之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下。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四 六

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薄土寒。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匹。且是物也。晒晾不早。則白蛀卽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耽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克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與積於無用。孰若定以有常。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

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里嶺外。寒暑渴饑。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四 七

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厥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利。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

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
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如前歲子食父母人啜
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
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
多累死耶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常
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
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概知矣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
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
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勲有四千之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人

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臣之選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
貧民求升合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
末之微財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寶八店爲屋幾何而
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總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
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噬獨
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揚村張灣南通省直
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
賈不行緩急有用將安取給臣望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

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畿
甸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
應輕應重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列聖又增爲例如輕
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
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
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近
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
而必欲追銀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
其冤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圖國之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九

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賢之詔
資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
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務名節遂
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爲
天開逢窳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陛下
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言者陛下不得聞矣臣
望陛下思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檢建言
得罪之逐臣分別召用應復除者卽與復除應行取者早
爲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勅下吏部分別

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於將來快活
伏之奸養壘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
部用人本為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
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為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
選取早施賜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
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
敵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糗糈豕突中原又豈能自
浙閩蚕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腋平壤西
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為

明文選卷三十七

兵就朝鮮之地為食生聚訓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運據
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
一年京師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為兩我
兩我尚懷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為兩倭兩倭益費支持
之力臣以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
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
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
為屬國遠成或言兵餉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
朝鮮危在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陛下早決大計併

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
轉運尤難若於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貨財
各厥物料倉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
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
嚴濫收之刑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
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乏國
用亦不暴殄民財陛下下一詔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
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嘗徙富戶以
實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為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減

明文選卷三十七

十一

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烟火即絕如
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
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有鋪
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眾凌
奪奸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
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補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
番狼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奸盜而下富
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一身眾役
一事眾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

則金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厝。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陛下知之。當心憐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濫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庶幾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勸精則萬事嚴肅。雖朝門晏閉。早開。誰敢與邪起矣。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四十二

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乾清宮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出。自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充朝間有未。有如今日。強半箇中。蓋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疏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遽被實封。揚言於外。曰。畱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陛下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謹畏。

必無此事。臣恐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倘不逞為奸。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畱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共繳還御扎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爽。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閭閻。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而所汲汲乎朝夕靡寧者。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 四十三

知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黠血誠。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破上憂危之疏。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慨賜行之。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歡悅。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密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畱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

驗使臣言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

目擊土崩瓦解之患刺血言之不止賈長沙痛哭也乃未幾而其言驗矣辭酸志苦千古明鑒

皇陵震動疏

文震孟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其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顧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口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潢池陸梁以致聖衷懷疑孽事引自晉書王莽今糾糾滯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暖砥柱莫挽於狂瀾魍魎或嘯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陛下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糾紳感靡勝之憤士子嗟束溼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忽覺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事壞

修舉無聊。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父母凍餒。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衣無食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鐺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痛怨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遠。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害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分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巧殺劫。慘不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二十四 十六

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拖油。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結之世。日尋戈矛。加膝隆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

出林。復誤合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勘亂。亂何由弭。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構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斧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則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二十四 十七

人君子。得專力以牧民。豈第循良。不擯肩於督責。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倥偬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有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琴不張。俞弗無聞。而但云有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效。自恨白面之書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上鑒此愚誠。寬其罪責。倘芻蕘可

採願葑菲不遺。臣無任戰慄激切待命之至。
忠憤填膺。聲與淚下。易世而後。耿耿猶若見之。

明文遠卷三十七

奏疏二十四

十八

明文遠卷三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森萬羅

雁河張星輝。睢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 參閱

奏疏二十五 申救

救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 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臚沅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歎。以為臚沅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低悟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反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沅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沅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

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於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貪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五

為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推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百沔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職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御之事。視瞻所及。及燕閑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噴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謫。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

則不能起人主之聽。激切則似訕謫。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實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繁。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毀罪。常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漢罪乎。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五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責重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今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章勅引過。命弋謙仍舊朝參。令百官言。無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麗沔等不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

而救之。則豈惟汙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惟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雖等冒瀆天威。無任殞越之至。

詞婉意淡。不隨不激。得歐陽論事之體。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

疏

五

五

五

容直言弊。嚴譴以廣聖聰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宸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內帑銀兩數多。節奉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宸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僥這道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劉宸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朝廷之耳目也。自古帝王暨我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體也。宸自以身倚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儉佞之徒。惑移聖心。蒙蔽聖聰者。已而康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爲由。濫用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爲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當宸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疎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英斷。以肅近幸也。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

疏

五

五

五

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陛下今日之怒乎。竊以假齋醮侵內帑劾崔文有是事當命內司查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竊為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慨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譏謔而誣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詭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之甚也。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者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

明文遠卷五十八

奏疏五十五

六

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服安能謀人及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絕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謾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警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陛下。故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盡

有言必有警凡言官所指而不警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姦宄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藎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驢黃昔人所謂不激切

明文遠卷五十八

奏疏五十五

七

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闢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陛下嘉靖收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裔載諸青史為千古盛德事。今敢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照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哉。伏讀嘉靖收元一詔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稽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倉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陛下登極

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以爲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爲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爲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末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此。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爲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敢言委狂矣。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明詔爲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

明文選卷三十八 奏疏第五

下太平無復望焉。敢雖在幸。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荒服乎。敢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寵幸宦臣。又以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敢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闕異端也。寵幸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朝廷美事也。陛下雖曰最在幸。天下則曰陛下阿私近幸之故。陛下雖曰敢妄言。天下則曰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取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敢言官之責庶幾矣。如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願治之主。

猶弗爲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於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爲聖明之累。此轉禍爲福之機也。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爲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而罪言官。虧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明詔。上玷盛德。阻言官忠盡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於此者。誰敢復爲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

明文選卷三十八 奏疏第五

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宸爲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謗上。設齋醮。因而盜費。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宸以爲言。文愬之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爲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於一時。而實使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元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踰路。南內。抑鬱而終。今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威令未行於左右。無元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元宗末年拒

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兩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兢業業下交修獎忠直求善言以祈天永命以收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是病危之人甘鳥喙而啗和扁也況左右近習多宮掖宿姦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陛下之淺深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爲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吐隸切至此不特起於秦指鹿爲馬將復見於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五十一

今也伏望陛下惕然猛省收回成命存劉取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滿雪聖德於以疏通既塞之言路於以招徠將散之人心於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忠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爲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爲是言也

亦非瞑目宵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願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亮其衷悃勿以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之罪言官果非陛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臣待罪言官之臣亦幸甚

前清田田陽所欲言其筆力秀爽如八月香菊千軍萬馬觀者爲之氣奪一層進一層無意不到無句不醒

明文遠卷三十八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川寶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爲感激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補報萬一事。內條陳定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聖旨周怡這廝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昌時。仰荷陛下推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爲怡者正當祇承陛下休德之不已。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十五

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陛下所謂密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此誠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但臣等竊思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風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稽古虞廷。以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

重華之盛。而顧疊疊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固。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怡者。直以感激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惓觀。其疏內首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爲是以抗陛下天地之尊。以觸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十五

測之禍也哉。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消埃之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日月照臨。燭火失其微光。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卽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復終之以贊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藎之諭。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鄰者。誠著明矣。周怡感千載之一時恩效

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懇直至於如此爾即怡之能直適足以彰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陛下當重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誦之頃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陛下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効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二十五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陛下萬有千載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毀方爲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慝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爲之控訴於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

罪有可原或恐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於聖神之德猶爲少紕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負於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罄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二十五

和平溫厚不爲矯激之辭然而英氣故在。句斟字酌矩矱老成

尸素多慙感恩滋愧敬附放廢之微誠抒解衣之求

論疏

黃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瘰癧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自一代之臣必有二三寔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與嘆也嘗觀舊史將臺官諸臣自劉瑾推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二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條廷諍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便槩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其託默容至於今日者也

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人臣值明主姦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荷輔錢龍錫琴結銀鑄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繫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繫緣耳督臣受劍制閭外忘君忘親憤事誤國雖磔裂莫贖聞臣坐綸扉遠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廢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

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錄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蓋疆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取鑄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制邊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陸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蒙提元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策者獨斷然快意於一繫輔繫輔既無飲慕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鞠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干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口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繫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神人據憤何會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讐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

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附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責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鯨貽禍滔天沉浮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而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卽欲整齊群臣敦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才不服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辨輕重親漁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謂如天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 五 人

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困憤盈孤卿駢首令四裔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上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皆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美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繫輔未有三刺之投一措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盜賊未殄江東方驚夷無內誦毛帥以外鼓誦劉帥之理倘天下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刺寇孽之頸倘繫輔罪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束江東收拾遼廣擔得一任當橫身原草以爲繫輔減千一之死臣非不

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吞舌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時無人臣手疏溢額席菜待命不勝戰栗之至

痛哭流涕之言字字刺血華亭所以得不死者此疏力也○錢公字雅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其下詔獄也以督師袁崇煥之殺毛文龍牽連波染公廷辯其切上審遣人詢其語及讞人及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益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詞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石齋先生自田間來上此疏論救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錢公矣是年六月出獄詔戍定海

○明文遠卷三十八 奏疏 五 十九

明文遠卷三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二十六 國史 遺書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萬世

疏

陳于陛

臣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誦

記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船車雲雨載主德

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

明文遠卷三十九

奏疏二十六

國史 遺書

來再法著誠卽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永綴精要

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

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彛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

曠使冊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榮萃斯非職禁近司

筆墨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旨有二一曰編年之體

以事係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二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

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

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

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

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曆修而成

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

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主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

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

真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

此外又有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

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

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宗訓典六卷百聖孝至

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

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

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

錄藏之金匱石室似止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

之備史不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

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

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

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

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猷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

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宇者。燦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採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庸學。見開竄陋略。以耳目所親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叙。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閣哀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天順日錄。燕對宣召。祝草宸章等錄。更加承輯藻潤。可以爲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爵攷。參以吾學編同。

明文遠卷三十九

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屢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清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同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義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裔。北庭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

功臣錄。群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記。殿閣詞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採綴於郡國志。卽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哀聚。槩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略。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繼紹而謨烈重光。是以禮樂規模。明備宏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挾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

明文遠卷三十九

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燦。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闕。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卽使九重乙夜。欲函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

可以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家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邈。板刻湮摩。簡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瑾所嘆。卽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疎略牴牾。棄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矜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與輶。猶幸無誤。竊恐者舊漸彫。

明文遠卷三十九

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斂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卽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卽可給筆札於蘭臺。集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

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裔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卽宜恭纂列聖大紀。天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卽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更請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外域。名曰皇明實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實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

明文遠卷三十九

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外。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仁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不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擬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官。列聖續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

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之全史之用。此與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

嘗議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閣。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至於紀傳多兩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遍。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

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瑋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効勞者。猶可委也。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皇上幸察。務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定此鉅典。於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

明文遠卷三十九

奏稿

本

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起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且雅頌克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考核精細。議論詳明。讀此則明史源流了然。在目。亦千秋載筆之例也。正史當以實錄爲主論。最有識余嘗覽焦弱侯獻徵錄取之實錄者。十之三。取之誌銘家傳者。十之七。豈乏欺生諛死之作。貽誤後世耶。以蔡中郎之賢。必郭有道碑。始無媿色。則他人之醜醜者。可知矣。董狐復出。必有取於予言。

改正實錄疏

文震孟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九大事。皆祖三朝典要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瑞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竣。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從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瑞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

明文選卷三十九

奏疏

文

者上賞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諸恩養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制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續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舉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且改正者。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塵。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瑞。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顛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日附和。白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

明文選卷三十九

奏疏

文

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御道闕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搆戮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蠱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爲死者遂瑤欲借爲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癩之案惠

明文遠卷三十九 奏疏 十一

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詭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闕宮一事挺及殿簷近侍俱賂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云方上

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

共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當之論群小附和豁然鼎沸汗

蟻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

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者竟可得而問

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紅九一案也昔唐憲宗殺杖殺方

士柳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

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可

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

傷天子乎此卽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憐而乃與顧命大臣

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

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卽曰群小曰

汗蟻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

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

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

一代之褒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方今寇氛

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外患

自古記之矣况目觀止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備循

職掌仰佐涓埃前朝聚訟之多莫如三案得此昌言直筆一剖朋奸公

論爲之不泯

公議自存必書當毀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壘麓。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

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則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大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此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合爲金石。不刊之論。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

聞。當毀二。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三。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俱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

選李春華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主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旣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未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釜餞先懸。姜逢元開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特

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
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
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
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
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克伐不休。正恐
清寧無日。然而逆瑞之遺跡。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十
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校存書板。
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
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
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
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行奏牘。橫起風波。
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
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要典一書。乃逆瑞與羣小陰謀。發計為異。日躲閃地耳。
太陽既出。魑魅未銷。毀之不可不速。此倪公所為發憤
而道也。心平氣和。亦復詞嚴義正。

明文遠卷三十九

奏疏二十六

十五

請訪求遺書疏

丘濬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
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
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
云。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
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
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
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
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整
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
歸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
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
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
元都。得其館閣祕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
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
竄。經該人眾。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
查考。乞勅內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
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史典班匠人等。逐府開盤。將

明文遠卷三十九

奏疏二十六

十六

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爲類
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一類每類若干部若干卷各類
總數其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
年月日委官各衙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
留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不可復得惟經
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
無之則生人實受其益如行矣其所同保宜
小小民庶之家遷徙不當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
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
密局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閱略者有繕寫之吏損
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泥爛
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
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
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
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皇上體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
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
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元氣此論不朽讀書種子可不
爲酒心收拾耶文莊此疏雖有關係謀國者幸三復之

明文遠卷四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同學張 旃丹郁
雁河張星輝睢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訓
奏疏二十七 論法 東林

遵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諭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諭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十年
以來獲諭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諭某應
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禮部左給事中

明文遠卷四十 奏疏二十七

羅棟題摘舉缺諭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
而應得諭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諭者或破格議
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
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
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議行令九卿等官虛
心詳議補諭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在
案臣惟議諭最難而議於數十年之後尤難蓋棺甫定則
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
消故當日與諭易今日補諭難得諭榮也而補諭尤榮中

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論易今日奪諡難不
得諡辱也而奪諡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
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二十五人臣等參
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
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
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
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
范謙溢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幾題諡則五人
為伍文定吳仲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

明文遺卷四十一 奏疏 十七

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
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
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
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木張瀚俯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
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
賜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
臣列之當奪常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
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
理學抗疏經緯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

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
還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諡
當補之科似少精要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
張元忬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
間有異同所當謂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
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
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臣原議之外更當從容採
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廟賞之窮而有諡後諡
重自諡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

明文遺卷四十一 奏疏 十七

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
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忤怨
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
直陳以請伏惟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論自負才畧頗有時望
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
氏賄遺狼藉一聽世蕃指揮盡諾而已嘉靖二十六年嚴

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招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引寇謀逆具獄詞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戌極邊三十七年寇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部許論諭言右衛孤懸外地今圖為未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寇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四

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為敵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寇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誣其責於鎮州府道而以所殺邊民偽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祿後論復以尚書出制前遼獻家藏紫青仙入白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共在法司專用逢迎主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為感動太息謂中數月餘

會有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升遂擬大辟上竟畱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搏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南京九卿長二府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按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餘人如葛守禮之類呂本考察延臣分為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等為一等用郭懋庸楊順等為二等亦用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五

刑部尚書等為三等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汝龍去原疏俱存可考夜等三十八人御史雷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賈禍刑賞倒置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鉅排異己以懾眾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汙阿泆忍之狀言之令人羞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陳吳

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詳載各官書冊
應奪諡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
委頓猶遺同列細扎保畱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
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柏鄙之批其扎云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
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溢美應
改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茲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
慨慷初仕以事件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
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情洶洶文定發
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
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
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破攻南
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
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炮焰漲

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未豐巨寇賴招等
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
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
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南京刑部侍郎吳愉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
伊藩以道友相呼愉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愉所
敢友愉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
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斃之
愉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愉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愉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
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
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避風雨居恆沈默坦蕩至語忠
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
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會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咬
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托不行問遺益絕為監察御
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摧豪強
宣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

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會都御史。穆卒。榮為志其異。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其沒也。至不能敘。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會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捷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訐繼宗短。並入其術。繼宗遂引入臥內。凡上

用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示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止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償。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甚。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求平戚官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能改過。卽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

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已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勸萬安劉吉。升直薦王恕。主茲彭韶。力詆宦官。不報。合御史湯鼎直言。奏罪。妖智者。肉寬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氣自若。常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嘗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求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愧遺。堅却不受。至石城甫兩月。廢政悉舉。卒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九

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除辟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靈霧交作。為衆邪之

氣陰冒手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此即逆瑾之應。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帝思忠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二十。前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眾。

明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托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它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考索精詳。議論確核。不拊惡。不溢美。千秋萬世之公義也。

請諡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竊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切匡時。踴躍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賜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於運去。神移之後。抗敵於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恥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於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於先賢。有功於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歿後。贈諡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傳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竊惟百夷叔齊。死於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於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

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准。乞
勅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諡。
取其子孫量才錄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
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
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
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阻亂臣賊子之心。其於
綱常誠非小補。

激昂磊落有功名教之言

月二十七日 奏疏二十七

講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國之
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望聖
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懼欣祝頌。豈臣子之情。
臣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十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
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
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
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乎。臣有味乎其言
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開道。始知本分內

明文遠卷四十一

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焉否也。天下治
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
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錯及側以歸正。
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
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
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
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與語新聲。拂
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

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溪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溪簷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墮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則孟秋。朱弘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

卯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卯戌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卑者自書。蒙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

臣助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孰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愆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鶩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

卯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爲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也。

鐵骨稜稜有壁立萬仞之概。畱心此道者。當從是泰之

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寔驅。微猷騰發。天如再開。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新。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

明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

崔魏者必引東林為金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効宗賢。恭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數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匪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洎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廬其若脫。付點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

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淡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匪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

明末遺集卷四十一 奏疏

所謂背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恭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滿掖。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

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百執狀所鑒知之論
漢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
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
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盡皆蓄縮悶默而爌獨侃侃條揭
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
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岍然投劾讀其陞辭三疏
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冠準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
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
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屢屢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開筆也然究竟廷弼
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黨則又
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
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陳
實主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
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而當其去國
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於此雅謂千
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
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

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
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
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魃之罰震孟何罪遭此慘
禍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
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
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
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說中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
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有影微芥蒂之心要本公
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受鑒知之旨何難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特命名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溫
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
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
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
該部於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
院凡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令革復如故蓋書院生祠
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
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慨納其言而
薄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

三月。懲創已淡。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復召原官。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烈皇既誅逆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為逆案。其爭妍妬寵如崔呈秀者。無論矣。陰謀狡計。豫而敗者。之險人。方欲掩土重來。蓋藏甚密。大輔機山。錢公從票擬中。為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為言也。逆黨恨甚。割臂而盟。思以奇計中之。於是道學封疆之訟起。而烈皇意中隱隱疑東林之收領矣。北寇一出。逆黨已形。然一夫之

不足以支大厦甚矣。小人之為禍烈也。

明文遠卷四十 奏疏二十七

二十

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淡評其不能仰副聖心。若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周黨。皇上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於熾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有未化。皇上之於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公虛。

明文遠卷四十 奏疏二十七

二十

而維垣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宗賢。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宗賢之窮極兇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敝臣公。敝臣不愛錢。敝臣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如

驕兒護之。而維垣不開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瑞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臬。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黨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瑞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係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不存。蓋慎行清望較與

明文遠卷四十 奏疏 二十七

王之案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斯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冤戍之惠世楊。踪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叅沈淮。忤逆瑞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於逆瑞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

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禁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於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十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於批照告公祖之謫吳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宣吳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多藏。則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

明文遠卷四十 奏疏 二十七

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瑞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黨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宜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遙海忠介。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

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似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咸遭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爲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金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

明文遺卷四十

奏疏二十七

二十四

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

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金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開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惡，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別爲中途溫解之

明文遺卷四十

奏疏二十七

三

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卽維垣所稱邪惡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黨，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謫，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聚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

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么麼胡煥猷臣何至習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徐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

逆黨遺奸有靦面目只平心叅駁因德昭然不必磔鼠張湯已是照妖秦鏡趙盾叔君之說當以歐陽子爲正趙穿下手者也趙盾主謀者也此與司馬昭成濟相似而曰未嘗貶賢可乎貽誤經學不可不辨

明末進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七

明文遠卷四十一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二十八 財用

講求財用疏

分核餉錢法積穀爲三大柱然論兵之計

斯學顏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計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卽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敵患也卽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川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探老弱之軍無

明末進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不從事於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卽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於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鏹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爲

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賦罰銀兩因撙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上有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冤抑者解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牘一兩之入洞悉民隱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賦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卽於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賦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草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聞

宋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弊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一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誦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於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

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邊城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遼海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乏故倭人得以扇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兵之無策不獨其馭兵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敵人尋盟則邊防解嚴彼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

宋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談兵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卽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外敵日滋叛服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與國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

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緡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卽言訓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畱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榮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爲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爲則病其室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於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閭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聖祖再統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

兵曰畱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爲急何也？強敵日臨所以外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於畱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爲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資強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克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曰次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五

之。至於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爲身謀或爲利計姑無敢爲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爲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

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敵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雖瀕死尚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承貳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暨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

者無一人出撓其鋒。卒見誅於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郎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輪筋臂竭。僮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

值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於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畱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重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爲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大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充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焉。爲

繫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輟積弱。爲邊兵所易也。奈何。其控制四方。以懾寇心。威四海者。哉。臣愚以爲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貴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成。於京卒未爲苦也。不數年而威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岡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而大同之氣自倍。敵人雖衆。卽敢扣轡。嚴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而都微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爲。臣見夫內外鉅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濫之以尾閭。而益之以吠渝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

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卽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害。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備處。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會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

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服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菽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於吾權之不

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於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大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微以匹大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會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

明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於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繁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

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甌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思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人工

明文選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資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卽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或曰民不願行強之惡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

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於買菜之儲。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視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口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

不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四

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人。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

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於天下。以故盜權之弊。請於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卽用左右侍郎一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於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唐宋以來。習錢兼之。或上有施於下。或下有納於上。若之以必行之。令避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

不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十五

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爲家。論以造化爲鑄。鑄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買鹽算木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遠人休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軛。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

夫以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試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敵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入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入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臣夫作難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

十六

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是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寒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賑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

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策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於積儲卽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

十七

成矣夫社倉卽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牘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

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曰：多者曰我不願賑。

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

至於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穀之法爲則，而就上俗各人帶占有治人無治法故也。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穀之法爲則，而就上俗各人帶占

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

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欽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欽散

之。利歸於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

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

核兵餉通錢法實倉廩，非有奇謀秘計也。然布帛菽粟之論可以坐言起行。外此則桑孔輩頭會箕歛矣。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十八

財用調乏懇乞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臣惟近自外寇陸梁，肆爲不逞，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爲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始以紓困急在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財理之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十九

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爲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

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小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猥褻途轍不一蠅營狗竊案日踵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二十

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與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臣又思之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所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竊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

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臣近又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二十一

戶以備上納臣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饗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

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陛下做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著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二十二

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焉在此，卽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爲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富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

司急於督併，然筆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亾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爲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爲得也。卽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俸門既開，必至浸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竊竊未通，必至泛濫。

明文遠卷四十一 奏疏二十八 二十二

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爲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用一節斷在必行，中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陰爲庇護，耽延歲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貪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爲

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奏治罪仍徧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強有戰則克蠶彼小醜宥之則爲舜之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爲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同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蠶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之災或連年之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仁十九

二十四

之款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列上塵伏惟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畱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良藥苦口之言不比悠悠泛泛古人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理財者何獨不然。國是至明季敗壞極矣百姓愈窮而賦斂愈急度支愈匱而費用愈多維使劉晏束手無策其奈處堂燕雀何

明文遠卷四十二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森萬羅

參閱

雁河張星輝曜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

奏疏二十九 賦役

大同免徵稅糧疏

于謙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剺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仁十九

一

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耕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

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二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

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敵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

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非有強敵。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共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旋濫。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於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領城狐社。鼠是何胆耶。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二十九

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章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廩。日有溢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於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二十九 四

政優游。固為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於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謹明示天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

寒寒謬謬意。所欲言者。無不言忠。肅公忘身徇國之概。見乎此矣。忠肝義胆。熱血淋漓。讀之似有殺風凜雨。奔集四壁。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真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土地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額入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上一向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二十九 五

不會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會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擅授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二十九

六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念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之至。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二十九

七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九

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呈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

以上并勲戚指名奏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載不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覲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九

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詔查處皇莊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遁逃

民田投獻左右近侍之人。奏為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威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陛下強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許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口傳奉皇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十九

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聖旨。隨該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遵奉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巡撫巡按。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

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名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非才。誤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名田。還官歸民。一切遵照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十九

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於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極為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

本土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與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五十九

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曠廣衍。中間大半鴻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卽成滄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

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占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廢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淆。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命充。權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五十九

起而爲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墮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感民命脈。竭民膏血者。自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官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其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其在共七

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蒲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溪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塹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九

十四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礪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道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三處定府

安州騎馬廟皇莊清苑縣闕莊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闕文之給經過州縣有虞佩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九

十五

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稟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荒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欲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括剋獲利不貲輪宮闈者會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

日。感。盜。賊。蠶。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莫。在。潛。邸。已。知。其。弊。卽。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請。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爲。害。之。實。不。敢。冒。爲。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陛。下。聰。明。廣。覽。蓋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十六

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宮。壺。之。貴。難。於。開。闢。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本。嘗。有。此。漢。宣

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圖。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陛。下。大。有。爲。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陛。下。者。也。如。蒙。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

十七

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宮。親。蠶。殿。公。桑。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植。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爲。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親。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誠。願。陛。下。大。賜。建。典。克。配。皇。祖。特。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蠶。

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天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於耕。女勸於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官闕。然後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累朝之弊。永垂百代之庶。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九 十八

敢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爲。此事甚順而易。特在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爲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皇親功臣。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

之愚。又不敢不重爲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資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爲。

明文遠卷四十二 奏疏九 十九

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

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靡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難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惟

明文遺卷四十二 奏疏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蕪。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未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

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致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丕承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生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殫越。伏惟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明文遺卷四十二 奏疏

公執筆爲之激切。不過如此。嗚呼。林公真社稷臣。非後世容悅者所敢望也。

明文遠卷四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大

西昌羅景昉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閑

奏疏三十 漕河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收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

王宗沐

有折乾於方兌之口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鑒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遷。轉相教尤。然軍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醪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

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以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常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

王宗沐

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畱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畱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畱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畱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

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團
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
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湍。五船更相援助。
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
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司。
卽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
誣者責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
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
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
焉。兌米入船之後。卽將團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懸帶。
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
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
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
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
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奏。
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
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於時佐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
也。其時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

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
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
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
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
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
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之供。本民之
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
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
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曬於赤
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闕於急湍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
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開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
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
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令之中。是亦無惟乎
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等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
衆賄。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
償。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勒
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
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

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溥何惜不爲此也臣切於爲運士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猥于瀆天聽伏惟聖明憐而賜俞行焉臣無任祈乞屏營之至

先恤其情後清其弊名言碩畫實於漕事有裨司國計者當三復

明文遺卷四十三

奏疏

五

論治河理漕疏

黃 綰

臣伏蒙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爲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吐蕃朵耳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漫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溢壩壺口上山源相夾猶在淵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金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流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平土脆易得爲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流分爲九河至碣石入

明文遺卷四十三

奏疏

六

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爲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矜磔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爲災迄至戰國阡陌閒溝洫廢平陸之士漸不可用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

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呀衝擊則筋頹。水衝擊則湍旋。筋頹者多。故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爲隄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一夕之故。猶以盤盂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謬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寧未幾復決。鄆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

明史文選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一 七

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山阜之上。爲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污下之地皆易淤沒。故自昔潰決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爲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况豐沛徐淮南北之中。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臣曩歲經沛。見小溝上石橋爲水衝頹。石間有聲。號號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

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嵩山。至於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於此浚道。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

明史文選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一 八

苦。雖不求禹跡。卽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聽典籍人言。必爲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况九河既淪。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祖陵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迴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去。漕河必淤。又爲漕舟之慮。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鐵齒濬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爲豐沛

徐淮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勝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於此。然後分爲漕河。今爲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爲急。而不知南旺馬勝諸湖積沙淤塞。隄岸頽廢。蓄水不多之爲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緝隄岸。便引他泉別流者。而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勝湖隄之外。西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卽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遇水卽沒。恃隄爲障。欲就此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 九

結蓄爲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高原淺澁之難。且自釣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爲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爲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爲漕。則可耐久而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沂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沂江淮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徵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爲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

阪。水勢高下。無停滯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壅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奈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勲戚權貴皆爲餓殍。聞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略無鬪志。惟開北門。去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太宗皇帝建都於燕。卽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疏鑿廣深。倍於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爲。且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 十

沂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國家至計。臣愚偶爾有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己。亦猶杞人漆室之憂。伏惟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永岡。勅令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等處河害相關地方。詢究可否。萬一有取。酌時緩急施行。臣實不勝惓惓忠慮之至。

順其性而治之。千古治河之道。無以易此。論有深識。不是希上空談。足以備司計者之採擇。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 紹

內閣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於宿遷。少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沛猶有二洪束捍。諸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壑。第聞時有定算。不及竟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目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作也。近山東兗甯江良材到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一

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踵襲。我太祖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河。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其為利者二。元人漕舟。迺江入淮。至洪門入御河。而達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三。水流行於地。猶血

運行於人身。今河水注於徐沛潰決。猶血注於下為痔。孟津疏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肝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血運於肌膚。自陝西沿邊。尋秦漢故跡修復。則內資灌溉。外禦不測。猶血運於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利。盡邊而耕。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修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禦兵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北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為利者三。萬惟聖明省覽。勅下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二

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論。謹題請旨。

論高識遠有裨國計

議開加河疏

李三才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護其下。於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近於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五十一

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堤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岡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堤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牽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群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

乃以資用乏。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陵麓雖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今日爲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於閭閻。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需潦爲虐。人魚地沼。非死即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卽民間之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舂荷鍾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五十一

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既稱便事乎。額是道也。不加堤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涸之新育。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實難以逆視。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嘗試者也。然則守行堤開加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扼堤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加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等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

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牽。是以有水難也。加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一

十六

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工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著於貽。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澠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計猶且為

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加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蔡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又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加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三十一

十六

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餒。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加河開而徐城之賈遷化居者。必且移之加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吾搜陷穿者也。無疑者二。設加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礮水工備加三萬。幫培太行堤估至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徐庫支剩。漕糧變價。與處務貼夫銀。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修。搜索庫藏。倉作南京江北求

解問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礪州縣倉穀及諸甯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足用不敢妄意內帑也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六里四分建閘一座滾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萬家庄至黃林庄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

十七

閘三座又分直隸上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黃林庄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濶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厘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滾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幫修太行堤北而土工長六十九里南而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兌西道來三聘管理以上五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等以次徑行無容瑣瀆河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

五閘官所費不多亦俟臨時再請不敢先贊

用力少而功多治河之策莫善於此議論分明條暢瞭若指掌司河事者當敬聽之

明文遠卷四十三

奏疏

一八

明文遠卷四十四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旃丹郁

雁河張星輝暎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 泰閱

奏疏三十一 武備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于謙

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竊照陝西地方外控諸邊內藩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為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臣等聞強兵以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三十一

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強者肆劫奪壯者流他鄉老弱者甘心死。臣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犬求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括殆盡腹裡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倘可糴買就食也。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三十一

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不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裡不得不擾矣。財費於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米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裡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皇上憫念邊關重地兵荒荐起事勢危急勅下該部會集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獨目前近利早乞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川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為

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

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

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

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

慶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

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腳

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

歸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

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

明文遺卷四十四 奏疏

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乞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

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尤本

固而未自定雖有水旱蟲蟻之災干戈盜賊之禍不至如

今日之岌岌矣伏惟聖明兩意宗社幸甚

爲國爲民實心實事卽此見忠肅公經濟之才。捐濟

所以無益者全在財費內帑利歸商人牙翁無賴之徒

皆得搜金於市謀國者所當鑒也

撫綏猺獠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

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

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

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略無禦寇之方相顧倉皇

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或劫掠其資財

或繫累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

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旣不能安妥預備於

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

明文遺卷四十四 奏疏

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獠人款人曰伶人獠人

皆強橫悍疾之名曰溪曰洞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

之所旣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

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

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恙自相屯聚

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

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

欺其遠方無告掊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其蠢爾無知

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旣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

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况無教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弘。或掠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陛下神謀廟算。其首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厯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猶老。猶老。會合土官土兵。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彝之徒。莫不感恩思福。回邪之黨。不戮自平。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朕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

明文遠卷四十四

五

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擾。而不遂其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遙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望皇上量弘天地。赦舊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為久遠常行之計。凡厥猶獯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惇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老謀深算。伏波諸葛之流。勝國名臣。若公者。未易多得也。大將之畧。仁者之心。

陳言兵務疏

王守仁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賊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恐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兵戈之患。是憂慮

明文遠卷四十四

六

警省易輟。收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勞恩以激怒。七

日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以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
於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已合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
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制勝。其將何
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
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敵人之衝。
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
一強寇長驅而人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

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
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
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
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
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
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復以日
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其部目
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歷於科場。商榷之
內。擇其通達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

之遠近。關隘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諳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
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
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
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
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
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
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
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
聞諸道路之言。曩者守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
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
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
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
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兵事。加
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逮矣。
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
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

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困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峰屯兩月。糧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彼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

九

而徐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遠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守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遠檄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

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民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關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敵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本息愉悅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

十

昭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推方強之寇。今武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寬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貴族。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解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

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足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關之戍。其死亾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

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寇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淡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類。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掛肉而停。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我誘我以利也。

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遠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亾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類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其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亾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寇長於野戰。今我卒新破。彼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彼日以匱。我盛則彼日以衰。我怒則彼日以曲。我逸則彼日以勞。我堅則彼日以虛。我銳則彼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有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同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守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

明文選卷四十四

十三

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小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胸中有數萬甲兵。振旅而談。分明歷落。不啻聚米作山。谷也。其後擒宸濠。平苗。嗣武功。赫奕名列旂常。先生蓋素定之矣。

建輔城定兵制疏

張位

奏為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蒙安。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九重居守。三面鄰遼。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成祖文皇帝三犁北庭。兵力強盛。草創建設。以俟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荆關路。不三百里。

朝衝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天下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敵騎徑入邊關。突至城下。輦轂萬姓。米粟所需。城門一閉。內困外阻。況今敵情叵測。倭防正殷。桑土網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為宜於近京周圍十里內外。上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城門可開。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即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為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

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聽我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內兼置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監操督餉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耕種以優養贖則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敵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固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拔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爲安我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十一 十五

意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卽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俾名分相維苦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挺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爲將領強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

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可壯居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詘舉廢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四防在德非險若爲堂奧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戶而後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卽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爲一家謀况

明文遠卷四十四 奏疏十一 十六

以天子之尊可不爲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切中要害之言字字關係惜乎其無濟於事也

明文遠卷四十五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泰則

奏疏三十二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傑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奠立。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人之能爾哉。我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凛然。表表可錄。褒

明文遠卷四十五

一

崇之典。實有待夫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紘。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方。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廖丹。盧原質。侍讀方孝孺。婁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韓壽。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曷。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食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脩。斷事高

巍。知縣顏伯璉。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寘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少愧者也。而錄忠節後。尚為缺典。此臣竊為之歎。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聖聽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

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人範於將來。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摭厥愚悃。冒昧上言。伏乞皇上務憫群忠。立準萬世。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紘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諡。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錢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錢鉉等真忠臣也。知而錄之。自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成祖靖難之時。列忠義如草菅。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嗚咽也。千年碧血。萬古丹心。經此一番表暴。直今天地。

震動靖難諸君子。死不恨矣。

闡揚幽忠以彰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觀皇上登極之初。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臣。一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大聖人之所作。為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遠讓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顯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道查報。張島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貴死靖難。後族嵩家。一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子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家尋沒。子

孫問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巍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太祖嘉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合北平兵起。趨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高宣代戍貴州。巍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健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應募。使北平還。俱受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島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健雖各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

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高巍孫高廣見戍羽林有司不敢
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遺戍如故豈所以奉揚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觀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
於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皇上優錄一詔卽太
祖高皇帝之心亦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
於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爲度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爲教此
其風世勵節詎有涯際天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
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提議覆請容臣
督行有司總建一祠於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健配

明文遺卷四十五 奏疏三十二 五

之惟復允賜各子孫衣巾一人奉祀其高巍苗裔見戍羽
林左衛併乞矜宥而復其業庶幾至德丕昭風教永垂聖
朝之曠典修舉益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昭卹靖難對死義諸臣此舉不朽此疏亦與不朽

錄忠裔以均卹典疏

章 倚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詔往雲南等處開讀既而謁
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文禕刑
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
弗內據有茲土我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
雲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誌及諸文典者
爲詳朝廷深加痛悼賜官錫諡廟食於茲以彰忠義之教
以峻內外之防以壽我明億萬年之命脈者其意已獨至
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浙東入國朝來以德學文

章疏補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

極者有王禕氏濂徙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
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年行至萬里之外冀瞻遺像
感愴益深訪之土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
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猷以
恩蔭補國子生知交世縣事沒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朝
廷復官翰林承旨賜諡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恩比例錄
蔭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
禕自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命之賜揆之卹典似爲

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廢之望。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金
而廢錄一節。若於稔乎。少斯焉何耶。國家百五十年餘。使
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祖宗養士之報。而稔倡率之
功。豈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庭從容死之。許遠慷慨死之。
卒之罪人得。而社稷不搖。陛下得以中興。雖遠之功。不可
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庭許遠。中興之忠臣也。王諱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開國
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奏疏 三十二

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況國初之臣也耶。是
意也。給事中毛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
可見公論之在後世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陛下何忍篤近而
遺遠。厚於彼而薄於此也。伏望節宣濫官之私。以卹忠臣
之裔。仍勅行查王諱原籍有無。苟庶孫男。是來東京。或量
與一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敬之例。近如德芳之思。天下
將指而目之。曰。此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不愛其節。
乞查雲自獻廢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緝。則恩典同。而無

不均之歎。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國家豈曰小補之
云。祥等子孫幸甚。宗社幸甚。
為忠文公請卹典理明詞直誠於名教。方裨然忠文子
紳嘗出仕西蜀。往來遺骸作滇南。楊吳則當時卹典
已早及之矣。乃曰未霑一命。豈一舉廢。建式微不振耶。
抑章或未之考耶。

明文遺卷四十五 奏疏 三十二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兌

欽奉詔書內一款。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祭墓題本。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

級祭葬。賡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於忠貞。功或成於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行。或觀釁而動。仗皇威於坐勝。因衆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

以危言。曰。夫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燧與逵。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同死。皆可奪其氣。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詔旨褒嘉。恩禮稠疊。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賡子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何則。臣

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成功也。況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偃蹇於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燬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望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賡子一節。於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閔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

姦究清矣

表揚孫許死事之忠聲情激烈贈官錫賡一公念不至此然爲國家勸忠者計固當從其厚不從其薄也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檀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達給事中充軍常泰清紀郎爲民周鉄各提贈官有差奉聖旨這廝每無理部不准後該部仍具奏贖覆請奉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陛下權出獨斷恩不濫施何敢更爲攪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爲宗廟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先帝草創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卽馬從謙申良等皆百

拜泉下不圖今日復見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恤典未蒙俞允豈陛下猶未詳其性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謙以危言犯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嫉之者遂終貽不測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先帝意而申良張達常泰周鉄等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國是天下皆信其爲古之遺直而深憐之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絕於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愈著百世同符而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謂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詔依違。無以廣天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陛下仰體先帝至懷。自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祗承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存者召用矣。歿者卹錄矣。詔墨未乾。觀聽顛異。恐以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擯眉。此於世道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爲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爲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

月七日奏疏三十一

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朝士之疑也。伏望皇上下廷臣議。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請。或量爲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先帝於九原。耿耿英魂。啣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陛下者。益濟濟清時矣。

激昂奮發言有餘情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鉢卹錄之典。奉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爲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爲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奏。臣等將併糾

月七日奏疏三十一

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叩闕。不允不止。未爲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爲申明新詔。以廣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遵詔卹錄從謙等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天聽。奉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爲前此羣臣奉詔卹錄之議。俱蒙賜允。獨此至再之請。天語峻拒。使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等應該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且據此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恩責斥。蓋誤

於擠陷者之語。非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詔卹。諒其爲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懇之小過。此猶堯舜之德。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觀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塞於寒谷之中。三也。皇上登極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四也。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

明文遠卷四十五

奏疏三十二

十五

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卹錄。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美事。五也。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摛博取。不過求爲陛下矢謀。忠。窮賢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旨意。裨贊可否。元首股肱。似乎間隔。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卽強出焉。求順旨而不求濟事。雖舉。幾何益於今日哉。一事輟而衆正之志沮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卹錄。或分別輕

重量加恩典。不惟表忠獎直。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足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臣等誠爲世道計。不爲從謙等五人請也。

此與麗疏互相發明。詞切意淡。各不可廢。

明文遠卷四十五

奏疏三十二

十六

明文遠卷四十六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森萬羅

泰聞

雁河張星輝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

彈文一

扶植國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率萬民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一

一

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晉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

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

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

不服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

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常據禮經以行今

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

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

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

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一

二

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

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弊丹桀。驚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翁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一

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眾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亂風俗之盛衰。吞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眾

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日楊薄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二

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謫論。足以裨朝政之關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詞。一見俞允。默然就

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重人。忍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忍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五

孫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而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服。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周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

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忍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六

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視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興。理直意昌。爲萬古維持名教。此等文固天地之元氣也。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賊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重臣不死逆賊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誅誅賊臣者臣官居兵

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外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寇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邊寇者闖入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邊寇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抵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

嵩感容畱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畱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

明文選卷四十六

入

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①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國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嚴

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而稟而後敢起稿。尚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尚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尚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尚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尚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尚。惟知畏懼奉承於尚而已。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

明文遠卷四十六 原文一

僭踰。皇上令尚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尚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尚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尚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可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尚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尚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尚者。雖小心躲避。尚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尚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尚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尚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

之權。既歸於尚。大小臣工。文盡附於尚。尚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尚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尚所進揭帖。刻板刊行。

明文遠卷四十六 原文一

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一大罪也。皇上令尚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尚乃令于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尚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汪冕稟事於尚。曰。昨御史蔡朴泰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

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懷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舍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進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竊己之權百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十一

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金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還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膝靡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

乃今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宇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鶴皆世蕃子也隨任奏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吳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一二

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敵人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外國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堪見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嵩子嚴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嘗自歎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畏初黨之跡以

敗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將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敵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外敵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其拾足。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挈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挈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囑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

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如加之罪。不惟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

削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到削平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

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高
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高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
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外服。而在威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
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儼。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卽
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高為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懸懸者。雖貪如盜。雖而亦薦用。奔
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

明文卷四十六 彈文一

法度者。以為固滯。巧爾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
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
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當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高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
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
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高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
於至誠。賊當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
誠之心。無惟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高之(五)奸言

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高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
一起一居。雖嬉笑秋獻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高知
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高皆預知。故得
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高之所言所為。盡
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高之間
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高欲阻塞天下之言路。
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高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高皆
預知。事少有干於高者。卽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
宗茂劾高之本。文華停甯五日方上。故高得以展轉撫拾
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高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高既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祇衛衙門緝訪之也。高則令子世
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
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高之奸惡。又豈忍緝訪
發露。不然高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
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
試問高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

明文卷四十六 彈文一

十六

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版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便回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置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餽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教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

明文遠卷四十六

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於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

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一)賴此(五)以彌縫之議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肉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去。嵩并計殺世蕃以伸天下忠義之憤。不為無力。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營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大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鷲隱惡無不悉知乃

明文遠卷四十六

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賊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猶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

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瘡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萃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而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

明文遠卷四十六 彈文一

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嚴辭正氣剔骨鏤肝嵩意之殺公也決矣然讀公捨身圖報四字蚤已自分一死嗚呼此真所謂捨生取義者也。公上疏顛末具載華亭墓誌中然讀公年譜并赴義前一夕絕筆則所載尚有不盡者公奮起孤童百苦備嘗艱難克自樹立故所就轟烈如此英靈閭氣生不偶然天實成公以維持忠義之一脈可易得哉

明文遠卷四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西昌羅景勛亦潭同選

彈文二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連日伏觀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冠剝軍餉以僥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退寬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直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盡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高年已老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唯有贖貨之心不自厭足私

令其子世蕃入京。托言書寫于預國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首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高會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高宜白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覷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高家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恩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

明文遺卷四十七 彈文二

是非助其父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高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州。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爲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俛檢討梁紹備過

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備。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燈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國欺君。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陟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爲錦衣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陞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謀焉。高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破。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陞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陰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焉。高因以誤陛下也。夫爲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爲尊。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爲權。今爲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

明文遺卷四十七 彈文二

蔭子亦何難於尅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誰復有任事任難爲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尙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効以聽其罰於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天聽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掎尅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窮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拔木塞源之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喻願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尙之貪汚萬萬楊溥而世蕃之狠暴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宋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勅下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尙放歸田里以存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國法庶幾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振揚古今於東征西討無難矣

豺狼當道破膽言之置一切死生禍福於度外與忠愍輩皆鐵漢也

早正奸臣誤國以大策疏 沈鍊

臣竊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維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諸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砥柱之能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三

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謀國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尙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始末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

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藉。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傳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徵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太勝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今外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墜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

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賊星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襲之失事乎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矣。邇者熈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忠憤鬱結發爲讜言真有格南山決東海之意亦有鷹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鷂逐鳥雀之意殺機從此伏矣雖然志士仁人捨生取義與日月爭光可也

貪橫廢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爲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於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簡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爲

明文遠卷四十七

八

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天聽夫爵賞者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己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於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於是世蕃之門紛紛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元治者

明文遠卷四十七

九

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譁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至元治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於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於同僚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卽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

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重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千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貨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繪音問以待。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 十一

養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鶴送喪。大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倖免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日已言而儉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鶴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笞。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奴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

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己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倉。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致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墨苟容。以負皇上。以負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私。明開請託之門。汚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元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 十一

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葉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通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鬻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實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權選官輒犯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鶴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選錦衣官爲近臣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十三

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邪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

泉亦無恨也臣于冒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前此攻嚴氏者或謫或死均受顯禍此疏上而嚴氏父子敗矣大奸既去海內快心羣忠亦爲吐氣敬錄此疏與萬世君子誦之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相

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臣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恥。強辯飾非。視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爲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四

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溫旨勉留。臣仰見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恥之節。甚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恥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畧無懇詞。且強爲飾辭。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爲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十五

盛事。今鋐處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忿。其汪鋐姦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根盤帶同之計。人皆指爲神姦鬼猾。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爲。而鋐甘心爲之。決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爲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爲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爲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陳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爲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卽黜爲上邽人。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爲矣。今鋐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爲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僞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

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中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奉奉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於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今鉉欲以此爲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恥蠅營苟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爲善耶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奸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十六

誠凶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鉉欲取以誤陛下臣不知其視陛下爲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恥其可槩見而陛下猶不卽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爲而帶千層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

不許論辯所以防姦撤壘故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鉉乃自陳才能獻於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鉉之意不過欲媚假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爲此言誠溺於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

明文遠卷四十七 彈文二

十七

也天官階之可予可奪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陛下嘗有旨責吏部矣爲汪鉉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鉉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爲笑雖卒以嫁禍而鉉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鉉姦鄙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爲者是不惟有負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爲汙聖朝清明之化

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故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目大位、列清班乎？且家宰者，百官之倡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恥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恥而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爲務，而禮義廉恥，漫不知爲何物。若汪鉉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慨然在位，恬不爲怪，談笑如故，擢辭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姦惡已敗露矣，陛下若下

明文遠卷四十七

廉文

十八

亟去之，則在朝諸臣將益倣倣成風，廉恥道喪，實不知其所底極。故臣欲陛下亟去汪鉉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鉉，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士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恥之臣尤非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奸，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鉉姦佞欺負之狀，早爲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靖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工，知有姦佞無恥如鉉者，決不容於亮。

舜之世，而相勉爲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宗社無疆之幸。

詞嚴義正，雪懷霜寒，不特誤國家臣奸膽俱破，而所以激揚人品，扶持世道，於是疏亦有賴焉。

明文遠卷四十七

廉文

十九

明文遠卷四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諭次

受業羅仰錡慎調泰閣

西昌羅景洙亦潭同選

彈文三

勤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

明文遠卷四十八

漢文

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入秋來

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上聚等置造巧偽滯蕩上心或擊毬

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

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

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

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身
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
此正德所以召亂也
豈紛亂益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

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

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闇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

待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

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

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力學

1985-1986

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蚤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此李獻吉代草而韓公爲之芟定者去枝存幹詞氣凜

然事雖不濟老臣忠愛之意固當耿耿千古

秘錄

李夢陽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角抵漸棄舊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罔以端慝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必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首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三

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真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憐也既入左

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眾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而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輟棄萬幾遊耽無度狎臣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四

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繫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懸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碌餒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

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聲聲皆苦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請云。

存此一段公案正見有明治亂之幾而茶陵之有媿於

明文選卷四十八

彈文

五

劉謝者從可攷見。韓公奮然一擊實北地贊成之確所以欲殺北地者其禍胎此。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禍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幹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

明文選卷四十八

彈文

六

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誅而目傷。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于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

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乘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偃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其部。與某勅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僭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僭稱帝。故曰太子。臣

明文遠卷四十八 卿文 七

有給事之內。臣得僭稱皇帝哉。朝者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於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擠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絕懿之主母。忍下家

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譏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儲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

明文遠卷四十八 卿文 八

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嚙罵騙索。任情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賜。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

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者也。劉瑾敗。率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猷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間。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雖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三 九

籍其家。使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刮盡天下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為逆。賄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闢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同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賈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賈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賈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賈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獐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賈竭之致。而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三 十

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謗謗毀。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剝革姦弊。會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未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播毒慘酷。羅織

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回家偕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卽三五百兩繼卽一二千兩繼卽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劫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十一

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宮而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關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

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鄧謩謩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矣

自古關宦之禍酷於有明而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尤也讀林公此疏詞義凜凜已爲楊左前導獨公處其幸後來者處其不幸耳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十二

慶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轢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猶占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賈寅亮諸臣之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十三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爲華裔民物之上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賈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皇太子誕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

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官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也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贖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泣泣及赴

明文遠卷四十八

彈文

十四

四川稍積所聞令教諭范府膳前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厯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風沙衛殷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閭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

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會請陛下如仁宗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會請陛下撒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意。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致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者。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本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

明文遠卷四十八

十五

或失舉。正逆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警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可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遘。贊逆賊以亂人國。脫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缺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爲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應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裝隨本上進。非欲衛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開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慶已往。正所以戒將來。憂國奉公。思深慮遠。真所謂社稷之臣也。

明文遠卷四十八

十六

明文遠卷四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銓慎調參閱

彈文四

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刑難掩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臥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視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大學

明文遠卷四十九

彈文四

一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尤不知何藥物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笑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而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白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閤門席藥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辭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同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

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丸兩丸須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歡歡態即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微倖而哭傳此言不知何有觀禮

明文遠卷四十九

彈文四

二

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謾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死是又有議上諡稱恭皇帝事議諡有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諡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諡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諡為周恭帝以皇

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倭平播。功列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通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謔。實乃咀咒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共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卽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胆大揚言。言者以爲遜進忠。隔歲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卽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

明文遺卷四十九 彈文四

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謂寒心。聞彼時從哲濡滯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謂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揣之以佳。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尚堪開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冲主之桎梏。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共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以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爲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爲忠愛乎。此

明文遺卷四十九 彈文四

又臣於從哲終始反覆。淺維不能爲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一舉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天下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卽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淡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戕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諒皇上素所痛心。欣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狙詐多機。傾嚇中外。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舍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舉劾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臣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難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蠱不去。終當極壞。今正夾疽去毒時矣。臣爲是抱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詔。便欲叩叩帝闕。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觀皇上大孝宏仁。追

跡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貴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恩皇祖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於異日。伏乞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罰連毀兩觀之誅并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寔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卽重治甘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直氣英詞甚來色正爲高皇扶社稷爲宇宙正綱常萬

明文選卷四十九 彈文

王

世瞻仰在此一疏不獨輔臣胆落而已

開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於君臣禮莫重於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於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輕仰高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趨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儀者杖一百廣微宜何若焉可視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也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哉。是鶴立春壇廢斧者又爲

明文選卷四十九 彈文

六

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望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薪。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日十手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

明文遠卷四十九

彈文四

七

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

銛鋌肆射。可怖可愕。然而詞稍橫矣。其後廣微卒。尋奄爲惡戕賊。善類諸君子亦有激成之過焉。

糾參逆璫疏

起得嚴重

楊漣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共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

明文遠卷四十九

彈文四

八

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夙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伴恩。繼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意旨

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譁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有閣臣劉一璟。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請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嘗天實有伏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偏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

明文遠卷四十九

九

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操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其以引更為危辭。以錫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匱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商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太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餘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七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庭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都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肯竟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自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

明文遠卷四十九

十

續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庭。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之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含辛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行。掩殺於南海。

明文遺卷四十九

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褒。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栢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話勅之館。日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

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襲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

明文遺卷四十九

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下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訪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儉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儵不肯

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創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末也。而且示移天駟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

明文遠卷四十九

雜文四

十三

且直以快惡。行傾陷。野子傳。惠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后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則罵帖立下。至近日之於中書。注文言不從。閣票不合。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典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四郊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冠過城下。忠賢固為敵人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

寧縣新城。誠可作郡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裔。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瀆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餘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狡謀細作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凶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

明文遠卷四十九

雜文四

十四

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夫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

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爵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元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其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庭之發其奸。遂者遂。劍者劍。外庭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擬附枝葉。或依托門牆。或密結居停。或設門客。遂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當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奏章之上。及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

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地耶。無天地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災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雲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閔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而如此毒心辣手。胆橫已不能爲下。意辣必不肯容人。卽曾天共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惟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麼小。監令山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譴。隨諭羣臣曰。漢

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常斷不斷伏乞皇上大發雷霆將忠賢而縛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祐恭傳繼教并下法

明文選卷四十九

廿七

司貞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違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土鑒臣血誠即賜施行

忠憤激烈字挾秋霜公雖用是殺身然常毒焰熾天之時而奮然一擊凶豎破胆公之功在社稷者大矣



ZW 21181000575087